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

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

上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0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ISBN 978-7-5325-5500-0

Ⅰ.清… Ⅱ.中… Ⅲ.军机处-档案资料-汇编-中国-清代-满语 Ⅳ.K249.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6481号

责任编辑：余鸣鸿
装帧设计：黄 琛
张 云
技术编辑：顾友杰

ISBN 978-7-5325-5500-0

9 787532 555000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档案丛刊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 gujil@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金坛市古籍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 120.5 插页10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
ISBN 978-7-5325-5500-0
K·1259 精装定价：980.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编译人员

郭美兰

总　序

戴　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飘渺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重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

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昆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凌，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庋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澌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庋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英法联军时遭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牍、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

合浦之珠光射日，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世界各地图书馆中保存之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

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前　言

熬茶，是指在藏传佛教寺庙发放布施。清代熬茶，通常由熬茶者向众喇嘛发放银两等，众喇嘛则为之唪经祈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是汇抄乾隆五年（1740）至乾隆十三年（1748）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及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经奏请乾隆帝，获准派使赴藏熬茶过程中形成的各类往来文书而成的专档，其内容反映了清廷对待准噶尔蒙古派使赴藏熬茶一事所持态度，以及安排熬茶的全部过程等。开发利用《熬茶档》，无疑对推进准噶尔蒙古及西北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研究有所帮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明清两朝历史档案1000余万件（册），其中明朝档案只有3000余件（册），绝大部分为清朝档案。清朝档案的五分之一即200余万件（册）为满文档案，按机构分为内阁、宫中、军机处、内务府等，这些满文档案，其内容多涉及清代边疆和民族问题，除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月折档、上谕档、议复档，内阁起居注、满文老档、国史档，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等内容宽泛的档案中都有不少有关边疆和民族问题的史料外，有清一代，就边疆和民族问题，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事件、不同问题形成的满文专档也为数不少，像《西藏档》、《廓尔喀档》、《班禅事件档》、《年班档》、《木兰档》等等，仅仅反映准噶尔问题的专档就有《准噶尔档》、《北路军务档》、《军务档》、《熬茶档》、《夷使档》和《西路档》，总的起止时间为雍正九年（1731）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均系抄录有关上谕、寄信、议复、奏折等文件汇集而成，其中，雍正朝《准噶尔档》和《北路军务档》、《军务档》，主要反映了清政府派兵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阿睦尔撒纳的历史事件。《熬茶档》、《夷

使档》、《西路档》和乾隆朝《准噶尔档》，反映了准噶尔部向清朝中央政权表示和好，遣使纳贡，派人到西藏熬茶，以及清朝中央政府为此派官兵接应护送，宴请赏赐准噶尔部上层人物、使臣等活动的情况。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是军机处汇抄办理准噶尔蒙古赴藏熬茶事宜过程中移行往来文书而成的簿册，也是有关准噶尔问题的专档之一。由于准噶尔蒙古派使赴藏熬茶一事涉及边疆和民族，其派往办理防务、接应及护送等事务的官员又系满蒙官员，因而所形成的档案全部用满文写成。文书种类包括皇帝颁发的谕旨，办事大臣呈递的奏折及其相互间所行咨文，办事大臣译递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等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西藏各大寺庙住持的信函，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西藏各大寺庙住持等回复噶尔丹策零等人的信函，准噶尔熬茶使在藏各大寺庙熬茶布施所用银两及噶尔丹策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互赠礼品清单等。如果单从文书种类上分析，《熬茶档》包含的文种有些是十分罕见和独特的，像准噶尔首领与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间的往来书信，尤其是准噶尔首领与西藏各大寺庙住持间的往来书信，在清代档案中是很少见的，因此这部分档案弥足珍贵。

存留至今的《熬茶档》仅有7册，黄色封面，写有档案名称及其起止时间，毛装。其中4册大开本，横29厘米，纵40厘米，厚度约4厘米左右；另有3册小开本，横26厘米，纵30厘米，厚度约1厘米左右。小开本的3册与大开本4册中的第四册内容相同，因此内容不重复的只有4册。《熬茶档》的起止时间为乾隆五年（1740）五月至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共有正件201件，附件31件，译成汉文约计20万字。《熬茶档》全部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而其他保存有清代档案的如西藏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处则不见有此项档案。《熬茶档》形成至今已有260余年，历经沧桑，破损较为严重，纸张也非常酥脆，所幸文字部分尚较完整，如果加以修复，无碍于利用。以往由于文字的关系，《熬茶档》基本未被学界利用过，翻阅近些年出版的有关西部蒙古研究著作《卫拉特蒙古简史》、《卫拉特蒙古史纲》、《和硕特蒙古史》、《土尔扈特部落史》等，

还鲜见有学者利用此项档案进行研究。

《熬茶档》记录了乾隆五年到乾隆十三年间，准噶尔部三次派使熬茶的全部经过。第一次在乾隆五年到乾隆六年（1741），第二次在乾隆八年（1743）到乾隆九年（1744），第三次在乾隆十二年（1747）到乾隆十三年（1748）。准噶尔熬茶使在三次熬茶过程中，第一次是半道至西宁返回，只有后两次深入西藏腹地，完成了所担负的熬茶使命。《熬茶档》所反映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获准熬茶，共为三次。准噶尔部首领三次以不同理由向清帝奏请准许派使赴藏熬茶：第一次是噶尔丹策零以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圆寂需作佛事为由，向乾隆帝奏请准许遣使入藏，以便向已故班禅额尔德尼进献布施；第二次是噶尔丹策零以其父策妄阿喇布坦亡故，奏请派使赴藏为其父作法事；第三次是准噶尔部新袭首领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以其父噶尔丹策零亡故，奏请派使赴藏为其父作法事。准噶尔部首领的三次请求，在清政府看来，虽属过分，且操作起来颇为费事，但经乾隆帝权衡利弊，斟酌再三，还是颁旨同意了其请求。在《熬茶档》中，只是提到准噶尔部首领曾向乾隆帝奏请遣使赴藏熬茶，具体过程不见记载，据查其详细过程纪录在军机处满文《夷使档》中。

（二）拓展边卡，加强防务。准噶尔蒙古派使赴藏熬茶，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简单来讲，清入主中原之后，远在西域的准噶尔部起初与清政府基本保持和平交往，随着噶尔丹势力的增强，准噶尔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曾一度转为以战为主的关系。噶尔丹兵败之后，准噶尔汗国陷入困境；而发展到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准噶尔汗国转而日益强盛，与清政府保持时战时和的状态。雍正十一年（1733），准噶尔部兵败额尔德尼召之后，开始连年遣使进京，请求开放肃州等地的贸易。乾隆帝是在双方关系缓和的情况下，才准许准噶尔部派使赴藏熬茶的。另外，准噶尔蒙古进藏，对清政府来说，始终是个敏感问题，因为准噶尔蒙古策妄阿喇布坦当政时期，为了控制拉萨以号令众蒙古，曾经派兵侵扰西藏，占领拉萨，直到三年后才被清军赶出西藏，因此，无论是清政府

还是西藏当地的僧俗显贵，都对准噶尔人进藏持有戒心。

正是基于这两点，乾隆帝尽管同意准噶尔部派使进藏熬茶，但在防务上却要做周密部署。一是拓展青海境内的卡伦并清道，即将原设卡伦外移至便于瞭望并联络之地，而准噶尔来使路经驻牧之青海蒙古，须先妥加迁移，不得与熬茶使等见面，以防私下贸易。如在准噶尔第二次遣派熬茶使时，将原西宁至依克柴达木、得卜特尔所设十三处卡伦，往远处拓展至哈济尔。皂哈班哈柴达木等卡伦，原先只有蒙古兵，而此时则加派西宁总兵所属绿营兵一百名，增补驻守卡伦。二是在青藏交界地方驻扎重兵，以防不测。防守阿哈雅克、腾格里淖尔路，喀喇乌苏、达木、羊八井、纳克桑等地，要派兵六千名，由扎萨克头等台吉珠密那木扎勒率带驻守；防守如托克、努热路，由公珠尔默特车布登率兵五千名驻守阿里克地方，阿里克地方倘有不虞，则要抽调喀喇乌苏六千名兵丁前往增援，且将藏、工布、达克布所备四千名兵丁调往喀喇乌苏，以作应援。喀喇乌苏等处驻兵若有不虞，则由阿里克五千兵丁内抽调两千名，藏、工布、达克布所备四千名兵丁作为应援，以期牢固。

（三）委派官员，分工负责。准噶尔部首领奏请派使赴藏熬茶，乾隆帝准许派300人赴藏，人数虽不为多，但由于各种历史渊源，清政府对此事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乾隆帝专门由京派理藩院侍郎玉保远赴青海，料理拓展卡伦、与来使沟通联络、接济粮草牲畜、招商贸易等事务；委派凉州将军乌赫图专门负责伴送准噶尔熬茶使，担负防卫之责，凡贸易、熬茶、行路、住宿，始终影随来使；谕令驻藏大臣纪山、索拜等作好西藏境内的防务，尤其是熬茶使在藏期间的住宿、出行、熬茶、粮草供给等等。从档案反映的情况看，郡王颇罗鼐在筹办防务和粮草的问题上是很积极的，在与熬茶使谈话或交涉过程中也完全遵行乾隆帝的旨意，表明当时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已很稳固，西藏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也是绝对服从的。

（四）筹措牲畜，接济粮草。我们知道，当时准噶尔的中心地域伊犁地区离西藏路途遥远，外加熬茶使还要携带大量货物，因此准噶尔人乘骑的骆驼、

马匹等是很难顺利到达西藏的，但凡行抵青海，牲畜之疲瘦就很明显。因此在准备迎接准噶尔第二次派熬茶使时，虽于东科尔地方备有马驼，然考虑东科尔距卡伦有两千余里，立即赶往，不便替用，故由东科尔所备马驼中抽出马800匹、驼400峰，在侍郎玉保及西宁绿营兵前往卡伦时即行赶往，在卡伦附近精心牧放。倘若使臣等从卡伦即行进藏，即由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查明使臣等骑来马驼，酌情给换。此外，在喀喇乌苏、拉萨等地都备有马畜、粮草，以备接济。

（五）招商贸易，伴送熬茶。准噶尔来使赴藏熬茶，需要先将货物在青海东科尔等地出售变现，然后再带着银两赴藏熬茶。从熬茶使进献各寺庙的布施看，除少量礼物外，份额较重的还是黄金和银两，而这些金银基本都是在青海地方出售所带皮张等物获取的，因此，贸易就成为熬茶使赴藏途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从准噶尔部角度讲，是很看重此项贸易的。单从数量上看，准噶尔人带来的货物是比较多的，熬茶使第三次来时，声称所带货物价值银30万两，贸易进行到一段时间，售出的皮张即有“灰鼠皮一万六千八百四十张、狼皮五千六百九十六张、羊羔皮八万九千三百五十二张”（乾隆十二年十月玉保折），可见贸易量之大。为了收购准噶尔人所带货物，东科尔等地的官员广招商贾，与准噶尔人进行交易，东科尔城一时商贾云集，生意兴隆，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准噶尔来使前往西宁附近塔尔寺等寺庙，西藏拉萨三大寺、甘丹寺、后藏扎什伦布等寺庙熬茶，负责伴送的将军乌赫图都派官兵随行，既要保证来使安全，又要防止来使另有企图，探取青藏地区情报，或私下与蒙藏人众交流，同时要获取准噶尔来使熬茶过程中的各种细节，然后奏报皇帝，像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大寺庙住持的信件内容，熬茶使布施银两数目，都要一一记录。可以说，准噶尔熬茶使的一举一动，都在清政府的严密监视和掌控之中。

（六）结算经费，嘉奖抚恤。准噶尔人入藏熬茶，清政府需要遣派官兵伴送、拓展卡伦防守、备办牲畜粮草接济，所有这些，无一例外都要耗费银两，因此在每次熬茶之后，有关官员都要奏销所用过的钱粮。另外，在办理准噶尔

熬茶事务的过程中，诸如郡王颇罗鼐、那克树三十九族番众等，奋力备办牲畜、粮草，因此在事后也要降旨豁免钱粮或鼓励，台站出力官兵则要给予物质上的奖励。此外，由于勘查行进路线，尤其是勘查水草，头等侍卫达赖未及进藏，便在青海病故；护军参领马进泰由藏返回时，也因高原反应，患肺气肿亡故。乾隆帝不仅谕令将他们的尸骨运回京城，而且赏银抚恤。可见准噶尔熬茶之事，备受乾隆帝重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作为清廷安排准噶尔熬茶使赴藏熬茶过程中所形成公文的汇抄本，从内容上分析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丰富多样，不仅反映清政府对熬茶的操纵过程和掌控程度，而且也反映蒙藏民族彼此间的认识和关系，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与噶尔丹策零等人之间往来信件的内容，恐怕很难在其他史料中见到；二是系统全面，《熬茶档》是一种专档，汇抄了准噶尔派人到京请求派使赴藏熬茶，得到清廷允准，清廷专派官员远迎，一路护送贸易、熬茶过程中形成的各类公文文书，因而能够反映整个事件的全过程，是任何一种单一文种档案所无法比拟的；三是未曾公布过，《熬茶档》是久藏宫闱、向未公之于世的一项档案，其内容偶见于宫中《满文朱批奏折》，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满文上谕档》等，但由于这些档案也未曾公布，且文字为满文这一特殊性，史学界几乎无人利用过这部分档案。汉文史料诸如清代官修史书《高宗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等，对准噶尔赴藏熬茶事宜虽有涉及，但篇幅相对《熬茶档》要简短得多，内容自然无法与《熬茶档》相提并论，所反映史实的系统性、细密程度也是无法比拟的。也许正是史料的匮乏，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尚不深入，专门研究的论著至今不多见。

《熬茶档》作为记录清代准噶尔蒙古派使赴藏熬茶事件的原始档案，所承载的资讯是十分丰富的，夸张点讲，仅就准噶尔蒙古派使赴藏熬茶事件的过程，我们几乎可以拿档案内容还原在清廷视角中折射的历史原貌。因此仔细分析这一珍贵历史档案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对研究乾隆初期准噶尔史乃至于西北、西

南民族、边疆、经济、文化、宗教，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讲：

一是可以拓宽准噶尔史的研究领域。以往的准噶尔史研究，更注重准噶尔与清廷、准噶尔与喀尔喀、准噶尔与西藏的军事冲突，而对准噶尔的经济发展、宗教文化、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尤其是对准噶尔与清廷保持和平交往时期的研究就略显不足。《熬茶档》反映了清廷为了羁縻“外藩”，笼络准噶尔上层贵族，保证西北边陲的安宁，允许准噶尔派使赴藏熬茶，携带货物贸易，并为此提供一切便利条件；而从准噶尔方面来讲，赴藏熬茶，对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人民来说是一项经常性的、重要的宗教活动，双方关系的缓和为赴藏熬茶提供了前提条件。此外，康熙、雍正年间以来时战时和，准噶尔地区经济受到重创，需要与内地进行交流贸易，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乾隆初年准噶尔蒙古在青海的三次贸易、西藏的两次熬茶，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因此我们说，准噶尔部派使赴藏熬茶事件所折射出的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发展状况、经济发展状态、民族交往关系、宗教文化、军事部署、交通台站、货物贸易、自然环境等方面的资讯，均可帮助我们拓宽研究领域。

二是可以细化准噶尔史的研究。《熬茶档》不仅反映了准噶尔部派使赴藏熬茶事件的全过程，而且具体到每个环节，所反映的内容也很细致入微，从驻哈密员外郎噶木布等呈报准噶尔熬茶使抵达哈密，侍郎玉保、将军乌赫图等接应伴送，安排贸易熬茶，办理牲畜粮草，涉及内容极为繁杂。在三次迎来送往的过程中，清廷所派官员与准噶尔来使间的谈话，既反映了各自的要求和观点，也表现了相互间的谈话艺术，读来别有情趣。特别是记录准噶尔部首领与西藏宗教人士间的书信往来，以及准噶尔熬茶使在青海、西藏各大寺庙熬茶布施银两物品的具体数目，是非常难得的。通过档案分析，即使在当时，这些内容也是很难得到的，清廷在不为准噶尔人知觉的情况下，秘密与各大寺庙住持联系，极为隐秘地采集情报。同样，准噶尔熬茶使也担负探取情报的使命，因而才有准噶尔熬茶使借出痘不让伴送人等一同进入寺庙等方面的记录。纵观《熬茶档》内容，在和平交往这一大的主题下，清廷与准噶尔间的相互戒备防范是无处不

在的。记录这种错综复杂、矛盾交织关系的档案史料，不仅开阔了我们的眼界，还为我们拓展了延伸思路的空间，使我们能够捕捉到历史上的更多信息，从细微之处入手，细化准噶尔史的研究。

在本书编译过程中，承蒙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各级领导邢永福、邹爱莲、李国荣的支持，苏文英帮助扫描档案原件，在此一并致谢。

编译者水平有限，舛错之处，谨请赐教。

郭美兰

2008年12月

凡　例

一、本书收辑的档案，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现存《熬茶档》共7册，其中3册因内容重复剔除外，本书收辑的档案共4册，正附件共232件，所有档案均系首次影印翻译出版。

二、本书按照原档的抄录顺序，依次编排成册，编有统一的顺序号。

三、本书时间顺序，完全按照原档所抄录的时间顺序。每件文件之时间，均以清代纪年标注。

四、本书收辑的档案，逐件撰拟汉文标题，编制目录，以便查阅。

五、本书收辑的档案，均附有汉译文。

六、本书收辑的档案，原件如有残缺，根据上下文意补充完整，并加标〖 〗括号。

七、本书收辑的档案，均注有出处。

八、本书所辑的档案，以原档影印形式编辑出版，出于版式的需要，大小略有调整。

目　录

上册

总序……………………………………………戴　逸　1
前言……………………………………………郭美兰　1
凡例……………………………………………1

熬茶档　一

1.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等议准噶尔人等
入藏熬茶防范事宜折……………………………………3
2.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商议备办护送准噶尔人等
官兵所需米石折……………………………………27
3.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照请办理护送准噶尔人等入藏官兵口米片……39
4.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预先派员探查准噶尔人等行走路线折………47
5.驻藏大臣纪山奏报那克树番众情愿为护送准噶尔人等
官兵备办牲畜折……………………………………55
6.驻藏大臣纪山奏报准噶尔派人至拉达克地方贸易折……………65
7.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接济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之马畜给付价银折……73
8.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准噶尔人等倘若请求延请喇嘛等不宜应允折……83
9.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行抵东科尔日期折………………………89
10.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行抵东科尔日期折……………93
11.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噶尔丹策零赠送参将王达璋貂皮等物折……101
12.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退回噶尔丹策零赠送参将王达璋貂皮等物片……105

附件 噶尔丹策零寄给参将王达璋书信
13.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请求派人前往塔尔寺等处熬茶折……111
14.凉州将军乌赫图等为具报参将王达璋已退回貂皮等物事呈军机大臣文……119
15.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前往塔尔寺熬茶已毕返回东科尔折……125
附件 噶尔丹策零致衮布木寺众喇嘛信函
16.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告请起程赴藏折……133
17.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意欲起程返回其游牧折……151
18.军机大臣等奏请晓谕乌赫图准噶尔人等执意返回则听其自便片……161
19.军机大臣鄂尔泰奏闻理应不能顺遂准噶尔人等谋利之心折……167
20.驻藏大臣纪山奏请遣回驻藏期满换防官兵折……173
21.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议撤回驻藏期满换防官兵片……183
22.驻藏大臣纪山奏请是否多备米粮折……189
23.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议准噶尔人等不宜在藏久留片……195
24.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准噶尔人等送至番子苏木巴喇尼等人折……201
25.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率带官兵自东科尔起程日期折……207
26.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准噶尔人等赠送马匹等物折……213
27.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准噶尔人等决意返回折……217
28.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俟准噶尔人等行抵哈密由提督李绳武再次转传谕旨片……223
29.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将准噶尔人等交付提督李绳武起程返回日期折……231
30.军机大臣鄂尔泰奏闻问询郎中阿喇布坦办理准噶尔人等熬茶事宜情形片……237

31.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准噶尔奏请派使赴藏似宜允准折 · · · · · · · · · · · 249
32.军机大臣鄂尔泰奏请拣派侍卫达赖等护送准噶尔人等赴藏片 · · · · · · 259

熬茶档 二

1.侍郎玉保等奏闻调派绿营兵安设卡伦迁移蒙古游牧等事宜折 · · · · · · · 267
2.驻藏大臣索拜奏闻设卡防范并饬令郡王颇罗鼐备办防范事宜折 · · · · · 275
3.凉州将军乌赫图奏闻率带官兵行抵东科尔日期折 · · · · · · · · · · · · · · 297
4.侍郎玉保奏闻行抵得卜特尔遣派官兵牧放马驼并驻守卡伦情形折 · · · · 301
5.侍郎玉保奏闻行抵哈坦和硕卡伦地方等候准噶尔使臣消息折 · · · · · · 307
6.谕驻藏大臣索拜著准噶尔丹策零之请将其父尸骨带往西藏做擦擦 · · · · 313
7.侍郎玉保奏报安排准噶尔人等赴东科尔贸易事宜折 · · · · · · · · · · · · 319
8.侍郎玉保奏闻准噶尔使臣行抵噶斯地方请求前往东科尔贸易折 · · · · · 349
9.侍郎玉保奏请遣派要员至西宁办理准噶尔使臣事宜折 · · · · · · · · · · · 363
10.谕著甘肃巡抚黄廷桂速赴西宁照管准噶尔使臣贸易事宜 · · · · · · · · · 369
11.大学士鄂尔泰奏请防范准噶尔使臣带往西藏唐古忒人探信离间片 · · · · 375
12.大学士鄂尔泰奏请备办准噶尔使臣在藏过冬事宜折 · · · · · · · · · · · · 381
13.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使臣抵达东科尔日期折 · · · · · · · · · · · · 389
14.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使臣行抵乌尔图木伦讨要骒马情形折 · · · · · · · · 397
15.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使臣送给马匹折 · · · · · · · · · · · · · · · · 417
16.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人等前赴东科尔贸易完竣折 · · · · · · · · · 423
17.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人等前往塔尔寺等寺庙熬茶情形折 · · · · · 433
附件一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商上首领等书信
附件二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撒尼特拉仓众喇嘛书信
附件三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温都孙拉仓众喇嘛书信
附件四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讲经噶布楚兰占巴商上首领等书信
附件五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讲经噶布楚兰占巴二商上首领及

喇嘛等书信
附件六 达锡齐勒庙众喇嘛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附件七 达锡齐勒庙讲经锡勒图喇嘛致噶尔丹策零书信
附件八 达锡齐勒庙众喇嘛致堪布喇嘛书信
附件九 原果莽拉仓坐床堪布喇嘛呈达锡齐勒庙二位师傅及商上诸首领书信
附件十 达锡齐勒庙温都孙锡勒图喇嘛致噶尔丹策零书信
18.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护送准噶尔人等自东科尔起程赴藏日期折……481
19.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人等顺路至东科尔寺熬茶事毕折……487
20.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率准噶尔使臣等自哈坦和硕起程赴藏日期折……493
21.驻藏大臣索拜奏报颇罗鼐已将噶津林沁迁往后藏折……517
22.驻藏大臣索拜奏报会同颇罗鼐商议筹办准噶尔使臣所需口粮并防范事宜折……525
23.驻藏大臣索拜奏报由颇罗鼐转赏御赐拉达克汗车布登那木扎勒物品折……545
24.驻藏大臣索拜奏请豁免那克树三十九族来年应缴钱粮折……555
25.侍郎玉保奏报颁降七世达赖喇嘛以敕书情形折……561
26.驻藏大臣索拜奏报兰占巴诺尔布前往拉达克探得准噶尔消息折……567
27.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使臣等抵藏并筹办返程所需马驼折……573
28.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使臣等在藏熬茶并请拨给口粮未准折……595
29.驻藏大臣索拜奏报准噶尔人等在前藏熬茶事毕起程前往后藏折……617
30.驻藏大臣索拜奏报交付颇罗鼐查收准噶尔人等马驼牧养折……625
31.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拟给去往后藏满洲官兵及准噶尔使臣等调换马畜折……641

32.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询问唐古忒喇嘛罗布藏丹津回藏缘由折……647
33.军机大臣等奏请派人妥为看管唐古忒喇嘛罗布藏丹津奉旨送京安置片……665
34.驻藏大臣索拜奏报准噶尔使臣等进献达赖喇嘛等物件数目折……673
附件 噶尔丹策零等进献达赖喇嘛等物件数目折
35.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噶尔丹策零进献各寺庙布施银数目折……701
附件一 噶尔丹策零进献各寺庙之银两数目清单
附件二 噶尔丹策零进呈七世达赖喇嘛奏书
附件三 噶尔丹策零进呈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奏书
附件四 噶尔丹策零进呈拉穆吹忠奏书
附件五 噶尔丹策零进呈哲蚌吹忠奏书
附件六 达瓦齐进呈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奏书
附件七 噶尔丹策零呈第巴颇罗鼐书信
附件八 七世达赖喇嘛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附件九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附件十 拉穆吹忠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附件十一 哲蚌吹忠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附件十二 郡王颇罗鼐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36.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随行头等侍卫达赖在藏病故折……775
37.军机大臣奏请赏赐由藏返回途中病故护军参领马进泰片……779
38.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率准噶尔使臣等由藏起程情形折……785
39.侍郎玉保等奏报赏给准噶尔人等返程所需牛羊等物折……797
40.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闻筵宴准噶尔使臣等赠送缎匹等物情形折……805
41.驻藏大臣索拜奏闻调换护送准噶尔人等返回满洲官兵之马匹折……813
42.驻藏大臣索拜奏闻准噶尔使臣请求修庙延请喇嘛颇罗鼐未允折……821
43.凉州将军乌赫图奏闻拨给满洲官兵返程所需马畜情形折……837

44.侍郎玉保奏报颁降敕谕给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并返抵前藏折 ········845
45.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已将准噶尔使臣等送出卡伦折 ········863
46.驻藏大臣索拜奏报郡王颇罗鼐答复准噶尔使臣话语折 ········873
47.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率准噶尔使臣等由喀喇乌苏
起程护送出界折 ········883
48.驻藏大臣索拜奏请奖励台站出力人等折 ········897
49.驻藏大臣索拜奏闻用过草料等物价银数目折 ········905

下册

熬茶档 三

1.谕著赏伴送准噶尔使臣侍郎玉保路费银 ········915
2.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议交付各该处备办伴送准噶尔人等赴藏
熬茶事宜折 ········919
3.军机大臣讷亲奏请引见派往伴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人等侍卫等员片 ····937
4.军机大臣讷亲奏请赏赐七世达赖喇嘛六世班禅额尔德尼
敕书等物片 ········941
5.军机大臣讷亲奏请赏给伴送准噶尔人等进藏侍卫等以银两片 ········945
6.寄谕古北口提督索拜著速来京以备前往西藏祭奠颇罗鼐并
会同傅清办事 ········949
7.谕准提督索拜所请预支养廉银带往 ········953
8.驻藏大臣傅清奏报珠尔默特车布登缓往阿里克喀喇乌苏等地
已派人驻守折 ········957
9.军机大臣讷亲奏请饬令索拜抵藏后访查喇嘛噶津林沁亡故之事片 ····963
10.驻哈密员外郎噶木布等为报准噶尔信使抵达哈密事呈军机大臣文 ····969
11.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报派人前往哈密报信事致

提督李绳武文……973
12.侍郎玉保等奏报先行遣派官兵前往哈济尔卡伦等候准噶尔人等折……977
13.军机处为知照准噶尔使臣等抵达哈济尔日期事咨行驻藏大臣傅清等文……983
14.侍郎玉保奏请雇给伴送官兵及准噶尔人等马畜折……987
15.侍郎玉保等奏报起程前往哈济尔日期折……1005
16.侍郎玉保等奏请哈济尔等地展设卡伦并暂缓迁移青海蒙古游牧等情折……1011
17.驻藏大臣傅清奏请将噶津林沁之沙弥等移居远处折……1017
18.驻藏大臣傅清奏闻饬令那克树地方备办牲畜以便接济折……1025
19.驻藏大臣傅清奏闻饬令珠密那木扎勒备办米粮折……1033
20.驻藏大臣傅清奏闻准噶尔人等途经之处设卡驻兵情形折……1041
21.军机大臣傅恒等议奏在藏应备米石数目理应核减折……1051
22.军机大臣傅恒等议奏准噶尔人等路经要隘派兵数千驻守即可折……1059
23.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密谕傅清等预备回复准噶尔人等做擦擦之请片……1073
24.寄谕驻藏办事大臣傅清等不得应允准噶尔人等做擦擦之请……1077
25.驻哈密员外郎噶木布等为准噶尔信使离开哈密返回游牧事呈军机大臣文……1083
26.侍郎玉保为业已起程前往哈济尔事呈军机处文……1087
27.军机大臣讷亲奏闻令玉保晓谕颇罗鼐资助准噶尔人等须多于从前片……1093
28.寄谕驻藏大臣傅清转谕珠密那木扎勒量加资助准噶尔使臣……1099
29.侍郎玉保等奏请秋季免派官兵巡查额色勒津等卡折……1105

30.侍郎玉保奏闻前往古尔班乃济等候准噶尔使臣消息折…………1111
31.侍郎玉保奏请借故婉拒准噶尔使臣做擦擦之请折…………1119
32.军机大臣讷亲等议奏准噶尔使臣请求做擦擦仍照前
降谕旨回复折…………1131
33.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使臣等派人至哈济尔卡伦告称受阻于
塔里木河折…………1149
34.寄谕侍郎玉保著详细奏复准噶尔人等有何疑虑…………1161
35.寄谕大学士庆复著暂驻陕西备办预防事宜…………1169
36.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闻训导郡王珠密那木扎勒等并回复之言折…………1175
37.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闻紧要处所设防兵丁数目折…………1185
38.大学士庆复奏闻前往庄浪等候玉保消息折…………1197
39.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使臣等抵达哈济尔卡伦商议贸易事宜折…………1207
40.寄谕理藩院侍郎玉保法会期间暗加管束瞻拜人等毋令准噶尔人
等发觉生疑…………1227
41.寄谕驻藏大臣索拜等法会期间暗加管束瞻拜人等毋令准噶尔人
等发觉生疑…………1235
42.寄谕大学士庆复著即回京…………1241
43.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人等贸易事宜即将告竣折…………1245
44.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人等请求派人前往塔尔寺等寺庙熬茶折…………1257
45.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请颁谕嘉奖噶伦策凌旺扎勒片…………1275
46.谕噶伦策凌旺扎勒以竭诚协助珠密那木扎勒特赏缎匹等物…………1281
47.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人等起程前往衮布木寺熬茶日期折…………1285
48.大学士庆复奏报由庄浪起程返京日期折…………1293
49.西宁办事大臣众佛保奏报准噶尔前来熬茶之六人抵达
东科尔日期折…………1299
50.侍郎玉保奏报率领准噶尔使臣等起程赴藏日期折…………1307

51.侍郎玉保奏报动拨带往西藏银两垫付货款折 ……1319
52.西宁办事大臣众佛保奏报已饬留守官兵好生看管准噶尔人畜折 ……1325
53.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闻饬令珠密那木扎勒防范准噶尔人等折 ……1331
54.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闻支给珠密那木扎勒采买米石银两数目折 ……1339
55.驻哈密员外郎噶木布等为报准噶尔进京使臣行抵哈密事呈军机大臣文 ……1347
56.寄谕大学士来保著办理准噶尔使臣等接驾事宜 ……1353
57.寄谕理藩院尚书纳延泰等著即返回京城 ……1359
58.军机大臣傅恒奏请钦点派往与准噶尔使臣等议事大臣片 ……1363
59.军机处为筹办准噶尔使臣抵京安顿事宜札行内务府文 ……1369
60.员外郎噶木布等为未令准噶尔使臣等知觉皇后薨逝事呈军机大臣文 ……1375
61.军机大臣傅恒奏请钦定准噶尔使臣等瞻拜地点片 ……1381
62.员外郎噶木布等为报带准噶尔使臣等由宁夏起程日期事呈军机大臣文 ……1387
63.员外郎噶木布等为报带准噶尔使臣等由肃州起程日期事呈军机大臣文 ……1391
64.军机大臣傅恒奏报准噶尔使臣摘缨与否已令自便片 ……1395
65.军机大臣傅恒奏报准噶尔使臣抵京后告知皇后薨逝不便宴乐片 ……1401
66.准噶尔台吉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请准送回西藏喇嘛奏书 ……1407
67.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奏报告知准噶尔使臣皇后薨逝不便宴乐片 ……1413
68.军机大臣傅恒奏报准噶尔使臣闻知皇后薨逝后以蒙古习俗悼念片 ……1419
69.军机大臣傅恒查奏以往颁降准噶尔使臣未准由藏延请喇嘛之旨片 ……1425
70.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奏请拒绝准噶尔遣回年迈喇嘛之请片 ……1433
71.内大臣海望等奏请拒绝准噶尔由藏延请喇嘛之请片 ……1439
72.军机大臣傅恒奏请告知准噶尔使臣严禁其边界地方居住人等

越界结亲片 ……………………………… 1445
73.军机大臣傅恒等议奏准噶尔使臣乾清宫瞻仰仪注折 ……………… 1451
74.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钦点准噶尔使臣乾清宫瞻仰时入班大臣片 …… 1459
75.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钦点导引准噶尔使臣入宫大臣片 …………… 1465
76.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奏请晓谕准噶尔使臣等准令瞻仰片 …………… 1469
77.内大臣海望等奏报告知准噶尔使臣不得更改贸易条例等情片 ……… 1473
78.谕准噶尔使臣安吉等所请延请喇嘛之事不可行 ………………… 1485
79.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玉保带领准噶尔使臣等离藏日期片 ………… 1493
80.驻藏大臣索拜等奏请赏赐办理准噶尔熬茶事宜出力公班第达
等缎匹折 ……………………………… 1499
81.军机大臣傅恒等奏请将御赐蟒缎等物交付冬季来使赍往西藏片 …… 1505
82.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缮拟赏赐郡王珠密那木扎勒之谕旨呈览片 …… 1511
83.谕著赏郡王珠密那木扎勒等以缎匹等物 ………………………… 1515
84.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闻准噶尔人等复请赴藏熬茶不宜再准折 ……… 1521
85.寄谕驻藏大臣索拜等嗣后准噶尔等倘为寻常事请求赴藏则不准 …… 1531
86.驻藏大臣索拜等奏请恩免那克树三十九族来年应缴钱粮折 ……… 1537
87.谕著豁免那克树三十九族来年应缴钱粮 ………………………… 1543
88.驻藏大臣索拜等奏呈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甘丹寺物件及
互致信件底稿折 ……………………………… 1547
89.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销准噶尔人等用过草料等物价银折 ………… 1553
90.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销照看准噶尔人等至藏官兵用过米石价银折 …… 1561
91.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闻前藏出痘人数已日渐稀少折 ……………… 1567
92.军机大臣傅恒等奏报章嘉呼图克图称章泽喇嘛系甘丹寺名僧片 …… 1573
93.驻藏大臣索拜等奏报公班第达等已将准噶尔人等送出藏界返回折 … 1577
94.驻藏大臣索拜为查询豁免那克树三十九族钱粮之谕旨事呈
军机大臣文 ……………………………… 1583

熬茶档 四

1.西宁办事大臣众佛保奏报准噶尔人等前往青海各寺庙熬茶情形折 · · · 1591

附件一 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致达希澈累寺果莽喇嘛呼毕勒罕等人书信

附件二 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致大藏寺达喇嘛等人书信

附件三 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致郭隆寺达喇嘛等人书信

附件四 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致衮布木寺堪布喇嘛等人书信

2.西宁办事大臣众佛保奏报准噶尔人等携至巴勒丹噶布楚遗物转交折 · · · 1619

3.侍郎玉保等奏报行抵喀喇乌苏拨给准噶尔使臣及照看官兵马畜数目折 · · · 1627

4.侍郎玉保等奏报照看准噶尔使臣等抵藏折 · · · 1641

5.侍郎玉保等奏报预为筹办准噶尔使臣等返程所需马畜折 · · · 1649

6.驻藏大臣索拜等奏报拟拨给准噶尔人等草料等物折 · · · 1655

7.侍郎玉保等奏报前藏有人出痘带准噶尔使臣等先行前往后藏熬茶折 · · · 1663

8.寄谕侍郎玉保等著驳回准噶尔人等令官兵远离之请 · · · 1695

9.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使臣等赴后藏熬茶事毕折 · · · 1701

10.侍郎玉保等奏报前藏仍有人出痘折 · · · 1717

11.寄谕驻藏大臣索拜等著藏内出痘期间加意防范 · · · 1725

12.寄谕驻藏大臣索拜等著暂留藏内办事 · · · 1731

13.西宁办事大臣众佛保奏请暂免撤回增驻卡伦绿营兵折 · · · 1735

14.西宁办事大臣众佛保奏报已送熬茶准噶尔六人与其众会合折 · · · 1741

15.西宁办事大臣众佛保奏闻准噶尔人等致青海四寺信函数目折 · · · 17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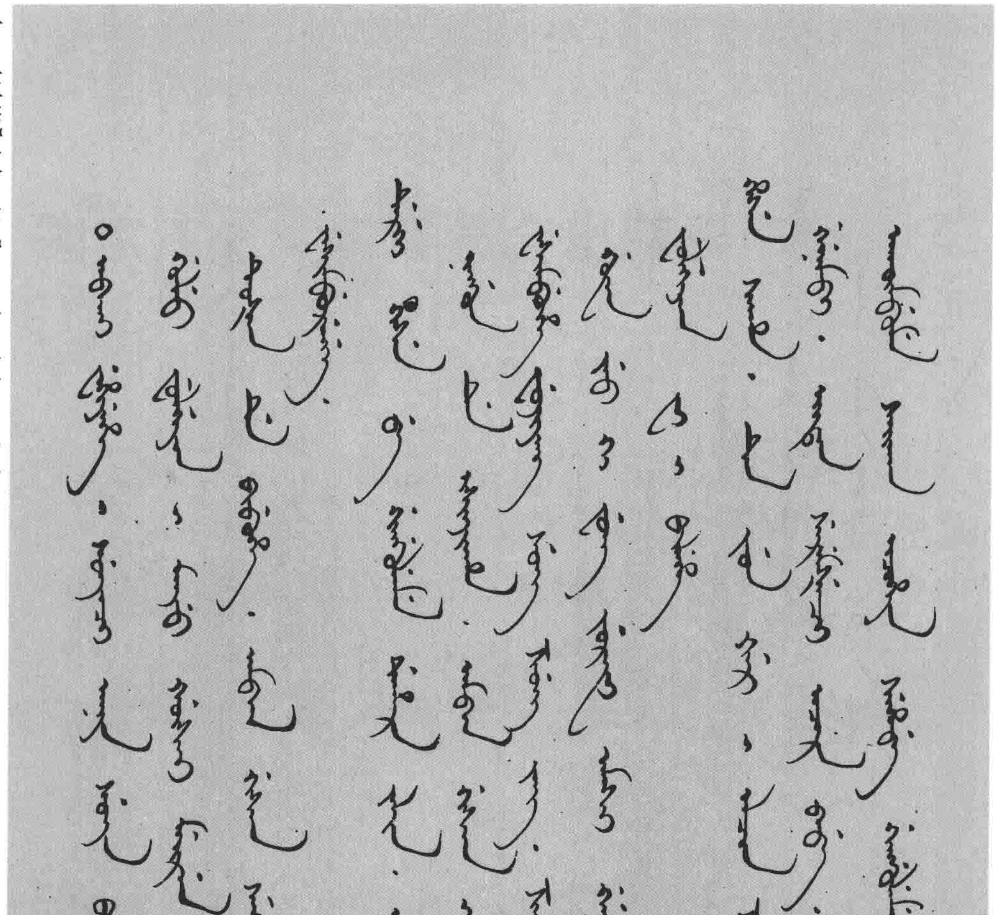
16.寄谕西宁办事大臣众佛保其折言词冗长甚属不当 · · · 1771

17.驻藏大臣索拜等奏报准噶尔使臣等事毕已由藏起程返回折 · · · 17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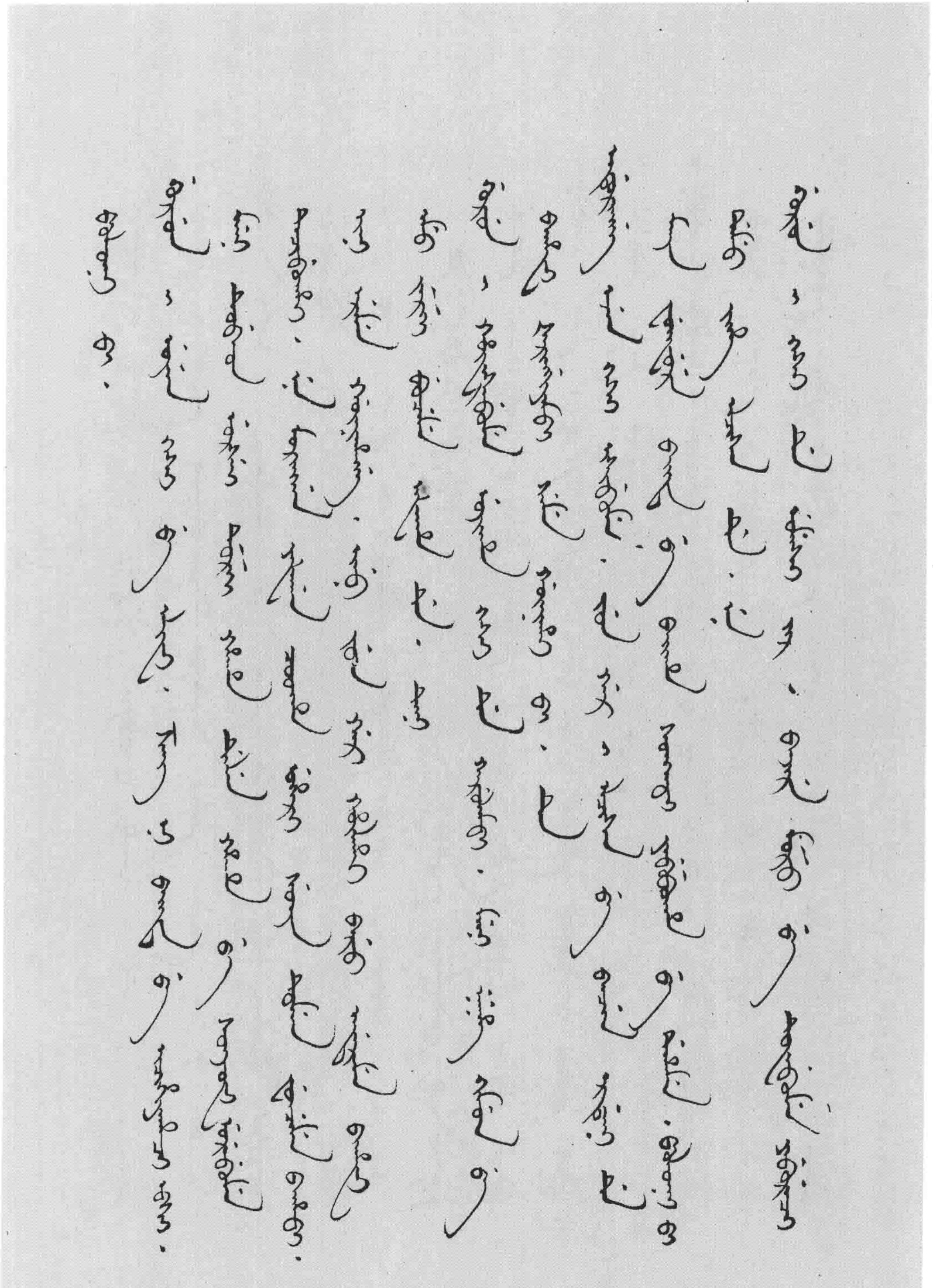
18.侍郎玉保奏报借给伴送准噶尔使臣至藏西宁官兵银两数目折……1781
19.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人等熬茶事毕离藏日期折……1787
20.侍郎玉保等奏报赏给准噶尔使臣等盘费情形折……1817
21.侍郎玉保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进献各寺庙物件布施银两数目折……1823
附件 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各寺庙物件数目
22.军机大臣傅恒奏报查核准噶尔人等散给布施银数目片……1861
23.军机大臣傅恒奏报查核准噶尔人等乾隆九年散给布施银数目片……1865
24.侍郎玉保等奏报拨给准噶尔人等马畜自喀喇乌苏起程折……1869
25.〖侍郎玉保〗奏报已将准噶尔人等送出卡伦遣返折……1879
26.军机大臣傅恒奏报侍郎玉保等之奏匣在途遗失片……1887
附件 侍郎玉保等人奏折清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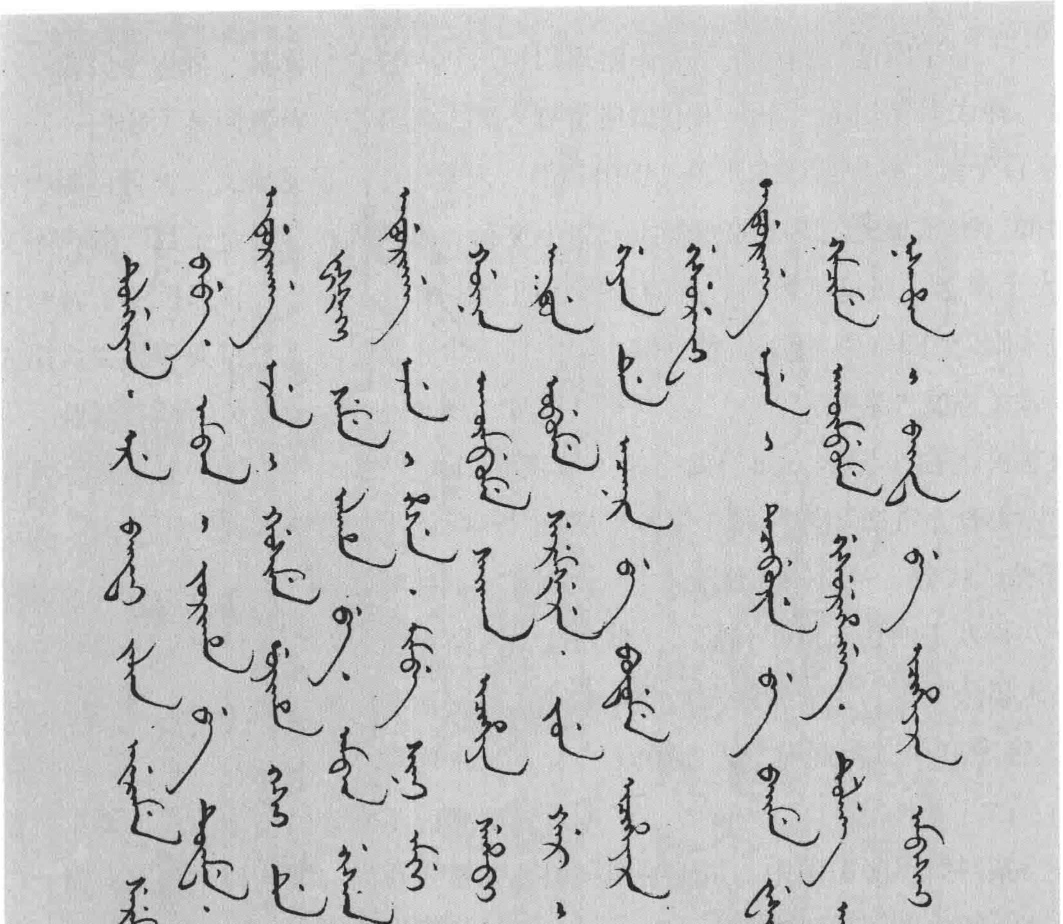
熬茶档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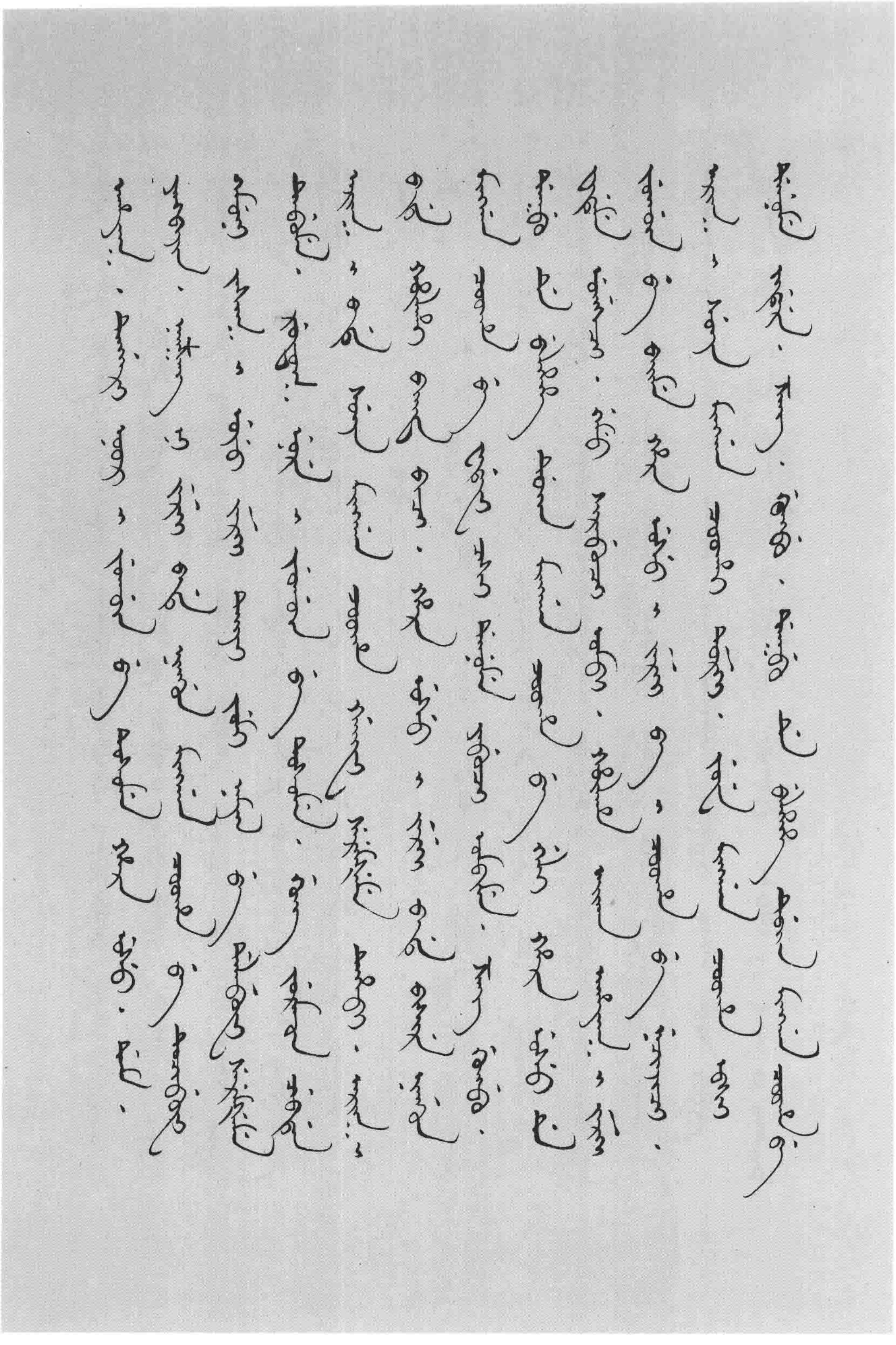
一、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筹议准噶尔人等入藏熬茶防范事宜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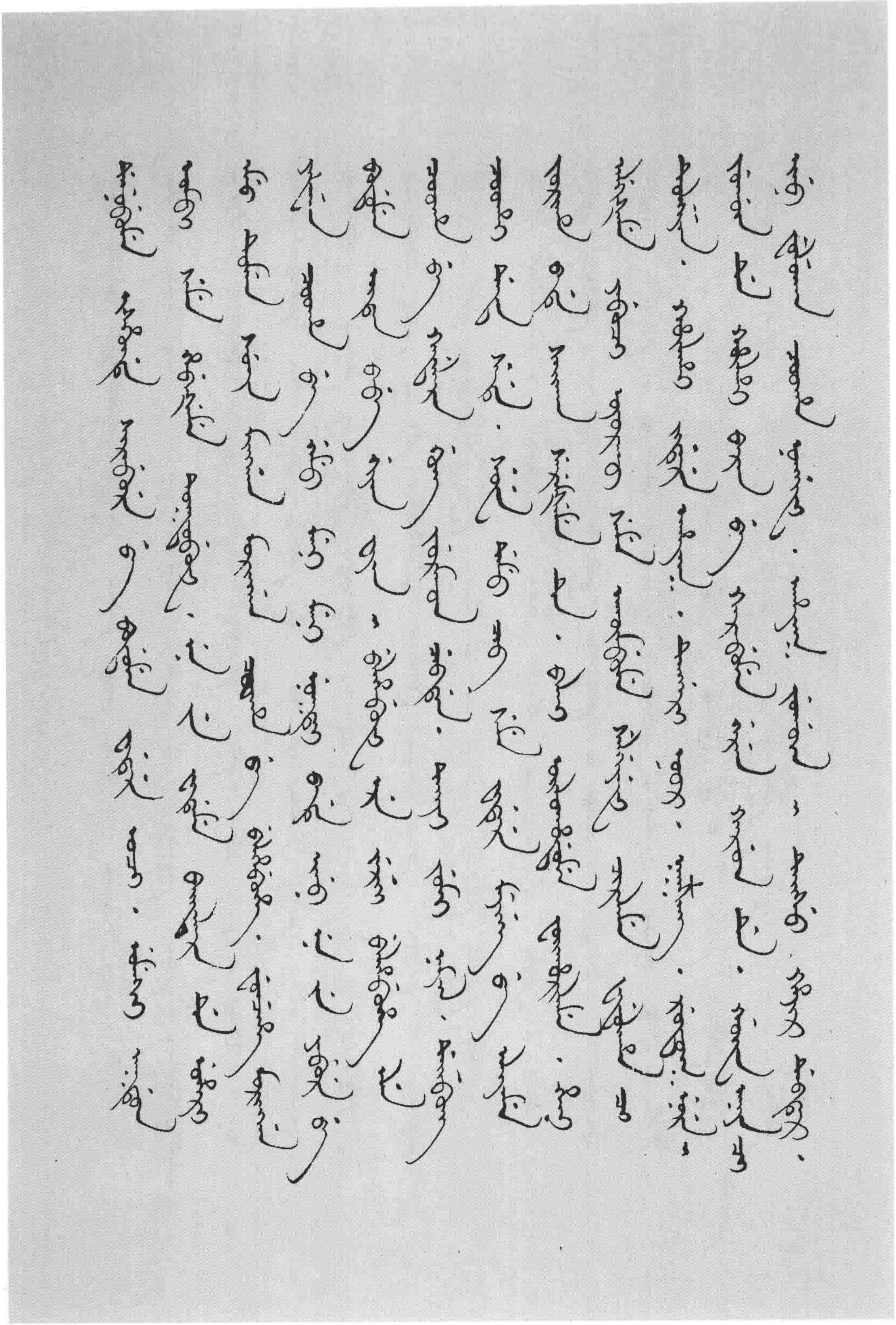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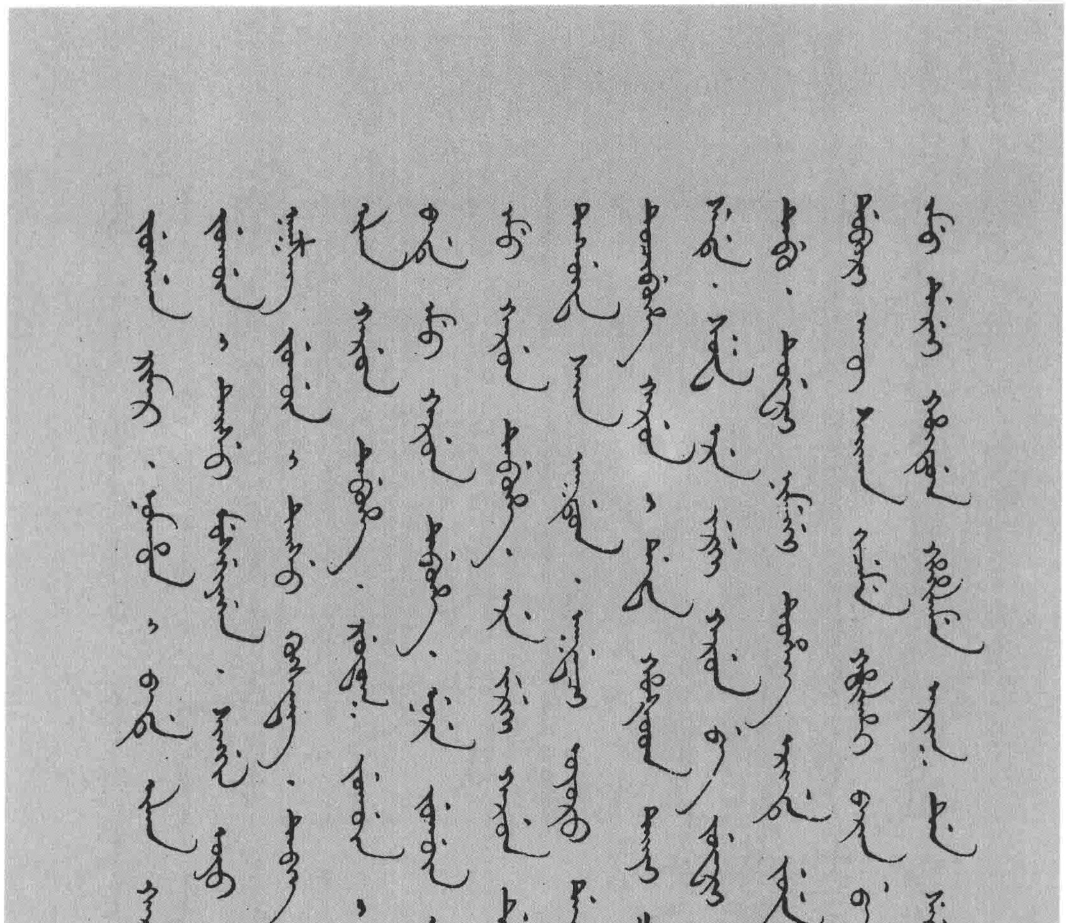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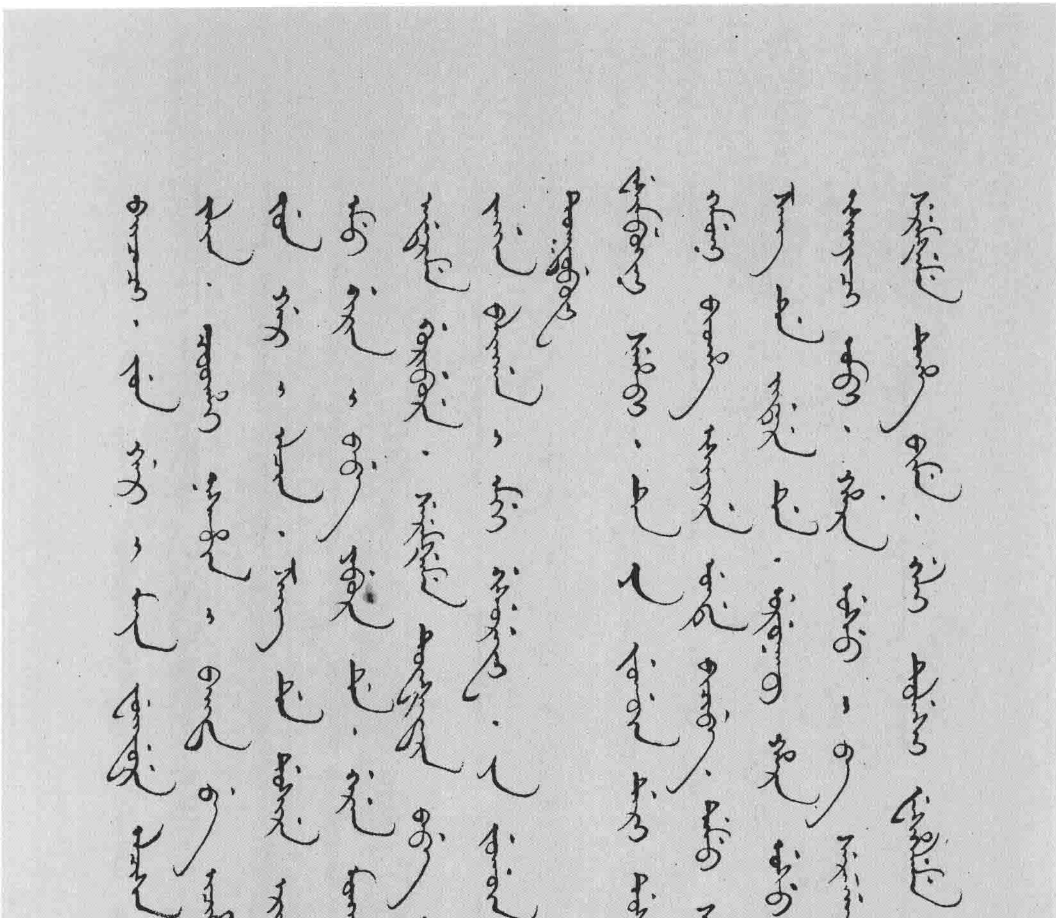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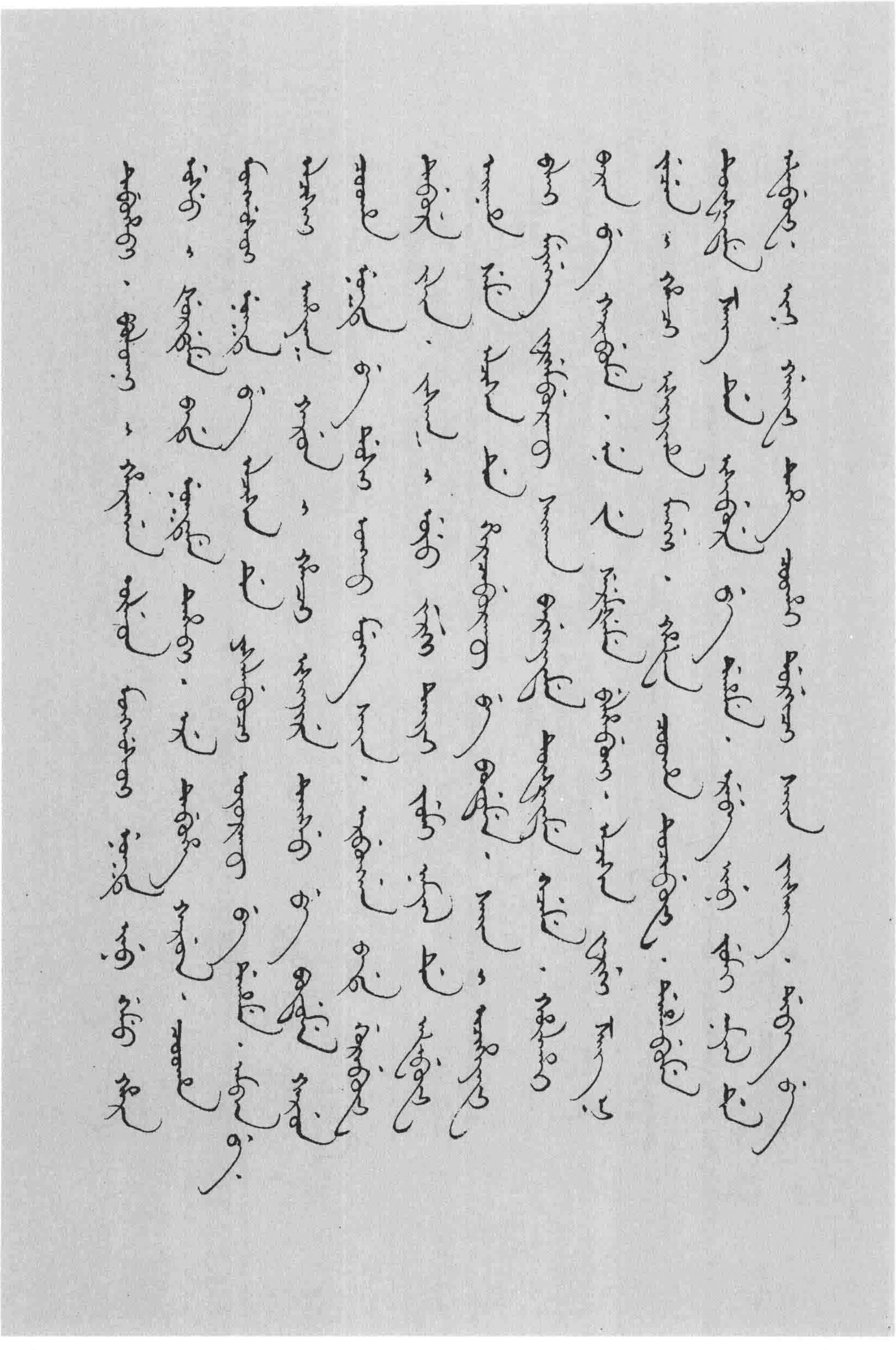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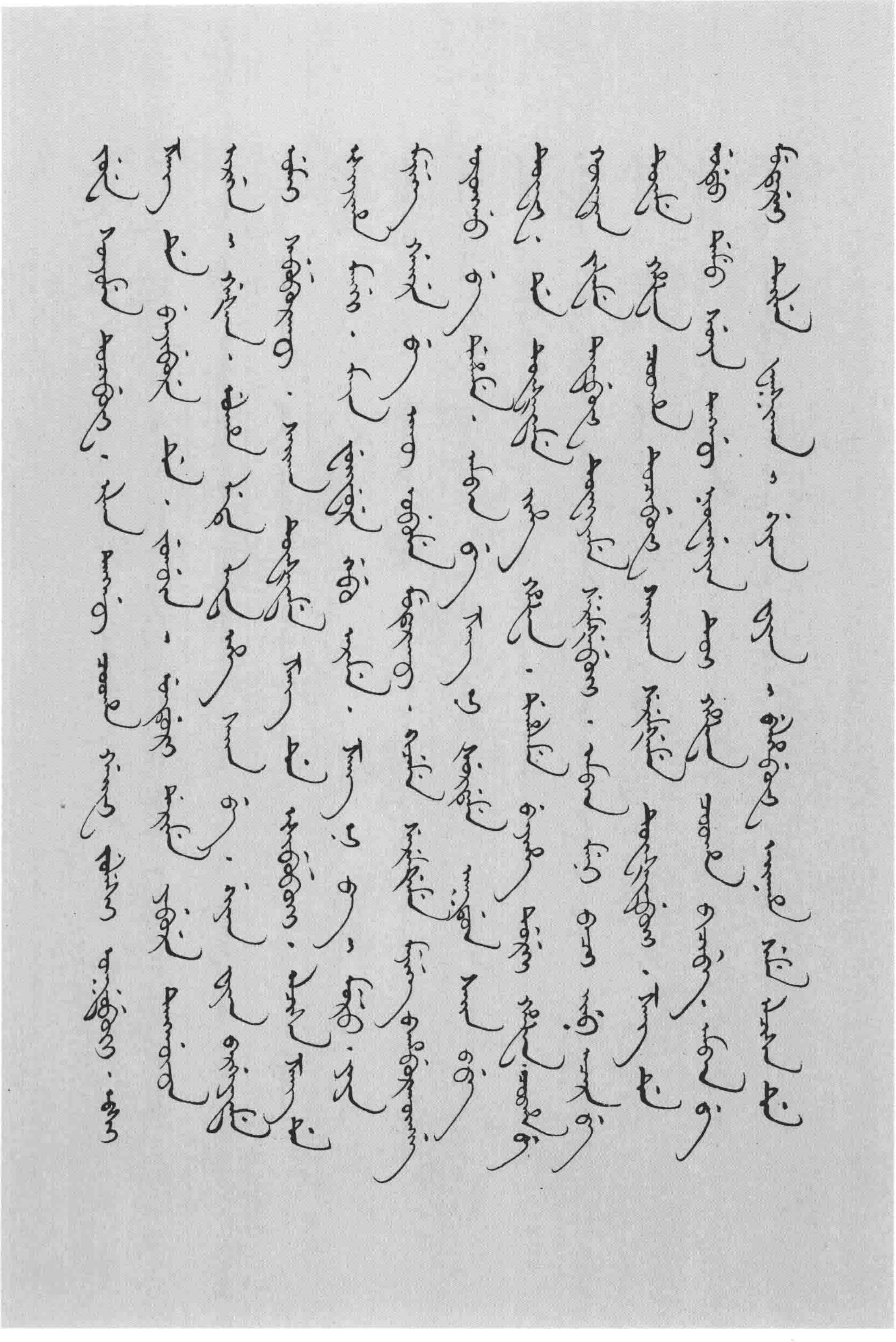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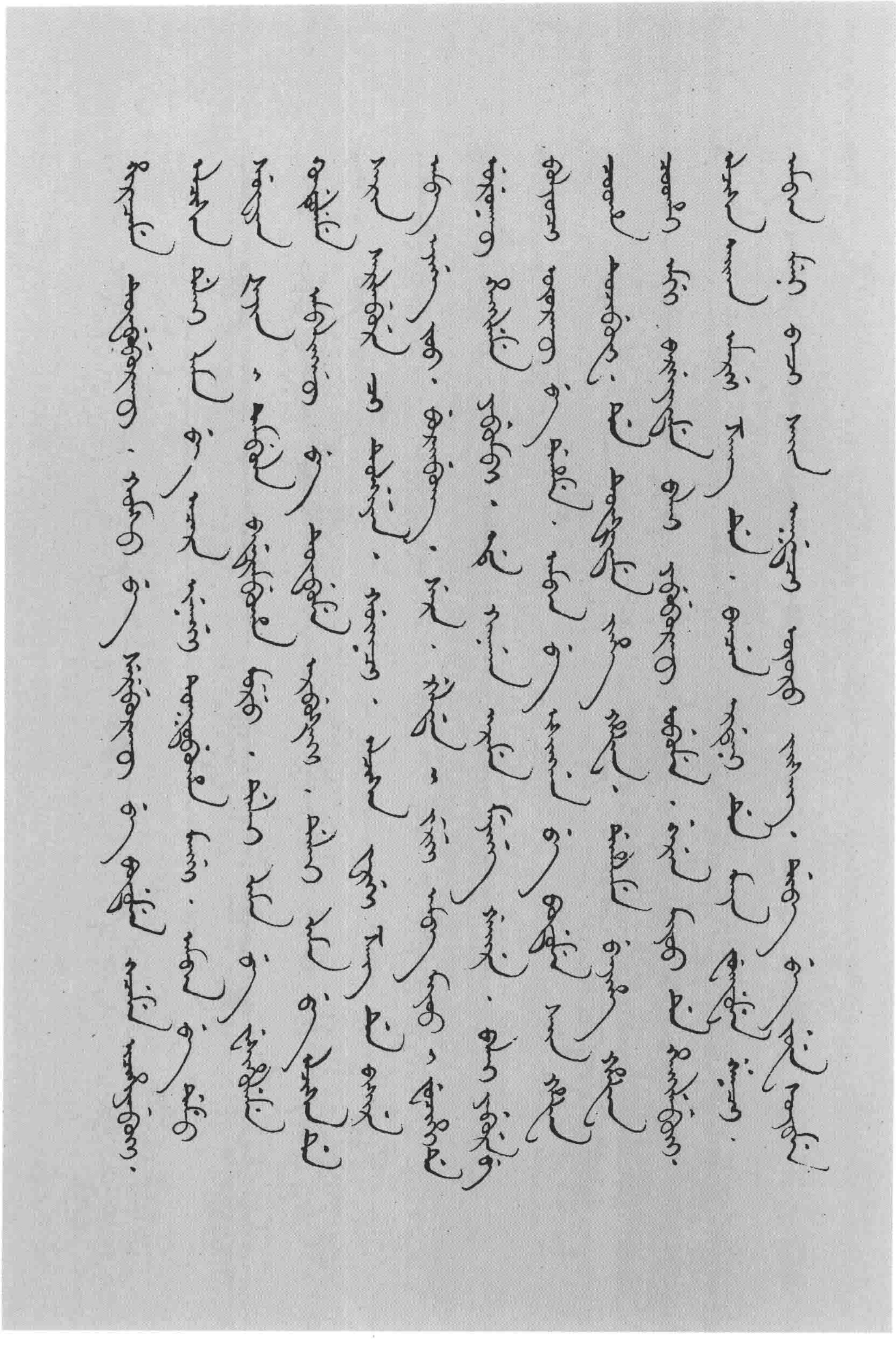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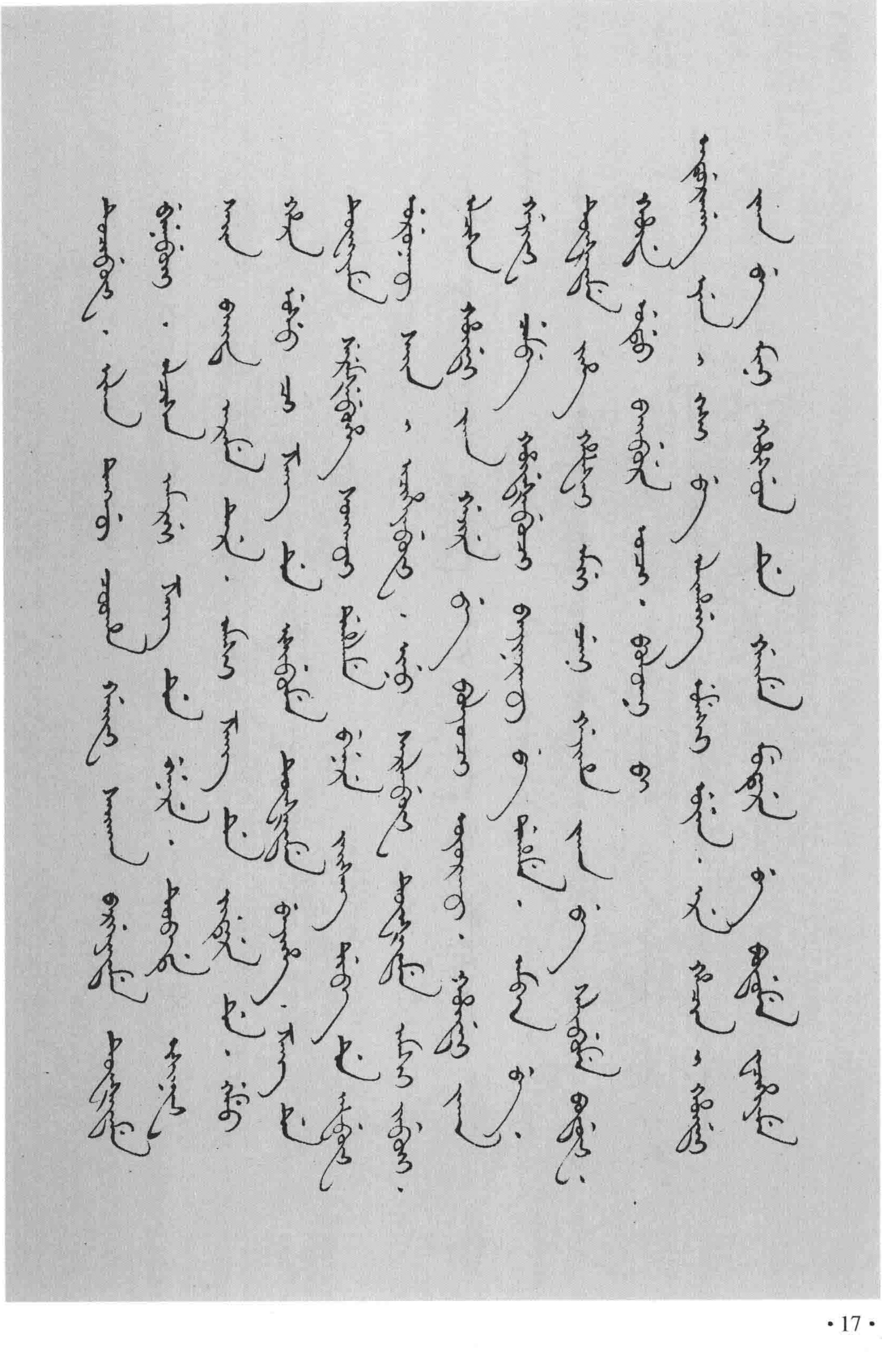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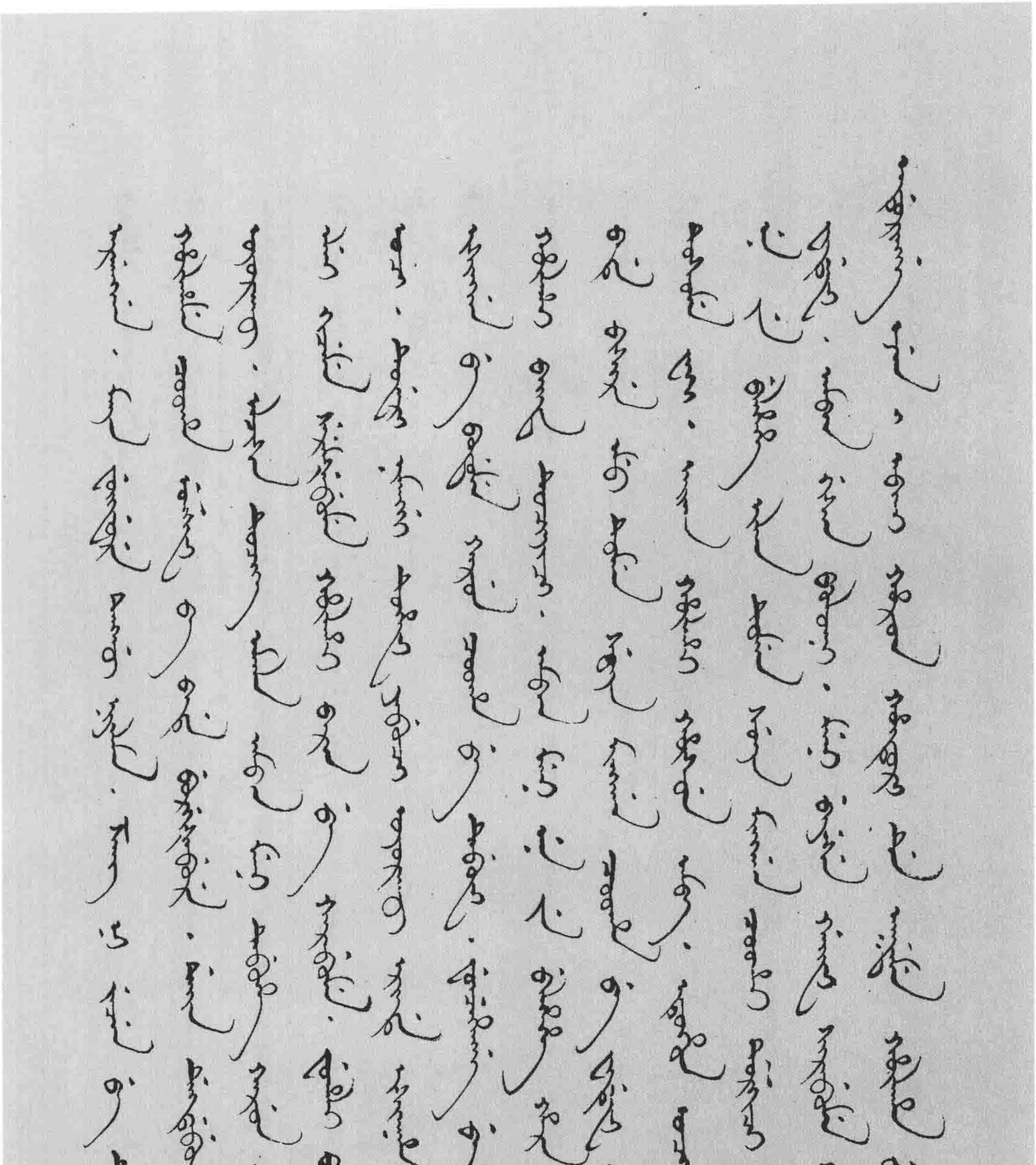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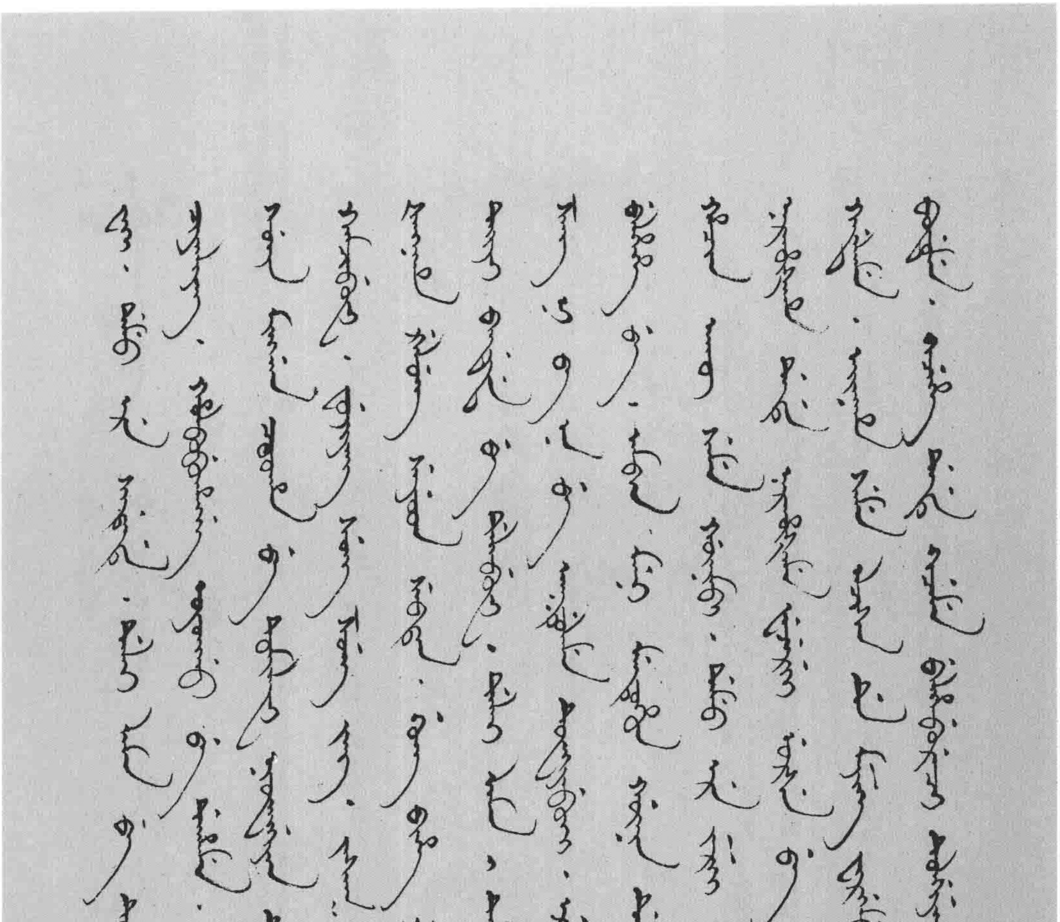












03301185

档号03-1741-1-01

1.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等议准噶尔人等入藏熬茶防范事宜折

乾隆五年五月初三日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降二级留任臣纪山等谨密奏，为钦遵上谕事。

本年三月十六日，接奉臣纪山奏报副将宋宗章抵藏、总兵周祈丰起程返回一折所奉朱批：知道了。兹准噶尔使臣赴藏熬茶，凡应防范之处，尔须会同颇罗鼐尽心妥善办理。钦此。钦遵。臣纪山传至郡王颇罗鼐转示御批，加以晓谕之后，据颇罗鼐告称，兹蒙圣上颁降谕旨，以准噶尔使臣赴藏熬茶，将其理应防范之处，命微臣颇罗鼐会同大臣尽心妥善办理者，委实器重颇罗鼐。颇罗鼐为此不胜欣忭，感激不尽。惟准噶尔人等极为狡诈，昔拉藏汗为彼等蒙骗，致使我等唐古忒人历经磨难，后天国大军至，平复西藏。自颇罗鼐仰承国之隆恩，办理藏事以来，由我土伯特人众内挑选精壮男丁操练，现有马步兵共五万余名，彼等亦希冀如何能与准贼决一死战，以还报国之豢养之恩，报我前仇。兹蒙圣上施恩，照准准噶尔使臣等为班禅额尔德尼熬茶之请，相应颇罗鼐惟但向所来使臣等示以而今仰沐国恩安居乐业之情形外，凡为此事加以防范、办理事项等处，颇罗鼐将悉遵大臣吩咐，但求仰答圣上豢养之恩，竭力奋勉。等语。臣纪山告颇罗鼐称，奉圣上谕旨，命本大臣与尔将凡应防范之处，尽心妥善办理。我等惟有严密防守，将准噶尔使臣等一旦抵达，则依理行事之处，详密商议，奏请圣上训示。等因。臣等详密议得，去年八月，接奉军机大臣等议准准噶尔使臣等赴藏熬茶之事文内，令臣等严固卡隘，勤蹑贼踪，倘有消息，即行调兵防备堵截。等因前来。臣纪山当即密奏在藏防守、各要隘设卡，及贼来犯道途、卫藏、喀木、阿里克地方所备厄鲁特、唐古忒马步兵共有五万名在案。本年有此事，更须勉力防备，故经臣等商议，此数年阿里克地方虽驻兵五千名，喀喇乌苏、腾格里淖尔、达木、羊八井地方亦驻兵三千名防守，然本年尚应增派兵

丁防守。防备阿哈雅克、腾格里淖尔路，派往喀喇乌苏、达木、羊八井、纳克桑等处兵丁六千名，仍令扎萨克头等台吉珠密那木扎勒率带驻守；防备如托克努热路，公珠尔默特车布登率兵五千名驻守阿里克地方。阿里克地方倘有贼踪，即可抽调喀喇乌苏等处六千名兵丁，往西增援，亦可将藏、工布、达克布所备四千名兵丁调往喀喇乌苏，均可接应。贼若沿阿哈雅克等路来扰喀喇乌苏等地之兵，由阿里克五千名兵丁内，抽调二千名兵丁往东增援，并调藏、工布、达克布所备四千名兵丁应援，使之彼此接应，则极为牢固。等因商定。为随时调遣，备有马兵一万五千名。其余马步兵，亦于各自之游牧，随时听候调遣，备办妥帖。传令管带此等备办兵丁之公珠尔默特车布登、台吉珠密那木扎勒、戴绷头目等，尔等惟但静候调遣，各守汛地，不得妄自怠玩，稍事更张。等因严饬外，于贼行经之阿哈雅克、腾格里淖尔、纳克桑、如托克、努热路瞭望踪迹，亦较往年多派兵丁，于阿哈雅克路所属哈济尔得卜特尔、仲干里麻尔、诺木浑地方设卡三处；腾格里淖尔路所属穆斯加根、兴济勒沃岳地方设卡二处；纳克桑路所属工斯塘、特巴克托罗盖、沃莫库鲁木地方设卡三处；如托克路所属塞塘理塘地方设卡一处；努热路所属努如地方设卡一处。此等卡伦，每卡驻兵百名，干练可靠头目各一名。臣等严饬选派之卡伦头目和硕特台吉察哈尔、锡达里台吉胡里木图等：尔等将此等卡伦夏季拓展三次，冬季拓展二次，不分昼夜力探贼踪，倘有消息，一面从速禀报驻守阿里克之公珠尔默特车布登、驻守喀喇乌苏之扎萨克头等台吉珠密那木扎勒，一面禀报我等，不得稍有懈怠。等因。遣往指派卡伦驻守。

再，驻西宁大臣等先经奏准暂由藏兼管之那克树等三十九族番众，原系逆贼罗布藏丹津所属，均在木鲁乌苏、喀喇乌苏之间游牧。此等人众极不开化，不知法度，闻知准噶尔熬茶使臣进藏，肆意造谣送信，亦未可料，理宜遣派干练官兵收束防范。故经臣纪山由绿旗官弁内拣选，择得川北左营千总石广途技高奋勉，熟悉番俗，命彼带兵四名，并派颇罗鼐所信赖经验丰富之第巴果毕帕克汝，率唐古忒精兵二十名，前往那克树等三十九族番众游牧边缘，佯装巡边，

择形势之地妥加瞭望，并开示圣上之仁化，收束其游牧之所有人众。倘若准噶尔熬茶使途经其游牧，则择其使臣等不便窥视处所，巧为避开安居，以防彼等肆意造谣，送信滋事，妥为勤勉办理。等因详加嘱咐，派往那克树等地驻守。臣等查得，为令准噶尔熬茶使臣等进藏，军机大臣等议得，准噶尔使臣入藏之时，途经青海西边一带地方，其众蒙古游牧如何即刻迁移及防守之处，命该总督等与巴灵阿会议，核定准由何路行走后具奏。等语。兹准由何路行走之处，虽未咨文到臣等，惟西宁、青海至藏，须经喀喇乌苏地方，方可抵藏。喀喇乌苏地方，现有重兵驻守，且又往外拓展设卡于阿哈雅克地方。颇罗鼐所属厄鲁特蒙古游牧亦皆驻牧喀喇乌苏附近地方，此等驻卡兵丁、蒙古游牧，不得令使臣等睹见，相应臣等计使臣等抵达阿哈雅克卡伦附近之期，将卡伦兵丁、游牧人等往里移至水草丰美、形势之地安顿之处，交付扎萨克头等台吉珠密那木扎勒，务计不令使臣等窥视，妥善办理，不令透露消息，妥加管束，勉力防守，探蹑贼踪，备办妥帖。使臣等行近西藏边界后，需遣官兵护送至藏，相应将此亦交付珠密那木扎勒，由其所带驻守兵丁内，抽选贤能斋桑、第巴二人，率兵三百名前往接迎。护送至藏时，途经唐古忒人村落，其牲畜杂物，收管妥当，毋令睹见，好生护送至藏。使臣等抵藏后，难免借口熬茶，探取藏地情形及消息，当以勤加防范，不泄露消息为要。相应臣等于藏地附近择其坚固之处，令原护送官弁、随送内地官兵扎营驻守，臣等亦酌派官兵妥加防守。藏地绿旗官兵虽仅为五百名，臣等亦尽力巧为备办妥帖，断不令使臣等窥视，不致显露兵少，勤勉办理。俟确定使臣等进见达赖喇嘛日期后，臣等惟但示以黄教益加之兴广、敬奉达赖喇嘛之伟岸，准令使臣等筵宴达赖喇嘛外，料想使臣等定赴西藏之大小昭、哲蚌、色拉、甘丹等寺拜佛，借此妄行，亦未可料。相应臣等计其足敷，遣派干练官兵，会同原护送官弁、随送官兵收束，前往各寺庙瞻拜，毋令妄行。使臣等倘若前往后藏班禅额尔德尼处熬茶，由臣等处选派干练可靠斋桑、第巴二人，率兵三百名，好生收束护送。其使臣等前往后藏，至彼修好事，而后返藏之时，均照由喀喇乌苏护送至藏，在藏防守之例，交付随行斋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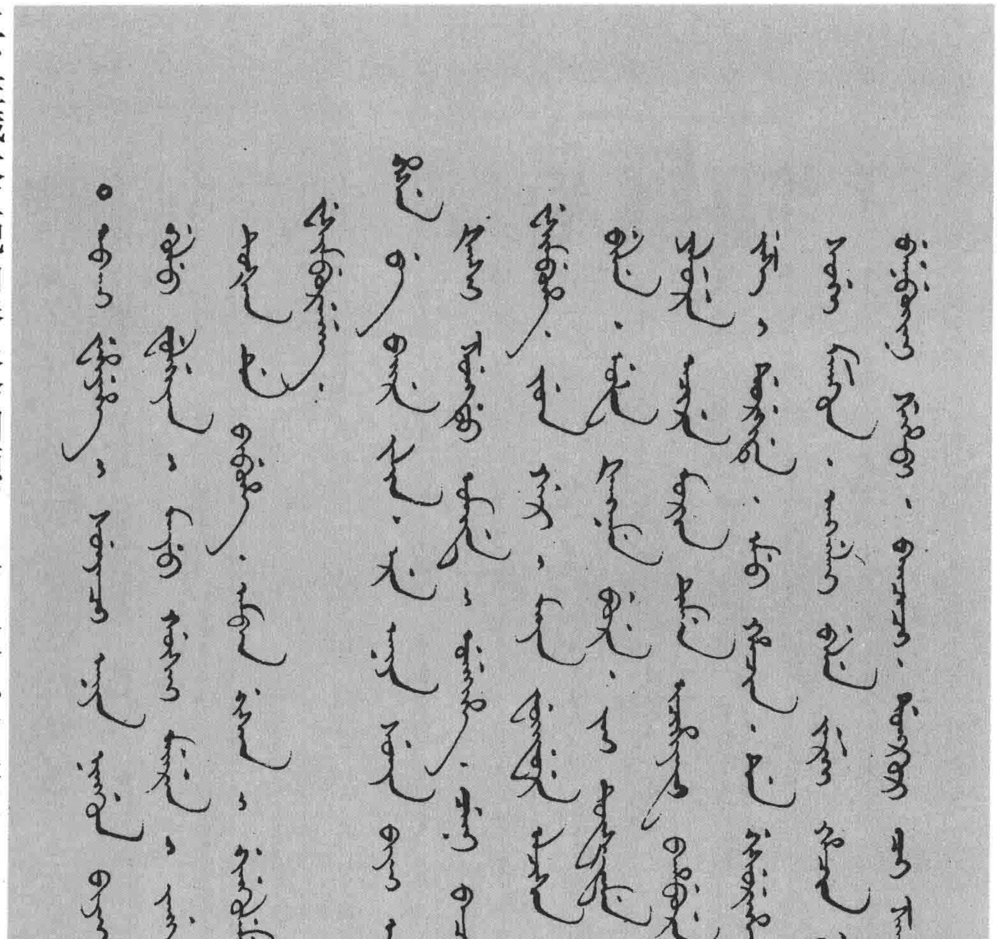
第巴等，务必妥为办理，亦令筵宴，照看返回。使臣等携来货物，亦未可料，其携至货物，未便令其交易，相应臣等会同伴送官弁折算其携至货物，倘需价银，颇罗鼐仰承圣恩厚重，此项货物，将倾囊购买，倘若一人之力所不能，再动国帑收购。总之，臣等视使臣等携至货物数目之多寡，俟至彼时，再将如何办理之处，另行奏闻外，使臣等返回之前，如若进献达赖喇嘛、臣等以伯勒克，将酌情回赏缎匹等物，并加筵宴。俟彼等事毕确定返回日期，再遣官兵护送至边界地方。其防范之处，臣等仍照原先迎入之例，妥为办理，送至藏边出界。又查得，准噶尔贼众极为诡诈，俟熬茶之百人离藏之后，或潜行派兵纷扰各地，肇启战事，亦难逆料。使臣等出界后，令臣等所设卡伦兵丁益加勤勉防守，探蹑贼踪，全然无事，则俟至冬季降雪不可行之时，计其足敷防守，设卡驻兵，其余撤回。万一有贼讯，即调臣等所备喀喇乌苏等地一万五千名兵丁，邀截来贼。倘若贼来势凶猛，则由游牧所备三万五千名兵丁内，抽调二万名，由臣纪山、颇罗鼐亲自率带增援，仗恃圣上齐天威福，剿戮来贼。惟此间照料达赖喇嘛及城中所存钱粮，关系紧要，相应经臣等商议，预先抽调五千名兵丁，兼属于五百名绿旗兵，以副将宋宗章、赏扎萨克头等台吉衔噶伦色玉特塞卜腾、原公嘎布西布那木扎勒、塞卜腾之弟台吉班第达为首，坚守达赖喇嘛所住布达拉山、城池及藏地。以上如此防备，以臣等之愚见，已属牢固，毫无不虞之处。惟此等筹办事项，务须慎密收束属下人等，严加管带，断不可泄密给使臣等，使之窥视。勤勉备办外，为从拉达克地方由叶尔羌巧取贼之实信，已密行驻阿里克公珠尔默特车布登，容俟探得消息来报，另行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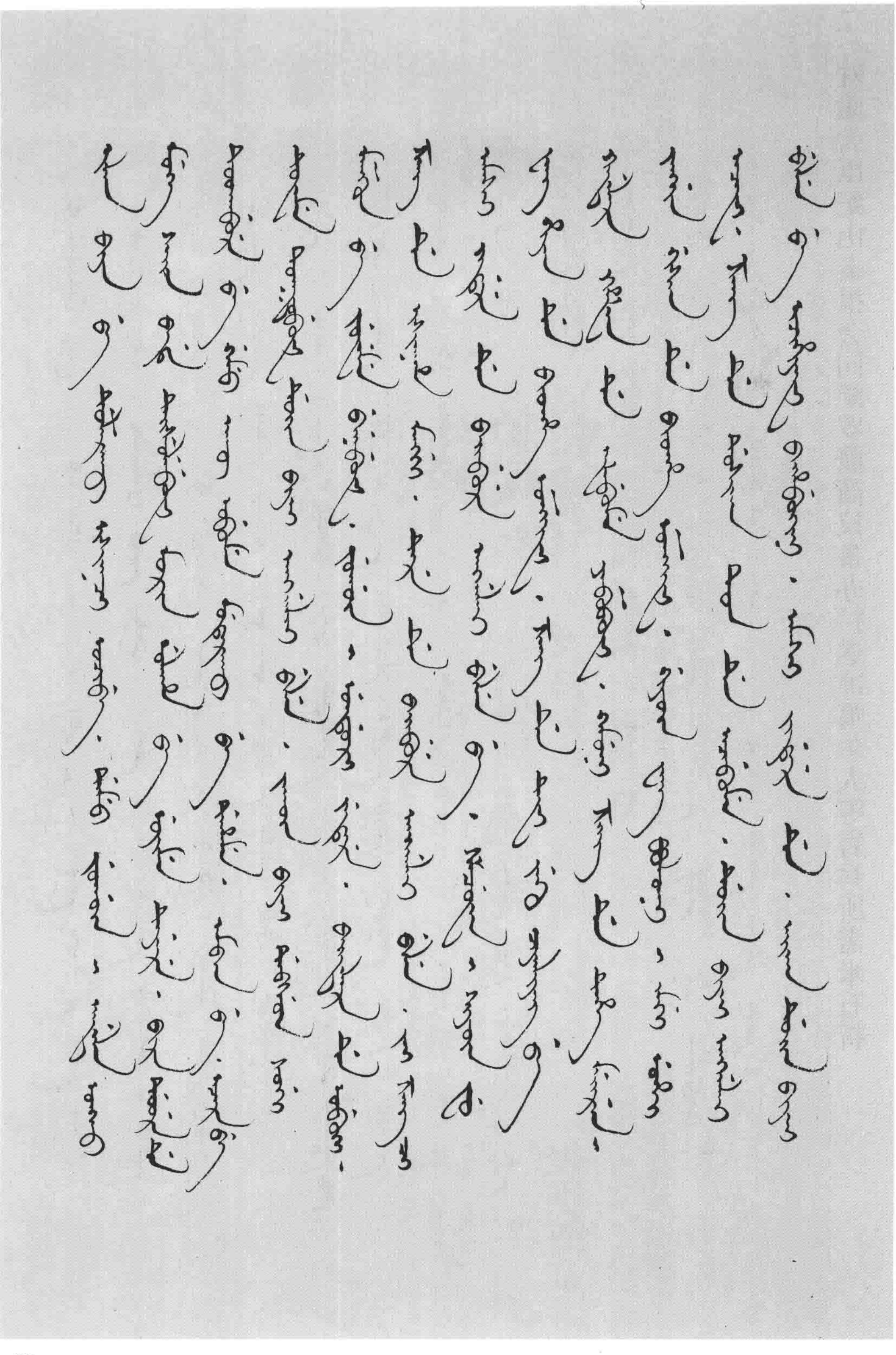
是故，臣纪山、颇罗鼐遵旨谨陈尽己所知商议事项具奏，可否之处，恭请圣鉴降旨训示，臣等谨此遵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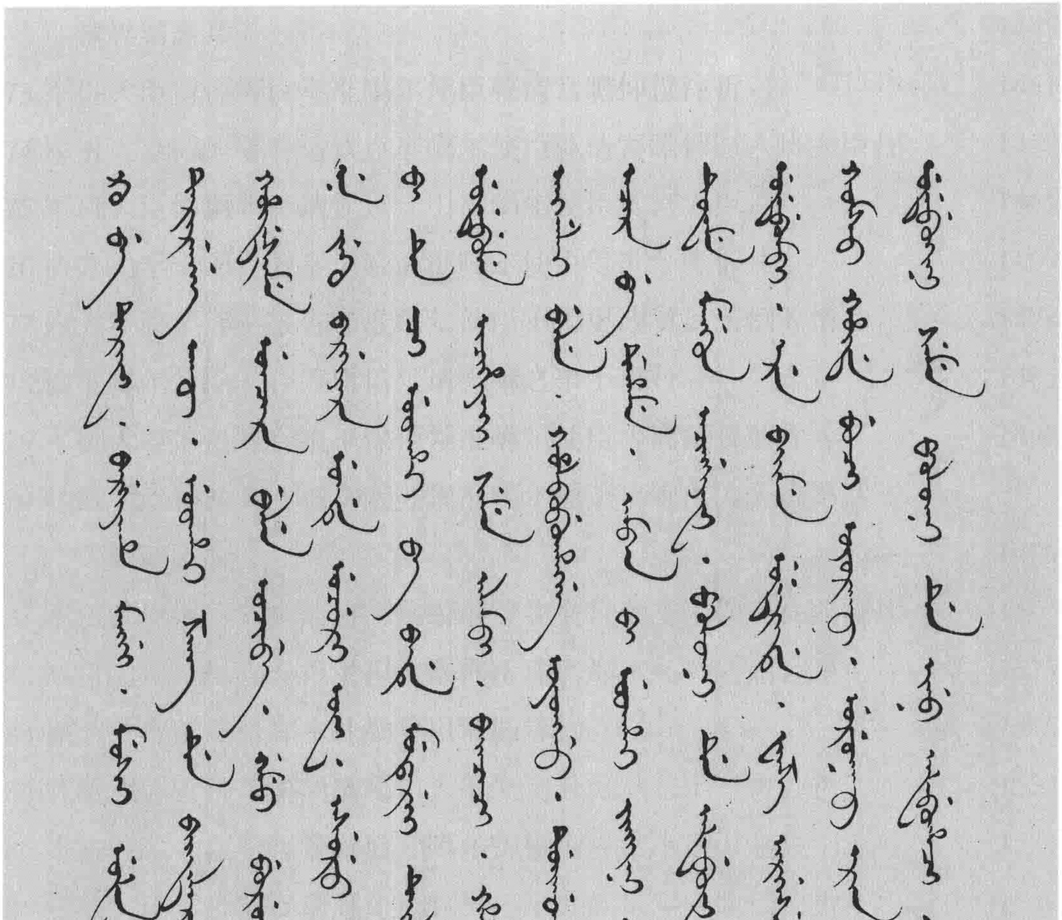
为此密奏，恭请圣上训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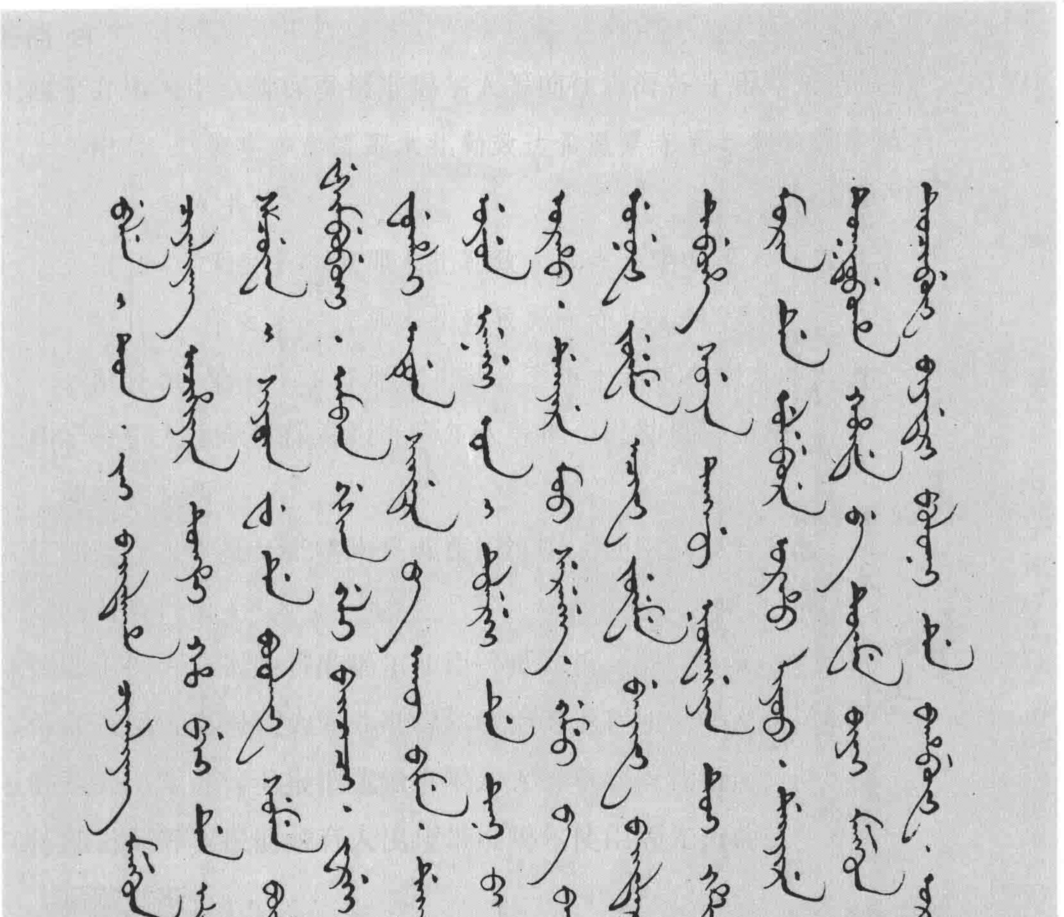
乾隆五年五月初三日奉朱批：此议甚属详密，著即如此办理。再，虽经如此备办，然毋令属下人等知觉，恐妄自泄露，致使人心恐慌。钦此。

二、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商议备办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所需米石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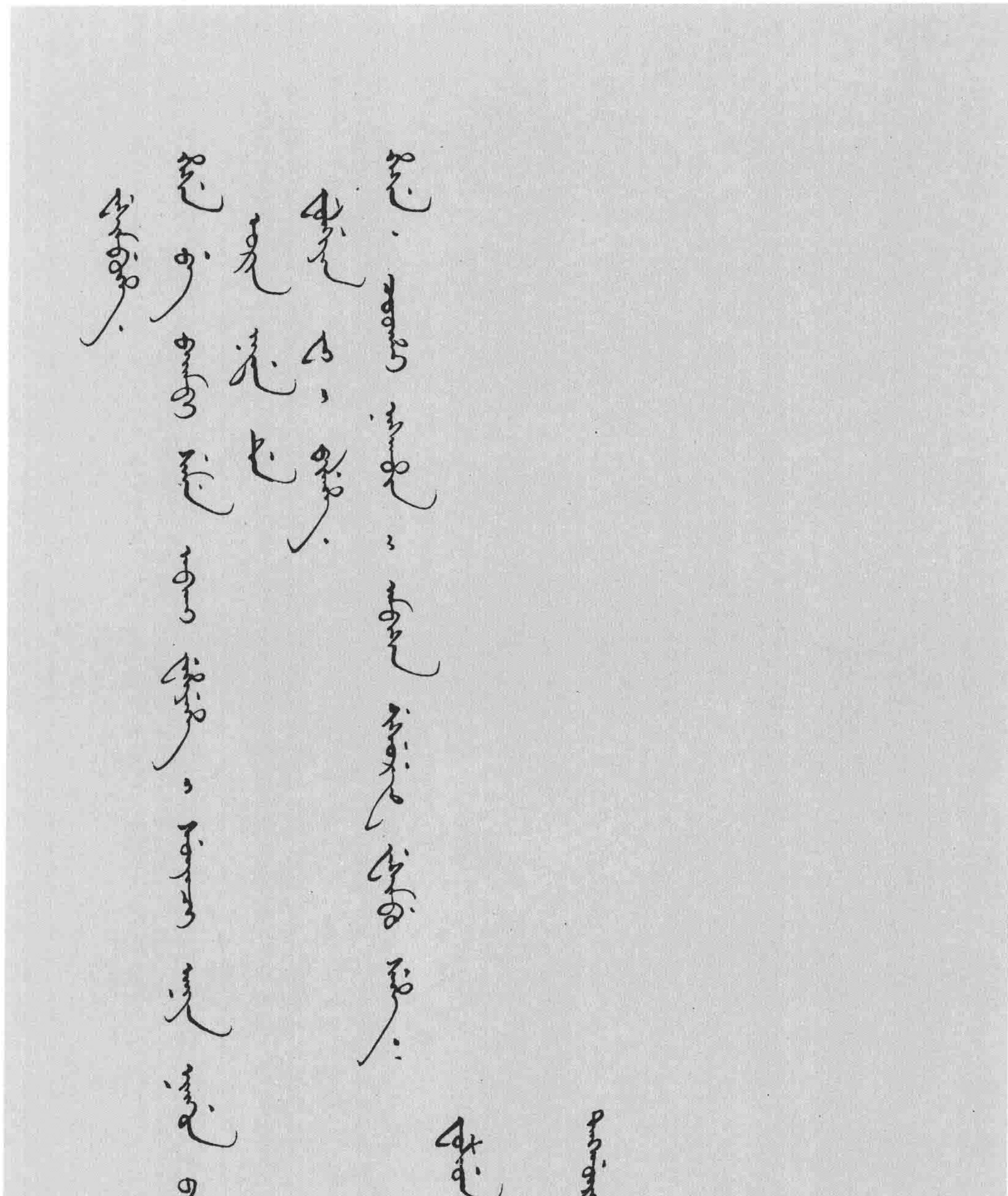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档号03-1741-1-02

2. 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商议备办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所需米石折

乾隆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降二级留任臣纪山谨奏，为请旨事。

本年五月初二日接准川陕总督鄂弥达咨文内称，彼等奏称，议奏赏给准噶尔熬茶使臣等盘费牛羊、米面及拨给护送官兵骑驮马驼等项一折内，一项原议得，官兵之盐菜银、口米等项，备办丰足运往。等语。查得，东科尔至藏之路程，虽不过三个月即可抵达，然途中遇有水草丰美之地歇息牧养马畜，渡河涉水，耽搁延宕，在所难免，相应臣等酌情拟定，运送至四个月口米、八个月盐菜银，以资沿途食用。抵藏之后，其驻藏期间所需口米及由藏返回之时所需口米，咨文四川巡抚方显，札饬驻藏管理钱粮之官员，仍行咨文驻藏副都统纪山，会同郡王颇罗鼐，按入藏之数目，拨给四个月口米。返回时，如若不需四个月口米，则由统兵将军、副都统酌情及时办理，似属有益。等语。臣纪山约计官兵至藏居留二个月，返回时拨给四个月口米，此次护送使臣等需用口米之官兵、跟役约近千人，以每日每口拨给口米八撮三抄计，六个月共需口米一千四百九十四石。将此与郡王颇罗鼐商议，据颇罗鼐告称，此数年仰赖圣主洪福，藏地粮谷收获虽属较丰，然皆为青稞，我等土伯特人等皆种青稞，收获之后，做成炒面食用，无人种稻。即便藏地使用之米，及交易之米，均来自布鲁克巴、巴尔布地方，今非粮食收获季节，虽全然无人前来出售，但我可从现在即行开始到处竭力如数采办。等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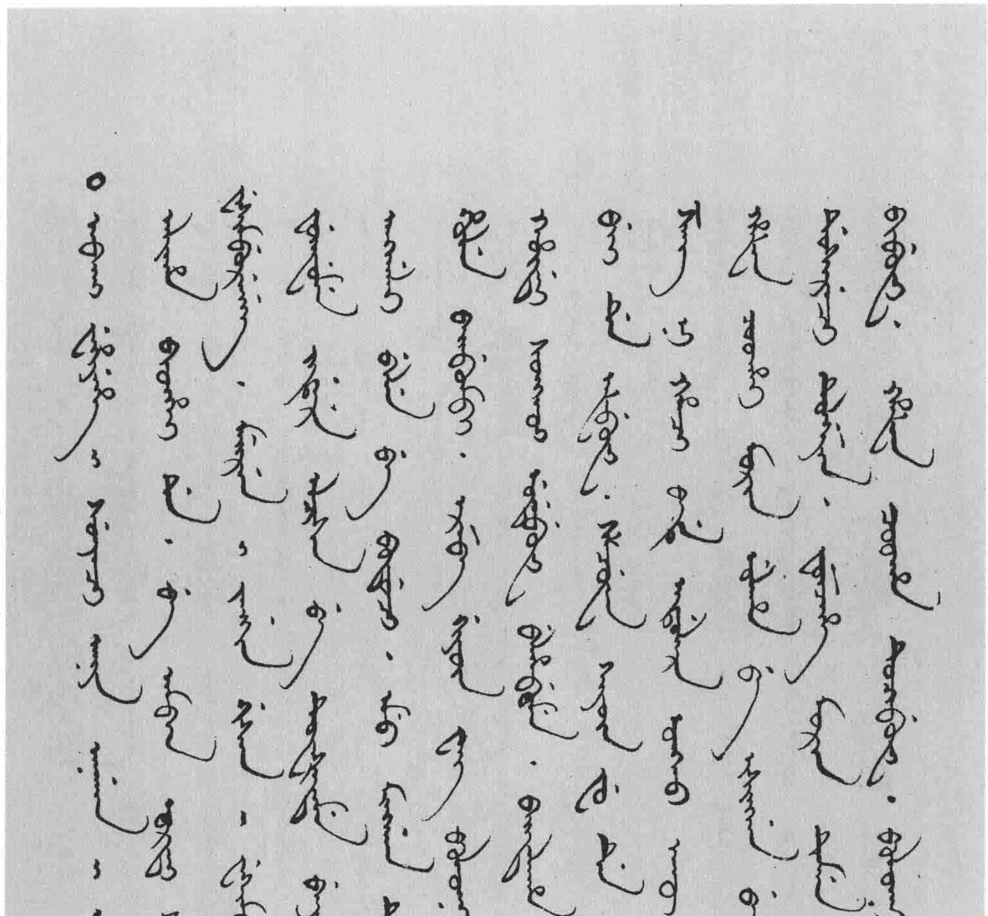
查得，官兵所需口米，关系重要，理应预先筹备，相应臣即由正项钱粮内酌情动拨银两，交付于颇罗鼐，前往各地采买米粮。采买之时，断不可勉强番众给低价，务照时价觅买。等因交付颇罗鼐外，所买米石数目，及所用钱粮银数目，均皆交付办理钱粮同知霍沛，造具细册，禀报四川巡抚销算。臣纪山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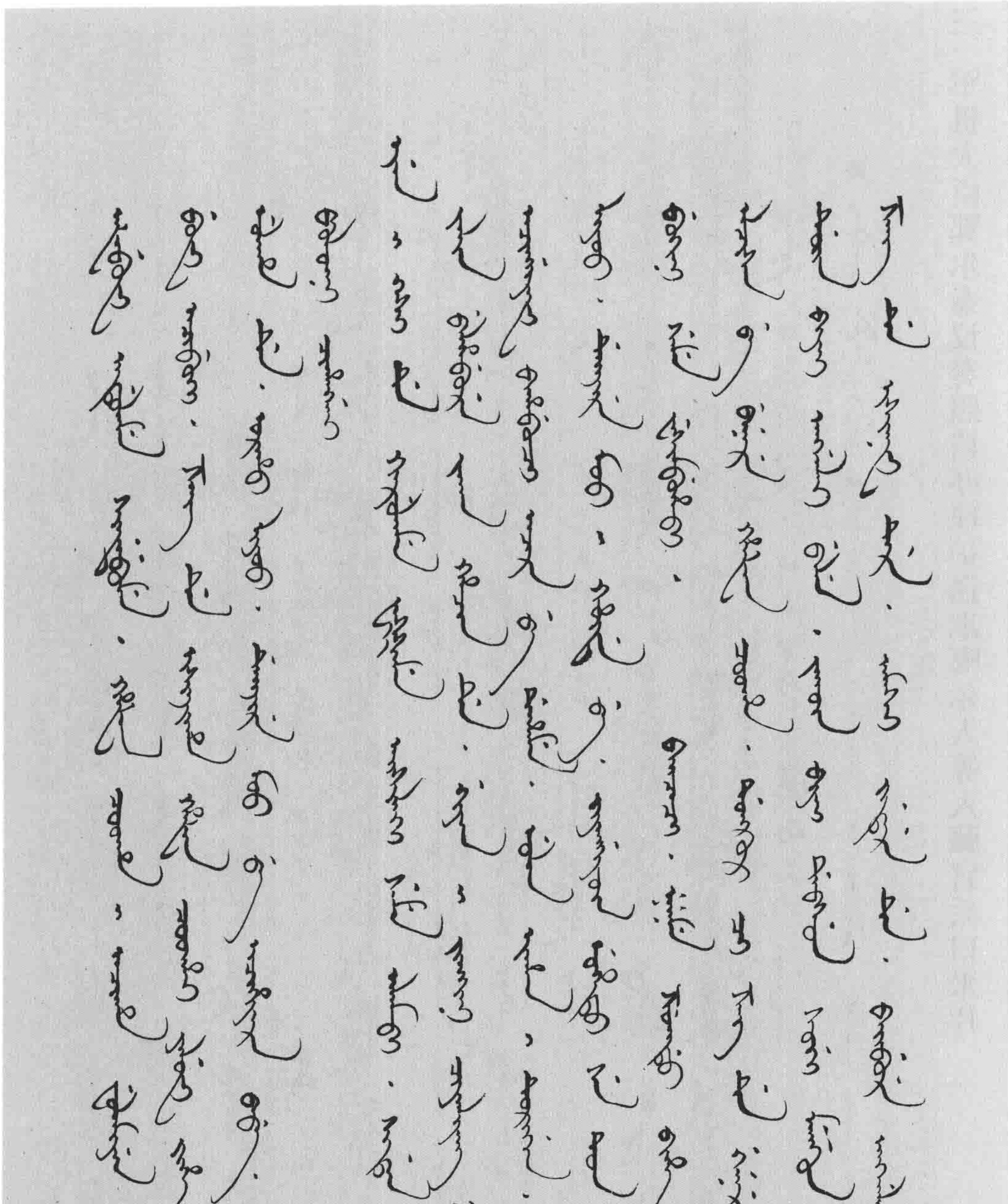
查得，西藏附近地方，全然无处放牧，即便柴薪，亦在八九日路程之外方可砍伐，藏内所用草料、柴薪，均系差役由各处背运而至备用。现虽有喂养驻防五百名绿旗官兵拴养马匹之草料、柴薪，然皆系按原定价钱如数动支月银，按月拨给颇罗鼐，取草料、柴薪使用。估摸如今来藏熬茶准噶尔使臣等及护送官兵之骑驮马驼，有数千余匹，一齐抵藏，倘因无处暂行牧放，祈请自行觅买草料喂养，不仅不获，官兵亦大为劳累。倘若交付颇罗鼐办理拨给，亦不能供给如许草料。故此，臣与颇罗鼐商议，护送此次来藏使臣等官兵之马驼，预先咨文将军乌赫图，副都统巴灵阿，计其足敷乘骑入藏。其余马驼，均留于喀喇乌苏地方，酌留官兵，交付颇罗鼐之子扎萨克头等台吉珠密那木扎勒，遣派干练斋桑、兵丁，驱至水草丰美之地，代为牧放。其官兵之驮包，由颇罗鼐处遣派贤能第巴，将唐古忒人等之乌拉牛预先聚集于喀喇乌苏地方，俟其抵达，妥加驮载进藏。抵藏之后，其喂养官兵骑至马畜所需草料、柴薪，均照现在驻防官兵支取草料、柴薪之例，逐月供给。等因议定。颇罗鼐又告臣称，我仰承圣恩至深至重，毫无报称，请准将此等备办米面、牛只、草料、柴薪，如同我为大皇帝效力，情愿捐助官兵。等语。臣窃思，颇罗鼐感激皇上隆恩，笃志报效，然此备办米石等物，系为官兵之公差所备，理应动项拨给银两。乌拉牛之雇价银，草料、柴薪之价银，原有定数，俟至彼时，共用几何，由将军乌赫图、副都统巴灵阿处如数拨给郡王颇罗鼐。俟有旨下，钦遵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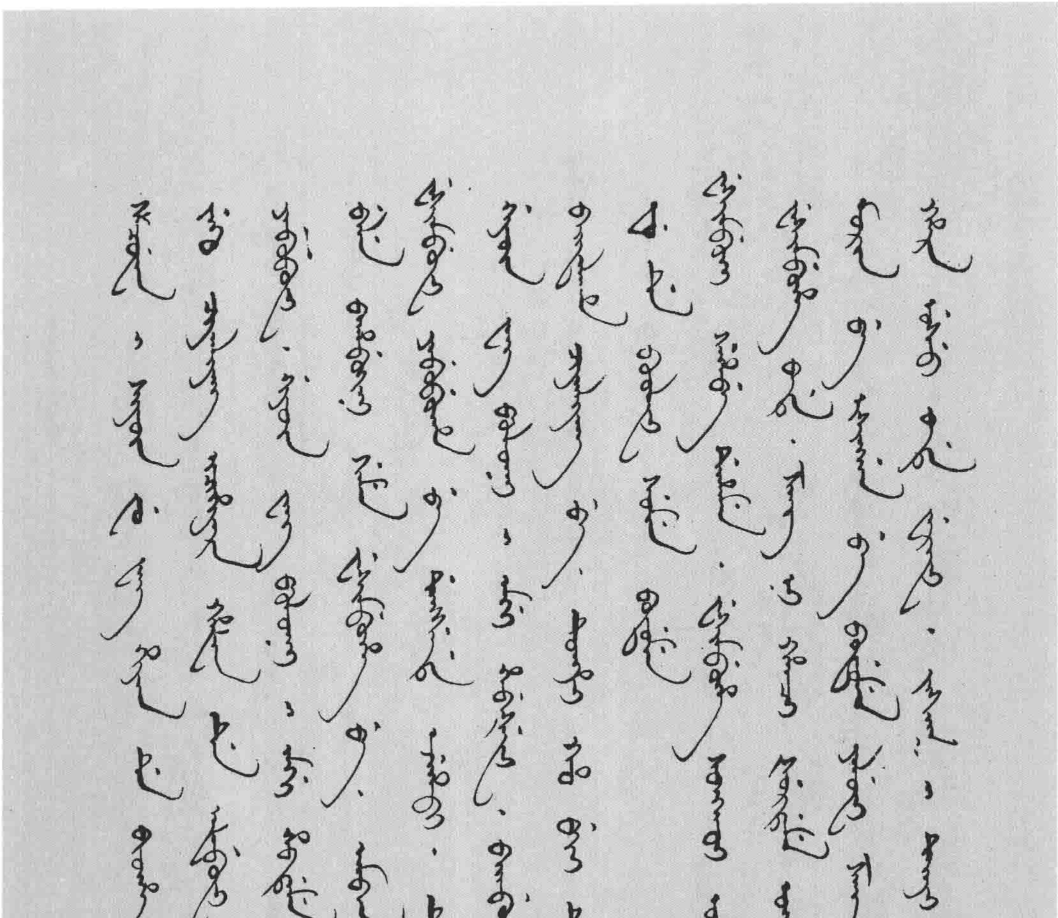
为此谨奏。请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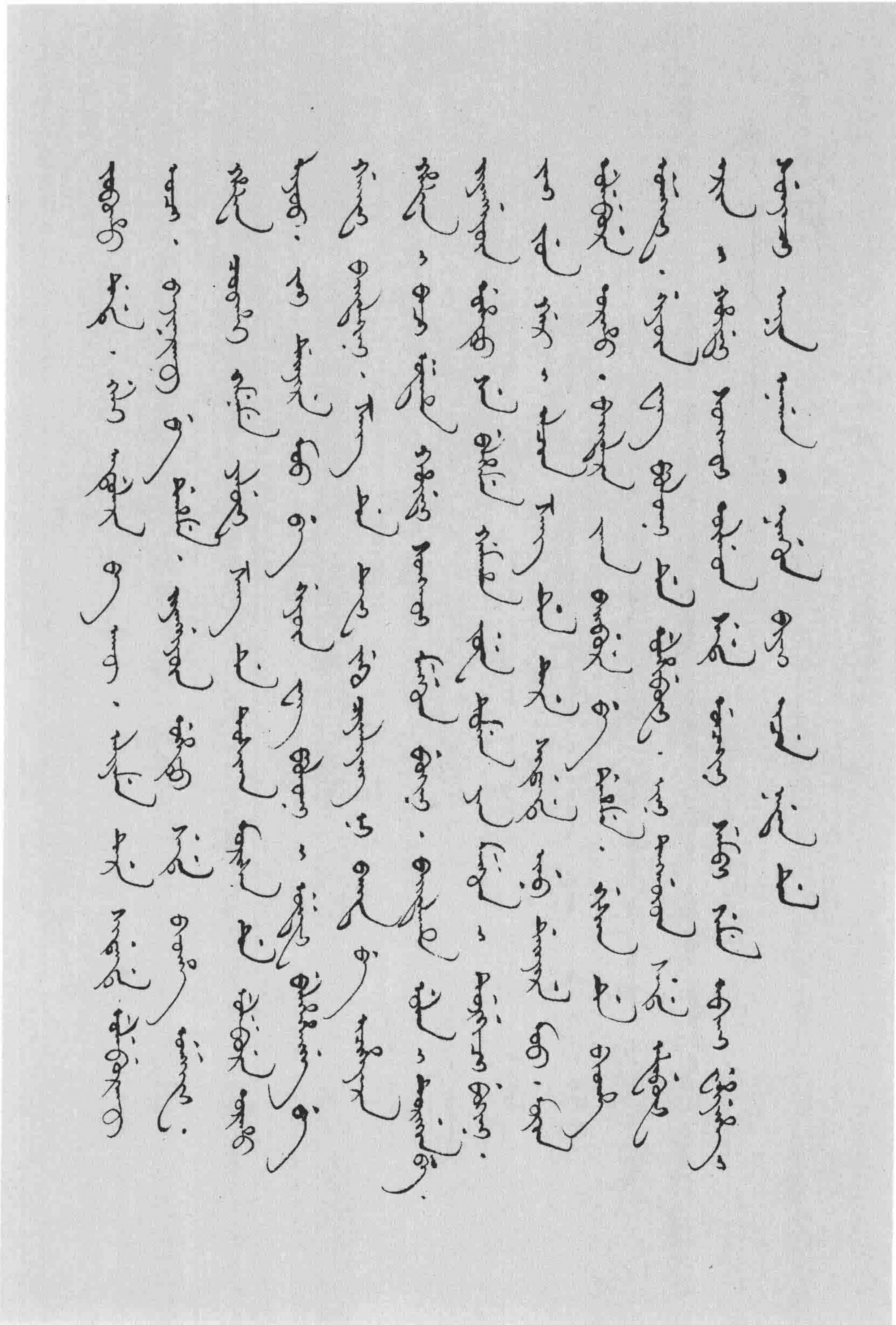
乾隆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著军机大臣等议奏。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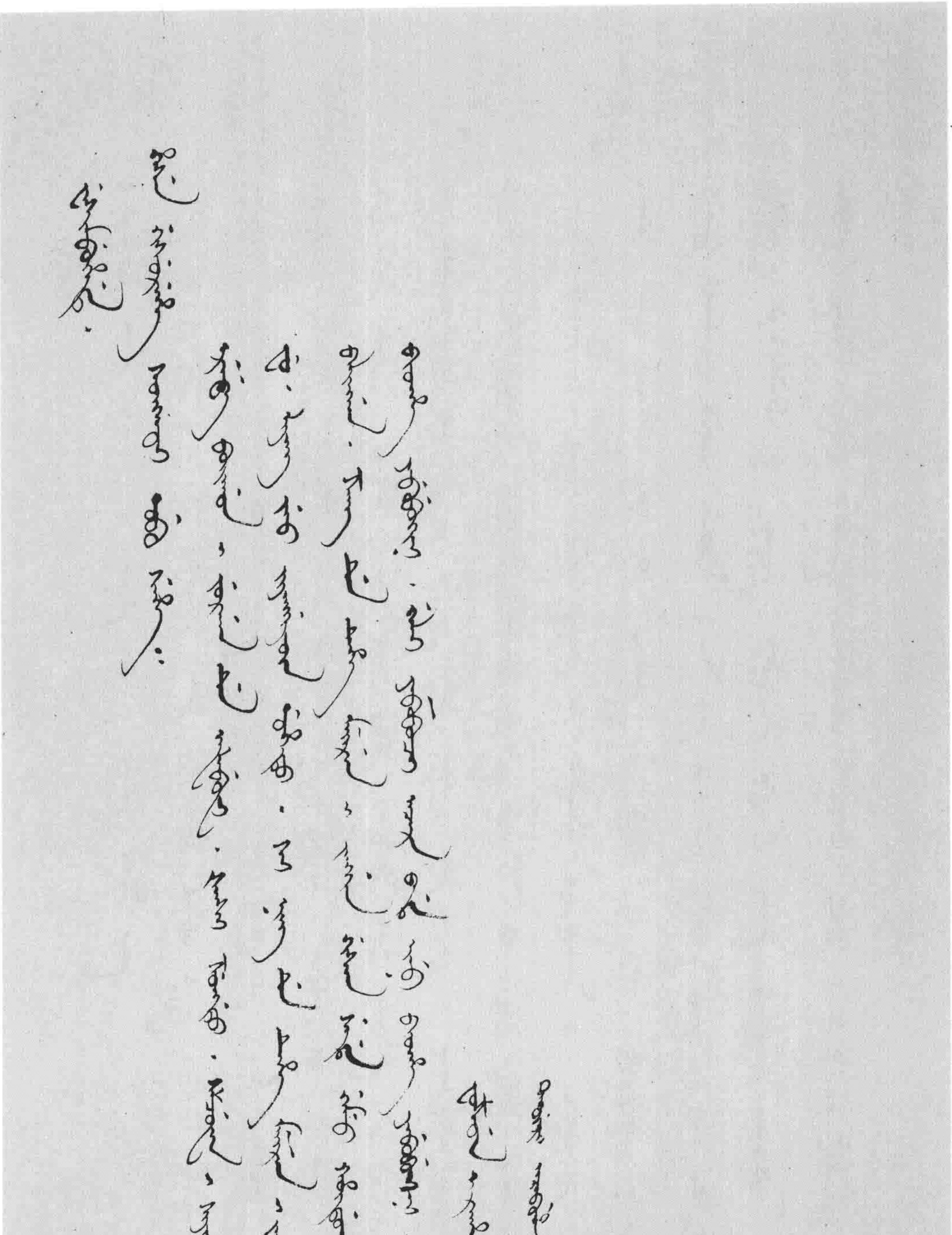
三、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照请办理护送准噶尔人等入藏官兵口米片











档号03-1741-1-03

3.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照请办理护送准噶尔人等入藏官兵口米片

乾隆五年闰六月初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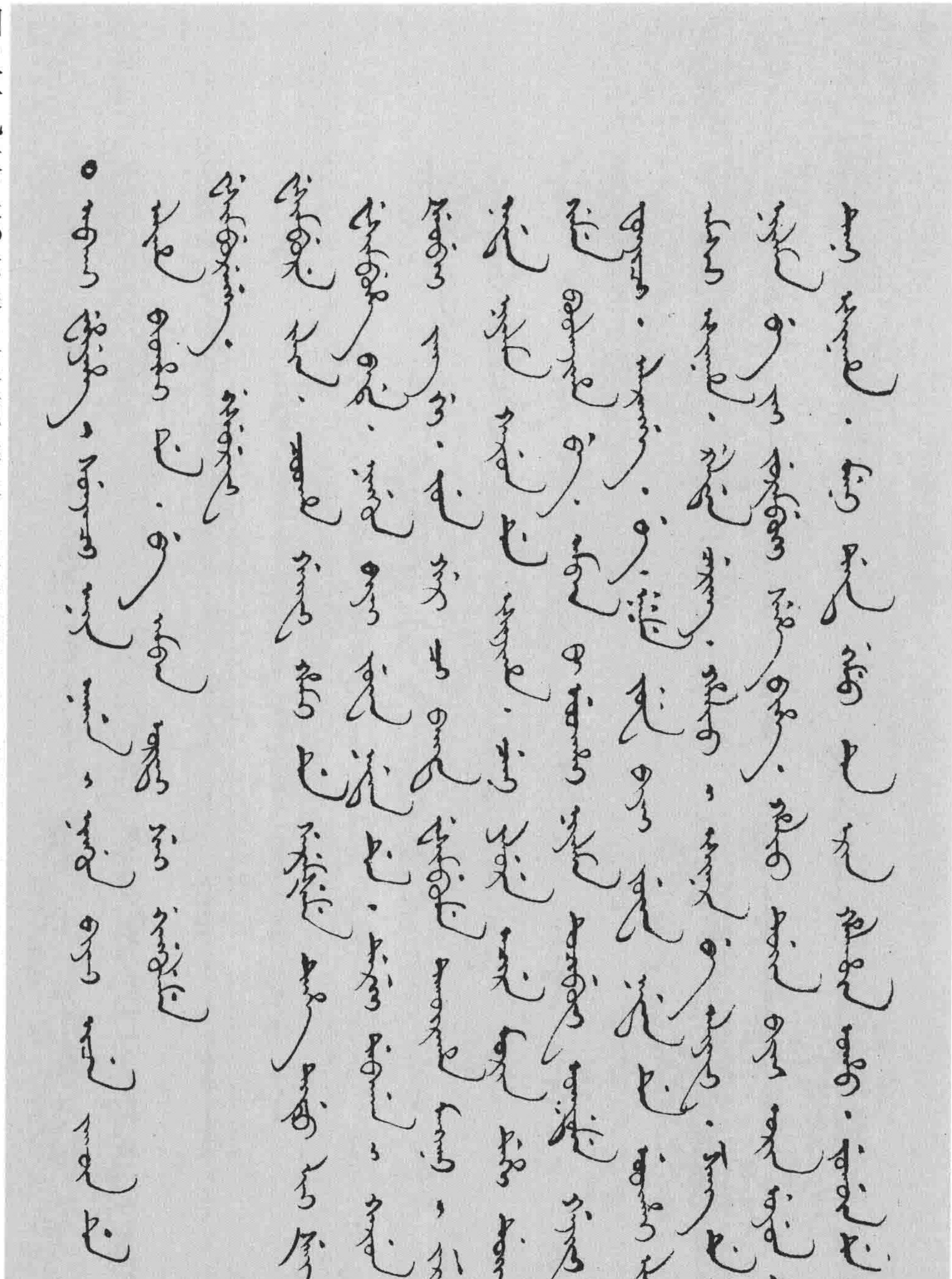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据副都统纪山奏称，计拨给护送来藏熬茶使臣等官兵之口米，需一千四百九十四石。将此与郡王颇罗鼐商议，照时价采买，所用钱粮，交付同知霍沛，禀报四川巡抚销算。再，藏地附近无处牧放，亦无柴薪，官兵之马畜，计其足敷骑至入藏外，其余马驼，均留于喀喇乌苏地方，遣派官兵交付颇罗鼐之子台吉珠密那木扎勒牧放；官兵之驮包，给予乌拉驮运；抵藏官兵骑至马畜，拨给草料、柴薪之处，据郡王颇罗鼐告称情愿捐助报效皇恩。既为公务备办物件，理应动项拨给，相应将乌拉牛雇价银，草料、柴薪之价钱，由将军乌赫图等如数支付。等因具奏。查得，原任总督鄂弥达奏称，护送使臣等之官兵，由东科尔赴藏时，支给四个月口米、八个月盐菜银。在藏及由藏返回之时所需口米，咨文四川巡抚方显，交付驻藏管理钱粮之官员，咨文驻藏副都统纪山，与郡王颇罗鼐商议办理，给予四个月口米。等因具奏。由臣等议复奏准在案。兹经副都统纪山与郡王颇罗鼐会商，拟将觅买所需米石、其用过钱粮交付同知霍沛具报该巡抚销算。相应照准所奏外，据纪山奏称，藏地附近无处牧放，官兵之马匹，计其足敷乘骑入藏，其余马畜，留于喀喇乌苏地方，交付扎萨克头等台吉珠密那木扎勒，派人牧放。其官兵带往驮包，交付乌拉驮载之处，均照其奏，咨文将军乌赫图等，照此办理可也。再，官兵在藏期间，所用草料、柴薪，虽有郡王颇罗鼐竭诚奋勉，情愿捐助，以报皇恩，然拨给官兵之物件，理应动拨钱粮支付，相应将郡王颇罗鼐请求捐赠官兵之柴薪、草料之处，毋庸议。又查得，原先驻藏官兵，本无拨给喂养马匹草料之例，惟此次护送使臣等之官兵乘骑入藏马匹，皆系远途劳顿，且又无处牧放，等候期间，若不喂养，似属不宜，相应咨文将军乌赫图等，将喂养官兵限量乘骑入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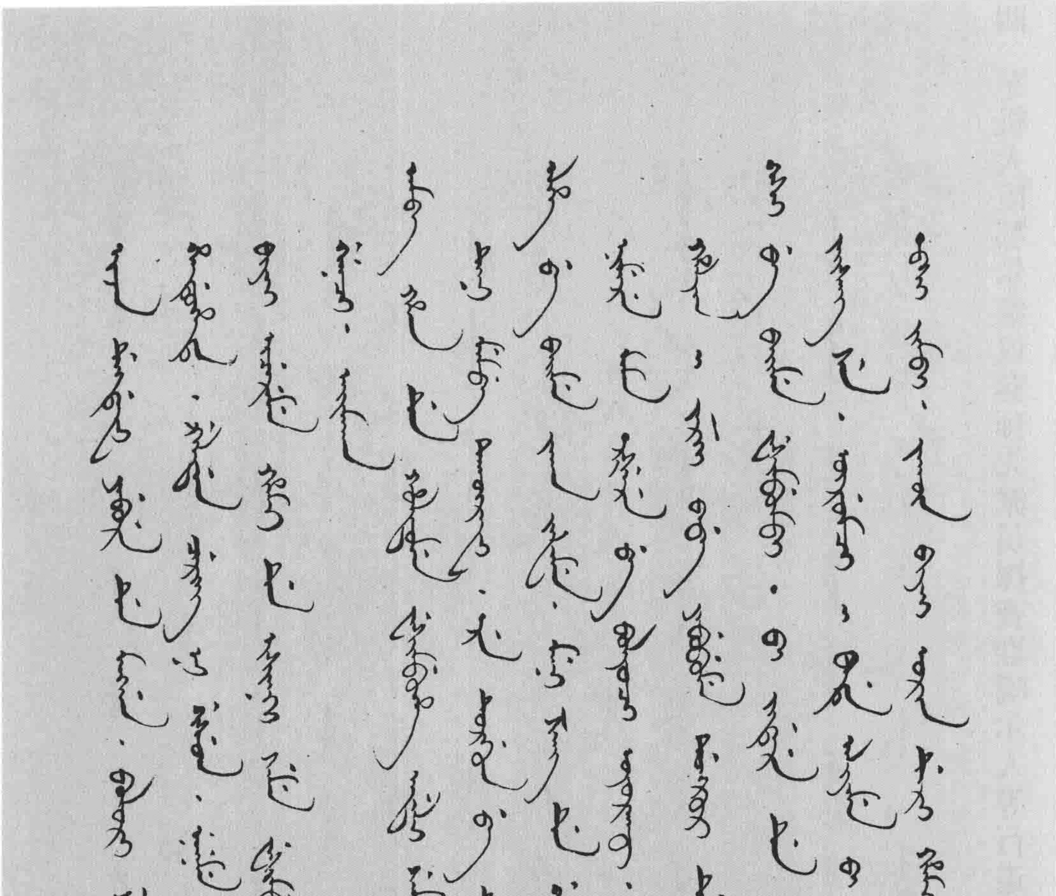
马匹所用草料及柴薪，调拨郡王颇罗鼐采办者使用，由驻藏办理钱粮事务官员按价支付银两。所用乌拉之雇价银，可由将军乌赫图等备往二万两银内支付。准噶尔使臣等在藏期间，亦需柴薪及喂养马匹之草料、使用物件等，相应咨文纪山，晓谕郡王颇罗鼐，嘱令唐古忒等按时价卖给厄鲁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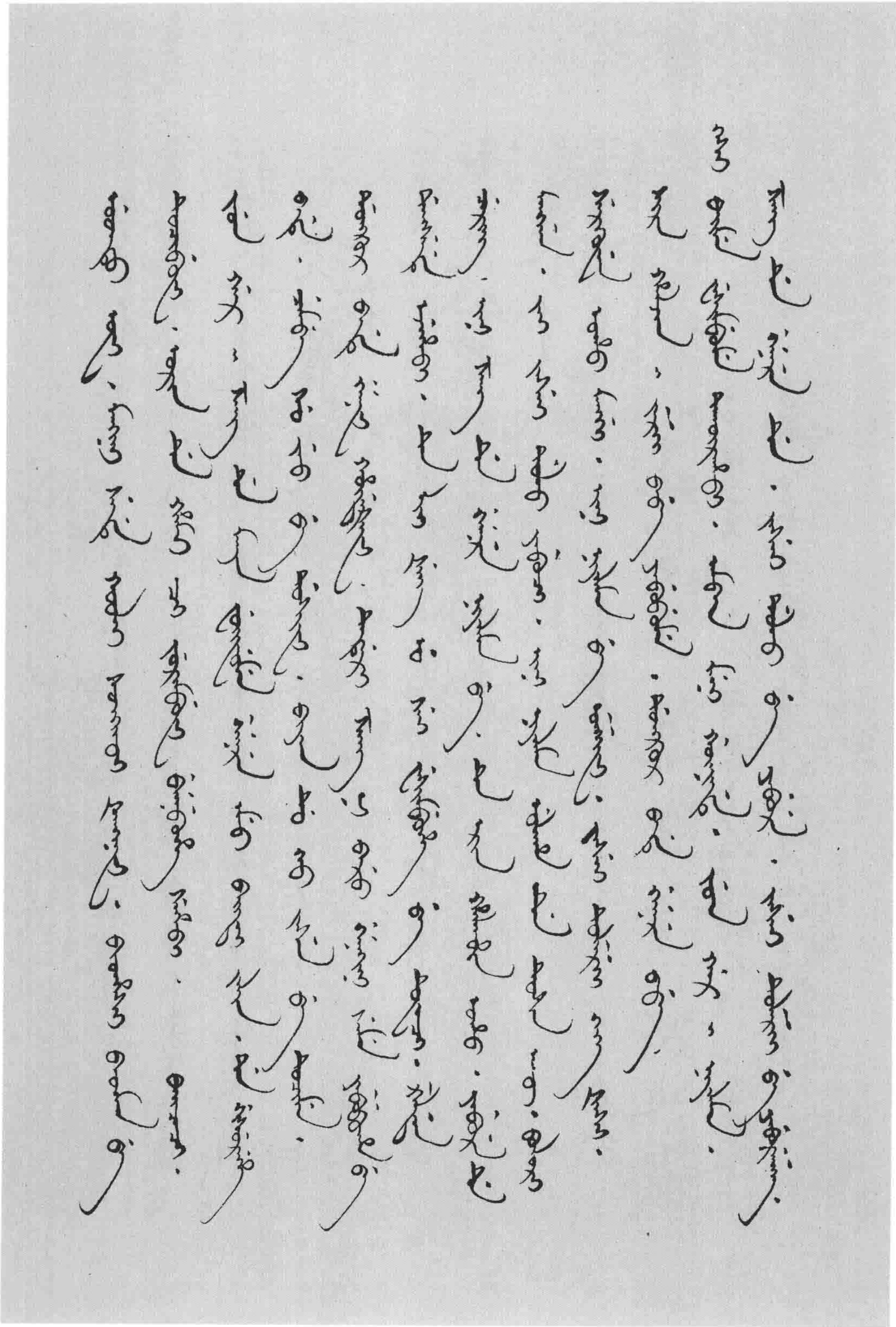
等因。乾隆五年闰六月初七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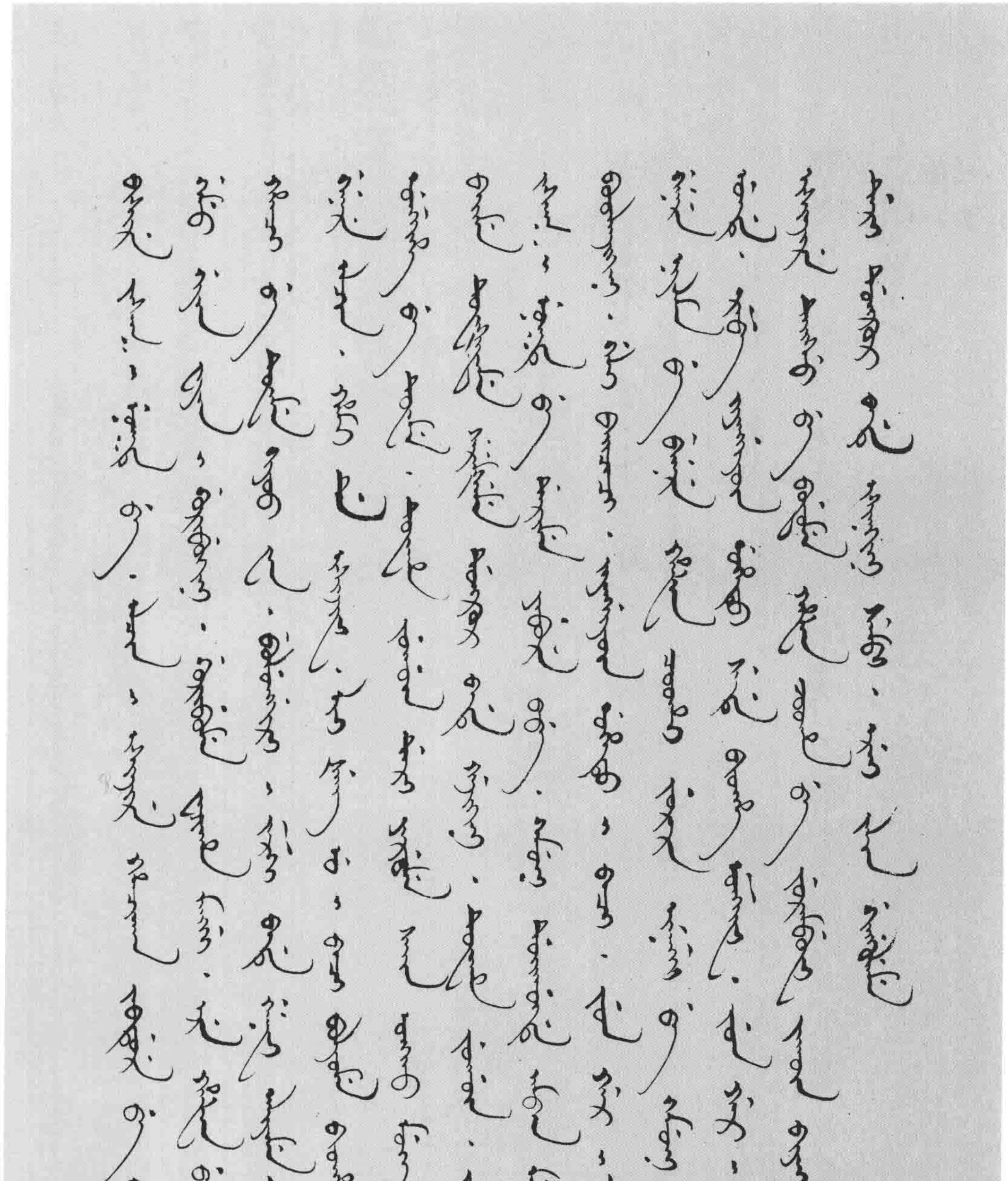
（将此交付户部，从速咨文陕西总督、四川巡抚、凉州将军乌赫图、驻西宁副都统巴灵阿、驻藏副都统纪山等。复有应行之处，亦咨文去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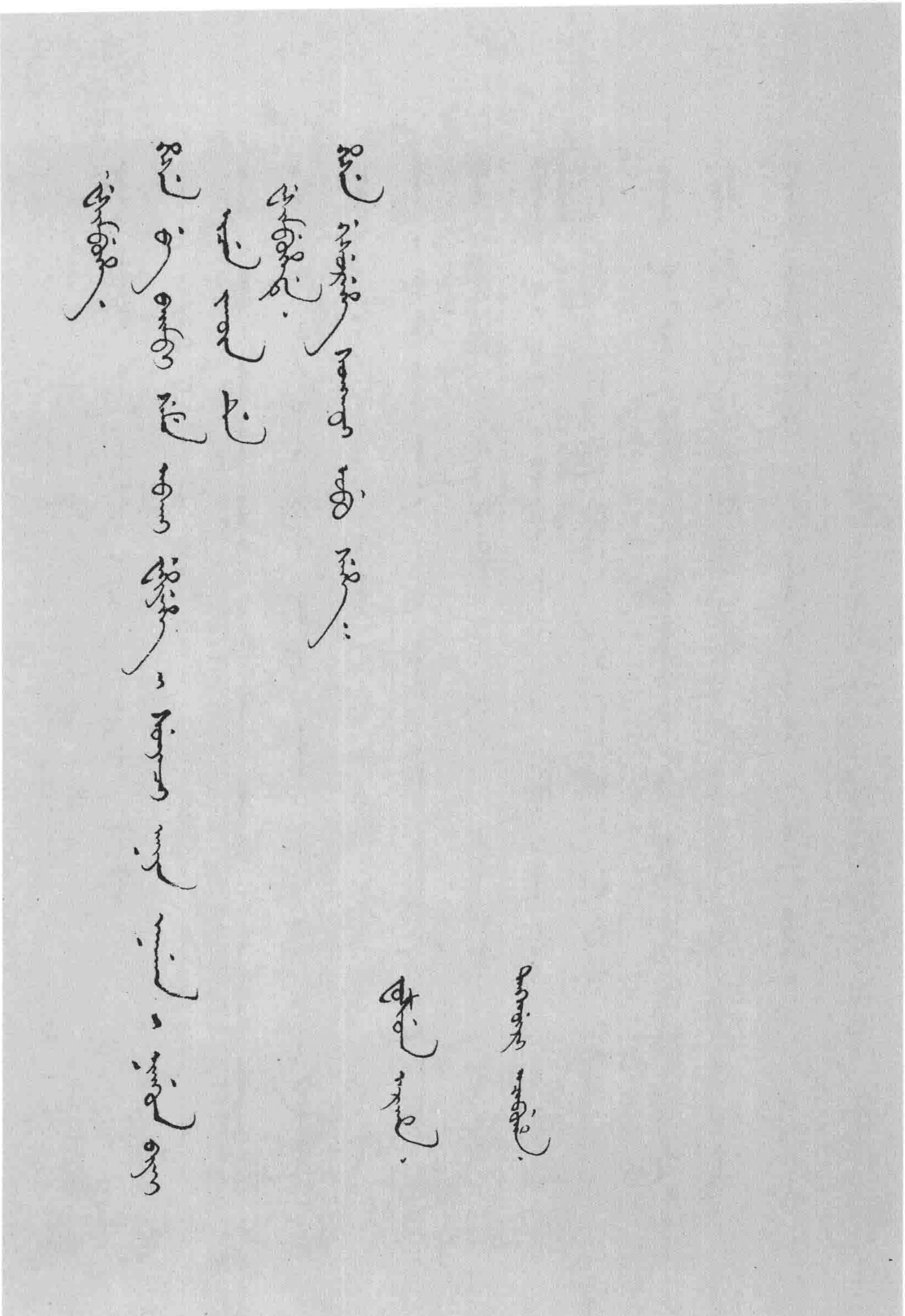
四、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预先派员探查准噶尔人等行走路线折











档号03-1741-1-04

4.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预先派员探查准噶尔人等行走路线折

乾隆五年闰六月初八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议奏事。

据带兵驻守哈密提督李绳武等奏称，六月十七日，据东岭驻卡守备张琪报称，准噶尔派往奏事莽鼐等七人抵达卡伦，其骑驮马有四十四匹。等因来报。臣等当即派人迎至询问。据告称，我等前于二月十七日即行返抵伊犁，噶尔丹策零原拟俟至哈柳抵达，再令进藏人等起程。哈柳于四月二十九日方抵，我等头目皆以而今时令转暖，路途蚊蝇孳生，不便行走，拟俟秋凉再去。噶尔丹策零称，先前曾奏称前往熬茶之人于四月初抵达哈密，兹又入秋方至，犹如诳讹大皇帝。等因屡加告请，始方遣至我等陈告此情，请安贡物，我等之进藏人等行经口内，难免患病出痘，恳恩准由口外可可沙西、希喇哈尔占等地行至东科尔。我来时，我等前往熬茶之齐默特斋桑等，正在乌鲁木齐地方等候，等我返回，即奔此而来，可于八月二十日之后抵达哈密。等语。是故，照例赏赐莽鼐等，遣派笔帖式巴特曼，于二十日自哈密起程送往。等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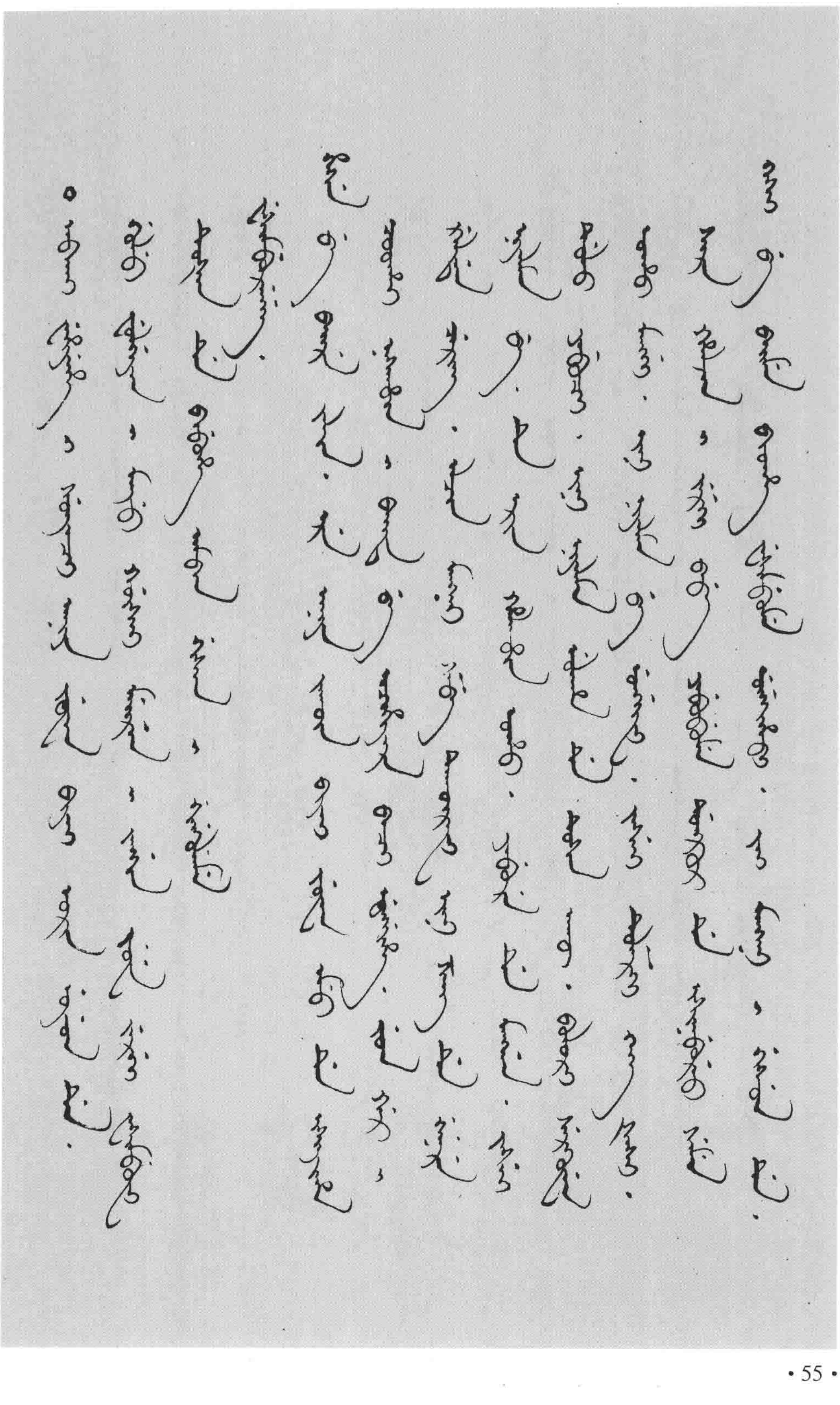
查得，为准噶尔进藏熬茶一事，原议得，准令彼等由肃州进入，出边都口，前往东科尔地方交易，由彼赴藏。等因准行在案。兹观李绳武等所奏，噶尔丹策零将其赴藏人等，以今天气转暖，不便行走，并以行经口内，于其人畜无益，派人奏请俟至秋凉，再遣其人，由口外可可沙西、希喇哈尔占等地行走，前往东科尔地方。臣等窃思，准噶尔之人赴藏，无论从口内行走或从口外行走，毕竟均于东科尔地方交易完毕再往前行。由口外而行，虽行经青海扎萨克游牧，彼等由东科尔地方贸易完毕，往前行经青海游牧时，亦需迁移扎萨克游牧。兹噶尔丹策零特为此故派人奏请施恩，相应俟使臣莽鼐等抵达，阅过噶尔丹策零之奏书，照其所请准由口外可可沙西、希喇哈尔占等地而行。其先期迁移蒙古

等游牧、探查行走路线之处，理应预为办理，相应咨文副都统巴灵阿、驻西宁办事副都统莽鹄赉，由彼等会同遣派官弁，仔细勘查可可沙西、希喇哈尔占等路，将周围所有游牧，计使臣等将抵，妥善迁移。迁移之后，命此等官弁由彼就近前往乔湾、布隆吉里等处等候。俟赴藏使臣抵达哈密，李绳武提前咨文，由所探之路导引，寻觅水草之地，伴送至东科尔地方。其探得道路及由何处行经扎萨克游牧之处，仍令预先禀报臣等。又查得，将军乌赫图尚未报来护送准噶尔进藏人等官兵起程日期，拟将此咨文将军乌赫图等，计准噶尔人等将至，遣令官兵起程，约于八月二十日行抵东科尔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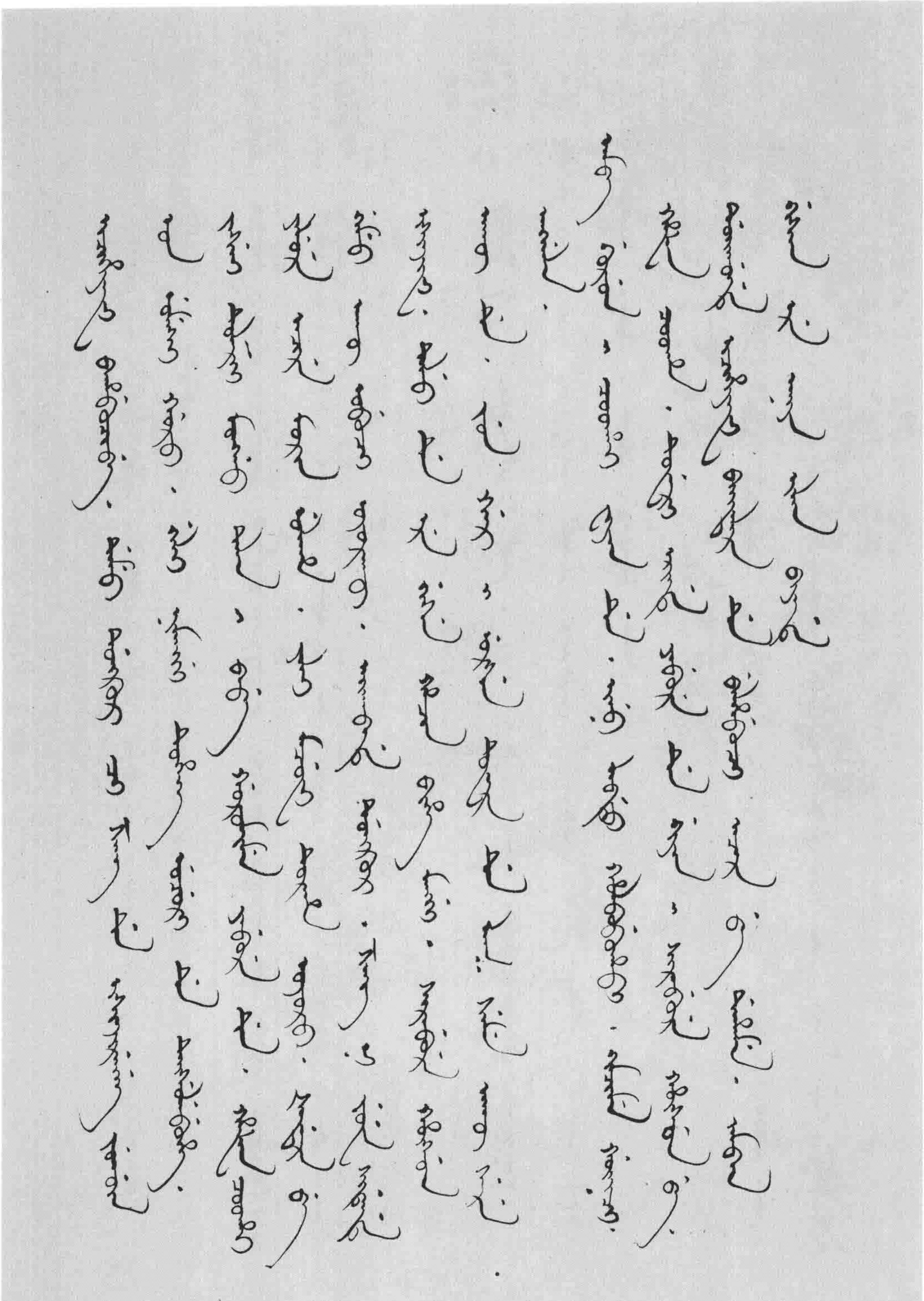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五年闰六月初八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五、驻藏大臣纪山奏报那克树番众情愿为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备办牲畜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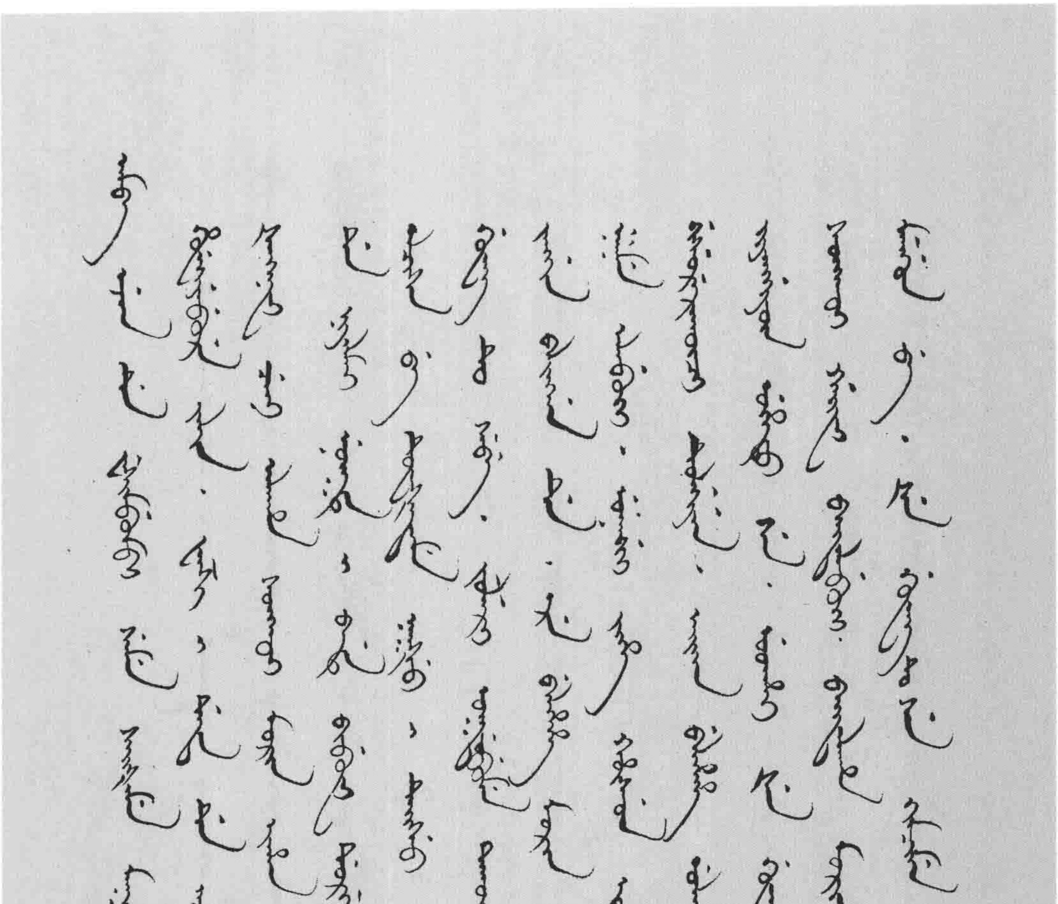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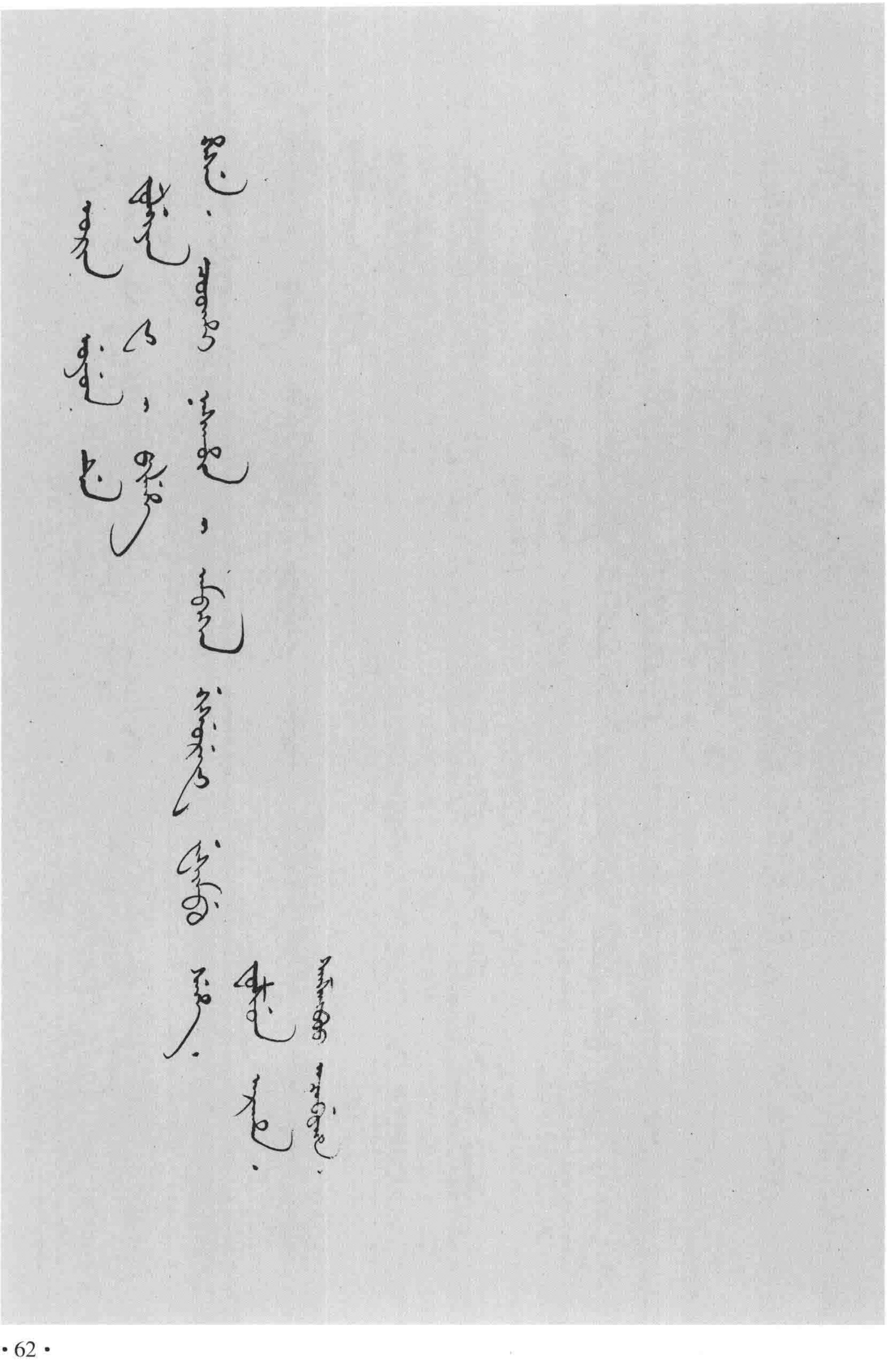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1-1-05

5.驻藏大臣纪山奏报那克树番众情愿为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备办牲畜折

乾隆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降二级留任臣纪山等谨奏，为请旨事。

本年八月十一日，接奉军机处咨文内称，准噶尔之噶尔丹策零，派使臣莽鼐等，以其赴藏人等兹因天热，不便行走，若从口内行走，与其人畜无益，俟至秋凉，再遣其人，行经口外可可沙西、希喇哈尔占等地，前往东科尔地方。等因奏请恩准。又据莽鼐称，彼等派往熬茶之斋桑齐默特等，在乌鲁木齐地方等候，俟彼返回，即行东行，约于八月二十日抵达哈密。等情具奏，咨文臣纪山前来。查得，前曾称准噶尔赴藏之三百人，于本年四月抵达哈密。兹观噶尔丹策零派使臣莽鼐，以其遣往进藏斋桑齐默特等约于八月二十日抵达哈密，请准行经口外可可沙西、希喇哈尔占等地前往东科尔。等因具奏。起程赴藏之日尚属遥远，适逢冬季寒冷时节，护送官兵，拨给之马畜等物，虽属充裕，惟东科尔至藏，路途迥远，又系降雪时节，远涉蒙古野外地方，官兵之骑驮马畜，掉膘疲惫，在所难免。倘若行至东科尔、藏地之间，设或遇有此等情形，无所后援，不仅有碍准噶尔人等观瞻，于大国军容，亦大有关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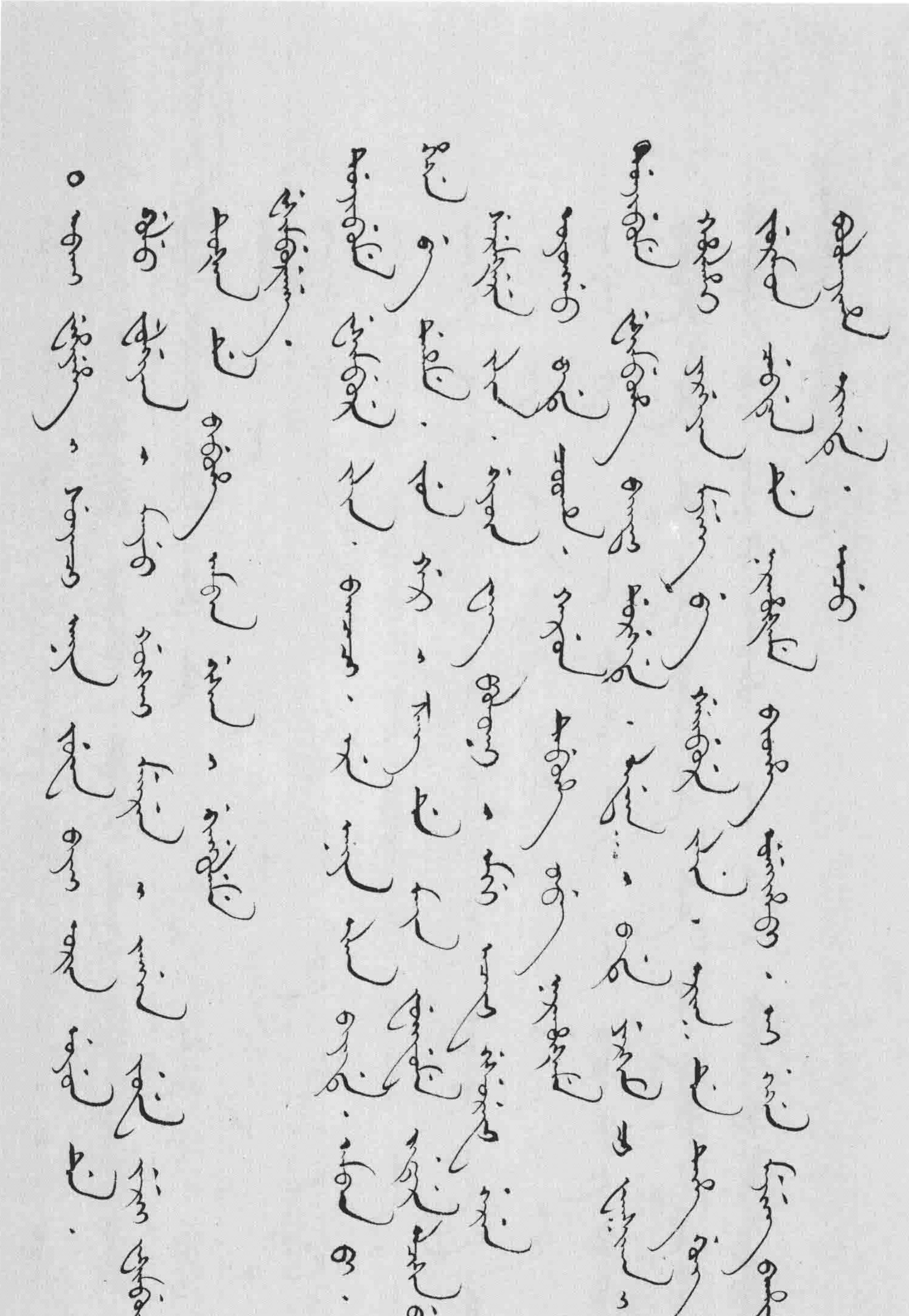
窃思，官兵既于冬季行走，宜将接济物项预先办理，以备使用。相应臣纪山于本年三月奏准，密饬遣往那克树地方驻守之千总石广途、第巴果毕帕克汝，向那克树等三十九族番众，自百户、百长直至黎民，开示圣上豢养彼等之隆恩。嘱令备办马牛羊之时，番众会同告称，我等本系散落之众，承蒙大皇帝施恩，收拢我等，拨地安置，隶为属民以来，我等全然不需应差，安逸数载，牲畜日繁，兹仰赖皇恩，户户宽裕，毫无报称，内地官兵途经我处，倘若需用马牛羊，兹我各部番众，共有四千九百八十六户，我等情愿每五户备马一匹、牛二头，每户备羊三只，均由原主喂养，需用之时即行拨出。等因。千总石广途等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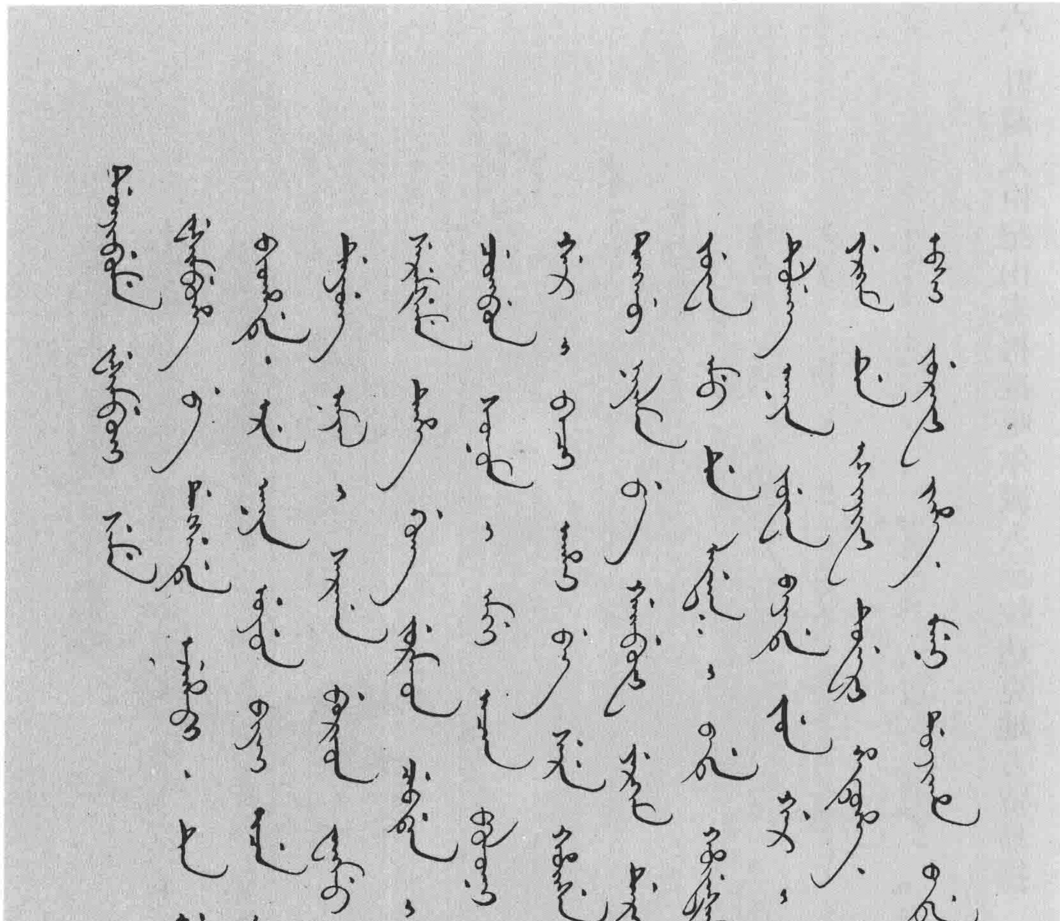
前来。臣纪山咨文番子之百户、百长等嘉勉曰，尔等感戴圣主多年豢养隆恩，虔心如此备办，诚属恭顺至极。本大臣定将尔等此等奋勉之处，奏报大皇帝。等语。并为鼓励，酌赏番子头目等以物件，照其所告，将马牛羊均留于原主之游牧地方暗中备办，计官兵等护送使臣等将抵那克树附近，派石广途等往迎，先行告知将军乌赫图、副都统巴灵阿以此等备办马牛羊之情形，诚然来势尚可维持，不需接济，则毋庸置疑外，倘若需用所备牲畜，即由将军乌赫图等交付石广途如数取用。所用马牛羊之价银，由石广途等查明记录。此项银两，或由将军乌赫图等处，向取用牲畜之官兵如数收取银两，拨给出售牲畜之番众，或由臣纪山处，动拨藏内所存兵饷如数拨给奏销之处，臣纪山不便擅自定夺，相应请圣主明鉴，颁降训谕，遵照施行。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朱批：著军机大臣等议奏。钦此。

六、驻藏大臣纪山奏报准噶尔派人至拉达克地方贸易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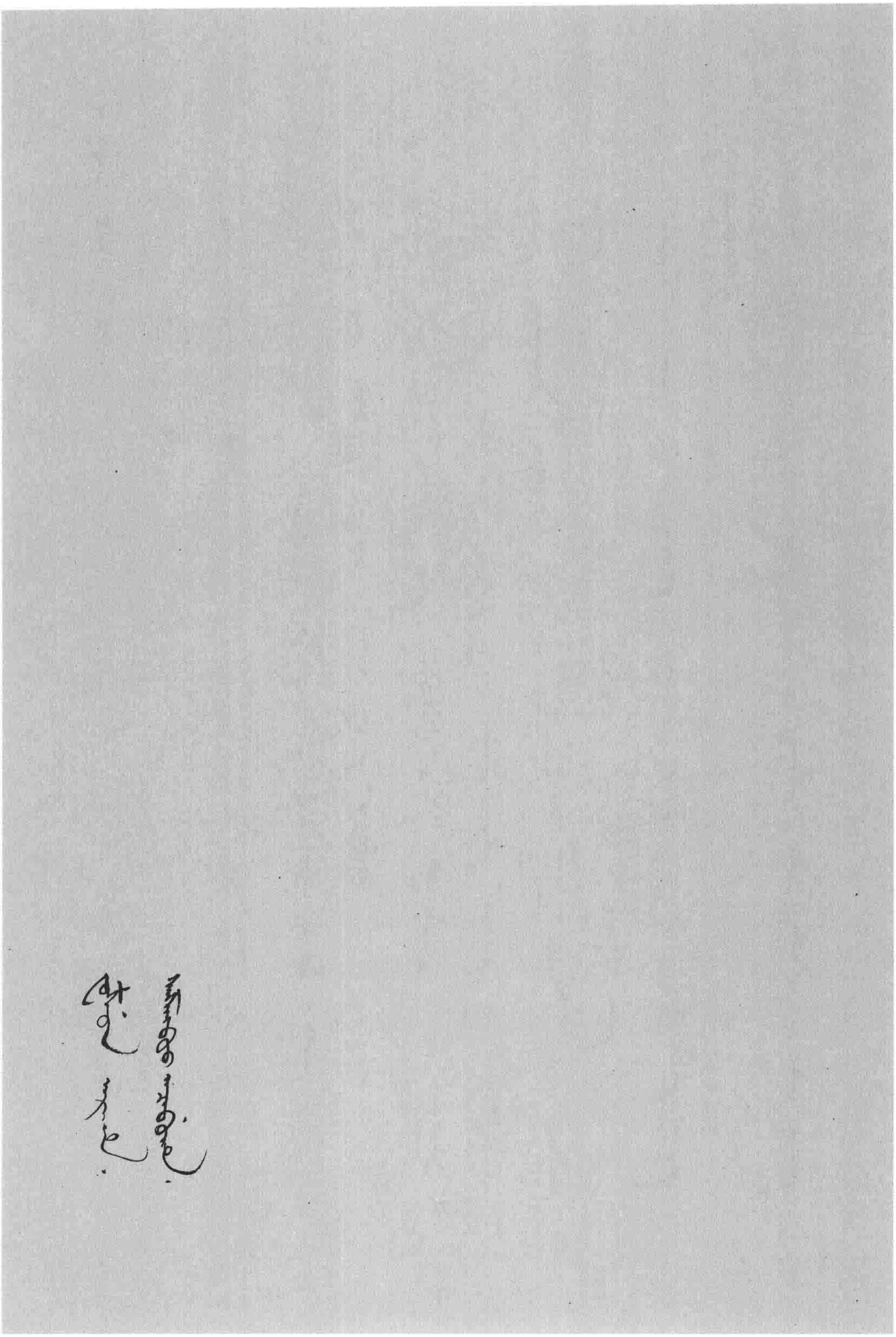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1-1-06

6.驻藏大臣纪山奏报
准噶尔派人至拉达克地方贸易折

乾隆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降二级留任臣纪山等谨奏，为奏闻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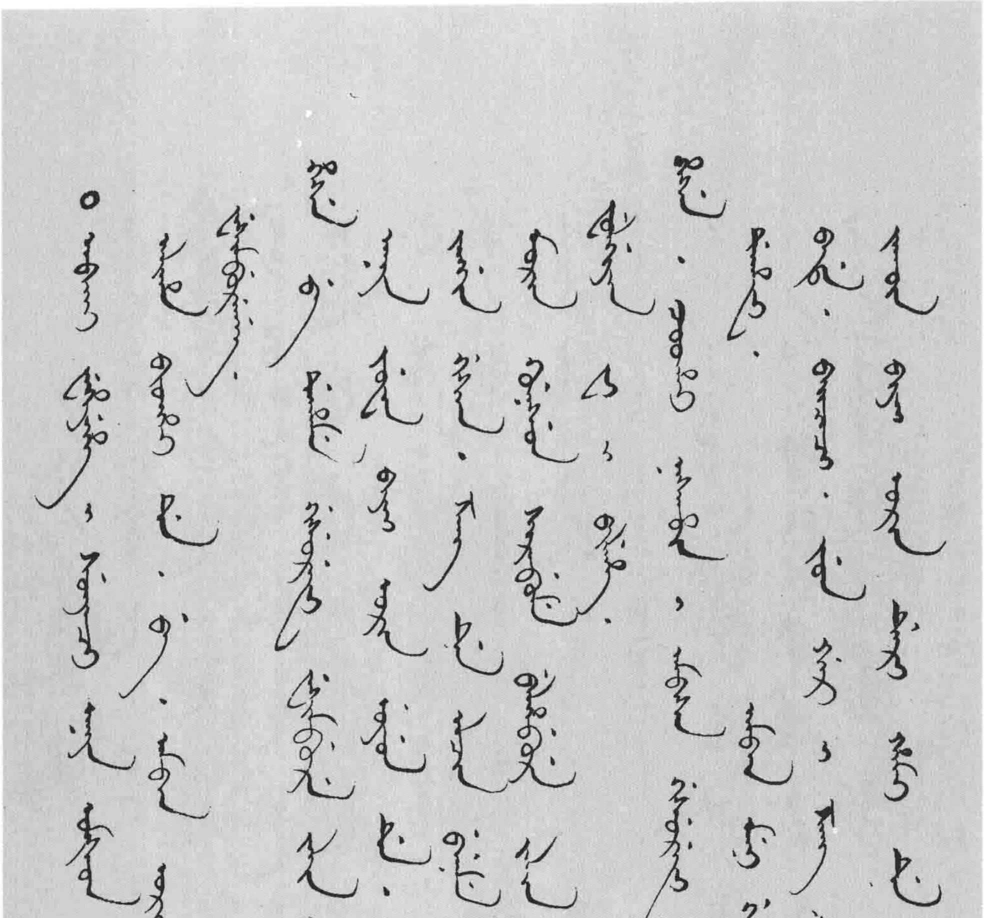
查得，本年三月，臣为遵旨防范准噶尔赴藏熬茶之使臣等，会同郡王颇罗鼐商议，于各要隘驻兵设卡之处，详密奏闻。案内称，为从拉达克地方由叶尔羌巧取贼之实信，已密行驻阿里克公珠尔默特车布登。有何消息，来报之时另行奏闻。等因具奏在案。兹郡王颇罗鼐呈文内称，本年九月初二日，原拉达克汗德永那木扎勒之妻布里特旺姆，会同带兵驻守阿里克之公珠尔默特车布登派往探信之崇奔索诺木禀报颇罗鼐称，准噶尔地方以名阿亥伯克之回子为首，带二十帐一百人，由叶尔羌而行，于本年七月十一日至拉达克地方贸易。据告称，我等去年十月自准噶尔之伊犁游牧起程，至叶尔羌过冬，雪融之后，始方起程至此。我等闻得，额讷特克克之巴扎汗，与额林之巴扎汗彼此交恶构衅，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特命我等佯作贸易，乘便打探彼等谁输谁赢，回返具报。等语。又称其准噶尔人等与哈萨克、土尔扈特及大国，现皆和好，并不交恶，将其一名噶伦斋桑于去年派往内地，返回之后，八月间以喇嘛名绰萨克巴之人为首，带千驼之驮包，拟遣往西藏送布彦，尚整备千驼驮包，拟派往内地。再，所以赴藏送布彦，缘在策妄阿喇布坦故后，噶尔丹策零将其贼兵派往额尔德尼昭等地，均未成事，而况今其准噶尔游牧所有人畜，灾疾频仍。为此经祈请大皇帝，前往西藏送布彦修好事，以释罪愆外，并无如前肇启事端、兵戈相交之事。等因相告。并告称准噶尔地方以名素希伯克之人为首，带八帐五十人，亦相继至拉达克地方贸易。据告称，准噶尔六千名兵丁，去往哈萨克交战，准噶尔战败。其兵败之处，瞒于其众。赴藏念经使臣，已从准噶尔游牧起程，并拟派使请大皇帝安，整备携至内地贸易之千驼驮包。等语。惟准噶尔人等极为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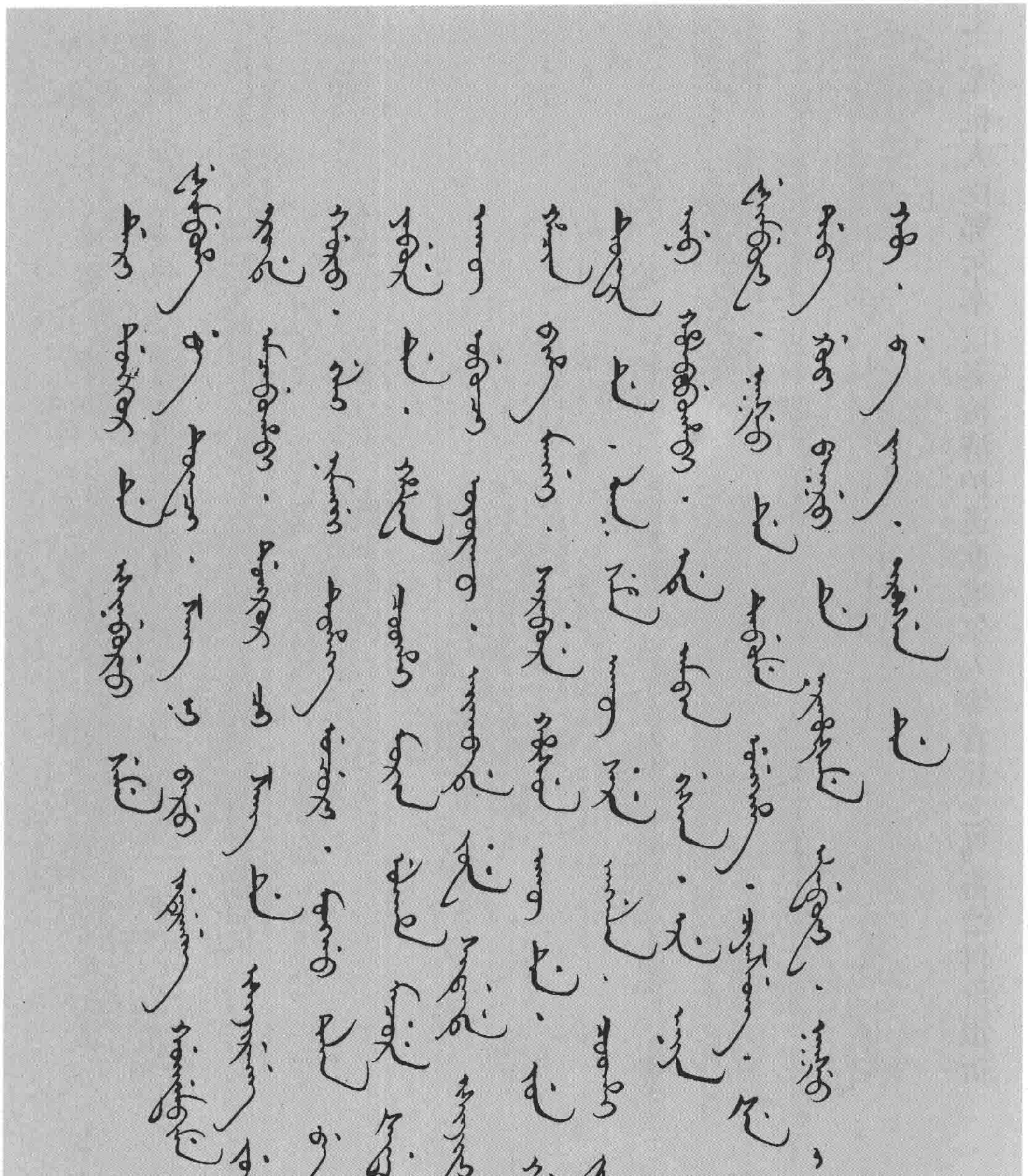
诈，阿亥伯克、素希伯克所告之言，其真伪难辨，相应请尔郡王留意。等因来报。是故，呈报大臣。等因。

为此谨具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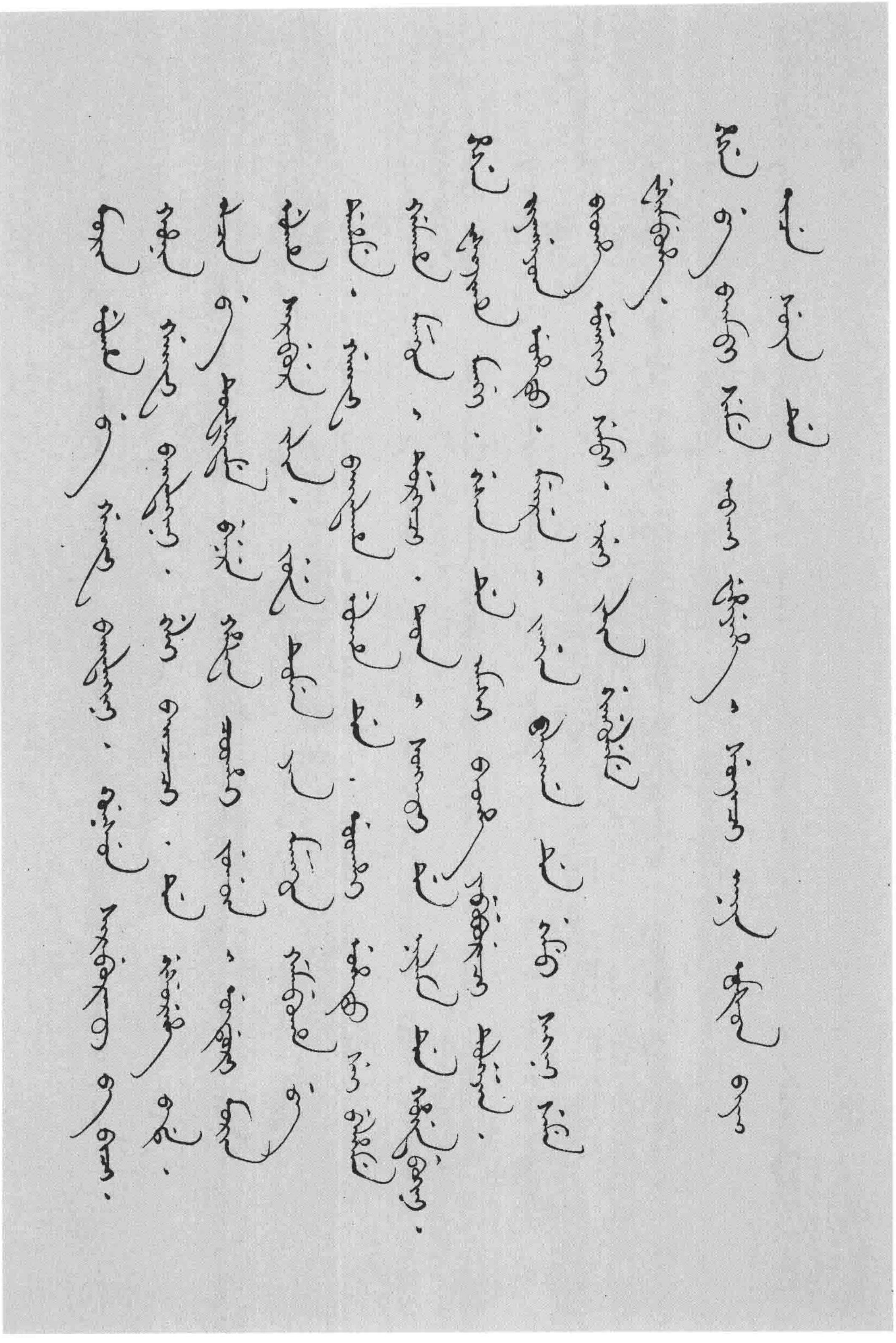
等因，乾隆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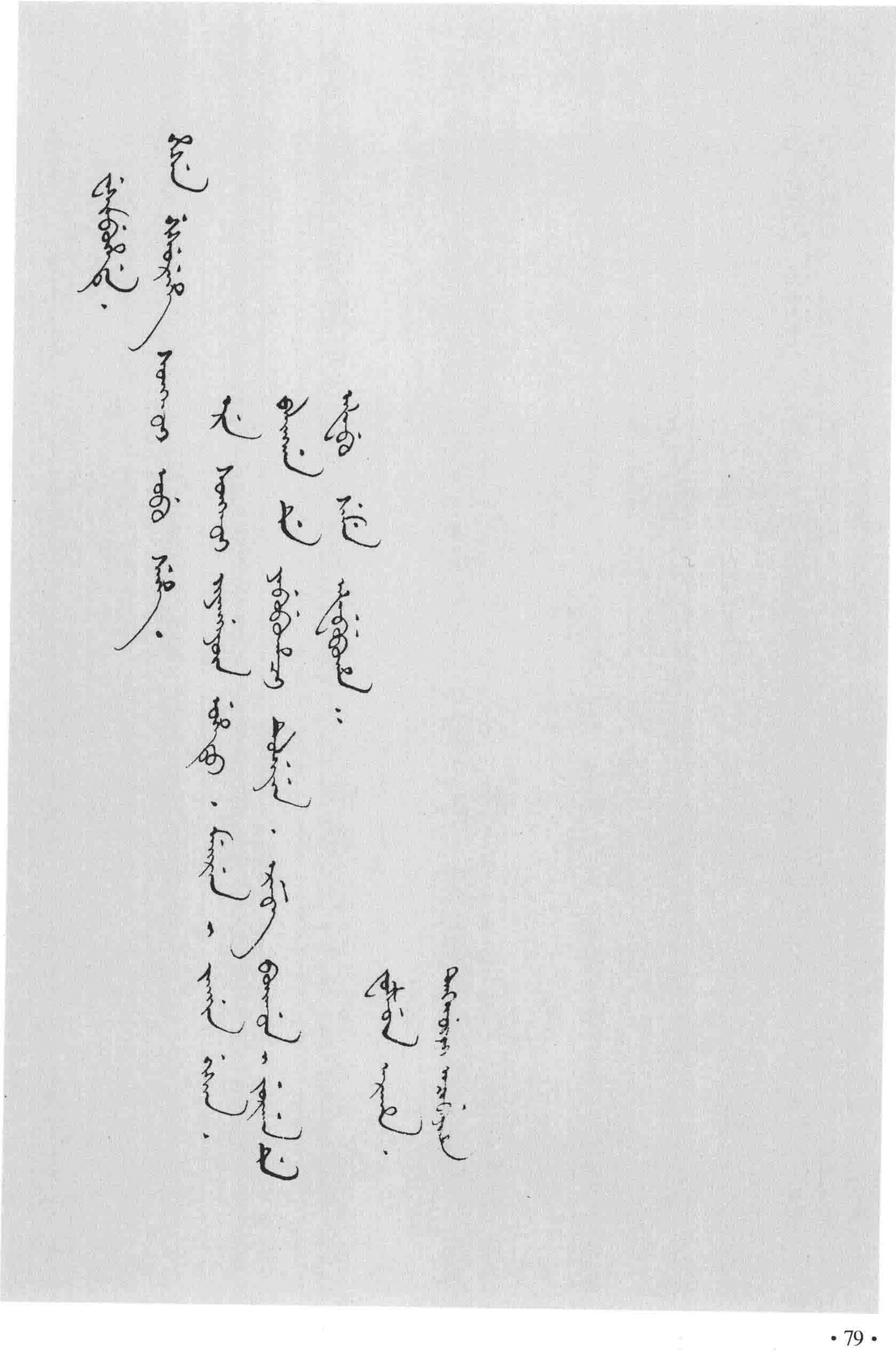
七、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接济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之马畜给付价银折





[illegible]





档号03-1741-1-07

7.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接济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之马畜给付价银折

乾隆五年十一月初五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乾隆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驻藏副都统纪山具奏接济护送使臣至藏官兵马匹口粮之折，奉朱批：著军机大臣等议奏。钦此。钦遵。臣等议得，据纪山奏称，查得，据奏准噶尔来藏之人，约于八月二十日抵达哈密，请准行经口外至东科尔。以此观之，起程来藏，为期遥远，且逢天寒。东科尔至藏，路途迴远，又系降雪时节，远涉蒙古野外地方，官兵之骑驮马畜，掉膘疲惫，在所难免。倘若行至其间，遇有此等情形，无所后援，不仅有碍准噶尔人等观瞻，亦关乎军容。故经臣纪山于本年奏准，密饬遣往那克树地方驻守之千总石广途、第巴果毕帕克汝，向那克树番众之百户、百长及黎民等，晓谕皇恩，命备马畜之时，番众各皆感戴皇恩，经共同商议，告称，内地兵丁途经我处，倘若需用牲畜，兹我各部番众，共有四千九百八十六户，令每五户备马一匹、牛二头、每户备羊三只，按需调拨。等因相告。等情转报前来。臣纪山咨文嘉勉番子之百户、百长等，照其所告，将马牛羊均留于原主之游牧地方暗中备办，俟官兵等护送使臣等将抵那克树附近，派千总石广途等往迎，将其缘由告知将军乌赫图，诚然来势尚可维持，则毋庸置疑外，倘有需用牲畜事项，将军乌赫图等即交付石广途如数取用。所用马牛羊之价银，由石广途等明白记录，其银两，或由将军乌赫图等处，向取用牲畜之官兵如数收取银两，转发给番众，或由臣纪山处，动拨藏内所存兵饷如数拨给奏销之处，谨请裁定。等因具奏。

查得，据准噶尔使臣莽鼐前来告称，其赴藏熬茶之人，在乌鲁木齐地方居住，约于八月二十日抵达哈密。今观毫无消息，或系噶尔丹策零将送往西藏布彦之物件，尚未向众鄂托克搜集齐全，或系其邻邦启有战事，故而耽搁，亦未

可料。准噶尔赴藏人等，无论本年来或来年至，在途接济我等护送官兵之马畜，理宜预先备办，相应准照纪山所奏，于我等之官兵抵达那克树之前，预先派人前往迎接，询问将军乌赫图、副都统巴灵阿，官兵之马畜，倘有疲惫羸瘦者，则取番众所备马畜使用；倘有口粮不继之处，则取羊只使用。又查得，原议得，为沿途接济护送使臣官兵以马畜，带往银二万两，相应凡取用牲畜，即由乌赫图等备带银两内如数付给原主以价银。俟有旨下，除咨复纪山之外，拟咨文知照将军乌赫图、副都统巴灵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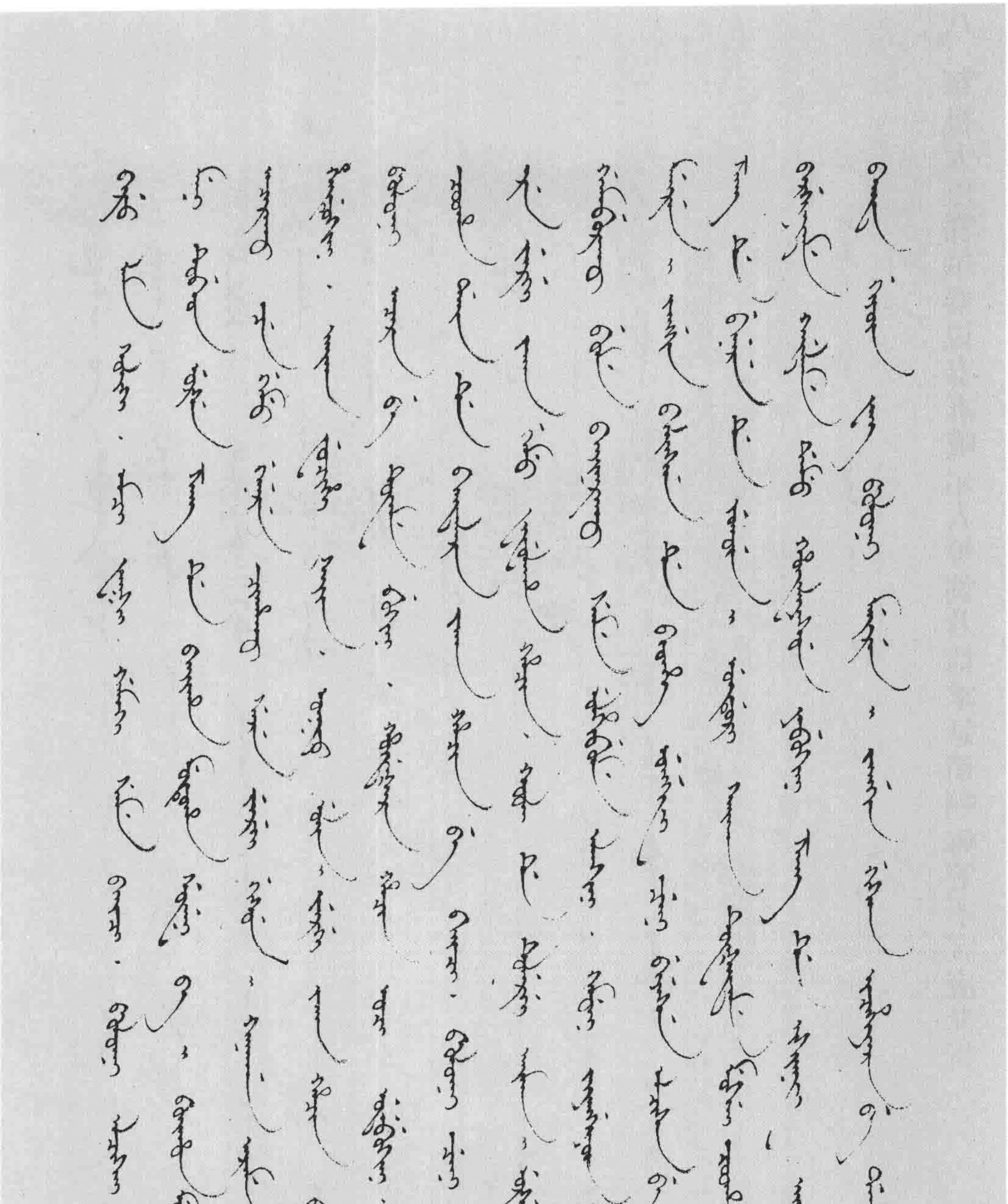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五年十一月初五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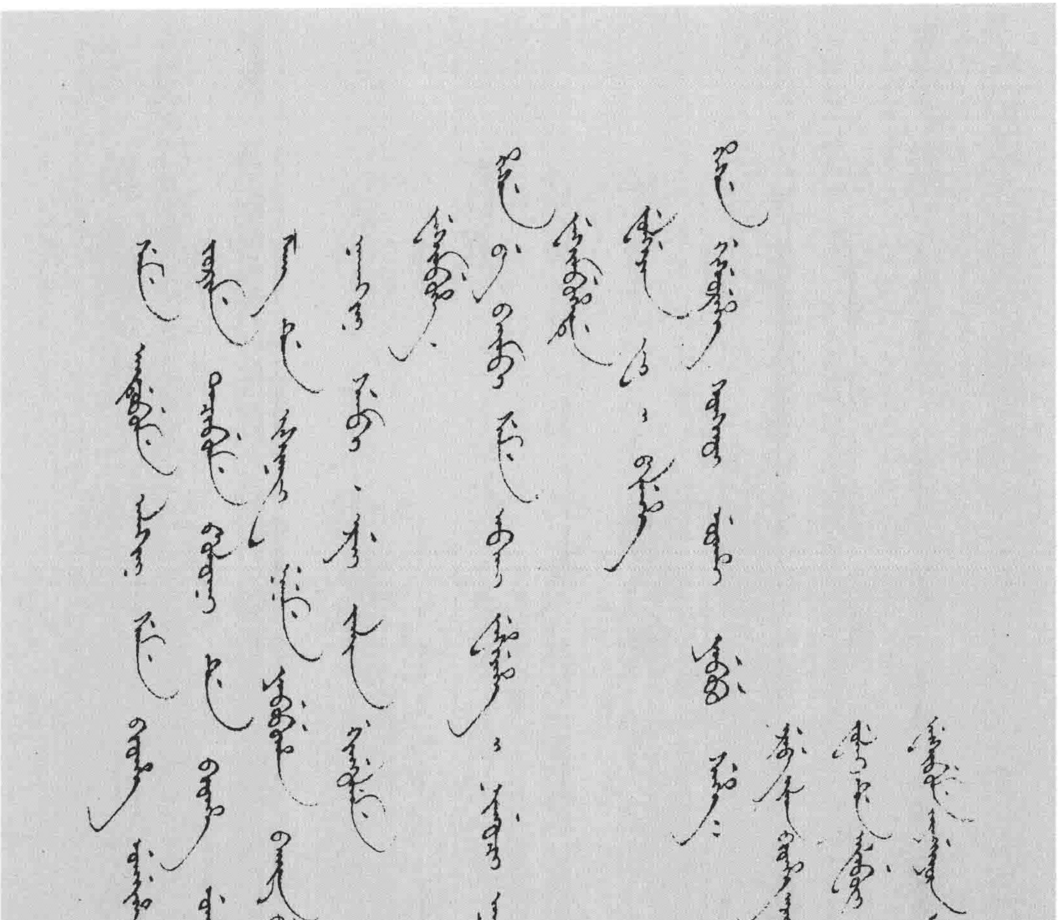
（饬令照此咨行将军乌赫图、副都统纪山、巴灵阿外，将此交付于户部）

八、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准噶尔人等倘若请求延请喇嘛等不宜应允折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1-1-08

8.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准噶尔人等倘若请求延请喇嘛等不宜应允折

乾隆六年正月十八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议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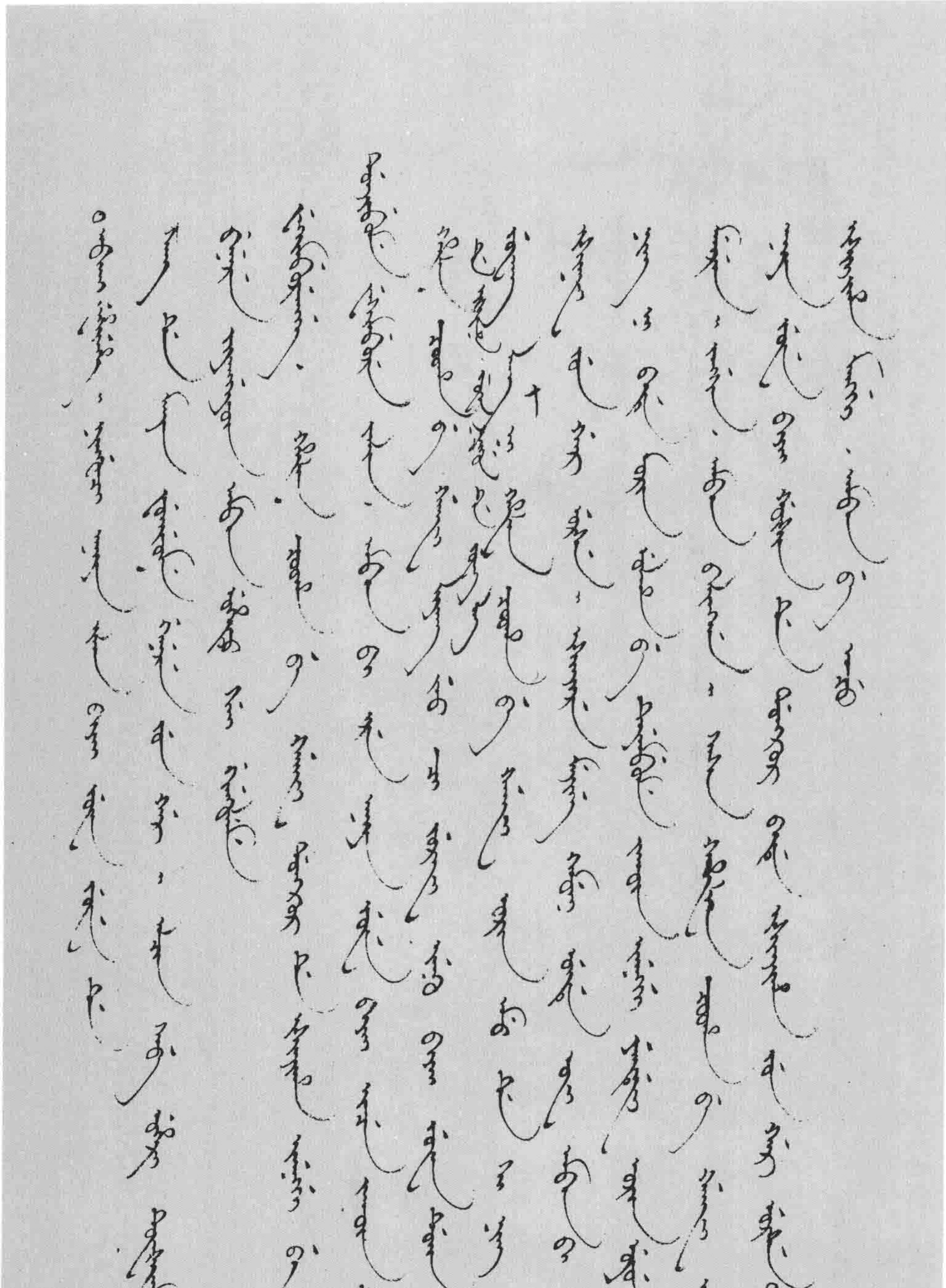
臣等遵旨会同额驸策棱议得，准噶尔赴藏熬茶使臣等抵藏之后，向颇罗鼐提请延请喇嘛，或带往额木齐、画匠，或请取物件，皆未可料，喇嘛、额木齐、工匠，不便给予彼等；物件内，硝、硫磺、铅等违禁物品，兵械铜锣等用于战争物件，亦不便给付。此等之处，倘不预先明确训示，颇罗鼐一时难以虑及，相应臣等密咨郡王颇罗鼐，准噶尔使臣等倘向达赖喇嘛请求延请喇嘛、携往额木齐、工匠，颇罗鼐则托词我等土伯特人等生长于藏，不服尔等地方水土，彼等均不愿前往。等因加以拒绝。倘若请求佛教、药帛等用物，颇罗鼐可酌情给付，交易之项，则准采买。倘有用于兵戎之物件，颇罗鼐则告知彼等曰，此等物件均在禁例，例定不准外藩人等携往，不便给付。等语。仍咨文将军乌赫图、副都统巴灵阿，彼等护送准噶尔使臣等至藏时，沿途好生照看，管束我属兵众，平安而行。抵藏之后，凡事有郡王颇罗鼐、副都统纪山办理，相应准噶尔使臣等倘有事情告知乌赫图等，乌赫图可告知使臣等：郡王颇罗鼐系总理藏务之人，尔等倘若有事相告，尔等可告知颇罗鼐，彼将问询达赖喇嘛办理；我等乃专特护送尔等之人，不可干涉此等事宜。等语。又查得，去年二月，臣等遵旨咨饬将军乌赫图等文内，命其至藏之后，晓谕副都统纪山、郡王颇罗鼐，准噶尔使臣等倘若祈请由藏延请喇嘛、携往额木齐，或不宜之事，颇罗鼐等即告知使臣等称，我等虽在藏为首办事，然诸凡大小事宜，倘无大皇帝之旨，我等亦不敢专断。等因加以抚慰。咨文去讫。今既逐项咨文训示颇罗鼐，相应俟乌赫图等抵藏，不必将先行之事晓谕颇罗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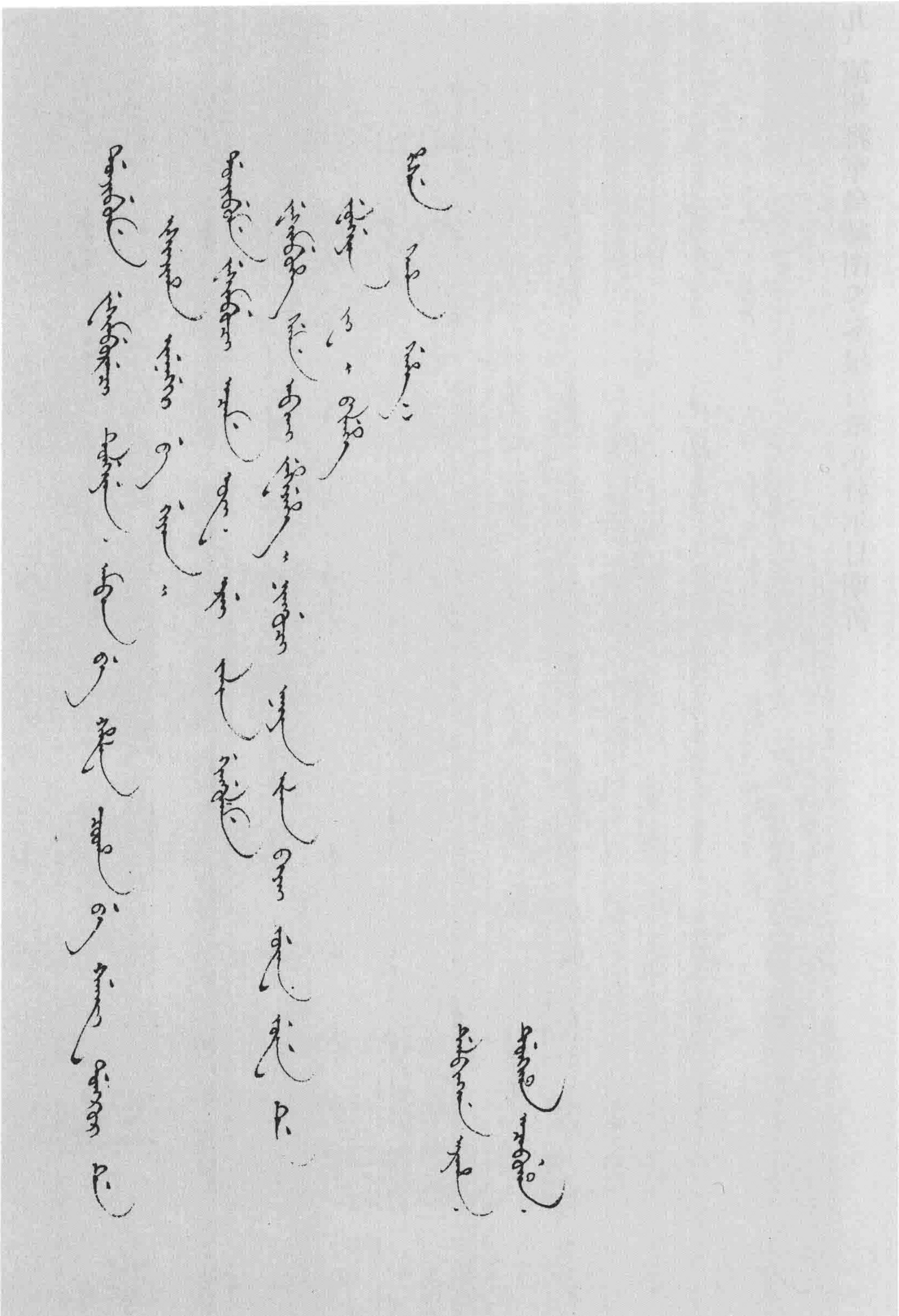
为此谨奏。请旨。

等因，乾隆六年正月十八日奏入，奉朱批：著依议即行咨文。钦此。

（将此缮文三份，钤印封装，交付兵部章京福来外加封套，限日驰六百里递送将军乌赫图、副都统纪山、巴灵阿去讫）

九、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行抵东科尔日期折





档号03-1741-1-09

9.凉州将军乌赫图等
奏报行抵东科尔日期折

乾隆六年三月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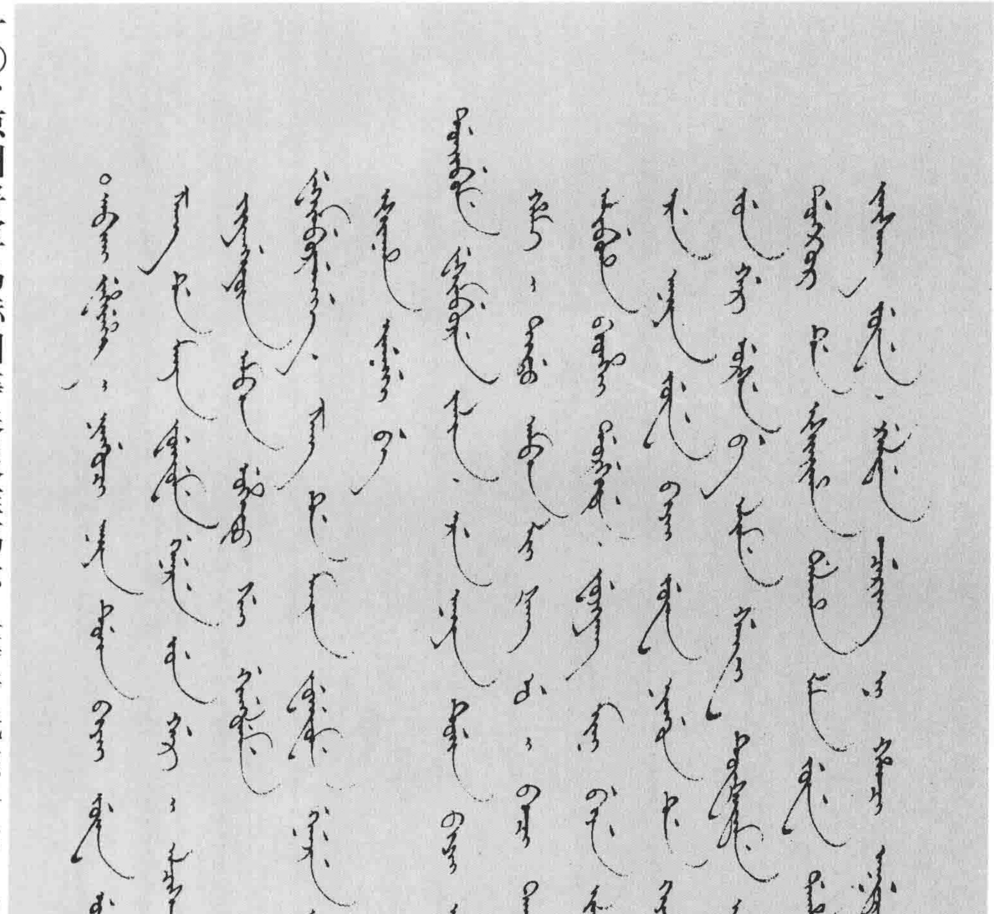
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等之将军臣乌赫图等谨奏，为奏闻率带官兵抵达东科尔日期事。

臣于本年二月初八日率带官兵自凉州起程，于是月十四日行抵庄浪，十六日率带庄浪之官兵，二十一日行抵西宁。因尚无准噶尔人等抵达之消息，臣于西宁地方歇养马畜，滞留八天，至二十九日会同副都统臣巴灵阿率带官兵，于是年二月三十日行抵东科尔地方。俟准噶尔人等抵达东科尔，臣等再另行奏闻外，臣等率带官兵抵达东科尔日期，理应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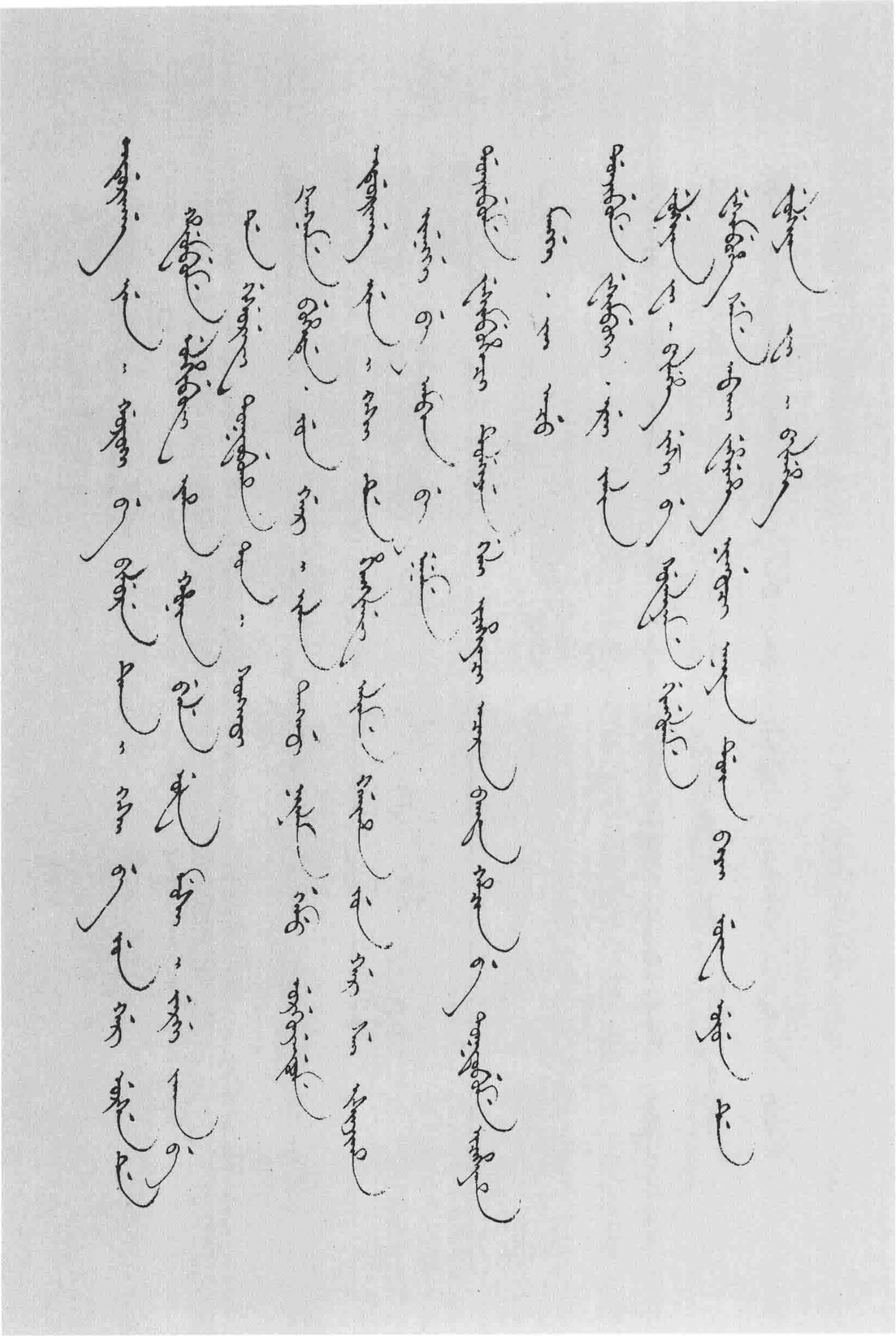
为此谨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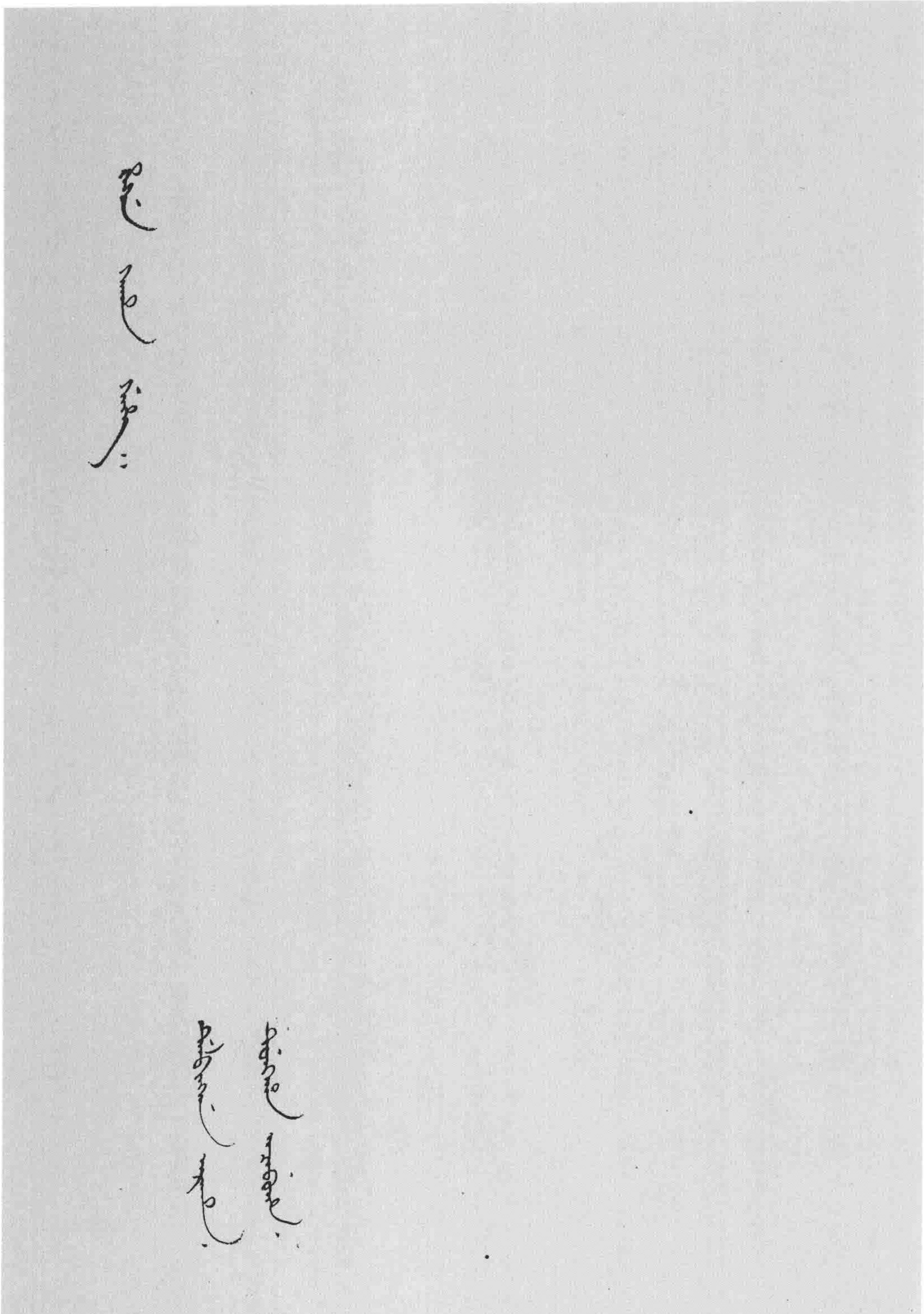
乾隆六年三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〇、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行抵东科尔日期折



[illegible]





档号03-1741-1-10

10.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行抵东科尔日期折

乾隆六年四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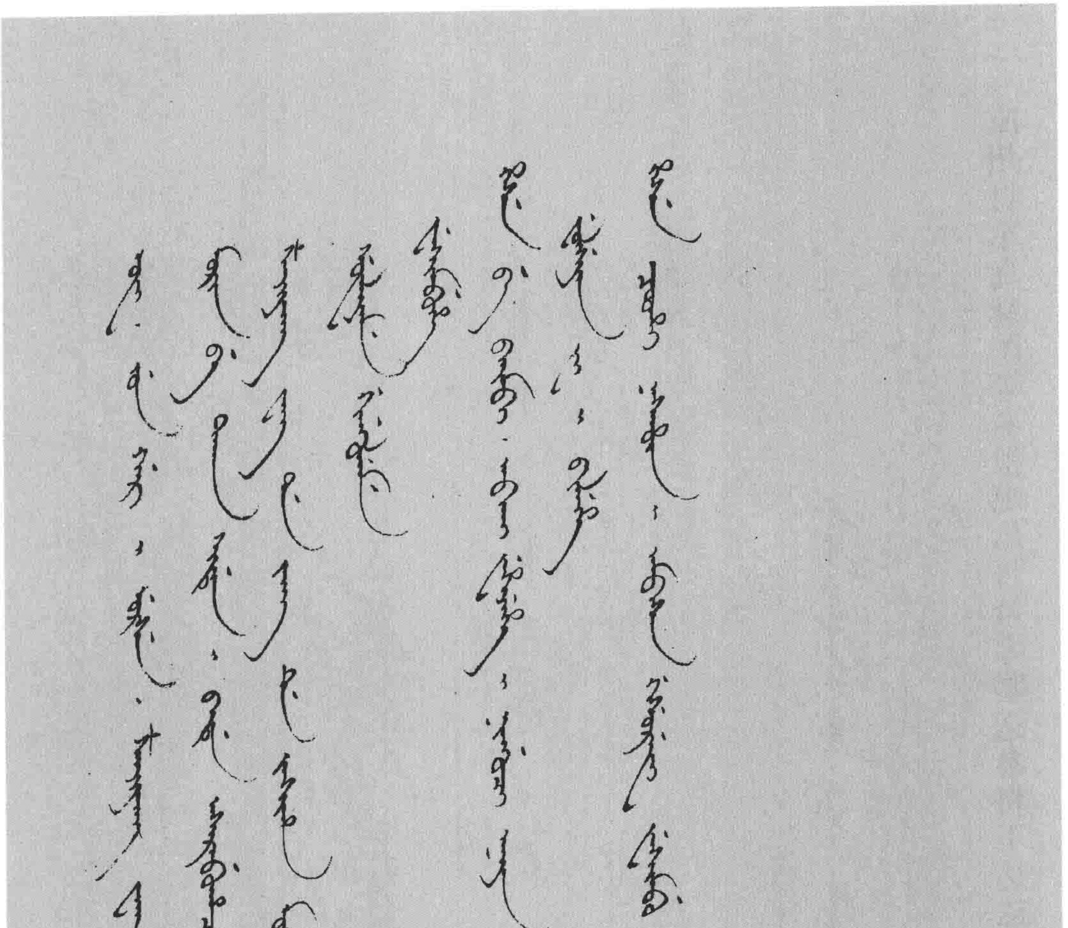
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等之将军臣乌赫图等谨奏，为奏闻赴藏熬茶准噶尔人等抵达东科尔日期事。

本年四月初四日，接准哈密提督臣李绳武派副将钱子发呈文内称，本副将亲自带兵三百名，于本年二月十六日，自乔湾之布鲁顿地方接管准噶尔人等，于是年四月初一日抵达东科尔，其为首喇嘛二人、随行喇嘛十八人，斋桑二人，噶尔丹策零之亲信二人，蒙古二百二十四人，回子五十二人，番子三人，共三百零三人，鸟枪一百五十支，撒袋七十二副，腰刀五把。等语。臣查得，准噶尔人等自四月初一日始，至初四日止，陆续抵达东科尔，臣等将准噶尔人等安置于东科尔城东南名破场子之旧院内居住，遣派官兵于南北二门院周围堆守，准噶尔人等出行之时，命兵丁随后看守外，臣等看得，所来准噶尔人等尚属恭顺，故臣等严饬官兵人等，务必示以我大国之伟岸，和睦而行，断不可肇启事端。等因严加禁止。再，准噶尔人等骑至马驼，均已羸瘦疲惫，西宁总兵周祈丰派绿旗官兵，收取其骑至马驼，于伯罗冲口、奎托恩库屯等处寻觅水草之地牧放。准噶尔人等往视牧放马驼之时，由臣等处酌派官兵照料前往。臣等又查得，经军机处议准咨文内称，据前任总督鄂弥达奏称，准噶尔人等自东科尔起程赴藏时，拟每五人赏给牛一头，每人赏给羊二只，其米面等项，则计其足敷赏赐。等语。是故，由臣等处交付镇海营参将王达璋、西宁府知府沈梦溪等，晓谕圣上抚远之至恩于准噶尔人等，将牛羊、米面、炒面等物，照原议之例，如数赏赐。准噶尔三百零三人均皆欣喜，叩谢圣恩收受。其准噶尔人等抵达日期，臣等谨此先行奏闻外，其余应办事项，俟定办之后，再行奏闻。

为此合并朱批折谨奏。

等因，乾隆六年四月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一、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噶尔丹策零赠送参将王达璋貂皮等物折



档号03-1741-1-11

11.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噶尔丹策零赠送参将王达璋貂皮等物折

乾隆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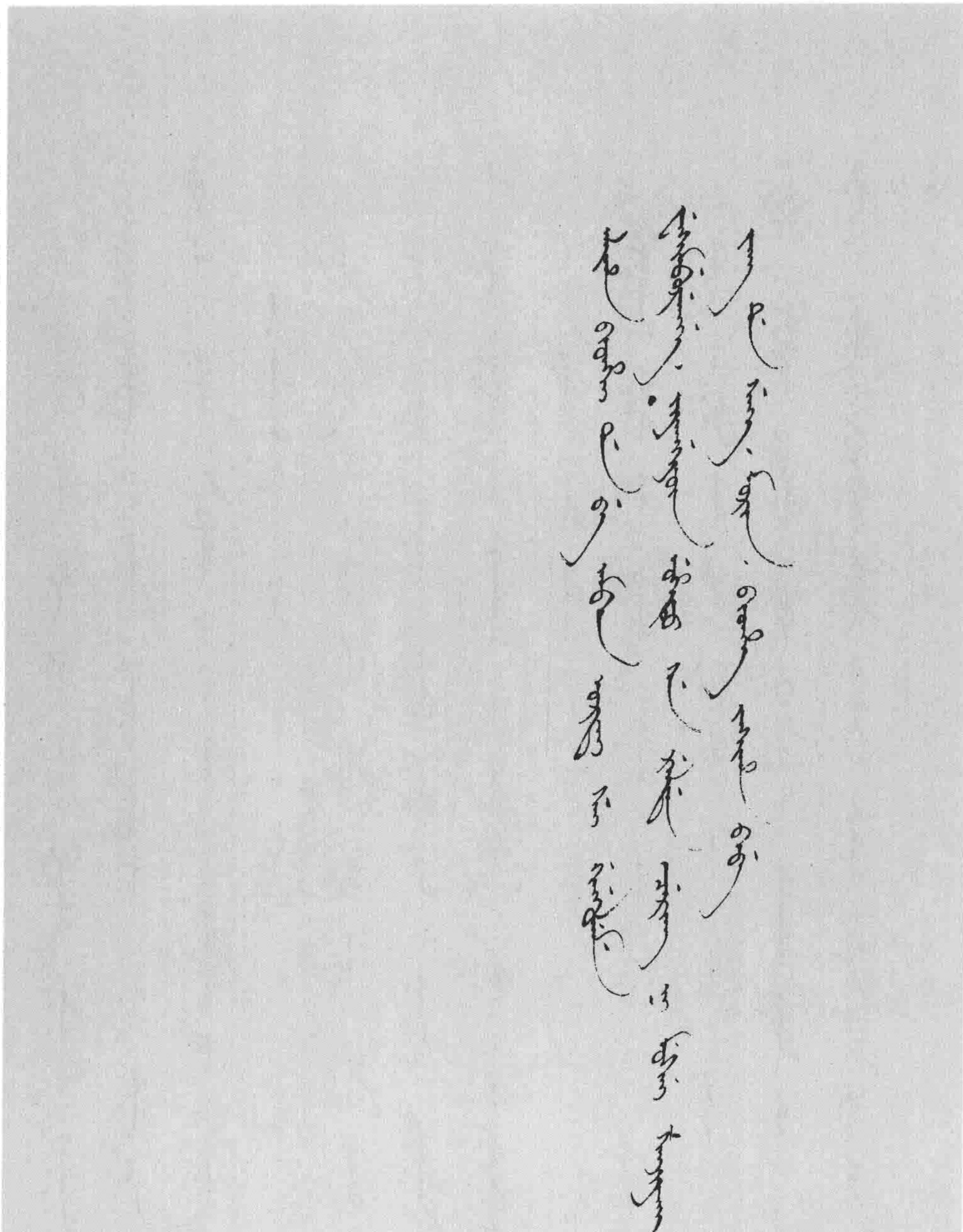
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等之将军臣乌赫图等谨奏，为请旨事。

据办理准噶尔贸易事务镇海营参将王达璋呈文内称，本年四月十四日，准噶尔斋桑齐默特、巴雅斯瑚朗送来书信一封、貂皮三十张、马二匹，言称，据我等之哈柳称，尔人善，照料留于肃州贸易之人，极为周全。我等之汗噶尔丹策零知之，现送书信、貂皮、马匹赠尔。王达璋未敢擅便，谨将书信、貂皮、马匹具呈，请大臣等查阅。等因具呈前来。

是故，将准噶尔人等赠送参将王达璋之书信、貂皮、马匹暂存公署外，将噶尔丹策零寄给参将王达璋之蒙古字原文，一并具奏请旨。

乾隆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朱批：著军机大臣等议奏。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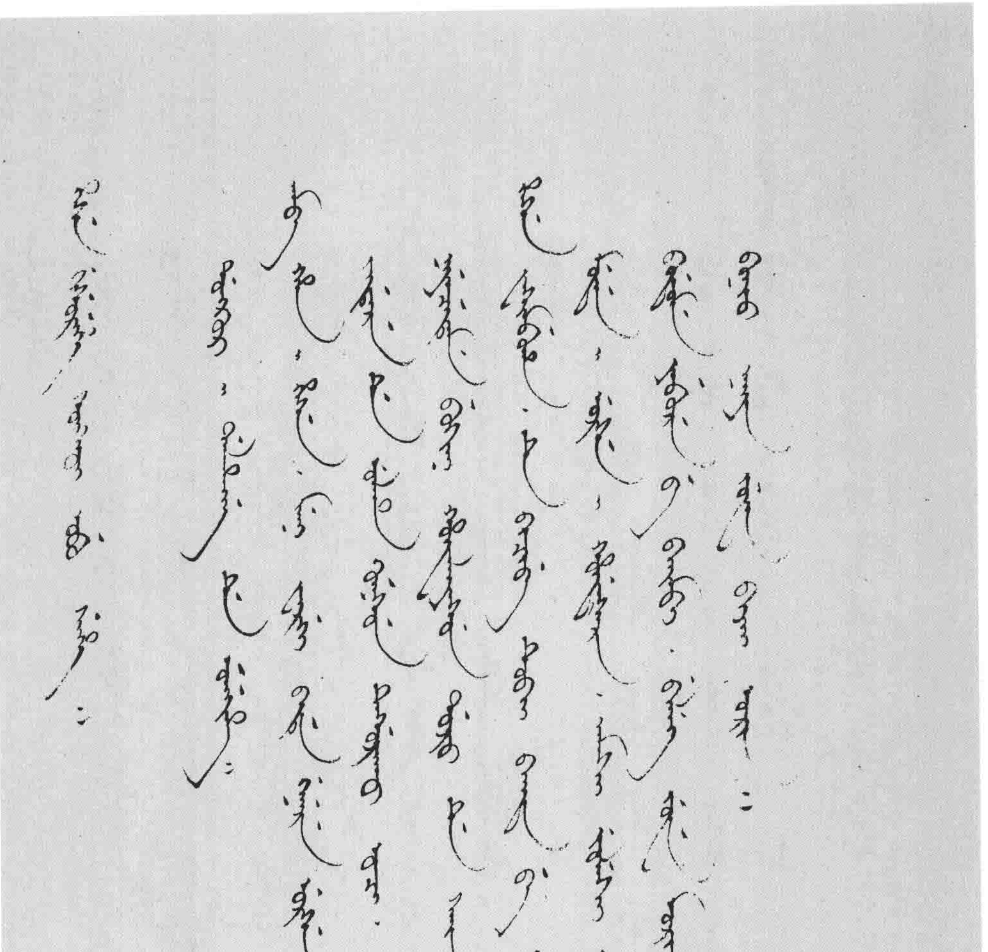
一二一、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退回噶尔丹策零赠送参将王达璋貂皮等物片



[illegible]

[illegible]

附件　噶尔丹策零寄给参将王达璋书信



档号03-1741-1-12

12. 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退回噶尔丹策零赠送参将王达璋貂皮等物片

乾隆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将军乌赫图等将噶尔丹策零送给我参将王达璋之貂皮、马匹、书信之处具奏请旨，谨将噶尔丹策零所寄书信逐译恭呈御览外，臣等窃思，噶尔丹策零系属异藩，其所送物件，我守边官弁，不宜不加具奏擅自收受，倘若具奏，事又琐碎，不至于劳烦皇上降旨。兹其众内有返回送信者，相应咨文将军乌赫图等，命参将王达璋晓谕准噶尔回返之人曰，先前尔等之哈柳来，我之所以伴送，均皆仰副大皇帝抚远之至意，照我管辖大臣等之吩咐办理。此次拨补赴藏熬茶人等牲畜口粮者，均为大皇帝之恩，我等仅系遵旨办理而已，且亦为我等分内应办之事。兹劳尔等之台吉叨念，捎来貂皮、马匹，甚为感谢。惟尔等乃有别，尔等之台吉捎至伯勒克，不可不经具奏擅自接受，倘若具奏，事又琐碎，不至于具奏。故经请示我等之管带大臣等，我等之大臣亦如此吩咐。兹尔等之人返回，相应请将伯勒克物件带回，并将情由告知于台吉。等因。令将貂皮、马匹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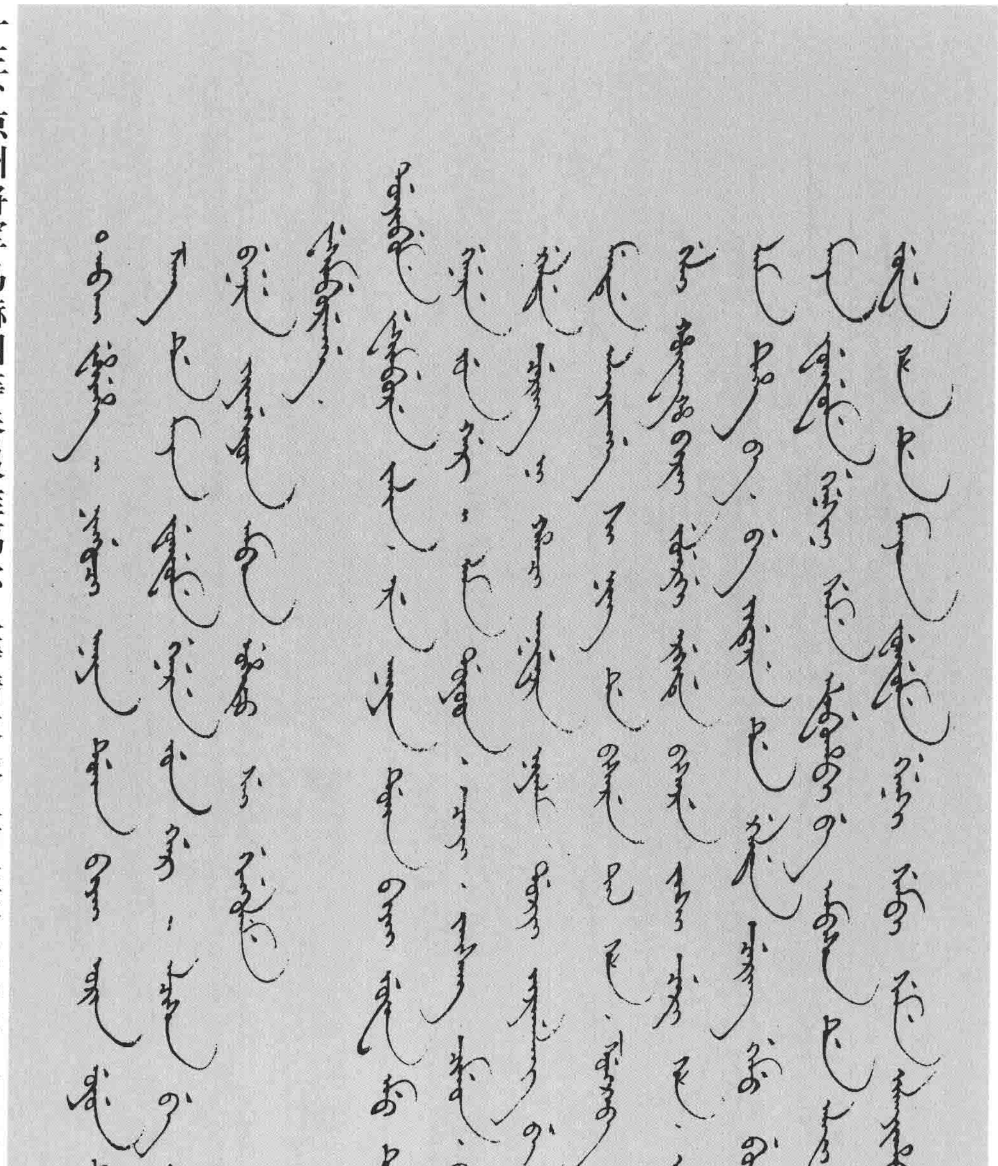
等因，乾隆六年五月初一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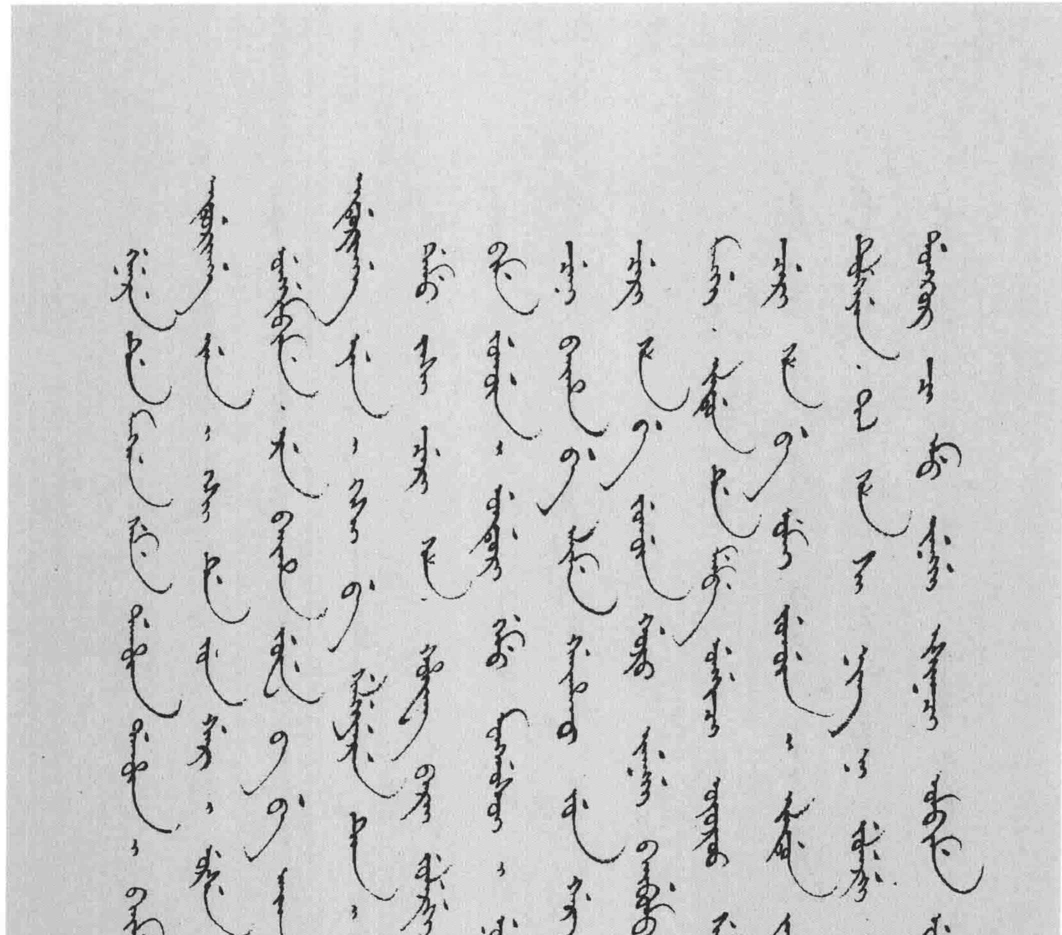
附件　噶尔丹策零寄给参将王达璋书信

致东科尔之为首者：奉大皇帝旨，我等之赴藏人等往返昭地时，倘若牲畜、口粮不敷，拟拨给口粮，补给牲畜，以利和睦之道。等因降旨。兹闻彼处事务由尔为首，请计便利我此次派往人等之贸易、往返诸务而行。赠伯勒克马匹二匹、貂皮三十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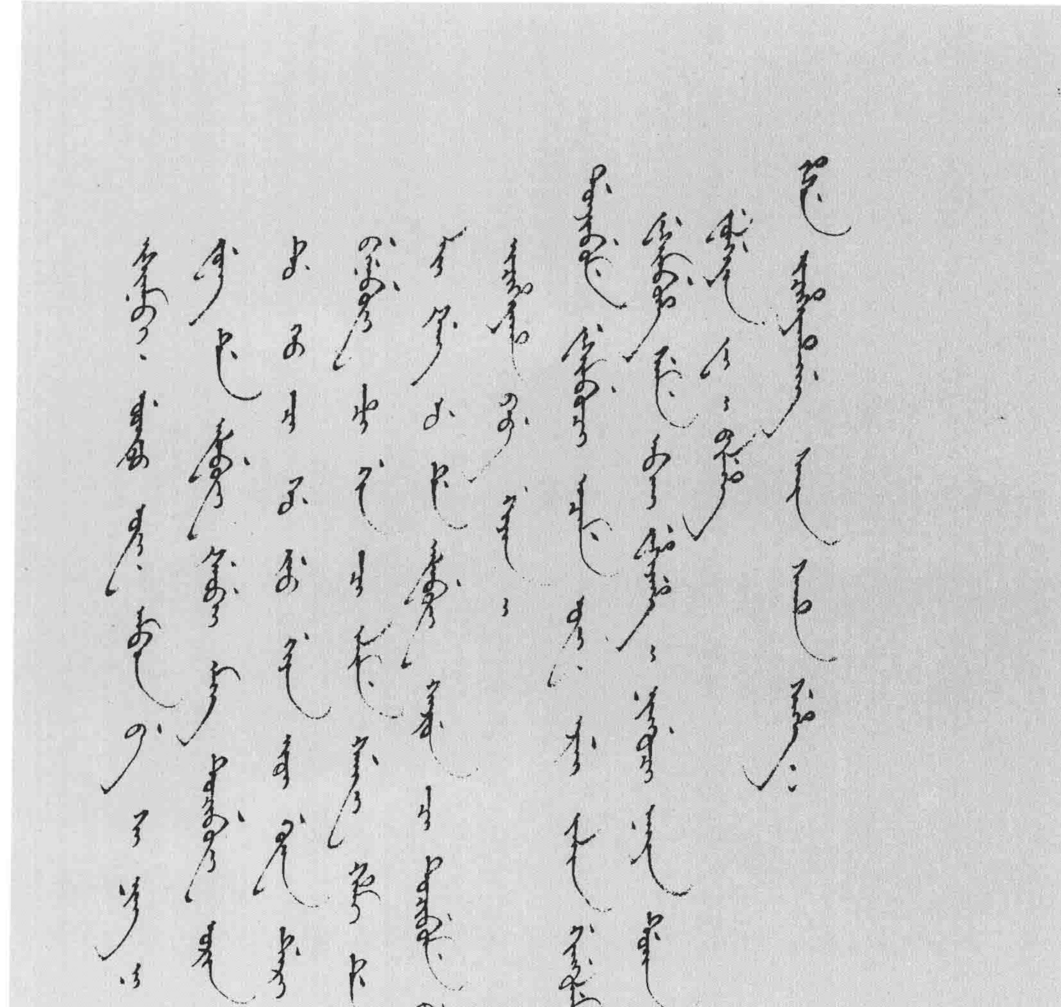
庚申年十月二十日

一三、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请求派人前往塔尔寺等处熬茶折





[illegible]



档号03-1741-1-13

13.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请求派人前往塔尔寺等处熬茶折

乾隆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等之将军臣乌赫图等谨奏，为奏闻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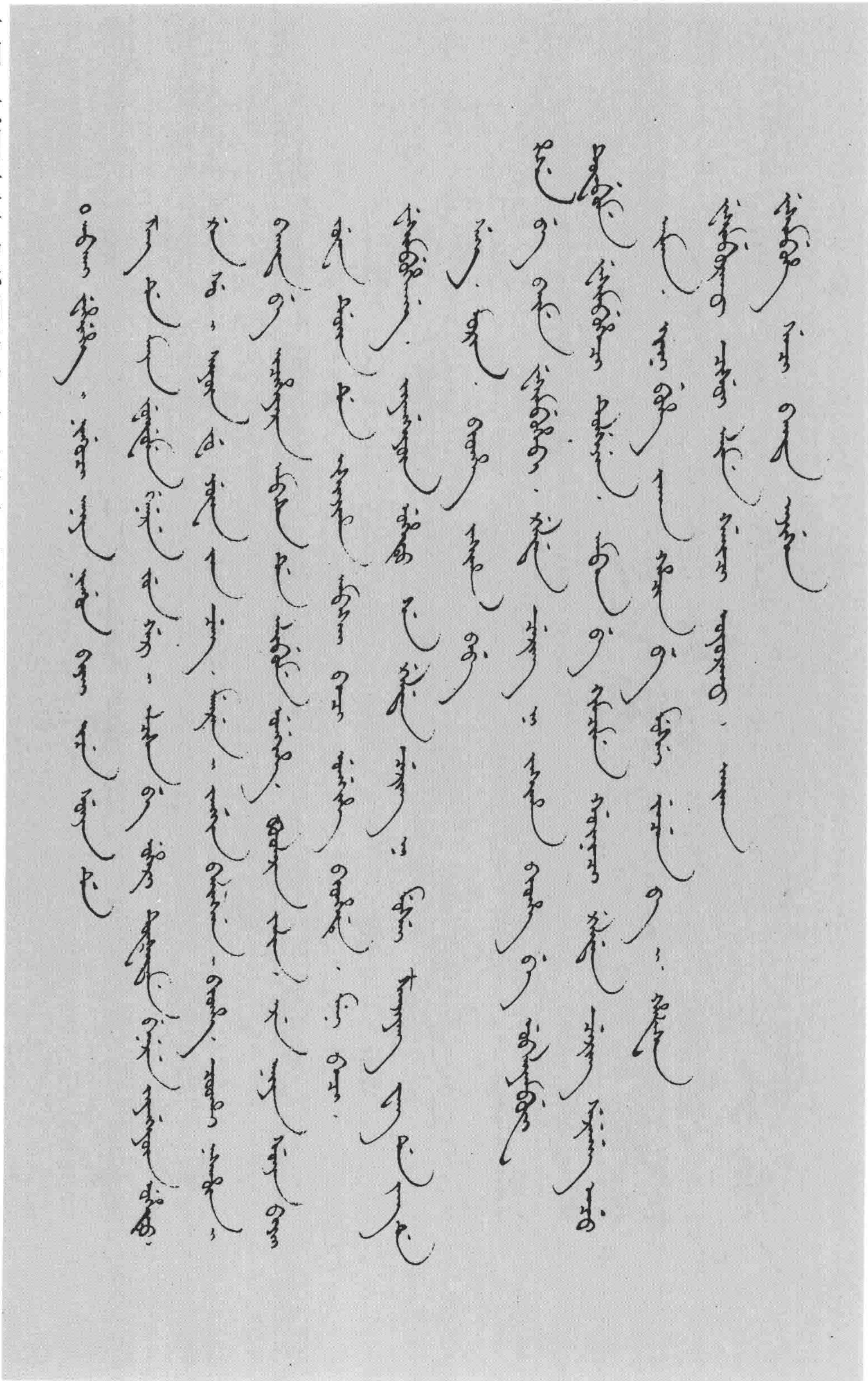
本年四月十一日，前往熬茶之准噶尔喇嘛多约特禅机、斋桑齐默特、巴雅斯瑚朗等派噶尔丹策零之亲信多尔济、济尔噶朗告知臣等称，西宁之塔尔寺，系宗喀巴佛诞生地；又黄河以南扎西车里寺，系阿寿、阿旺喇嘛居住地。我等前来时，噶尔丹策零均皆献布彦，嘱令我等前往熬茶。我等告知大臣等，请准往此二寺熬茶。等因前来。臣等告知彼等称，昔尔等之人往请圣恩之时，仅称赴藏熬茶，并未具奏前往他处熬茶，兹复称前往此二处者不宜行。等语。据多尔济等告称，先前虽仅奏称赴藏熬茶，然念此二寺均在内地，顺便去往即可，故未另行具奏。宗喀巴佛乃我众喇嘛之佛祖，扎西车里寺所居喇嘛，亦为名僧，我等先行去往此二寺熬茶，而后再赴藏熬茶，方可彰显恭敬。倘若不能前往，我等难以返回。等因再三告请。臣等会议得，仰赖圣恩，准令准噶尔人等赴藏熬茶，此所请二处，若概不应允，似有悖于圣上沛恩之至意。惟扎西车里寺位于黄河以南，路途遥远且沿途皆系蒙古游牧地方，故而臣等未准其请。准噶尔人等又告称，若谓扎西车里寺路远需时日久，俟由藏返回，可否准令我等顺便前往。臣等以扎西车里寺地方并不顺道，未加应允外，塔尔寺位于西宁以南五十里处，距东科尔一日路程，并无蒙古游牧，往返需时二三日，故臣等允其前往塔尔寺熬茶之请。现准噶尔人等择日派其二名喇嘛头目等，率带五六十人前往塔尔寺，相应俟准噶尔等前往时，臣巴灵阿率满洲官兵一百名，带同准噶尔人等前往。预先晓谕塔尔寺喇嘛，令该寺蒙古喇嘛暂行回避，仅留番僧，凡事留意照料，俟其熬茶事毕，即行带至东科尔。再，准噶尔等起程赴藏之时，派三人送信给噶尔丹策零之处，经臣等共同商议，倘令此三人顺原路返回，又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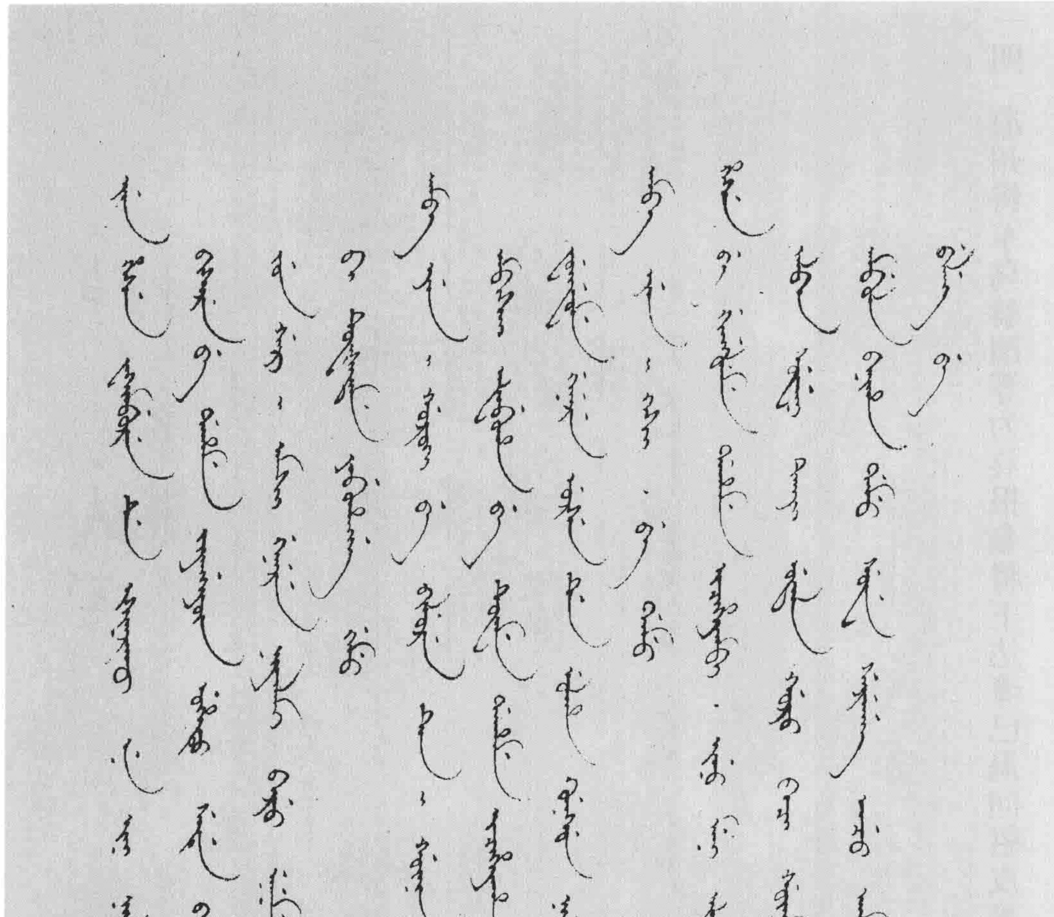
迁移此路所住蒙古游牧，缘此臣等交付西宁总兵周祈丰，派守备一员，带兵二十名，由边都口经肃州、嘉峪关送至赤金，由赤金接收送至哈密，交付提督臣李绳武送出卡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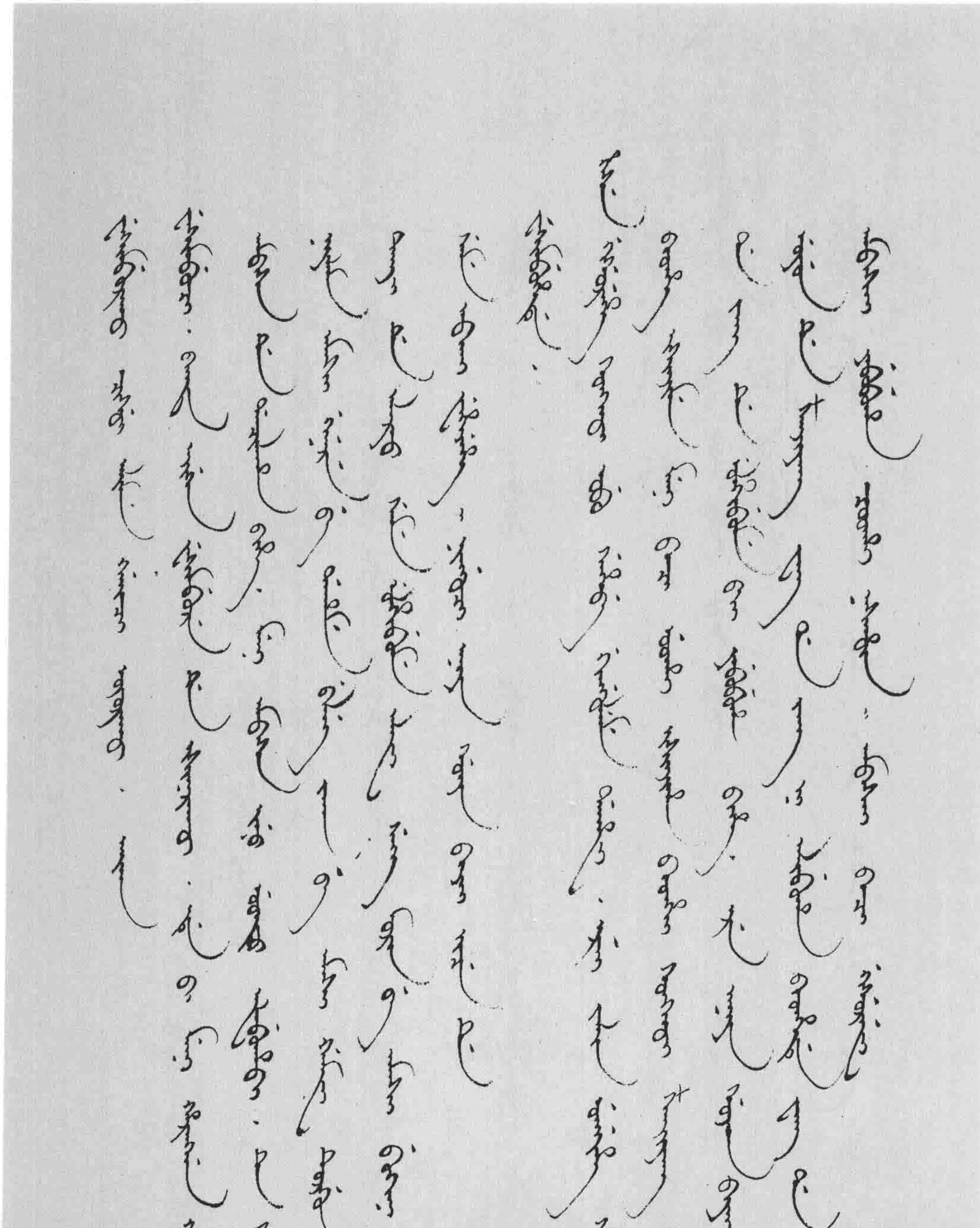
臣等会商办理之处，理合奏闻，故此具奏。

等因，乾隆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朱批：所办好。知道了。钦此。

一四、凉州将军乌赫图等为具报参将王达璋已退回貂皮等物事呈军机大臣文







[illegible]

档号03-1741-1-14

14.凉州将军乌赫图等为具报参将王达璋已退回貂皮等物事呈军机大臣文

乾隆六年六月初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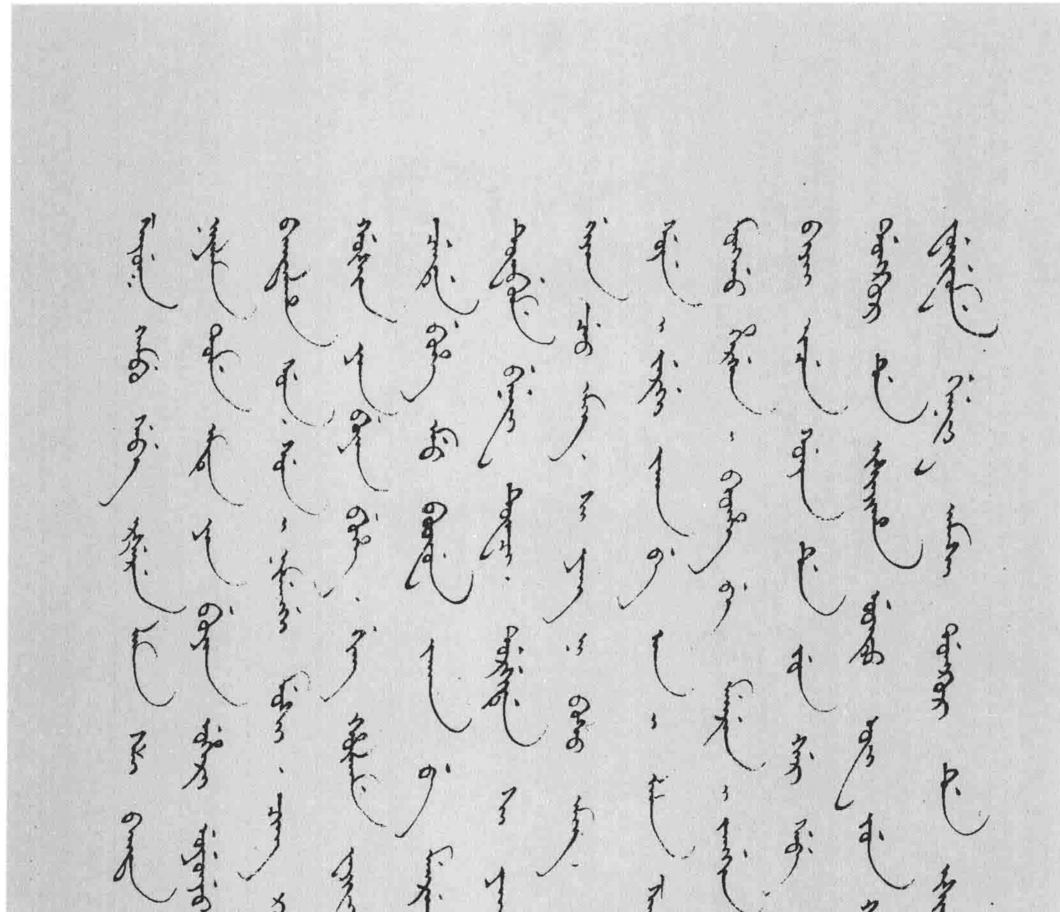
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等之将军臣乌赫图、甘肃巡抚元展成、副都统巴灵阿咨呈军机大臣等，为具报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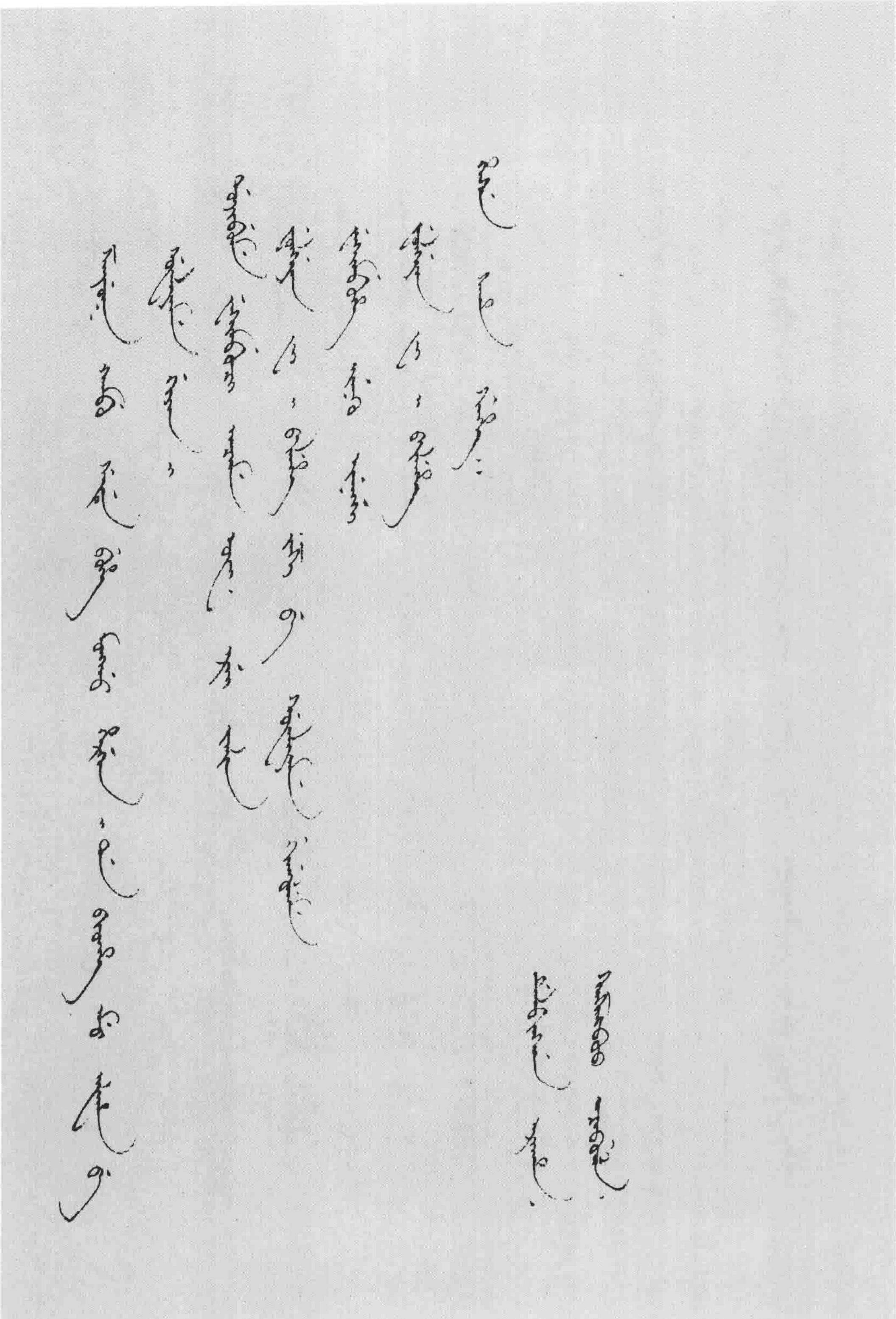
本年五月十四日，接准大臣等处咨文内称，本处奏称，将军乌赫图等将噶尔丹策零捎给我参将王达璋貂皮、马匹、书信之处，具奏请旨前来，谨迻译噶尔丹策零所寄书信恭呈御览外，臣等窃思，噶尔丹策零系属异藩，其所送物件，我守边官弁，不宜不加具奏擅自收受，倘若具奏，事又琐碎，不至于劳烦皇上降旨。兹其众内有返回送信者，相应咨文将军乌赫图等，命参将王达璋晓谕准噶尔返回之人曰，先前尔等之哈柳来，我之所以伴送，均皆仰副大皇帝抚远之至意，照我管辖大臣等之吩咐办理。此次补给赴藏熬茶人等牲畜口粮者，均为大皇帝之恩，我等仅系遵旨办理而已，且亦为我等分内应办之事。兹劳烦尔等之台吉叨念，捎来貂皮、马匹，甚为感谢。惟尔等系属异藩，尔等之台吉捎至伯勒克，不可不经具奏擅自接受，倘若具奏，事又琐碎，不至于具奏。故经请示我等之管带大臣等，我等之大臣亦如此吩咐。兹尔等之人返回，相应将伯勒克物件带回，并将情由转告台吉。等因。将貂皮、马匹退回。等因，乾隆六年五月初一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钦遵。为此咨行。等因咨文前来。我等即照来文，行牌晓谕参将王达璋去讫。本年五月十九日，据参将王达璋呈文内称，卑职王达璋接奉大臣等所行牌文，照军机大臣等议奏之例，于本年五月十七日，向准噶尔斋桑齐默特等一一传宣圣恩，将原先送至貂皮三十张、马二匹，当面交付斋桑齐默特等，转交给返回送信之满吉等三人，俟其起程之时带回，将缘由转告噶尔丹策零。等因交付外，兹卑职王达璋理宜将貂皮、马匹交付准噶尔之处具报，故此呈文。等语。是故，谨将参将王达璋交付准噶尔人等以貂皮、马匹之处呈报大臣等。

一五、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前往塔尔寺熬茶已毕返回东科尔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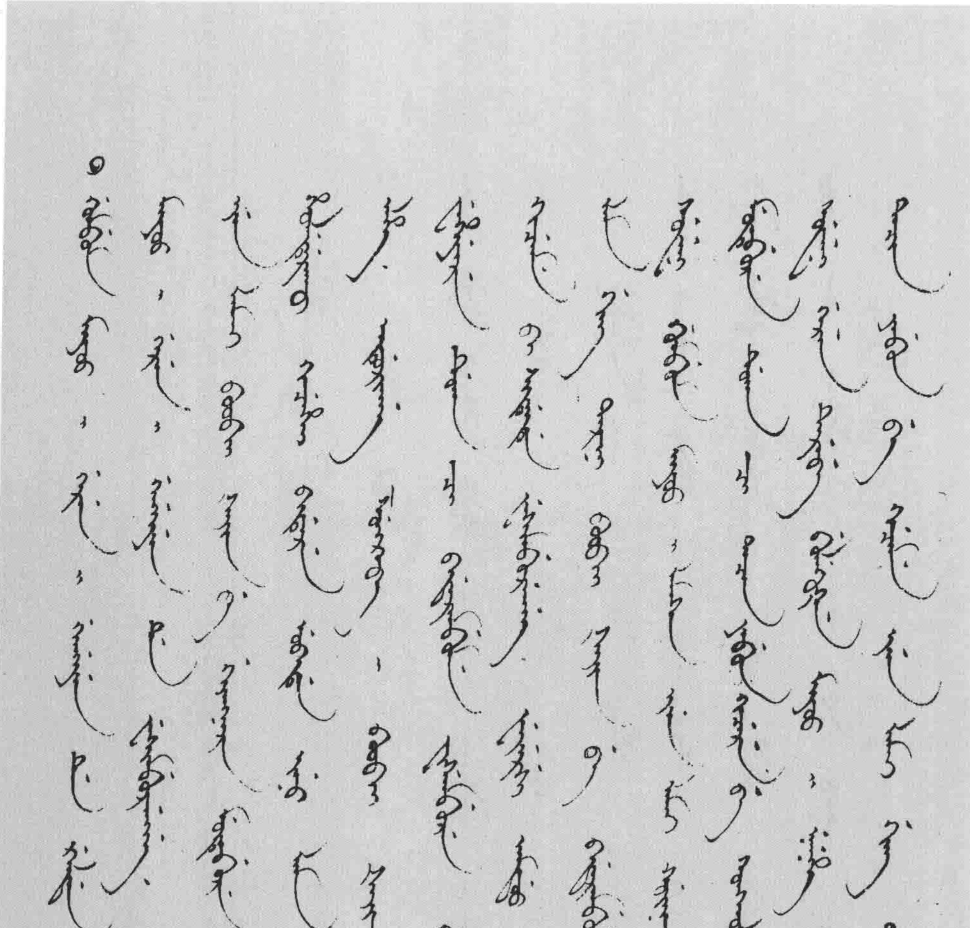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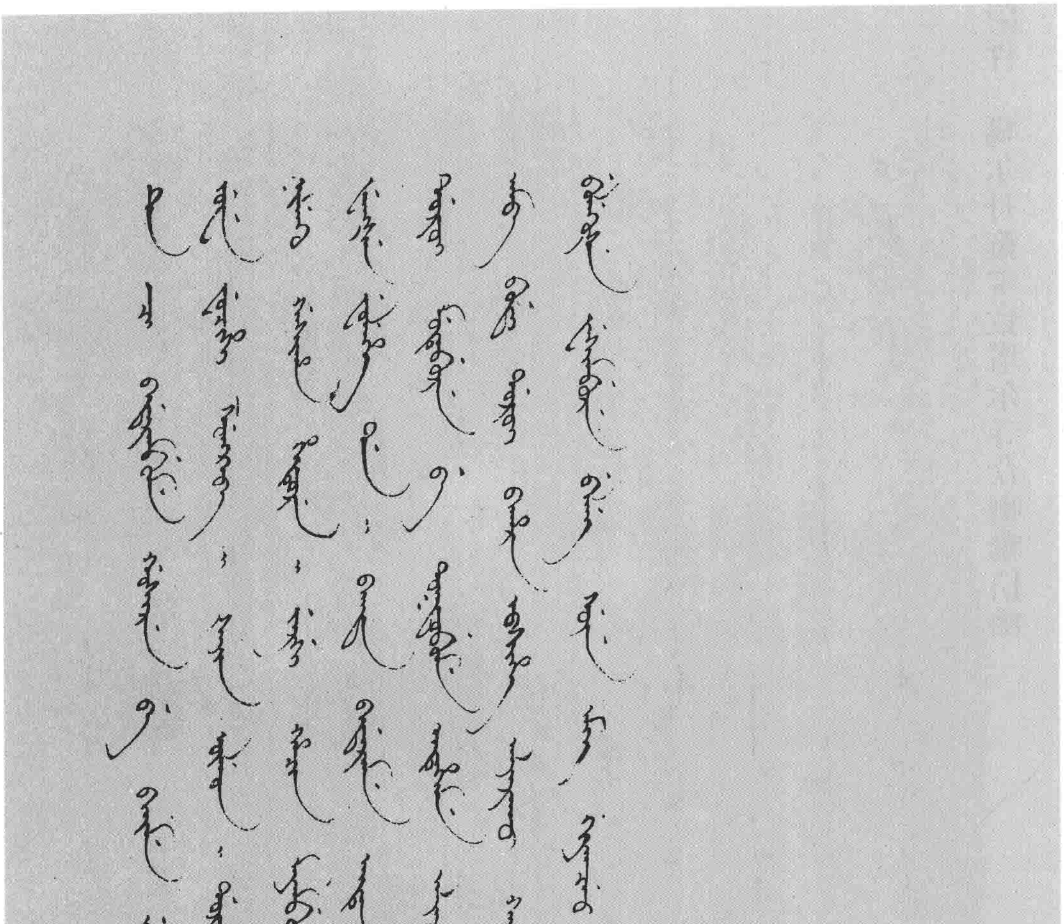
[illegible]





附件　噶尔丹策零致塔尔寺众喇嘛信函





档号03-1741-1-15

15.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前往塔尔寺熬茶已毕返回东科尔折

乾隆六年六月初五日

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等之将军臣乌赫图等谨奏，为奏闻事。

查得，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等告请前往西宁塔尔寺、黄河以南扎西车里寺此二寺熬茶，经臣等商议，扎西车里寺路远且沿途皆系蒙古游牧地方，故未应允外，塔尔寺位于西宁以南五十里处，距东科尔一日路程，并无蒙古游牧，往返需时二三日，故臣等应允其前往塔尔寺熬茶之请，奏闻在案。本年五月初三日，准噶尔使臣等自东科尔起程前往塔尔寺，臣巴灵阿率带满洲官兵一百名前往照看，当日即抵塔尔寺。初五日，准噶尔等入寺熬茶，献佛伞一把、圆幡四个、长幡二个；令寺中喇嘛等念经一日，为燃灯添油，献布彦银一百两；给四名住持喇嘛赞珠克堪布等布彦银十二两，及物品一包；给念经喇嘛等，人各布彦银一两，共给银八百一十四两；献给念经噶布楚兰占巴等哈达四百方；给侍奉赞珠克堪布等之喇嘛、办理寺务之尼尔巴等，亦人各布彦银一两，共给银九十二两；熬茶所用酥油，炒面、青稞、柴薪等物，给布彦银三十两。念经完毕，住持喇嘛赞珠克堪布等将彼等所给一包物品送交副都统臣巴灵阿，观之内有西洋缎一匹、西洋缣绸一匹、西洋布一匹，蒙古字书信一封。除将缎匹等物仍行交付喇嘛赞珠克堪布等外，其蒙古字书信，副都统臣巴灵阿留之，于是月初五日，仍旧照看准噶尔人等返抵东科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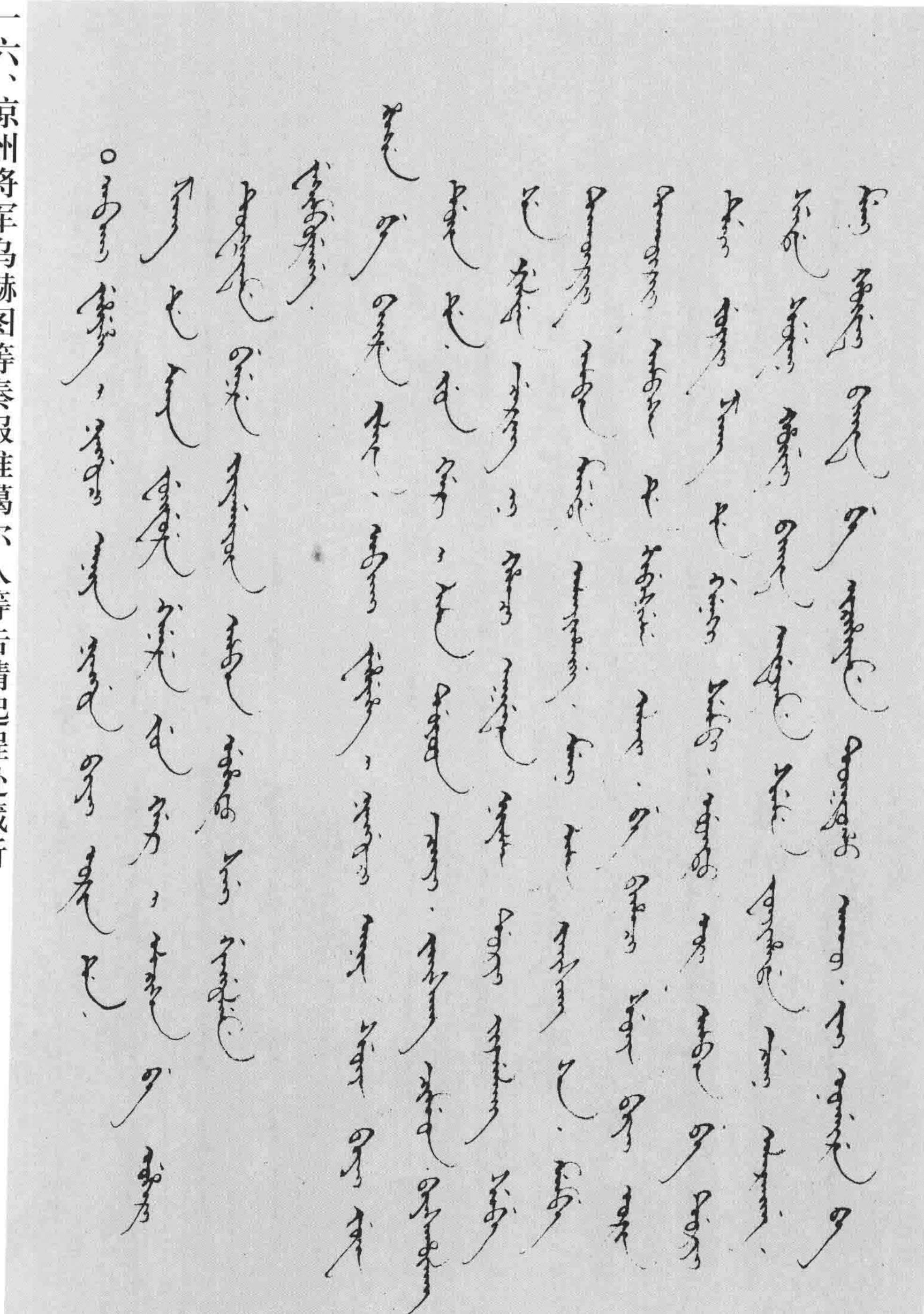
其准噶尔等前往塔尔寺熬茶已毕返抵东科尔，及给衮布木寺住持喇嘛赞珠克堪布等之蒙古字原文一封，理宜合并奏闻，为此将所奉朱批折一并谨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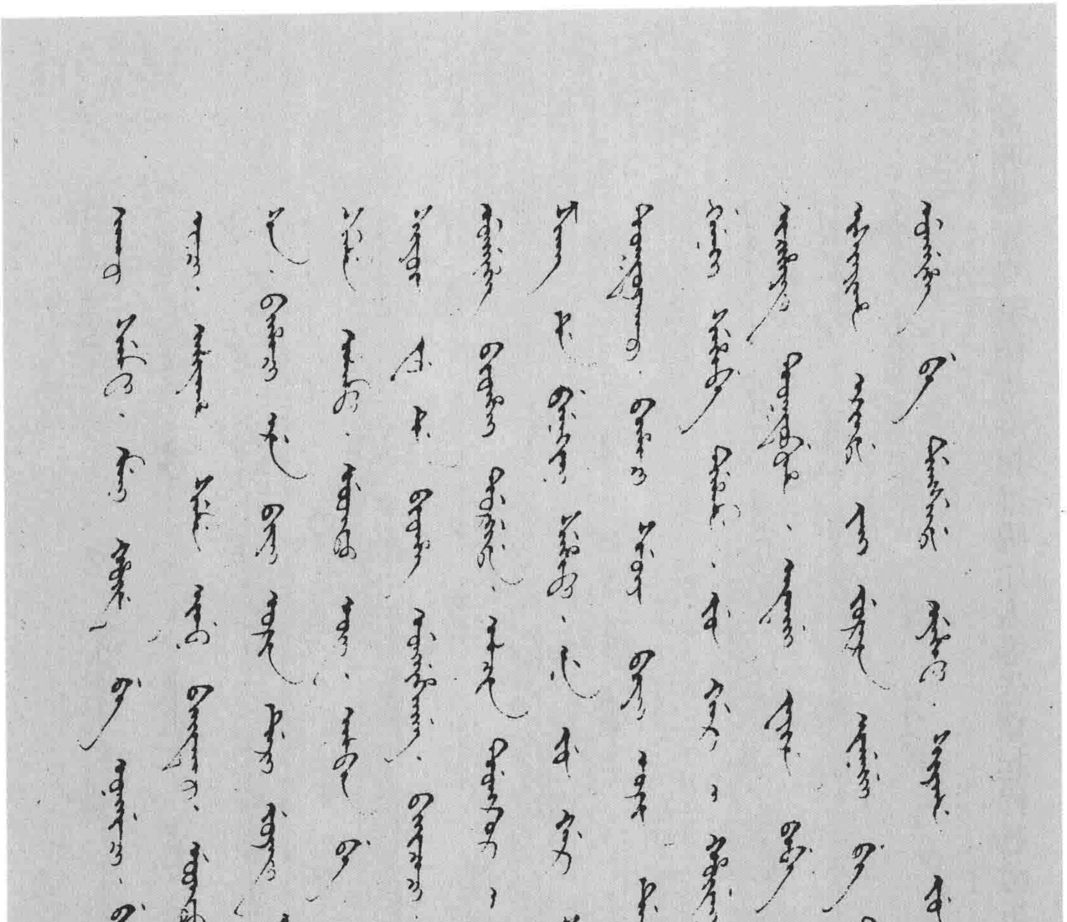
是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附件 噶尔丹策零致衮布木寺众喇嘛信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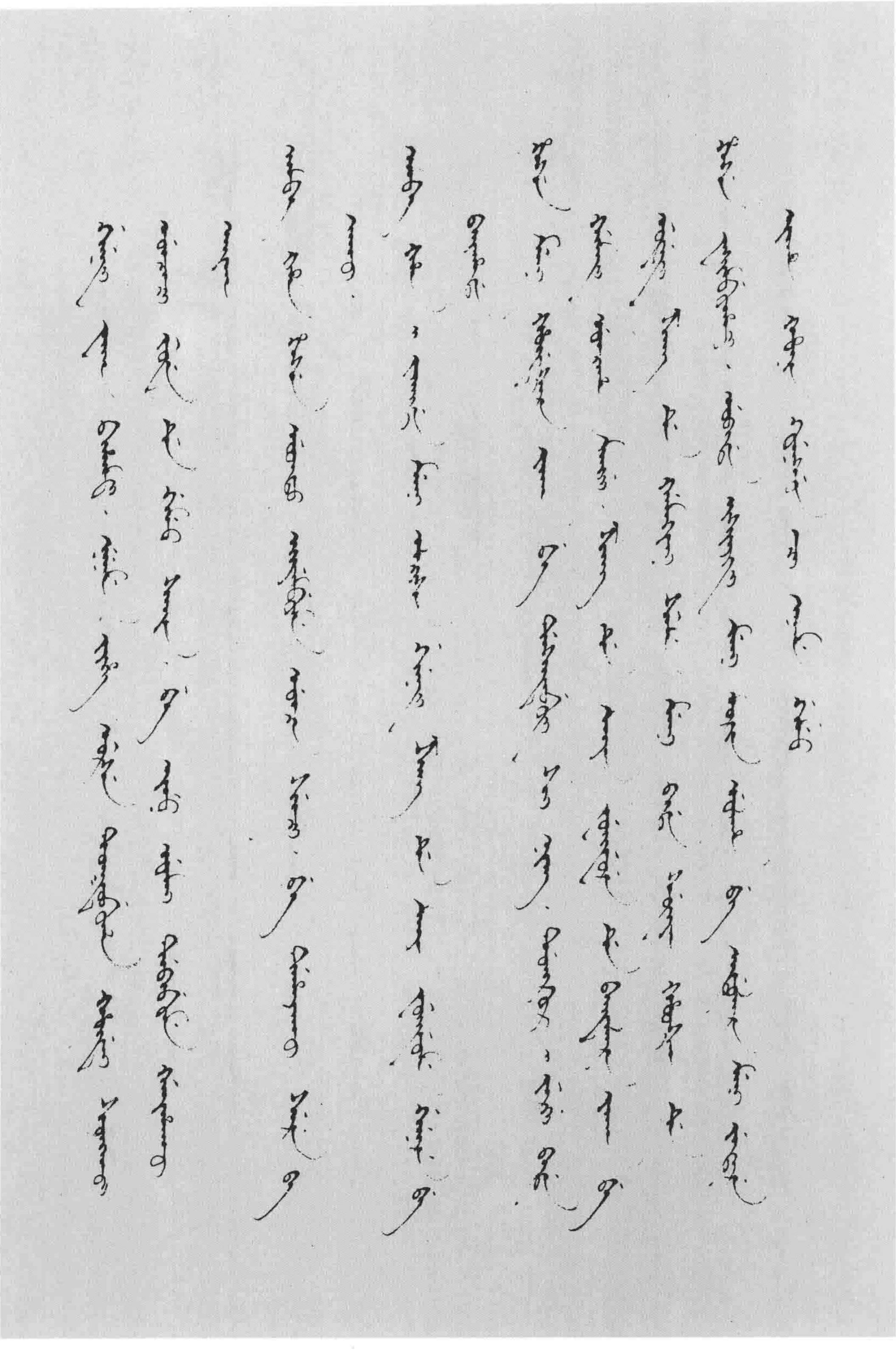
噶尔丹策零旺布具呈衮布木寺众陛下，谨奏于衮布木寺众陛下：目今尔等诸位可安好，想必施主喇嘛不懈于阐扬佛门释讲之道。在此亦仗佛门三宝之恩安好，推兴秉持神圣宗喀巴教法之门，尽力奋勉。此间具奏者，属下阿木道喀木地方我等施主喇嘛阐扬经咒佛法，得以永存。尔等之塔尔寺喇嘛等仰副施主喇嘛之意，勉力奉行释讲之门，相应请尔等鉴此，愿不懈沿袭寺庙之旧例，勉于德行，极力推广施主喇嘛释讲经法。策巴克多尔济那木扎勒二佛、宗喀巴教法，利裨厄鲁特之道，灾异消退，延年益寿，基业发达，念之所及，秉经法而成，永垂鉴爱，循道佑护，请鉴之。谨此进伯勒克缎一匹、缣绸一匹、布一匹。

一六、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告请起程赴藏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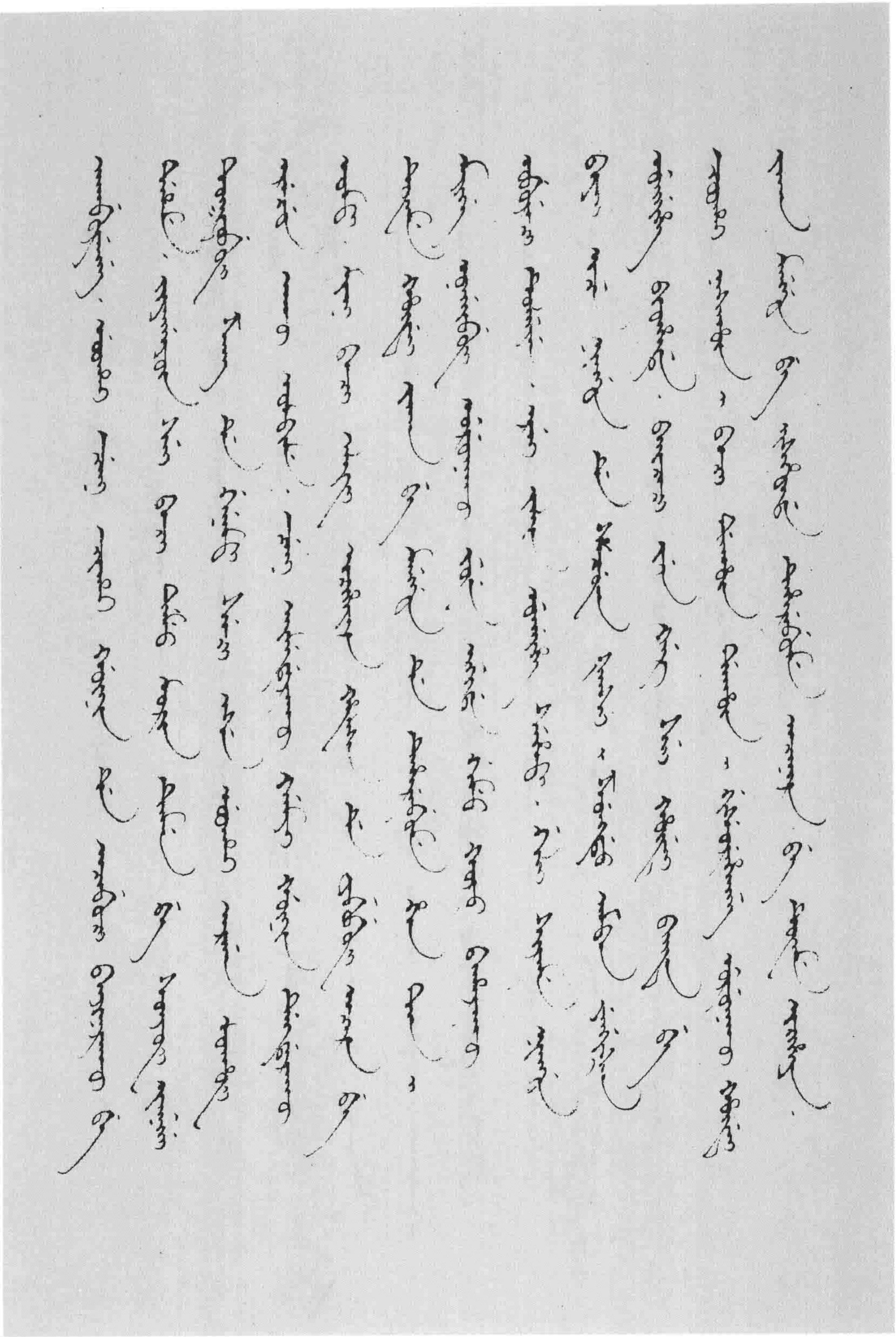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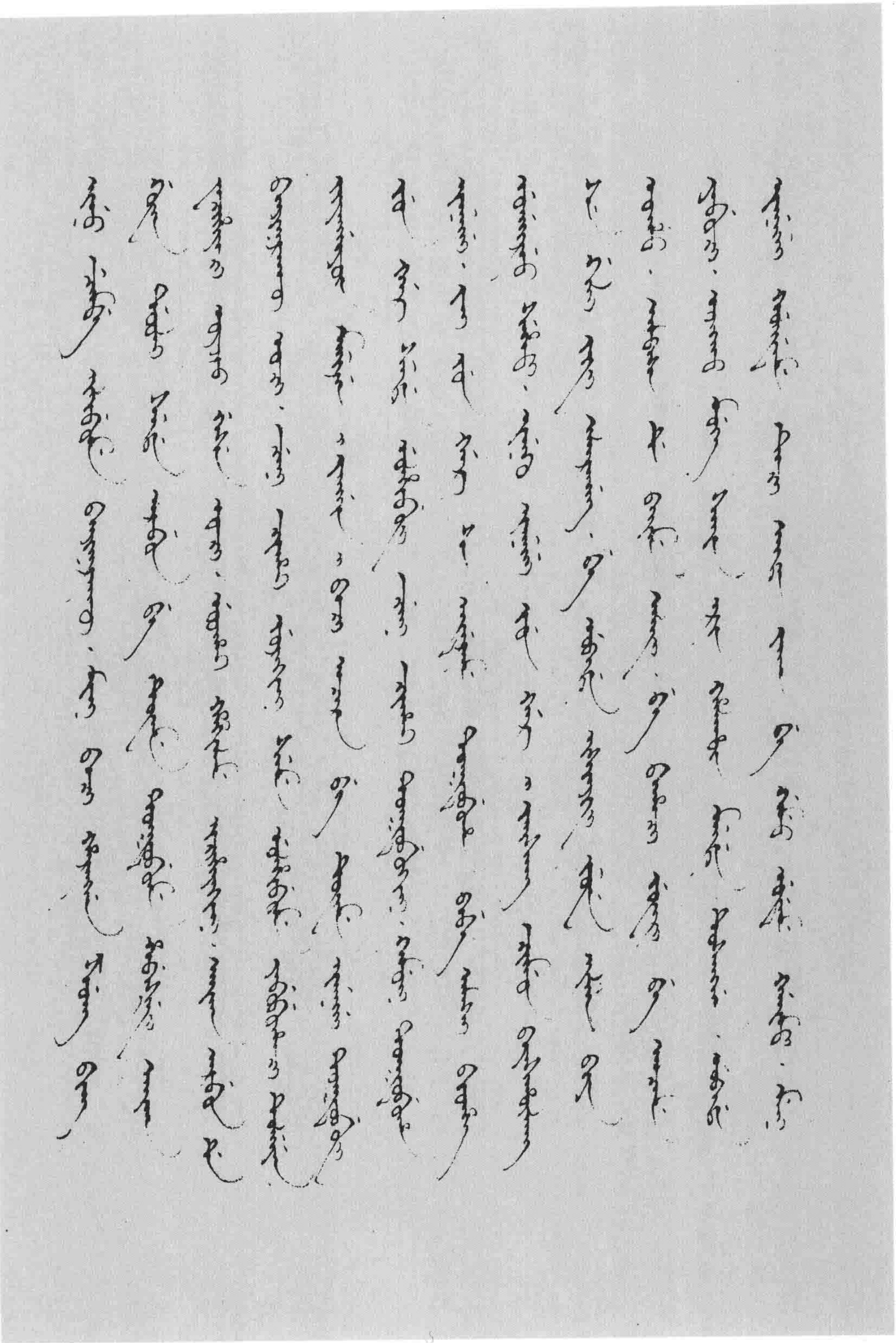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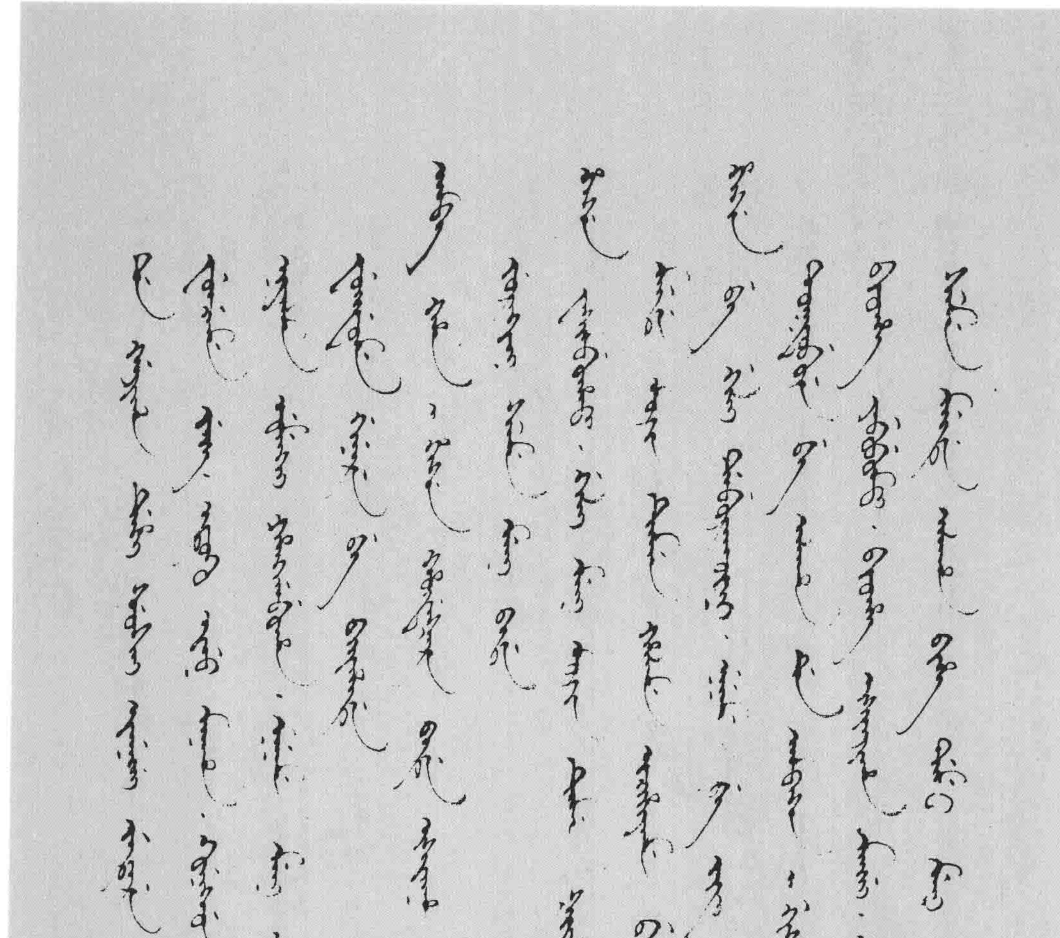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1-1-16

16.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告请起程赴藏折

乾隆六年六月二十日

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等之将军臣乌赫图等谨奏，为请旨事。

乾隆六年五月十四日，准噶尔喇嘛多约特禅机、斋桑齐默特、巴雅斯瑚朗等派噶尔丹策零之亲信多尔济、济尔噶朗等告知臣等称，我等之喇嘛、斋桑等派我等与大臣等商议，我等拟于五月二十日始起程赴藏。等语。是以，臣等问多尔济等其贸易事宜如何，据告称，我等之贸易之事尚未办妥，并无增加之处，倘若加价，我等则等候，倘不加价，则无需等候，故我等之喇嘛、斋桑等拟于本月二十日始起程赴藏。等因相告。是故，臣等咨文陕西总督、甘肃巡抚去讫。查得，据军机处咨文内称，俟使臣等于东科尔地方贸易已毕伴送至藏。等因。兹准噶尔等以其价未定，拟于五月二十日始起程赴藏，相应将准噶尔贸易事宜如何办理定夺，何时完毕之处，谨请咨复。俟至咨文前来，再行确定起程日期。等因咨文在案。继而准噶尔之斋桑齐默特、巴雅斯瑚朗等前来告称，我等前来闻达大臣等，赶在夏季行路，水草丰美，人亦舒服；若秋季行路，据我等所闻，藏路甚是寒冷，不意为我等赶上。在藏不宜过冬，且返回东科尔地方又无水草，我等返回亦难，尚可仰赖大皇帝之恩供养我等之人畜乎。兹两国为兴广黄教、逸乐众生而和好，我等之人进献大皇帝以伯勒克，往来贸易四五次，其物价系我等之人知之者，此次前来，低价出售，返回之后必将获咎。照先前所来人等定价出售，则双方收益。我等并未讨要高价，倘若大皇帝旨令如此降价出售，我等无不服从。我使臣等前往大皇帝处祈请赴藏熬茶之时，奉旨将我等之货物携至西宁、东科尔等地出售后，采买在藏熬茶所用物件，携带至藏。等因。颁给我等地方以黄纸谕旨。今自抵此，凡牧放我等之马畜，及我等所食牛羊口粮，均称系大皇帝之旨，惟议及货价，皆称系民人购买我等之物。如今出价如此之

低，我等之货物亦不便出售。此等情形，陈告二位大臣知道后，但请主持公正，大皇帝颁降之旨，焉有两种。我等之人若有舛错之处，请二位大臣训导，容我等认错。再，我等贸易事宜暂不定，按我蒙古之例，凡物皆可作伯勒克进献，我等之此等物品，拟皆作伯勒克带往进献。等因相告。臣等告知齐默特、巴雅斯瑚朗称，尔等有何舛错之处，尔等不仅无错，即便我等之人亦无错。惟尔等贸易之事须与商民交易，由地方官督办，大皇帝从不过问此等琐事。再，商民均归地方大臣等管辖，可由本处咨文督抚，俟将尔等贸易之事如何裁定之处咨复前来，我等再定起程日期。等语。嗣据甘肃巡抚臣元展成咨文内称，查得，准噶尔人等原为赴藏熬茶而来，并非专特前来贸易，如今彼等抬高物件，欲遂其贪欲，然商民不可扰累。先前奉有谕旨，虽属施恩，然不可启其贪得无厌之心者，诚属圣明深邃，洞察纤毫。

又据军机处议得，准噶尔等借机熬茶，携至诸多货物，意欲尽速出售者，亦属其狡诈贪婪之常事，务须酌将银物彼此相等，日后方可令商民无忧，钱粮亦可无所亏欠。等因咨文在案。准噶尔等理应公平贸易，如若双方均皆情愿，方可加快办理。兹因不加价，即告称进藏者，显系以其货物为重，借此佯装，不宜即遂其愿，相应俟将军等处一旦挑定马驼，确定日期赴藏，彼等便计穷无望，不再萌发贪得无厌之心。兹由本处咨行承办官员等，酌将货物与银两相等，稍许增加，务于双方均无伤害外，为此咨行。等因。继而复于六月初六日接准川陕总督臣尹继善咨文内称，查得，准噶尔等贸易之事，经军机处再三会议，务令物价公允，酌情办理，不得肇启其贪心，伤害商民。又据办理商务官员等相继报称，各种物件，商民按值给价，极为公允，而准噶尔等生性狡诈，故仍执拗，报称不懂。惟贸易之事，双方情愿，方为合宜。准噶尔等执意抬高价钱，断不可应允，以免肇启其狂妄之心。原先虽议贸易完毕伴送至藏，然准噶尔等欲壑难填，以至于延误。而今即来告知起程赴藏，相应亦不便阻止。本处咨饬该总兵、道员等视其情形商定，倘可完竣，即行加速办理，倘若不可，听其起程。等因去讫外，由将军、副都统等酌定日期，晓谕准噶尔等，听其定夺，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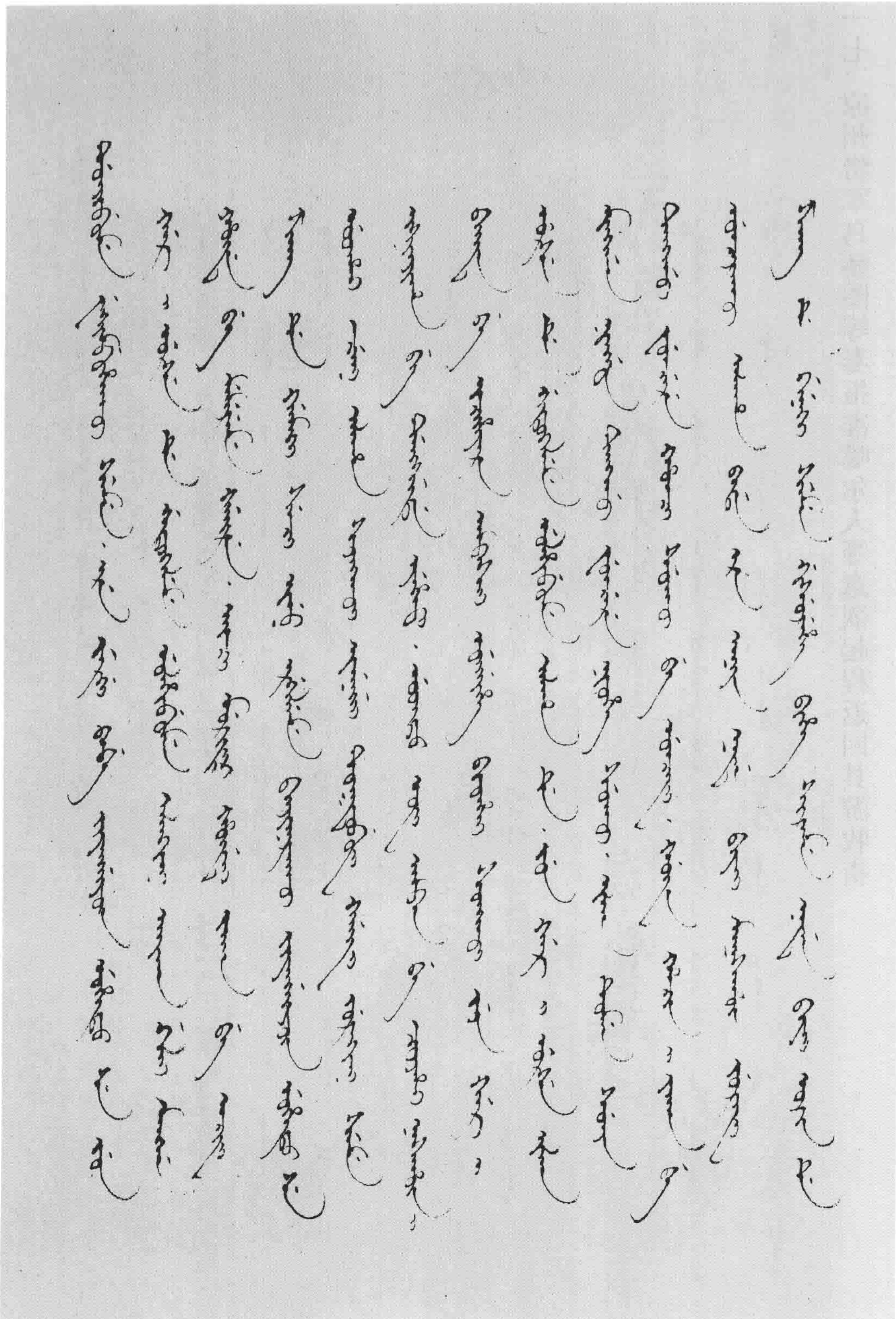
将确定日期及准噶尔等如何确定之处，咨复前来。是日，准噶尔之斋桑齐默特、巴雅斯瑚朗等又来告称，我等抵此，已有二三月，拟告请大臣等，赶在夏季行路，水草丰美，温暖舒适，甚有裨益。若久留此处，所有物件皆得采买，我等原先携至之四五十日口粮，食用至今已有两月有余，衣烂粮绝，我等之人现已窘迫至极。先前奏请我等之人赴藏熬茶，奉大皇帝旨，俟至贸易地方，尽速贸易起程，又以我等之马驼倘若疲惫，准给我等调换马驼，焉能不遵谕旨。先前我等前来告请大臣等确定起程日期，大臣等言称，将咨文总督、巡抚，俟有回文，再确定起程日期。等因告知我等。惟我等之贸易事小，赴藏熬茶事大，我等拟告请大臣等确定起程日期，尽早起行，则诸大臣及官兵以至于我等均不受累，且亦便于返回。如若日久，则必致过冬。等语。臣等言称，尔等先曾告知我等起程，本大臣等已咨文总督、巡抚询问，总督、巡抚尚未回复，尔等今既决计起程，相应我等可于七月初起程前往，日期任由尔等择定。等语。臣等查得，准噶尔人等本不可信，生性狡诈，贪得无厌。观此次所来之人，尚属和顺，彼等虽称贸易事小，熬茶事大，然其内心仍以贸易之事为至要。圣上施以天恩仁抚万众，照准噶尔丹策零所请施行，倘若未将其携至货物办理完竣即行起程赴藏，似有悖于皇上播仁抚远之至意。将此或仍交付总督、巡抚等酌情办理准噶尔等之贸易事宜再行赴藏，或于七月初即行带领彼等赴藏之处，谨请圣上洞鉴。俟有旨下，钦遵办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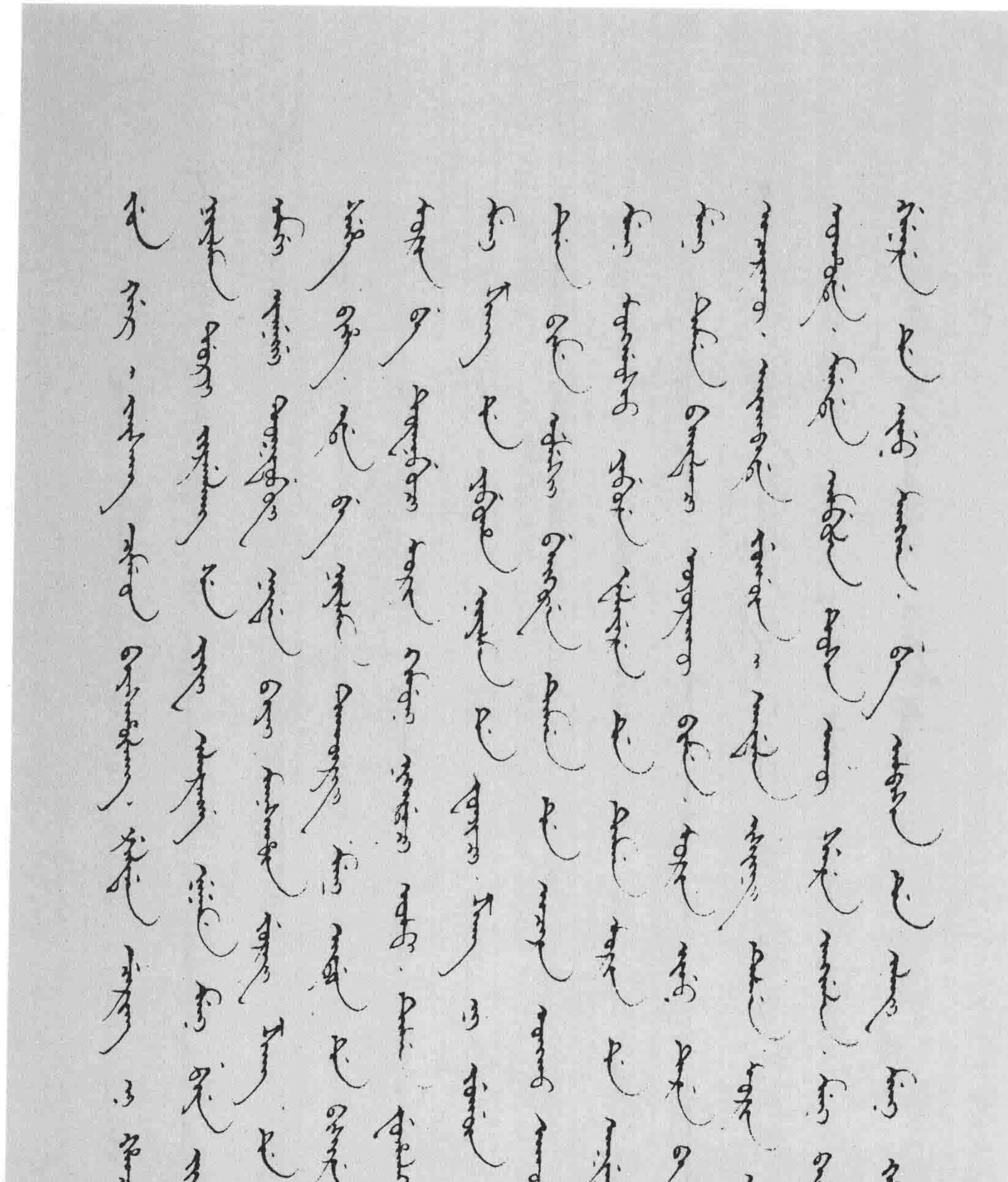
为此谨奏。请旨。谨将奉有朱批折一并具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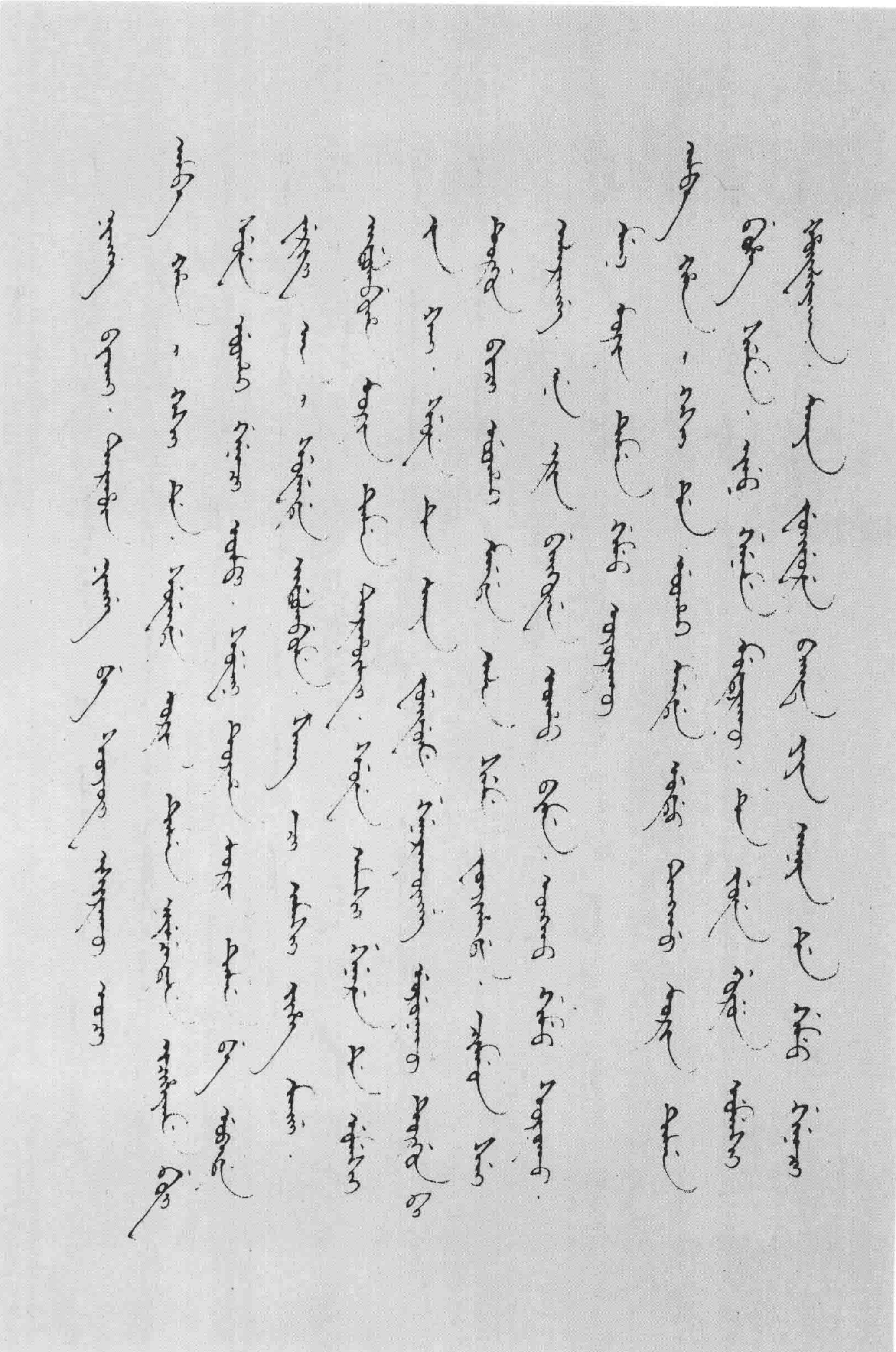
等因，乾隆六年六月二十日奏入，奉朱批：著军机处大臣等即行议奏。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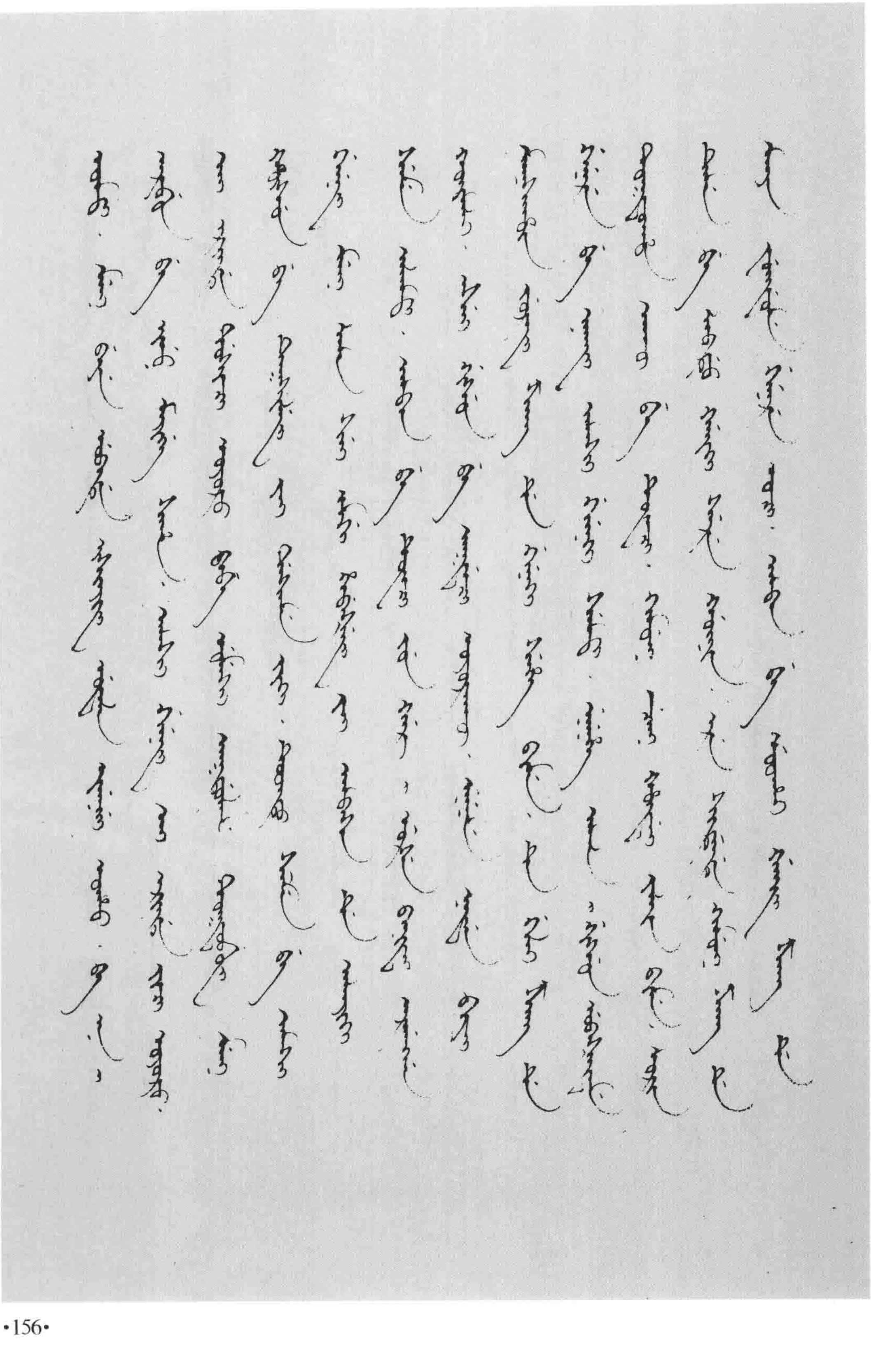
一七、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意欲起程返回其游牧折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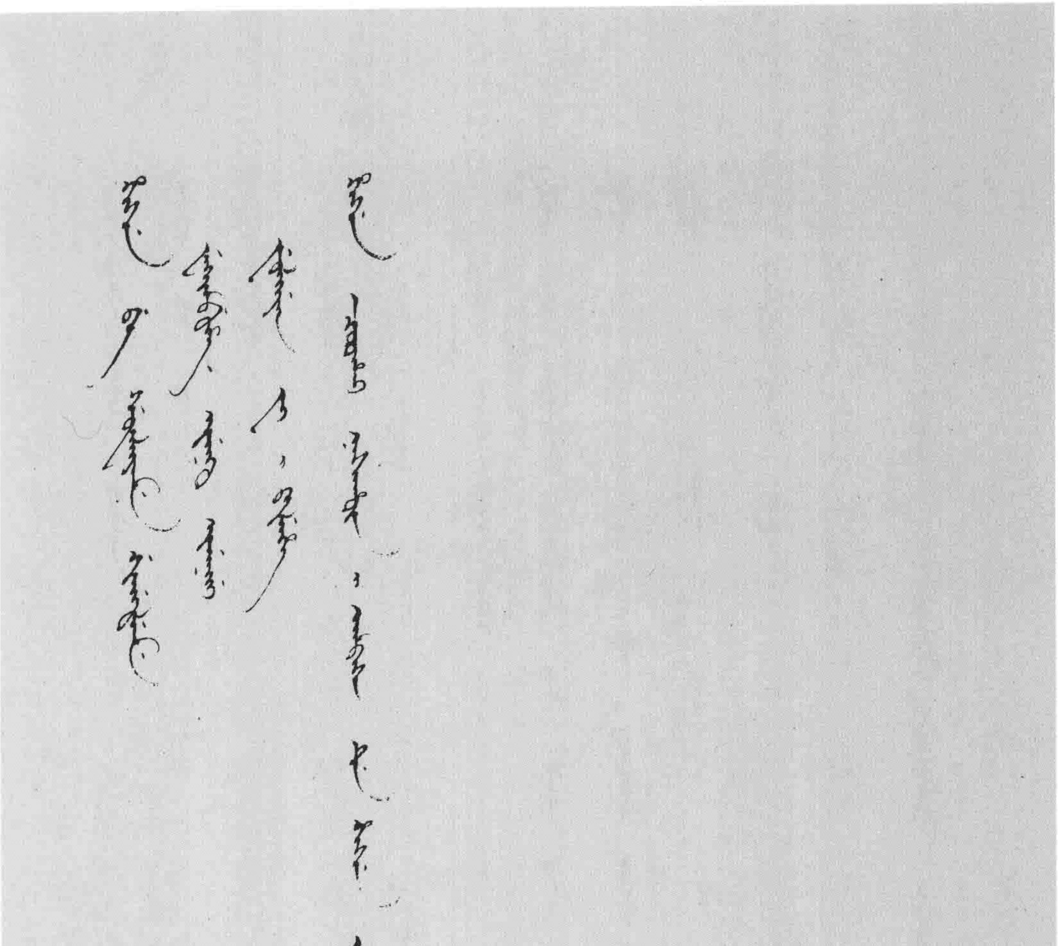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档号03-1741-1-17

17.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意欲起程返回其游牧折

乾隆六年八月初四日

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等之将军臣乌赫图等谨奏，为请旨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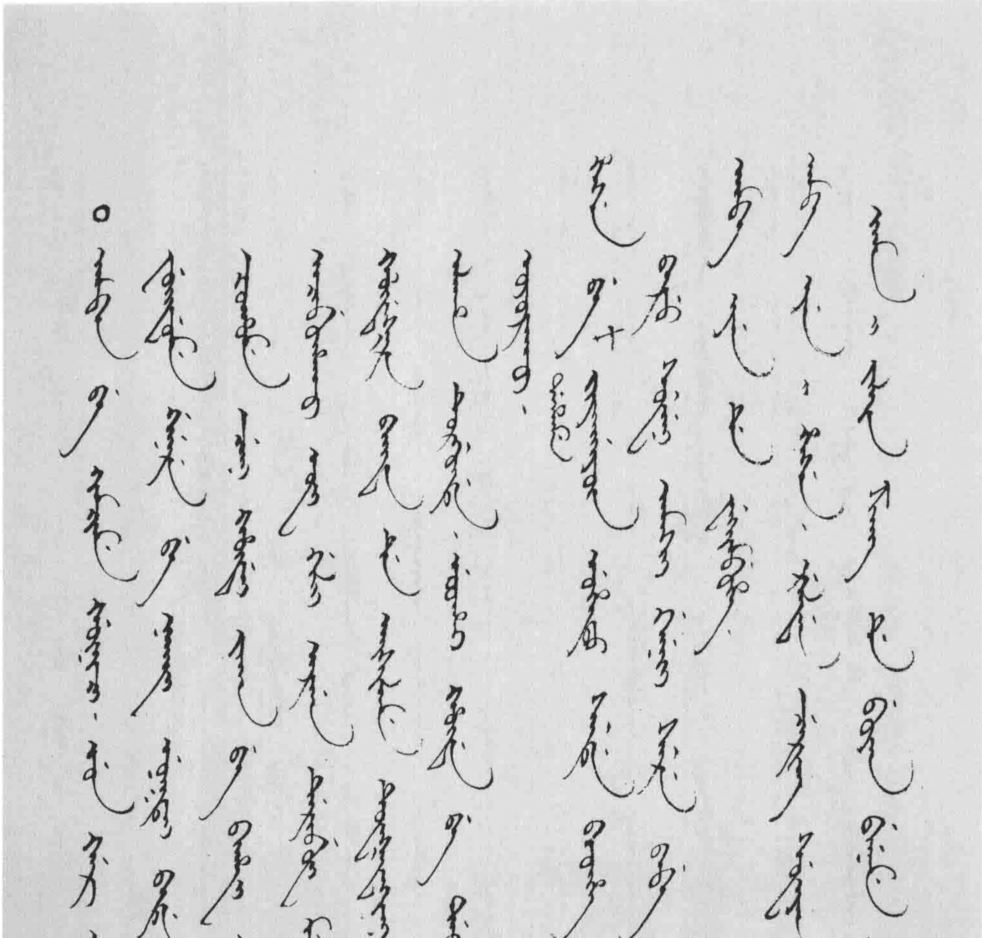
本年七月初三日，接奉军机大臣等奏准咨文内称，准噶尔等乘熬茶之便携货至东科尔贸易，故令遵从时价，私下与民人自行论价交易，本处仅派官员照看而已。此等小事，不便奏闻大皇帝，故而我等亦未具奏。等因。由将军乌赫图等明白晓谕准噶尔人等，倘若拘泥于要高价，或执意携货物至藏，亦不便勉强。将军乌赫图等即照其请，确定日期带领起程。等因前来在案。是故，臣等照军机大臣等之咨文，明白晓谕准噶尔人等，准噶尔人等随后出售狼皮三千六百余张、羊皮三万零五百余张，其余物件并不出售。前曾告称拟于本年七月底起程赴藏，继于七月二十日，准噶尔斋桑齐默特、巴雅斯瑚朗、噶尔丹策零之亲信多尔济、济尔噶朗等前来告称，先前我等曾来与大臣等商定于七月底起程赴藏，故此我等派人前去探察我等之在牧驼马，马尚可骑用，驼则全然不可，问询我等曾在藏地游历之人，据称藏路地势险峻，且极为寒冷，并无适宜骆驼之水草。我等蒙古往来行走，但靠驼马，而今我等之骆驼已不堪用，且马亦水土不服，倘若行至中途驼马不支，不仅于我等极为无益，且难返回我等地方。我等谨此告知大臣等，俟至办妥我等之贸易之事，请准返回。等语。臣等问齐默特等曰，前经尔等之台吉请旨，准令尔等赴藏熬茶，而今不再前往者，可有缘故乎。据齐默特等告称，我等并无他故，惟今天已寒冷，草亦枯萎，藏路险峻，不宜于我等之驼马，故而我等意欲返回。等语。臣等复又问齐默特等曰，尔等如何由哈密抵此，藏路距哈密并不遥远，尔等既经请旨前来，理宜即行赴藏。兹观尔等之驼马，其中亦有膘壮堪用者，可挑其膘壮者，如若不敷，仰赖大皇帝之恩，补给尔等马驼，尔等即可前往。将尔等之羸瘦驼马留于此地，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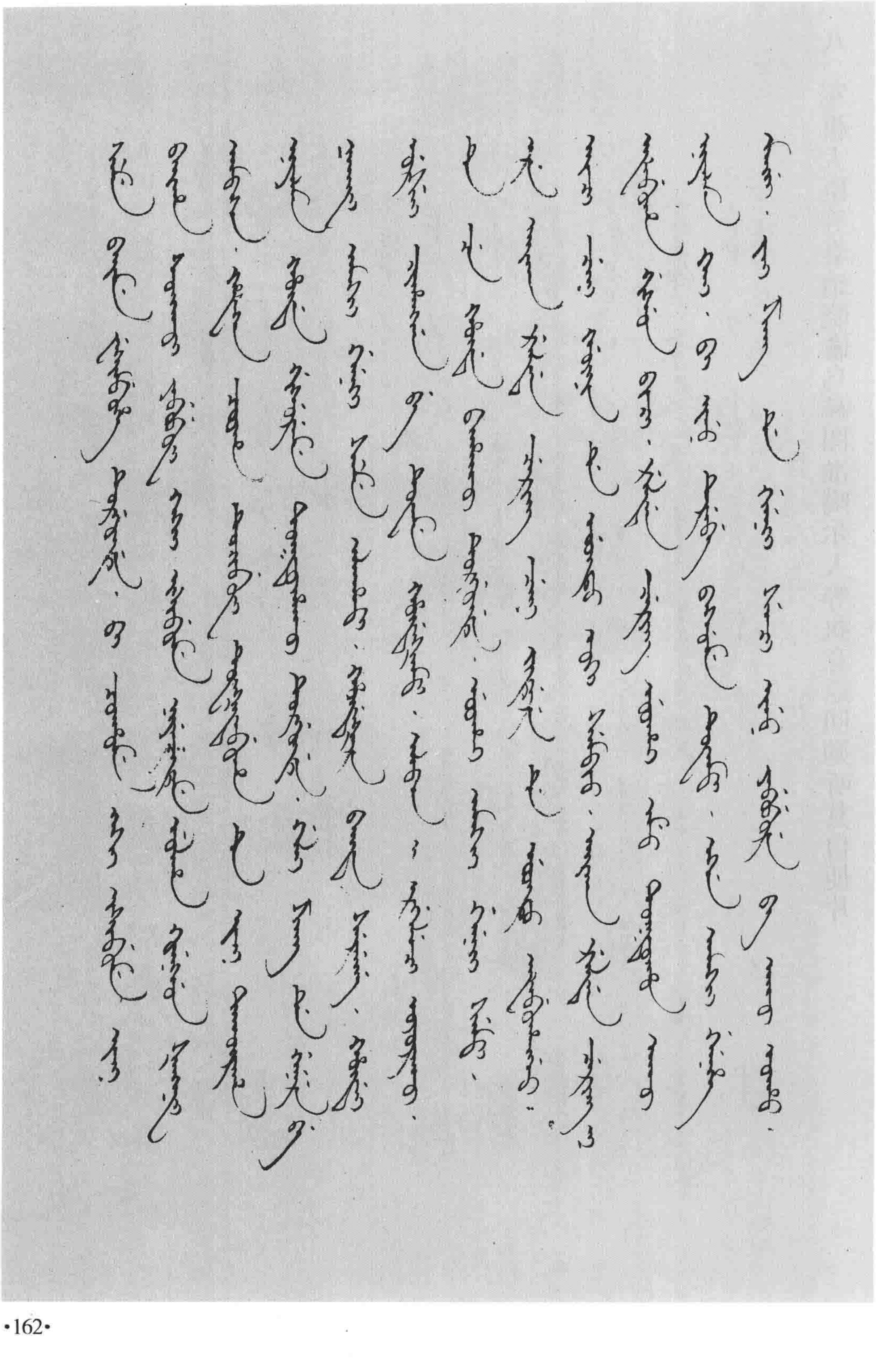
听凭尔等牧放，俟由藏返回，牧放之马驼业已上膘，尔等极易返回矣。尔等如今不去熬茶者，必有缘故，有缘故则告知我等。据齐默特等告称，现时值寒冷，草亦枯萎，我等之马驼均已不支，即便仰赖大皇帝之恩，补给我等数百匹马驼，亦不能去。而今两国极为和好，熬茶之事每年皆可前往。我等至此，亦有数日，地方情形亦略知一二，返回之后，拟将何时前来为宜、何时入藏为宜之处，加以斟酌，整治行装，再行前来。且容我等返回，与我等之喇嘛等商议，再来告知大臣等。等语。臣等看得，准噶尔人等生性狡诈，其言不可信，前已言称于七月底赴藏，兹又言称不再赴藏，请求返回。观其前后之言，相悖无定，其意仍为其贸易，并欲多得马驼。此间如若仍行赴藏熬茶，臣等即行带领入藏外，倘若贸易已毕不再赴藏，请求返回，抑或请求携其货物返回之处，谨请圣上明鉴，俟有旨下，钦遵施行。候旨期间，准噶尔等倘若执意返回，臣等亦不便勉强彼等，相应即照军机处原议之例率带官兵照看，送至哈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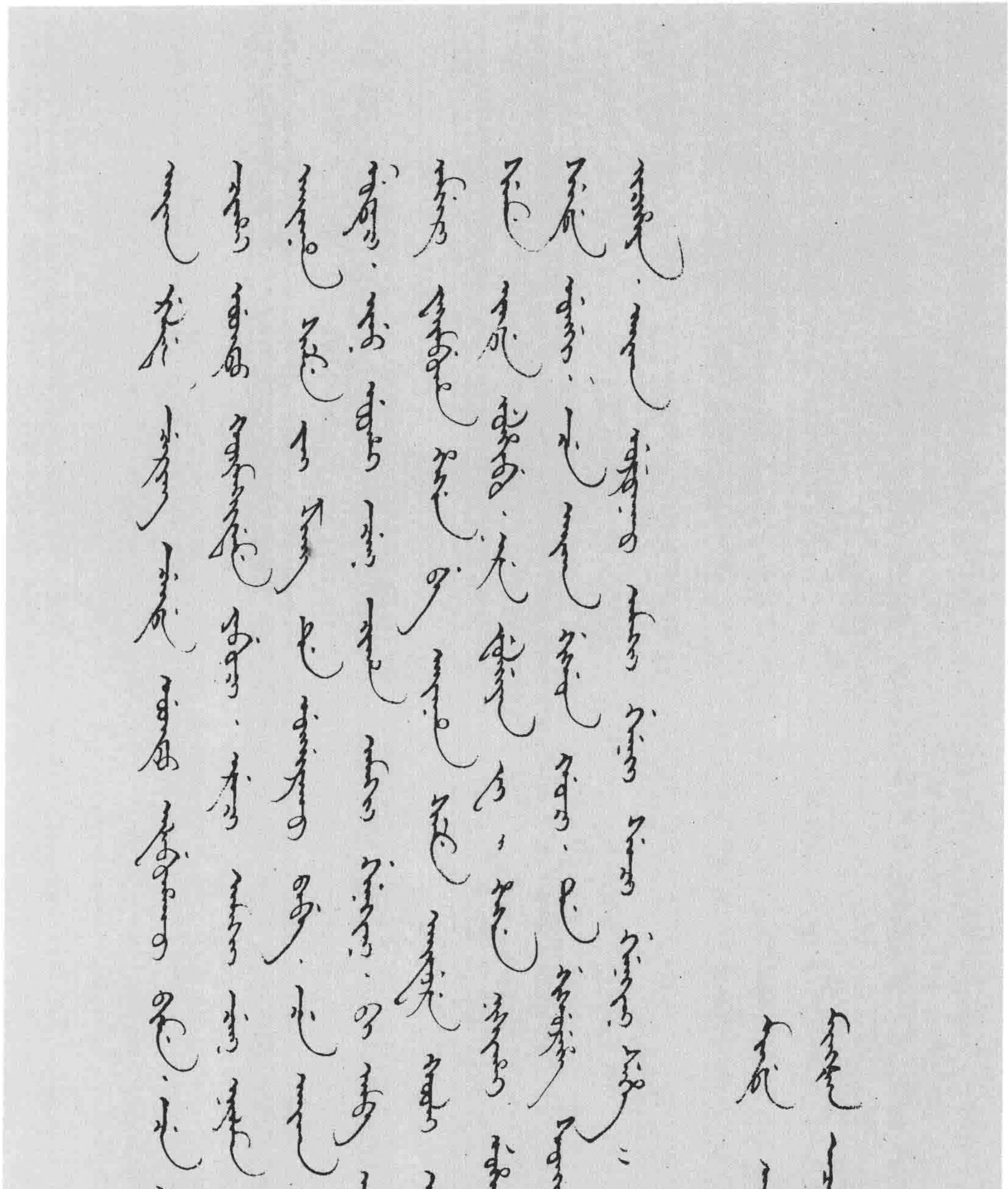
为此谨奏。请旨。谨将奉有朱批折一并具奏。

是日奉朱批：已降旨军机大臣等。钦此。

一八、军机大臣等奏请晓谕乌赫图准噶尔人等执意返回则听其自便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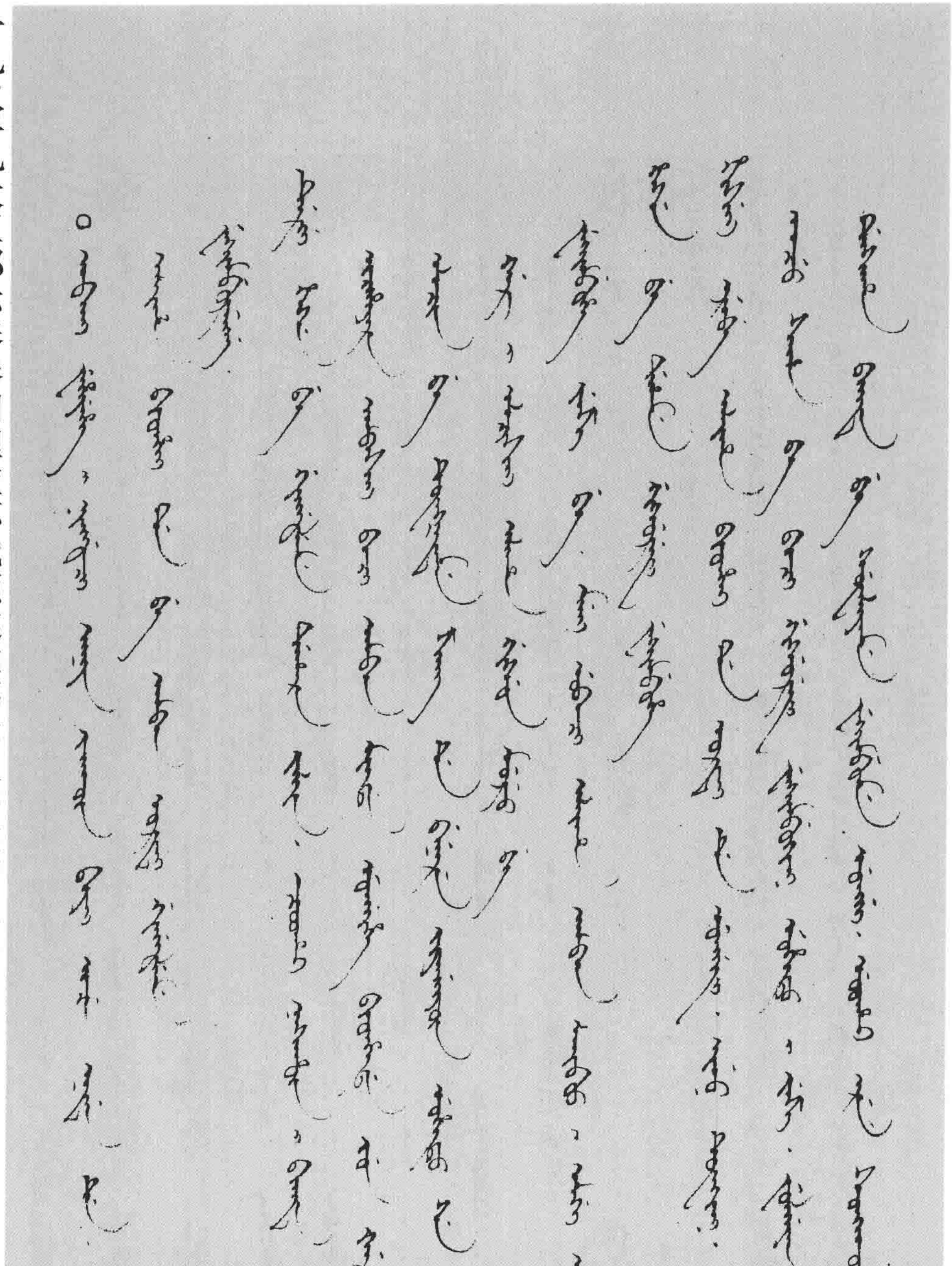
档号03-1741-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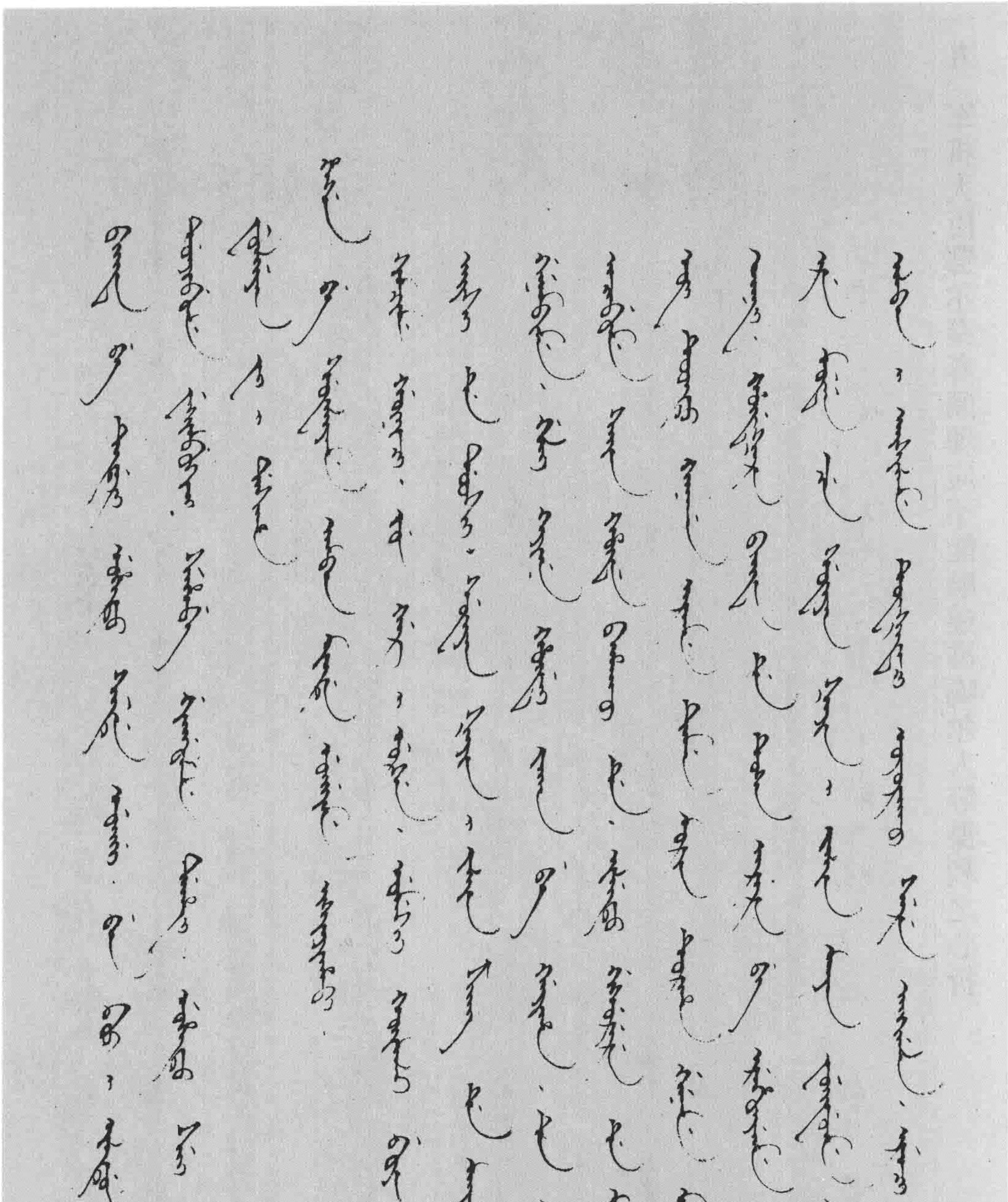
18.军机大臣等奏请晓谕乌赫图准噶尔人等执意返回则听其自便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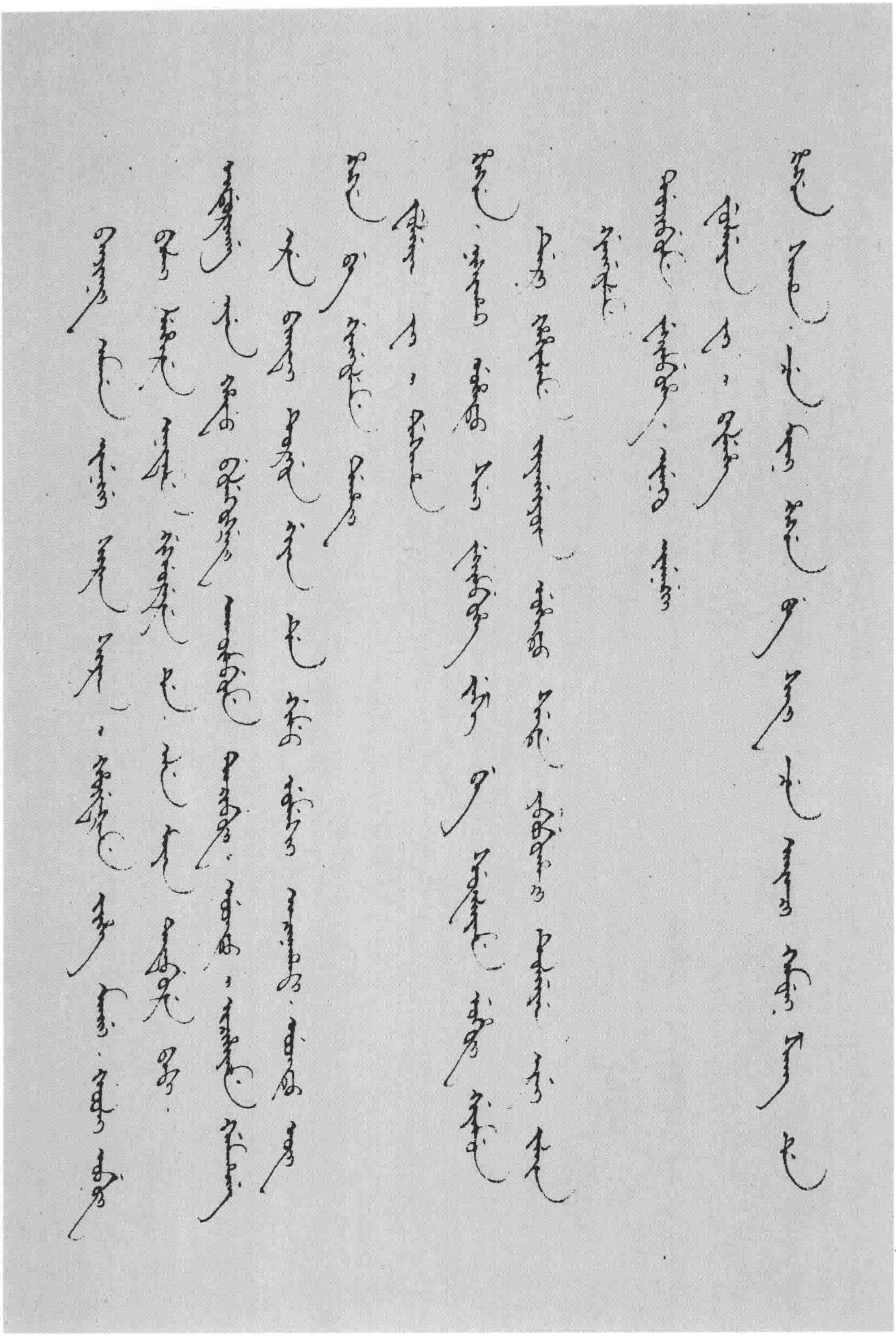
乾隆六年八月初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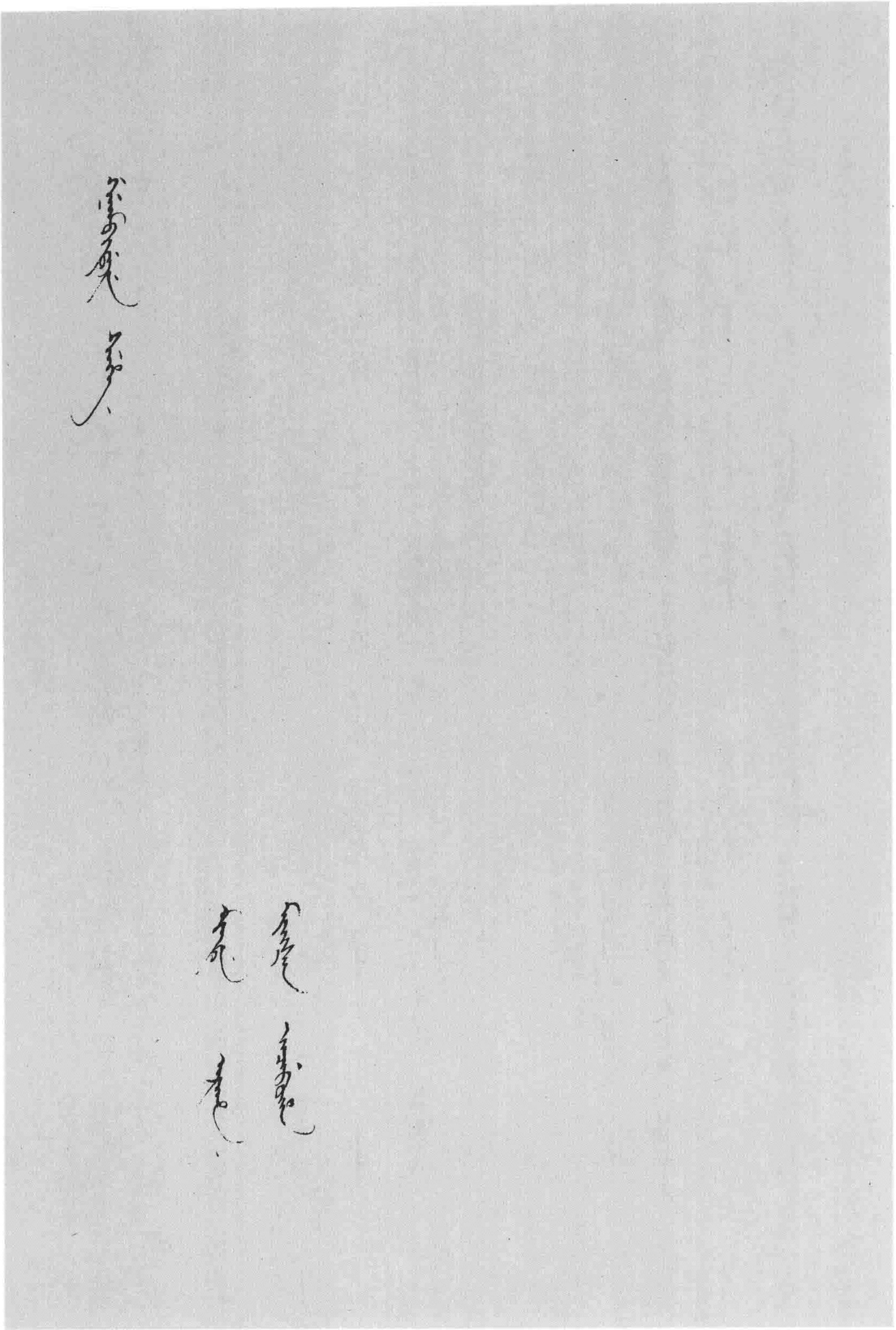
臣等窃思，准噶尔人等告请停止赴藏熬茶，返回其游牧者，乃其货物未能售罄，其愿不遂，故图谋求我大臣等协助照料其生意之意。因彼等如此相告，即准抬价，断然不可。相应遵旨咨文晓谕将军乌赫图等，告知准噶尔人等，尔等请求返回之处，业已具奏大皇帝，奉大皇帝之旨：噶尔丹策零尊崇黄教，虔心奏请为其父赴藏送布彦熬茶，故而朕专特施恩，照准其请，施恩赏补牲畜口粮，遣派大臣、官兵照看。兹其所派之人因未议定价钱，又告请停止进藏，拟回返。贸易之事，乃听商贾自愿贸易，不可官为勉强。兹彼等因未获利，即欲返回，此或系噶尔丹策零于彼等前来之时即如此交待，或系彼等自作主张乎。倘有噶尔丹策零嘱咐之言，噶尔丹策零即为一无定之人，朕将蔑视之。彼等返回后，复请入藏，亦不再照准矣。倘若噶尔丹策零并未如此嘱咐彼等，而彼等如此肆意妄为，则嗣后断不再准令彼等之人赴藏之处，彼等倘能承受，即听其自便准令返回。朕身为大皇帝，已降之旨，断无反悔之例。等因。俟接奉此朱笔谕旨，著咨文乌赫图等，倘若彼等收回其言，照原议办理，如若执意返回，则听其自便。钦此。

一九、军机大臣鄂尔泰奏闻理应不能顺遂准噶尔人等谋利之心折









档号03-1741-1-19

19.军机大臣鄂尔泰奏闻理应不能顺遂准噶尔人等谋利之心折

乾隆六年八月初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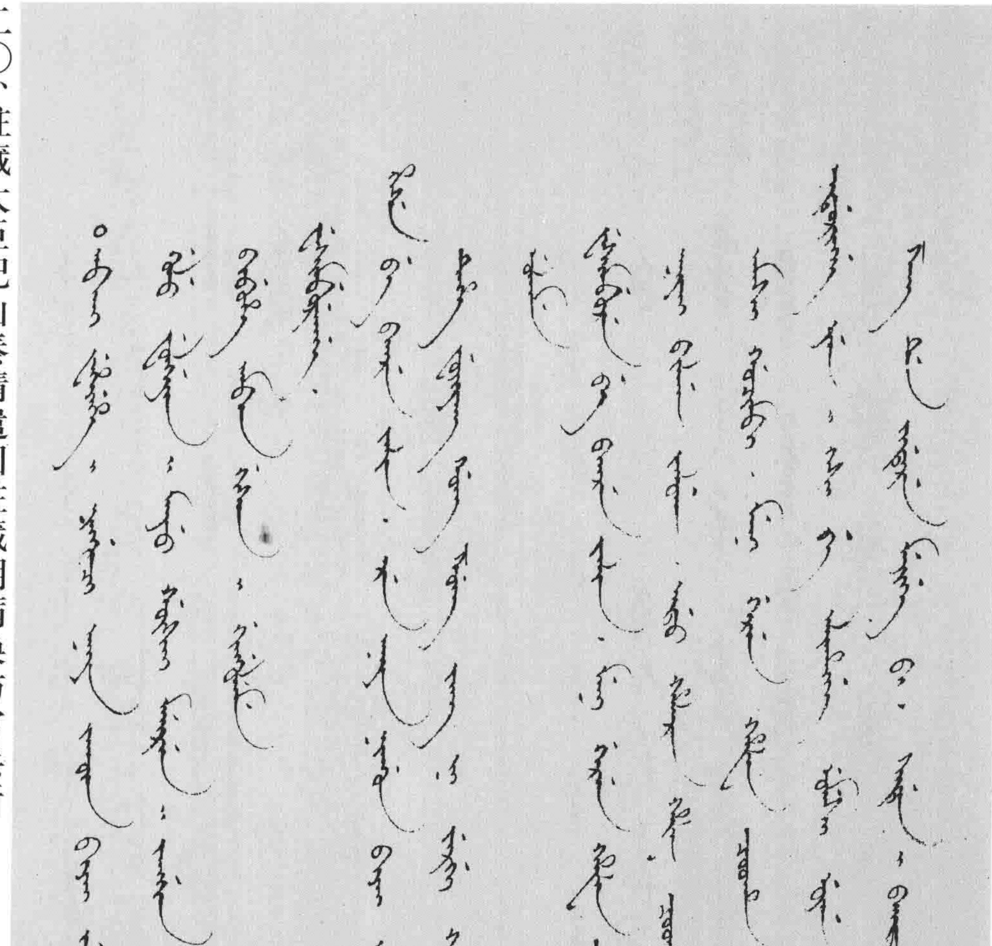
大学士、伯鄂尔泰谨奏，为钦遵上谕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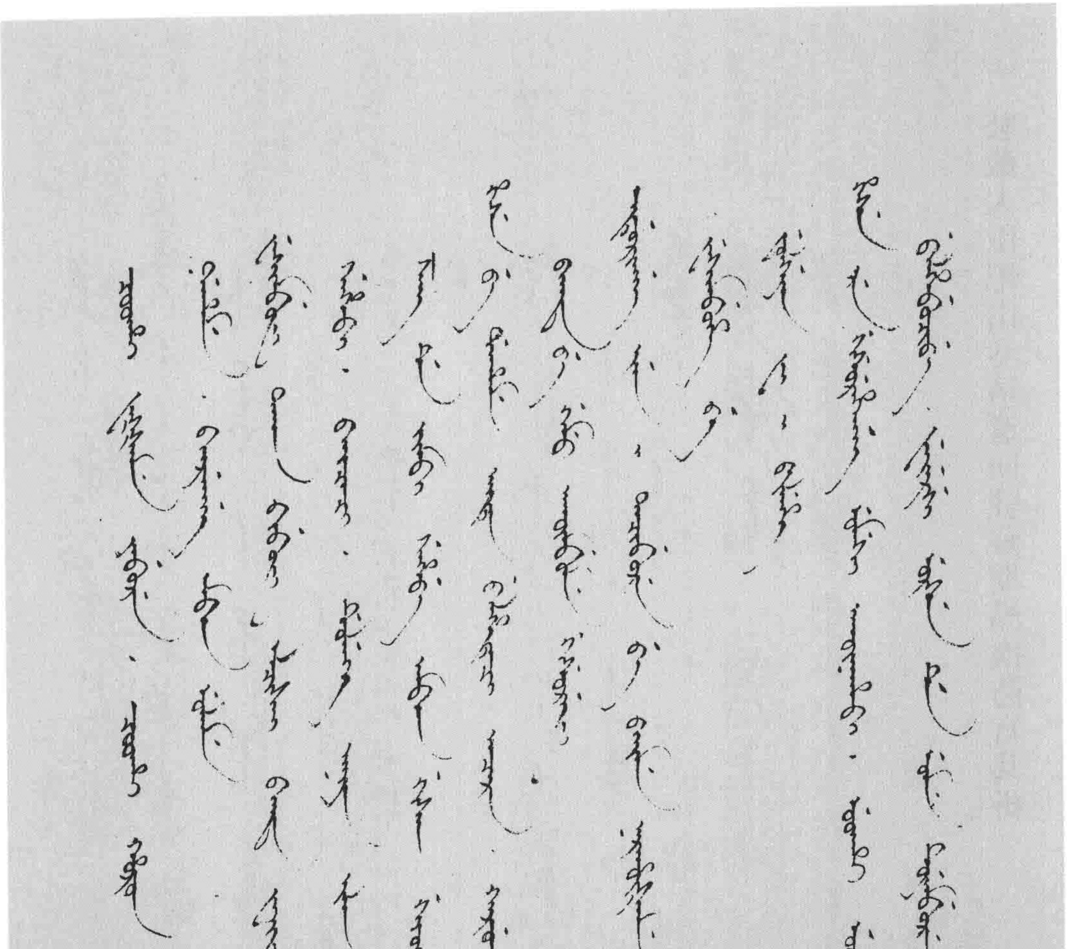
接准军机大臣等咨文臣称，护送准噶尔使臣赴藏之将军乌赫图等具奏准噶尔使臣等所告言语之折，经本处会同尚书来保遵旨议奏，钦命将此亦咨行大学士鄂尔泰阅看，倘有另见，著议奏前来。乌赫图之折、朱改之处，一并咨行前去。倘即照此，即由彼咨行乌赫图，趁本报之便奏闻。钦此。钦遵。将乌赫图等所奏之折、朱改谕旨，一并咨行前来。臣窃思，准噶尔人等极为狡诈鄙陋，贪得无厌，请为黄教赴藏熬茶，且又携至多项货物，兹因未能如愿抬高价钱，不便明言，故托词马驼羸瘦，不能前往，指望利其贸易之事。此次彼等为黄教熬茶，不仅不便官为资助，如若由此习以为常，日后频频前来贸易，以此为惯例肆意勒掯，更有掣肘之处。蒙圣上洞鉴，详尽制定，如此办理，于此事之情理极为相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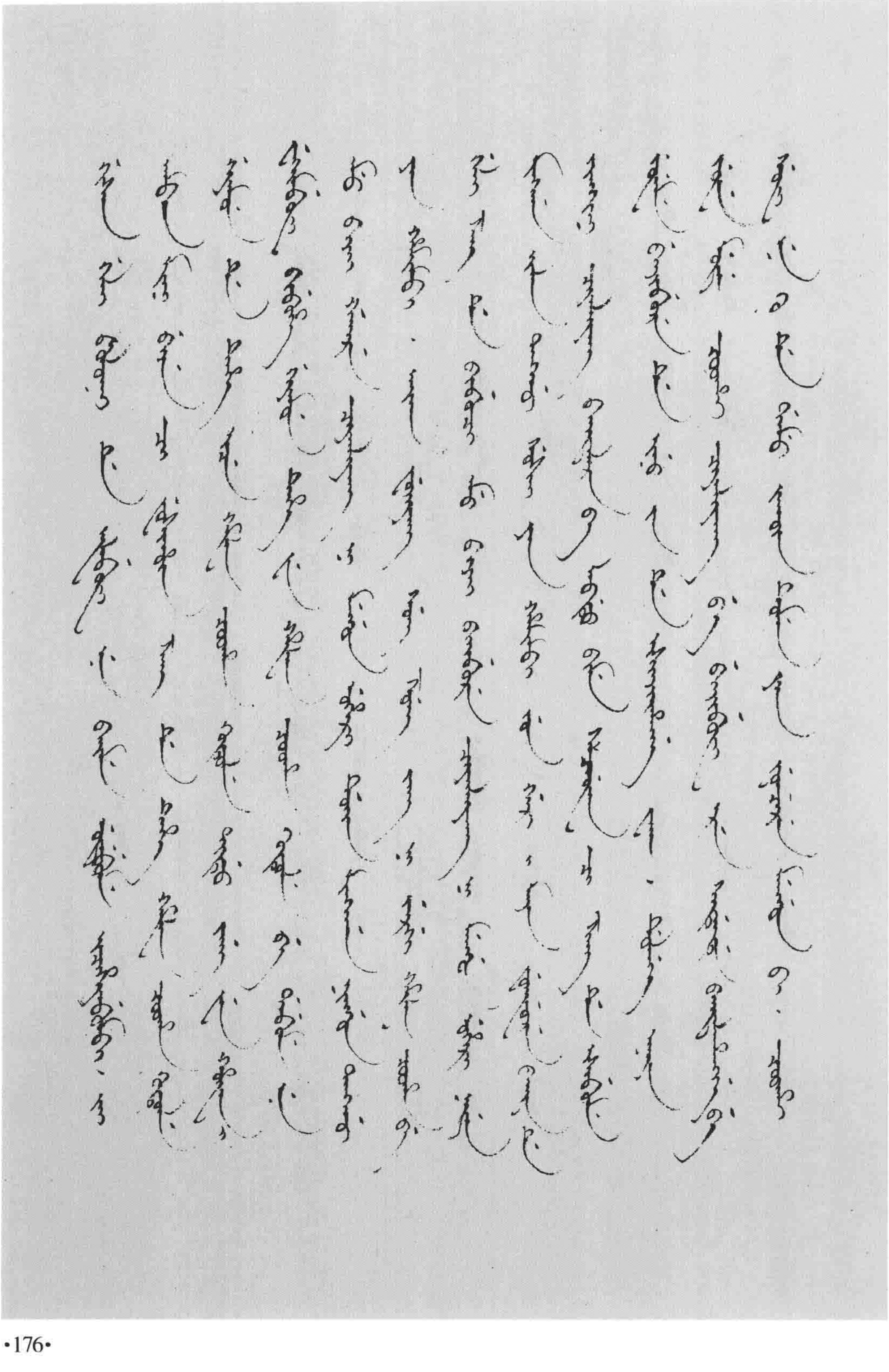
是故，钦遵上谕，将朱改谕旨，随带乌赫图等具奏之折，一并封装，由驿从速递送将军乌赫图等外，为此谨具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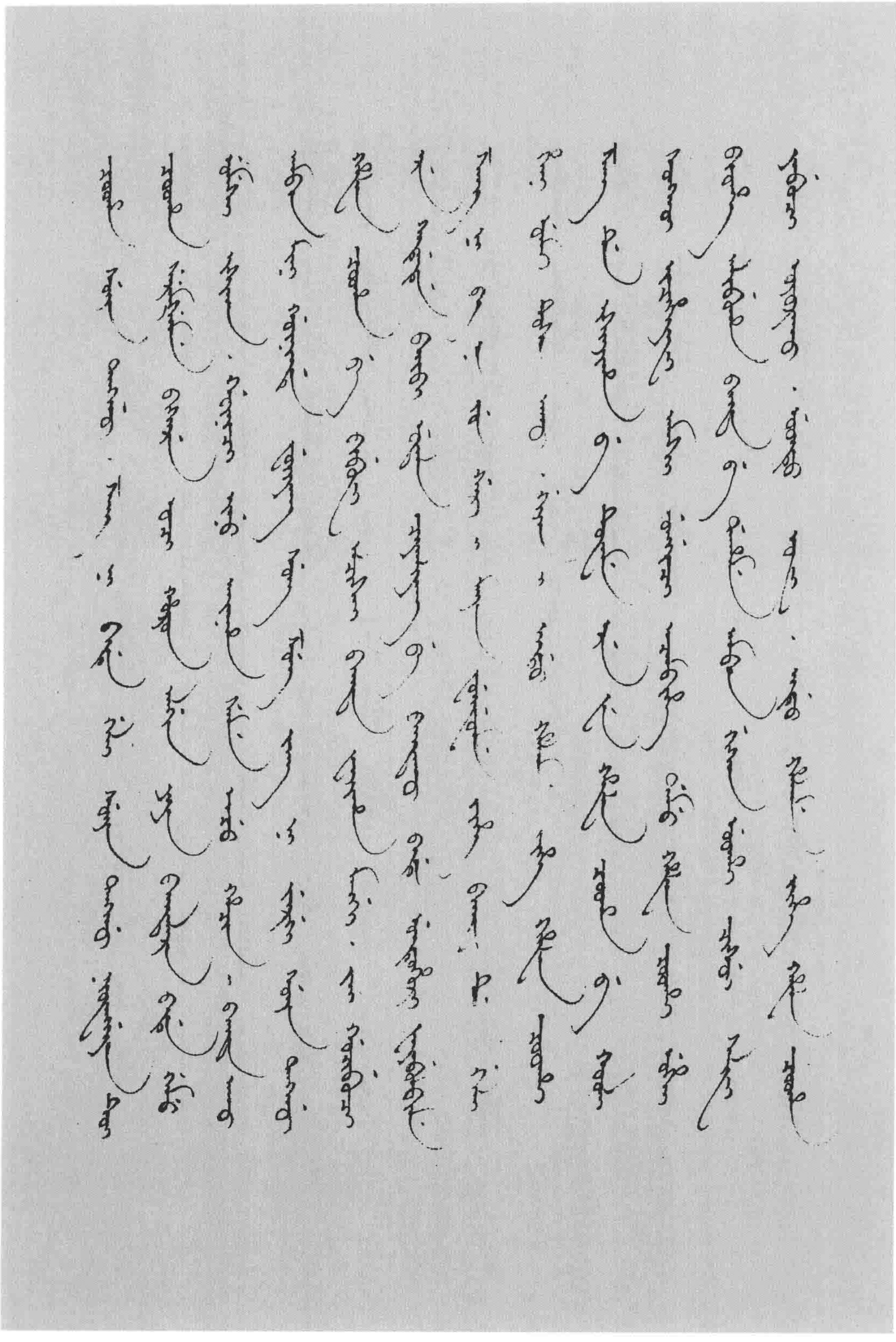
是日奉朱批：知道了。彼等知悉朕旨，抑或仍行赴藏。钦此。

二〇、驻藏大臣纪山奏请遣回驻藏期满换防官兵折









档号03-1741-1-20

20.驻藏大臣纪山奏请遣回驻藏期满换防官兵折

乾隆六年八月十七日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降二级留任臣纪山等谨密奏，为请旨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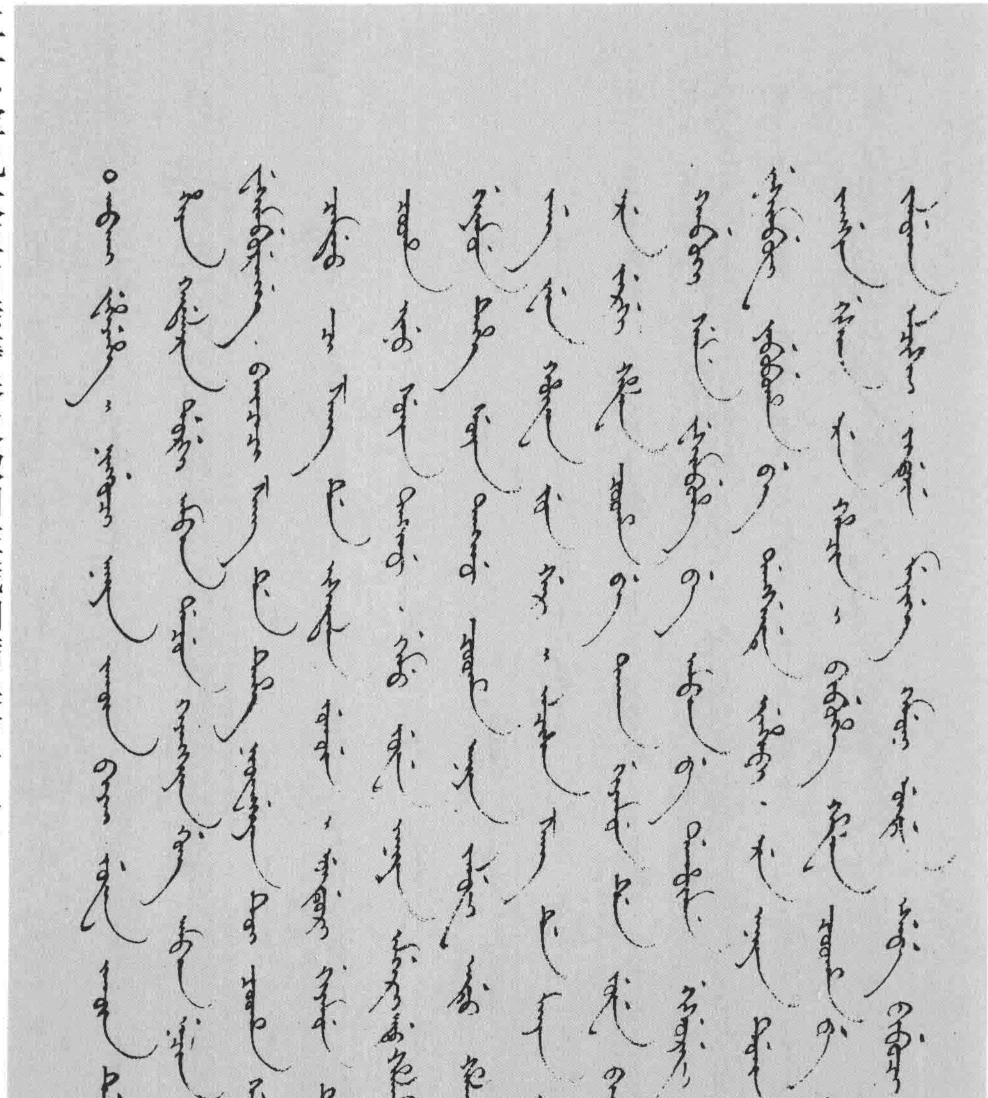
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据驻藏副将宋宗章等官兵共同呈文内称，为祈请转奏事。我等众官兵驻藏，现已年满，俟换班官兵抵达，即行撤回。我等众官兵，仰承圣上之恩，至深至重，兹有准噶尔使臣等至藏消息，公务甚多，正宜我等众官兵发奋效力，展示军威，相应谨请大臣转奏，暂行留驻，俟使臣等事毕起程，再行回撤。等语。查得，去年三月间，闻准噶尔人等来藏，臣纪山、郡王颇罗鼐遵旨将所有应办及设卡驻兵防范之处，均皆详尽筹议，具折密奏，恭请圣上训示，奉朱批：此议甚属详密，著即如此办理。再，虽经如此备办，但不得令属下人等知觉，恐妄自泄露惊扰人心。钦此。钦遵在案。是年十一月，为令察木多至藏所设驿站五百名官兵换防，经四川提督郑文焕奏准，咨文令原驻官兵留驻驿站。其准噶尔人等携至货物，若凭颇罗鼐之力难以运至，拟动用正项钱粮运至。供给护送官兵马畜草料及柴薪之价银，亦动用钱粮拨给颇罗鼐。等因。经臣纪山奏准施行外，兹护送官兵驻藏两个月之口米，恐有不继，臣纪山复饬颇罗鼐正在采办。再，计臣以下直至驻藏官兵跟役、新驻驿站官兵跟役、提督郑文焕奏准留驻驿站旧有官兵跟役在内，每月支取钱粮银共近四千六百两；倘若仍令副将宋宗章等官兵在藏，每月需用钱粮银共近七千三百五十两。准噶尔熬茶之事，使用正项钱粮之处甚多，且从四川运送至藏，亦非易事。去年两次运送兵丁之钱粮，扣除至今已用者，现库存银仅有八万余两。兵饷如若不继，关系綦重，故臣于本年三月复又咨文四川巡抚，请运送银十万两，而今尚未运至。又查得，西藏此次供给熬茶准噶尔人等、内地护送官兵、臣等驻藏官兵之处甚多，且又加倍留有五百名官兵，倘若叠倍开支，难免扰累西藏地方唐古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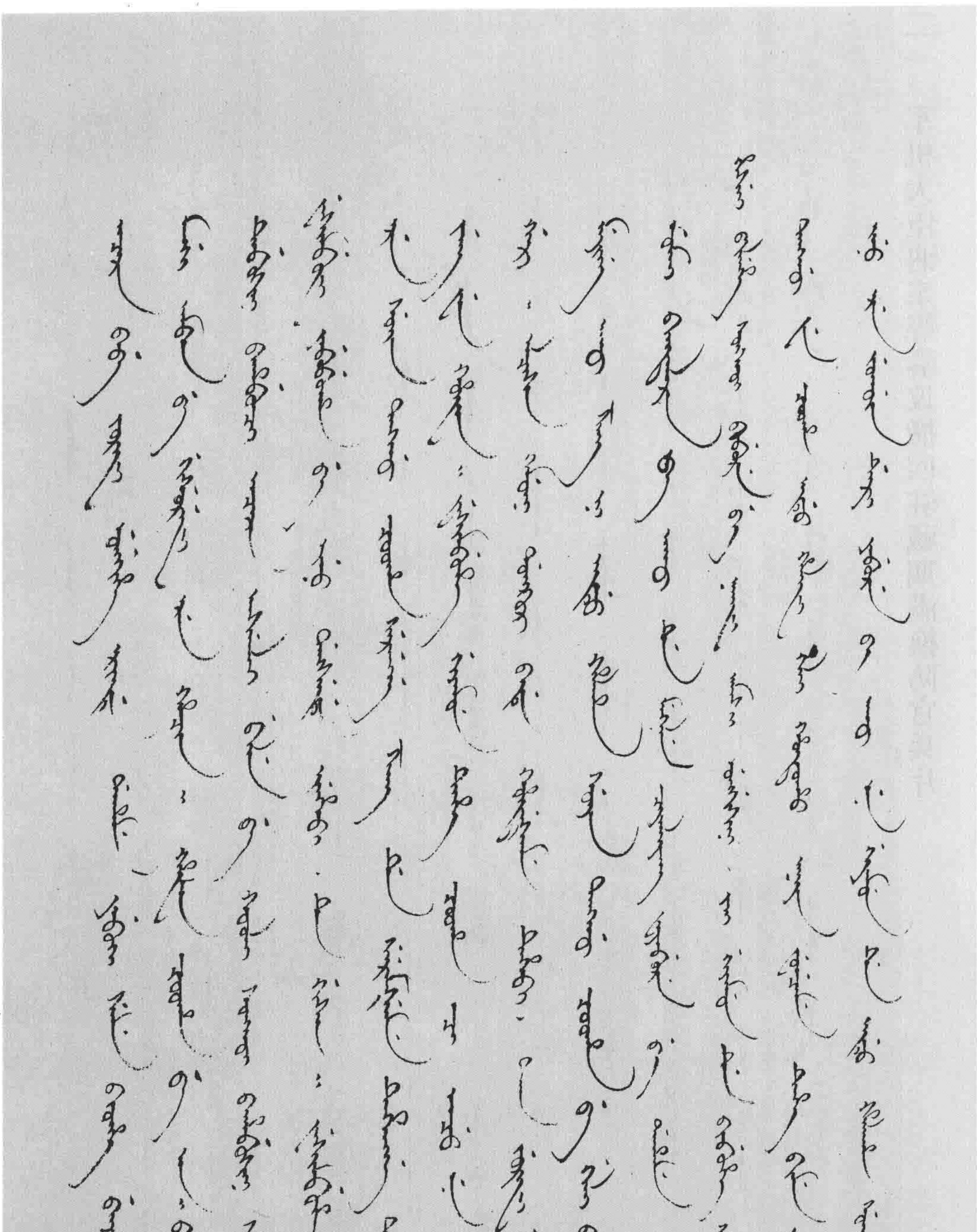
人众。此等情形业经咨询颇罗鼐，观其情形，甚是踌躇，而况并无准噶尔三百人自西宁起程之确切消息，至藏之后又将如何挨延持久之处，均难预先确定。照料彼等，有满洲兵五百名，藏地又有绿旗兵五百名防守，则威仪差务，均皆足敷，想必断无他虞。以臣之见，留下副将宋宗章等五百名官兵，俟使臣等之事毕再行撤回，此间枉费许多钱粮，于西藏地方及准噶尔前来熬茶之事毫无益处，理宜俟前来换防官兵抵藏，即将此等旧驻官兵照例办理遣回。缘系官兵共同呈文之事，相应臣纪山未敢擅便，是故，俟前来换防官兵抵藏之时，暂准旧驻官兵食饷，驻守候旨，或令留驻，可否之处，谨请圣上明鉴。俟有旨下，钦遵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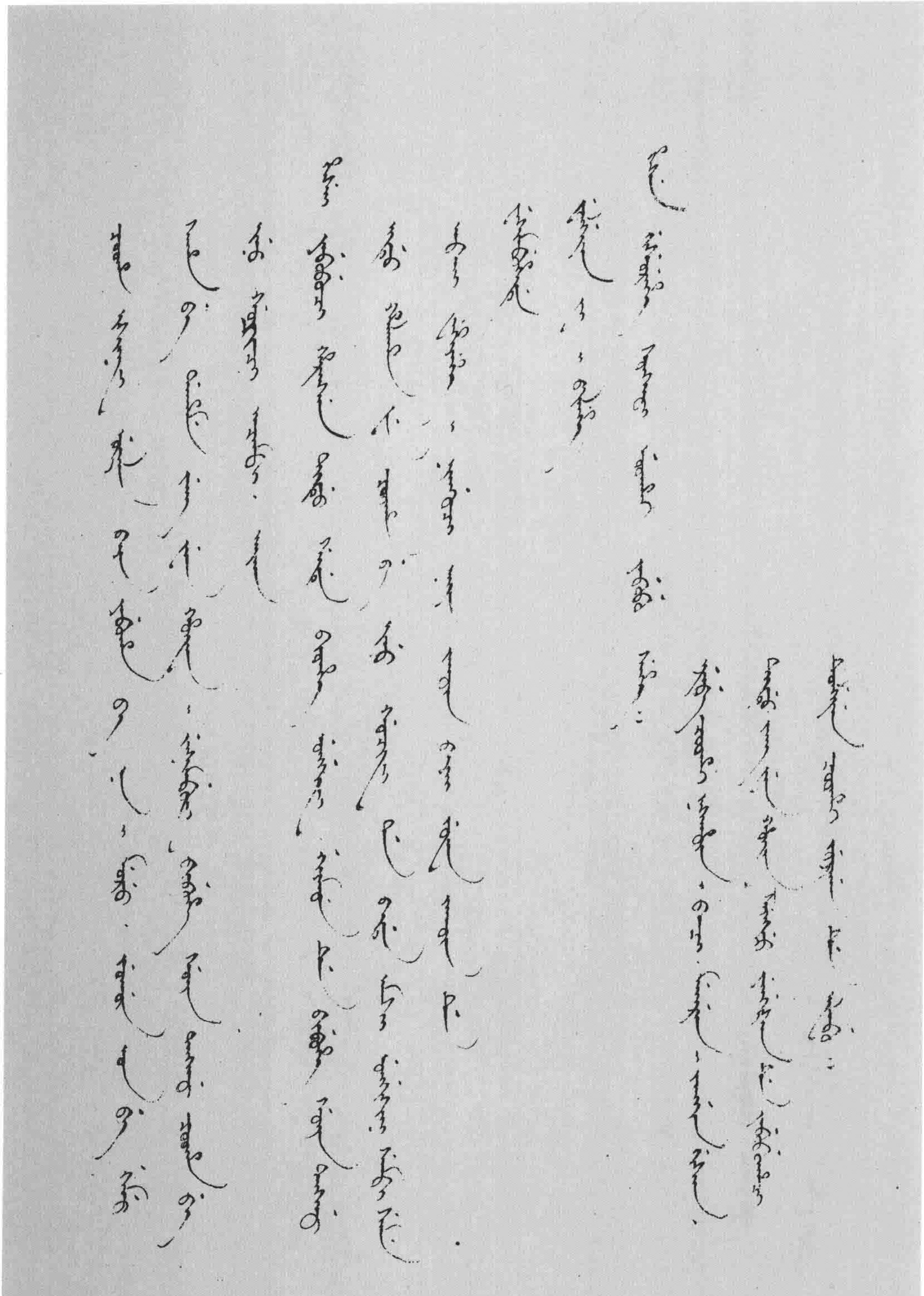
为此谨奏。请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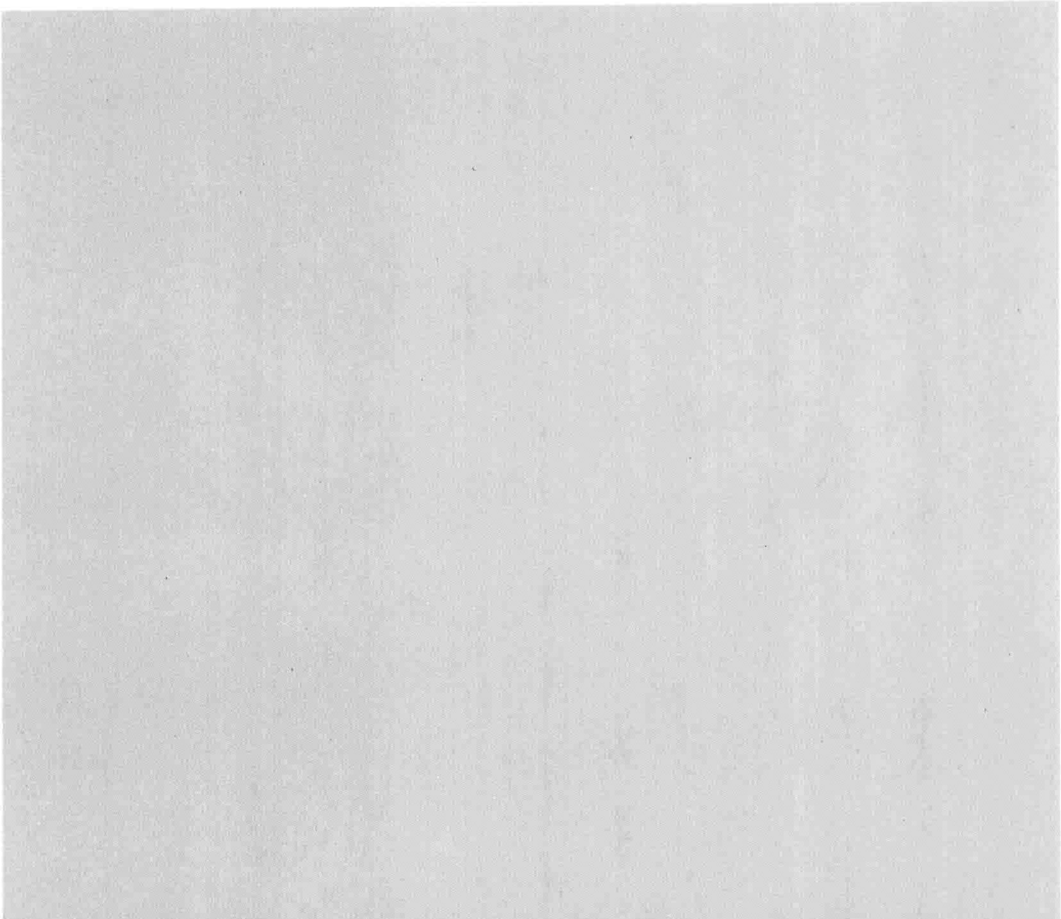
是日奉朱批：不必留。钦此。

二一、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议撤回驻藏期满换防官兵片









档号03-1741-1-21

21.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议撤回驻藏期满换防官兵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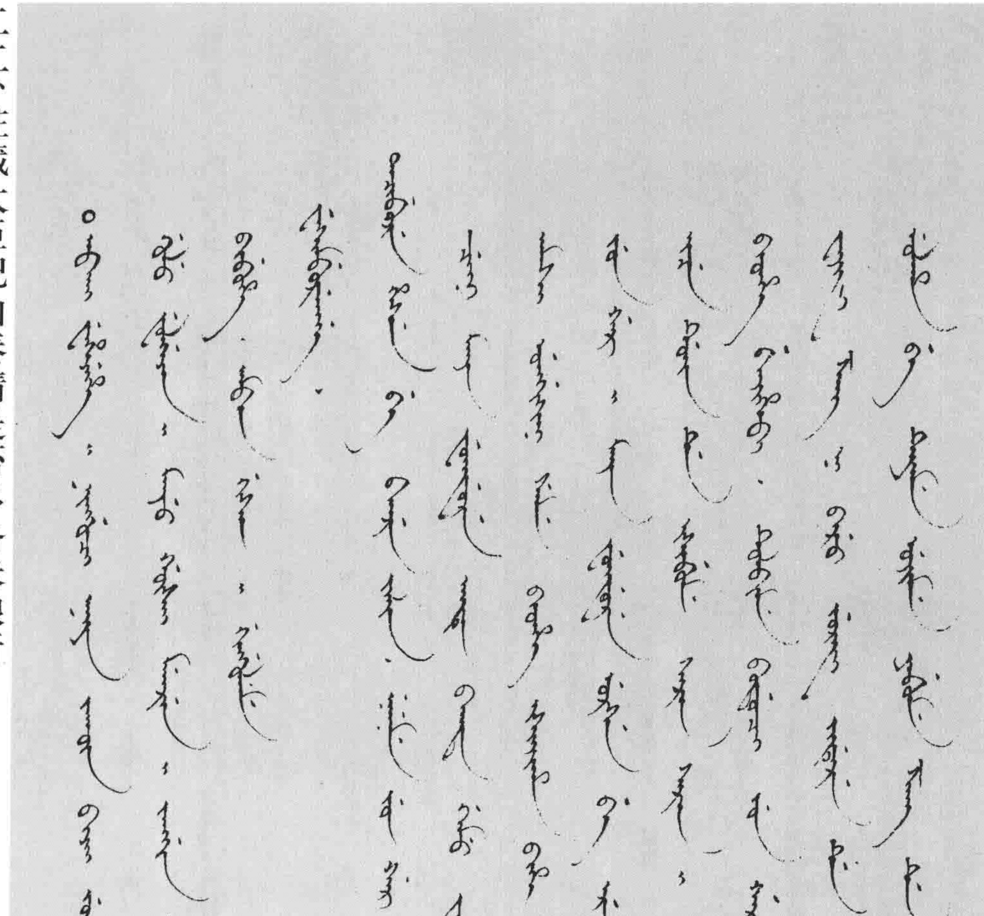
乾隆六年八月十八日

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查得，驻藏绿旗兵为五百名，察木多至藏沿途驻驿绿旗兵亦为五百名，均系两年换防一次。去年驻驿五百名兵丁，年满换防之时，提督郑文焕以准噶尔使臣等来藏熬茶，拟令此等官兵暂留两月在驿应差。等因具奏。经臣等议复准行在案。本年四月，副都统纪山以此项留守官兵两月期满，尚无使臣等抵达消息，将彼等或留或撤之处，俟有指示，遵照施行。等因咨文前来。经臣等会议，此项官兵仍令留驻，应得口米，照例拨给。等因奏准施行亦在案。兹据纪山具奏，此五百名官兵，系在藏驻防者，有别于提督郑文焕所奏驻驿兵丁。兹准噶尔使臣等仍住东科尔地方贸易，暂无起程前往之消息，藏地换防五百名兵丁，倘若仍令留驻，无所用处，枉费钱粮，相应拟照御批，免再留驻，即行遣回。再，原先在驿五百名兵丁，换防后又驻守半年有余，使臣等亦不行经此路。兹驿站换防五百名兵丁抵达已有数月，其地方情形及程站，均已熟悉，相应将郑文焕奏准留驻五百名兵丁亦应撤回。倘蒙准行，拟咨文该提督等，将留驻驿站之五百名换防旧兵亦撤回遣返原籍。

等因，乾隆六年八月十八日奏入，奉朱批：著即依议撤回。钦此。

（将此由军机处咨行副都统纪山、提督郑文焕、总督尹继善外，交付兵部）

二三一、驻藏大臣纪山奏请是否多备米粮折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1-1-22

22.驻藏大臣纪山
奏请是否多备米粮折

乾隆六年八月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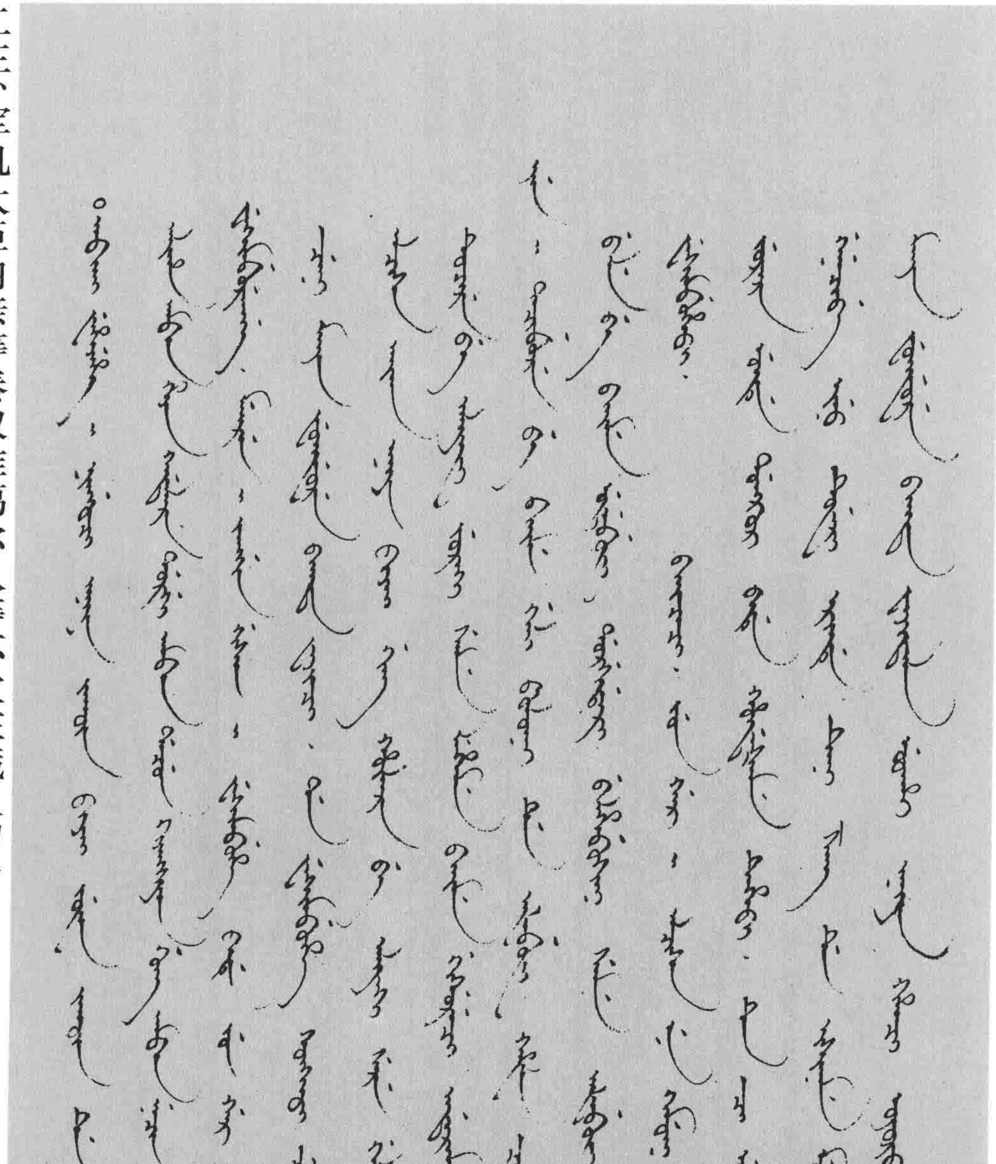
正红满洲旗副都统、降二级留任臣纪山等谨密奏，为请训谕事。

前据咨称，俟准噶尔人等抵藏，其熬茶诸事完毕，即行起程遣返。等因咨文前来。兹据总督尹继善咨称，准噶尔熬茶人等，已于本年四月初一日至初四日陆续抵达东科尔。等因咨文前来。预计准噶尔人等在东科尔事毕起程赴藏之时，沿途歇养其马畜而行，抵藏之日抑或久远，抵藏之后，熬茶修好事，并赴班禅额尔德尼处拜谒，更需时日。再，唐古忒习俗，正月聚集各处众喇嘛于昭，念经熬茶达一个月，达赖喇嘛亦亲自至昭居住，此为准噶尔人等熟知者也。倘若抵达之后，其熬茶诸事均皆完毕，臣等即依照原先奏准之例，办理令其起程事宜。惟使臣等强求俟正月念经事毕再起程，或以正月已毕尚未返青，马畜羸瘦，俟返青再起程之处，均难逆料。使臣等倘若如此强求，应如何办理之处，若不预先奏请圣上训示，俟至彼时，无所主张，不仅不便办理，即便具奏请旨，亦延迟数月。请圣上洞鉴，颁降训谕，钦遵施行。再，去年臣饬令采办护送使臣等之官兵居住期间所需两个月口米，在途期间所需四个月口米之处，业经具奏。而今顾虑此事万一延误，官兵居住期间之两个月口米有所不继，则甚有关碍。故臣又嘱令郡王颇罗鼐，照去年采买米粮之例，派其人众前往纳纳喀克、帕克里、岳拉巴等地买米，暗中备办，俟至用时，运至此地，按其用量，仍照先前奏准之例给付米之价银运费。等因交付，现正办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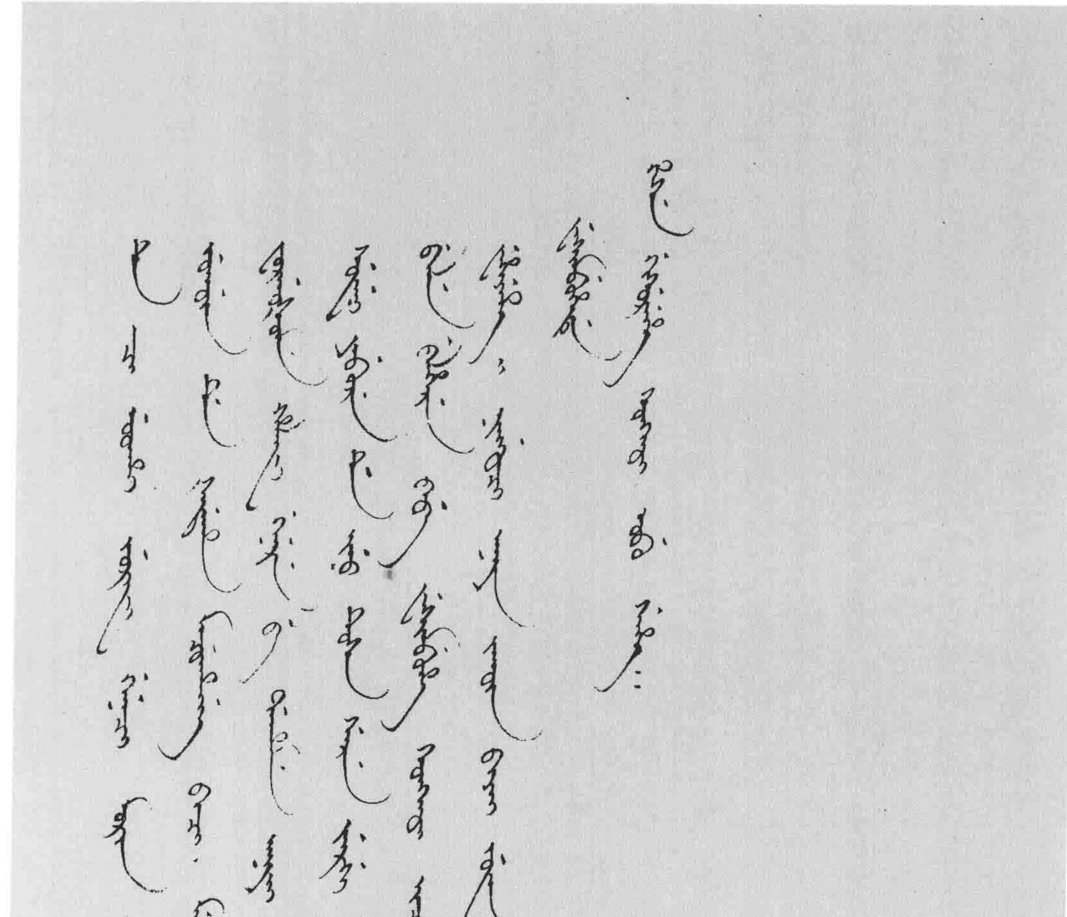
为此奏请圣上训示。

是日奉朱批：著军机大臣等即行议奏。钦此。

二三三、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议准噶尔人等不宜在藏久留片



[illegible]



档号03-1741-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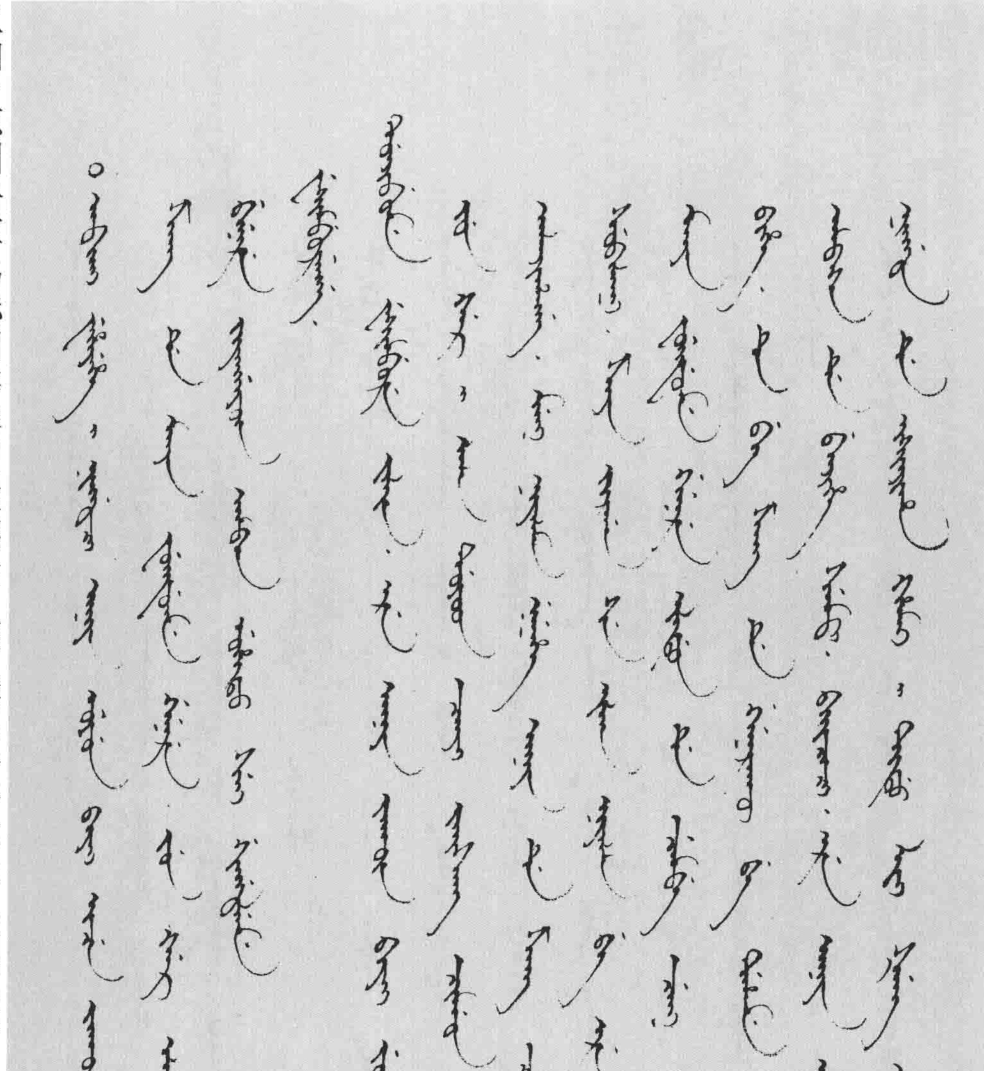
23.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议准噶尔人等不宜在藏久留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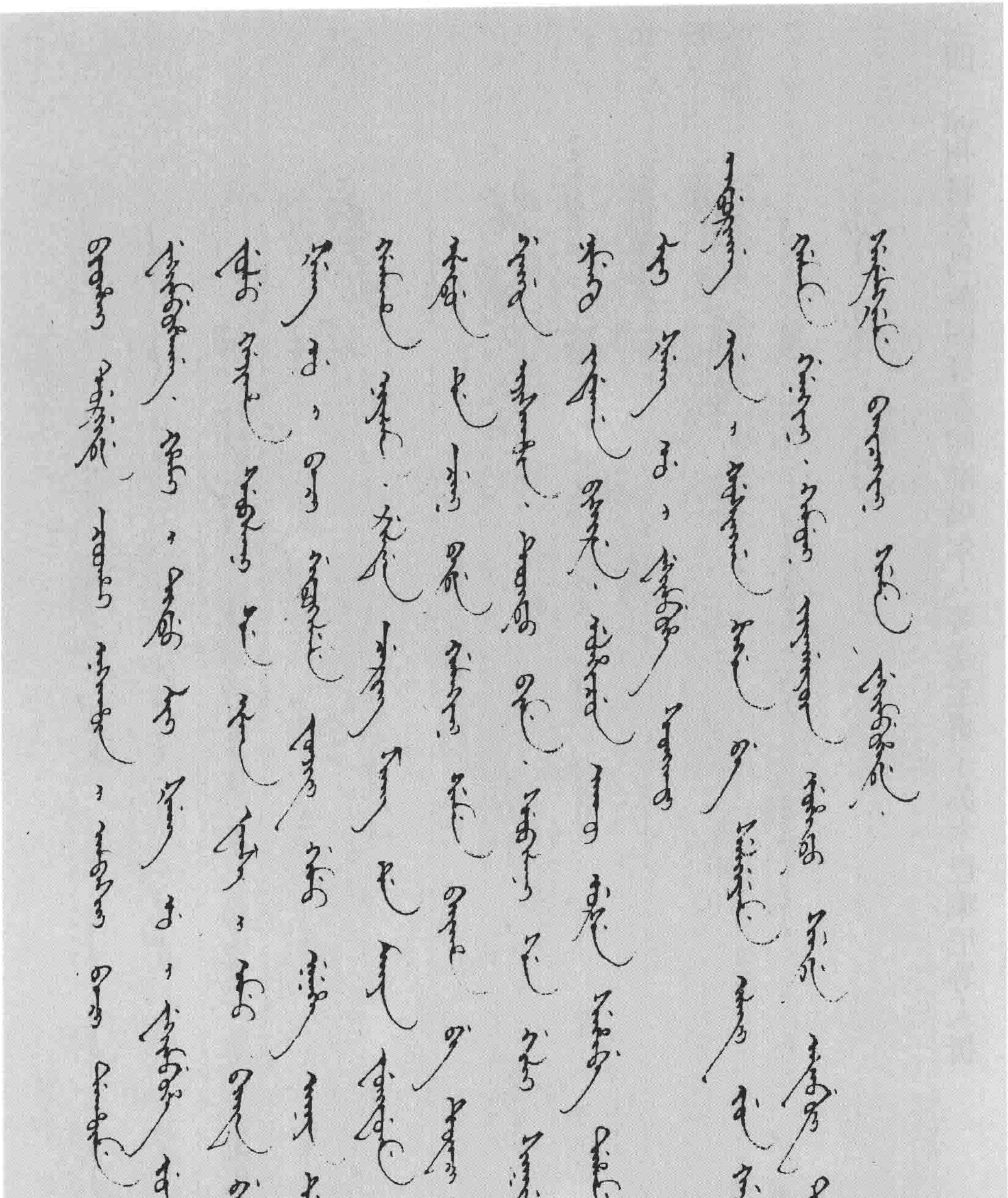
乾隆六年八月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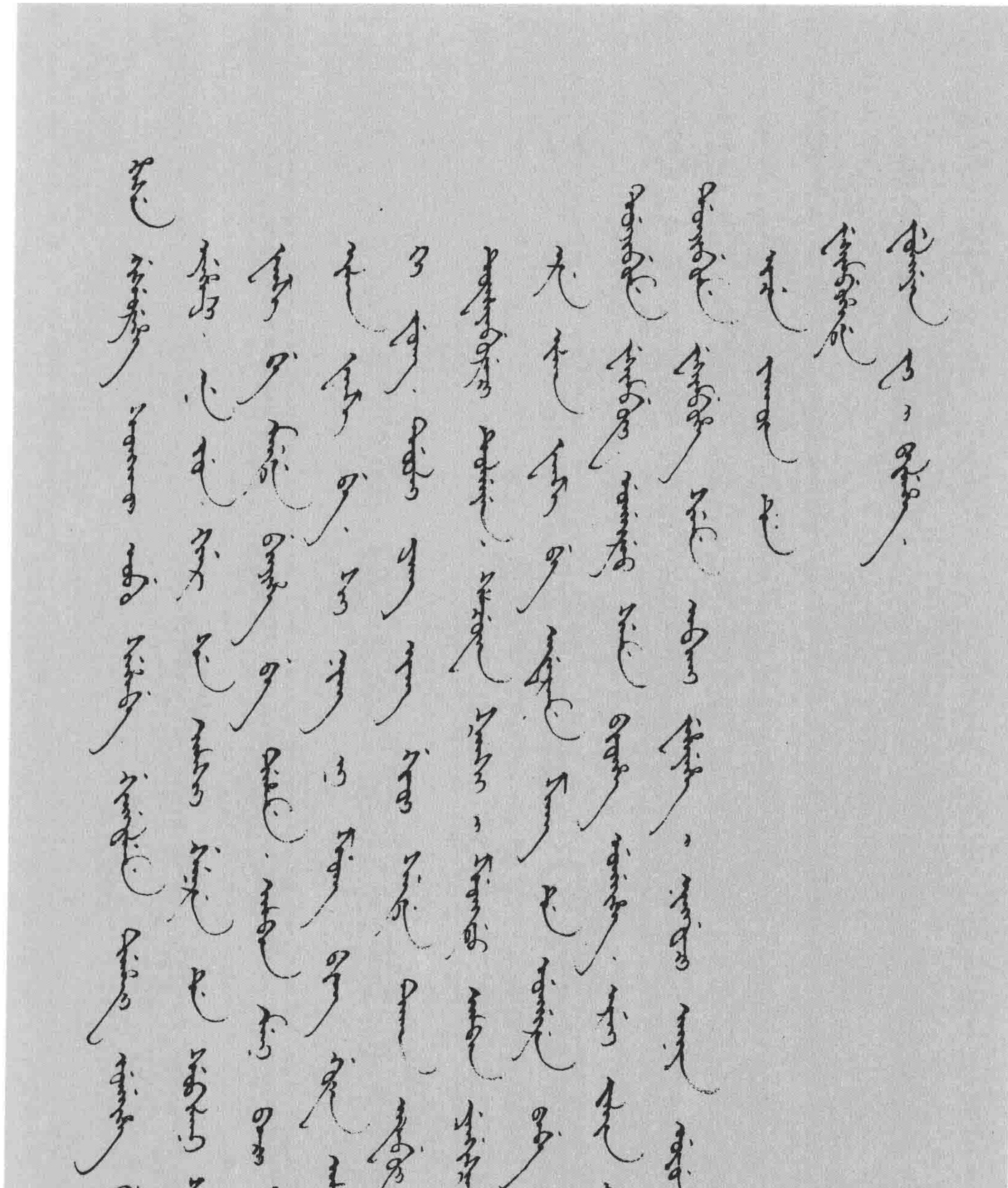
领侍卫内大臣、果毅公臣讷亲等谨奏，据副都统纪山奏称，准噶尔使臣等抵达，其熬茶事毕，即照原奏之例令其起程，使臣等倘若拟俟正月念经事毕，或俟返青起程。等因强求，则如何办理之处，奏请圣训。又交付颇罗鼐采买官兵所食米粮，暗中备办。等因具奏。查得，准噶尔使臣等目今尚未起程赴藏，住东科尔贸易,即便现即起程前往，亦至冬季方可抵藏。俟至彼等熬茶事毕，即临近年节，相应如若请求等候正月众喇嘛念经再起程，拒而不准，亦为不便，可照其所请俟过正月即行遣回。倘若意欲等待返青，时日过长，暗自探听消息，彼此勾连，亦难逆料。此事关系重大，不可照准其请久留于彼。是故，拟由纪山等告知彼等，尔等若俟返青之后始方由此起程，则抵达尔等之游牧路途遥远，必遇严寒受阻。尔等为俟返青，牲畜愈益疲瘦，不能行走。而况尔等熬茶之诸事均已完毕，尔等之台吉亦望得到消息。现即起程前往，马畜尚可使用，途中倘有疲惫者，尚可于我等边界地方调换前行，并于年内可抵游牧，于尔等之行路亦有裨益。等因加以晓谕，令其起程。至备办米粮之处，拟准照其奏办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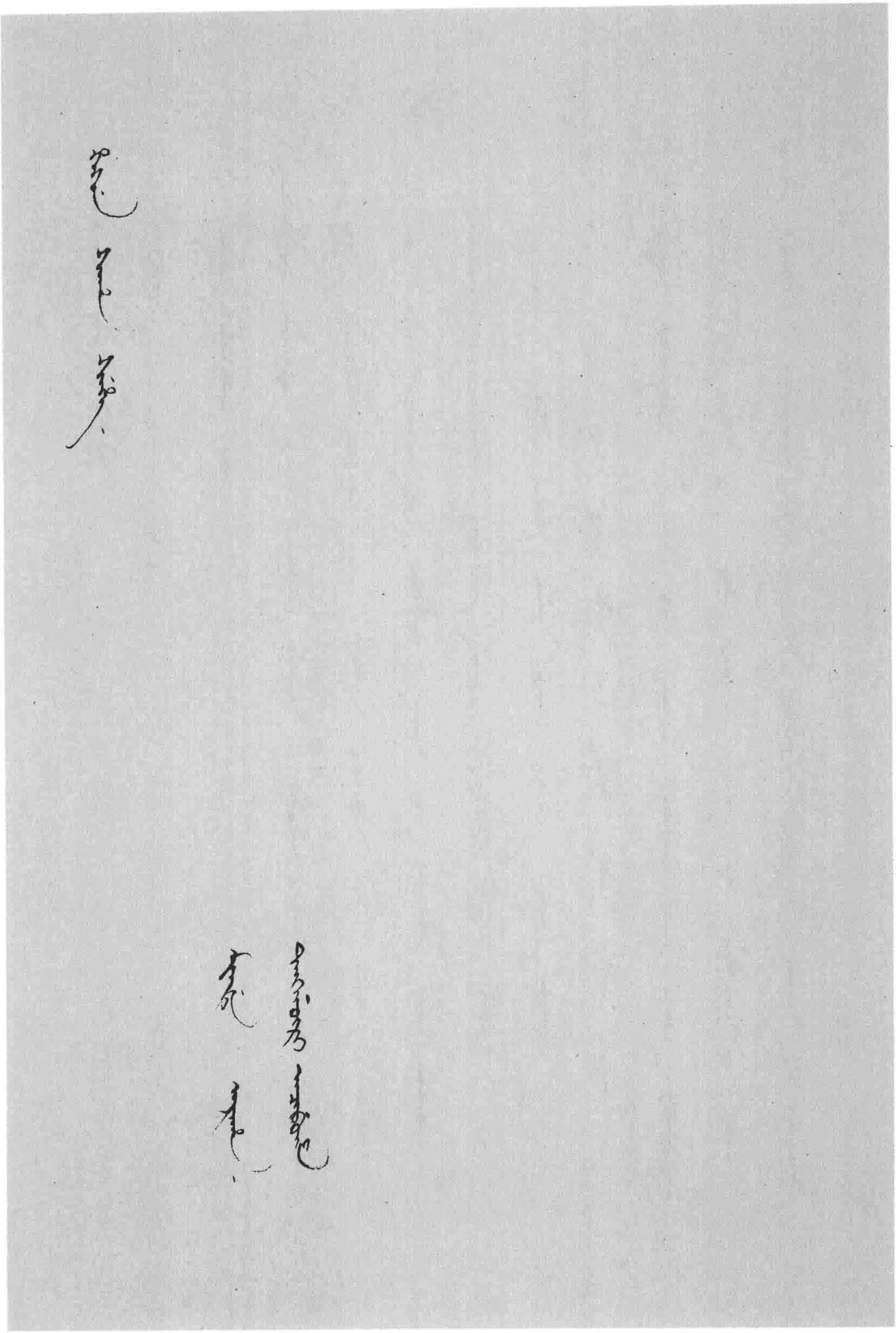
等因，乾隆六年八月十八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二四、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准噶尔人等送至番子苏木巴喇尼等人折









档号03-1741-1-24

24.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准噶尔人等送至番子苏木巴喇尼等人折

乾隆六年九月初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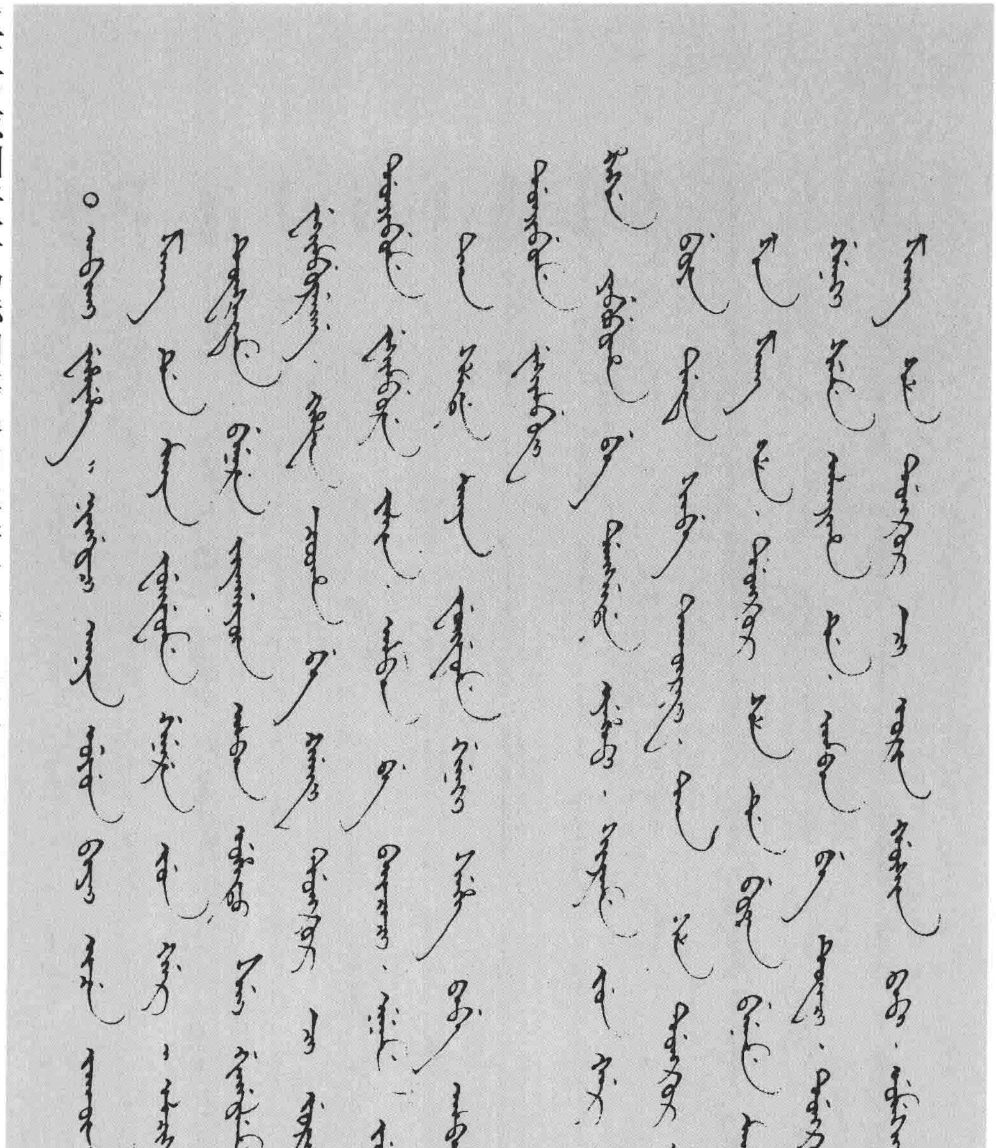
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等之将军臣乌赫图等谨奏，为奏闻事。

本年八月十八日，准噶尔喇嘛多约特禅机、斋桑齐默特、巴雅斯瑚朗等前来告称，我等之人早年由藏携往番子苏木巴喇尼、杂雅济尔噶勒等三人，拟乘此次赴藏熬茶，将彼等送往其地，而今我等不再赴藏，相应将此三名番子送至大臣等处。等语。查得，本年三月十六日，接据哈密提督李绳武咨文内称，据军机大臣等奏复，哈密提督李绳武所奏准噶尔等多带苏木巴喇尼等三名番子一案，经李绳武询明，均系早年由藏携往之人，噶尔丹策零请求乘赴藏熬茶之便携往其地。以此观之，甚属恭顺，而况据称苏巴拉鼐等为年迈身患疾病、愚昧无知之人，相应即照提督李绳武所奏之例，传谕圣上之慈旨，准令准噶尔等携往，并交付乌赫图等暗加查防。等因具奏，奉旨：著依议。钦此。钦遵。咨行在案。兹准噶尔等返回，将苏木巴喇尼等三名番子送至本处，相应臣将苏木巴喇尼等三名番子暂行交付西宁总兵臣周祈丰、道员杨应琚等收容外，咨文川陕总督尹继善，将此三名番子如何遣往西藏之处，办理完毕具折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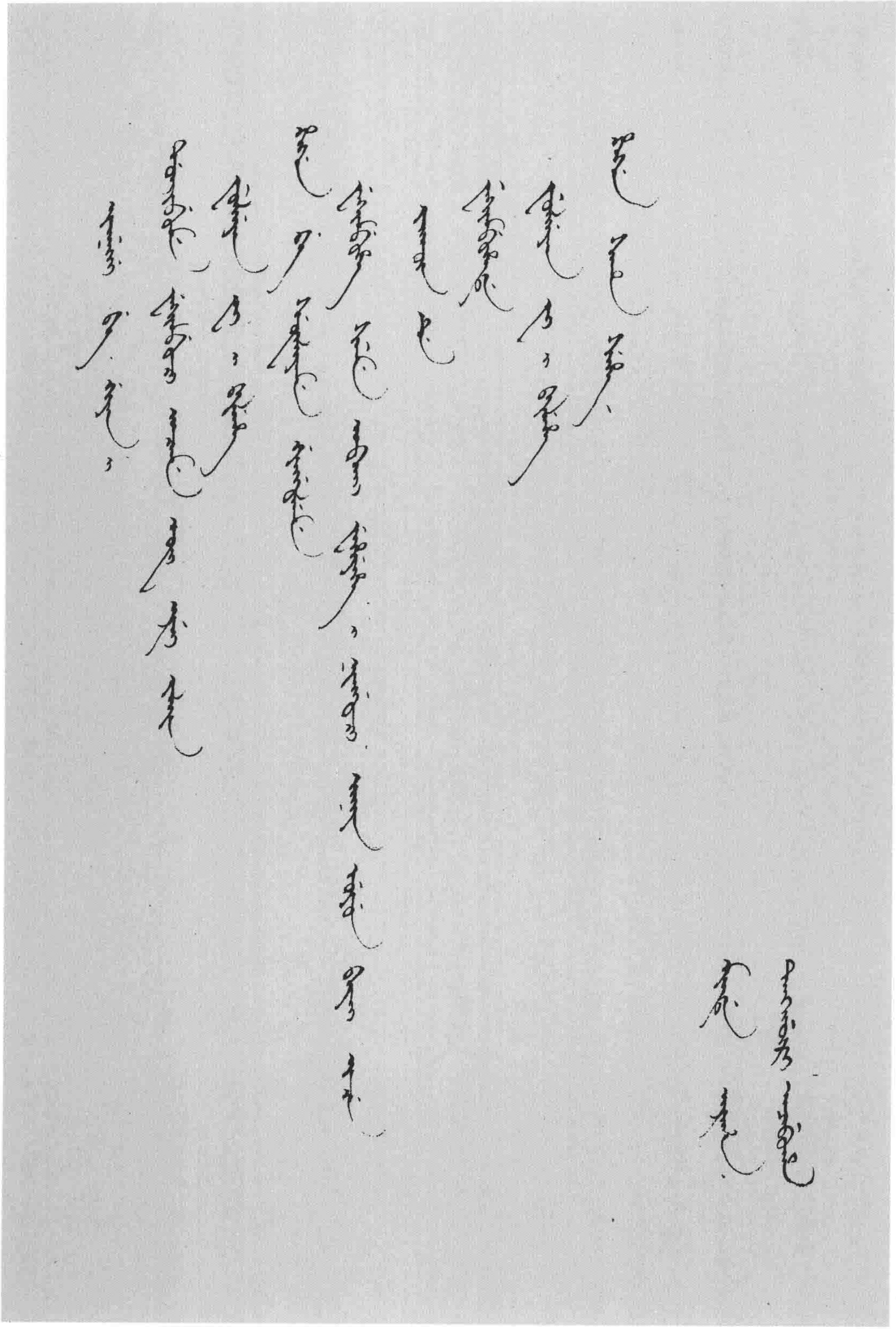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六年九月初八日奏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五、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率带官兵自东科尔起程日期折



[illegible]



档号03-1741-1-25

25.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率带官兵自东科尔起程日期折

乾隆六年九月初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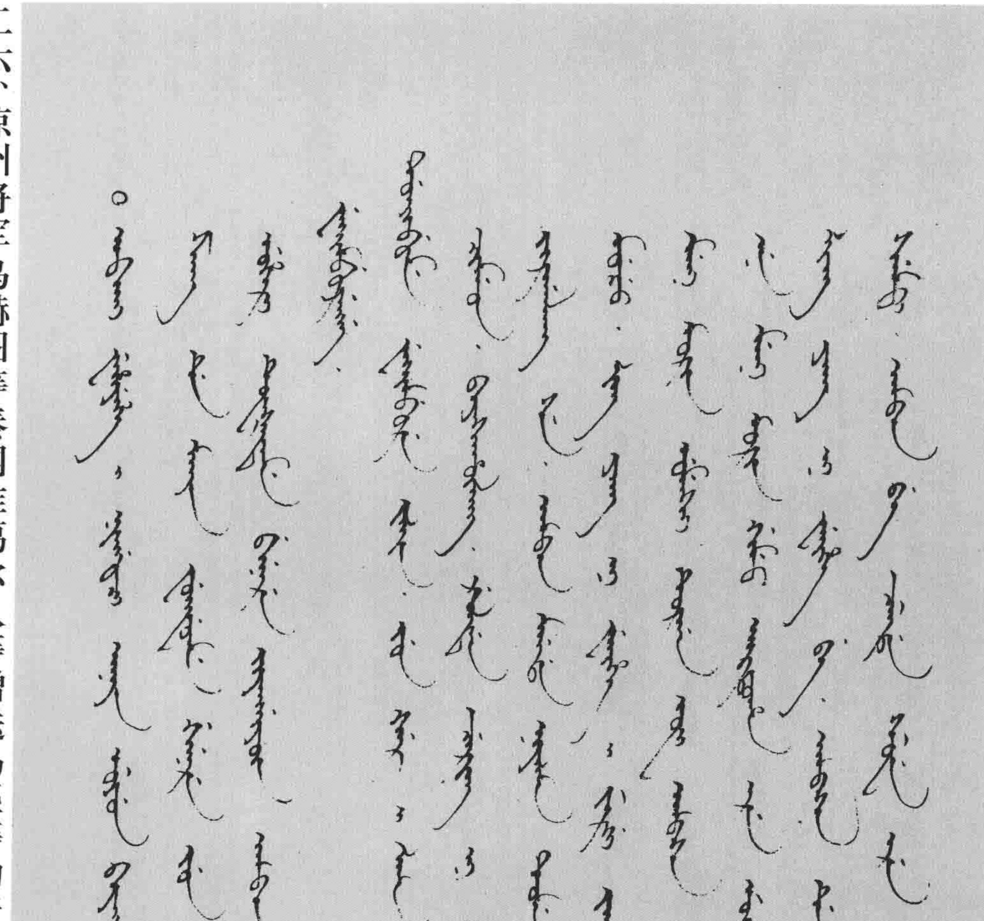
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等之将军臣乌赫图等谨奏，为奏闻率带官兵自东科尔起程日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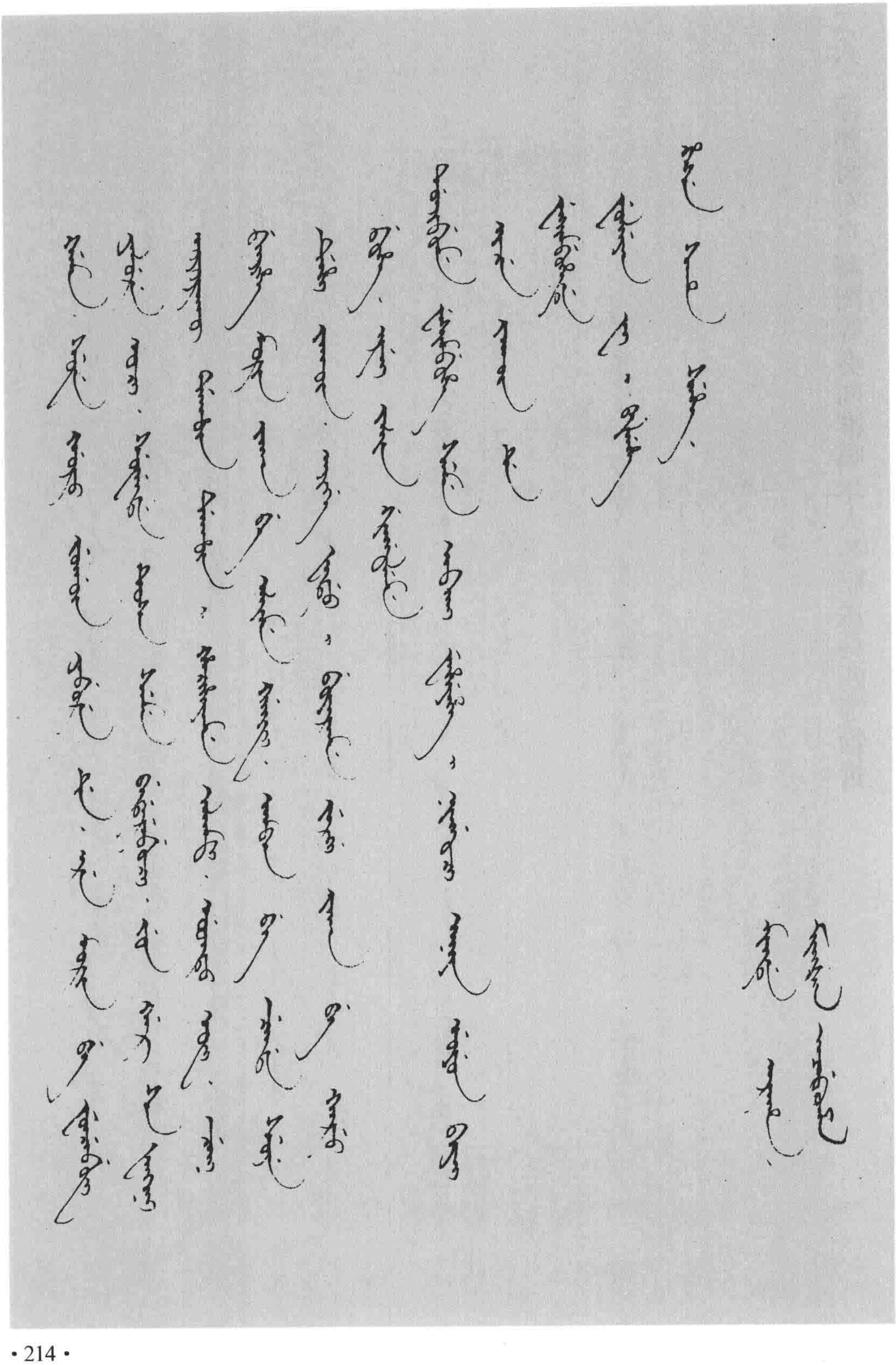
臣等查得，先前准噶尔等请求前往塔尔寺熬茶之处，经臣等奏闻奉旨准行在案。嗣后准噶尔等又来告请派其小头目等前往塔尔寺、东科尔周围所有匝藏寺、东科尔寺送布彦熬茶。臣等观之，东科尔寺、匝藏寺距东科尔二三十里，甚是近便，故臣等照准其请，派凉州协领明德、庄浪协领陈世泰等，酌带官兵，照看准噶尔等前往塔尔寺、匝藏寺、东科尔寺熬茶，事毕返抵东科尔。兹准噶尔等前来告知其携至羊皮、狼皮、狐狸皮、沙狐皮等皮张业已尽数售罄，羚羊角、绿葡萄、硇砂等物，亦售出大半，其余物品，不再出售，拟于本年八月二十六日起程返回其游牧。等语。故臣等率带官兵于是月二十六日自东科尔起程，伴送准噶尔等外，臣等起程之日期，理宜奏闻。

为此将所奉朱批一并具奏。

等因，乾隆六年九月初八日奏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六、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准噶尔人等赠送马匹等物折





档号03-1741-1-26

26.凉州将军乌赫图等
奏闻准噶尔人等赠送马匹等物折

乾隆六年九月初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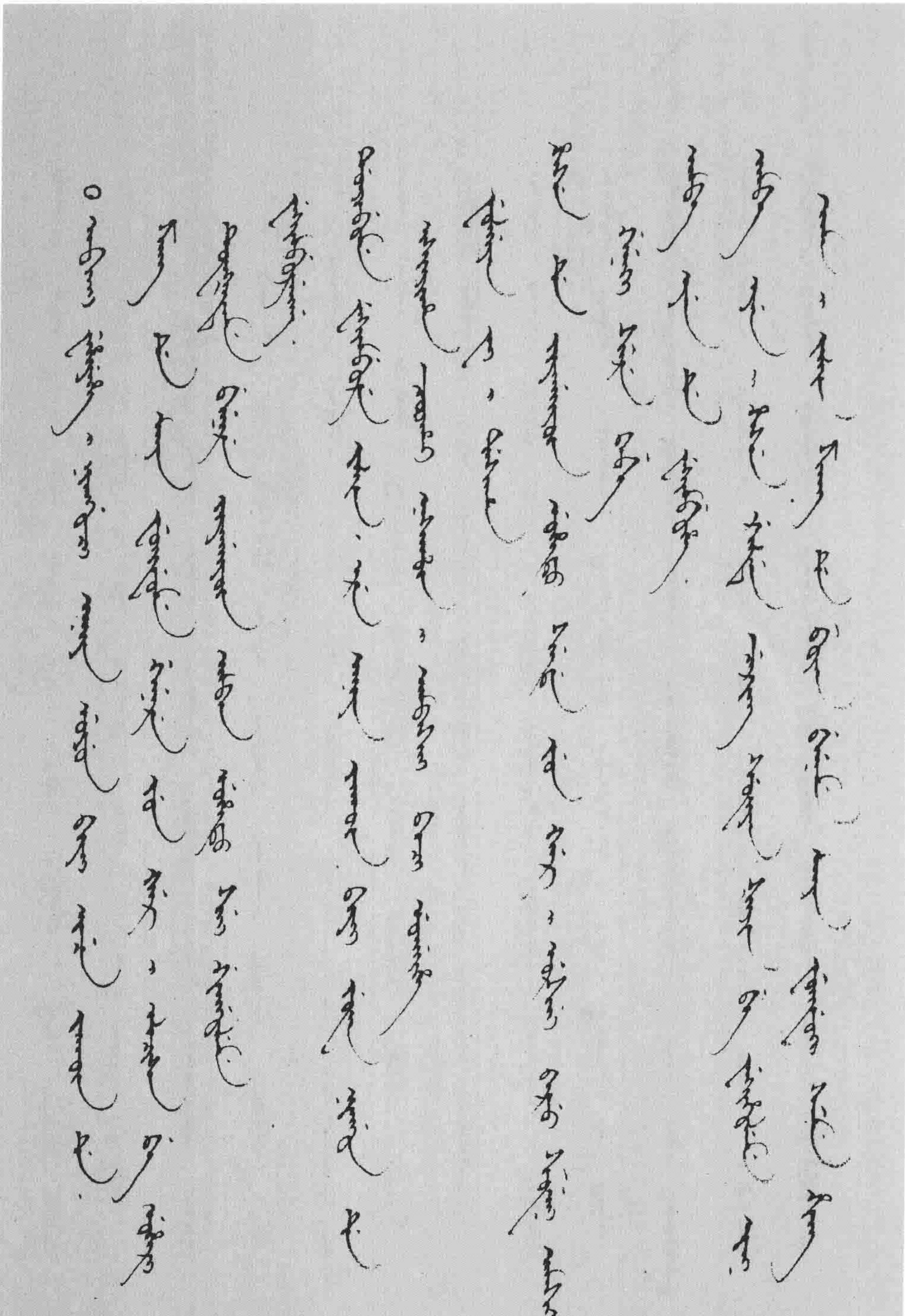
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等之将军臣乌赫图等谨奏，为奏闻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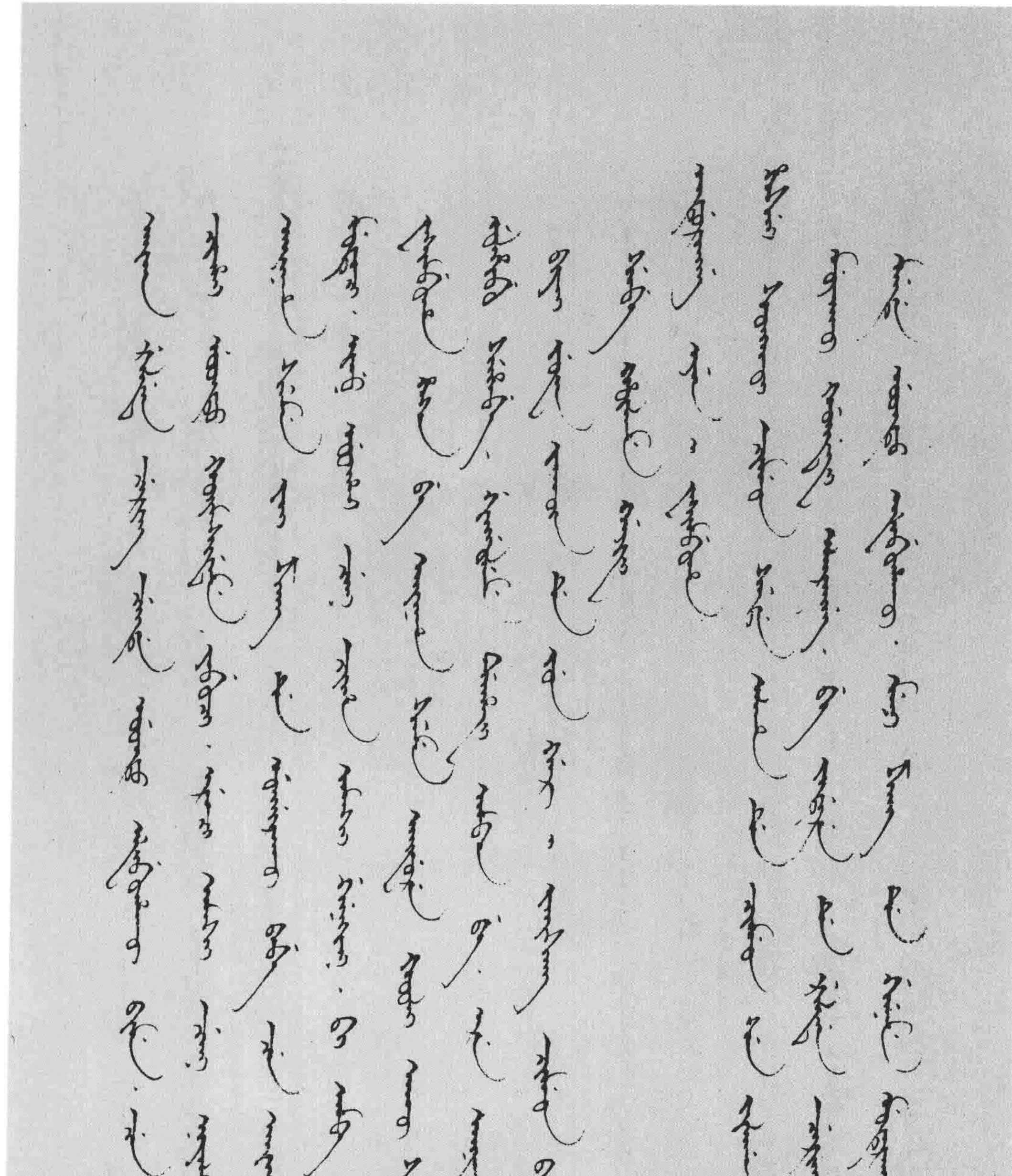
准噶尔喇嘛多约特禅机、斋桑齐默特、巴雅斯瑚朗、噶尔丹策零亲信多尔济、济尔噶朗等送给臣等人各马六匹，及绿葡萄、羚羊角等物。据告称，先前我等之马匹甚是羸瘦，故而未曾馈送大臣等。今我等之马匹均已上膘，谨以此数匹马及绿葡萄、羚羊角，赠送大臣等。等语。臣等称，尔等将此马匹等物带回，尔等长途跋涉，留下此等马匹乘骑，则于尔等有利。等因加以回绝，准噶尔等执意不从，屡屡告请，是故，接受其送至马匹物件，臣等回赠彼等缎四十八匹、小荷包等杂物。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六年九月初八日奏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七、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准噶尔人等决意返回折





[illegible]

档号03-1741-1-27

27.凉州将军乌赫图等
奏闻准噶尔人等决意返回折

乾隆六年九月初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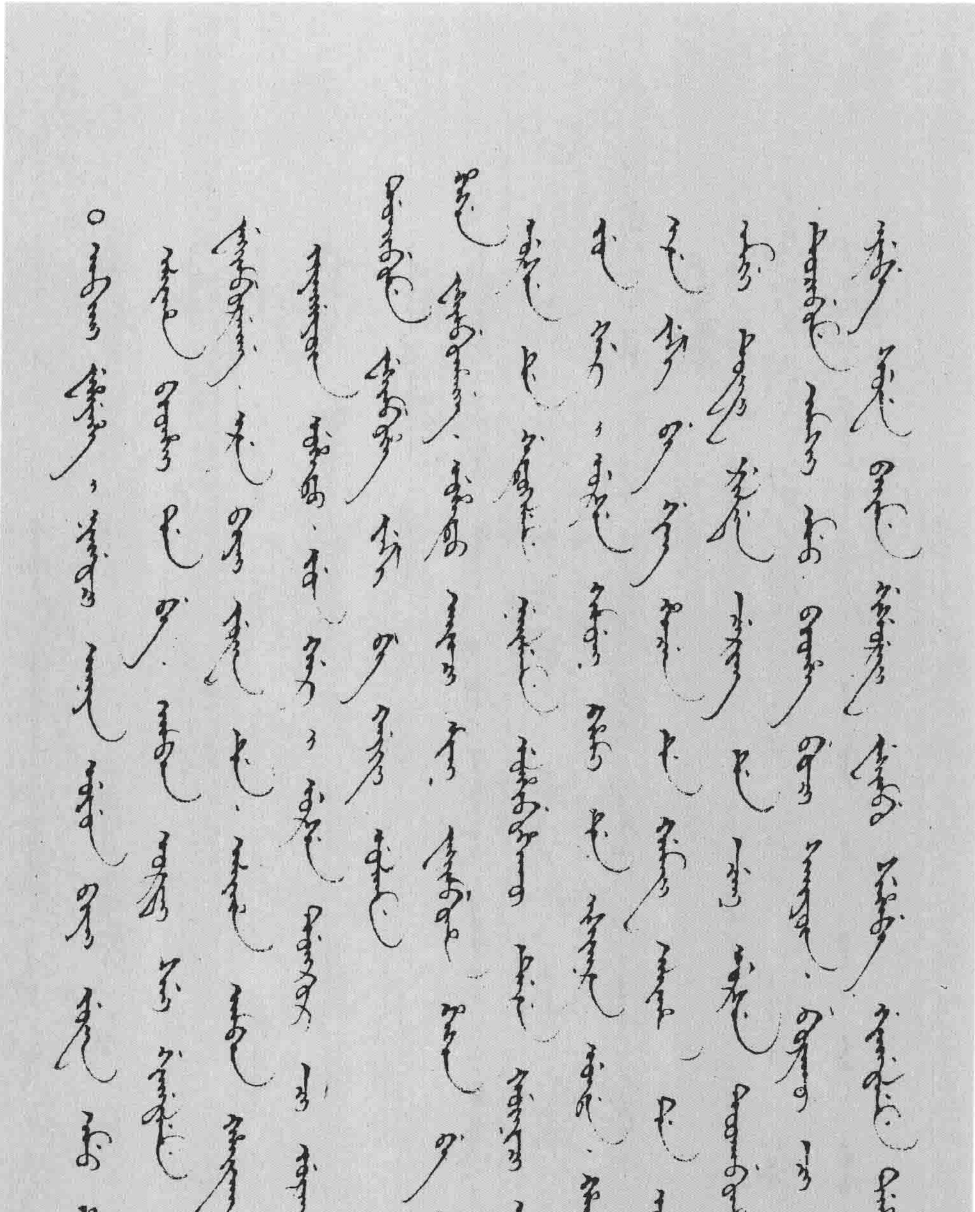
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等之将军臣乌赫图等谨奏，为奏闻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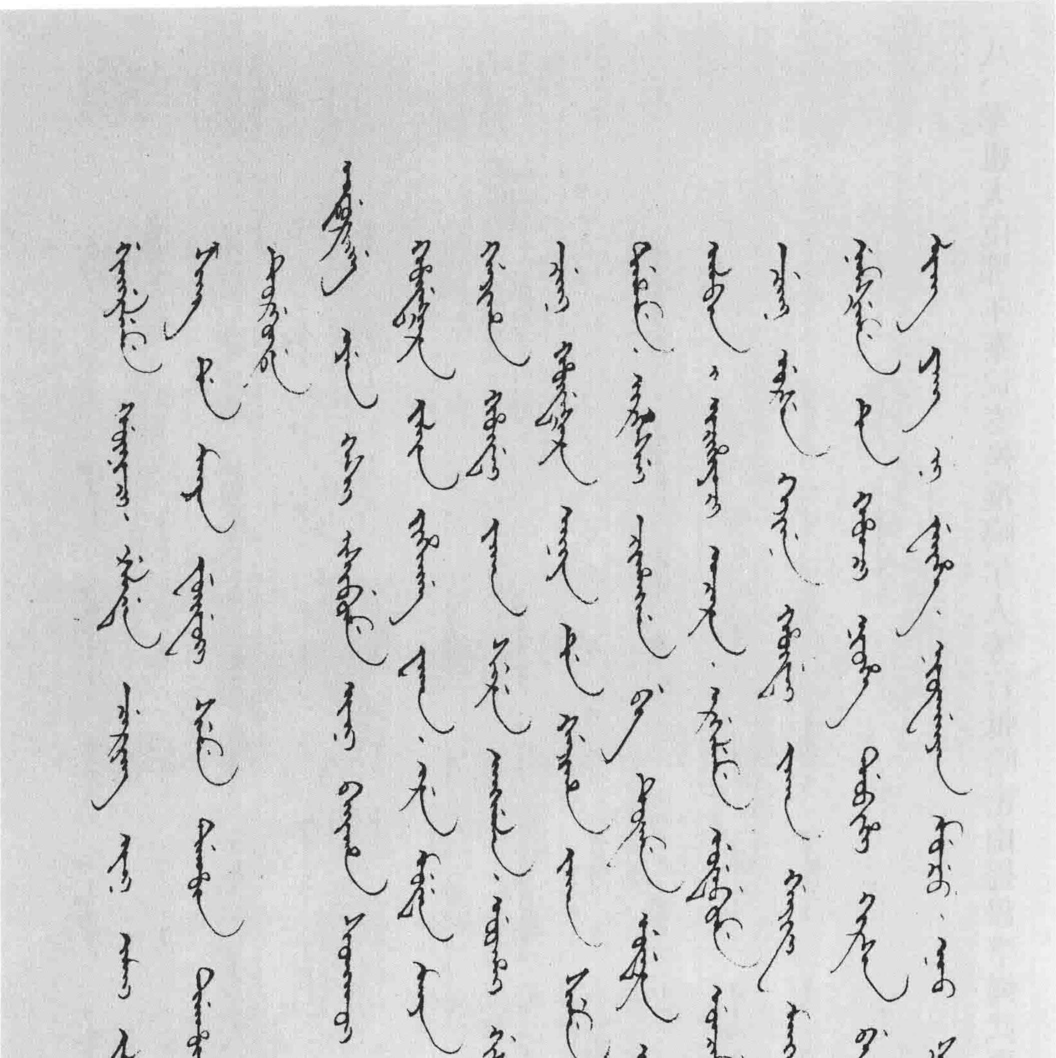
本年八月十六日接奉军机大臣等寄信朱改谕旨：命将军乌赫图等告知准噶尔人等，尔等请回之处，业经具奏大皇帝，奉大皇帝旨，前因噶尔丹策零尊崇黄教，笃请为其父赴藏熬茶修好事，朕特加恩允其所请，赏给牲畜、口粮，派大臣、官兵照看。今彼所派之人因贸易价值不定，告称不再进藏，意欲还部。贸易之事，当听商人自便，岂可官为勒派。今彼等所愿不遂，便言欲归，或其来时，噶尔丹策零本嘱令如此，或系彼等私意。若出自噶尔丹策零之意，噶尔丹策零即为一无信行之辈，为朕所鄙视。彼等返回之后，倘再请进藏，亦断难允行。若非噶尔丹策零之嘱咐，系属彼等自立主张，任意妄行，则嗣后再来，断不遣往西藏。如此之处，彼等果能承担，即听其还。朕身为大皇帝，既经降旨，断不反悔。著晓谕彼等。钦此。钦遵。臣等于本年八月十八日唤来准噶尔斋桑齐默特、巴雅斯瑚朗等，恭照圣上颁降谕旨传谕毕，齐默特等默然良久，旋称，我等来时，噶尔丹策零并未如此授意。我等不能进藏缘由，前已禀过大臣等。等语。臣等观准噶尔人等情形，理屈词穷，万难置辩，但其人狡诈无定，贪得无厌，所望不遂，仍欲还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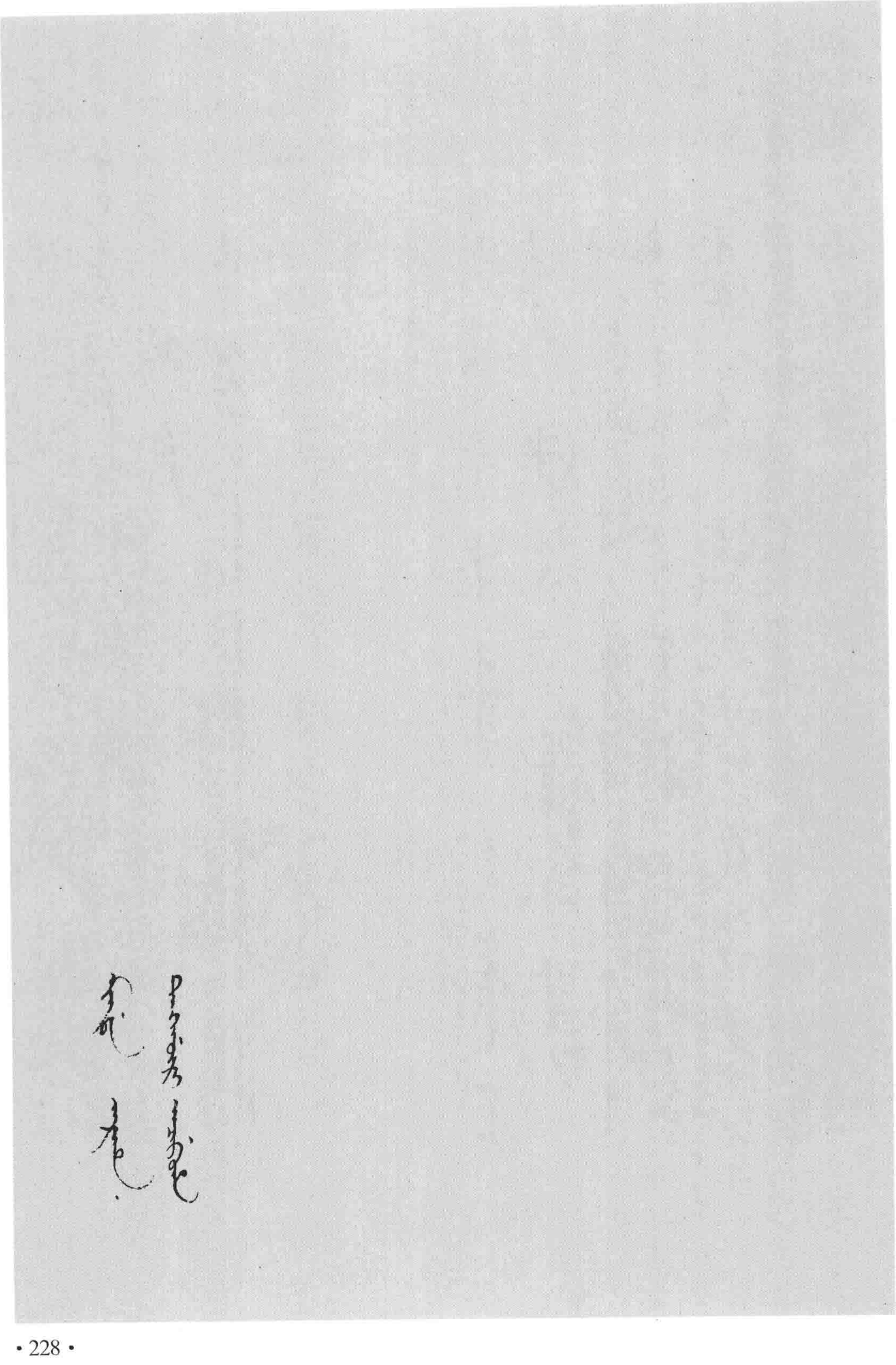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六年九月初八日奉朱批：朕所降谕旨甚明，彼等如欲回还，尔等即将朕所降谕旨，再行晓谕彼等，护送至哈密，交与李绳武等。尔等即可回也。

二一八、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俟准噶尔人等行抵哈密由提督李绳武再次转传谕旨片







档号03-1741-1-28

28.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俟准噶尔人等行抵哈密由提督李绳武再次转传谕旨片

乾隆六年九月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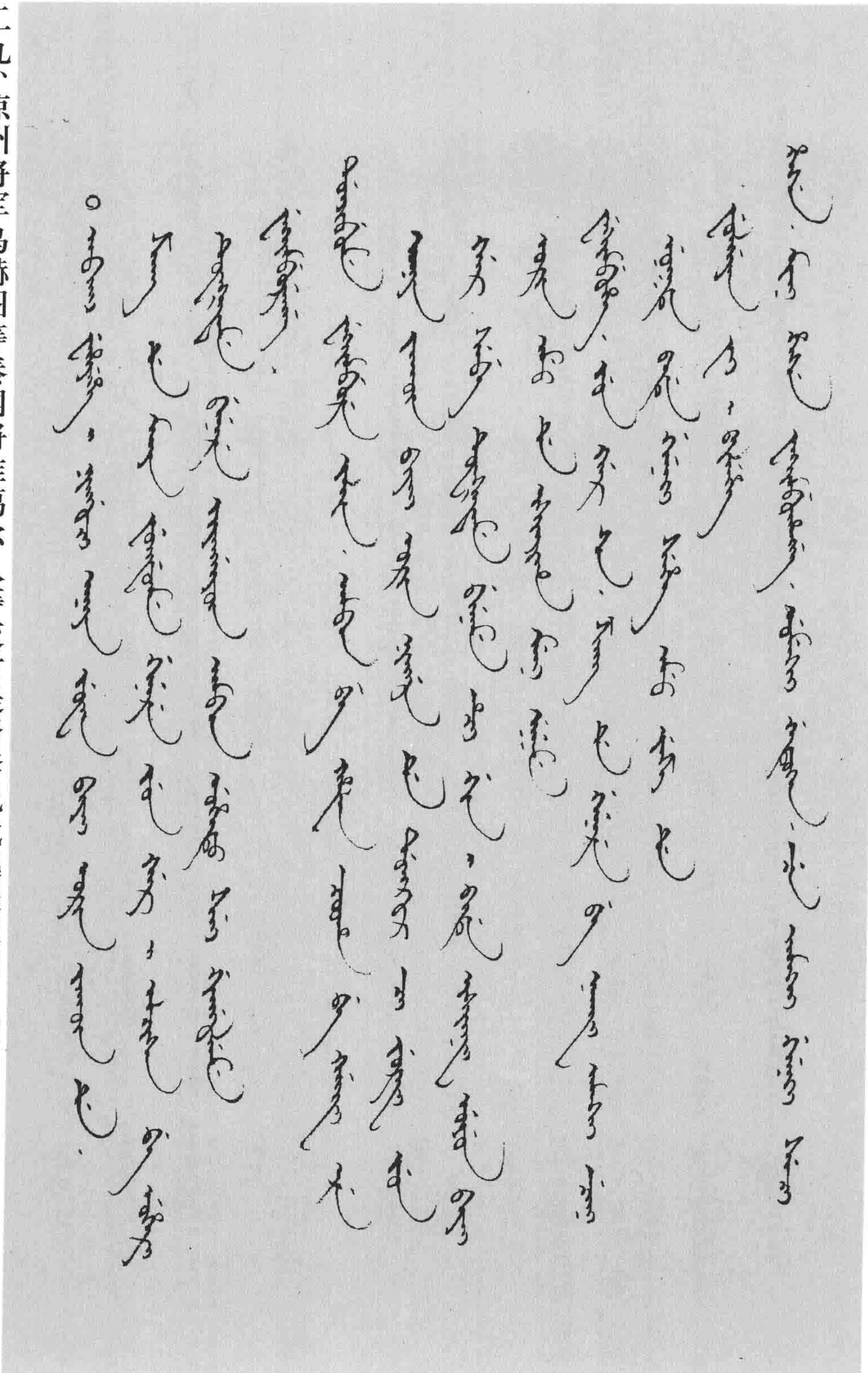
大学士、伯臣鄂尔泰等谨奏，本月初十日，尚书海望赍至将军乌赫图奏闻准噶尔人等自东科尔起程日期之折转降谕旨：乌赫图抑或未将朕降谕旨明白晓谕准噶尔人等，想必此间准噶尔人等尚未抵达哈密，海望尔可将此折赍至京城，会同大学士鄂尔泰等阅看，是否撰文回复噶尔丹策零告知其使耽搁缘由之处，尔等寻议具奏。钦此。钦遵。臣等窃思，噶尔丹策零为其父屡屡奏请派人赴藏熬茶，荷蒙圣上加恩允其所请，非为贸易而来，且不论此次熬茶乘便带至货物，即便系议定之贸易之年携至货物，亦按时价，随黎民之意愿买卖而已，并不可官为办理，强令买卖。其众携至许多货物，希图昂价，现已将羊皮、狼皮、狐狸皮、沙狐皮等售出，羚羊角、绿葡萄、硇砂等物，亦售出大半，其余物品，全然无多。以此观之，彼等显然不以熬茶之事为要，惟利是图。故此借口遭逢天气寒冷，不能赴藏，加以推托，为圣上洞鉴，详尽开示。颁降之旨，已由乌赫图传谕彼等，将其作何回答之处具奏之折，并未明白具陈，仅将准噶尔人等起程返回之处含糊具奏。今若行文噶尔丹策零，反启其奢望，似属不宜。其众返回之后，即便百般编造告知噶尔丹策零，当初噶尔丹策零只是奏请熬茶而已，并未祈请贸易。而今其众贪图小利，希图高价，以致延误入藏，彼等焉能瞒过。以臣等愚见，将先前为准噶尔人等返回之事颁降谕旨抄录一份，从速咨文提督李绳武等，俟准噶尔人等行抵哈密，告知彼等，因尔等屡屡奏请熬茶，圣上加恩准令尔等前来，尔等理应办毕熬茶之正事返回。如今因贪图小利而耽搁，未抵藏即行回返，则如何回见尔等之噶尔丹策零耶，我等之大皇帝为尔等之返回颁降谕旨甚明矣。等因复行传谕彼等。惟准噶尔人等极为狡诈，由彼起程之时，仍派干练官弁伴送，沿途好生留心，探访其言语举止，一面奏闻，一面细加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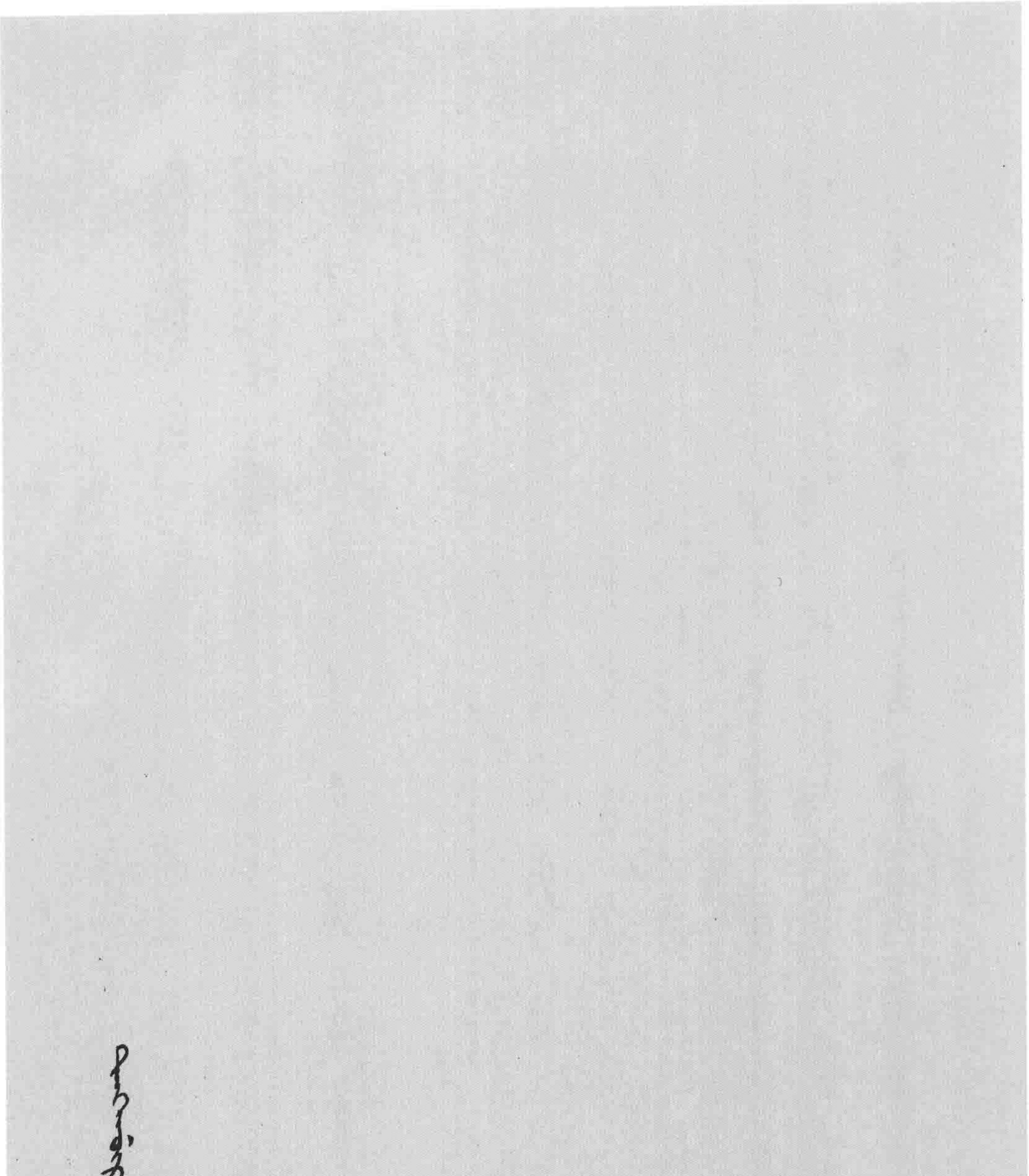
范。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六年九月十一月奉朱批：著依议。立即遣往。钦此。

二九、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将准噶尔人等交付提督李绳武起程返回日期折





档号03-1741-1-29

29.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将准噶尔人等交付提督李绳武起程返回日期折

乾隆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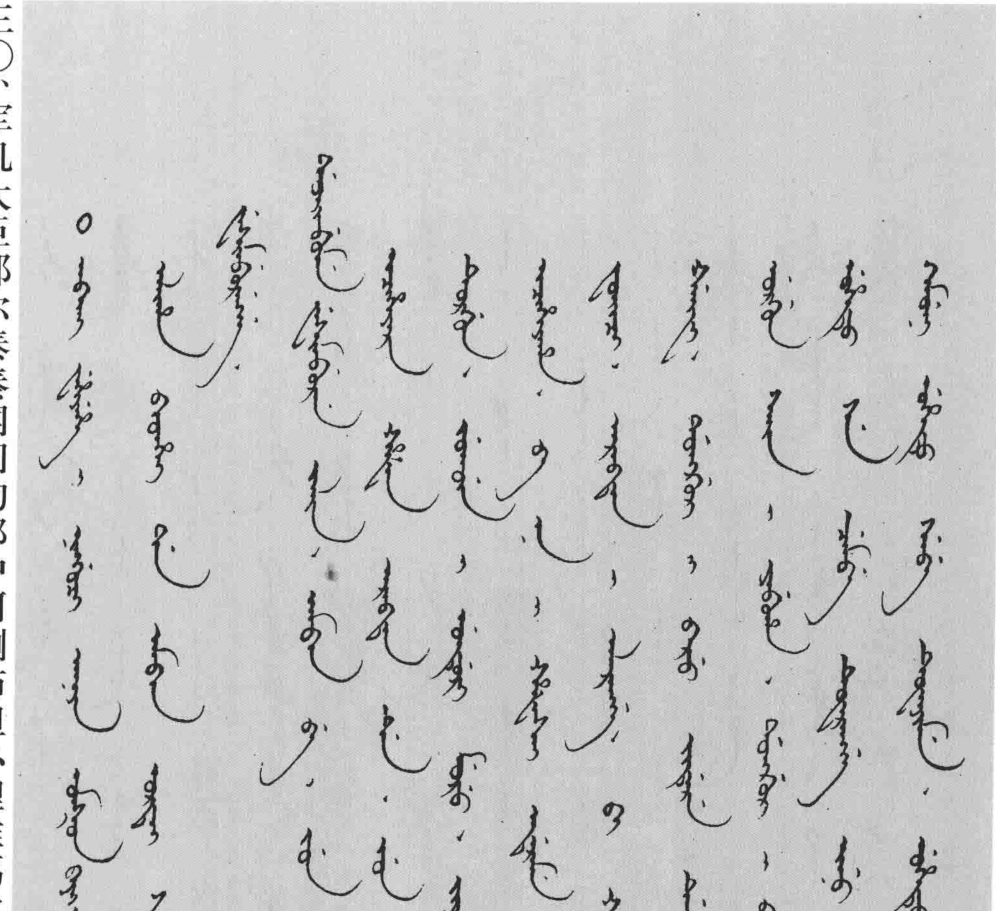
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等之将军臣乌赫图等谨奏，为奏闻事。

臣等率带官兵，于本年八月二十六日自东科尔起程，护送准噶尔等至赤金地方，于九月二十一日接准我等先前所奏准噶尔等停止入藏意欲返回其游牧一折奉朱批：朕所降谕旨甚明，彼等如欲回还，尔等即将朕所降谕旨，再行晓谕彼等，护送至哈密，交与李绳武等，尔等即可回也。钦此。钦遵。谨将圣上颁降谕旨复行晓谕准噶尔等外，臣等护送准噶尔等，于本年十月初九日抵达哈密，将所送蒙古二百二十八人、喇嘛二十人、回子五十二人，共三百人，鸟枪一百五十支、撒袋七十二副、腰刀五把，均皆如数交付提督李绳武等。臣乌赫图于是月十三日率凉、庄官兵，自哈密起程，入肃州关，返回凉州、庄浪外，副都统臣巴灵阿率侍卫、章京等仍抵西宁，前往京城。是故，臣等将准噶尔等交付提督李绳武等及起程返回之处，理宜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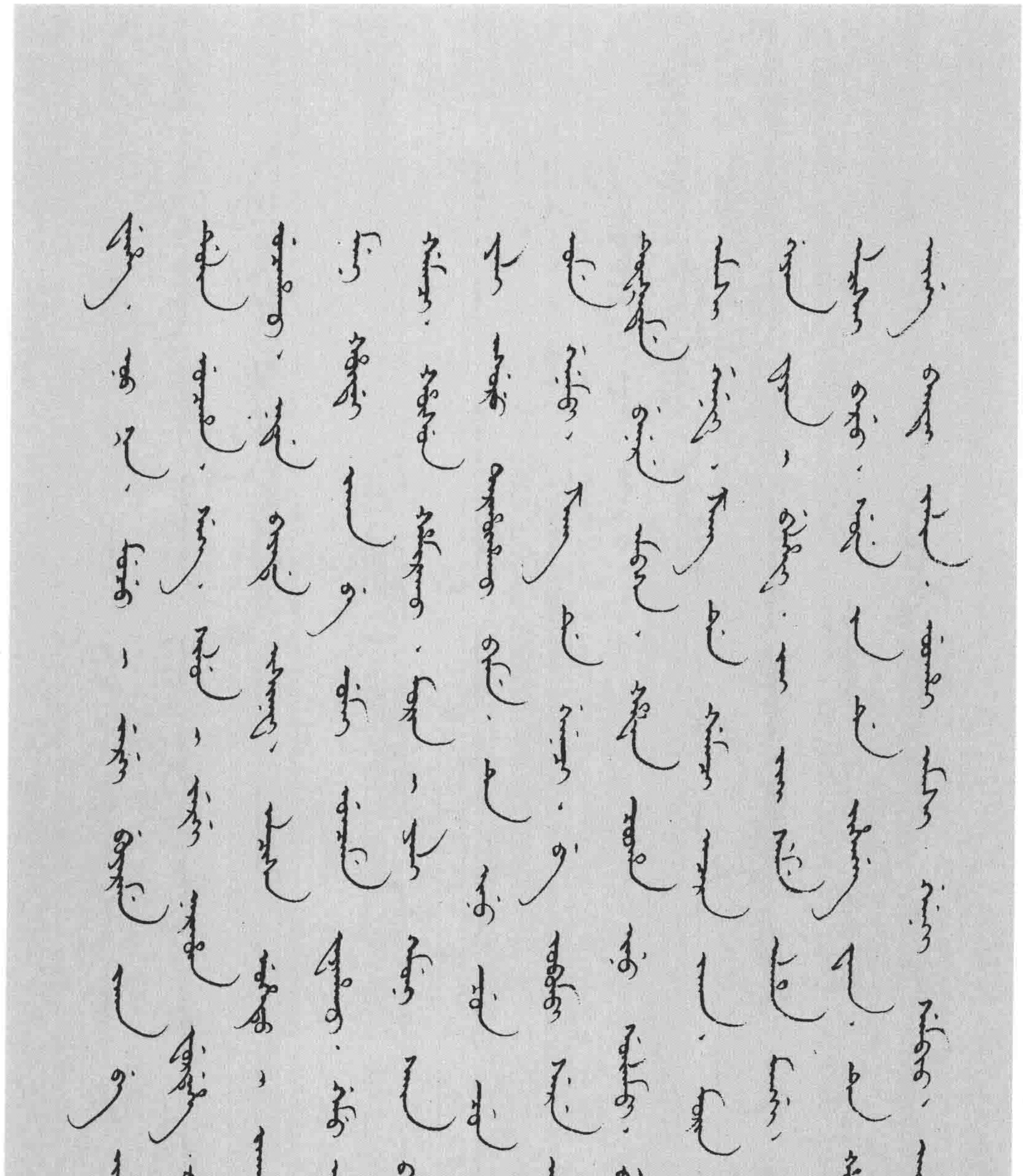
为此将奉有朱批之折一并谨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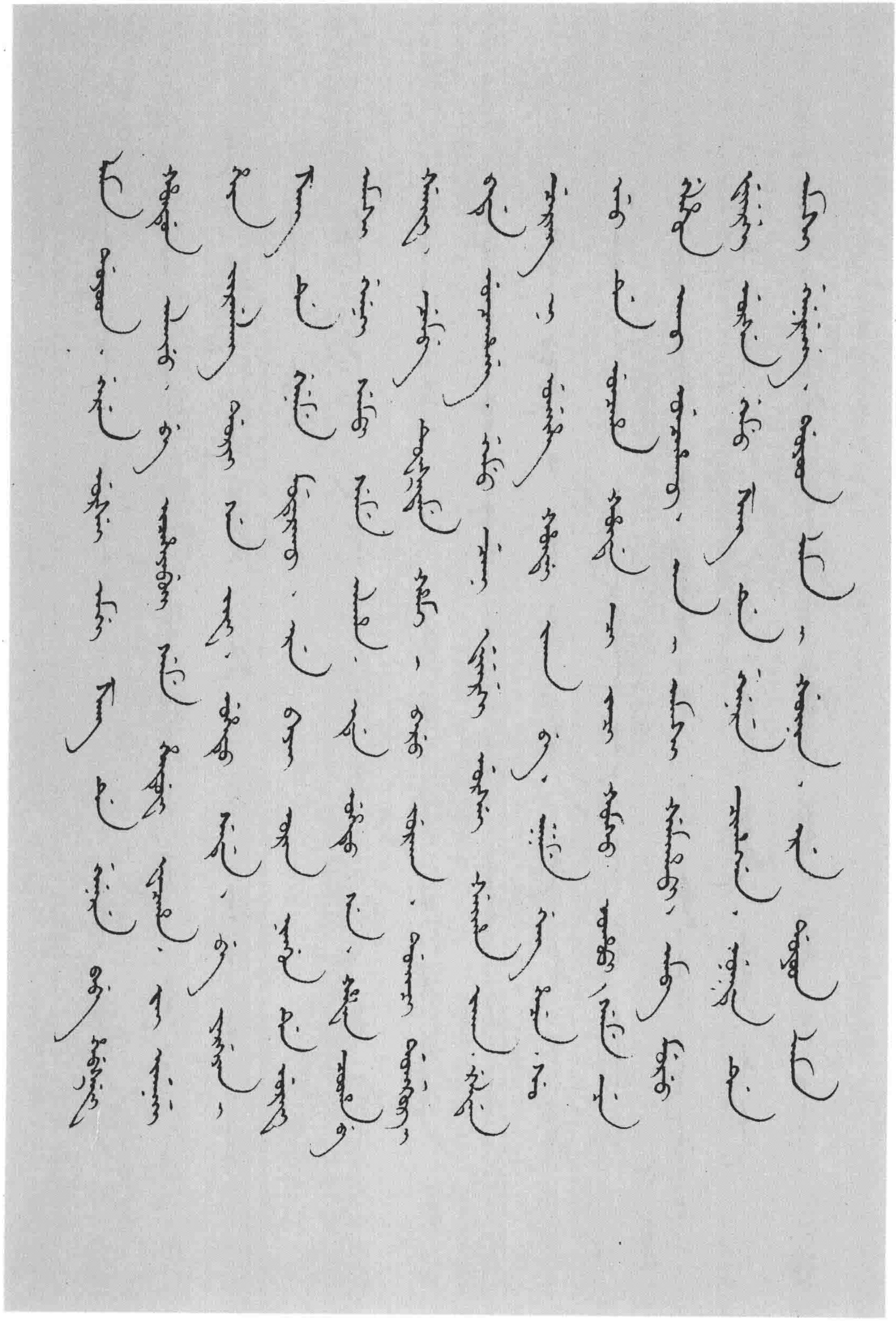
乾隆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〇、军机大臣鄂尔泰奏闻问询郎中阿喇布坦办理准噶尔人等熬茶事宜情形片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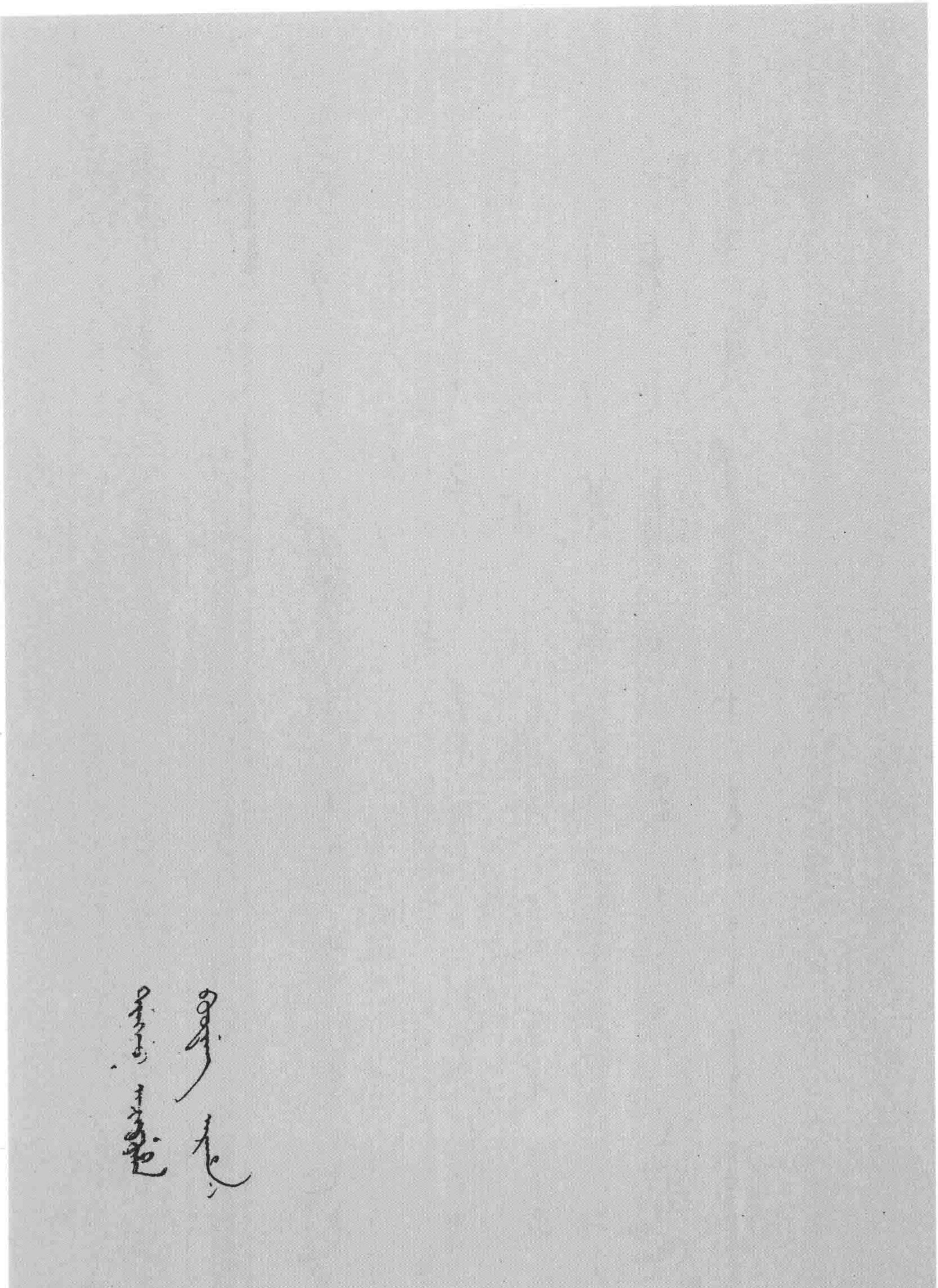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1-1-30

30.军机大臣鄂尔泰奏闻问询郎中阿喇布坦办理准噶尔人等熬茶事宜情形片

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大学士臣鄂尔泰等谨奏，为奏闻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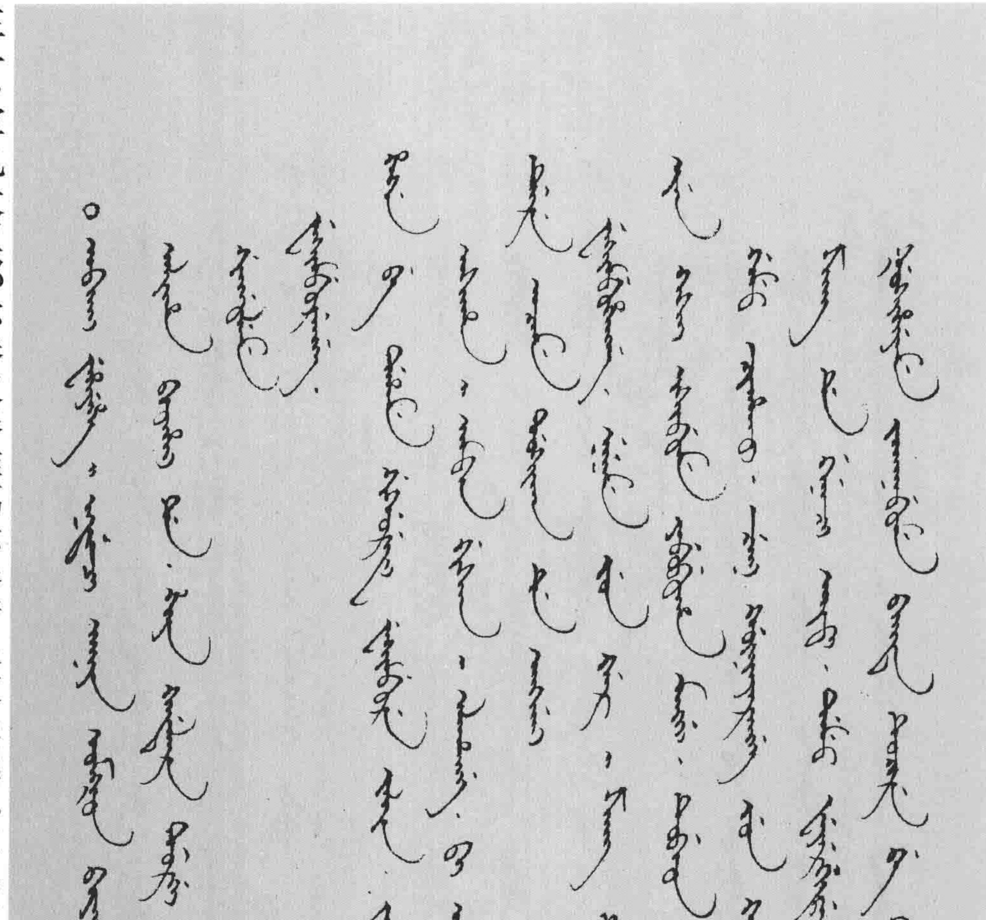
臣等向照看准噶尔使臣等之郎中阿喇布坦问询准噶尔人等返回缘由、沿途情形、将军乌赫图等如何办理、地方官员等如何办理情形，据阿喇布坦告称，卑职自哈密接管使臣等，前来东科尔之时，一路顺畅，抵达东科尔地方之后，将军乌赫图等看管彼等者亦妥。其斋桑等尚来探望乌赫图等，乌赫图等亦备饭款待，彼此和睦相处，并无事端。使臣等将每日贸易之事，与参将王达璋商议外，并未与其他地方官员晤面，亦无过从。使臣等将其携至货物，准令尽速售出，及早起程赴藏，等因告知乌赫图等。乌赫图等告称此为地方官员之事，我等可代为转告。等语。此后，参将王达璋每日议价，迟迟不成，故屡经使臣等告知乌赫图等，视其所告均皆交付于地方官员等。后经商议，将狐狸皮、沙狐皮、狼皮及羊皮等皮张陆续售罄，其羚羊角、硇砂、葡萄等杂物亦售出大半，貂皮、猞猁皮等细皮，未能售出。俟至七月，使臣等至乌赫图处告称，我等之货物并未售完，倘若均皆驮载至藏，力所不能，马匹虽属膘壮，骆驼全然不曾上膘，而况现在天已渐凉，如若赴藏，不仅我等受累，而且护送我等之大臣、官兵等亦难幸免。我等拟返回游牧，妥善办理带往西藏之物件、马驼，再行前来。等语。乌赫图等告知使臣等曰，尔等来此亦非易事，兹为区区价格不定之事，即可言归乎。倘若另有他故，可告知我等。等语。彼等言称，我等并无他故，委实不能前往。等因仍前告知。乌赫图等遂称，我等可代尔等咨文总督。等因具奏之折所奉之旨，于八月十六日赍至。乌赫图等召集准噶尔斋桑齐默特、巴雅斯瑚朗，侍卫多尔济、济尔噶朗等，转传谕旨毕，齐默特等默然良久，旋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并未如此嘱令我等。乌赫图又曰，尔等返回，与尔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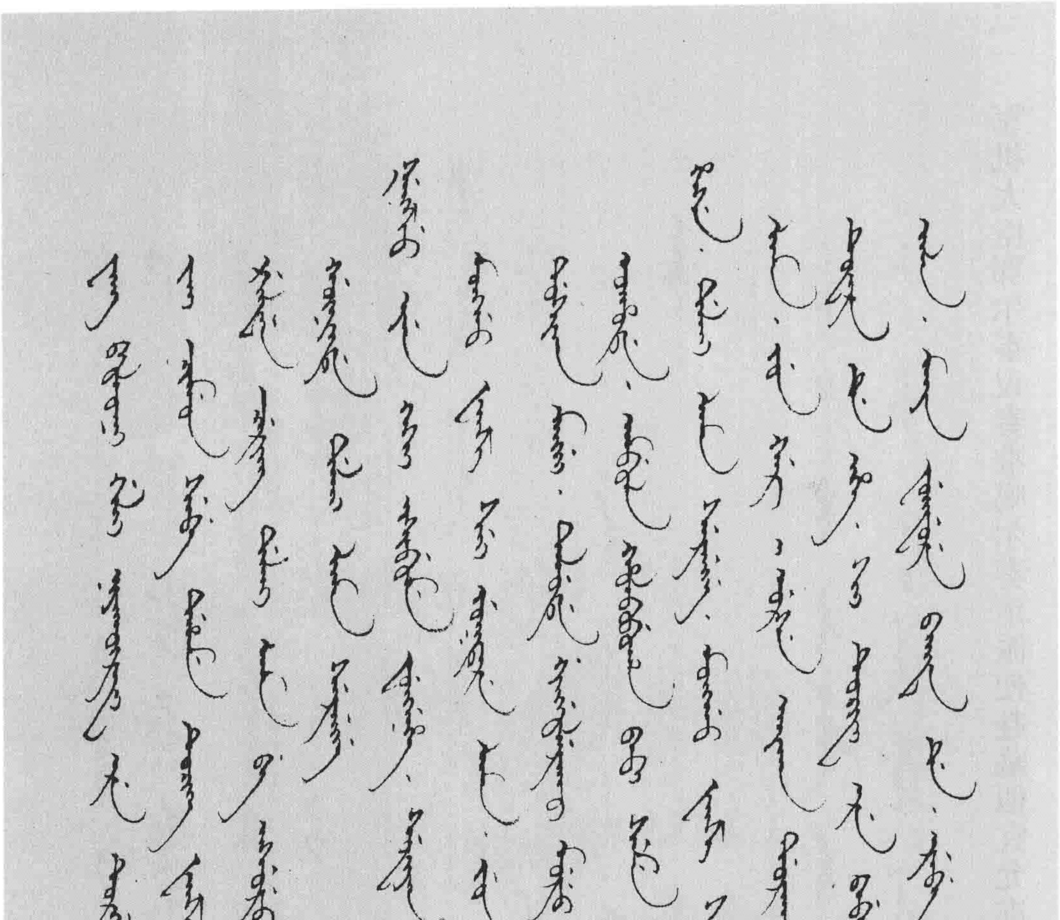
喇嘛多约特及众人商议赴藏事宜，从速来告，我等将饬令办理。言毕散去。翌日，侍卫济尔噶朗、多尔济等前来，告知乌赫图等称，我等委实不能赴藏，拟于本月二十六日起程回还。故此，乌赫图等率带官兵，护送彼等起程前往哈密。据闻在东科尔地方出售者均系其属下人等携至物件，噶尔丹策零遣至货物，因较京城、肃州售出价格过低，彼等未敢出售，仍行带回。大概属下人众皆愿赴藏，返回游牧，乃多约特喇嘛之意。此多约特喇嘛系噶尔丹策零之佛堂住持，凡事彼可承担，噶尔丹策零信其言。又抱怨称，先前我等之人在肃州贸易之时，参将王达璋曾在彼处，其出售之价格，彼皆知之。此次所出价格，倍低于前次，焉可出售。等语。又将提督李绳武等所奏折内使臣等所告言语问询阿喇布坦，据告称，乌赫图等将圣上颁降谕旨传谕彼等，所谓彼等未听者乃谎言也。李绳武等约见使臣等时，未令我等进入，彼等如何言语之处，未能听闻。

再，自使臣等抵达东科尔，令彼等下榻于旧城之废弃空院内，乌赫图等派官兵看守，未令到处走动者亦实，不曾听闻阻止齐默特斋桑前去河边洗脚，不给马骑等言语。只知有次齐默特派人前来探望我，向王达璋要马未给，即欲步行前往，后又给以马匹。其私自购买彼等之物件者，据闻王达璋执而交付知县责打之，未见枷号。其贸易之事，因由参将王达璋主管，每日带通事出入议价。其商民起先未令晤面，及至临近起程，将其属下人等携至杂物，带至河边，与民人直接交易数日。盖因其所购货物不足由噶尔丹策零处原定价格之数目，彼等不能出售，以之为托词。再，若言使臣等不知皇上加恩赏给口粮，接济马畜之处，抵达东科尔地方之后，地方官员等当即赏给彼等牛六十头、羊六百只、面、茶叶等物，而后告知不能赴藏。乌赫图等当即告知使臣等曰，尔等赴藏之时，倘若途中马畜有疲惫者，皇上加恩补给马畜，接济口粮。彼等言称不知者，乃托词也。等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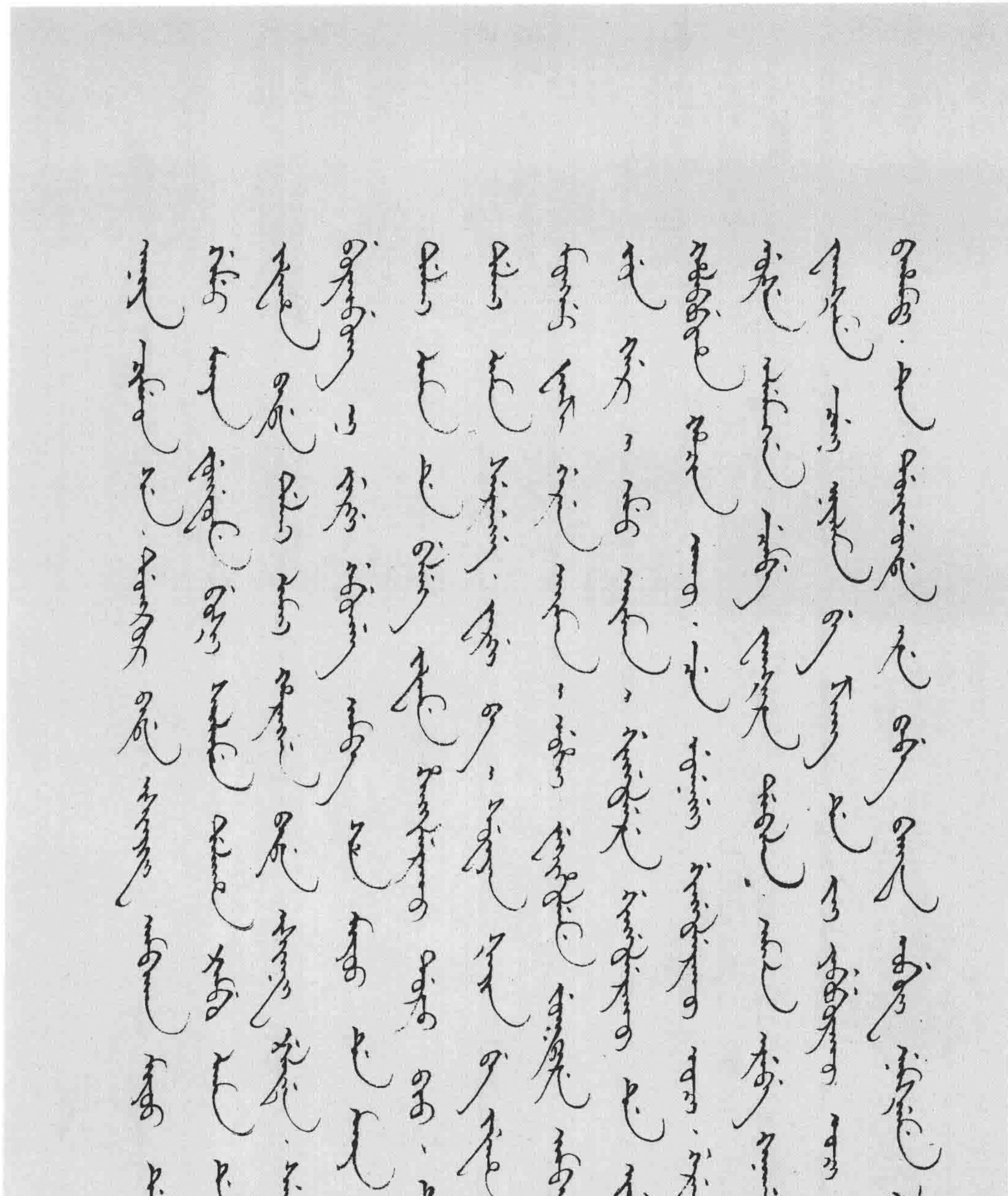
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奏入。

三一、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准噶尔奏请派使赴藏似宜允准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1-1-31

31.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准噶尔奏请派使赴藏似宜允准折

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七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据由西藏撤回侍郎纪山告称，我今日面谒皇上，口奏称，先前准噶尔派人赴藏熬茶，蒙皇上加恩准行后，土伯特人众及颇罗鼐皆不情愿，彼等所虑者，乃准噶尔之三百人进藏，本无大碍，惟恐暗中离间其唐古忒人众，肇启事端，亦难逆料，故而王颇罗鼐曾跪陈此情。再，据随齐默特等出行番子苏木巴喇尼等告称，噶尔丹策零全然不敬奉达赖喇嘛。以奴才之见，达赖喇嘛乃圣祖皇帝加恩册封者，系秉持黄教、所有蒙古番众供奉之喇嘛，准噶尔人等入藏之后，一旦显露不恭或鄙视，大有关碍。等因具奏。奉旨：达赖喇嘛乃蒙古番众共同供奉之喇嘛，准噶尔人等倘若表现不恭，委实有碍观瞻。尔出去可将此告知军机大臣等，熬茶之事，须连带议奏此事，尔亦留彼处议论。钦此。钦遵。臣等共同议得，噶尔丹策零前为派人前往番藏熬茶，派使臣哈柳具奏文内，曾奏称班禅额尔德尼圆寂，派人前往送布彦。因噶尔丹策零将所有事项均照指示确定，恭顺奏请，故蒙皇上加恩准行，其使齐默特等因在东科尔地方未能办竣贸易事宜而返回。兹复派使吹纳木喀等前来奏请，藏地人众及颇罗鼐深受其苦，不愿彼等前往，恐又暗中妄自离间，肇启事端者亦在理。昔为准噶尔人等入藏，经臣等议论，惟但成其熬茶之事外，不准随意见人，所到之处均加戒备，并派我大臣等率带官兵护送，料可无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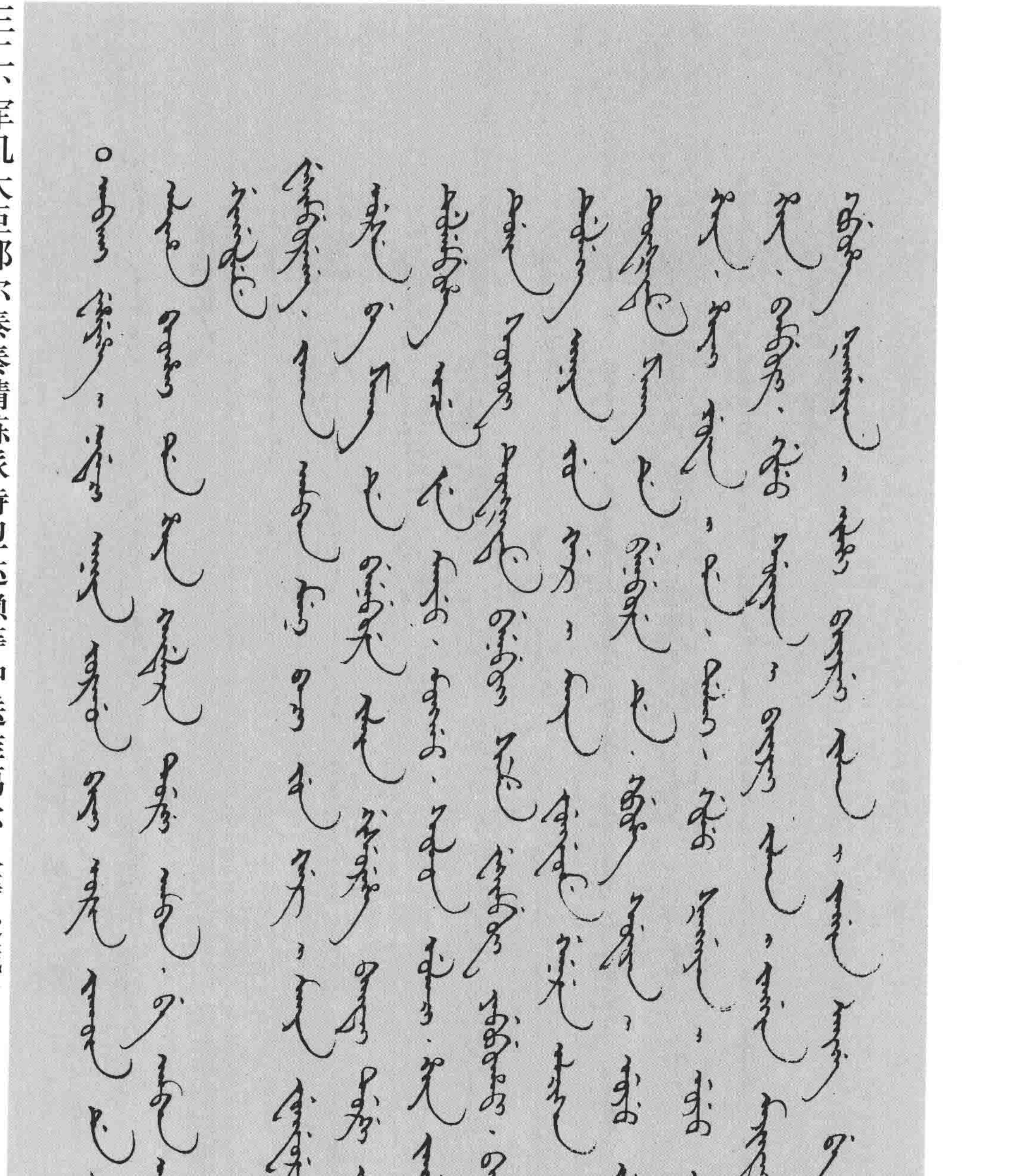
再，所谓恐对达赖喇嘛不敬者，乃其揣测而已。准噶尔人等抵藏之后，必经达赖喇嘛住处，诸事皆仗达赖喇嘛属下人等照料，倘对达赖喇嘛不恭，势所不宜，想必准噶尔人等断不至此。去年齐默特等抵达东科尔地方，凡大寺均皆熬茶散给布施，献住持堪布喇嘛以伯勒克，而至达赖喇嘛所属地方，岂有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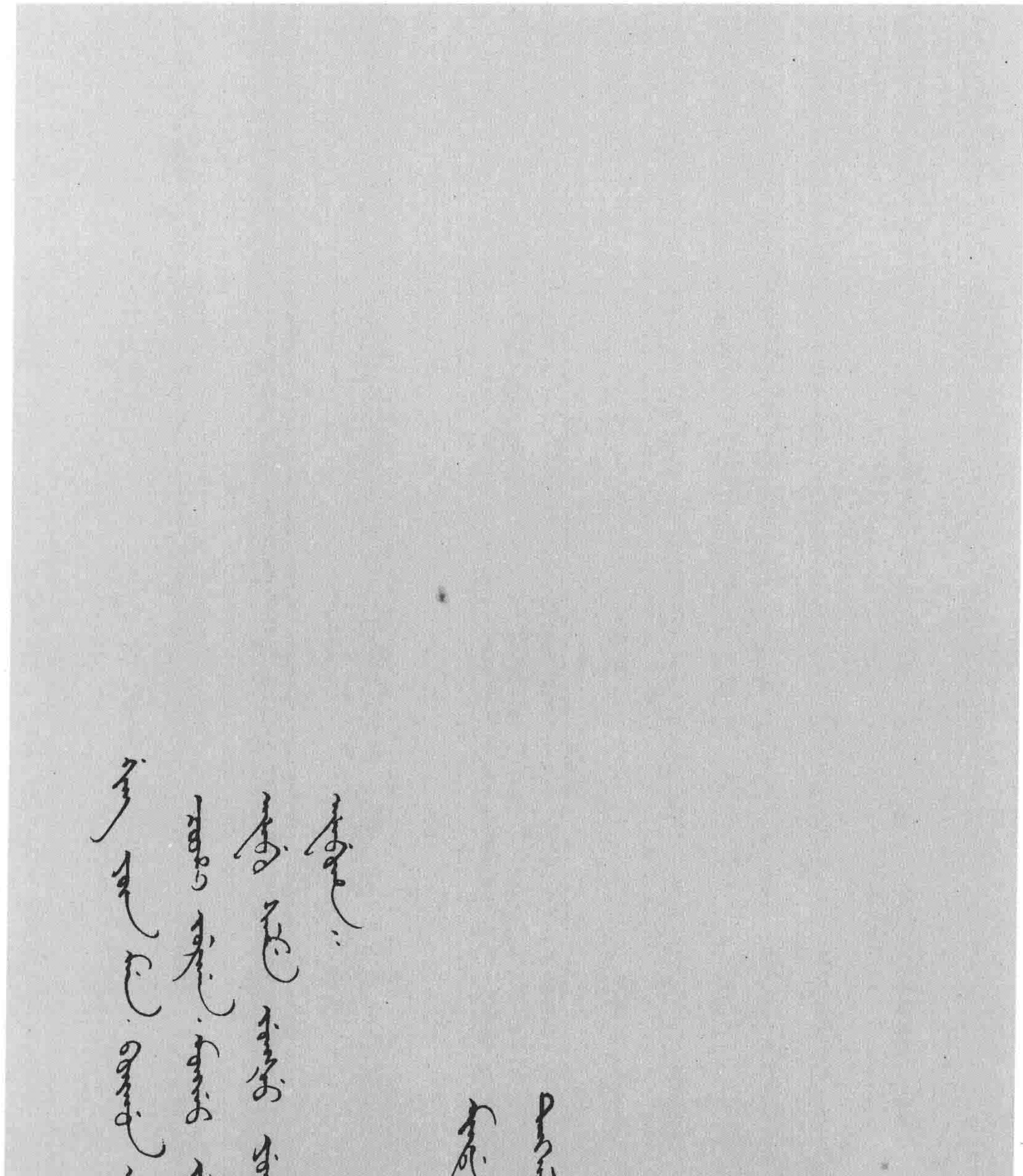
甘丹、色拉、哲蚌等名刹大寺熬茶，不献达赖喇嘛以伯勒克之理。而况达赖喇嘛乃掌持西地黄教、所有蒙古番众各部共同供奉之大喇嘛，准噶尔一部敬奉与否，亦无大碍。彼等诚然不恭，则各部人等益加谴责彼等而已，日后借此指摘，不再允准彼等之人入藏，亦有口实。现若预先以此为事，争执不已，倘另有言论，亦不便强令彼等敬奉，且即便不准入藏，亦致彼等又以原奏书内曾称为班禅送布彦，已蒙皇上加恩允准，今借此不准者，乃原本不愿将我等之人遣往藏地，始将齐默特等中途遣回者实也。等因妄自牵混。以臣等愚见，俟此次使臣吹纳木喀等抵达，观其情形，倘若噶尔丹策零虔心恭顺奏请，则照原降谕旨，准其人等仍行赴藏。彼等之人抵藏，倘有不敬奉达赖喇嘛情形，或另有伎俩，嗣后再不遣往为宜。可否之处，谨请圣上训示，俟有旨下，钦遵施行。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奏入，奉旨：著依议。钦此。

三二一、军机大臣鄂尔泰奏请拣派侍卫达赖等护送准噶尔人等赴藏片





档号03-1741-1-32

32.军机大臣鄂尔泰奏请拣派侍卫达赖等护送准噶尔人等赴藏片

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适才臣等议奏护送准噶尔熬茶人等赴藏案内，曾奏准挑派宫中历经差事之新旧满洲、蒙古、索伦、乌拉齐侍卫、章京四员护送。查得，去年护送准噶尔前往熬茶之使臣等赴藏时，拣选镶黄旗头等侍卫、侍卫什长达赖，正白旗头等侍卫巴木布里，正黄旗护军参领马进泰，镶黄旗护军副参领赖格引见，派往西宁。因齐默特等由东科尔返回，达赖等亦回抵京城。翌年护送前往熬茶之使臣等赴藏，仍派先前抽出侍卫达赖等四人护送可也。

为此谨具奏闻。

等因，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入，奉旨：著即派此四人前往。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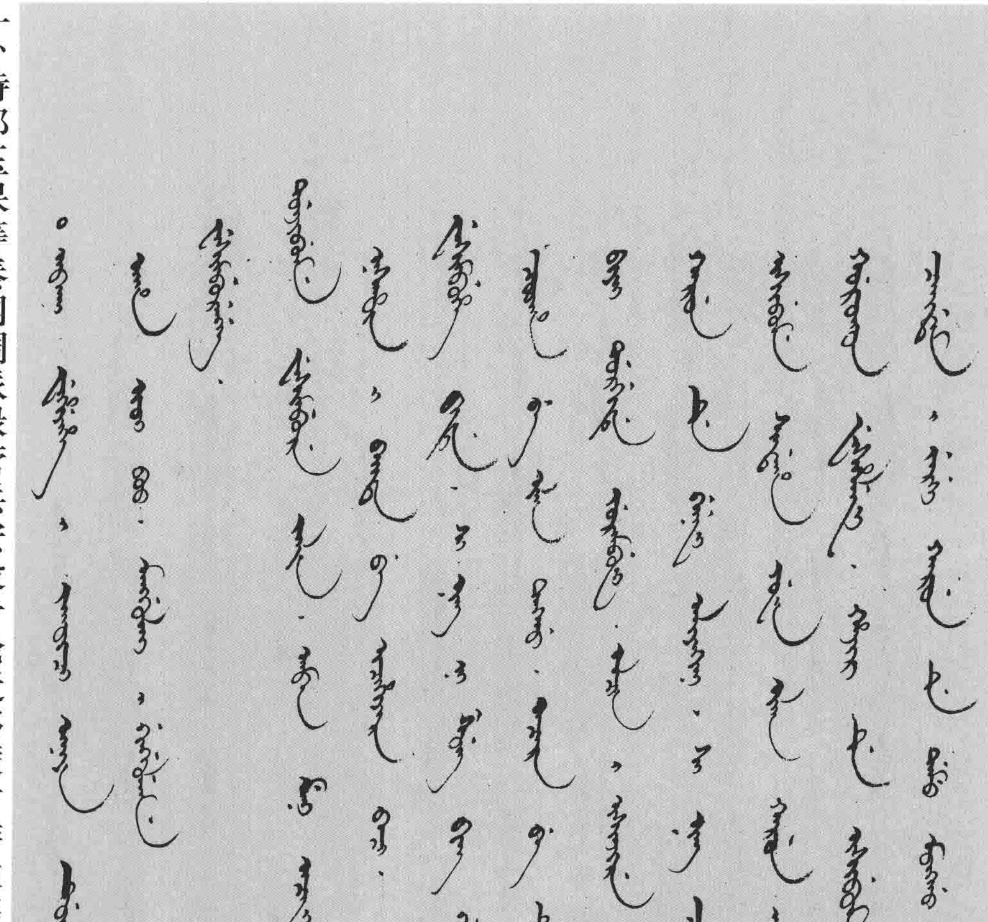
（将此饬令中书永吉禄交付于侍卫处、景运门、户部、兵部、理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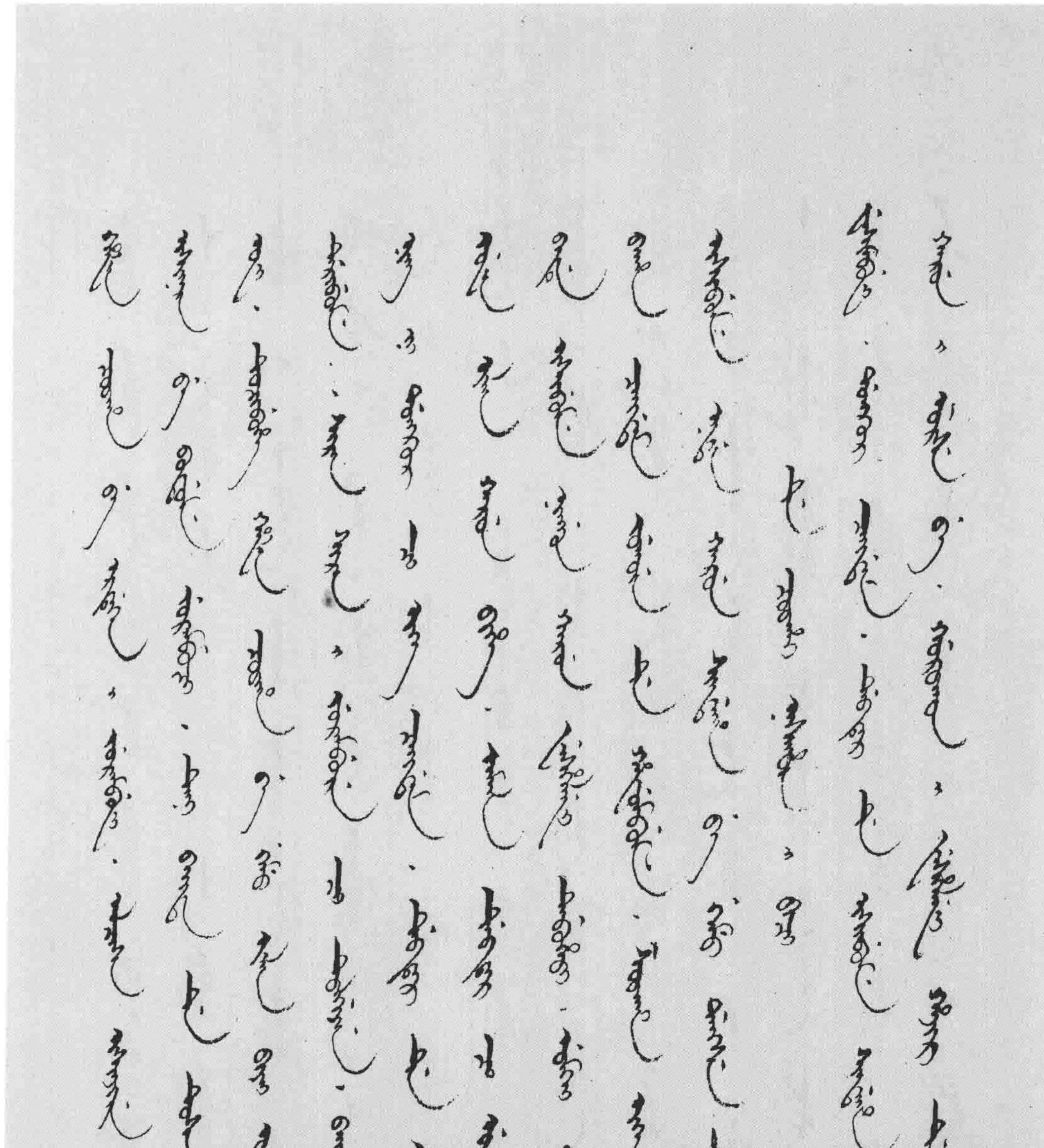
熬茶档 二

[illegible]

[illegible]

一、侍郎玉保等奏闻调派绿营兵安设卡伦迁移蒙古游牧等事宜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01

1.侍郎玉保等奏闻调派绿营兵安设卡伦迁移蒙古游牧等事宜折

乾隆八年四月初五日

奴才玉保、莽鹄赉谨奏，为奏闻事。

臣等会议得：适据军机处奏称，西宁总兵所属绿营兵三百名，酌情派员率带，于四月间起程，计使臣之抵达，前往哈济尔卡伦等候。西宁至依克柴达木、得卜特尔所设十三卡伦人等，酌情往远拓展，直至哈济尔驻守。皂哈班哈柴达木等卡伦，仅有蒙古兵，故于使臣往返之前，再增派西宁总兵所属绿营兵一百名，交付副都统莽鹄赉，增补驻守卡伦。青海蒙古等游牧，须照原议预先妥为迁移，于使臣等抵达前，将安设卡伦、迁移蒙古游牧事宜，均行预先办理，相应俟侍郎玉保行抵西宁，会同副都统莽鹄赉商议，办理妥当。等因具奏。臣等窃思，现值春季，青草初萌，西宁至哈济尔相距二千余里，其安设卡伦、迎接使臣之官兵，须令尽早起程，赶在使臣等抵达前，方于事有利，故令所派官兵均于三月二十六日始陆续起程外，查得，西宁东科尔至依克柴达木、得卜特尔，原有卡伦十三处，后自得卜特尔至乌图莫里地方拓展卡伦六处，乌木克依呼鲁苏通向班哈柴达木路，至皂哈依克柴达木设有卡伦七处。等因。均皆在案。兹经军机处奏准，拟将东科尔柴达木至得卜特尔所设十三处卡伦人等，拓展至哈济尔。相应臣等酌情不动旧有卡伦人等外，将为新设卡伦所派绿营兵一百名，自噶顺至乌图莫里二十二处卡伦，酌情增驻二至十一名。左特哈等七处卡伦，并无绿营兵驻守，相应亦酌情增驻二至三名。其余兵二十名，驻守现设哈济尔卡伦。再，西宁地处塞外，天气寒冷，水草尚未返青，倘将青海蒙古等游牧现即迁移，人畜难免困苦。故经奴才等商议，将青海蒙古等游牧，俟水草返青，赶在准噶尔人等抵达之前，自四月二十日始陆续迁移，不仅于马畜有裨，蒙古之众亦不致劳累。相应委派驻西宁笔帖式索诺木，将青海蒙古等游牧，自四月

二十日始陆续迁移。此次迁移，倘无专管之人，不肖蒙古之众，妄自图利，私自与准噶尔人等贸易，亦难预料。故臣等严令迁移扎萨克等严加管束各自所属人等，断不可肆意与准噶尔人等会面交谈，暗中贸易，务须严加禁止，倘有违者，一旦被获，务必从重治罪。等因传宣外，亦交付所派笔帖式索诺木，须不时提防蒙古人众与准噶尔人等肆意交谈、暗中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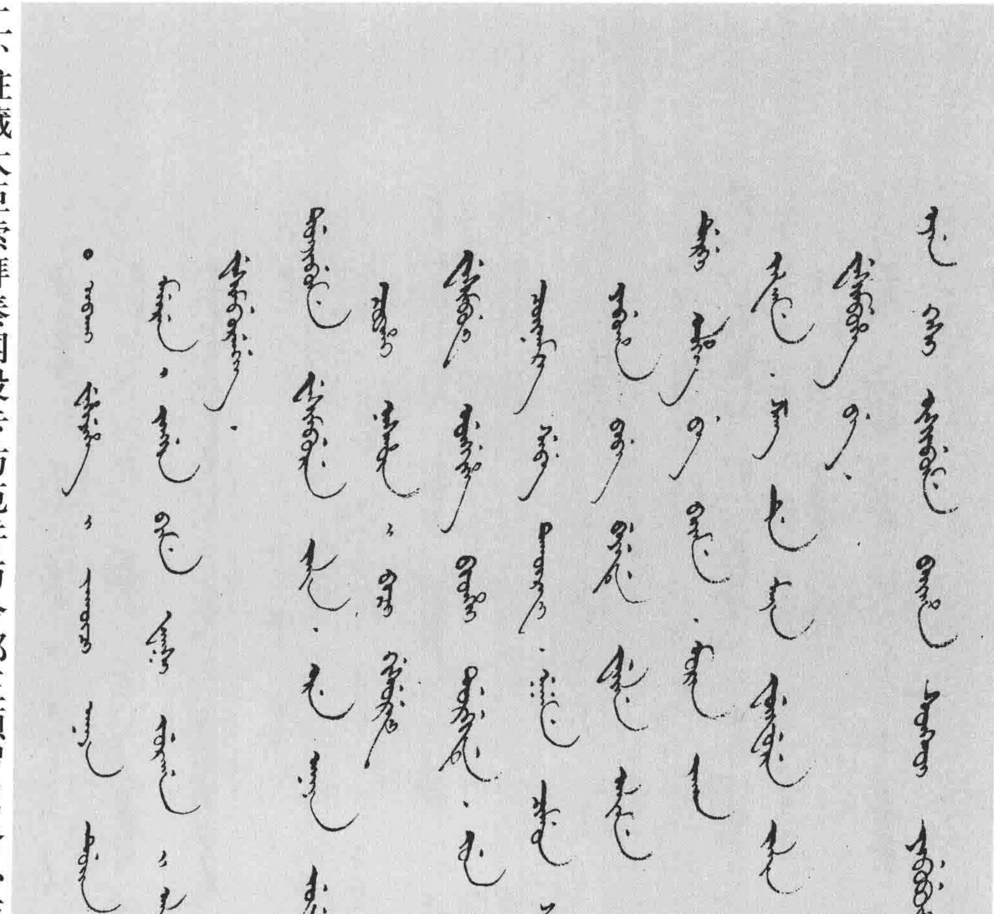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四月初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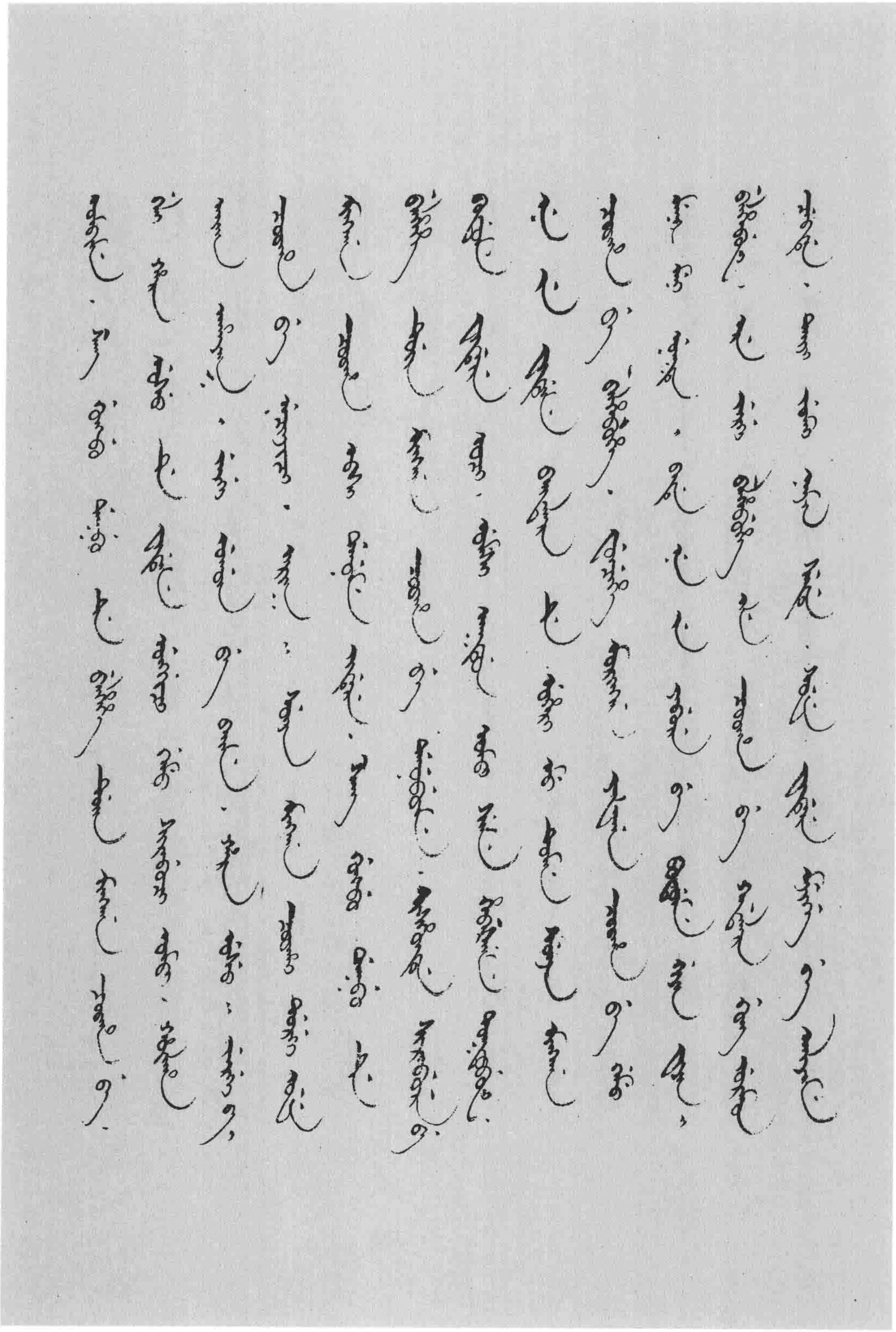
理藩院右侍郎奴才玉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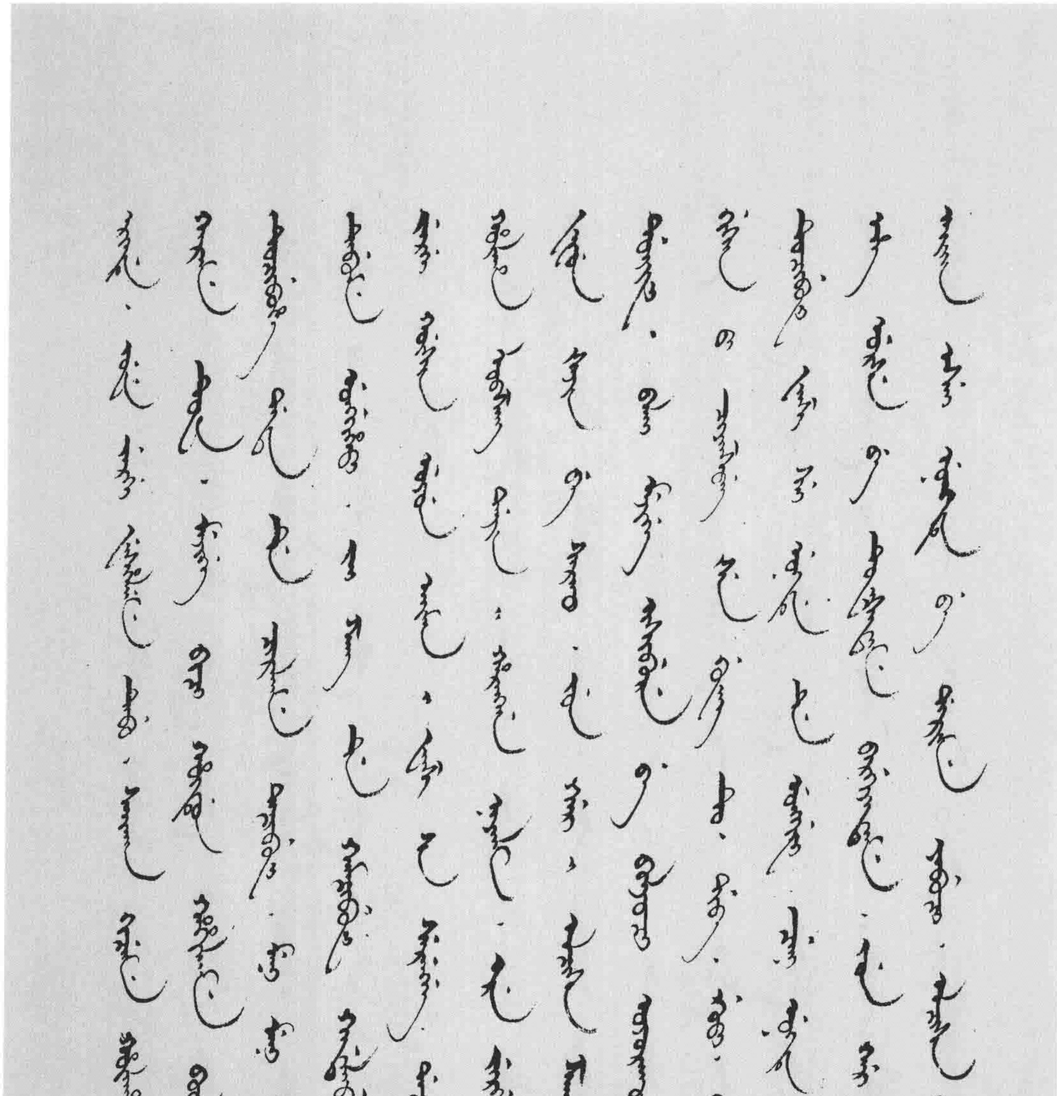
总统青海番子事务副都统宗室奴才莽鹄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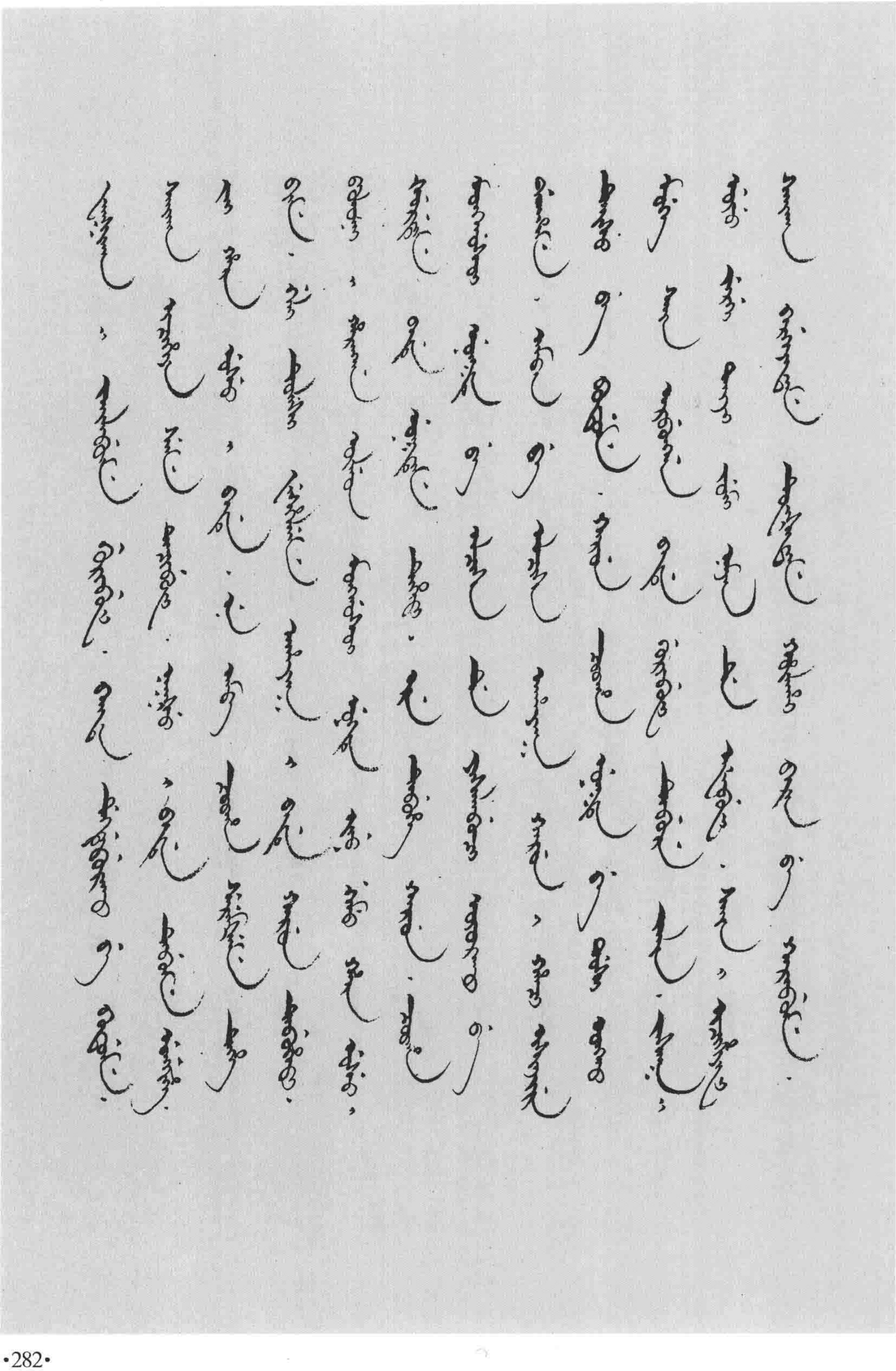
二一、驻藏大臣索拜奏闻设卡防范并饬令郡王颇罗鼐备办防范事宜折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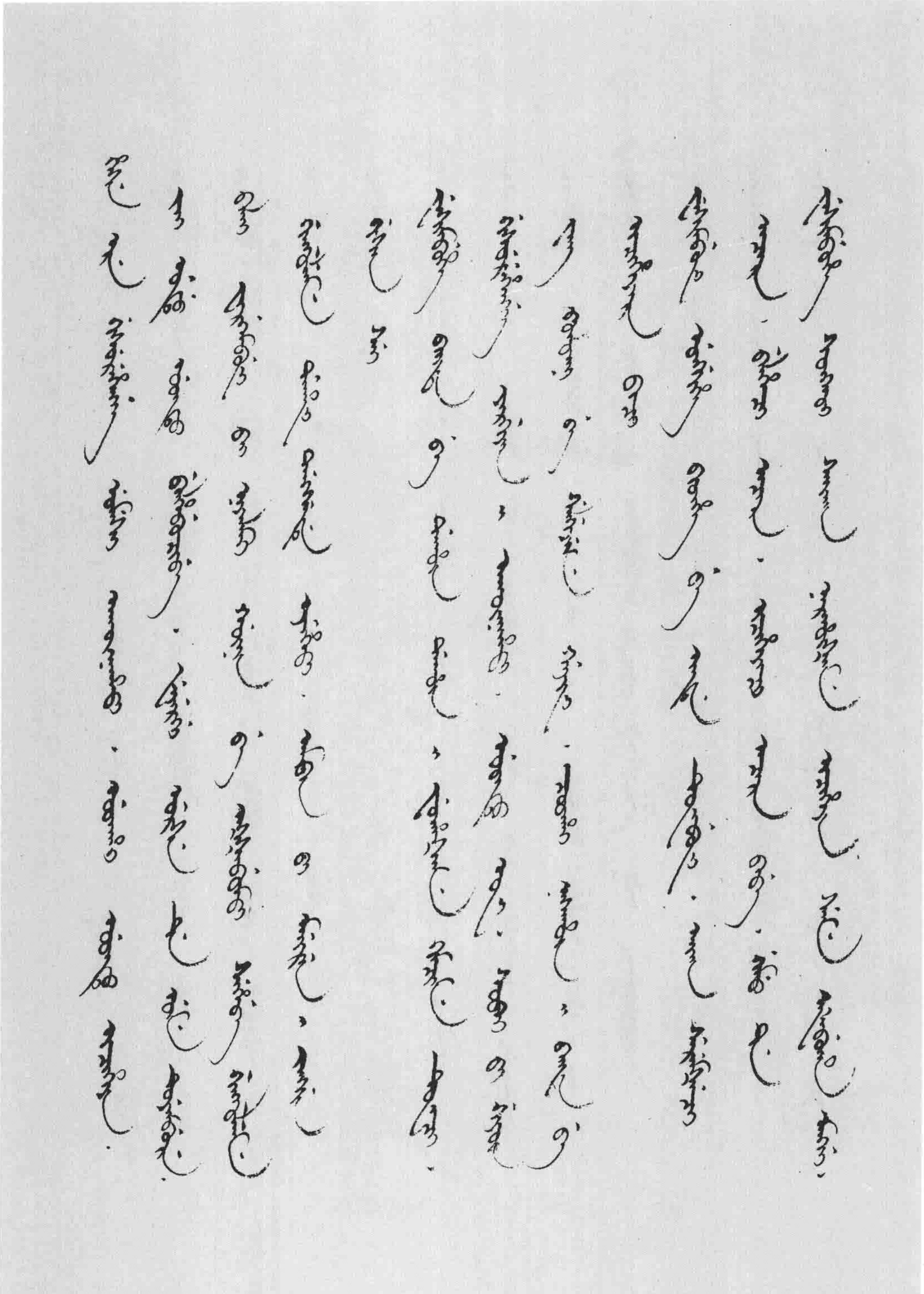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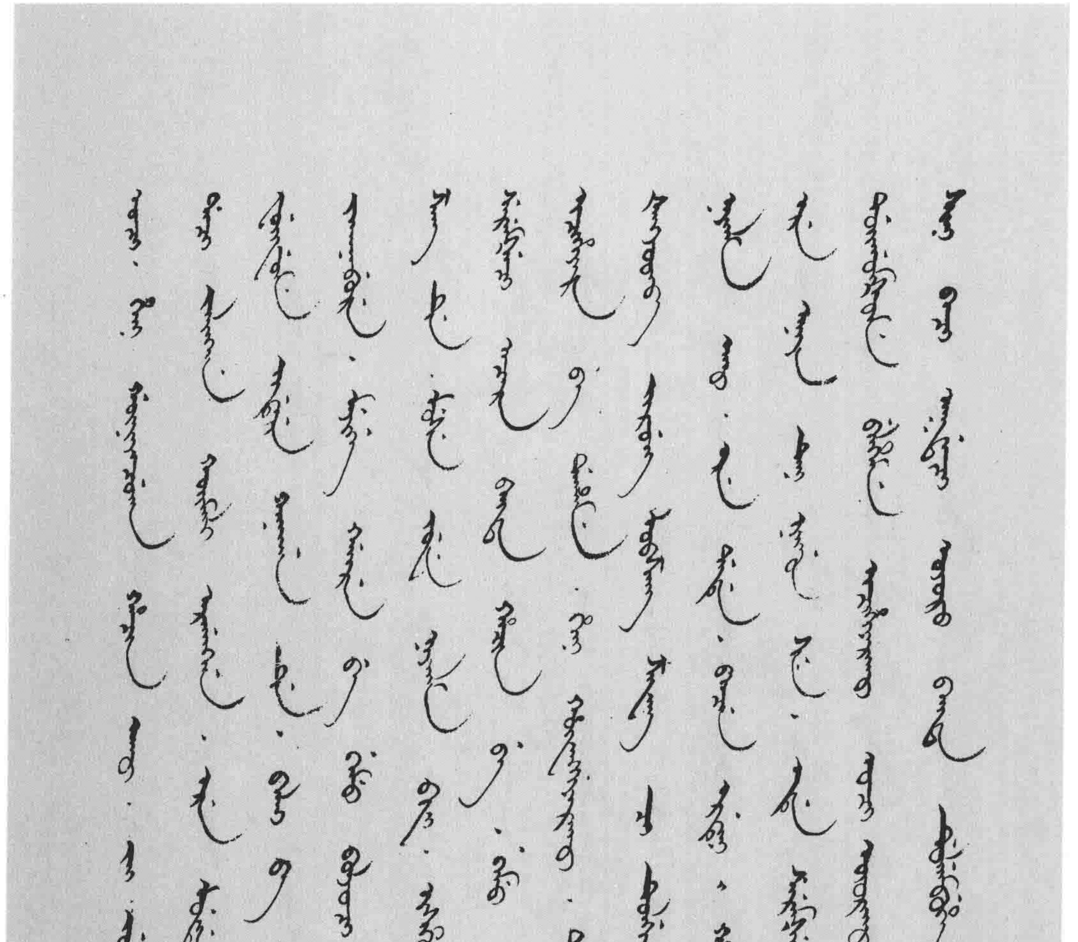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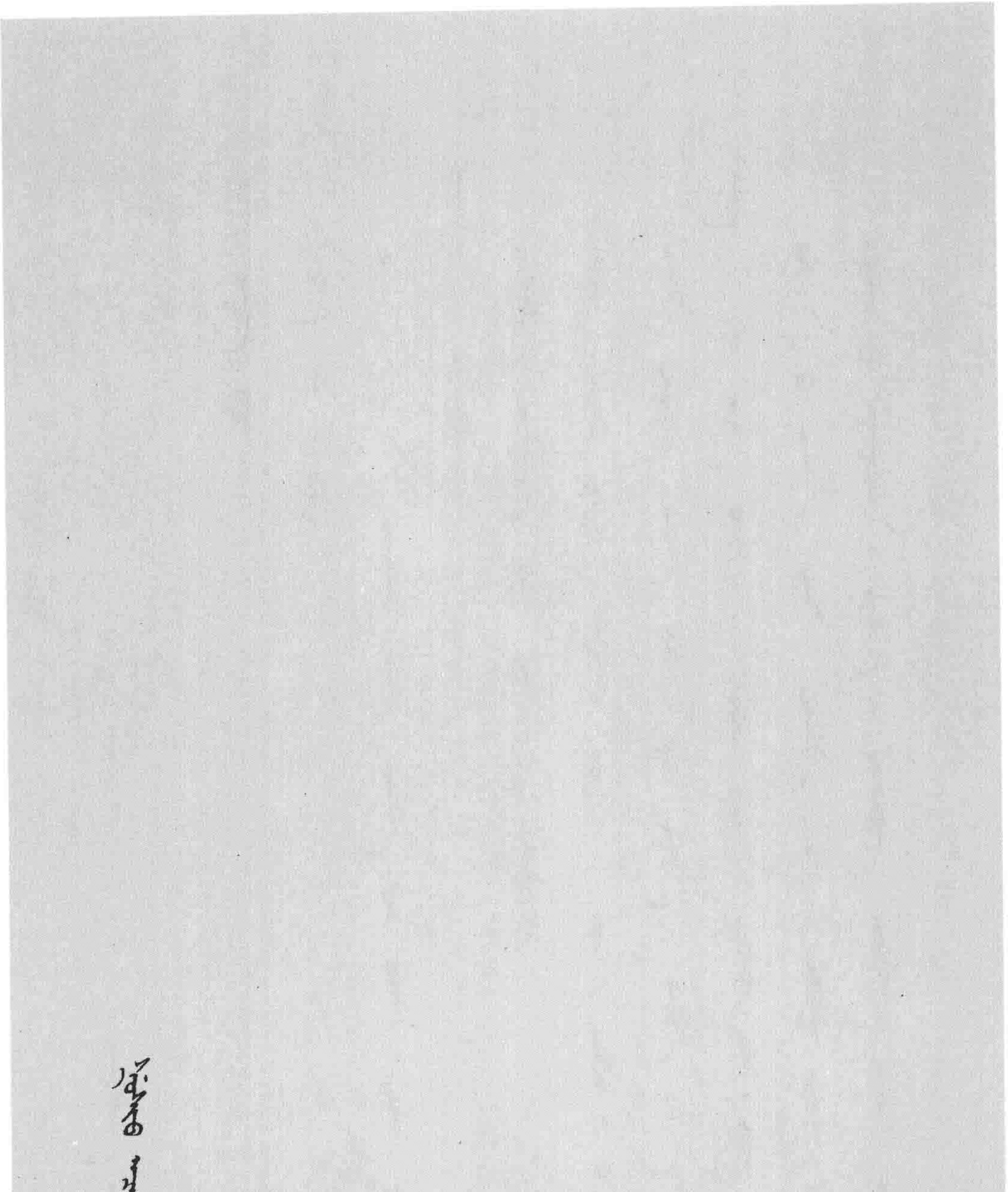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02

2.驻藏大臣索拜奏闻设卡防范并饬令郡王颇罗鼐备办防范事宜折

乾隆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索拜谨奏，为奏闻事。

本年二月十五日，接准军机处议奏咨文内称，准噶尔之噶尔丹策零，派使臣吹纳木喀等，将先前齐默特等造谣生事之处归咎于己，恭请圣安，进献马匹，为赴藏熬茶，虔诚恭顺奏请，荷蒙圣上恩准施行，谕令所往三百人，由噶斯路至西宁东科尔地方贸易，由彼前往西藏。等因颁旨。其应行备办事项，经臣等核议，逐款开列呈览：一项，护送准噶尔使臣，业经钦差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理应晓谕所派大臣等，沿途尚需秉持和睦之道，毋令随意见人。凡需防范之处，暗中加以防范，断不可令其知觉。俟其抵藏，示以敬奉达赖喇嘛之道。倘若准噶尔人等提请延请喇嘛或额木齐前往等不可行之事，则由颇罗鼐等以不曾奉旨、不得专行等语抚慰。咨文驻藏办事副都统索拜，将所有应行备办、防范、办理事项，均查照原先奏准之例，会同颇罗鼐商酌，备办妥当。等因具奏。奉旨：依议。著赏乌赫图银一千两、玉保银一千五百两，作为口粮。钦此。遵旨咨行前来。

查得，据前驻藏办事副都统纪山会同郡王颇罗鼐遵旨议奏称，准噶尔使臣来藏熬茶，相应各紧要之处，均应增派兵丁防守。防守阿哈雅克、腾格里淖尔路，喀喇乌苏、达木、羊八井、纳克桑等地，派兵六千名，由扎萨克头等台吉珠密那木扎勒率带驻守；防守如托克、努热路，公珠尔默特车布登率兵五千名驻守阿里克地方，阿里克地方倘有偷盗事件，则可抽调喀喇乌苏等地所有六千名兵丁，且将藏、工布、达克布所备四千名兵丁调往喀喇乌苏，皆可应援。盗贼若沿阿哈雅克等路来侵喀喇乌苏等处驻兵，则由阿里克五千兵丁内抽调两千名，藏、工布、达克布所备四千名兵丁前来应援，计其彼此应援抽调，则可极为牢

固。等因商定，备有可紧急调用兵丁一万五千名，其余马步兵丁，均于各自游牧地方备办妥当。详尽告知统管此等预备兵丁之公珠尔默特车布登、台吉珠密那木扎勒等，尔等但听调遣，好生防守驻地，勿事张扬。等因严行饬禁外，盗贼所来阿哈雅克、腾格里淖尔、纳克桑、如托克、努热路，为令瞭望贼踪，于阿哈雅克路所属哈济尔、得卜特尔、仲干里麻尔诺莫浑地方设卡伦三处；腾格里淖尔路所属穆锡切根、僧根沃卓地方设卡伦两处；纳克桑路所属库克斯唐、特毕克托罗垓湖、库鲁木地方设卡伦三处；如托克路所属策塘理塘地方设卡伦一处；努热路所属努汝地方设卡伦一处。此等卡伦，每处驻兵百名，各派可靠头目一名，夏季巡守三次，冬季巡守二次，令其好生瞭望贼踪，倘有消息，从速具报。等因严饬所派头目等，遣往各自所驻卡伦。

再，藏地兼管那克树等三十九族番众，原为逆贼罗布藏丹津属众，此等人众不知法纪，闻知准噶尔使臣进藏，妄自送信，亦难逆料。臣纪山派千总石广途、第巴果毕帕克汝至番子游牧，令其照料收束其游牧善恶人众，准噶尔使臣等倘若行经其游牧，勿令使臣觊觎，巧为避开，计其不致肇事，妥为办理。等因。遣往那克树地方驻守。

再，喀喇乌苏地方，现有大军驻守，且又往外拓展至阿哈雅克地方设卡，颇罗鼐所属厄鲁特蒙古游牧，亦均在喀喇乌苏周围牧放。此等驻守卡伦、兵丁、蒙古游牧，不得令使臣等睹见，相应臣等为将卡伦、兵丁、游牧，于使臣等抵达阿哈雅克卡伦之前内迁至水草丰美形势之地，交付扎萨克头等台吉珠密那木扎勒，妥为办理，善加收束，哨探贼踪，防备妥帖。俟使臣等抵达西藏地界附近，交付珠密那木扎勒，由其所辖驻守兵丁内，简派干练斋桑、第巴两名，率兵三百名往迎，往南送至西藏，路途须好生照料。俟其至藏，尽力防范，毋令探信者，甚属重要。故臣等将择藏地附近牢固地方，命原护送官弁、随行官兵扎营防守，臣等亦酌情遣派防守。俟确定使臣等拜谒达赖喇嘛日期，臣等惟但示以阐扬黄教，敬戴达赖喇嘛崇高伟岸，准许使臣等宴请达赖喇嘛外，料想使臣等必定拜谒藏地所有大小昭庙、哲蚌、色拉、甘丹等大寺供佛，借此探信、

肆意妄行，亦难逆料。臣等计其足敷，妥派官兵，会同原护送官弁、随行官兵加以管束，使之不致妄行，依次拜谒各庙。使臣等倘若前往后藏拜谒班禅额尔德尼熬茶，臣等拣派可靠斋桑、第巴二人，率兵三百，好生管束护送。使臣等去往后藏，抵彼修善事及返回时，均由喀喇乌苏护送至藏，依照在藏防守之例，交付随护斋桑、第巴，务必妥为办理，亦准筵宴，照料返回。使臣等将携来货物，亦难预料，携来货物准令彼等贸易多有不便。臣等会同护送前来之官员等，将其携来货物折算，计颇罗鼐力所能及，尽数购买。倘一己之力所难能，再动用国帑收购。使臣等倘献礼品给达赖喇嘛及臣等，酌情回赠缎匹等物，亦准筵宴。俟事毕确定返回日期，遣派官兵护送至边界，防范之处，臣等仍照原先迎入之例，妥为办理，送出藏界。使臣等出界后，命臣等所设卡伦兵丁益加勉力防守，哨探贼踪，悄然无事，则至入冬降雪无法行走之后，计其足敷遣派卡伦兵丁，其余撤回。等因奏入。奉旨：此议极为详尽，著即照此办理。再，虽经如此备办，但不得表露给属下人等，以防妄自泄露，滋扰人心。钦此。钦遵在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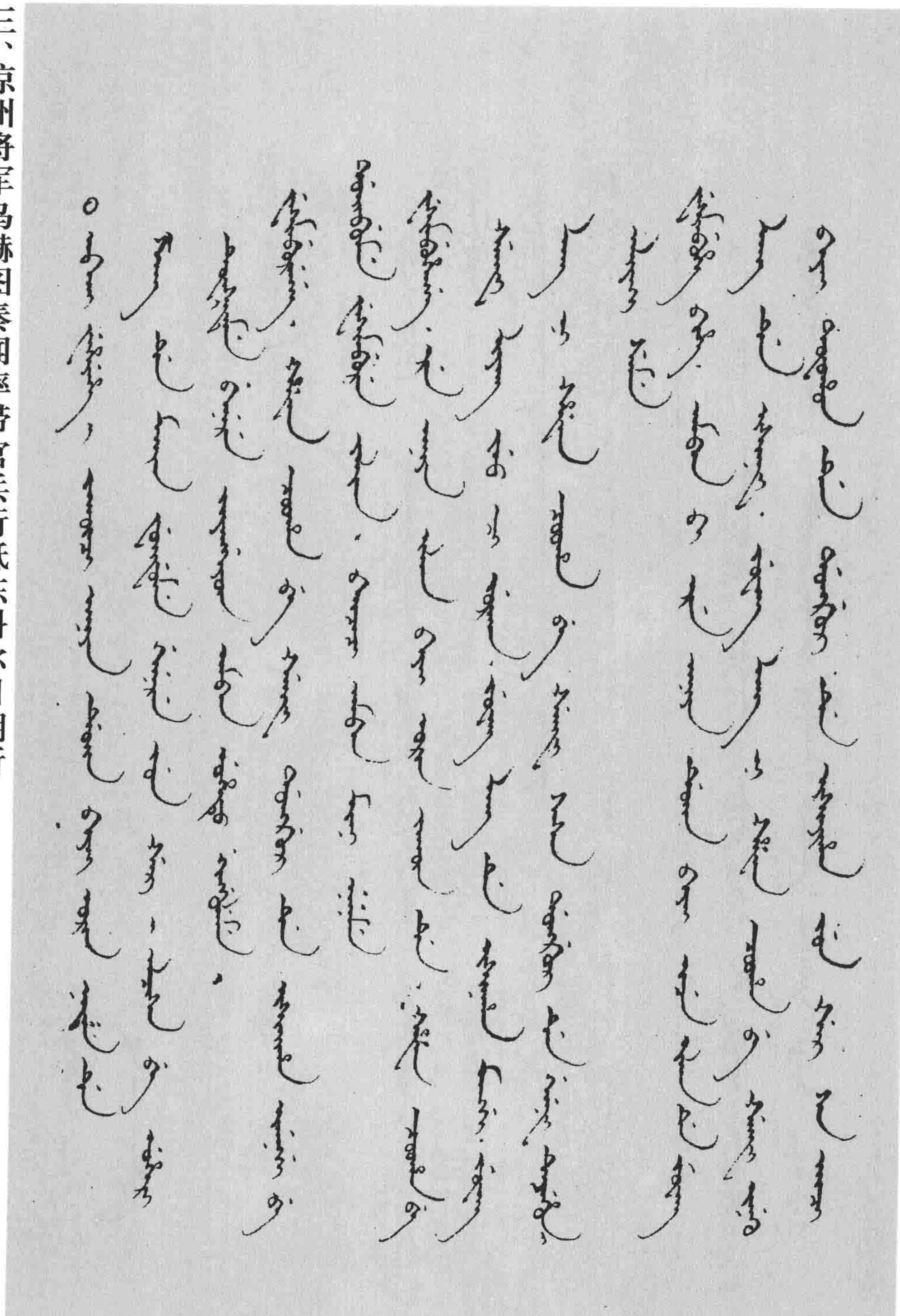
臣再三稽核副都统纪山等所奏事项，所议委实详尽，故臣索拜传至郡王颇罗鼐，出示军机处奏准咨文，饬将所有应行防范、备办、办理事项，均照先前奏准之例，好生细致办理后，臣索拜又告知颇罗鼐称：准噶尔使臣抵藏后，凡应防范之处，须暗中进行，断不可表露，但秉和睦之道行事。再，防守地方，重不过卡伦，务须拣派极为熟悉卡伦隘口之人，拓往远处设卡。派往卡伦人等，须严行交付，好生勤勉哨探蹑踪，派尔可信牢靠之人，不时巡查，倘有贼讯，从速具报，而具报贼讯，倘先设卡准备，则于事大有裨益。如此勤勉备办，尚可无虞。再，准噶尔人等原本狡诈，此次来藏熬茶，借机妄自窥探地方情形，离间探信，皆难逆料。前藏有我二人，彼此商议，所有应行防范事宜，均行预先备办，相应尚无大碍，惟后藏除商卓特巴济隆罗布藏策妄外，再无大员，而况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甫经转世，本年年方六岁，故此，不得不预行备办应行防范事宜，相应请由王处遣派可靠有经验之大第巴一名，在使臣等抵达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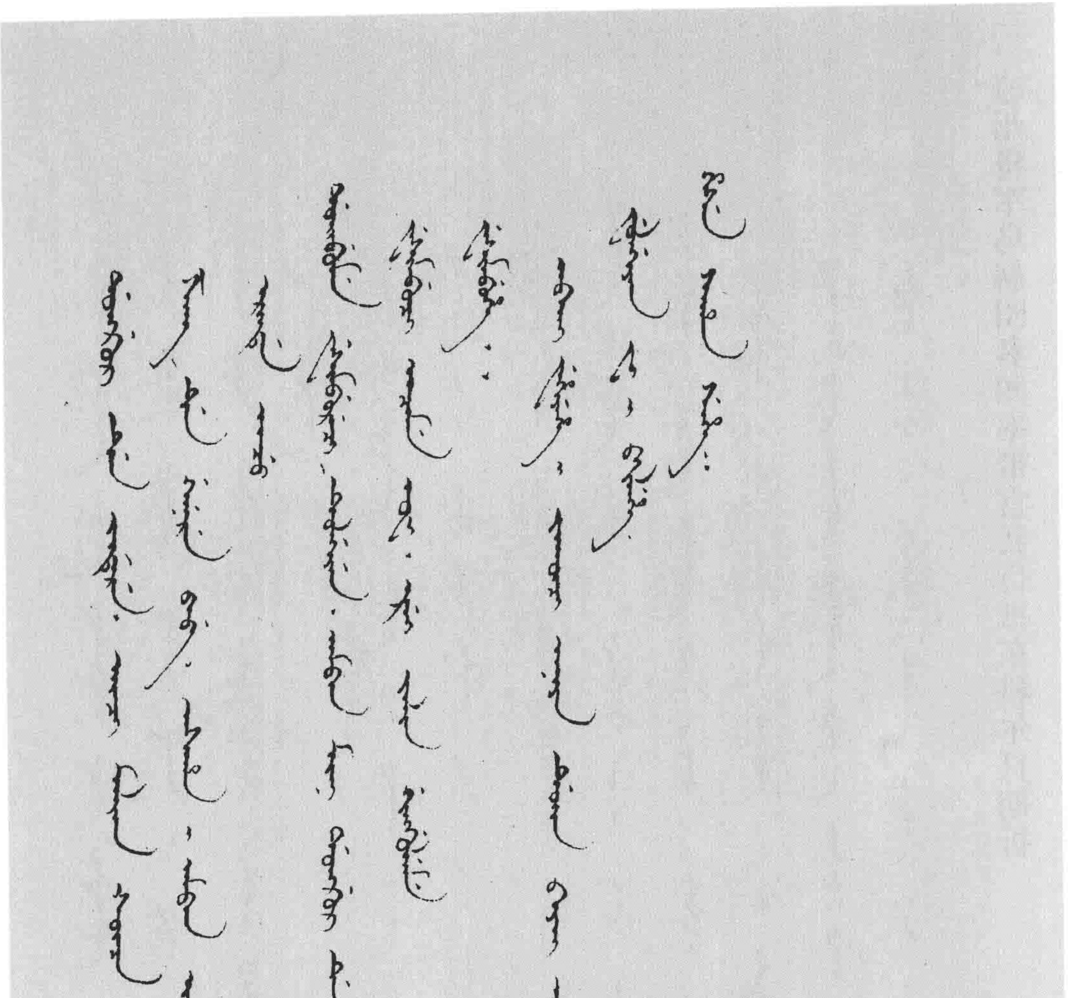
遣往扎什伦布，会同商卓特巴济隆罗布藏策妄，事先勘测备办准噶尔使臣抵达后藏后下榻之处。凡应防范之处，暗中办理，不为使臣等知觉，毋令随意见人，勿走漏消息之处，慎之又慎，备办妥当。贵王仰承国家厚恩，此次准噶尔使臣来藏熬茶，尔须详尽训导尔之属众、各寺庙喇嘛等，平安无事，方可仰副圣意。等语饬交后，据颇罗鼐告称：定照贵大臣饬交之例，所有事项，务图其牢之又牢，尽力奋勉，以期还报皇恩。等语。

是故，所有此次应行防范之处，均照副都统纪山等奏准之例施行外，谨将臣索拜饬交颇罗鼐之处，一并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凉州将军乌赫图奏闻率带官兵行抵东科尔日期折





档号03-1742-1-03

3.凉州将军乌赫图奏闻率带官兵行抵东科尔日期折

乾隆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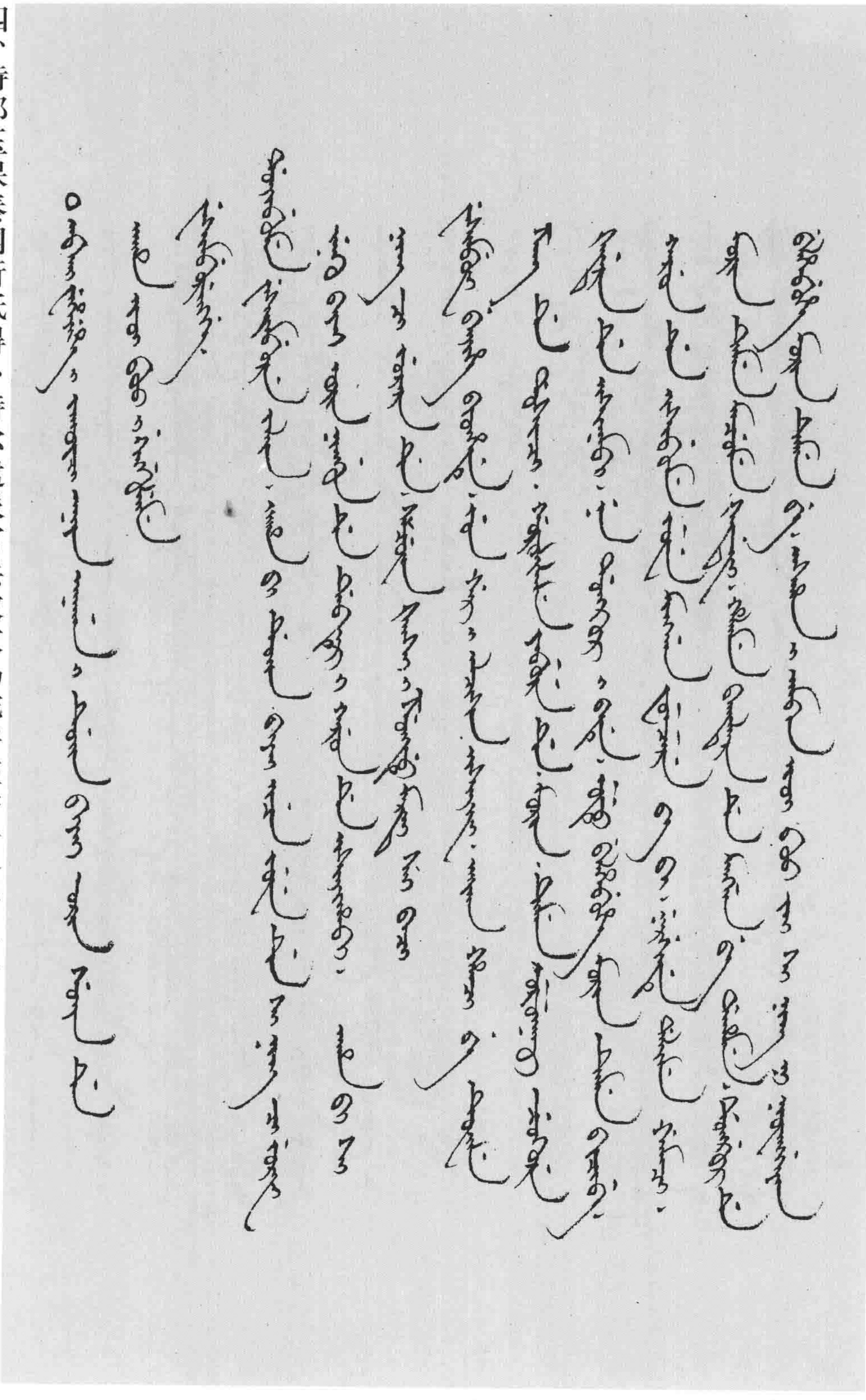
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将军臣乌赫图谨奏，为奏闻率带官兵抵达东科尔日期事。

查得，臣等先前奏称，本年三月二十八日，率带官兵自凉州起程，抵达庄浪后，率带庄浪官兵同赴东科尔，从容等待。等因具奏。臣于本年四月初三日行抵庄浪，率带庄浪官兵，于是月十五日抵达东科尔，其准噶尔等或至东科尔，或由麻勒占库查路即行赴藏之处，容俟侍郎玉保咨文前来时，另行奏闻外，臣抵达东科尔日期，理应具奏。

谨此具奏。

乾隆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侍郎玉保奏闻行抵得卜特尔遣派官兵牧放马驼并驻守卡伦情形折



[illegible]

ᡶᡠᠯᡤᡳᠶᠠᠨ ᡶᡳ ᡳ ᡦᡳᠯᡝᡥᡝ

ᠰᠠᡥᠠ ᠰᡝᡥᡝ

档号03-1742-1-04

4.侍郎玉保奏闻行抵得卜特尔遣派官兵牧放马驼并驻守卡伦情形折

乾隆八年闰四月二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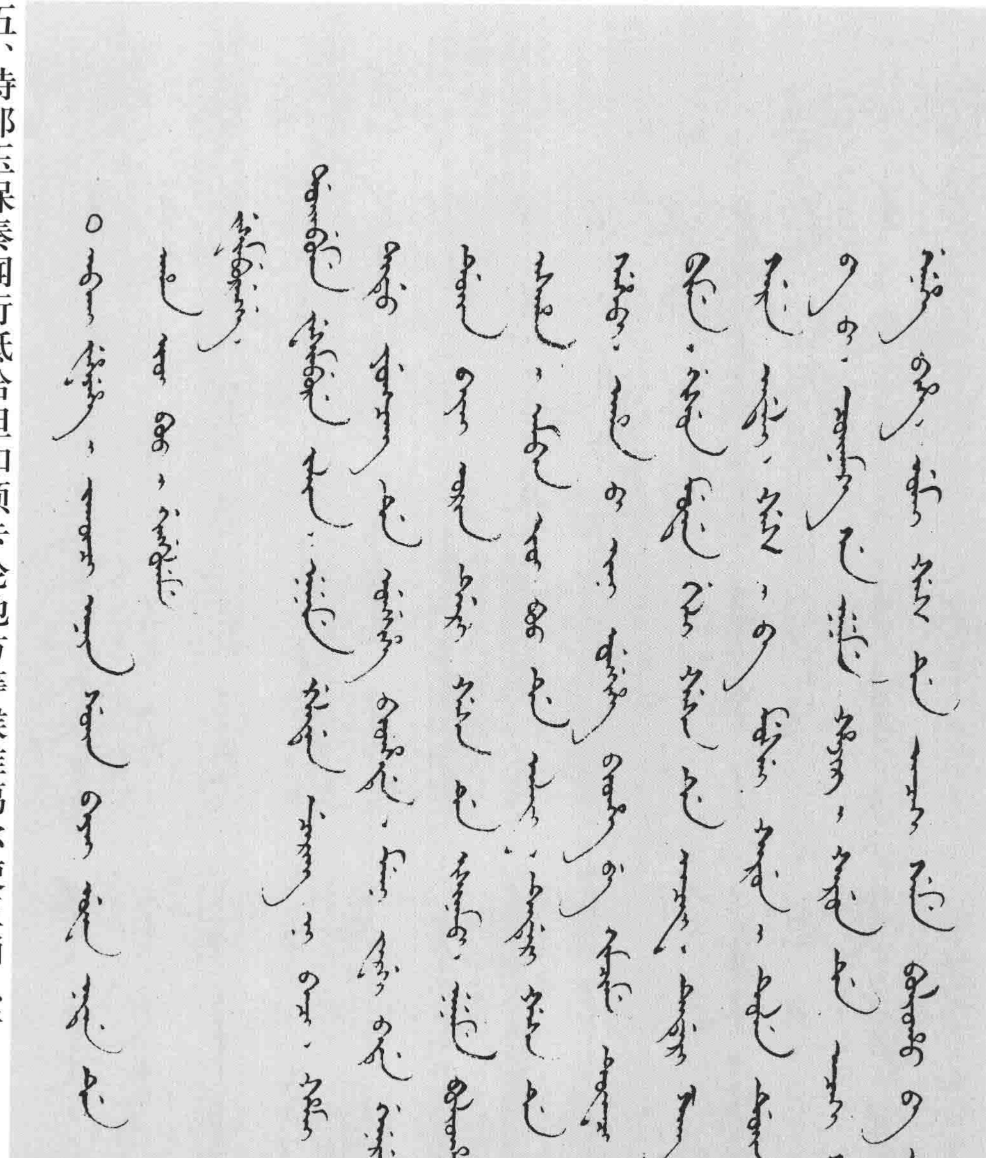
奴才玉保谨奏，为奏闻事。

奴才于四月初二日自西宁起程，于是月二十六日行抵得卜特尔卡伦。奴才自西宁起程时，准川陕总督马尔泰奏准咨文内称，准噶尔使臣抵达后，倘若就近进藏，长途跋涉，马驼必致疲乏。现东科尔地方，虽属备有马驼，然距卡伦有两千余里，立即赶往，马匹必致羸瘦，不便替用。相应将东科尔所备马驼，俟侍郎玉保及西宁绿营兵前往卡伦时赶往，在彼精心牧放。倘若使臣等从卡伦即行进藏，由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查明使臣等骑来马驼，确有羸瘦者，晓以皇恩，于该处酌情给换，使之感恩。等因。是故，奴才将此等马驼，交付照料使臣等之绿营官兵，好生赶至得卜特尔地方。观得卜特尔地方，水草极好，且靠近哈济尔卡伦，故奴才以二百匹马为一群，将八百匹马分为四群；驼四百峰，分为两群。派千总、把总二员，兵丁七十三名，即在得卜特尔周围一带精心牧放养膘，仍饬令游击马跃林不时巡查马驼外，照军机处原奏之例，遣派副护军参领赖格驻守得卜特尔之喀喇鄂博卡伦、护军参领马进泰驻守哈济尔卡伦、头等侍卫达赖驻守由哈济尔拓展之沃济卡伦、巴木布里驻守由古尔班皂哈拓展之古尔班乃济卡伦，并令彼等断不可轻忽疏怠，务必好生防范瞭望。嗣接哈密提督永昌咨文内称，据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报称，其进藏使臣等于闰四月二十日始方行抵噶斯。等因转行前来。俟使臣等抵达，确定或由卡伦即行赴藏，或在东科尔贸易毕再行进藏之处后，奴才复行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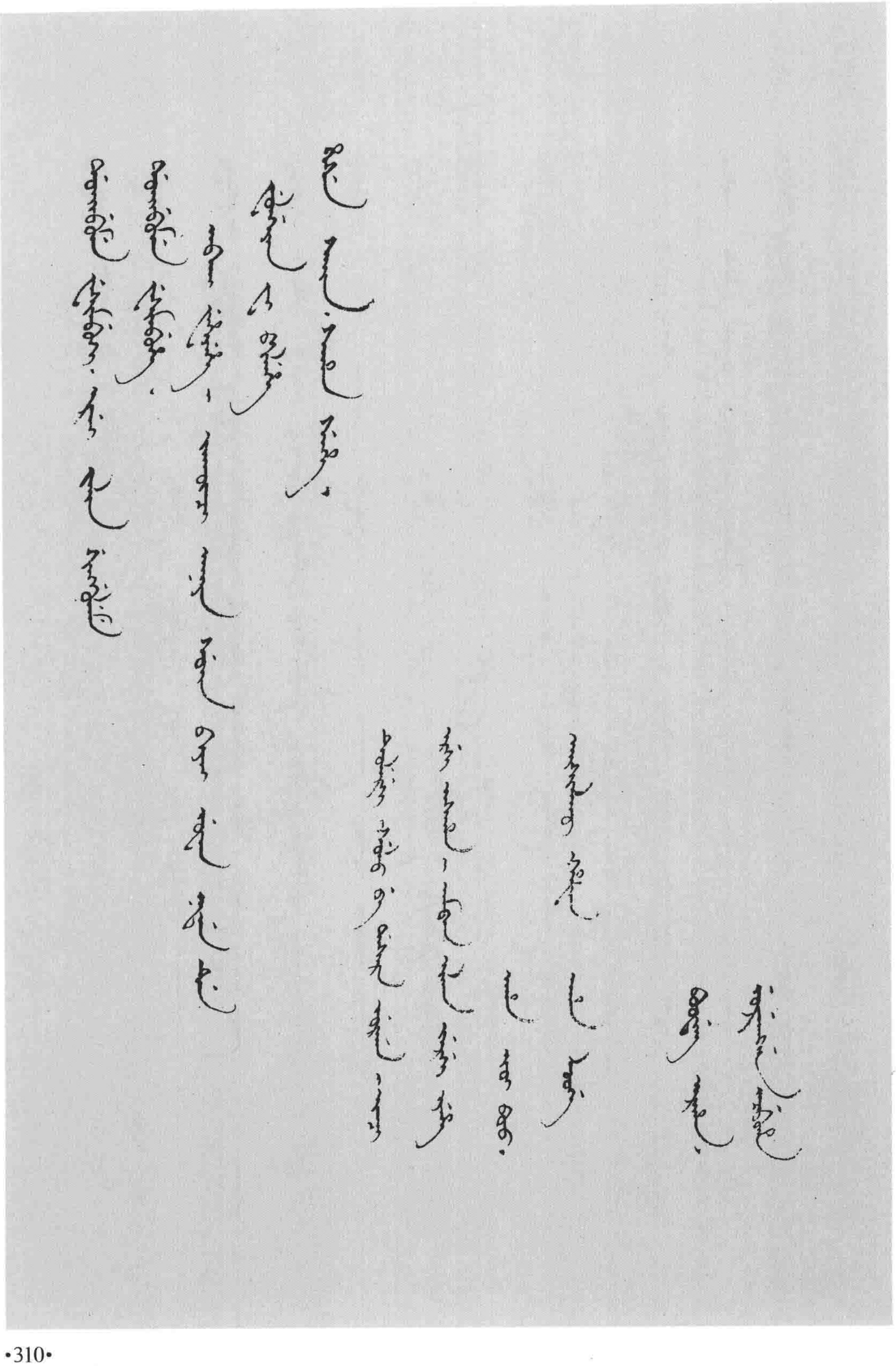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闰四月二十五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五、侍郎玉保奏闻行抵哈坦和硕卡伦地方等候准噶尔使臣消息折



[illegible]



档号03-1742-1-05

5.侍郎玉保奏闻行抵哈坦和硕卡伦地方等候准噶尔使臣消息折

乾隆八年五月十七日

奴才玉保谨奏，为奏闻事。

先前噶尔丹策零咨文哈密提督永昌称，我等赴藏之吹纳木喀于四月二十日始行抵噶斯，先有约定之处，请告知侍郎玉保，由彼前往噶斯会面。等语。奴才详阅其来文，极为含糊，且据其语气，似于噶斯会面，即由彼赴藏。噶斯地方在我卡伦之外四五百里处，吹纳木喀等原曾约定于哈济尔会面后离去，并无约定在噶斯会面之处，而今噶尔丹策零既然咨称由彼前往噶斯会面，相应奴才派头等侍卫达赖、领催布达扎布、蒙古理事官巴雅尔，于闰四月十五日前往噶斯查看。倘若吹纳木喀等已来噶斯，则告曰我等原曾约定于哈济尔卡伦会面，而据尔等噶尔丹策零咨称在噶斯会面，不在原定地方会面，且将经由何路进藏之处，亦未陈明，故派我等前来探视。等语。倘若尚未抵达，即驻噶斯等待，我随后即往噶斯。等因饬派前往。奴才由哈济尔、得卜特尔路前往噶斯，途经大戈壁，且现正值蚊蝇孳生时节，不便率带绿营之三百名官兵行进，故奴才率带官兵于是月二十七日沿古尔班皂哈路起程前往噶斯，五月初一日行抵哈坦和硕卡伦。奴才等赶至为给准噶尔使臣及我满洲官兵更换所备马八百匹、驼三百峰，因不便即行赶往卡伦，奴才将此等马驼暂行留于哈坦和硕卡伦地方牧放，俟至用时，按咨取情形再行送往。等因。交付于牧放官兵。因使臣等尚未抵达噶斯地方，侍卫达赖等尚未报来消息，俟使臣等抵达噶斯会面后，容奴才另行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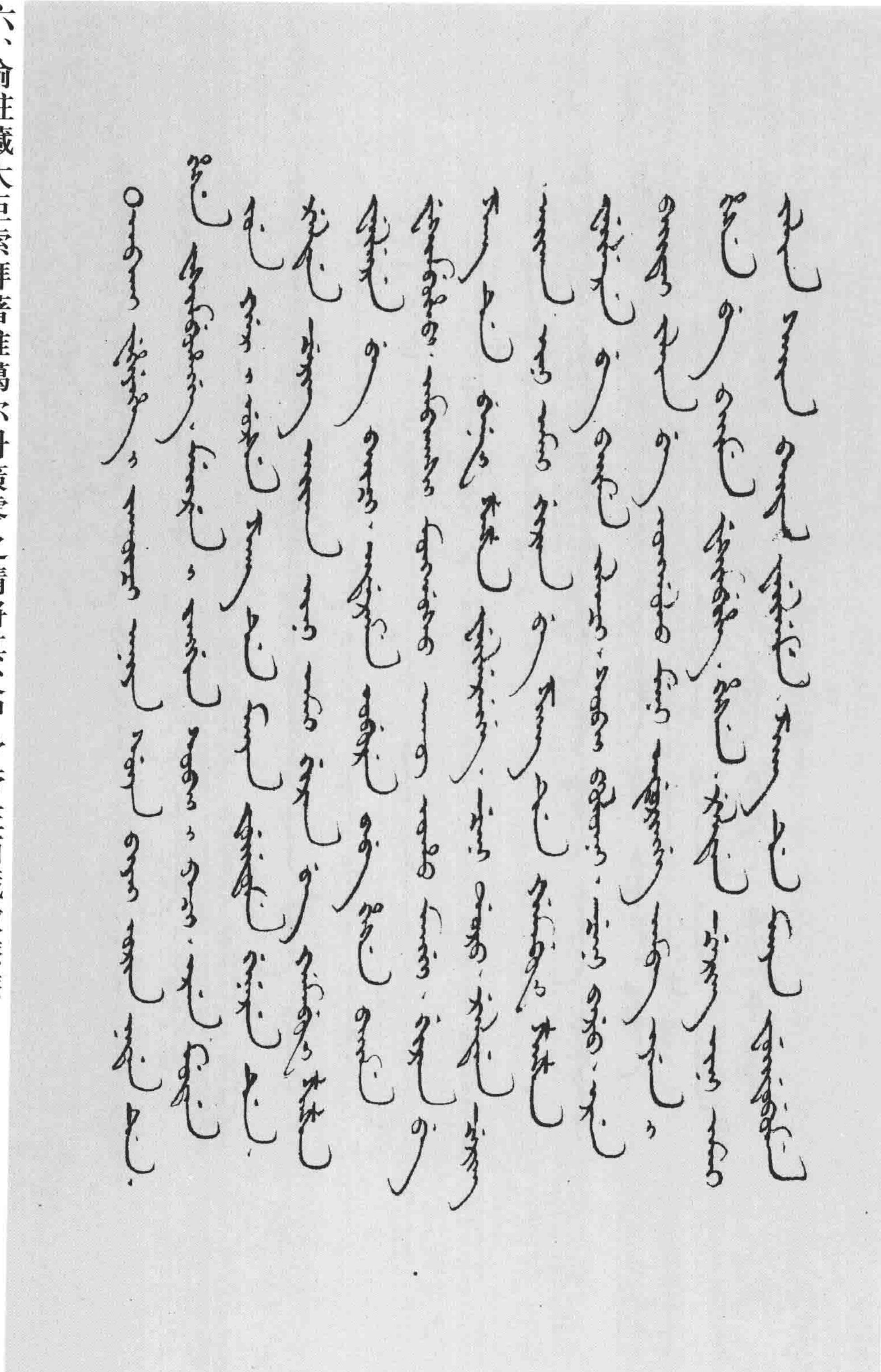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五月十七日奉朱批：好。知道了。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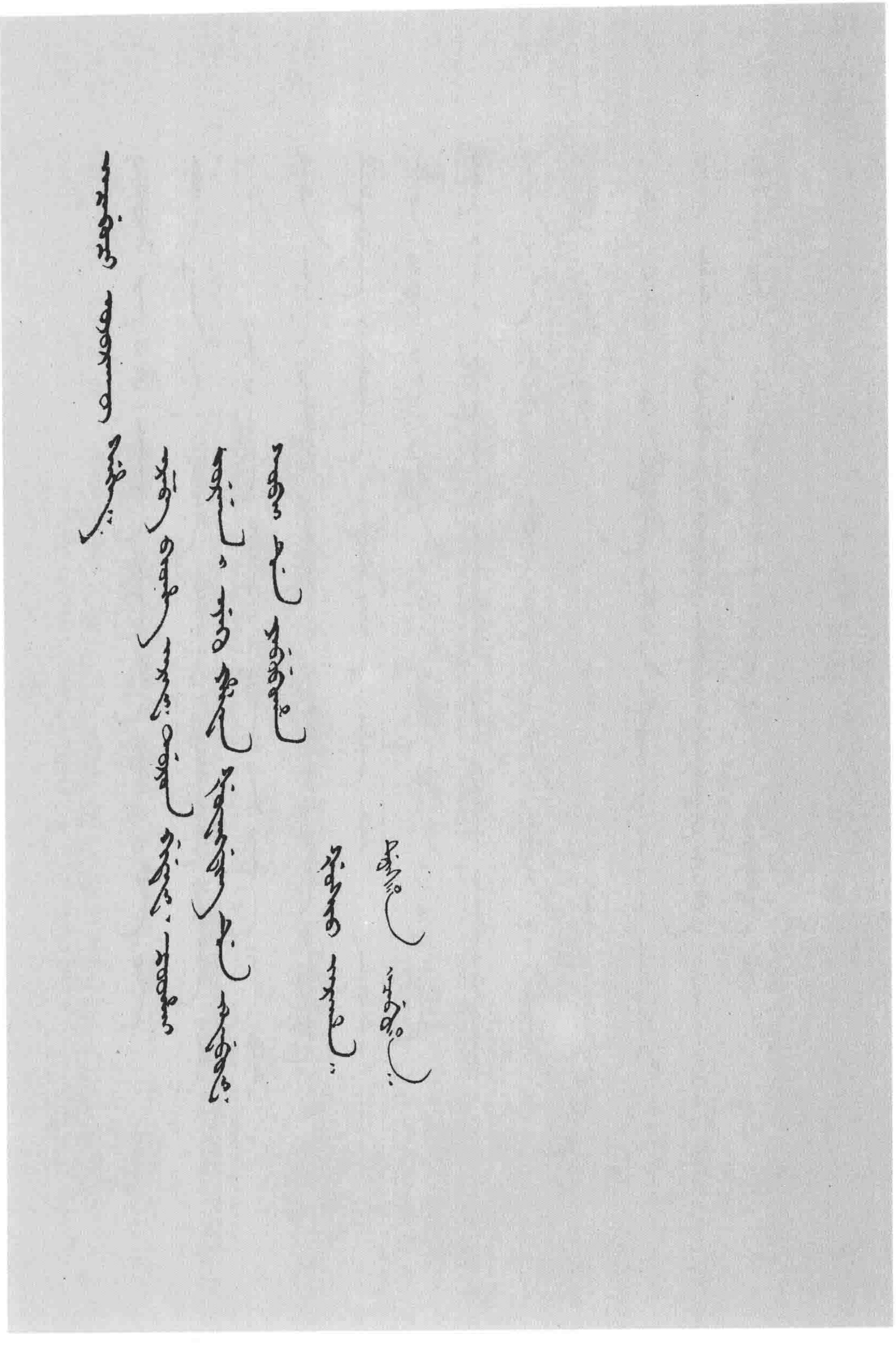
理藩院右侍郎、纪录三次奴才玉保

员外郎奴才劳格

六、谕驻藏大臣索拜著准噶尔丹策零之请将其父尸骨带往西藏做擦擦



[illegible]



档号03-1742-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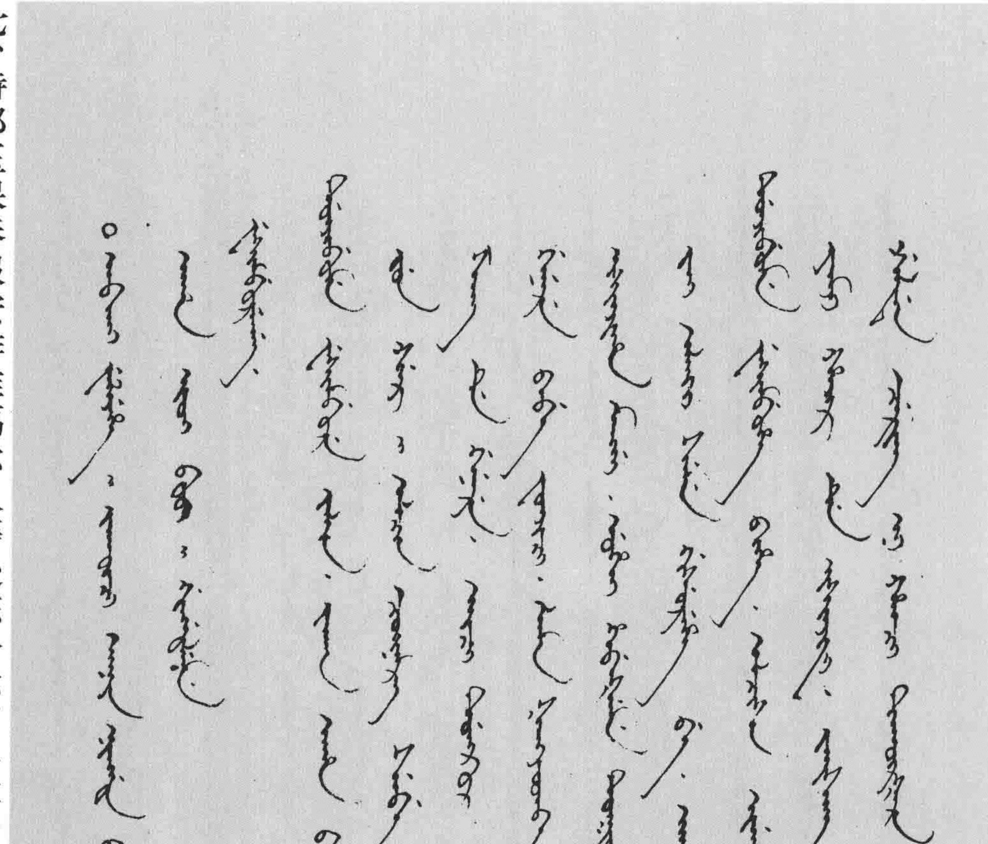
6.谕驻藏大臣索拜著准噶尔丹策零之请将其父尸骨带往西藏做擦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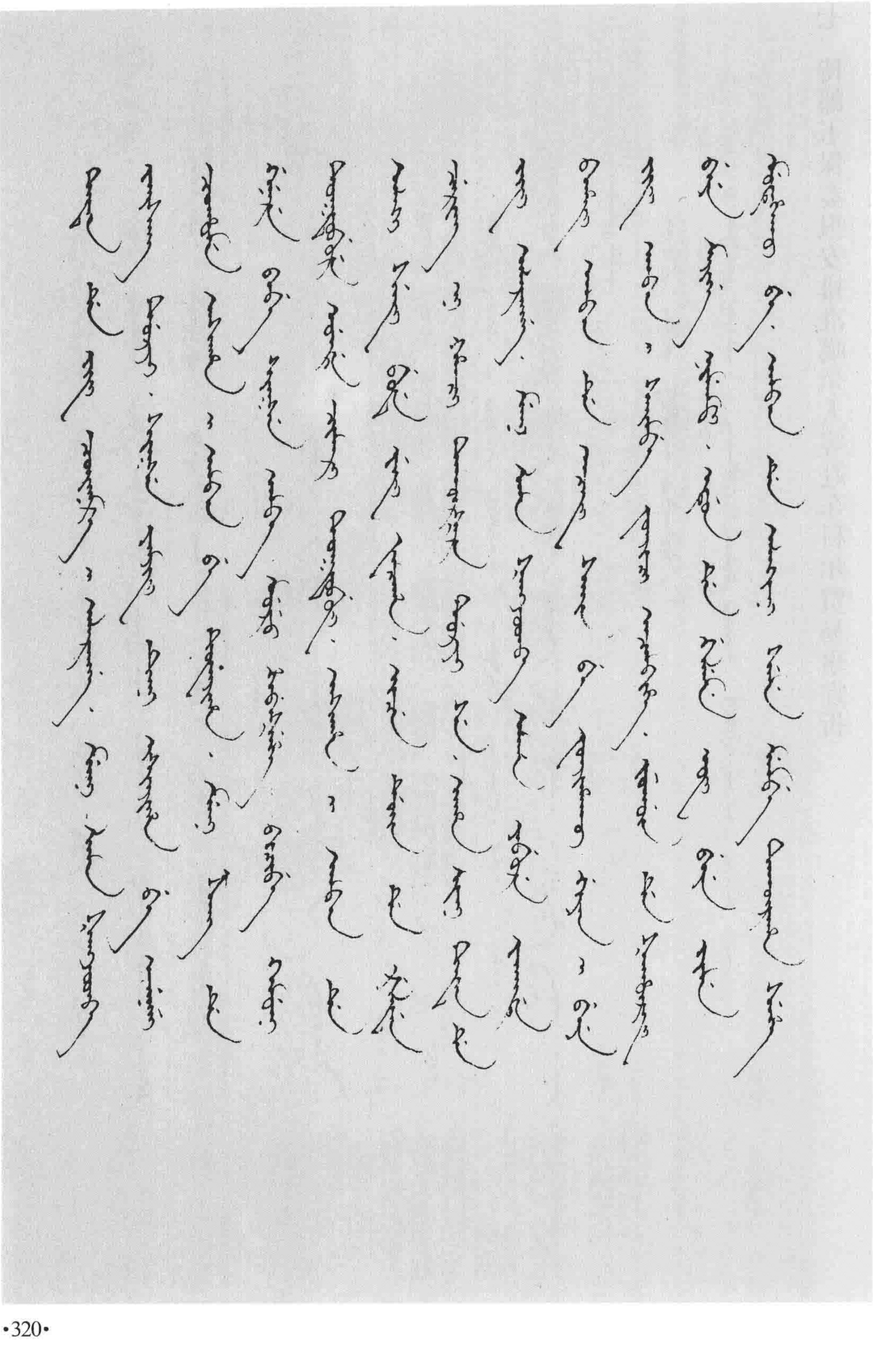
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谕：副都统索拜将此次准噶尔人等赴藏熬茶，噶尔丹策零倘若请求带往其父尸骨做擦擦，如何处置之处，具奏请旨。蒙古显贵故后，将尸骨送往藏地做擦擦者，乃其礼仪。噶尔丹策零倘若请求将其父尸骨带往藏地做擦擦，著索拜、颇罗鼐告知于彼，前为此事，我等曾奏请我大圣皇帝之旨。奉旨：噶尔丹策零笃请为其父修善事，派人赴藏熬茶，朕已恩准施行。料想噶尔丹策零将按蒙古礼将其父尸骨带往做擦擦，彼时尔等再行具奏请旨，必将耽误其事，著即施恩照其所请施行。等因降旨之处，明白晓谕使臣等。再，将先前由准噶尔地方送至拉达克地方安置之扎什伦布寺喇嘛噶津林沁、准噶尔使臣齐穆特等，送往藏地安置之唐古忒苏木巴喇尼等，交付颇罗鼐，于准噶尔人等抵藏之前，预先移往远处，断不可与准噶尔人等晤面。等因降旨。兹据脱出披甲兆鼐告称，喇嘛噶津林沁被噶尔丹策零极为体面办理送至，观其言语，尚对噶尔丹策零虔诚，探我土伯特地方消息，透漏给准噶尔人等，亦未可料。等语。著将此咨行索拜，密行交付郡王颇罗鼐，派人暗中好生谨慎看管喇嘛噶津林沁、苏木巴喇尼等，并遵前降谕旨，于准噶尔人等抵藏之前，预先移往远处居住，断不可与准噶尔人等晤面。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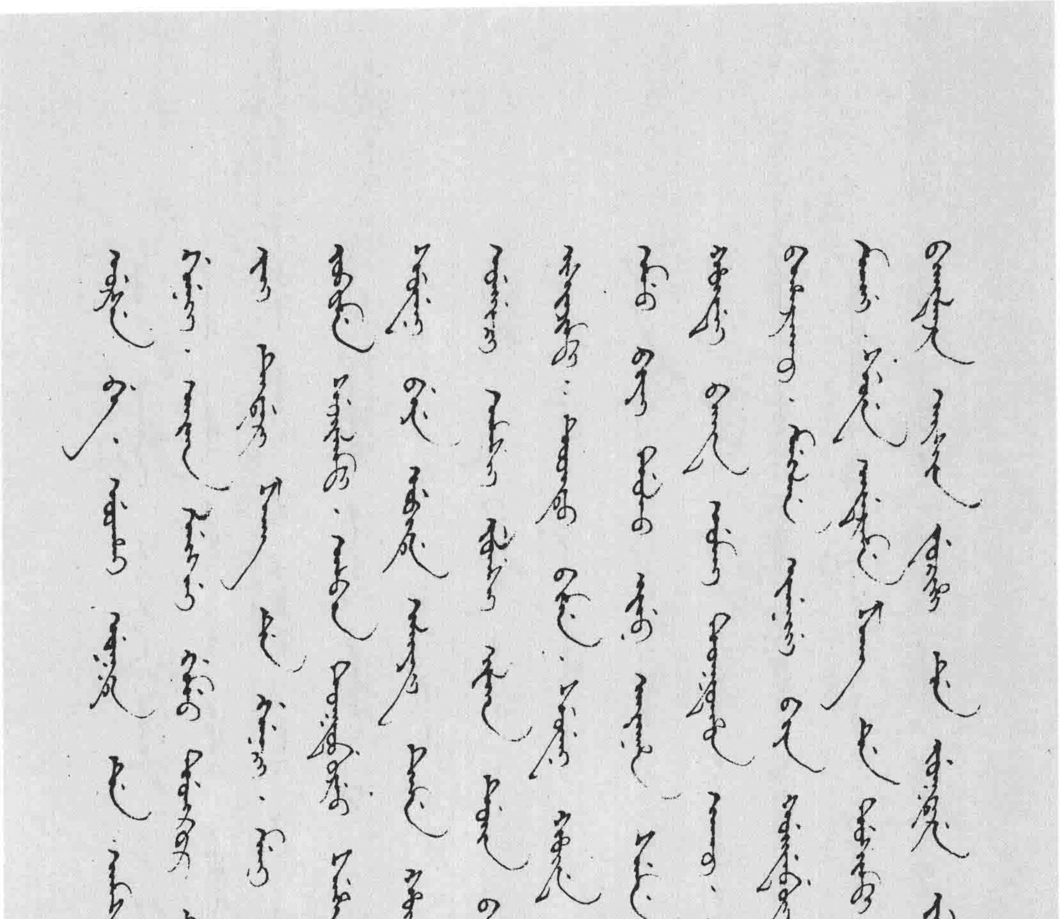
（将此具文钤印，交付兵部主事双鼎咨行索拜）

七、侍郎玉保奏报安排准噶尔人等赴东科尔贸易事宜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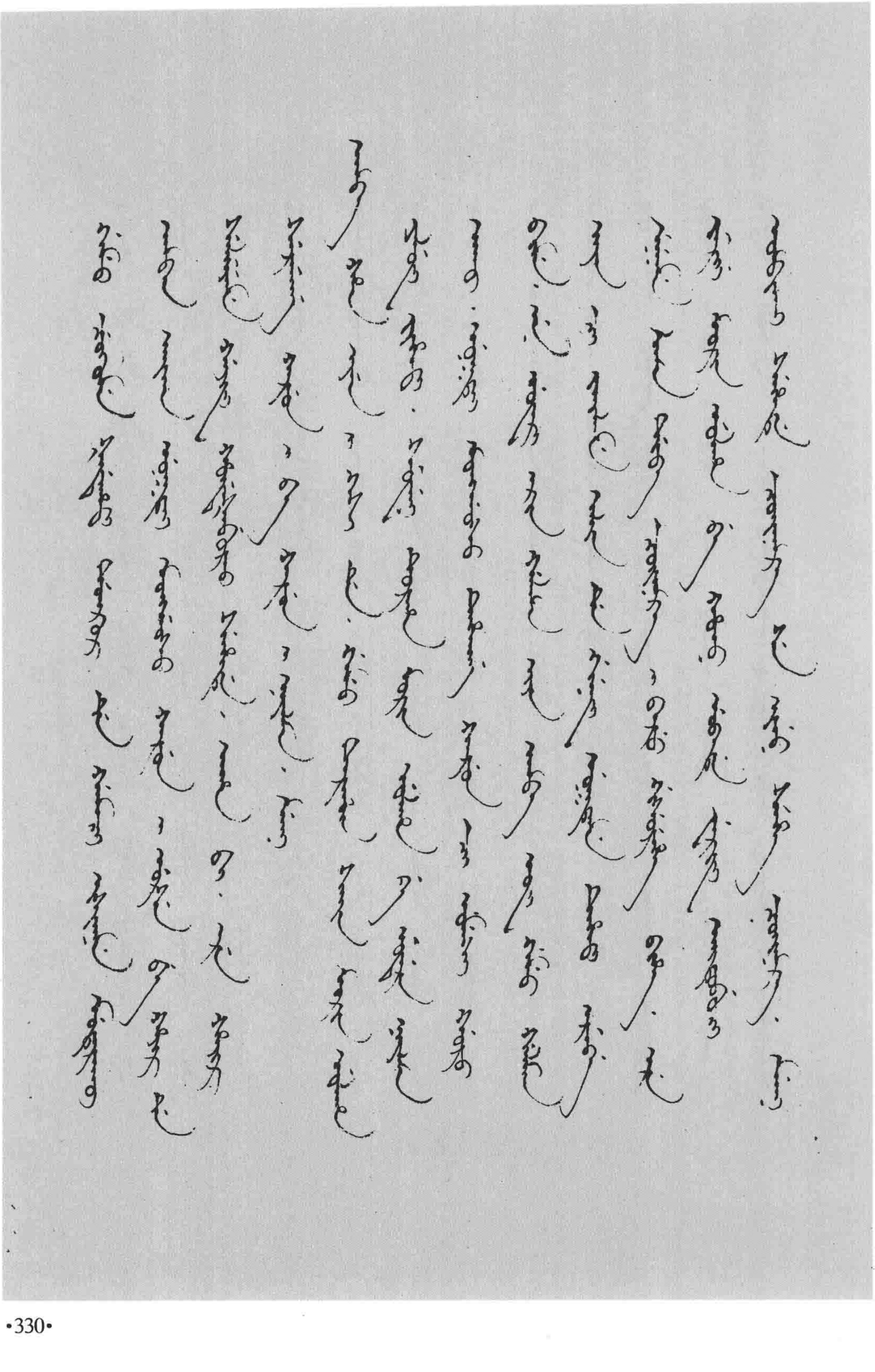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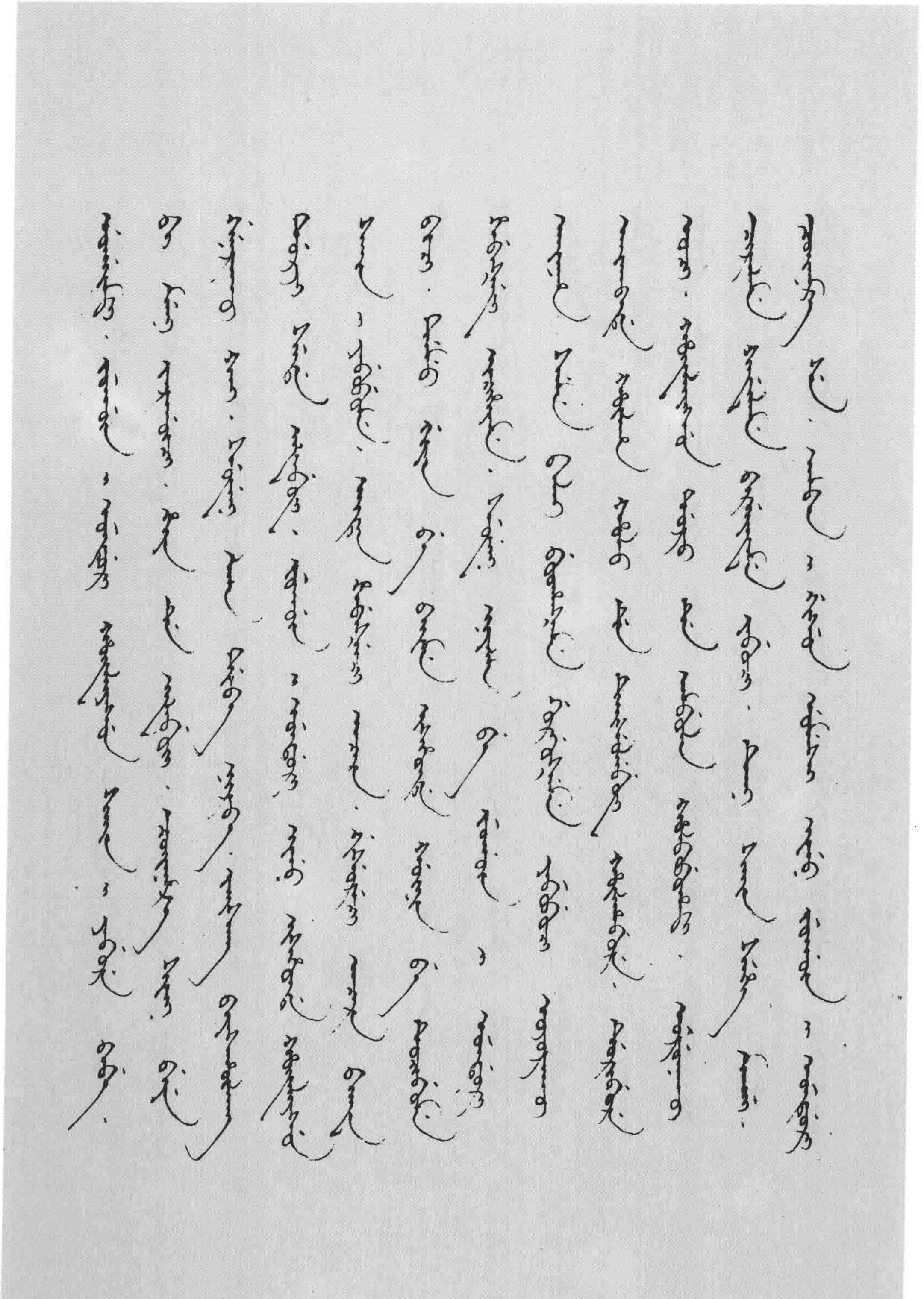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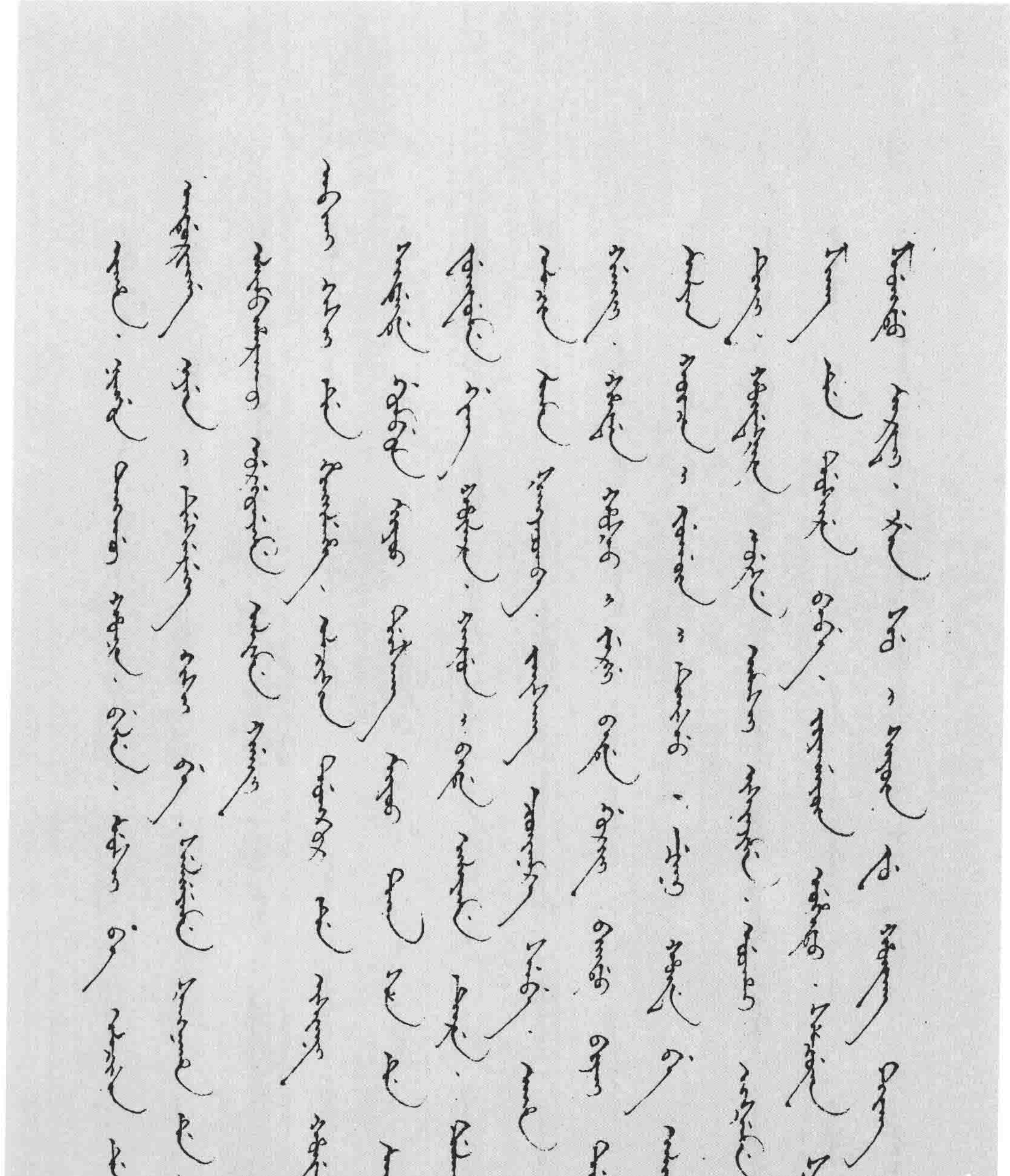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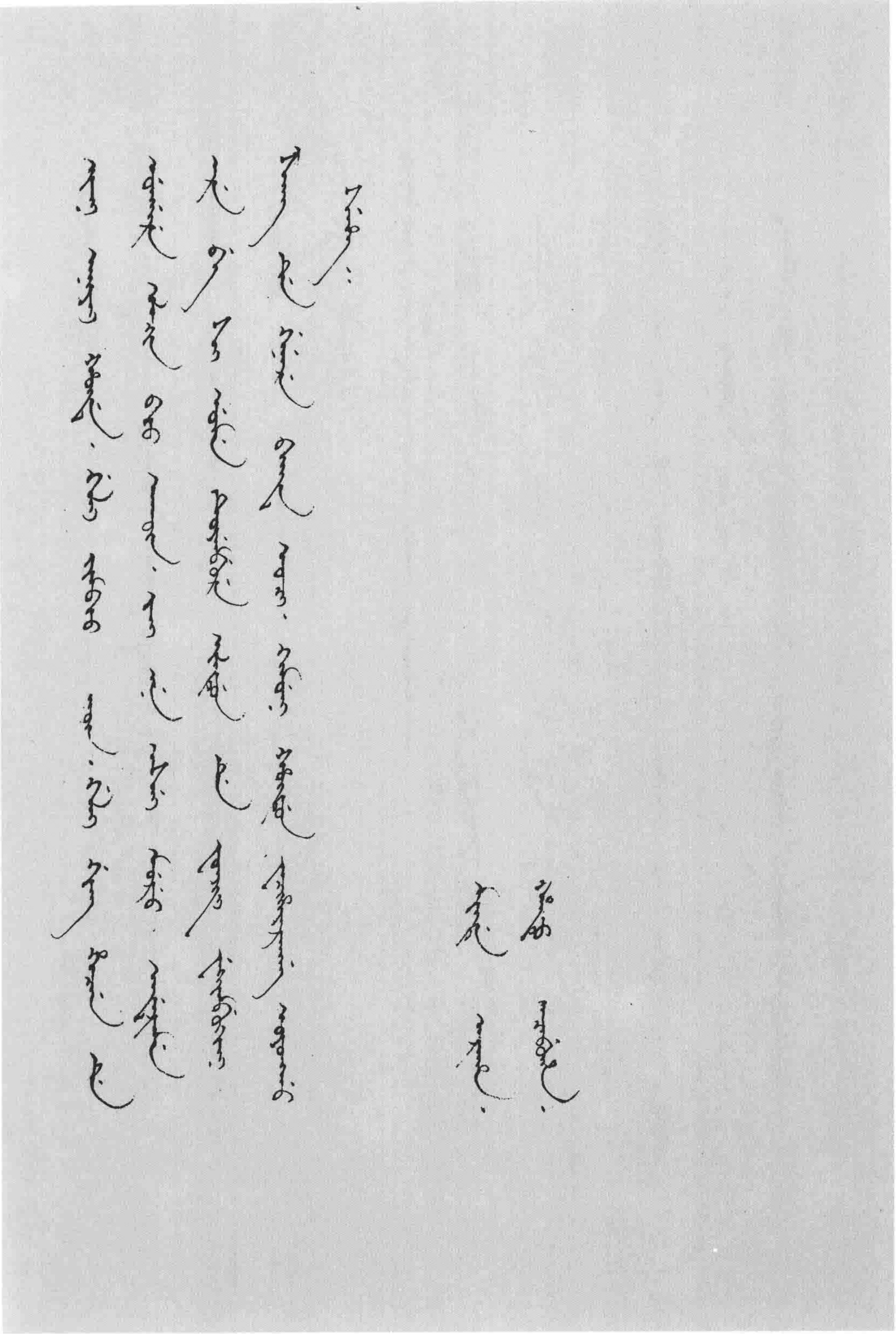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07

7.侍郎玉保奏报安排准噶尔人等赴东科尔贸易事宜折

乾隆八年六月初七日

奴才玉保谨奏，为奏闻事。

顷奴才于噶斯所属噶顺地方会见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询问彼等或由卡伦赴藏，或在东科尔贸易完毕再行进藏之处，据称，喇嘛商卓特巴等在后行，俟明日抵达共同商定，至哈济尔再行告知情形，业经奴才奏闻。使臣等于是月初三日夜行抵哈济尔，斋桑吹纳木喀、巴雅斯瑚朗、多尔济、噶尔丹策零近侍多尔济等至奴才住处，据吹纳木喀告称，我等之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多尔济昨晚甫至，我等今日特来拜访侍郎。我等赴藏之事，昨日虽经约略商议，尚未确定，俟明日确定，再告知侍郎。等语。用餐毕散去。

初四日，噶尔丹策零近侍多尔济等至奴才住处告称，我等之喇嘛商卓特巴因在后行，未能面见大臣问安，理应亲自来向大臣请安方是，然因路途偶感风寒，疼痛怕风，不能亲来，特此告知大臣。等因遣派我等前来。言毕，奴才称，曾闻尔等之商卓特巴昨日很晚方至，若知患病，焉能不去探视，我等终究会面，愿好生养病。等语。多尔济告称，我等之商卓特巴云，赴藏之事，我应会同我斋桑等前往大臣处商议，因我染病，不能前来，拟派斋桑等来与大臣商议，然斋桑等称若喇嘛在便于商议，可否劳烦大臣，来我住处，将我等所虑之处会同大臣商议。等语。奴才答称，尔等之喇嘛、斋桑，来我住处议事，或本大臣前往尔等住处议事，皆为寻常之事，去又何妨。等语。继而奴才前往喇嘛商卓特巴等之住处，互致安好，闲聊喝茶毕，喇嘛商卓特巴称，侍郎系大皇帝钦差承办我等前往西藏事宜之人，如何方于我等熬茶事宜有利之处，请多加提醒。等语。奴才称，因尔等之噶尔丹策零笃请为其父赴藏熬茶，承蒙我等之大皇帝照准施行，故而尔等之噶尔丹策零特派尔等熬茶。尔等之噶尔丹策零如何交付于尔等，

尔等作何考虑之处，未经陈告，本大臣焉能代为尔等定夺。倘若陈告噶尔丹策零交付于尔等之处，我等可会同商酌，不便之事，又能奈何，诚属可行之事，本大臣绝不阻拦。等语。喇嘛商卓特巴称，此次我等并未携带浮冒货物，我等在藏念经熬茶所用供奉金佛等物，现皆携至，但缺银两、哈达、绸缎、茶叶，请准将一百余人遣往东科尔，带往皮张等物，一个月内交易完毕，采买银两、绸缎、哈达、茶叶毕来此，我等在此等候，俟其抵达，即将贸易回众遣返游牧，然后赴藏。倘若一齐前往东科尔贸易，再由彼处赴藏，则我等之人畜过于劳累，请大臣定夺。等语。奴才称，尔等在此等候，而将货物运往东科尔，往返需时三四个月方能返回，且尔等之货物抵达东科尔后，一个月内亦难贸易完毕。商市本无定数，倘不盈利，虚糜时日，俟至寒冬，尔等又如何进藏。尔等既言带有熬茶所用供奉金佛等项物品，相应将皮张等物携往西藏，作为伯勒克布施供献，熬茶事宜亦可从速了结。等语。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称，大臣之言甚是，将皮张等物作为伯勒克、布施供献，并无不可，惟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吩咐我等，大皇帝颁降敕书曰，在东科尔贸易完毕赴藏。尔等务须遵奉大皇帝旨意，在东科尔贸易完毕，再行赴藏。等语。而今我等不在东科尔贸易，即将皮张等物带往西藏，作为伯勒克布施供献，实难作主。现在携往货物无多，令我等之人在途趋行，若在东科尔一个月内贸易未完，则令返回，再将皮张等物携至西藏，作为伯勒克布施供献。我等倘若不去东科尔贸易，与获死罪无异。等语。奴才称，是为虑及尔等贸易倘不获利，徒延时日，错过进藏时机，于尔等熬茶事宜不利。既言尔等之噶尔丹策零饬令尔等务必前往东科尔贸易，可令尔等商人前往东科尔。等语。喇嘛商卓特巴、吹纳木喀等称，如此则对我等极为有利，且将我等遣往东科尔之人、货物、马驼数目，及应行购买绸缎、哈达、茶叶、银两数目缮具清单送来。等语。喇嘛商卓特巴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曾奏请大皇帝在西宁衮布木庙、塔尔寺、大藏寺熬茶，亦蒙大皇帝恩准施行。交付我前往东科尔贸易之人，趁贸易期间，派往二三十人熬茶，恐驻西宁大臣等阻止我等。等语。奴才称，尔等拟在衮布木庙、大藏寺、塔尔寺熬茶

之处，既言噶尔丹策零前曾奏请我等之大皇帝，且将尔等东科尔贸易人等拟往衮布木庙等寺庙熬茶之处，由本大臣咨文彼处地方官。等语。喇嘛商卓特巴称，此次我等一行，共为三百零三人，其中唐古忒后裔格隆一名、俗人二名，此为我等之策零敦多布进藏时携来之人，彼等请求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准其回藏，噶尔丹策零念彼等均为唐古忒后裔，交付我等带往西藏居留。等语。奴才称，尔等带往西藏留则留矣。喇嘛商卓特巴、吹纳木喀等称，哈济尔地方炎热，且蚊蝇孳生，倘一再令我前往贸易之人久留于此，人及马畜全然不支，请大臣另择水草丰美凉爽之处，移至靠近进藏之玛勒延库察、拜都路安置。等语。奴才称，我等从哈济尔起程，由得卜特尔前往哈坦和硕等地下榻，倘若进藏，拜都河渡口靠近玛勒延库察路，且水草亦好。等语。喇嘛商卓特巴称，我等前来时，当地亦有人请作善事，给予马畜携来者，皆已疲乏，携往东科尔难以抵达，但请大臣将游牧蒙古及卡伦人等传至哈济尔贸易。等语。奴才称，此哈济尔系属卡伦地方，卡伦人等仰承我等之大皇帝之恩，均皆骑来膘壮马畜，无人购买尔等之羸瘦马畜。游牧蒙古等之居住地远离卡伦，且现因时值盛夏，蚊蝇孳生，为避蚊蝇前往山中游牧，此情前已告知喇嘛第巴吹纳木喀。此等马畜，尚可留于此处喂养。等语。吹纳木喀等称，是。吹纳木喀又称，我等前来时，穿行大戈壁，时日已久，所骑马畜疲惫，口粮将尽，仰赖大皇帝施恩，颁降慈旨，倘若我等赴藏熬茶人等马畜内有疲乏者，准予更换，补给口粮，相应请大臣予以办理。等语。奴才称，噶尔丹策零恭顺虔诚祈请派人为尔等之前台吉前赴西藏念经熬茶，荷蒙我大皇帝施以隆恩，照准尔等派三百人赴藏，路途倘若马驼疲乏，口粮短缺，著准赏补。尔等现不进藏，派一半人前往东科尔贸易，方始进藏。前往贸易，并无给予牲畜口粮之例。俟尔等前去贸易之人，贸易毕返回进藏之时，再行拨给。等语。吹纳木喀称，大臣之言甚是，现我等骑来马驼内，虽有疲乏者，其余备带马驼，尚可调剂使用。惟我等在途，天日已久，口粮尚够食用数日，口粮若断，实受煎熬，相应请大臣暂行拨给我等口粮。等语。奴才称，奉我大皇帝颁降谕旨，将赏给尔等之口粮米现已运至此地，尔等既言口粮已断，

可拨给口粮。喇嘛商卓特巴等甚是欣喜。吹纳木喀称，吹纳木喀返回告知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大皇帝颁降谕旨赏给我等赴藏人等马匹口粮，噶尔丹策零极为欢忭。此实为大皇帝隆恩，无以言表，惟有感欢不尽。等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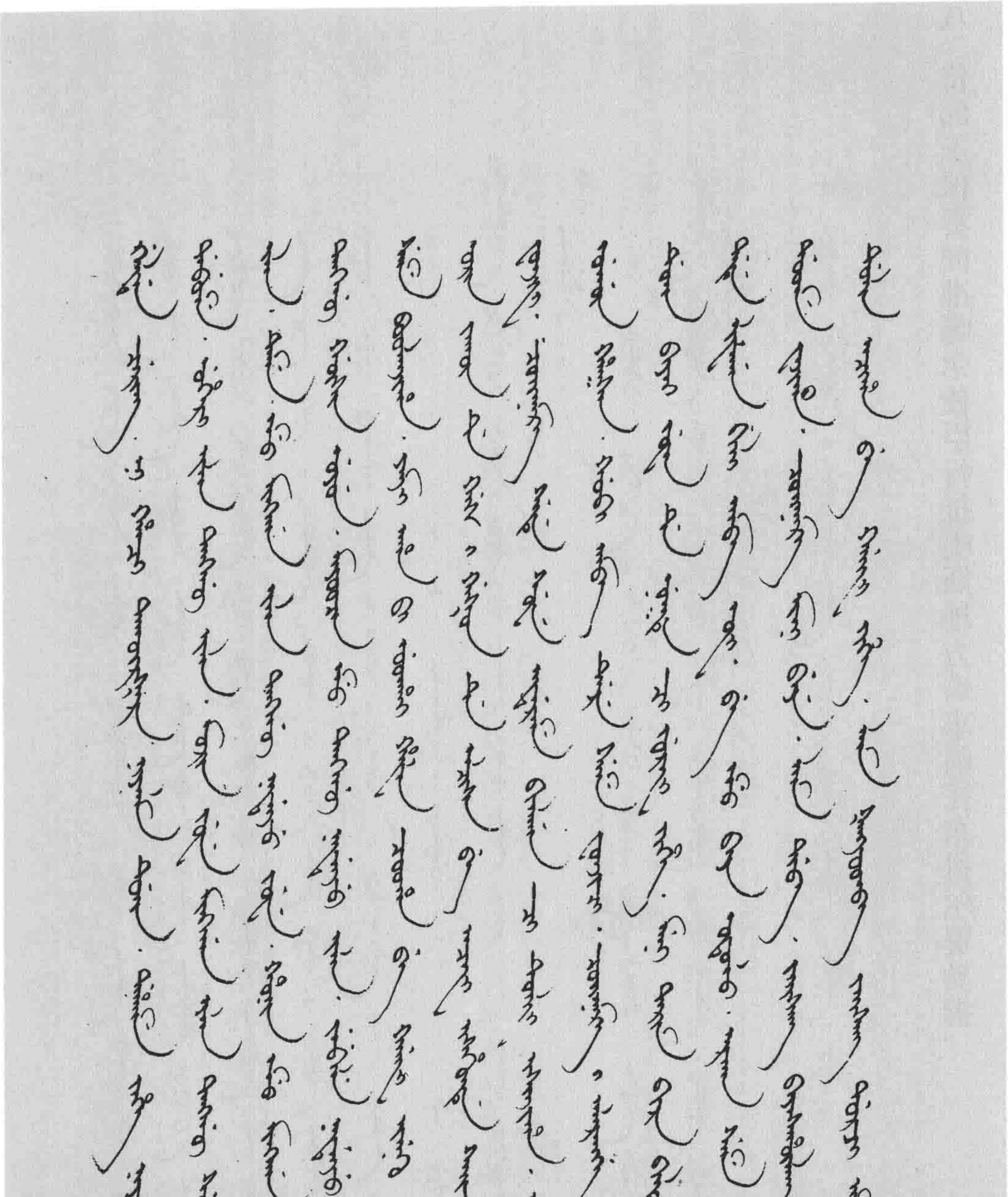
初五日，斋桑吹纳木喀、巴雅斯瑚朗、多尔济至奴才住处。据吹纳木喀称，经我等商议，我等遣往东科尔贸易之人，后日即令起程，吹纳木喀我及喇嘛商卓特巴在此等候，计喇嘛第巴，斋桑巴雅斯瑚朗、多尔济，噶尔丹策零近侍默克济、阿喇布扎、多尔济、博尔博在内，共派往一百七十五人，请交付大臣处派往照料之人，路途和睦相处。等语。奴才称，将派理事官劳格、侍卫达赖、守备王检、绿营兵一百名前往照料。至路途和睦相处之处，本大臣将交付所派理事官、侍卫。吹纳木喀尔既然不去，可交付所派喇嘛第巴纳尔巴，斋桑巴雅斯瑚朗、多尔济等，沿途亦彼此和睦相处，凡应商议之事，惟但依理陈明商办，尔等之人，在途断不可妄自狩猎而行，倘遇盗贼被盗被掠，关乎和睦之道，务必严加管束而行方善。等语。吹纳木喀等称，大臣之言甚是，路途必加管束，不令狩猎。等语。吹纳木喀称，我等来时疲乏，马驼及进藏时所留马畜，免留我等之人，交付大臣处派人赶至水草丰美之处牧放，在藏熬茶事毕返回时，我等由何卡伦返回，由大臣处预先咨文，将所留马畜赶往我等之来路给付。现留马畜数目，尚未确定，俟知数目，再转交大臣。等语。奴才称，得有尔等所留马畜数目，本大臣将派人看管牧放，赴藏事毕返回时，确定由何卡伦返回后，咨文将所留马畜赶至来路，转交尔等。等语。吹纳木喀等称，是。甚善。吹纳木喀等所给前往东科尔贸易人等清单内，缮有计喇嘛、斋桑在内，共为一百七十五人，驼驮六百余件。我等需采买缎绫近两千匹、三千两银之哈达、茶叶近三千、银近八千两、把碗近百。等因。故奴才为照料前往东科尔贸易喇嘛第巴、斋桑巴雅斯瑚朗、多尔济等，派员外郎劳格、头等侍卫达赖、守备王检，酌情派绿营兵一百名，并密令劳格等在途收束准噶尔人等而行，断不可令其狩猎、妄自见人交谈或与我等之蒙古私下贸易。等因。于六月初七日令使臣等自哈济尔卡伦起程前往东科尔。依照军机处奏准之例，将地方官等送至牛六十头、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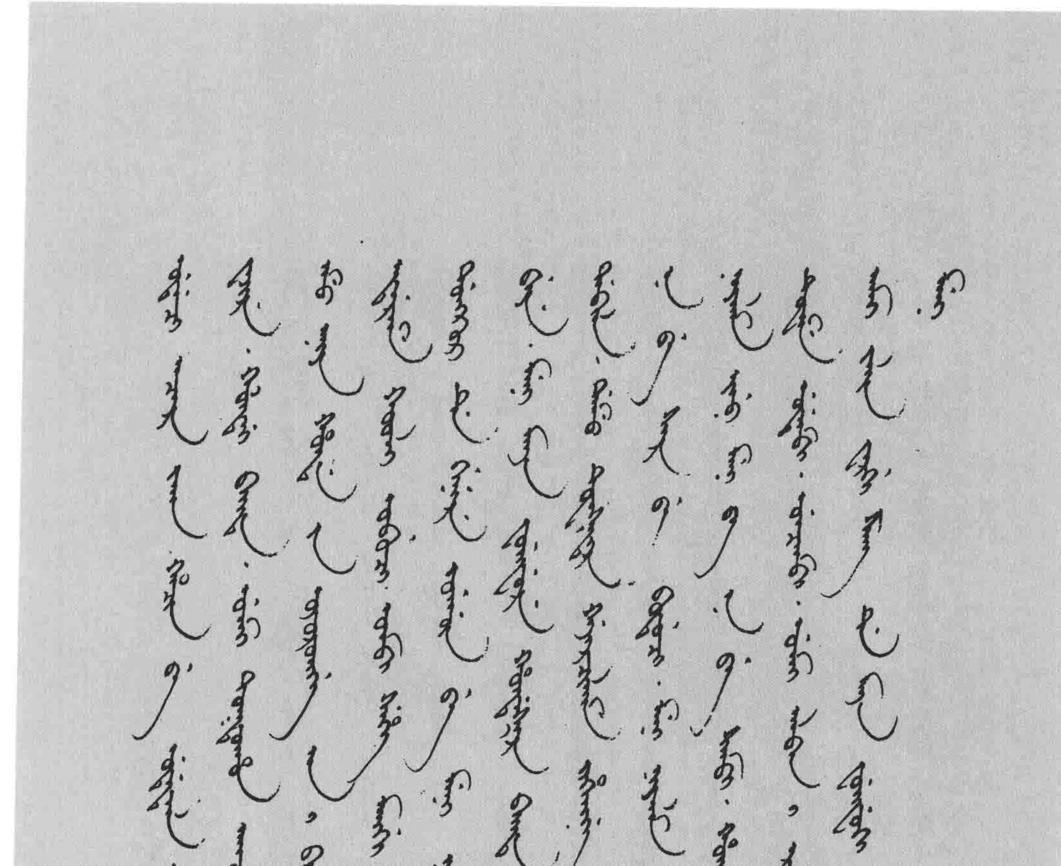
六百只、米、炒面，向使臣等传宣圣上隆恩颁赏，使臣等不胜欣忭领赏，叩谢天恩。使臣等抵达东科尔贸易期间，将前往衮布木庙、大藏寺、塔尔寺熬茶念经，在卡伦地方等候之为首使臣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奴才带领移至哈坦和硕等处，于靠近拜都河渡口附近玛勒延库察路等候其前往贸易之人，俟其前往贸易之人返回，即行从速进藏之处，均已咨文将军乌赫图、川陕总督马尔泰、甘肃巡抚黄廷桂、驻西宁办事副都统莽鹄赉、驻西藏办事副都统索拜、郡王颇罗鼐外，现护送使臣等兵丁所骑马畜，由三百名兵丁名下，挑出马二百匹骑往。此等马畜，虽经挑选，均已疲乏，倘在路途困顿，往来照料使臣等，兵丁不敷，亦难预料，业已咨文川陕总督马尔泰、甘肃巡抚黄廷桂，就近由东科尔绿营官兵内，遣派兵丁四五十名迎接使臣等。至使臣等之疲乏马驼，既请免由彼等留人牧放，拟交我等之人牧放，其牲畜数目，及在东科尔贸易遣返游牧回子等数目，尚未确定，相应俟奴才得有确数，再行办理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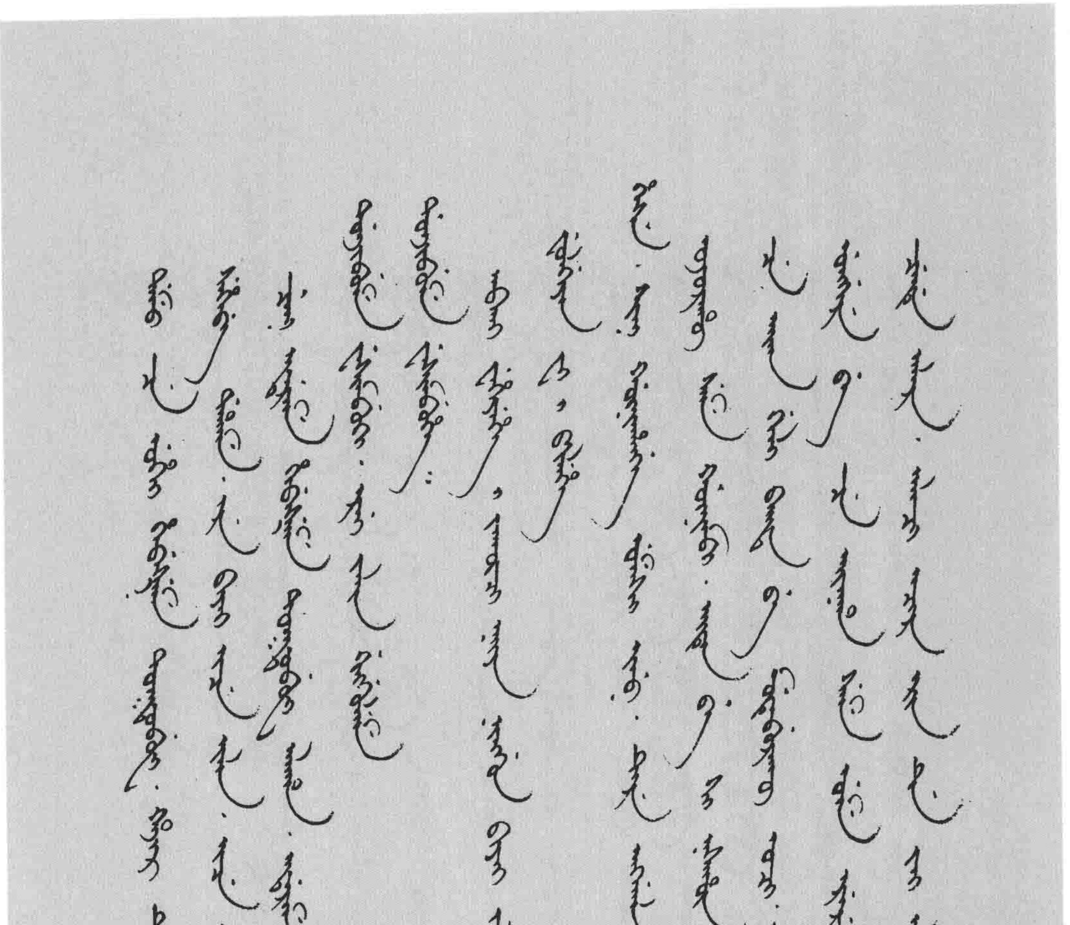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朱批：知道了。再，去年朕已施恩噶尔丹策零，俟吹纳木喀等返回，其情形如何，是否重开贸易，复有来京之使与否，及其现在情形如何。此等情形，尔勿表露，趁便问询具奏。赴藏之事，仍以从速完毕为要。钦此。

八、侍郎玉保奏闻准噶尔使臣行抵噶斯地方请求前往东科尔贸易折







档号03-1742-1-08

8.侍郎玉保奏闻准噶尔使臣行抵噶斯地方请求前往东科尔贸易折

乾隆八年六月十九日

奴才玉保谨奏，为奏闻准噶尔使臣等抵达情形事。

奴才前将率带绿营官兵，由古尔班皂哈路前往噶斯迎接使臣等之处，业经奏闻。奴才于五月二十七日行抵纳马噶。是日，据前往更换驻噶斯迎接使臣侍卫达赖之副护军统领赖格前来报称，五月二十日，于噶斯之古尔班皂哈地方，遥见准噶尔使臣前来。是月二十一日，面见使臣等领至噶斯，查询来人及牲畜情形，据报称，计为首使臣吹纳木喀、喇嘛第巴纳尔巴、商卓特巴，副使巴雅斯瑚朗、多尔济，噶尔丹策零近侍四人及随从等在内共三百零三人、二千三百五十三匹马、一千三百七十三峰驼、一千八百三十九只羊、一百七十三支鸟枪、七十副撒袋。是夜，奴才即率官兵，于是月二十八日在噶斯之噶顺会见使臣，彼此问安，问吹纳木喀等，尔等为何逾期方至，想必道路险峻，戈壁辽阔。吹纳木喀告称，我等于四月初十日自游牧起程，我处塔里木河水发，极为泥泞，我等月余始方渡毕。吹纳木喀我、喇嘛第巴、斋桑巴雅斯瑚朗率一半驮包前来，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多尔济随后陆续抵达。对此奴才称，今日已晚，我等各自歇息，明日再会。言毕散去。

次日，奴才前往吹纳木喀住处用茶闲聊，奴才问尔等或由此进藏，或前往东科尔贸易毕再进藏之处，据吹纳木喀告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奏请为我等之前台吉赴藏熬茶，荷蒙大皇帝恩准照请施行。由此进藏，熬茶之事可尽速完毕，且于马畜亦实有裨益。惟念经所需银两、哈达等物，现均不齐备，拟先往东科尔贸易，换取银两、哈达等物，再行进藏为好。无论如何，贵侍郎系特来承办我等事宜之人，究竟如何对我等有利之处，但请大臣裁定。等语。奴才称，尔等若请由此进藏，本大臣照料尔等由此赴藏，若请前往东科尔贸易毕再行进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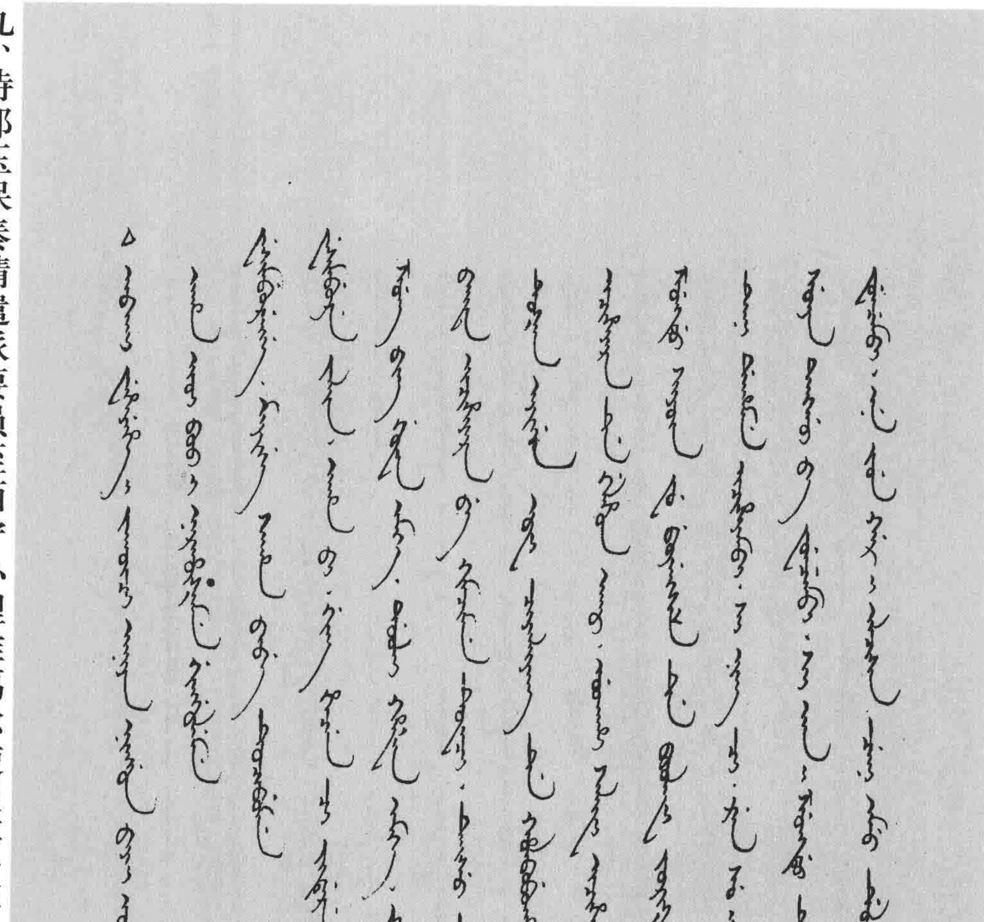
本大臣率领尔等前往东科尔。如何方可有利之处，由尔等择定。若系不便之事，又能奈何；诚属可行之事，本大臣断不拒绝。喇嘛第巴告称，我等来时，我等地方之人亦请修善事，给马羊二三不等携来者有之。期间，由于地方迥远，赶来途中均已疲乏，断难抵达东科尔，请大臣准将游牧蒙古、卡伦人等传至哈济尔贸易。奴才称，此哈济尔系卡伦地方，卡伦之人仰赖我大皇帝之恩，皆乘膘壮马匹而来，倘若购买尔等羸瘦马畜，不仅无用，即便购买，亦不能带往家中。游牧蒙古居住地，远离卡伦，且现值盛夏，蚊蝇孳生，游牧蒙古均为躲避蚊蝇进山游牧，此皆为尔等知之者也，不便为令购买尔等羸瘦马匹，传来我等之游牧蒙古。此等马畜，尔等意欲留下，则本大臣派人照管。喇嘛第巴称，此次携来货物，均系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之货物，并无他人物件。贵侍郎系特来承办我等事宜之人，请行抵东科尔便利我等贸易尽速完毕。我等熬茶之事至关重要，故而此次并未带来羚羊角及葡萄，仅带皮张等物而来。我等之人皆晓先前贸易之例，相应我等并无争论事项，拟于一个月内贸易完毕，趁早进藏。如何对我等有利之处，请贵侍郎代为我等裁定。对此，奴才称，尔等之噶尔丹策零笃请为其父赴藏熬茶，荷蒙我等之大皇帝沛恩照准施行，始遣本大臣前来照料尔等，并非遣至照料尔等贸易，贸易均属地方事宜。西宁东科尔地方，并非大集市，一个月内断难交易完毕，由此行两月余方抵东科尔，抵达东科尔后，传至商贾交易，尔等又复采买应行采买物品，三个月间焉能爽结。贸易之事，并无定数，一年价高，一年价低，乃其常事，焉能以往年贸易者为例。喇嘛第巴称，噶斯至西藏、东科尔之道路，我等之人均皆知晓，贵侍郎为统办我等熬茶贸易事宜而来，并非仅仅照料领路。奴才称，若计熟悉地方，我等之人熟悉尔等地方，尔等之人亦熟悉我等地方，而贸易乃视各自之情愿进行，焉能官为干涉。因尔等之噶尔丹策零笃请为其父赴藏熬茶，我等之大皇帝钦差本大臣照料尔等，本大臣倘若逾权办理尔等贸易之事，必为他人耻笑。尔等之噶尔丹策零为其父派尔赴藏熬茶，尔身为喇嘛，此间借故贸易，亦必为我等之商民耻笑。可见有经书记载身为喇嘛之人经商乎？喇嘛第巴称，我逾说贵侍郎之言逾严，倘蒙贵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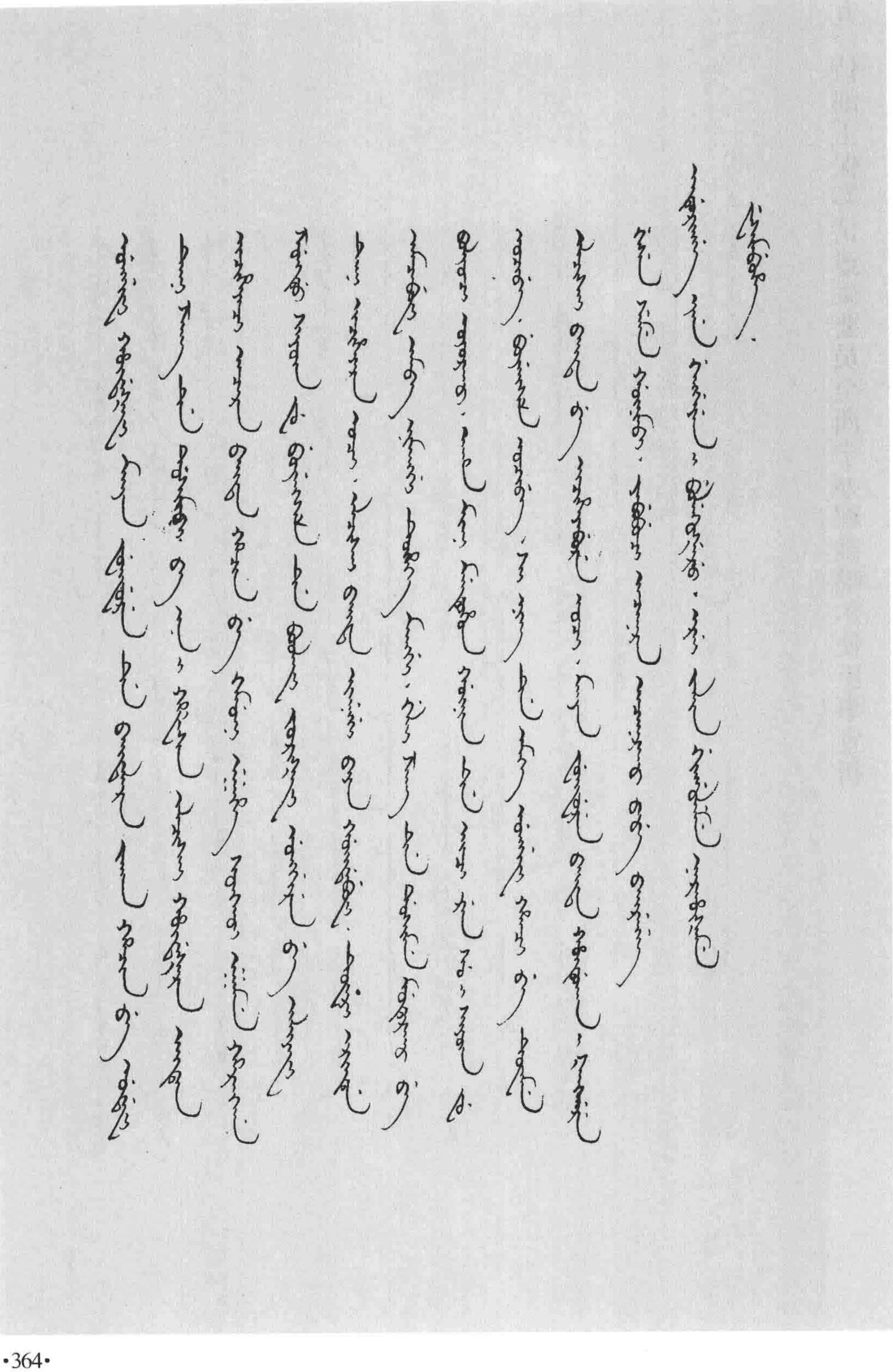
郎稍加帮助我等之贸易事宜，则对我等大有裨益，我等拟派近百人前往东科尔贸易。说话间，吹纳木喀向第巴喇嘛递眼色，称，贵侍郎之言甚是，此喇嘛系料理我等噶尔丹策零家务之喇嘛，乃查衮斋桑之弟。按我厄鲁特之比喻，凡事共同商定而行，可免后悔。我等之斋桑多尔济，喇嘛商卓特巴明日抵达，俟彼等抵此，我等共同商定，抵达哈济尔卡伦之后，再将定议之处告知贵侍郎。奴才称，尔等拟共同商定者甚是，诚属可行之事，本大臣必不加阻拦。言毕散去。奴才观使臣等一再请求便利其贸易事宜，倘若接受其贸易事宜，彼等前往东科尔意欲高价出售其货物，或虽不可分队赴藏，然请将一半人等遣往东科尔贸易，而后遣往游牧，一半人等由卡伦赴藏熬茶者，亦难逆料。既言俟彼等共同商定，抵达哈济尔之后再行告知，相应于本月初三、初四日抵达哈济尔，其如何商定告知、如何办理之处，容奴才另行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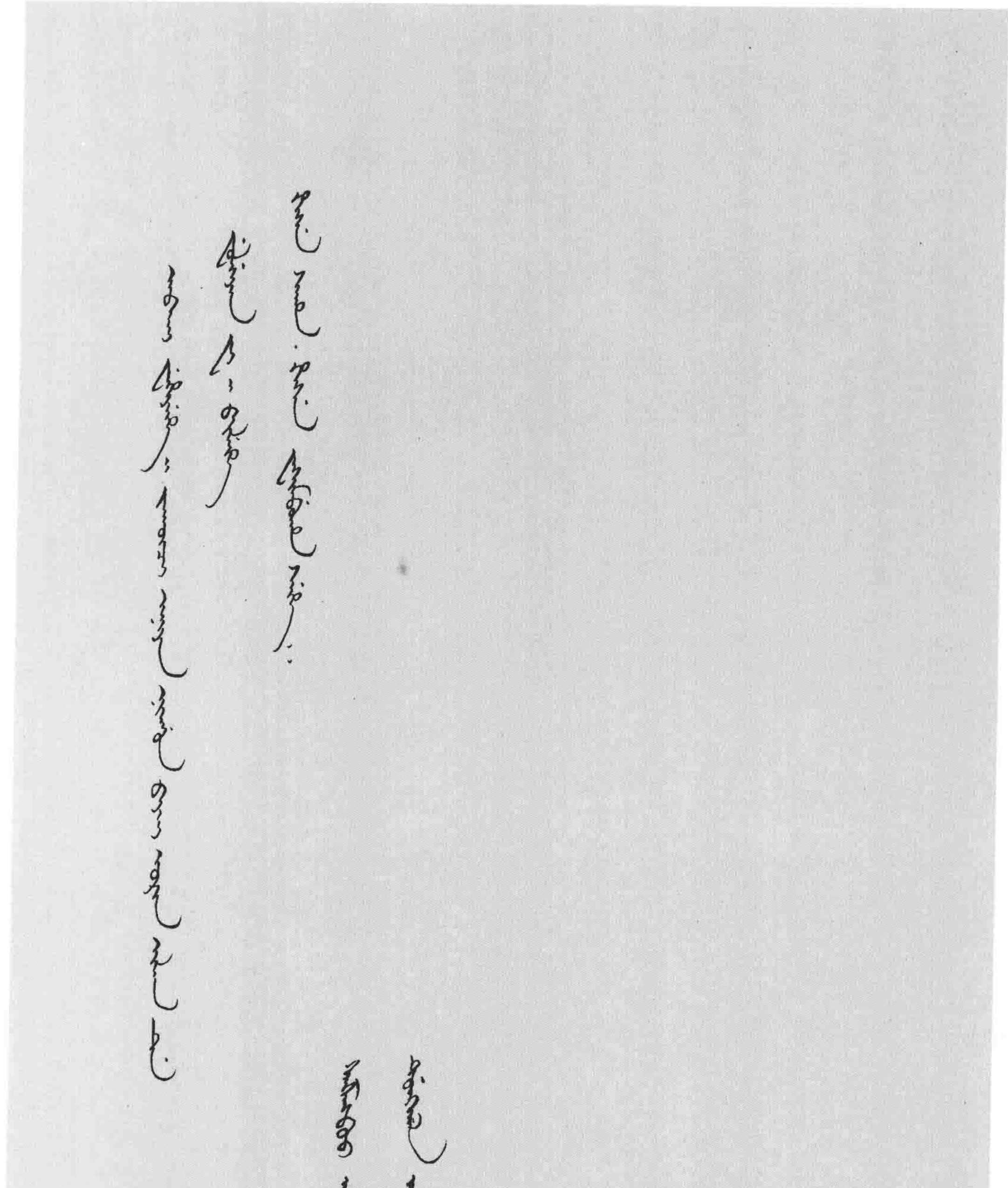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六月十九日奉朱批：尔之所虑甚是，而况又恐事如前年，凡事尔但相机好生办理。倘若彼等复又不能成事，不得希冀复派彼等之人。将此尔知之，不得告知彼等，俟应告知之时再行告知。钦此。

九、侍郎玉保奏请遣派要员至西宁办理准噶尔使臣事宜折







档号03-1742-1-09

9.侍郎玉保奏请遣派要员至西宁办理准噶尔使臣事宜折

乾隆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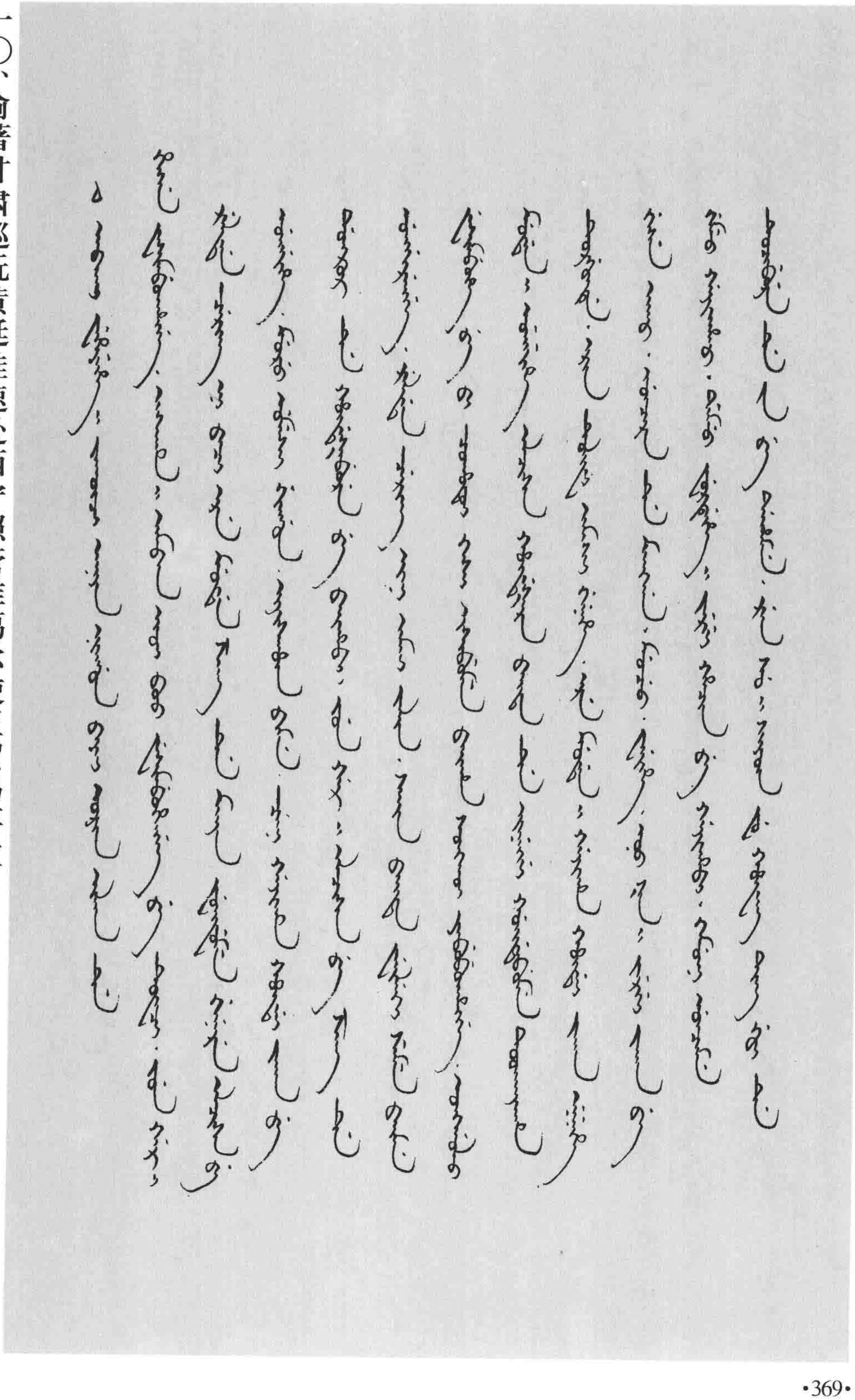
奴才玉保谨具密奏，为恭陈管见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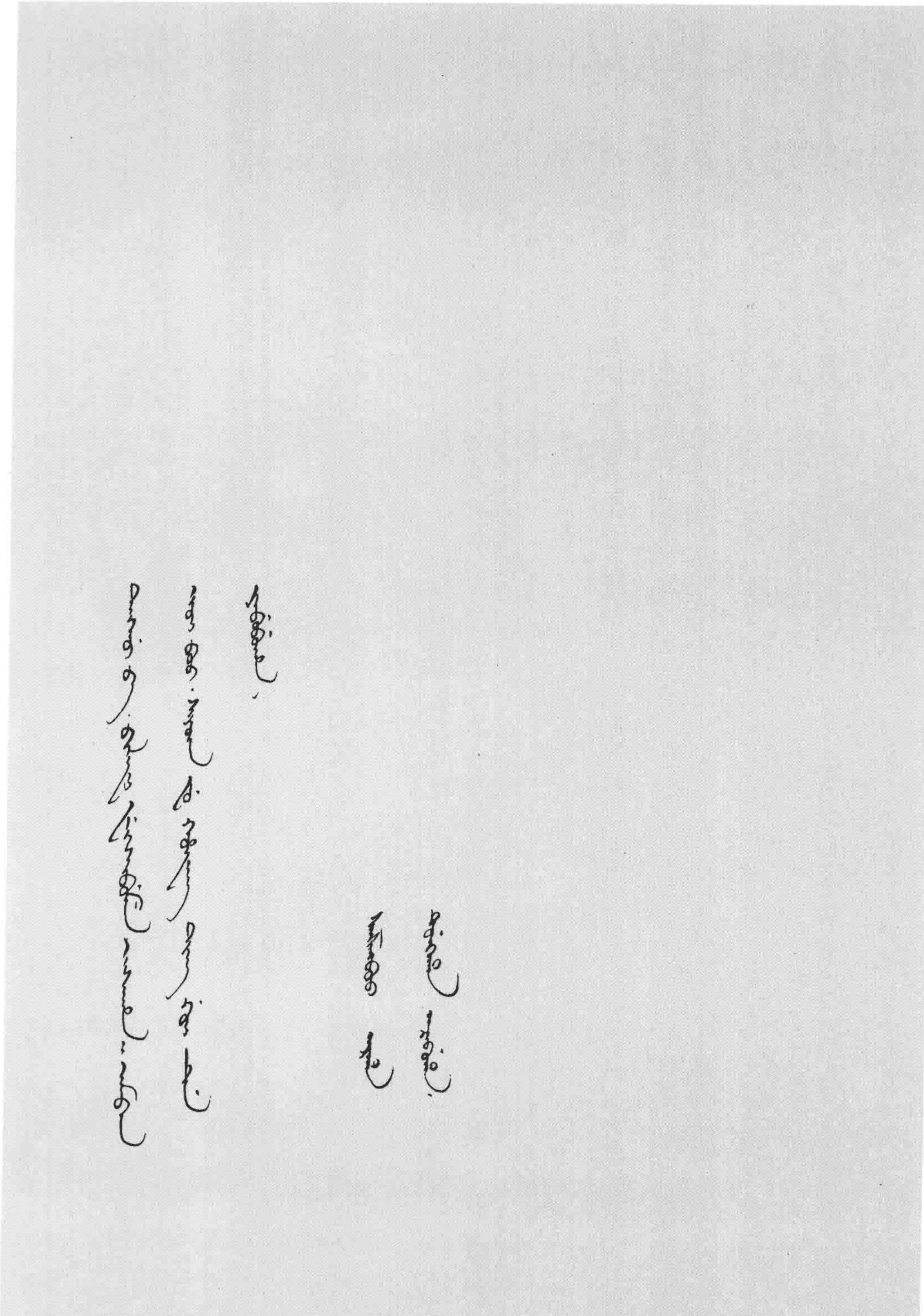
奴才自京城前来时，西宁地方有总兵一员、道员一员、知府一员，稽察彼等之办事，各皆奋勉，惟品级低微，关系钱粮，办理使臣等之所有事项，未敢即行专断，故先禀报总督、巡抚、布政使，俟有指示，方行遵办。由西宁送达甘肃巡抚，两千余里，现准噶尔使臣等派其一半人等前往东科尔贸易，采买用于熬茶之物件，然后始方进藏。地方官倘将使臣等贸易应办各项事宜，仍前先行禀报该总督、巡抚、布政使，俟有指示，再行办理，则使臣等之事时日过久，延至冬季降大雪后，不能进藏，亦难逆料。以臣愚见，将甘肃巡抚或布政使，派一员至西宁，就近办理使臣等之事，则熬茶之事似可尽速告竣。可否之处，祈请圣上明鉴。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奉朱批：知道了。已有旨。钦此。

一〇、谕著甘肃巡抚黄廷桂速赴西宁照管准噶尔使臣贸易事宜





档号03-1742-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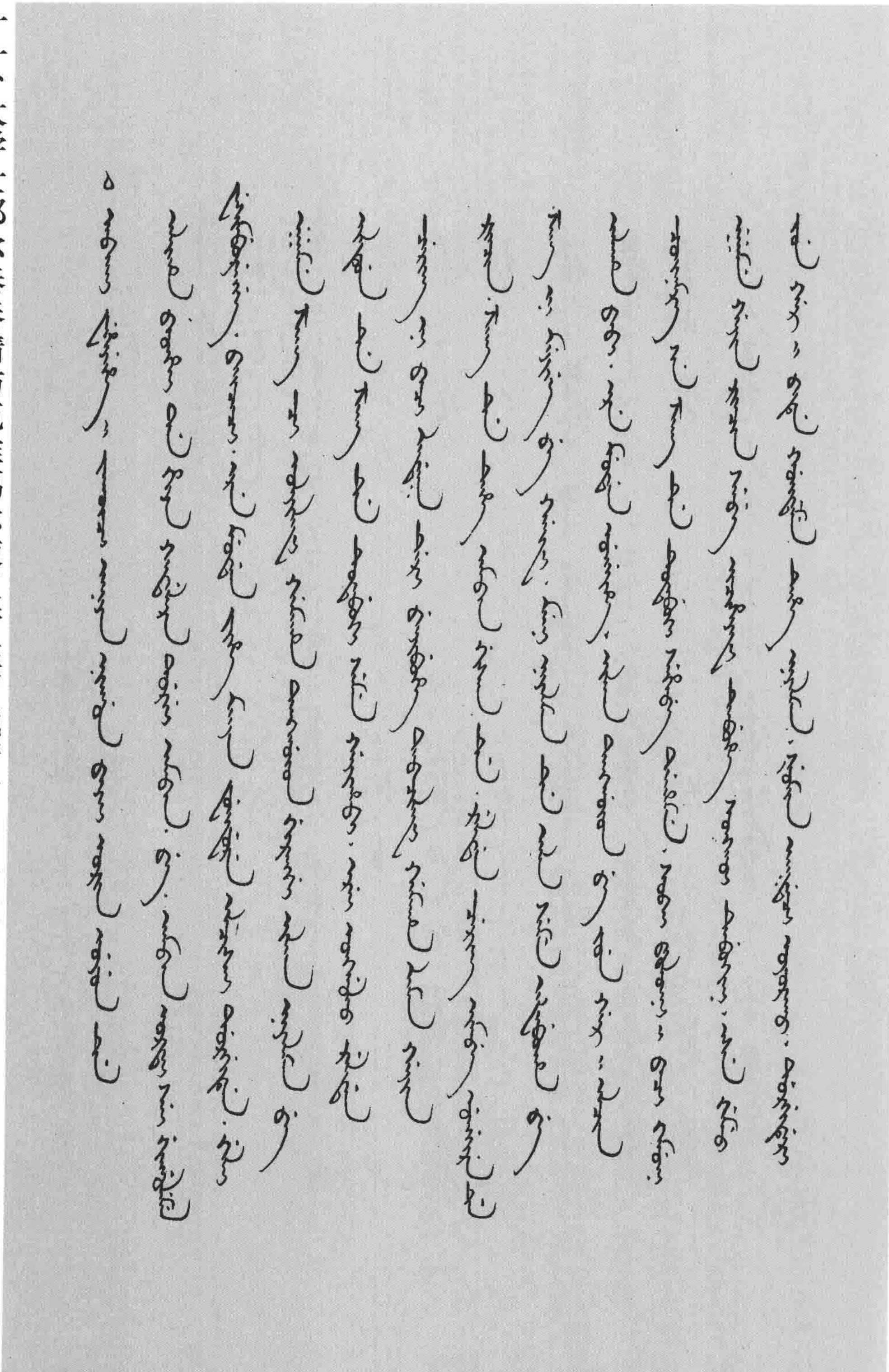
10.谕著甘肃巡抚黄廷桂速赴西宁照管准噶尔使臣贸易事宜

乾隆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乾隆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谕：据侍郎玉保所奏，准噶尔之噶尔丹策零处此次遣使赴藏熬茶，其言行均极恭顺，且将所携货物，请准在东科尔贸易。朕之恩准准噶尔使臣入藏者，乃噶尔丹策零恳请为其父修善事，故特允之。前次来使因贸易之事滞留，以致逾期不能前进，半道空回。此次所携货物，量不如前，不便出售之葡萄、羚羊角、瑙砂等物均未带至，只载皮张等物而来，尚便于变易。著行文甘肃巡抚黄廷桂，俟至接旨，即往西宁，将使臣等交易之事，速行料理，俾得即速起程。若复迁延过时，不能入藏，将来又须另为办理。此次一切俱令宽裕施恩，筹办妥协，速竟其事。著玉保、黄廷桂等将朕加恩接济，便利彼等进藏缘由，晓谕使臣等知之。钦此。

（将此缮文二份钤印，于是日交付兵部侍郎五十九，限日驰六百里，咨行侍郎玉保、巡抚黄廷桂）

一一、大学士鄂尔泰奏请防范准噶尔使臣带往西藏唐古忒人探信离间片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11

11.大学士鄂尔泰奏请防范准噶尔使臣带往西藏唐古忒人探信离间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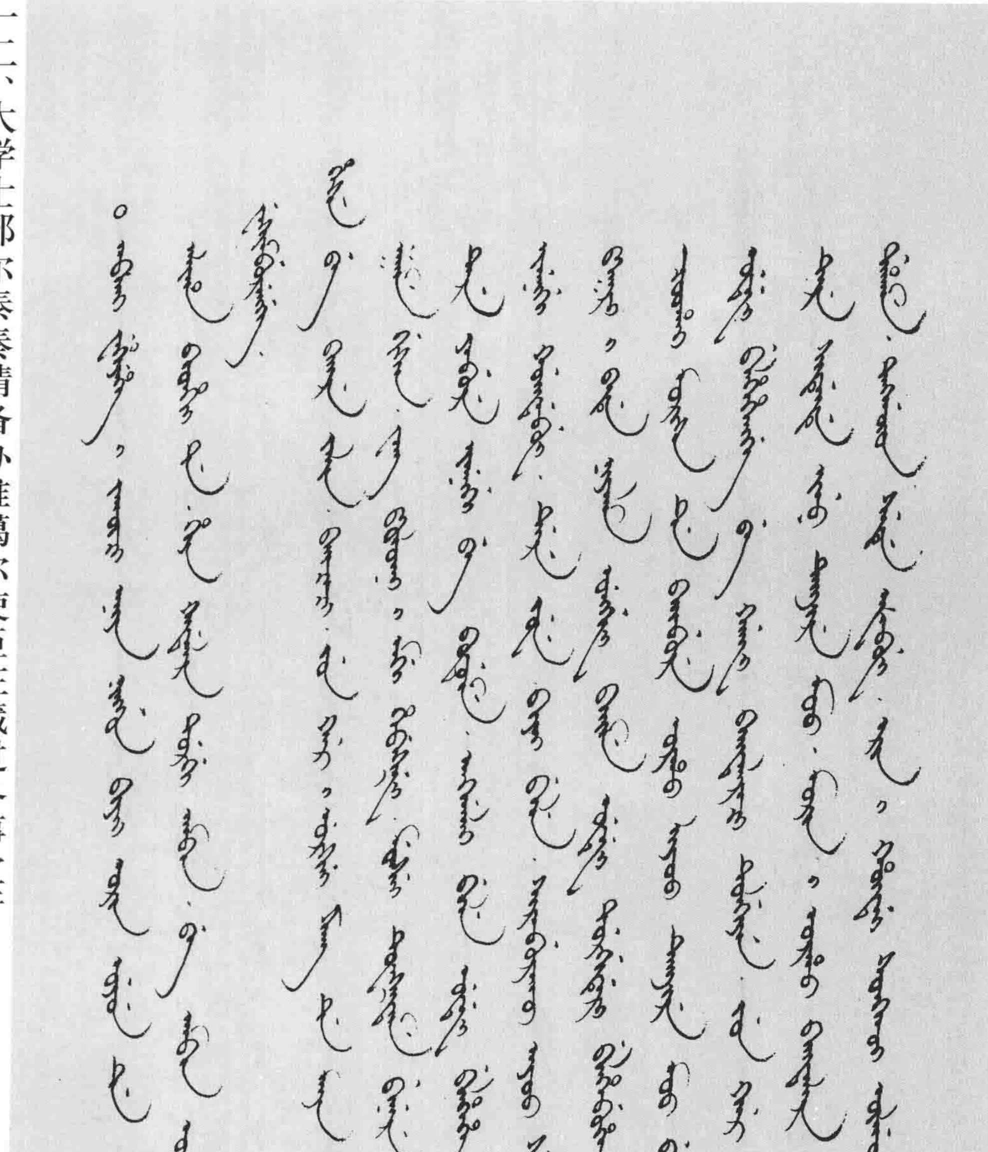
乾隆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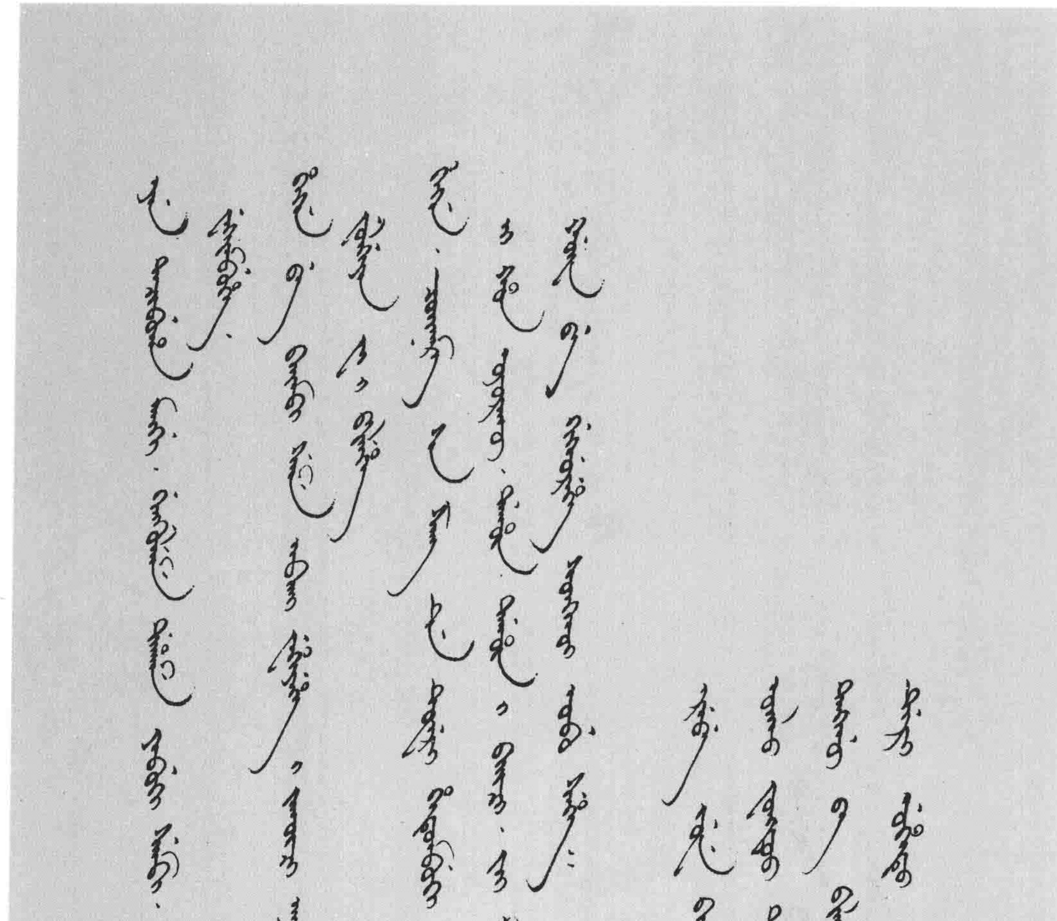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查得，此次前来熬茶使臣等内，又有先前由藏掠往唐古忒后裔三人，顺便携来意欲留于西藏。此前，噶尔丹策零处经由拉达克送达掠往喇嘛噶津林沁，告知驻藏大臣纪山称，噶尔丹策零派彼前来时，曾吩咐探取西藏信息告知其人。此次遣来唐古忒三人，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称欲留西藏，相应索拜、颇罗鼐处仍照先前安置噶津林沁等人之例办理可也。彼等均属久居准噶尔地方之人，不可深信，嘱以暗中探信、从中挑拨之言，皆难逆料。请准将此分别咨文侍郎玉保、将军乌赫图、索拜、颇罗鼐等，从中留意察查，好生防范妄自传播离间之言，或探取此处消息告知准噶尔之人。并探访彼等前来情形，及问询之言，顺便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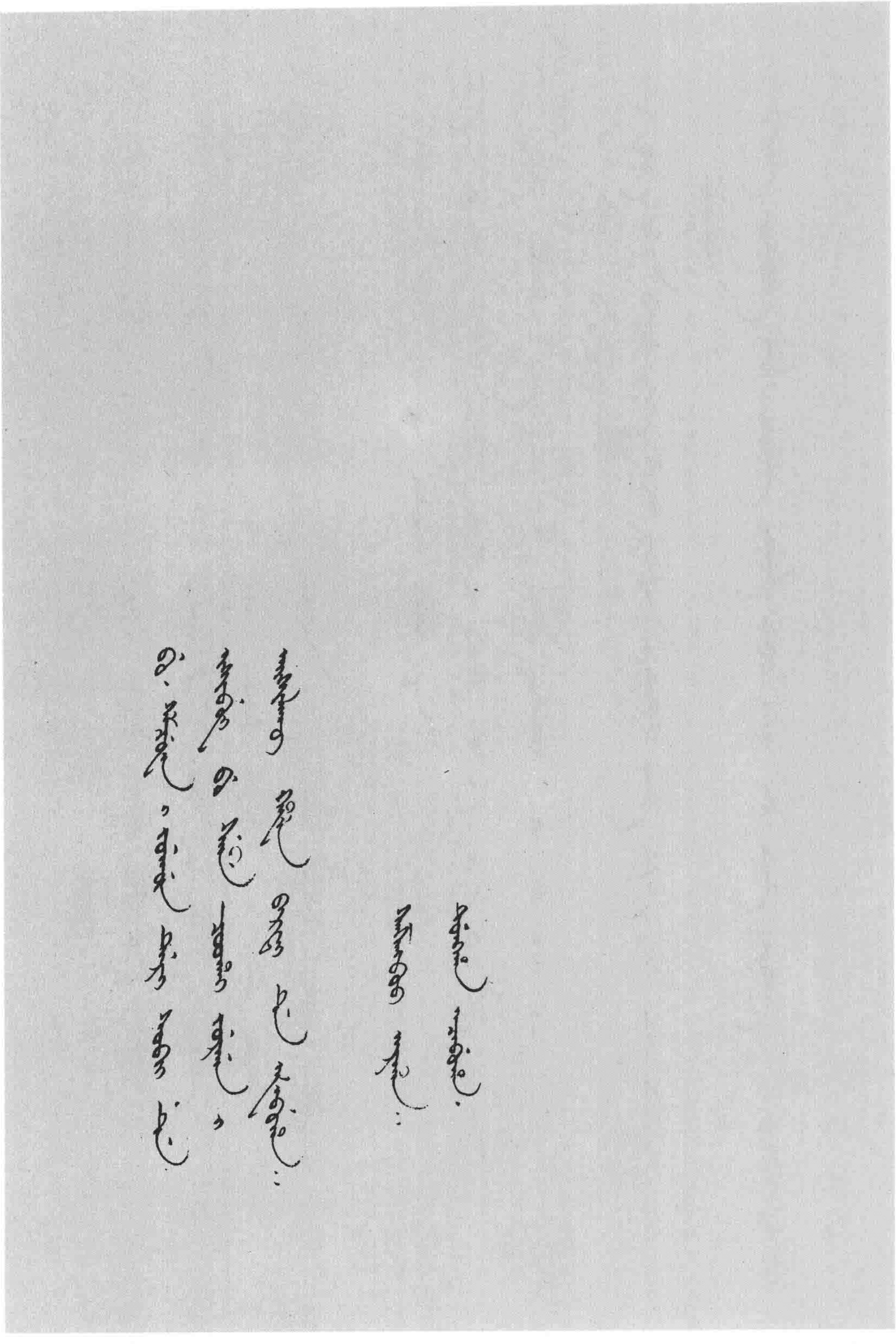
乾隆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将此亦缮文，并入咨行玉保、索拜等文内，一并遣往）

一二一、大学士鄂尔泰奏请备办准噶尔使臣在藏过冬事宜折







档号03-1742-1-12

12.大学士鄂尔泰奏请备办准噶尔使臣在藏过冬事宜折

乾隆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伯臣鄂尔泰等谨奏，为请旨事。

查得，为准噶尔人等赴藏熬茶，前经纪山与王颇罗鼐会商，核计我护送官兵所需时日，预为采办口米，又恐倘若日久，其两月口米不敷，颇罗鼐派人至帕克里地方采买，暗中备办。官兵之马匹所需草料柴薪，取用颇罗鼐所备者外，准噶尔使臣在藏期间，亦需柴薪马匹草料、使用物件，相应交付唐古忒人等按时价售给厄鲁特等。等因奏准。现来熬茶使臣之事务，皆照先前奏准之例备办已毕，惟准噶尔使臣等逾期而至，又于来者中派一半人前往东科尔地方贸易，俟至哈坦和硕地方后，再起程赴藏，相应约于九、十月方可抵达。抵藏后，等到在前藏、后藏熬茶念经事毕，正逢大寒，使臣等倘请返回其游牧则已，如若告请彼等时逢严寒不便返回，暂住西藏，俟至来年水草返青，再行起程，无奈照准其请暂住。此暂住期间，颇罗鼐处所备我等护送官兵之口米，足敷与否，或由何处再行采买备办之处，须密为咨文副都统索拜，会同颇罗鼐商办。再，准噶尔人等所用草料、所需物品，既已奏准交付唐古忒人等按时价售卖，准噶尔使臣等抵藏居住期间，索拜与颇罗鼐会商，按其所需草料物件售卖，毋令短缺。惟准噶尔人等行抵边界地方，即告请其口粮已断，业经恩赏口粮牛羊。观此情形，彼等至藏，熬茶事毕，倘遇严寒不能返回，过冬期间，定需继赏口粮，理应施恩接济。相应命玉保、索拜晓谕皇上隆恩，酌情继赏口粮。此等继赏口粮，如何备办，安置使臣于何牢靠住处过冬，如何遣派官兵防范肇事之处，密为咨文索拜，会同王颇罗鼐详尽商议，并一面具奏，一面备办。所需钱粮，由乌赫图等备往银两内支付，倘若不敷，由四川办理粮饷官员支取应用，照额补给。可否之处，俟有旨下，谨遵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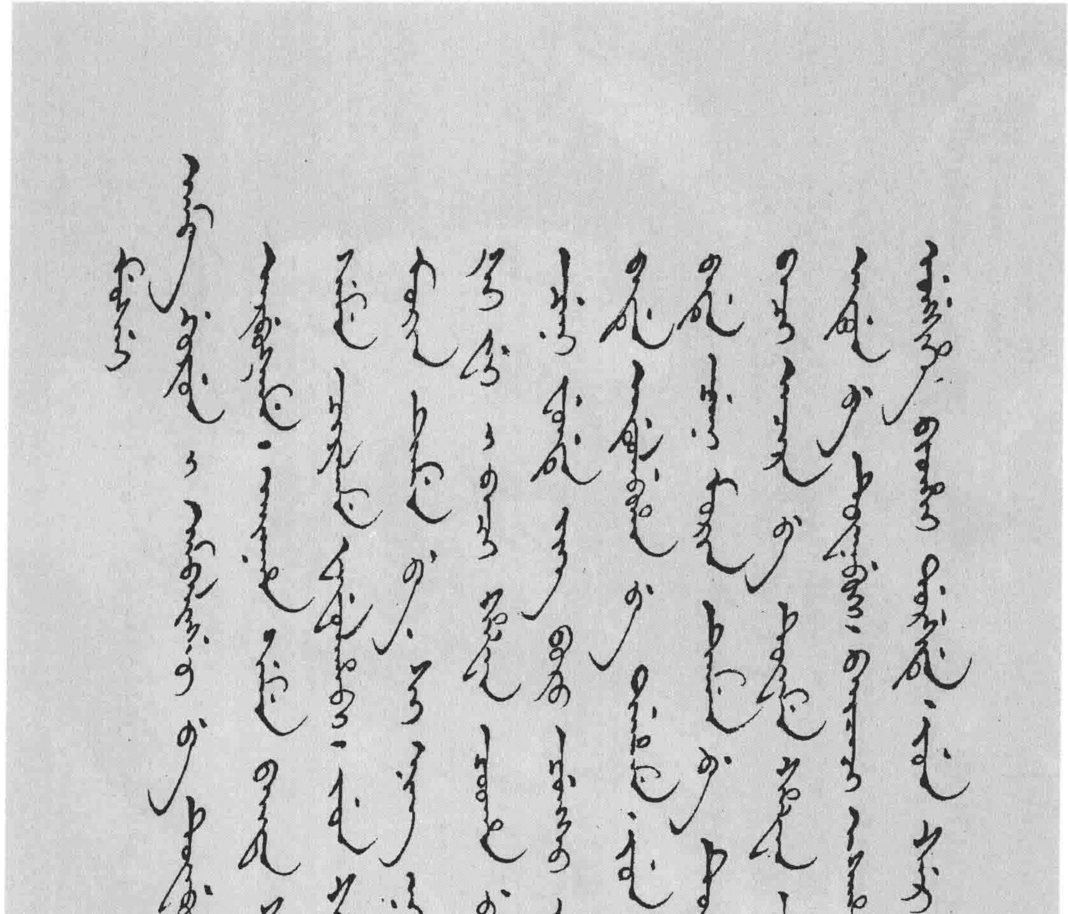
为此谨具奏闻。请旨。

乾隆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奉朱批：吹纳木喀等倘请在藏过冬，玉保不得依从，彼若不从，屡屡请求，再晓谕朕旨，令其居住。余即依议施行。钦此。

（将此交付兵部员外郎巴尔泰，缮文二份，由兵部装封，日限六百里，由西宁路送达乌赫图、玉保，由四川路送达索拜）

一三、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使臣抵达东科尔日期折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13

13.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使臣抵达东科尔日期折

乾隆八年七月初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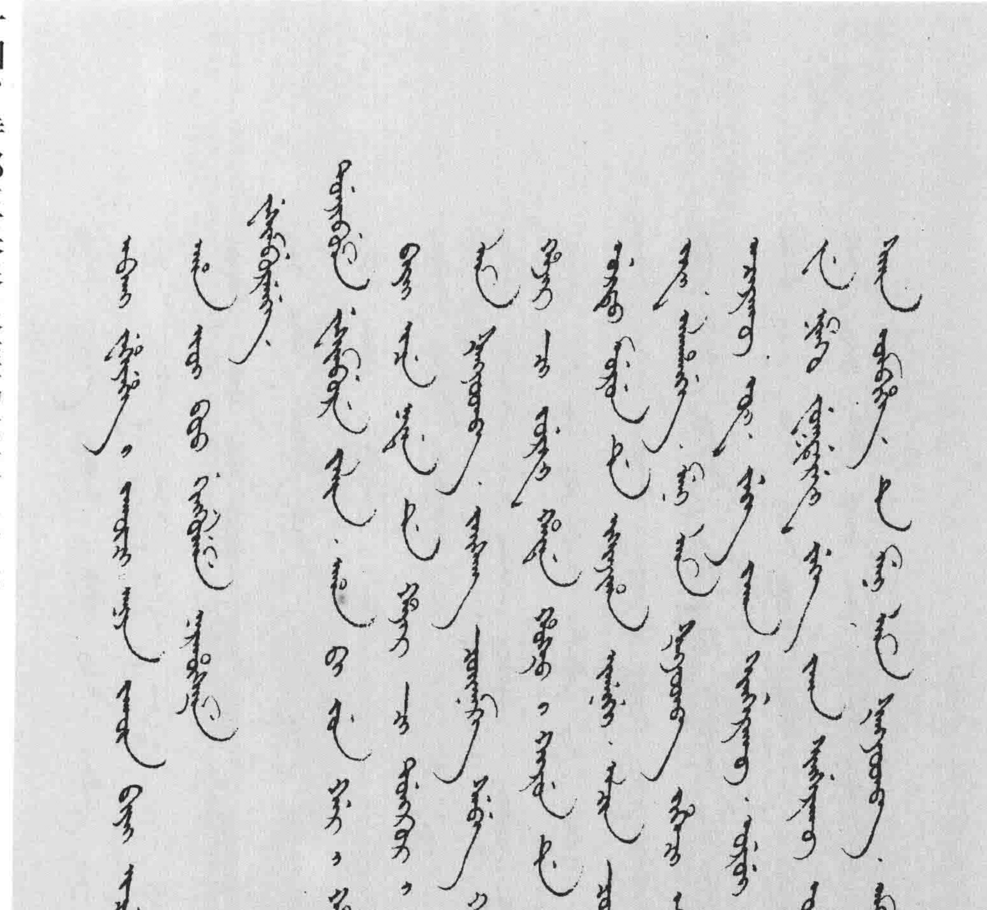
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将军臣乌赫图等谨奏，为奏闻准噶尔使臣抵达东科尔日期事。

本年六月二十五日，侍郎玉保所派头等侍卫达赖、员外郎劳格、守备王检等，率带绿营官兵一百名，护送准噶尔喇嘛第巴、斋桑巴雅斯瑚朗、多尔济等一百七十五人，鸟枪七十六支，撒袋四十五副，腰刀二把，驼驮五百六十件，光背骆驼六十三峰，骑用马九百九十九匹至东科尔。喇嘛第巴、斋桑巴雅斯瑚朗等告臣等称，蒙古人等宜择近水开阔之地而居，请指地居住。臣等安置于东科尔城东边近水校场地方，臣乌赫图亲率官兵距准噶尔等住处一里余处安营，不为知觉暗中防范，派头等侍卫达赖、员外郎劳格、佐领津惕邦、委前锋参领林泰等驻守准噶尔人等附近，暗中观其情形。又复严饬官兵，务须显示我大国之伟岸，惟但秉持和善行动，断不可肇致事端。准噶尔人等骑来马驼，既由西宁总兵张世维遣派官兵收管，代为牧放于济克博罗崇索等水草丰美之地，相应准噶尔人等倘往牧放地看视其马驼，即由臣处酌情遣派官兵照料前往。查得，侍郎玉保咨文内称，准噶尔等将前往衮布木庙、塔尔寺、大藏寺熬茶，并将其贸易务于一个月内完竣，令其来至卡伦地方，作为礼品布施一同带往西藏。等语。相应俟其前往塔尔寺等寺庙熬茶及贸易已毕自东科尔起程赴藏之时，由臣处另行具奏外，准噶尔等抵达东科尔日期，理合会同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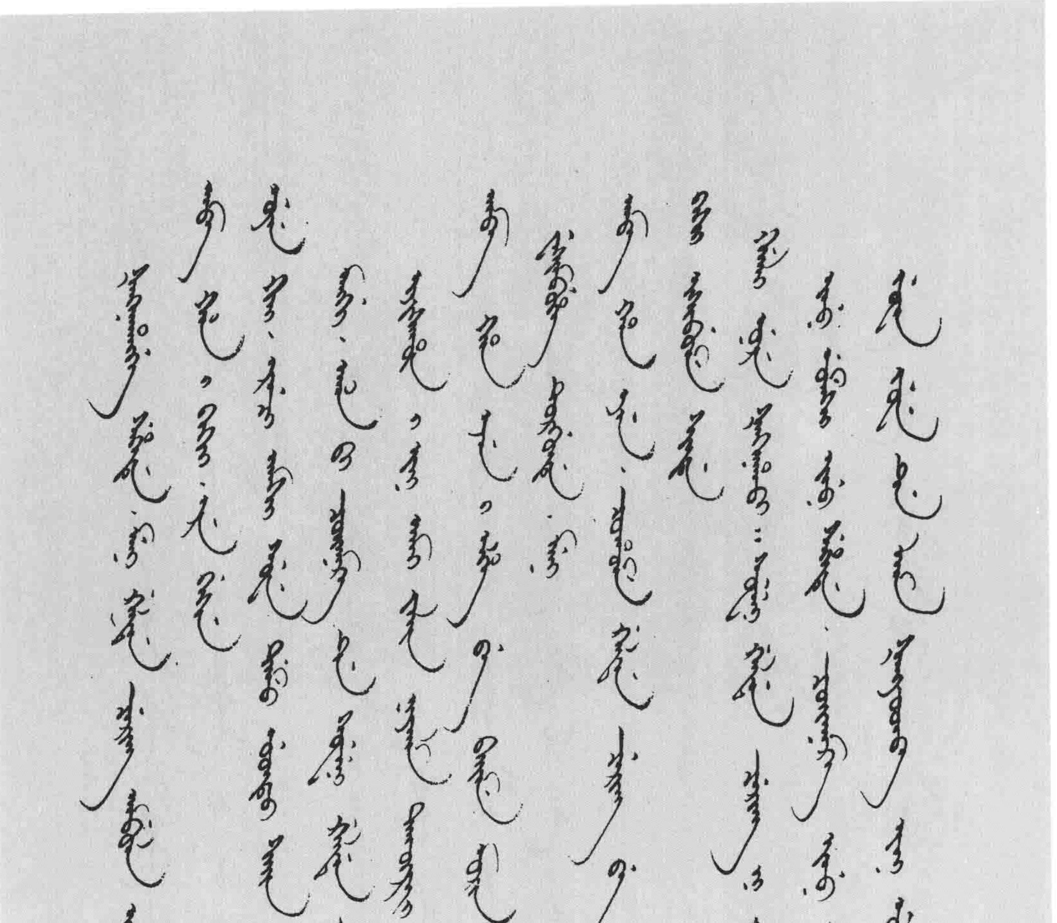
为此谨将朱批奏折一并具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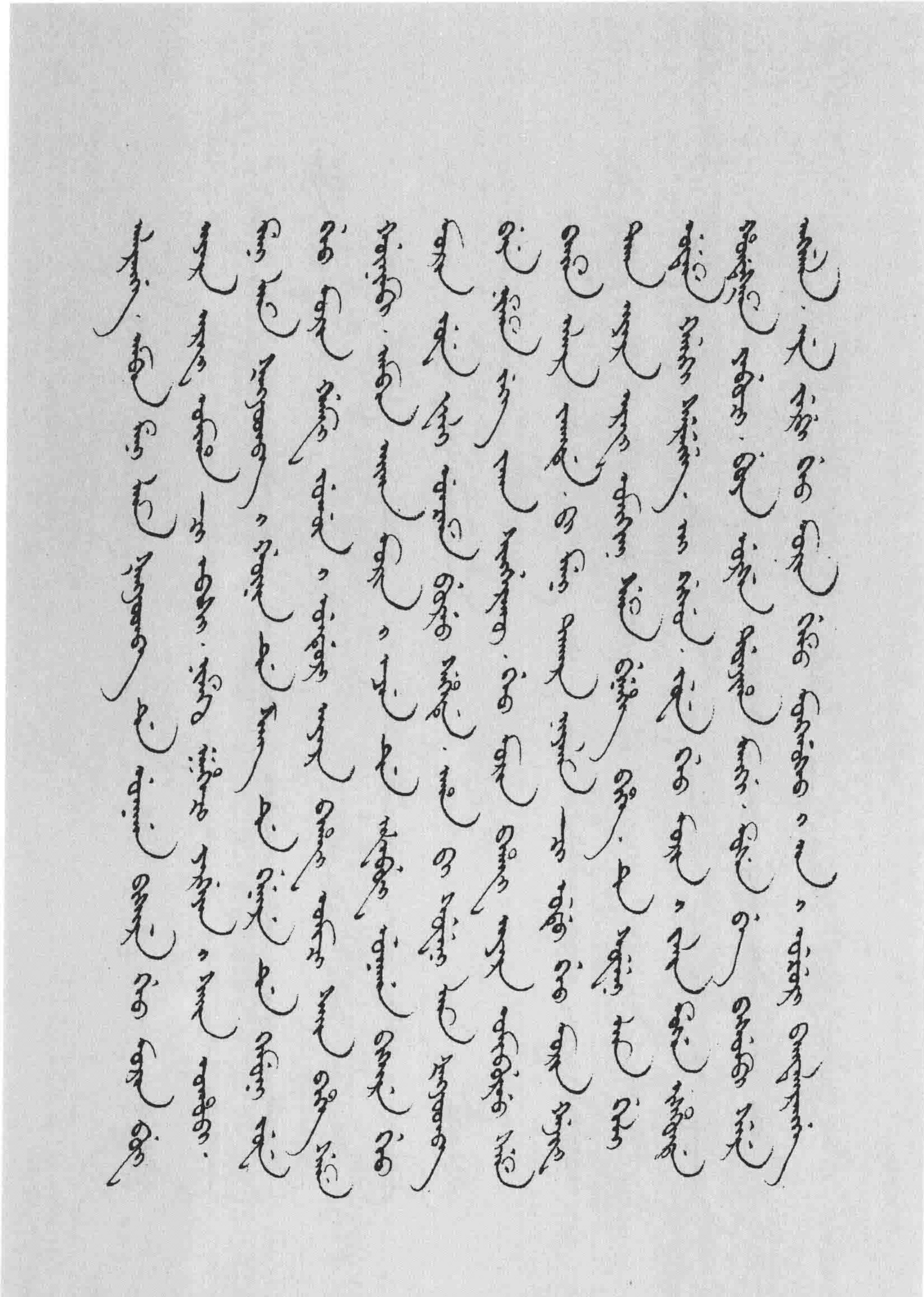
乾隆八年七月初九日奉朱批：知道了。准噶尔人等此次既然极为恭顺，相应从速办理为善。钦此。

一四、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使臣行抵乌尔图木伦讨要骒马情形折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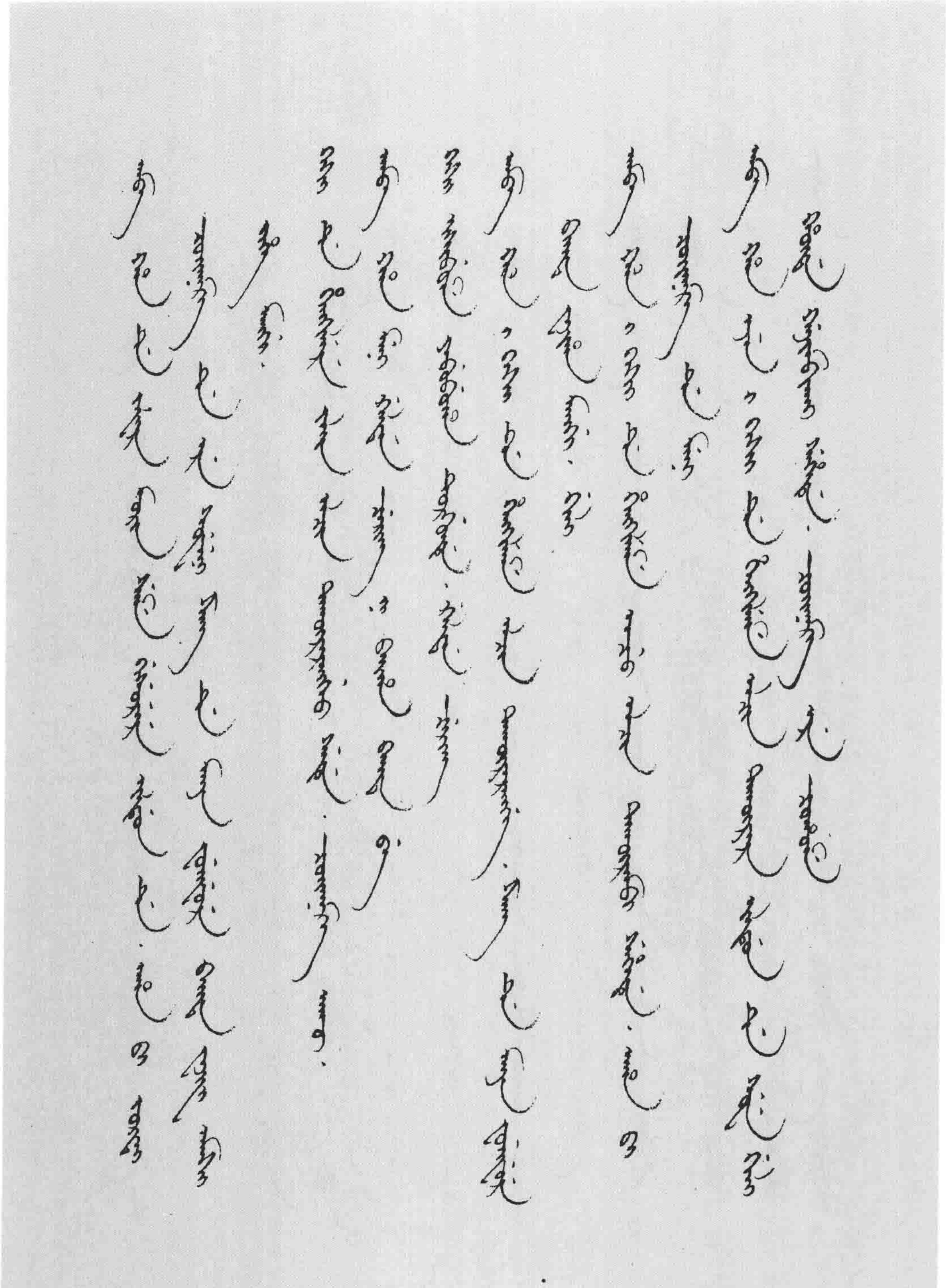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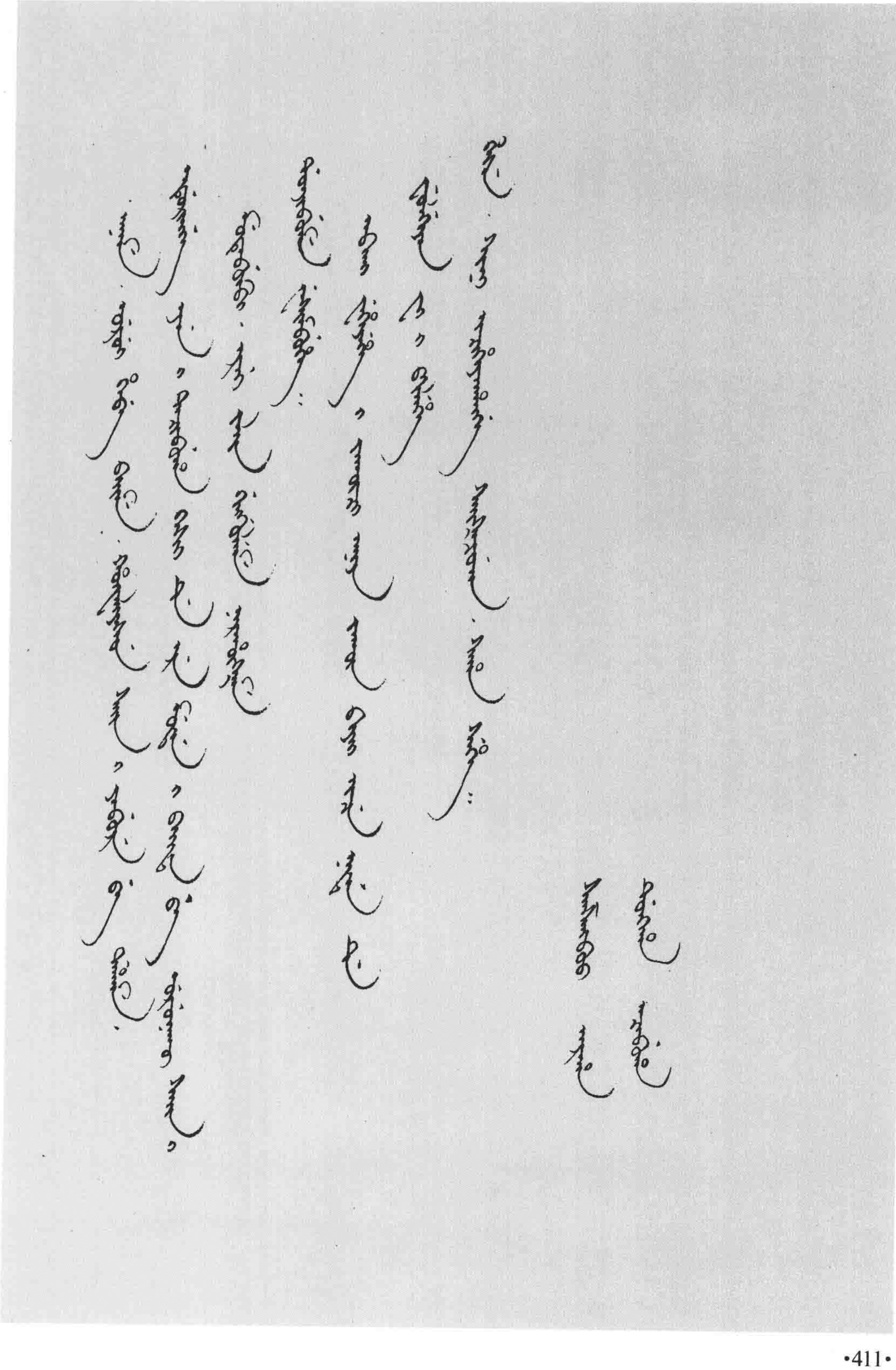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14

14. 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使臣行抵乌尔图木伦讨要骒马情形折

乾隆八年八月初七日

奴才玉保谨具密奏，为奏闻事。

奴才将准噶尔贸易人等于六月初七日自哈济尔遣往东科尔，率带为首使臣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于是月初八日自哈济尔起程前往哈坦和硕卡伦，初九日行抵乌尔图木伦。是日，使臣吹纳木喀来至奴才住处告称，我等之喇嘛商卓特巴自来此地，因水土不服，消化不良，疼痛不止，在游牧时，旧病复发，胃满积食，饮过骒马奶方见好。兹我等之喇嘛商卓特巴暂向大臣要取带驹骒马数匹，做成酸奶饮用，倘若大臣能给带驹骒马数匹，于我喇嘛之病痛实有益处。奴才称，斋桑既言给带驹骒马做酸奶饮用于喇嘛病痛实有益处，本大臣且派人至我蒙古游牧，向熟识之人讨要带驹骒马，若得数匹，送给尔等做酸奶饮用。言毕，奴才就近一面向青海扎萨克头等台吉哈尔噶斯等旗要取带驹骒马十二匹，给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各六匹，一面咨文办理青海蒙古事务副都统宗室莽鹄赉去讫。奴才率带使臣等前往哈坦和硕等地途中，吹纳木喀告奴才称，我去年作为使臣前往京城，仰荷大皇帝施恩，亲自赏酒，既蒙大皇帝仁爱，理应摘帽叩首多饮数盅方是。彼时我慌乱无措，竟无言以奏。我返回游牧后，将此告知我等之噶尔丹策零。我等之噶尔丹策零问曰，尔为何人，大皇帝能亲手赏尔酒乎？我告我等之噶尔丹策零称，大皇帝并非赏与我，实乃看噶尔丹策零面子而赏。我等之噶尔丹策零闻之大笑，训诫我等称，大皇帝之恩，如此厚重，嗣后尔等惟但如此敬谨而行。奴才告吹纳木喀称，尔等之噶尔丹策零虔诚恭顺为其父派人请我大皇帝安，奏请贡马，蒙我大皇帝深念噶尔丹策零，方如此施恩亲手赏酒。尔等之噶尔丹策零所问极是。吹纳木喀亦称是。

七月十二日，喇嘛商卓特巴派其名乌木杜之人告称，大臣给我等之喇嘛商

卓特巴带驹骒马，做酸奶饮用以来，病情较前委实好转，我等之喇嘛商卓特巴意欲赴藏时仍带往骒马二匹，便于路途饮用酸奶。请大臣嘱咐马主，售给带驹骒马二匹。奴才称，尔等之喇嘛商卓特巴患病疼痛，消化不良，告请觅得骒马饮用酸奶，故本大臣向熟识之人取来骒马数匹，送去暂做酸奶饮用。兹尔等之喇嘛又欲收购，是为何言，为区区二匹骒马，我等彼此交易，为小人等闻之，必加耻笑，而况此等骒马，均为蒙古等平日所用者，亦不可一味强求。言毕遣返。是月十七日，吹纳木喀来至奴才住处闲聊，餐毕告称，据我等之喇嘛告称，由大臣处送往骒马内，拟请大臣准许带往二匹，而所遣之人误称买取。大臣系钦派办理我等赴藏熬茶事宜之员，缘何言向大臣买取骒马二匹。我等仰仗大皇帝之恩，如此和睦而行，若向大臣要取骒马二匹，大臣焉能不允。所言买取者，乃大谬也。我等之人传话有误，尚请大臣宽宥。言毕，奴才告吹纳木喀称，我等委实彼此和睦，而为区区二匹骒马，彼此交易，他人闻之，必加耻笑，而况本大臣并不曾应允。喇嘛既请带往骒马二匹，相应给予喇嘛即可。吹纳木喀大悦，称，大臣之言极是。收受二匹骒马去讫。故此奴才咨文该扎萨克，给付马主各银六两。又在闲聊之中，吹纳木喀称，我等前往东科尔人等，此间贸易已毕乎？若从速完竣返回，宜及时尽早赴藏。奴才称，适才接奉我大皇帝之旨，观准噶尔噶尔丹策零此次遣派赴藏熬茶使臣之情形，极为恭顺，且请将其携来货物准在东科尔贸易。允准准噶尔使臣赴藏，乃因噶尔丹策零奏请为其父修善事，朕特施恩准行。使臣等贸易之事，须从速办竣起程，朕特为便利其进藏事宜施恩办理。等因降旨。吹纳木喀等起立称，大皇帝之恩，浩如瀚海，普被遍及，颁此慈旨，我等闻之，甚是欣感，我等之噶尔丹策零闻之，亦不胜欣喜，感激不尽。等语。吹纳木喀率随行厄鲁特等望阙叩首，据告称，我等此次沿噶斯路而来，戈壁辽阔，道路险峻，甚是劳累，由噶斯至此，倒毙驼二百余峰、马三百余匹，现仍在倒毙，乃大臣知之者也。倘非大皇帝施恩，我等非但不能进藏，即便游牧亦难返回。前年，我等之齐默特来，不曾进藏即行返回者，甚属非是。今此我等如若贸易已毕不复入藏即行返回，大臣即准我等返回乎？大

臣必以我等倒置，若称不准尔等返回，我等焉能返回。奴才称，尔等此次沿噶斯路而来，虽经劳累，然系尔等之噶尔丹策零奏请为其父修善事，蒙我大皇帝特地施恩准行者。尔等兹以疲乏而来，仗大皇帝施恩便利熬茶之事，抱有巧取渔利之贪心，则断然不可。而况尔等之噶尔丹策零闻之，亦焉能允准。尔等而今如若无故请求返回，本大臣能允许尔等返回乎？即便准许返回，亦将尔等请求返回之处，询明尔等之噶尔丹策零，方准尔等返回而已。吹纳木喀称，大臣之言极是，我等之噶尔丹策零请求为其父进藏熬茶修善事，仰蒙大皇帝圣鉴，大为嘉赏，方准照请施行，降旨赏补马畜口粮。我等岂敢怀揣贪婪之心，此不过为随便闲聊。本年我返回，告知我等之噶尔丹策零，赴藏熬茶之事仰蒙大皇帝施恩照准施行，又于赐我等筵宴观戏之日，大皇帝亲骑我等之噶尔丹策零进贡马匹之处后，我等之噶尔丹策零称，大皇帝骑我所贡马匹，乃大赏我面子。等因。甚是欣感。我起程来此前，噶尔丹策零挑选哈克散地方马二匹，称，兹蒙大皇帝恩准照请施行，本年秋将派使贡马，叩请大皇帝安，吹纳木喀尔且看我所选此二匹马，可供大皇帝骑用乎？我答称均属好马。彼皆系我等之噶尔丹策零感戴大皇帝之恩，亲加挑选，进献大皇帝之马。等语。话语间，奴才有意对吹纳木喀称，此系尔等赴藏熬茶事毕回返后，为谢恩所派之使乎？吹纳木喀称，非也，乃因大皇帝恩准施行我等之噶尔丹策零所请之事，噶尔丹策零派使谢恩者也。赴藏熬茶事毕，又将另行派使叩谢皇恩。奴才对吹纳木喀称，料趁派使叩谢我等之大皇帝恩之便，尔等又携来货物也。吹纳木喀称，此为派往叩谢皇恩之使，焉能带往货物。奴才称，尔等虽不趁派使之便带往货物，料想必定派往年例货物。吹纳木喀称，我等之年例货物暂不派往，即便派往，亦俟我等赴藏熬茶事毕返回，再行遣派。言毕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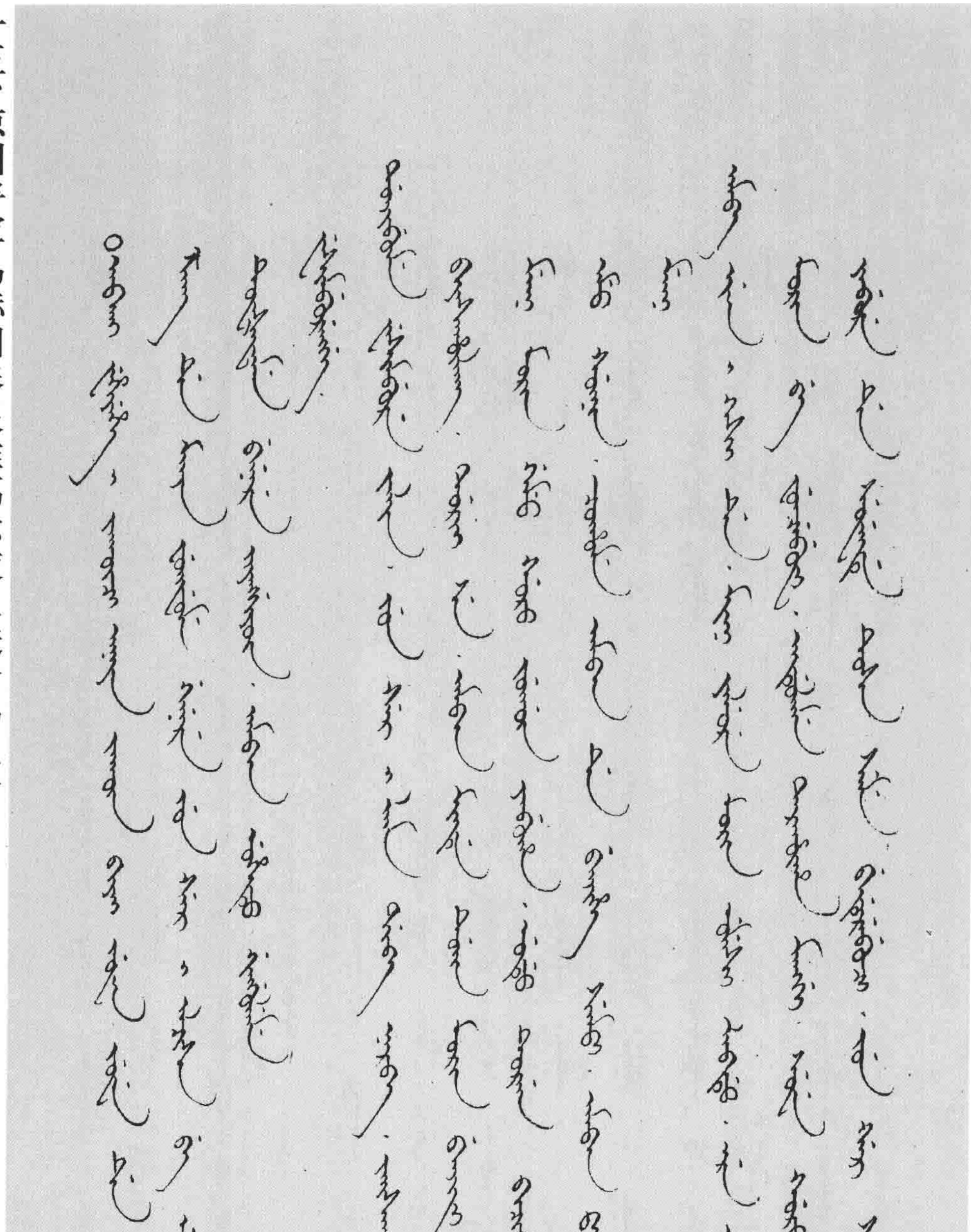
使臣等抵达哈济尔卡伦后，喇嘛商卓特巴、第巴斋桑吹纳木喀、巴雅斯瑚朗、多尔济，各送奴才马一匹。奴才收受后，每人回赠缎二匹、茶二包、烟五包、鼻烟壶等杂物。奴才观彼等之言谈举止，此次所来使臣等极为恭顺，且无不感戴圣上隆恩，出行入住，概加请示，和睦而行，相应仰赖大皇帝训谕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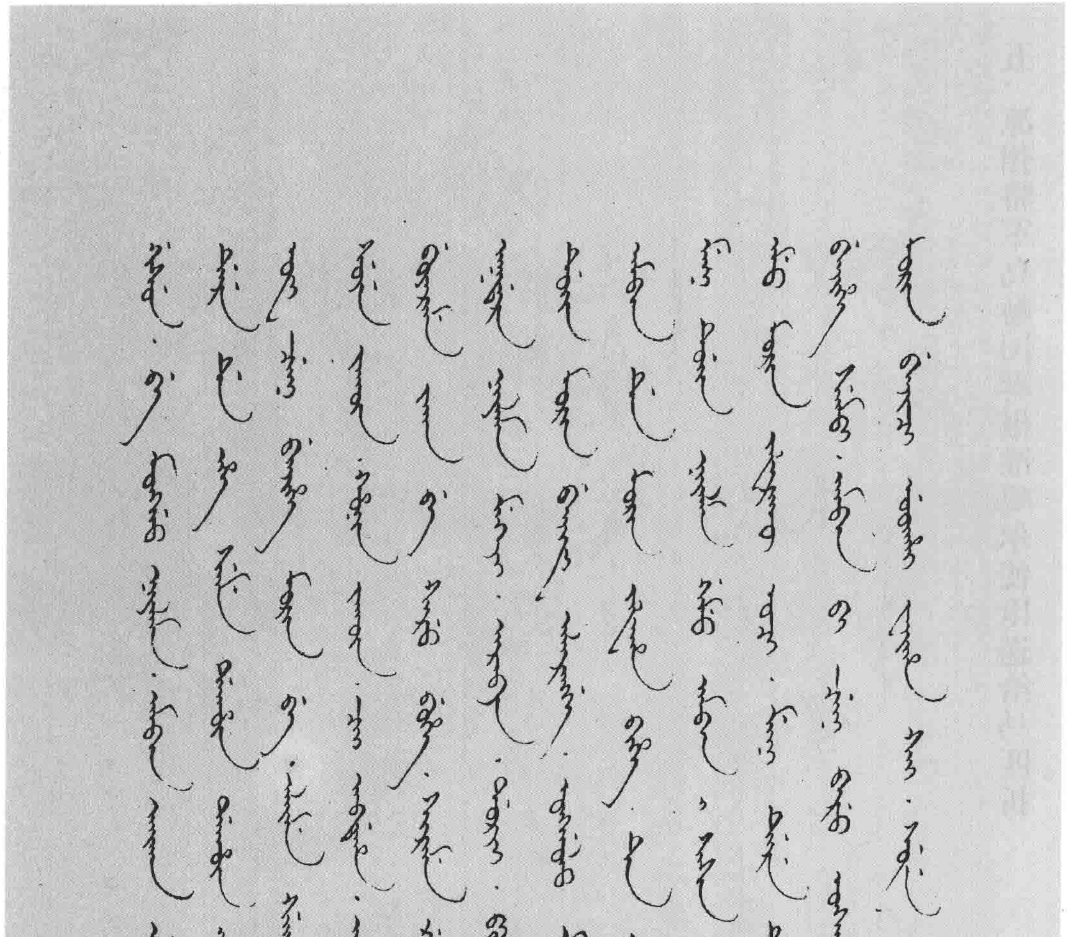
恩，此次之事必定善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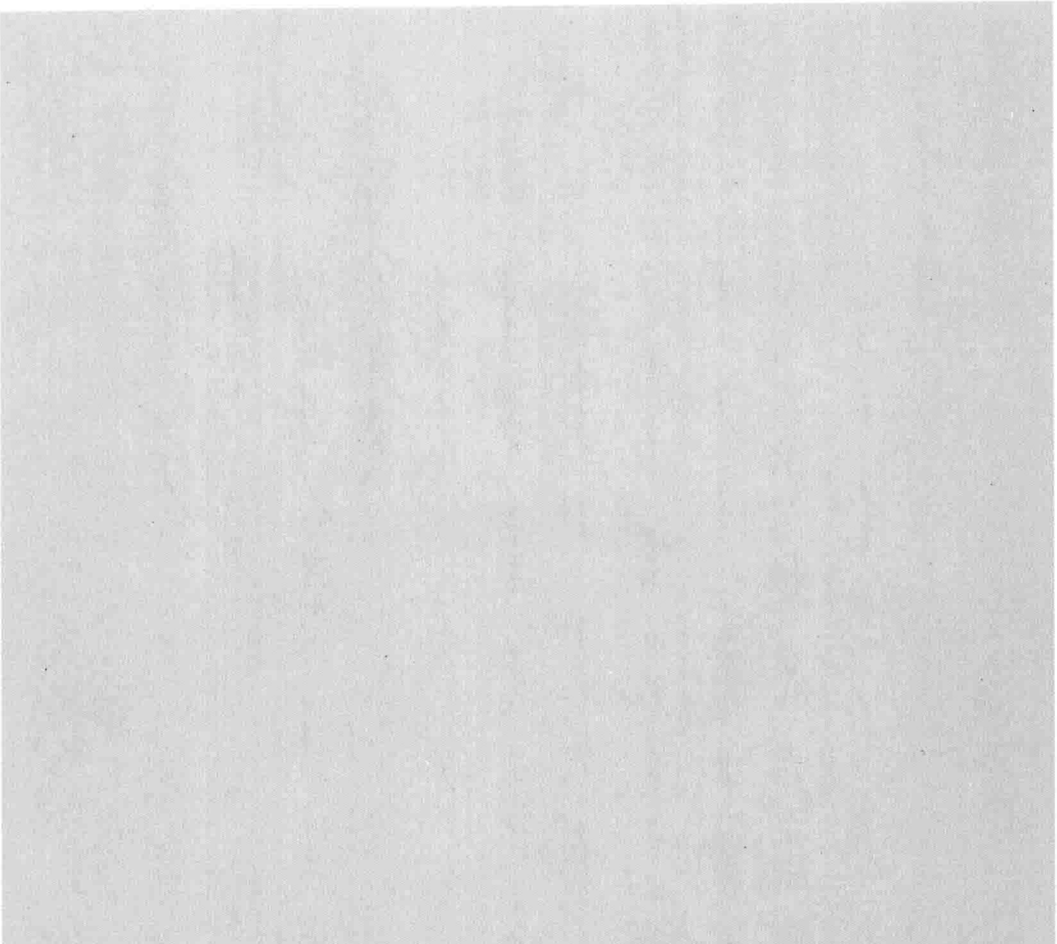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八月初七日奉朱批：尔之所办可嘉。知道了。钦此。

一五、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使臣送给马匹折







档号03-1742-1-15

15.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使臣送给马匹折

乾隆八年八月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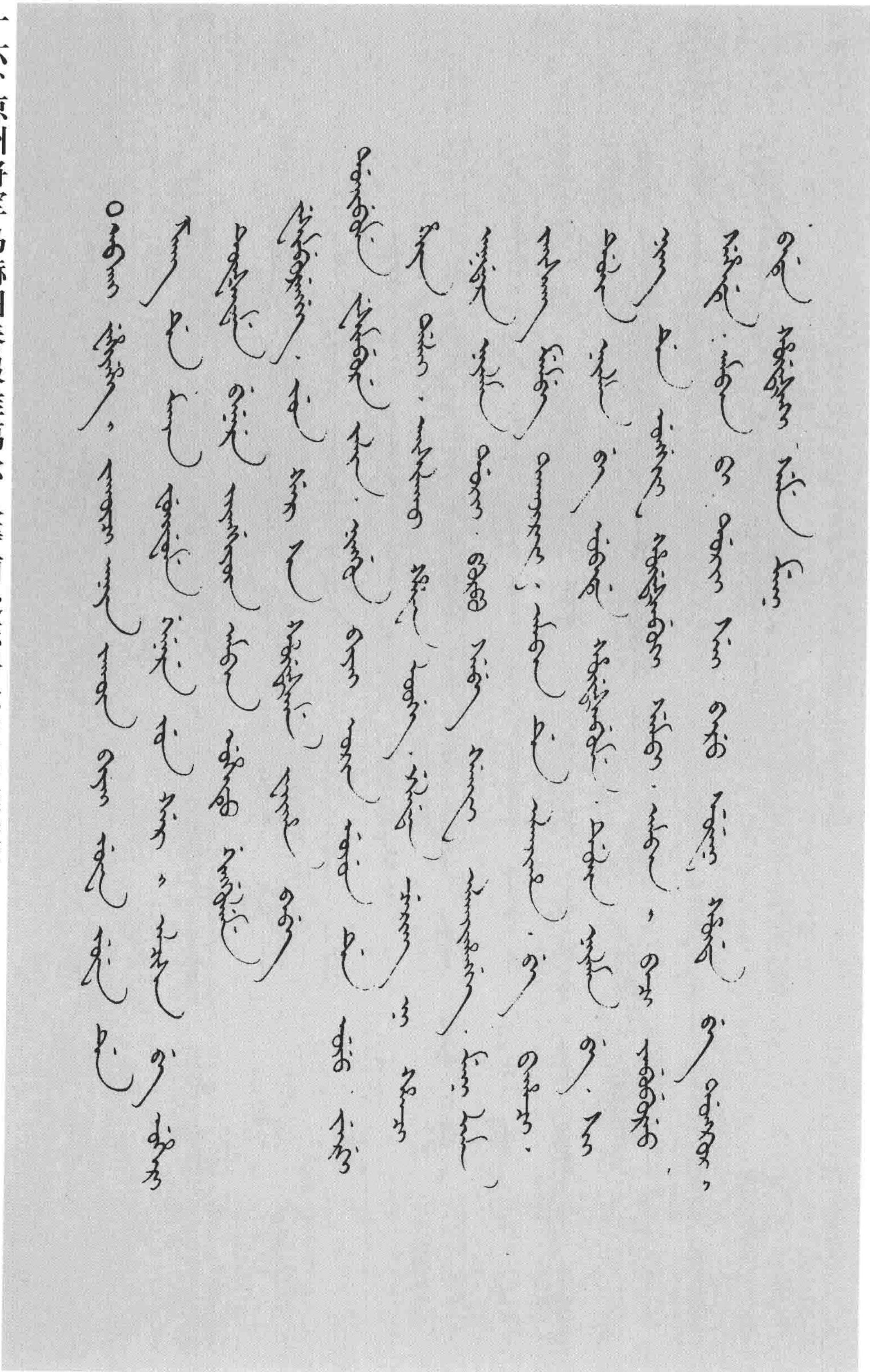
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将军臣乌赫图谨奏，为奏闻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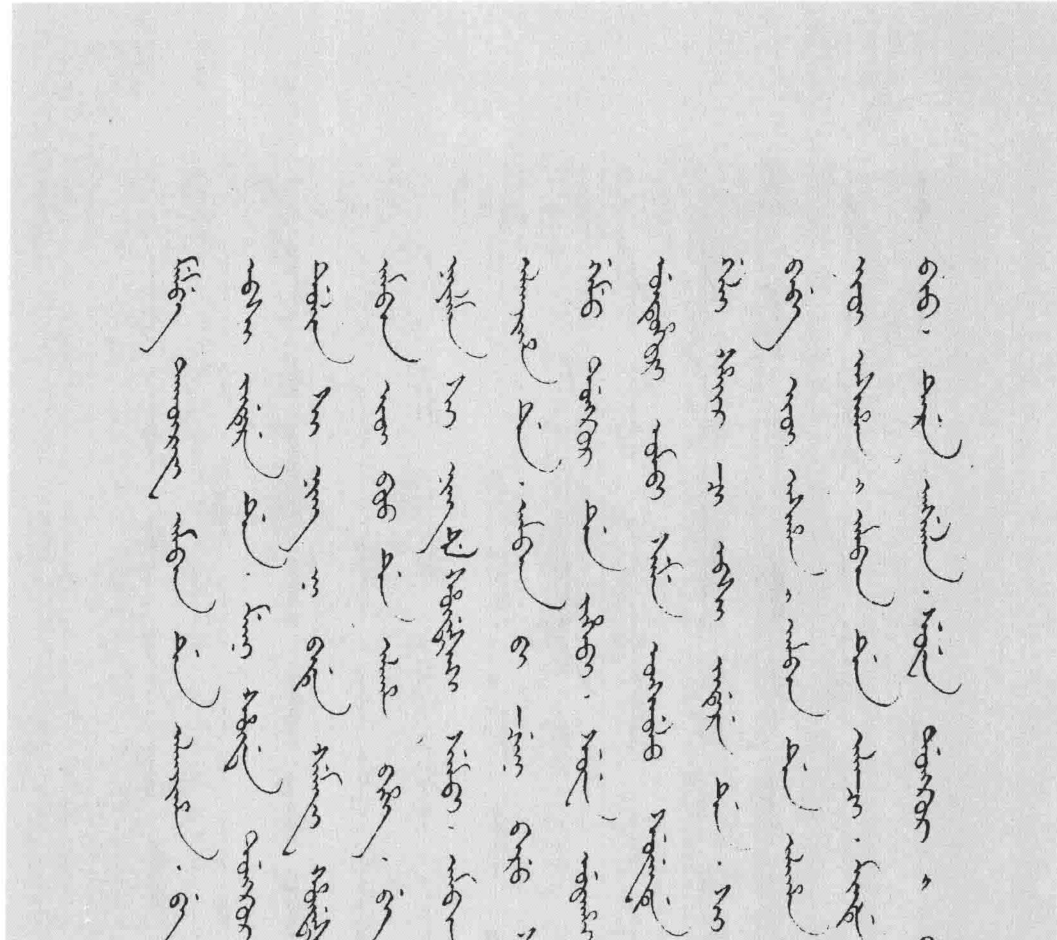
准噶尔喇嘛第巴纳尔巴、斋桑巴雅斯瑚朗、多尔济等送给臣马四匹，告称，我等之马匹均经长途跋涉，虽属羸瘦，亦为我等一片心意，特此送给大臣。臣告知彼等，仰仗我大皇帝之恩，本大臣骑用马匹甚多，此数匹马可留下，俟至牧放上膘之后，有利尔等远行。等因回绝。准噶尔人等称，我等为蒙古人，大臣倘不接受，我等颜面扫地。等语。屡屡相求。是故，收下彼等送来马匹，臣回赠彼等缎八匹、羊八只、茶叶、小荷包等杂物。继而噶尔丹策零亲信默克济、阿喇布扎、多尔济、伯尔博，又送给臣马四匹，称，先前我等之喇嘛、斋桑均曾献马给大臣，兹起程在即，我等四人均与大臣同行，倘不给大臣献马一匹，于我等颜面无光，特来送给大臣。臣称，先前尔等之喇嘛、斋桑送来马匹则已，尔等缘何又复送来马匹，有此马在，有利于尔等远行。等因推辞。彼等称，先前收受我等之喇嘛、斋桑之马，而今拒收我等之马，我等又有何颜面。等因屡屡相求。是故，臣收下彼等所送马匹，回赠彼等缎四匹、羊四只、茶叶、小荷包、杂食等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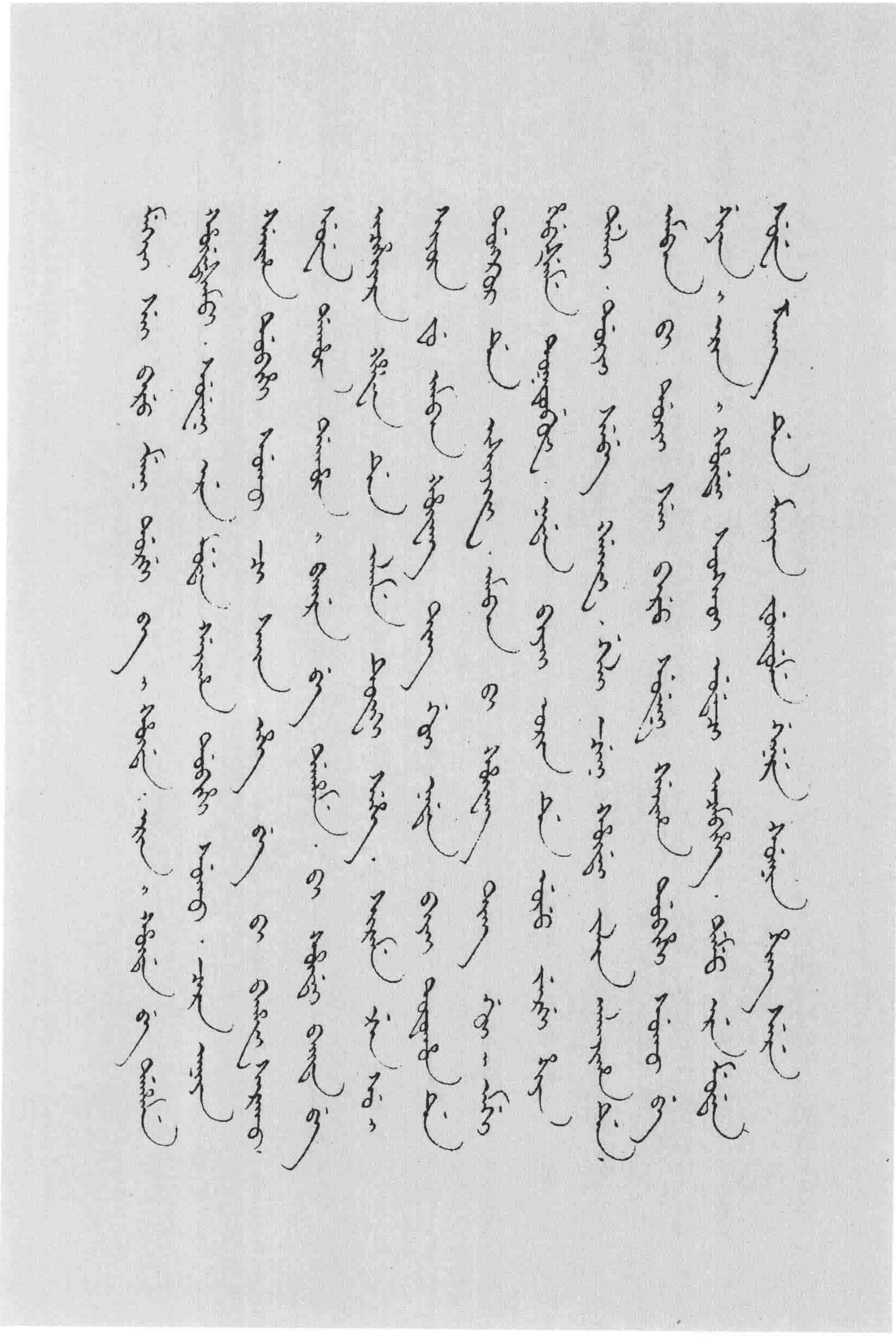
为此谨具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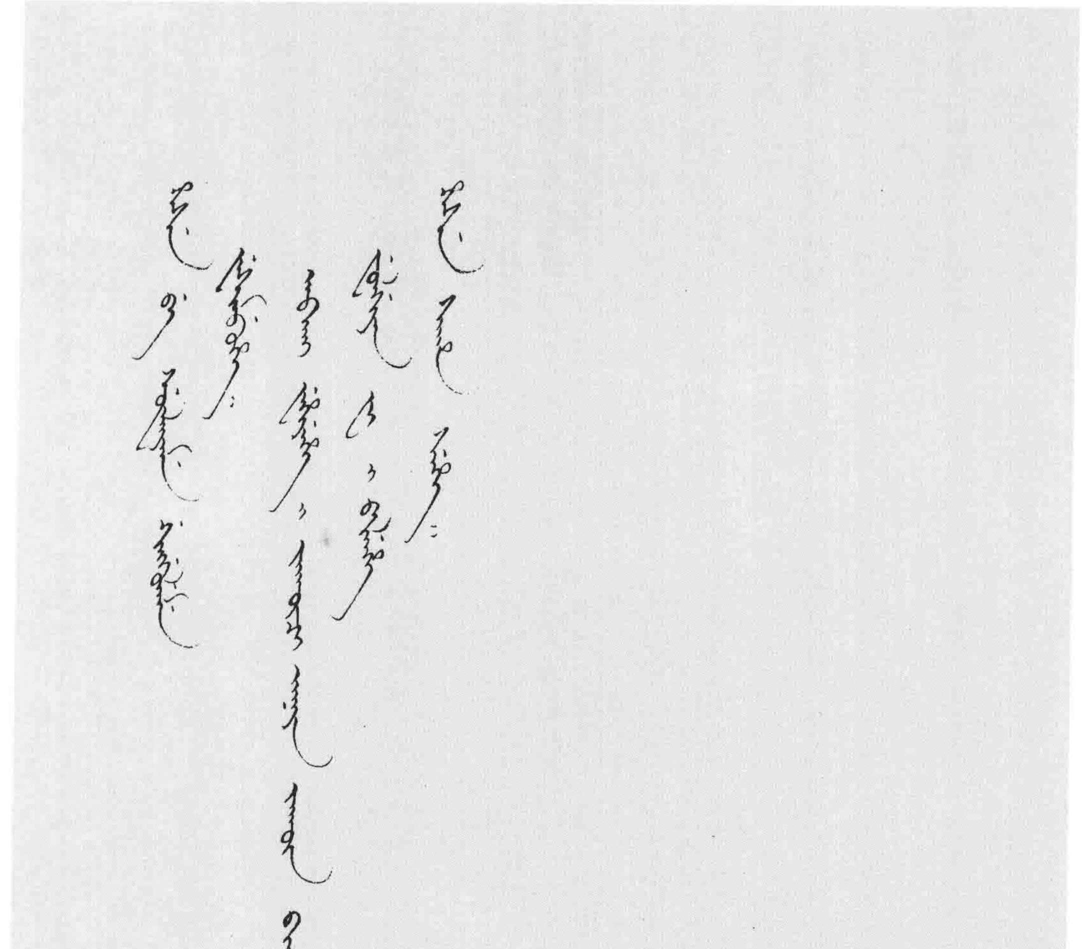
乾隆八年八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六、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人等前赴东科尔贸易完竣折









档号03-1742-1-16

16.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
准噶尔人等前赴东科尔贸易完竣折

乾隆八年八月十二日

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将军臣乌赫图谨奏，为奏闻准噶尔人等贸易完竣事。

六月二十九日，头等侍卫达赖、员外郎劳格带至噶尔丹策零亲信多尔济、博尔博等告称，我等之喇嘛、斋桑派我等来告知大臣，我等拟将一半人留此贸易，一半人遣往西宁贸易，大臣可准行乎？臣告多尔济等称，尔等之货物，曾奏请大皇帝在东科尔地方贸易，蒙我大皇帝恩准尔等照请施行，将照料贸易官员及商贾均聚集于东科尔，尔等即便将一半人遣往西宁贸易，商贾不在，尔等又跟谁人贸易？即便前往，亦属徒劳。而今东科尔地方商贾云集，相应尔等仍在东科尔贸易，方符尔等所请。多尔济等称，容我等返回告知我等之喇嘛、斋桑再商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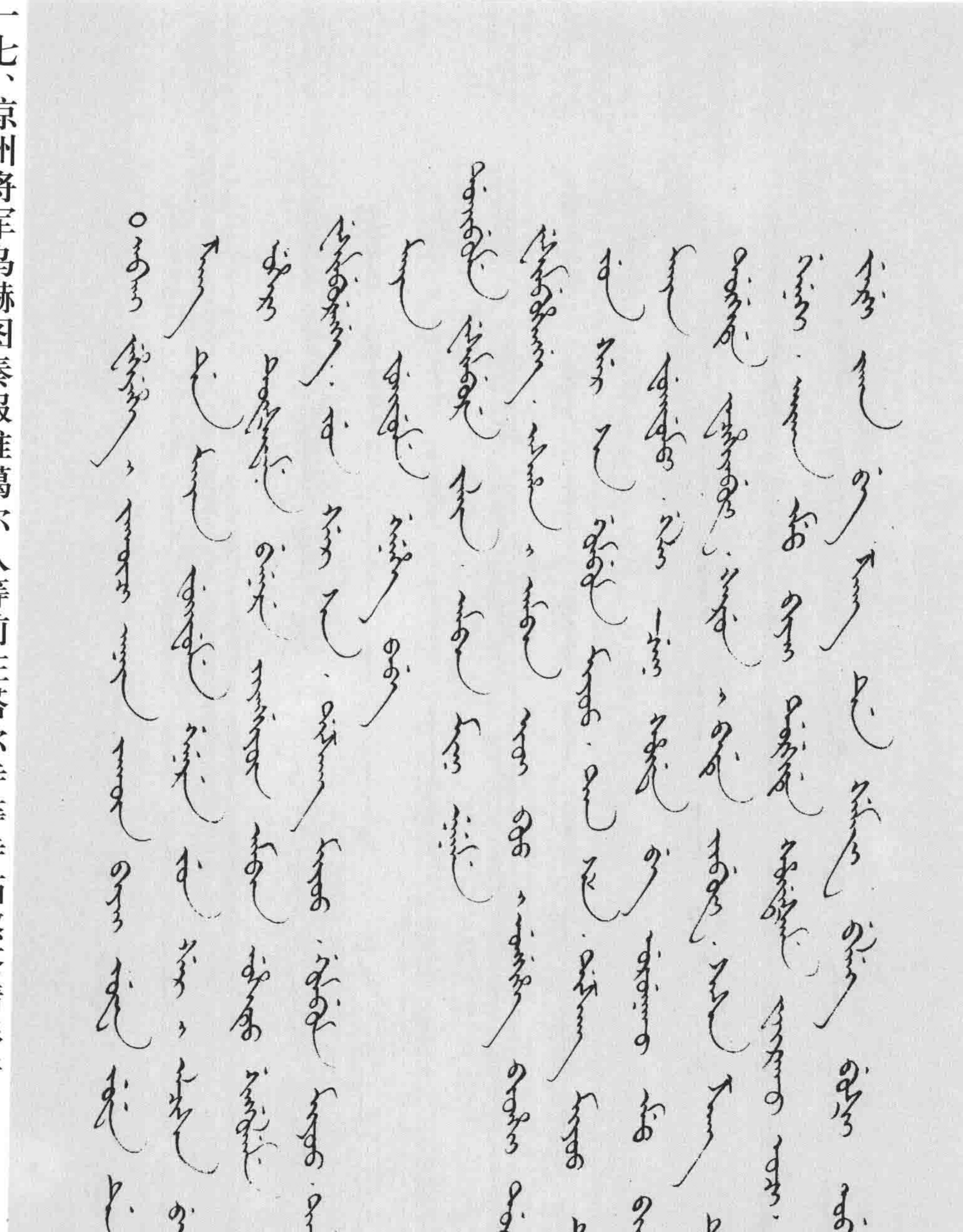
七月初五日，头等侍卫达赖、员外郎劳格带至默克济、阿喇布扎等告称，我等之喇嘛、斋桑派我等前来告知大臣，我等行抵哈济尔地方来此时，曾告知侍郎玉保将我等之货物一半在东科尔地方贸易，一半带至西宁地方贸易，我等仍拟由一半人在西宁贸易，大臣可准行乎？臣对彼等称，西宁之商贾，皆已前往东科尔，尔等即便前往西宁，亦属徒劳。等情前已告知尔等，如今尔等又称由哈济尔来此时，曾告知侍郎玉保在西宁地方贸易，诚然尔等曾告知于侍郎，岂有不咨文本大臣之理。而况尔等曾奏请我大皇帝在东科尔地方贸易，蒙大皇帝恩准谕令在东科尔地方贸易，故而商贾均皆至此，尔等不在尔等所请地方贸易，又请前往西宁贸易者，断不可行。等语加以拒绝。默克济等又告称，我等之喇嘛、斋桑又令告知大臣，我等携来货物十种，其中九种价钱已定，惟狐狸皮价钱虽不高于前年携来狐狸皮价钱，亦应不低于该价为好。倘若过低，我等

返回后，有何颜面见我等之人众。请大臣代为我等转达。臣对默克济等称，我等内地交易，循行时价，尔等此次携来狐狸皮，较前年携来狐狸皮优劣之处，本大臣不得而知，既然尔等屡屡恳求，本大臣不妨转告办理贸易事务官员一试。等语。

继而甘肃巡抚黄廷桂于七月十五日抵达东科尔，臣会同黄廷桂商定。七月二十日，头等侍卫达赖率多尔济等又为其贸易来告，臣晓谕多尔济等称，尔等携来狐狸皮，理应按时价收购，惟念此次尔等赴藏熬茶心诚，蒙我大皇帝施恩，相应将尔等狐狸皮按前年给价，嗣后遇有贸易之年，不得以此为例，仍按时价贸易。而后将彼等携来狐狸皮按前年价钱收购。其贸易虽在一个月内完竣，然而此间清点皮张数目、整理驮包，尚需数日，俟准噶尔等起程之日确定，臣再另行奏闻外，为此谨合并已奉朱批具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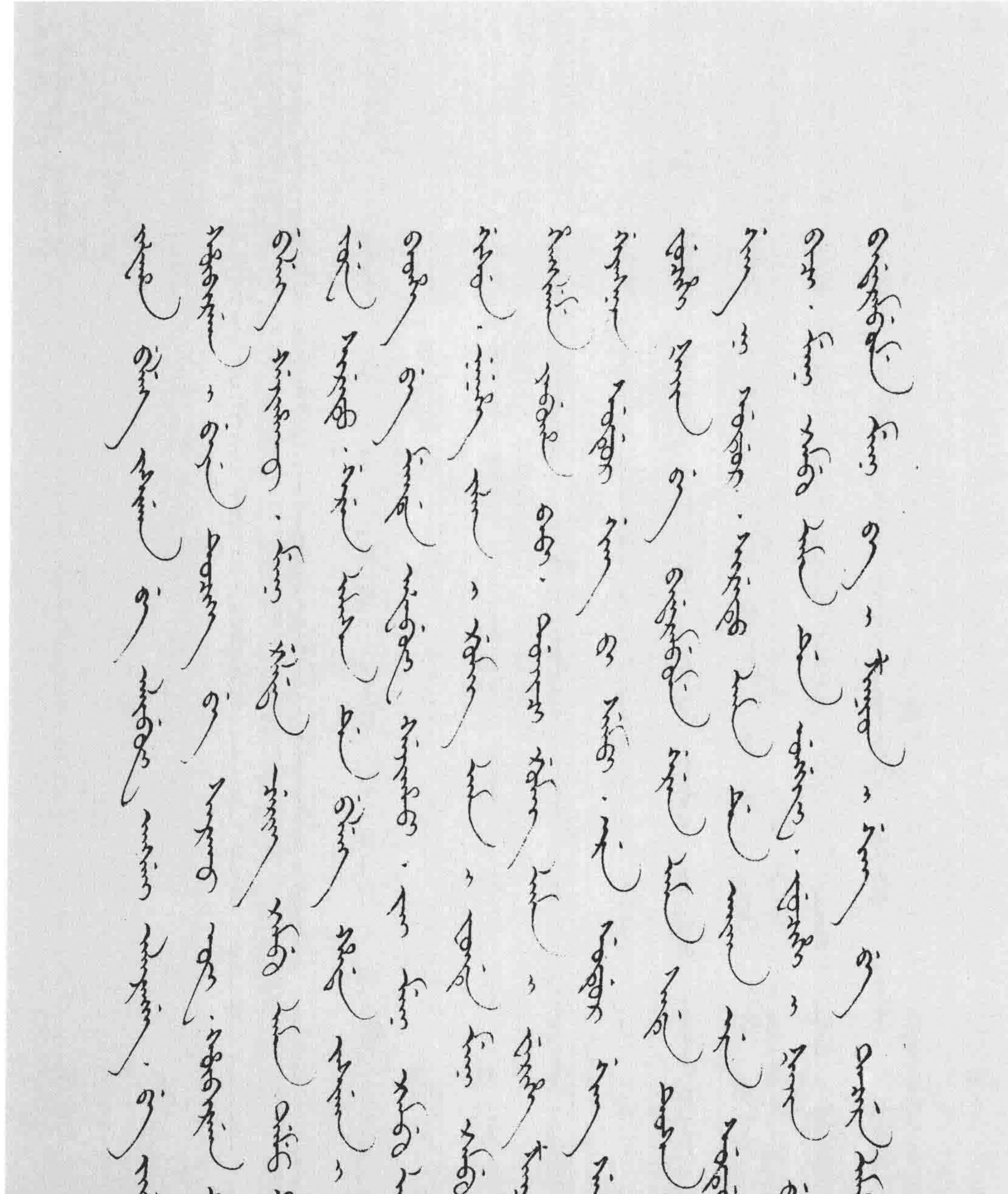
乾隆八年八月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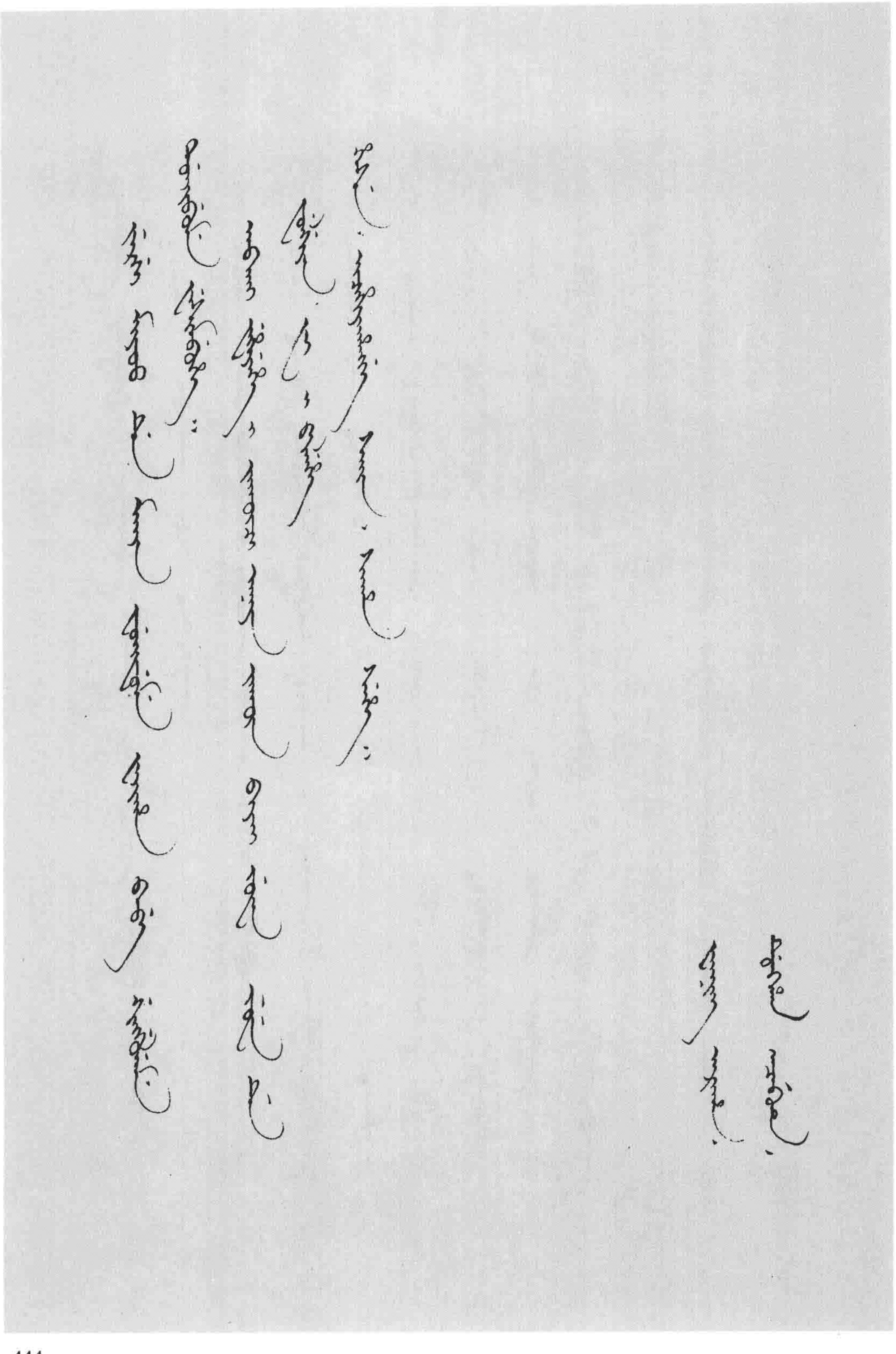
一七、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人等前往塔尔寺等寺庙熬茶情形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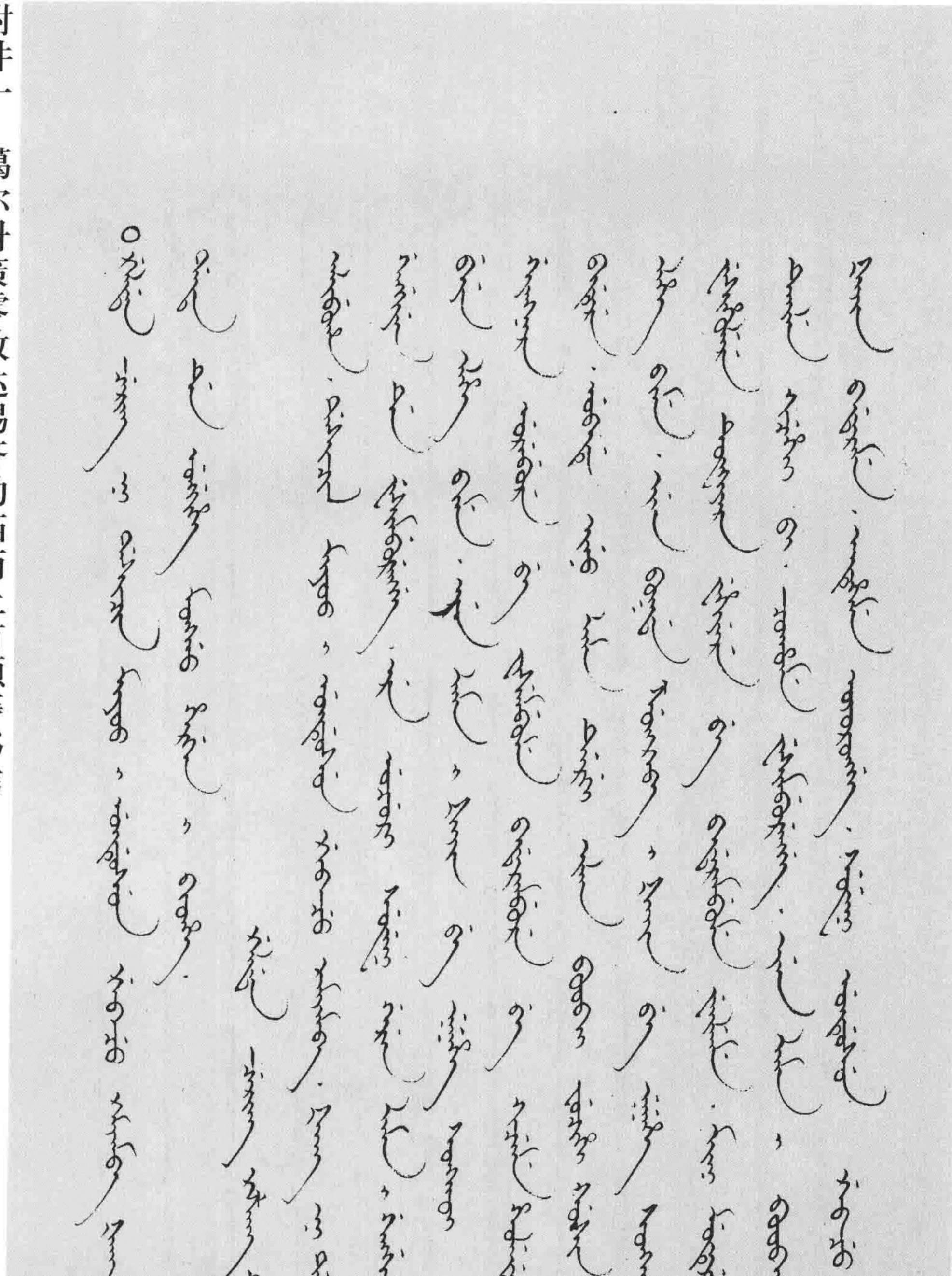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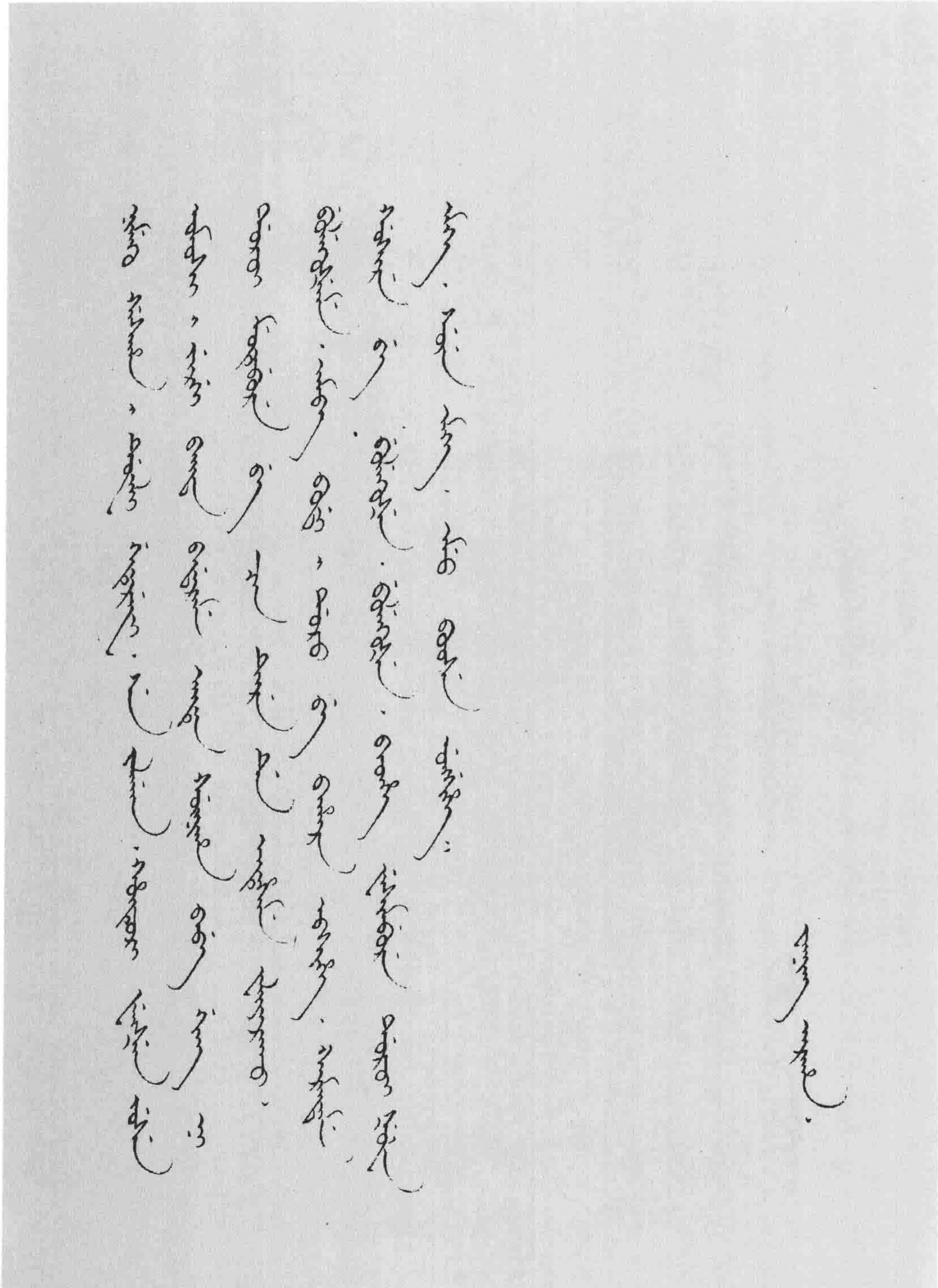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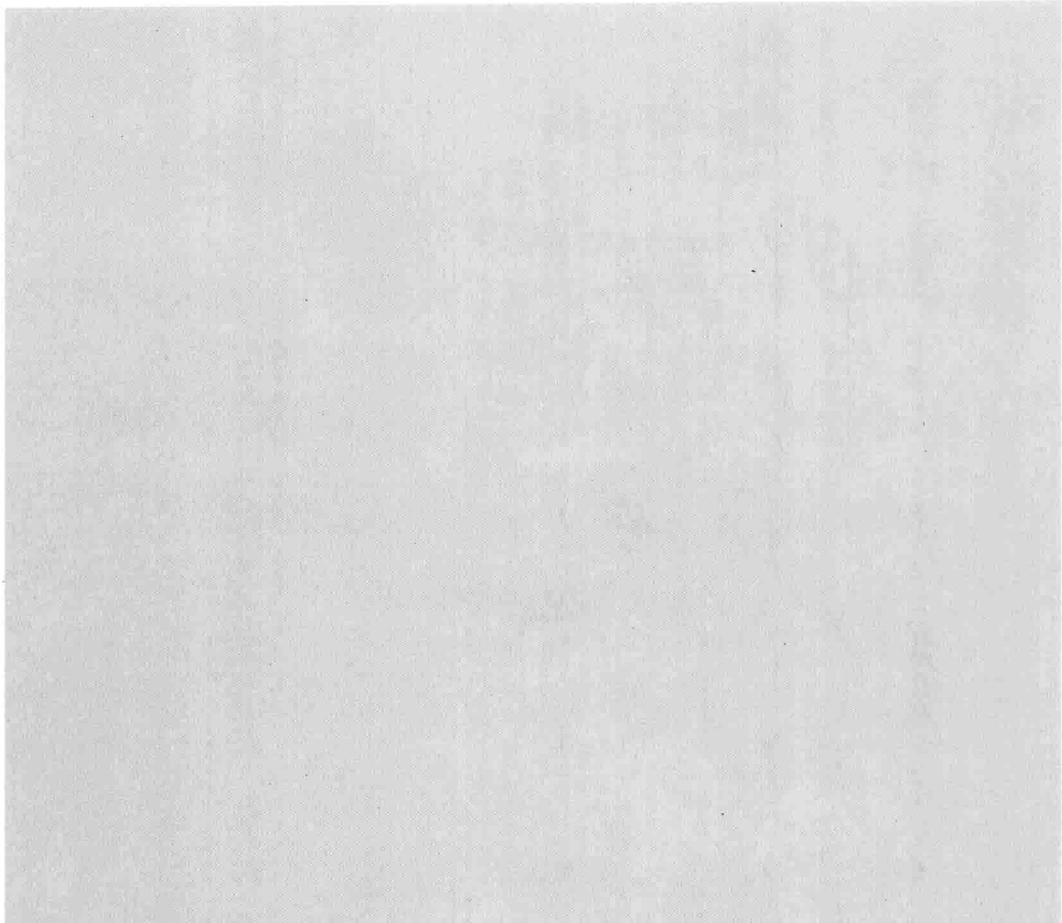


附件一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商上首领等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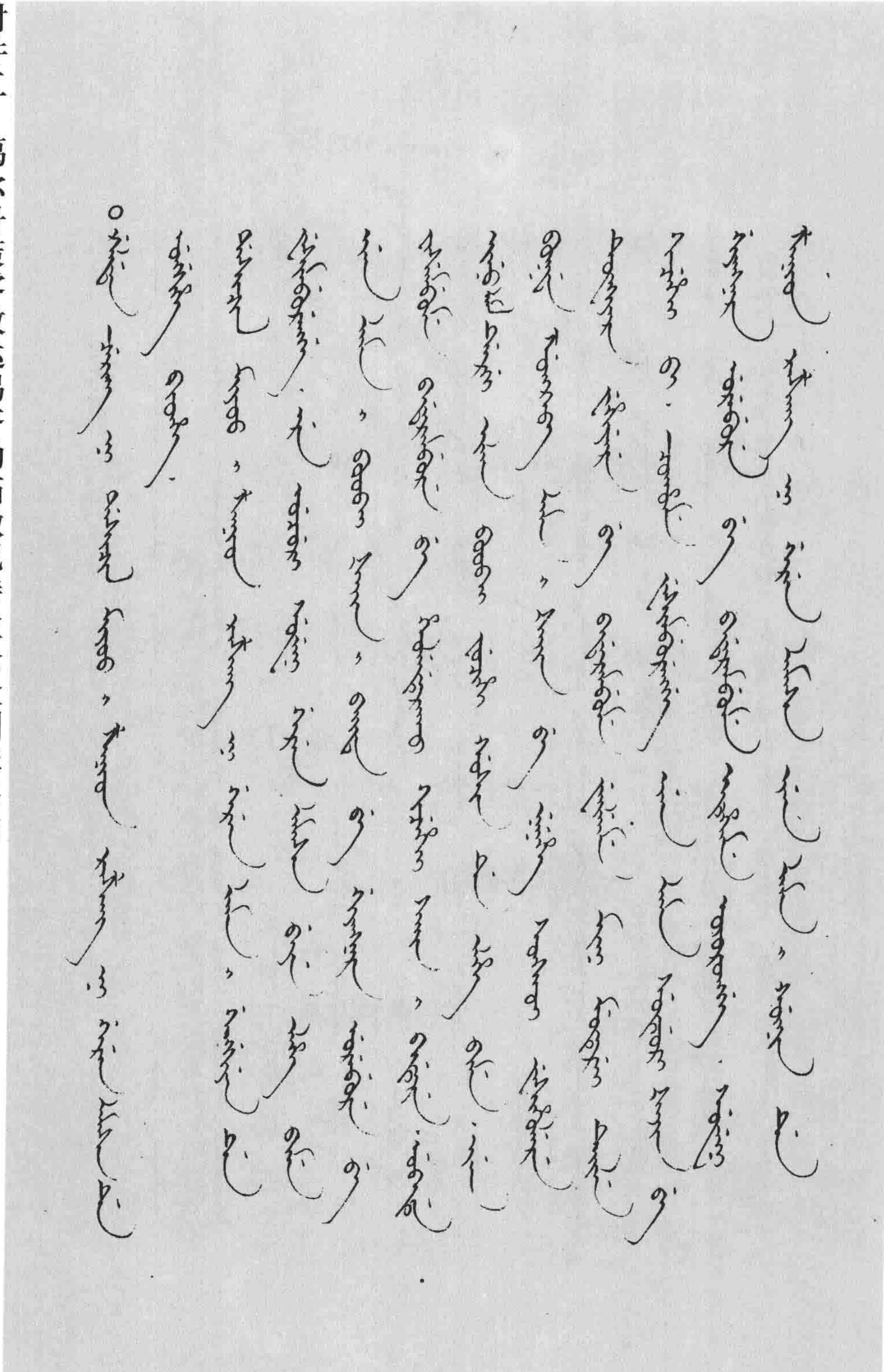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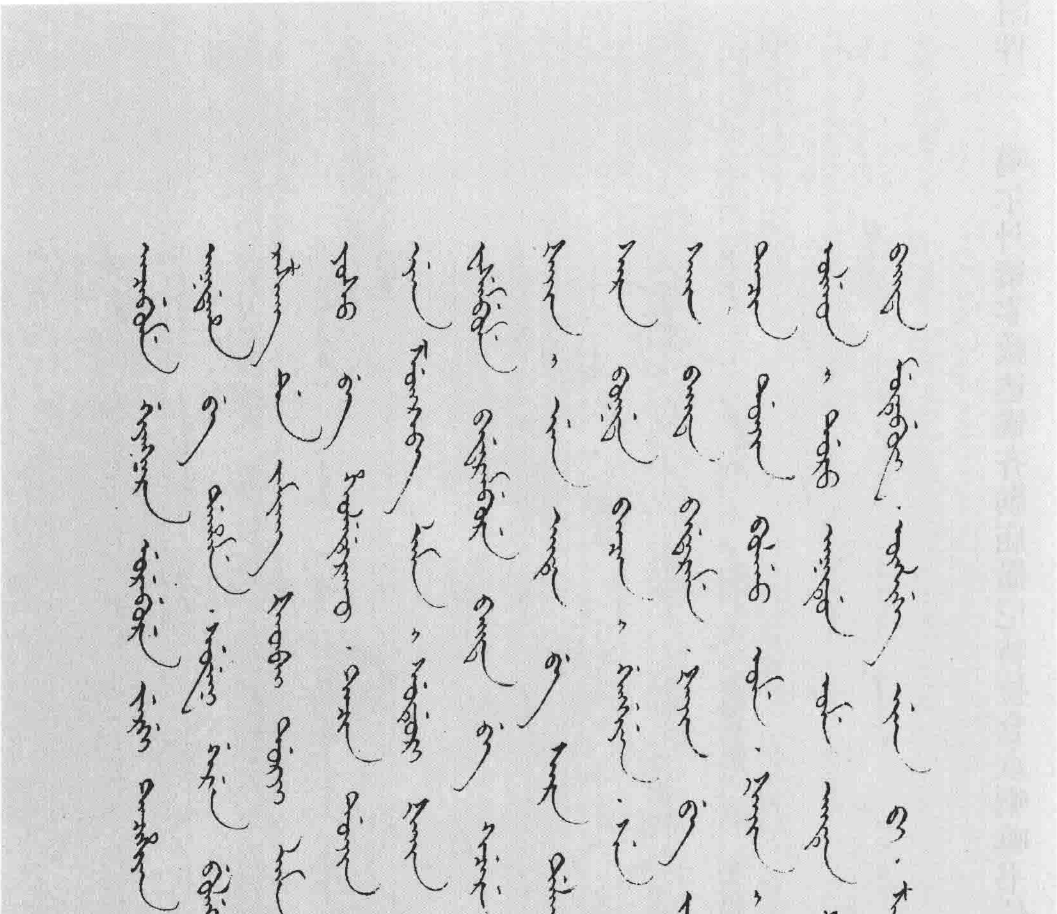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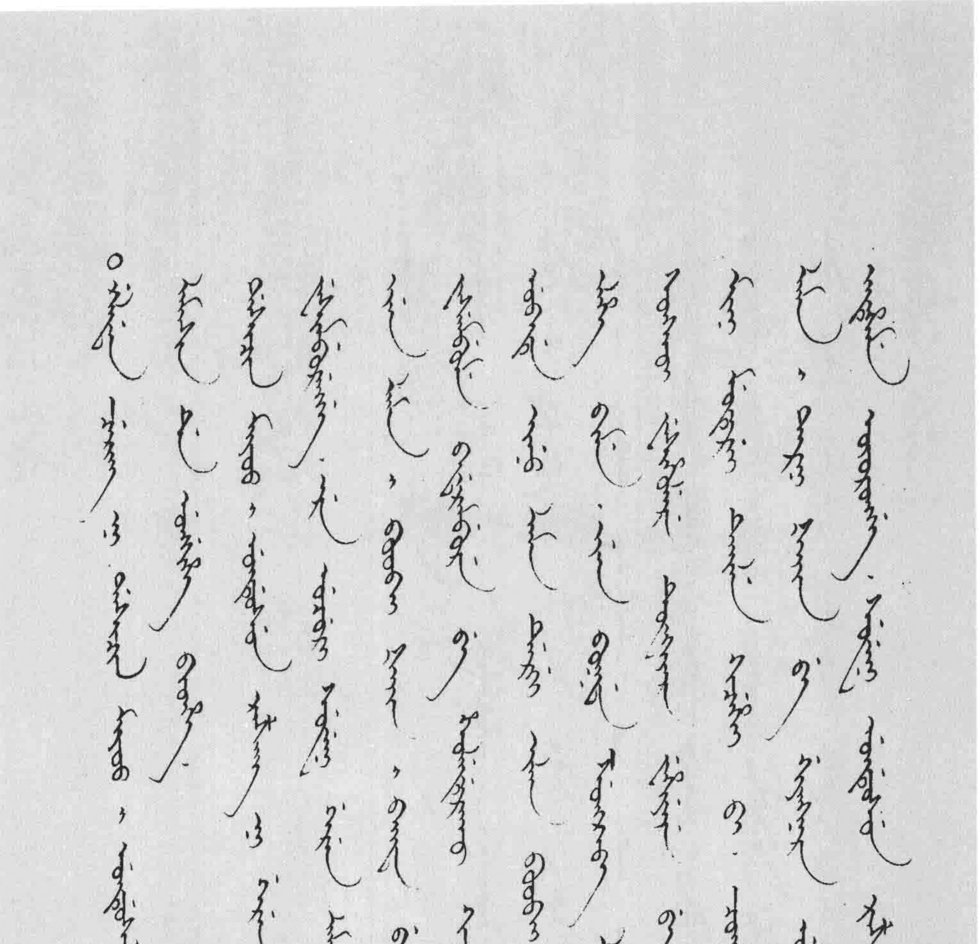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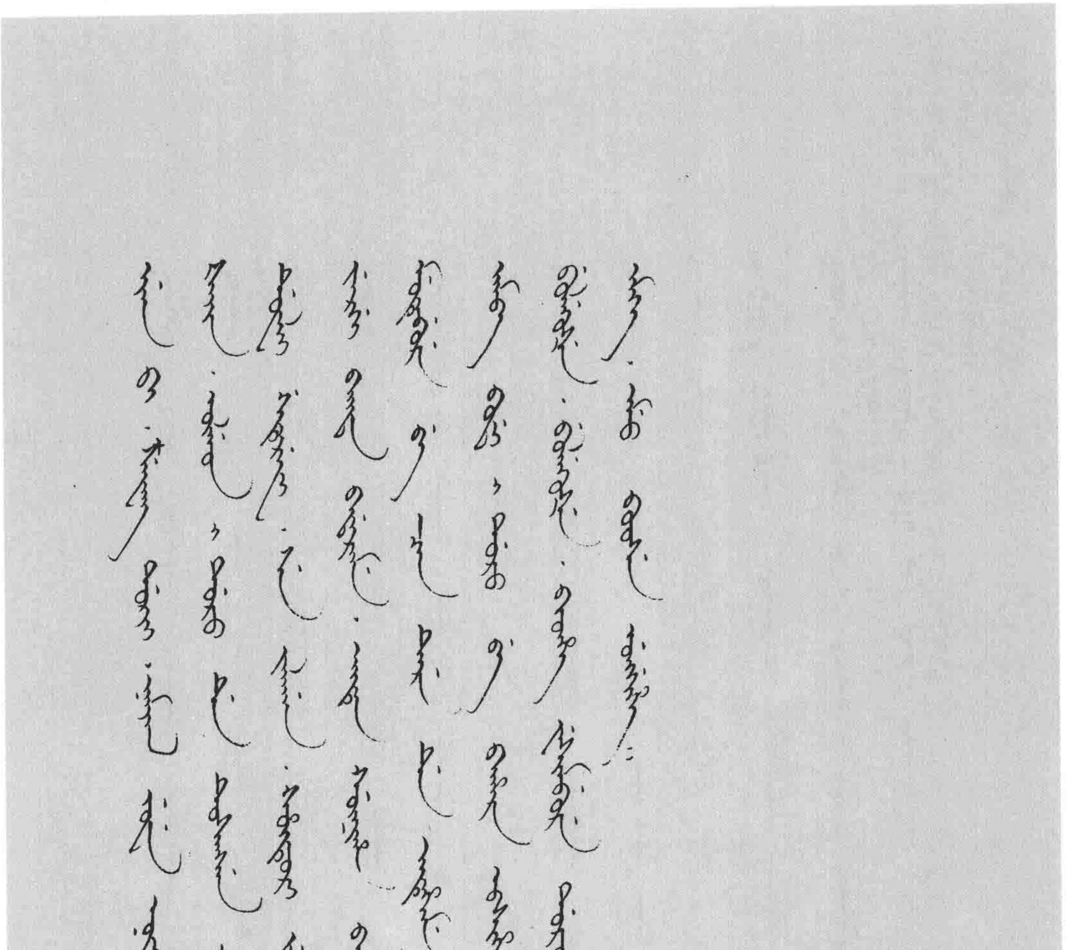
附件二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撒尼特拉仓众喇嘛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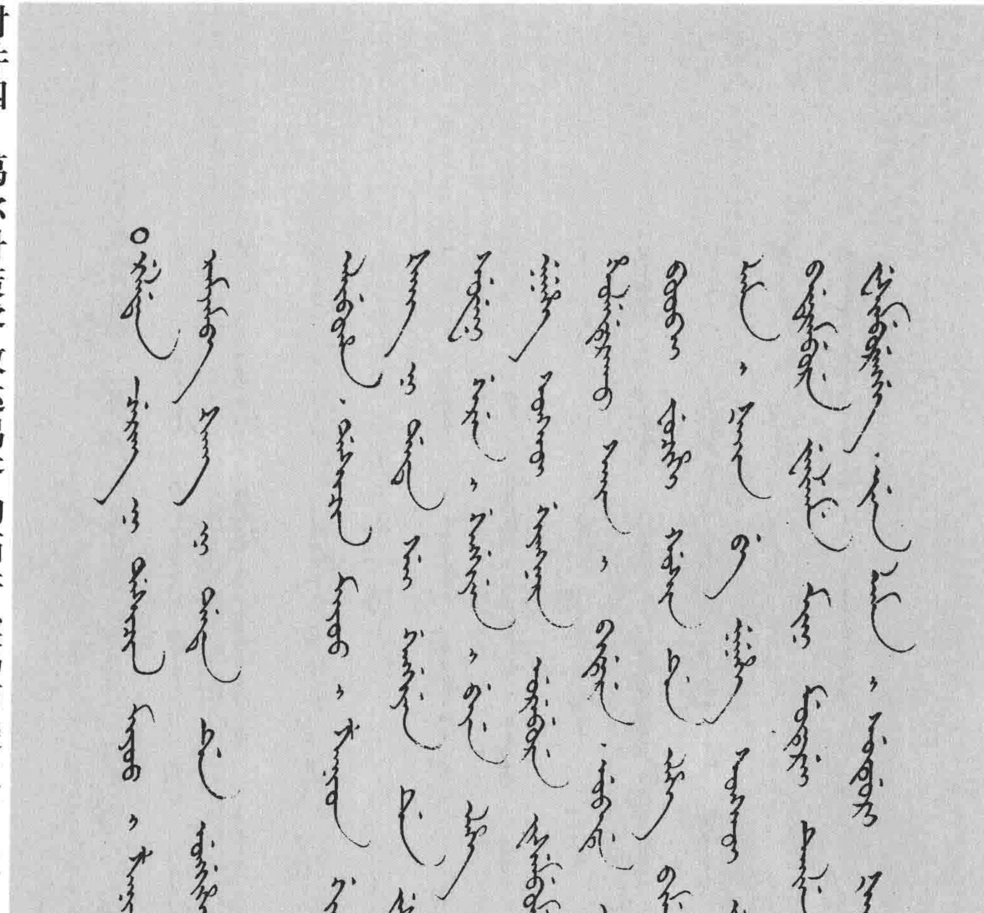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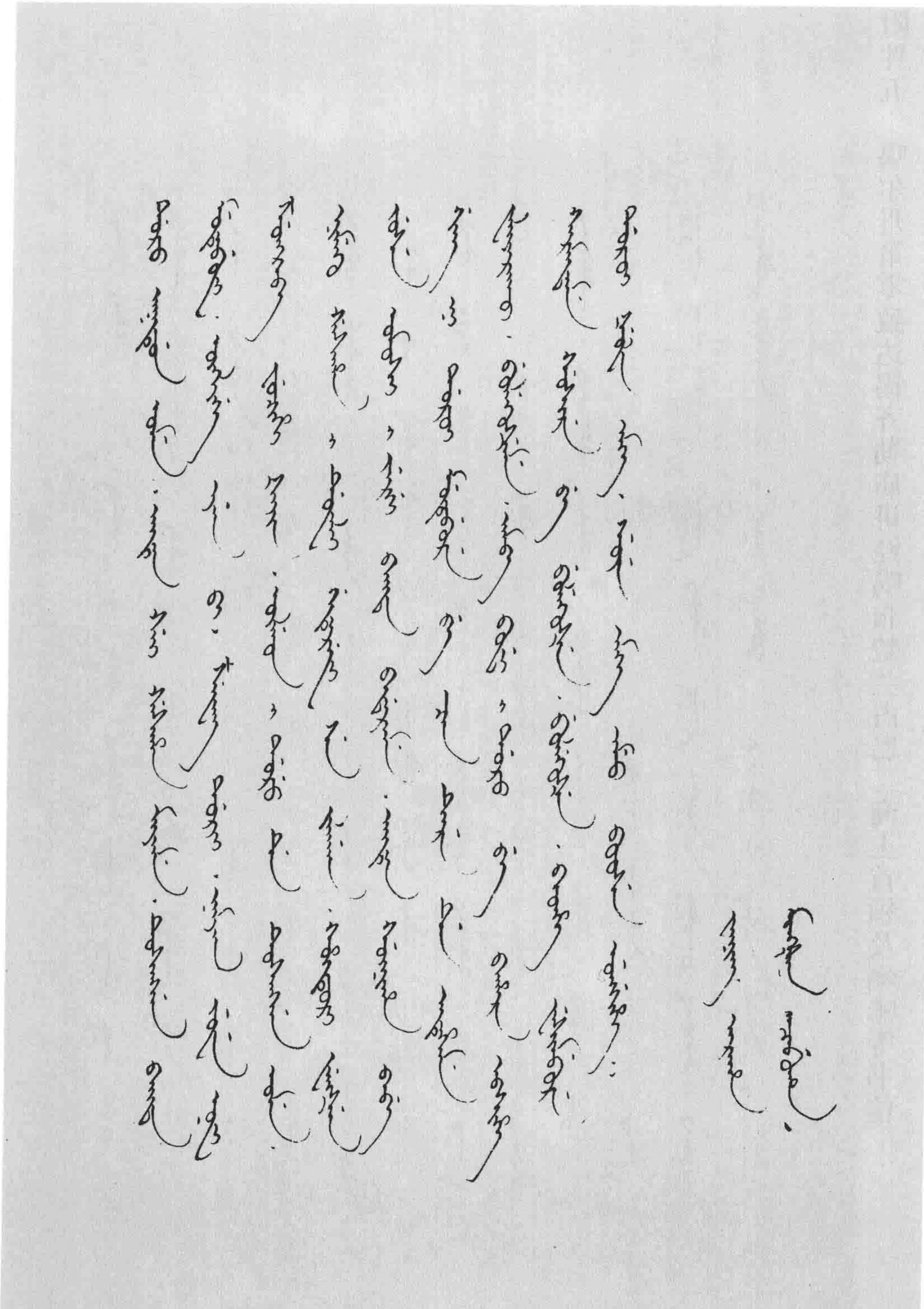
附件三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温都孙拉仓众喇嘛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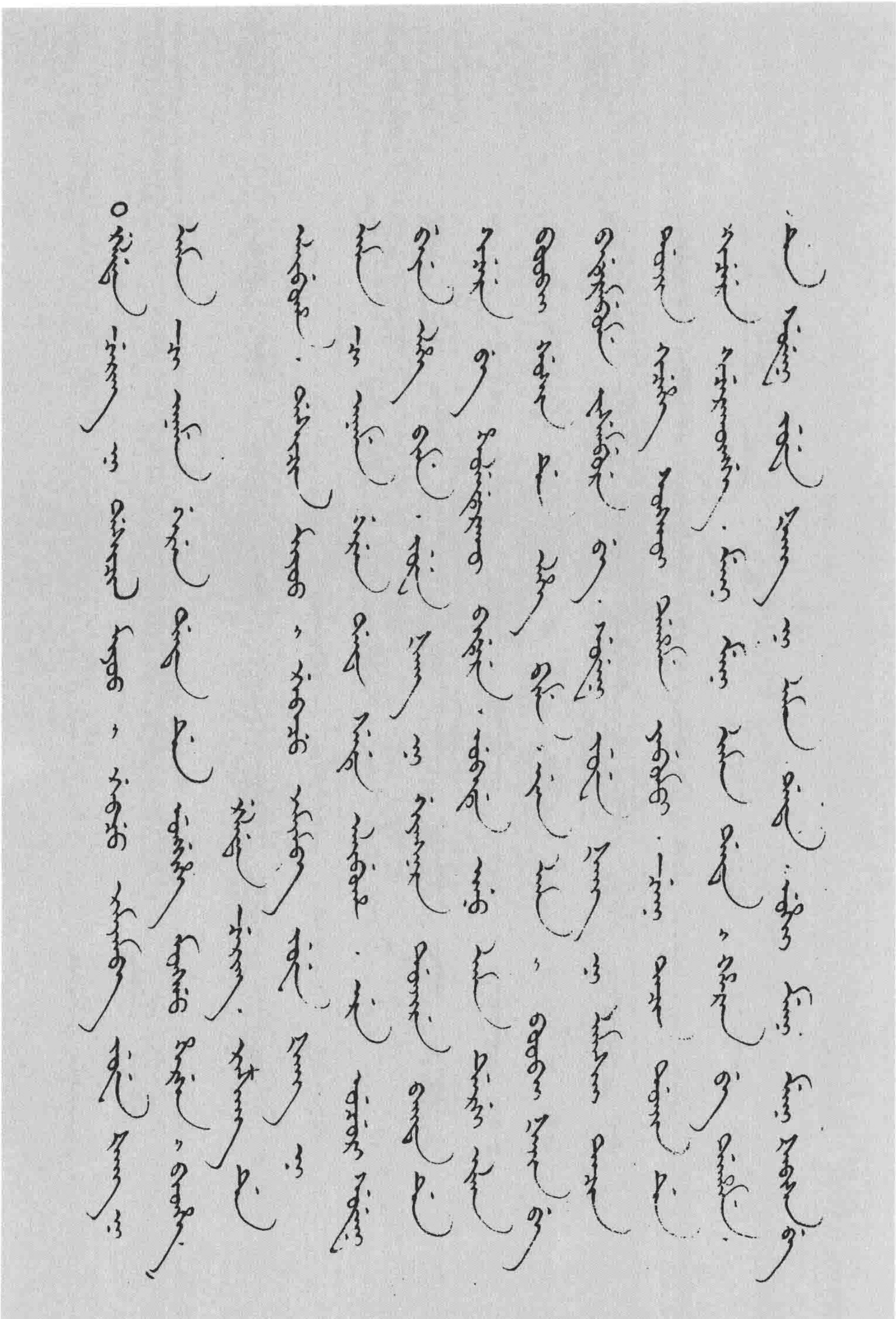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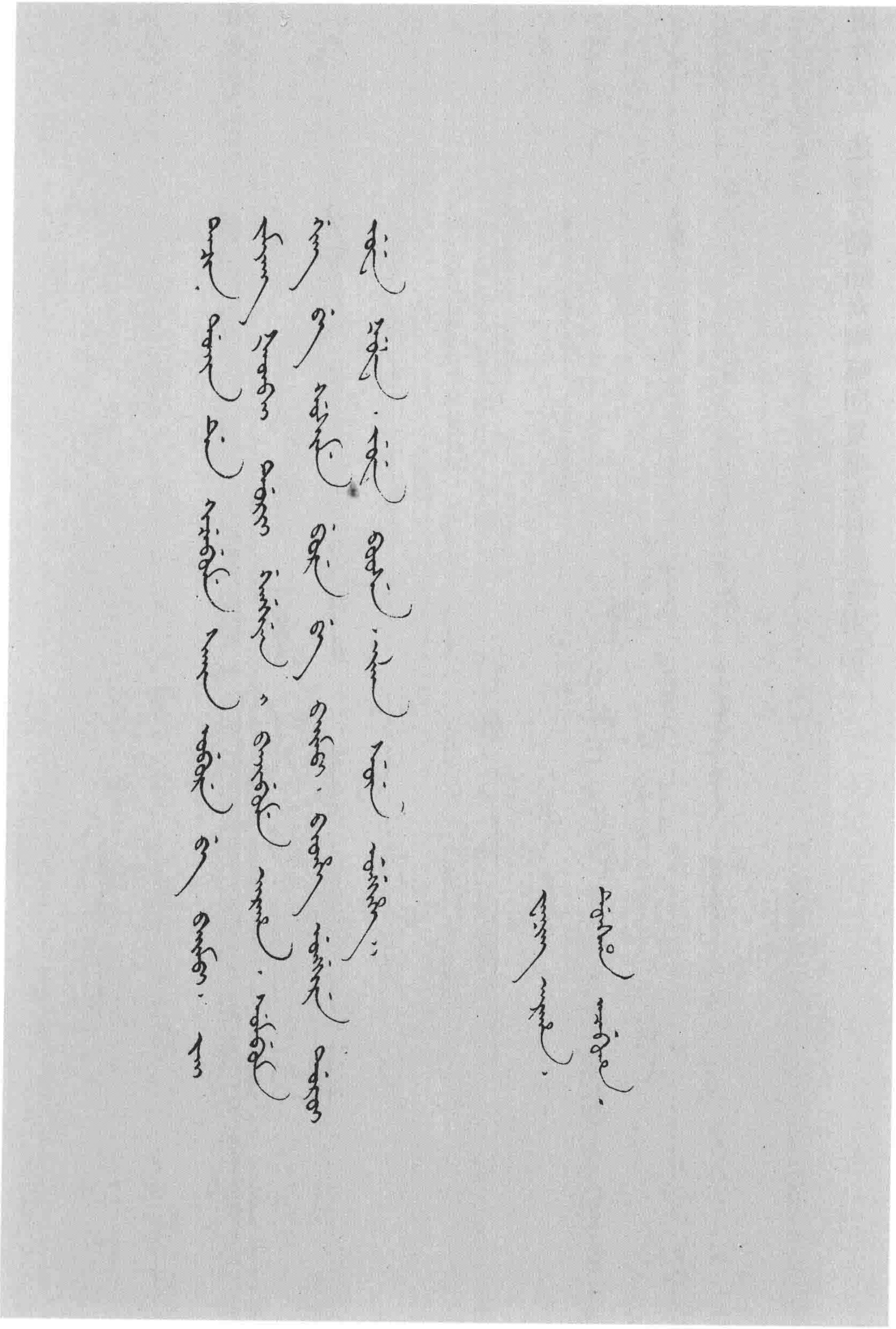
附件四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讲经噶布楚兰占巴商上首领等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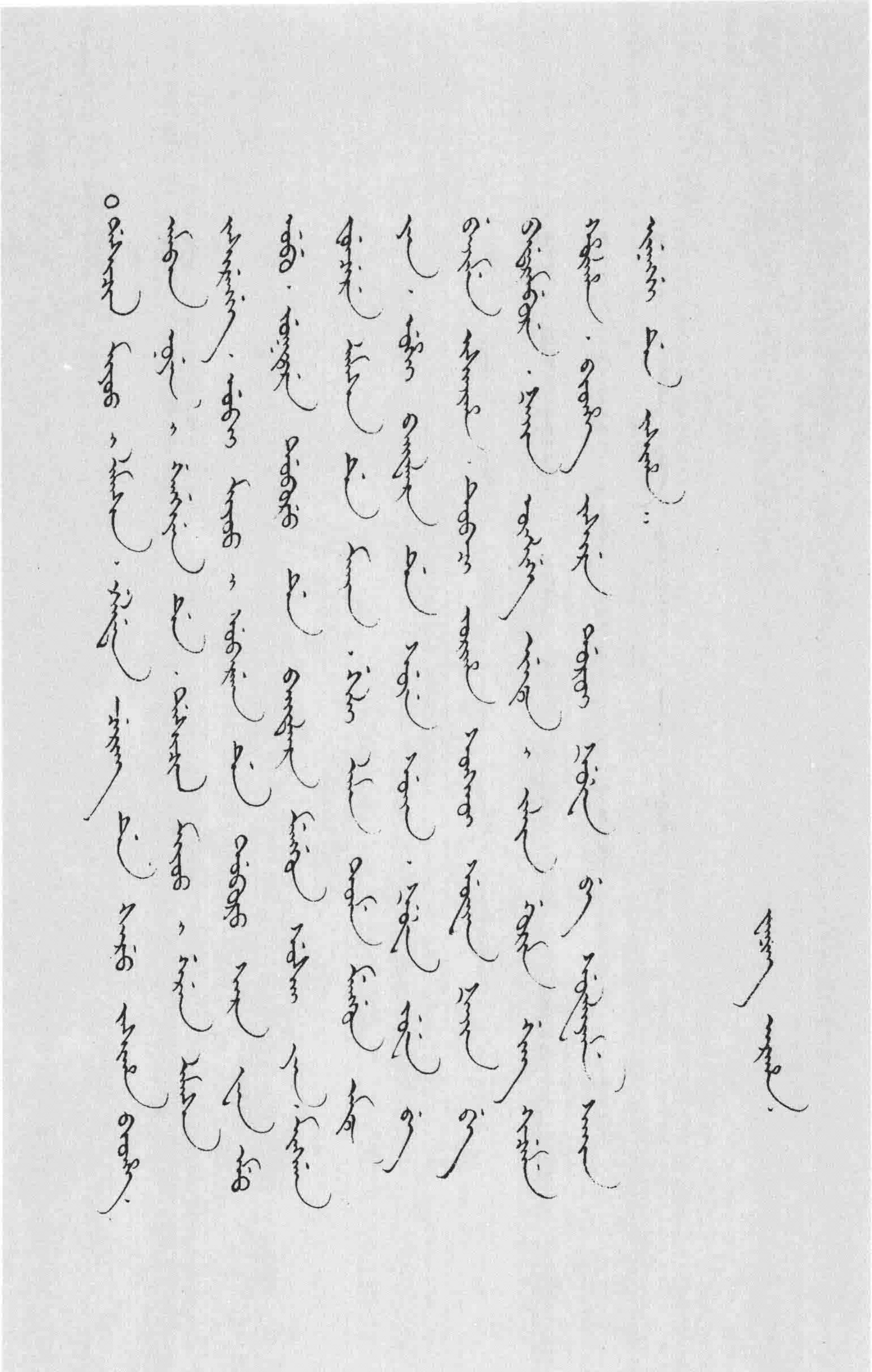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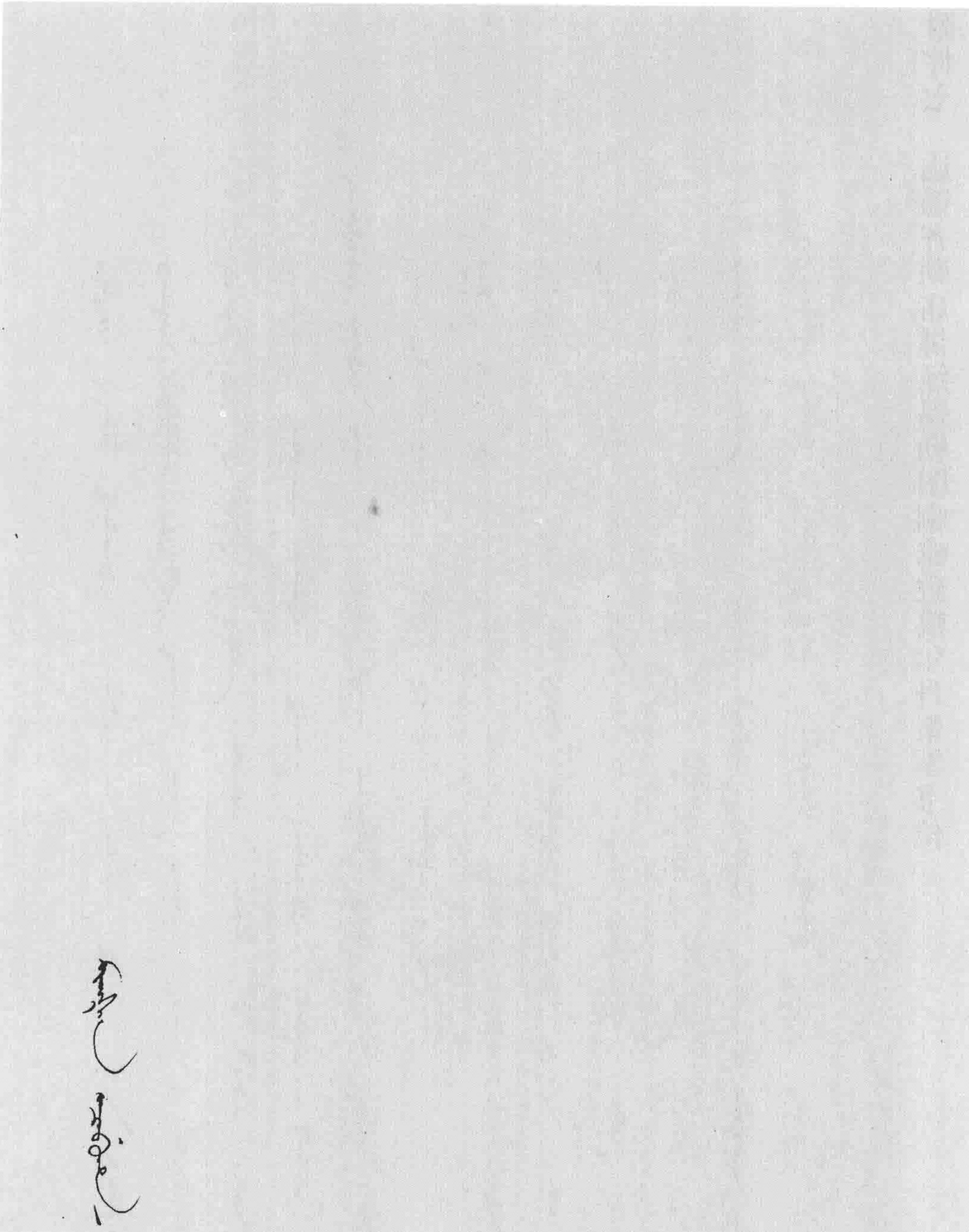
附件五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讲经噶布楚兰占巴二商上首领及喇嘛等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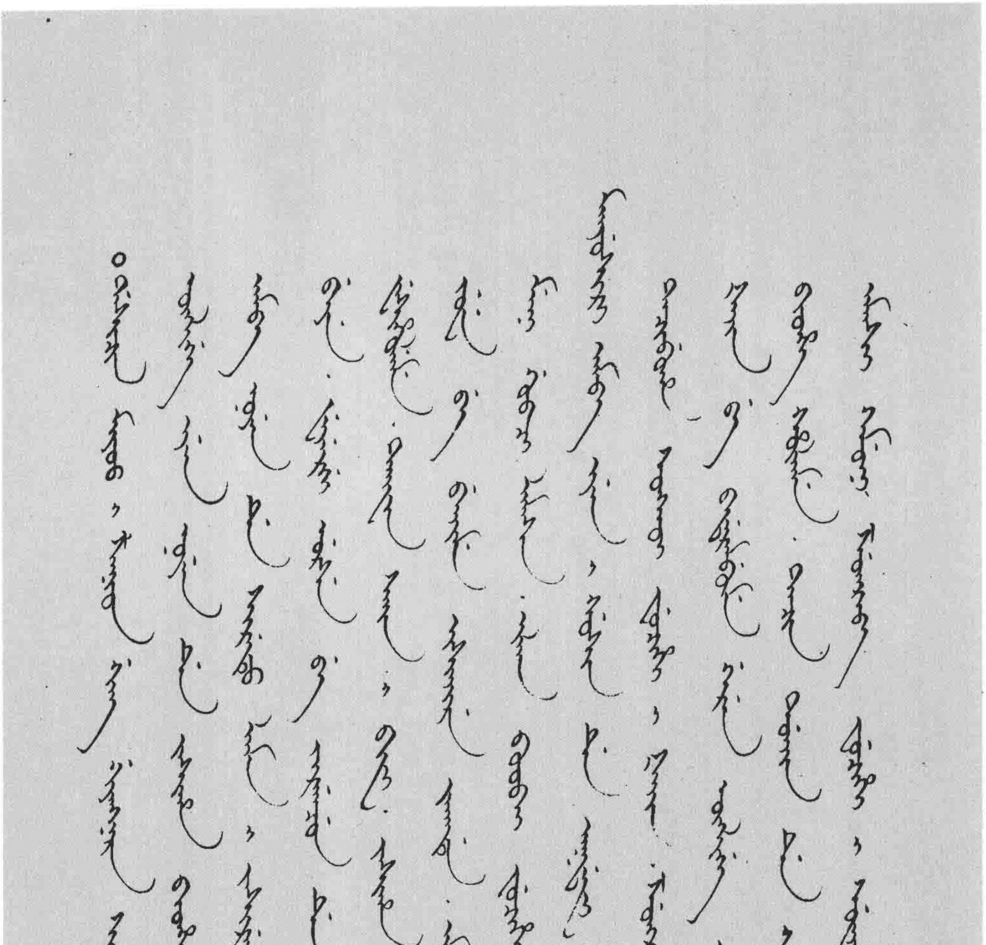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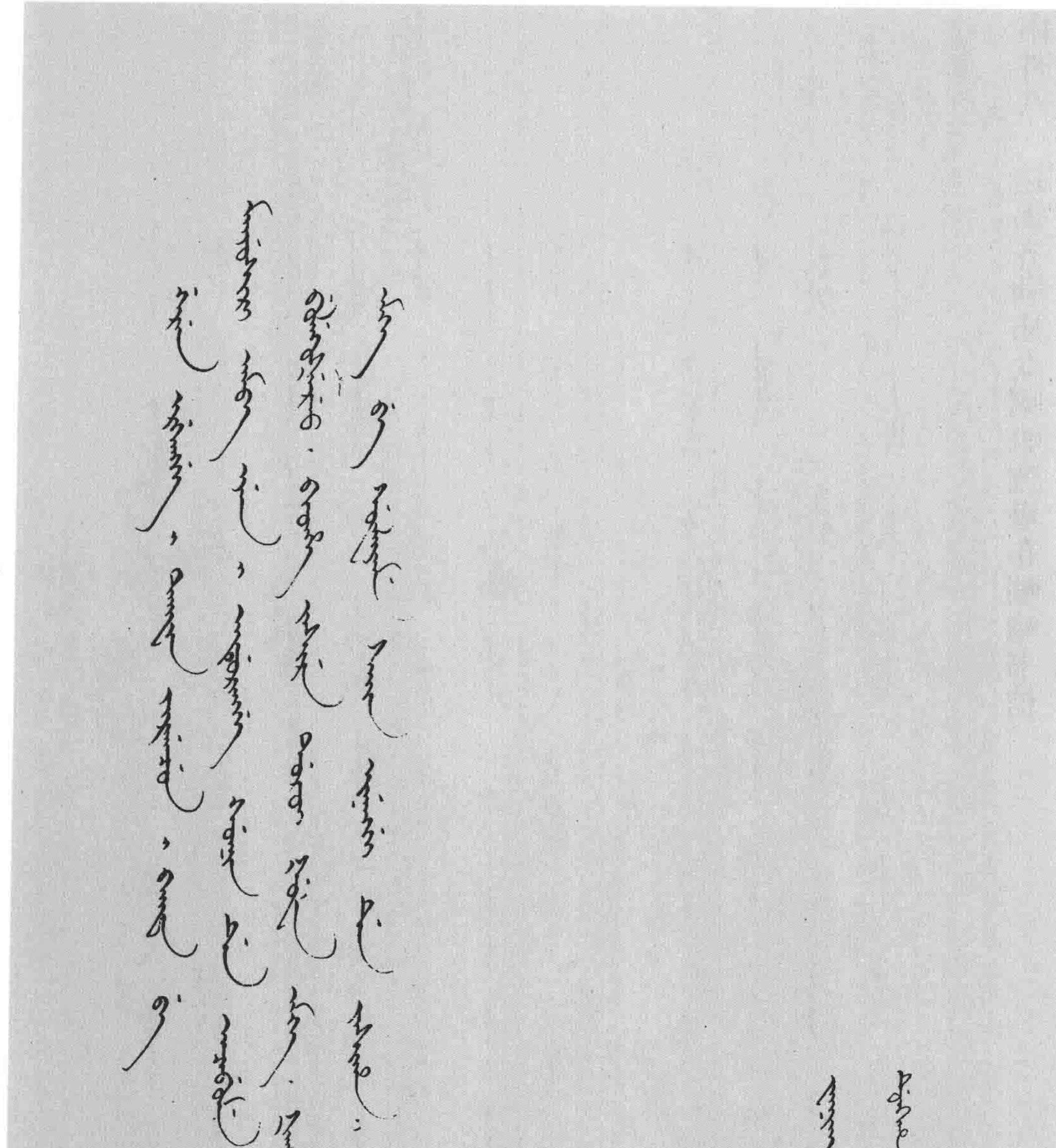
附件六 达锡齐勒庙众喇嘛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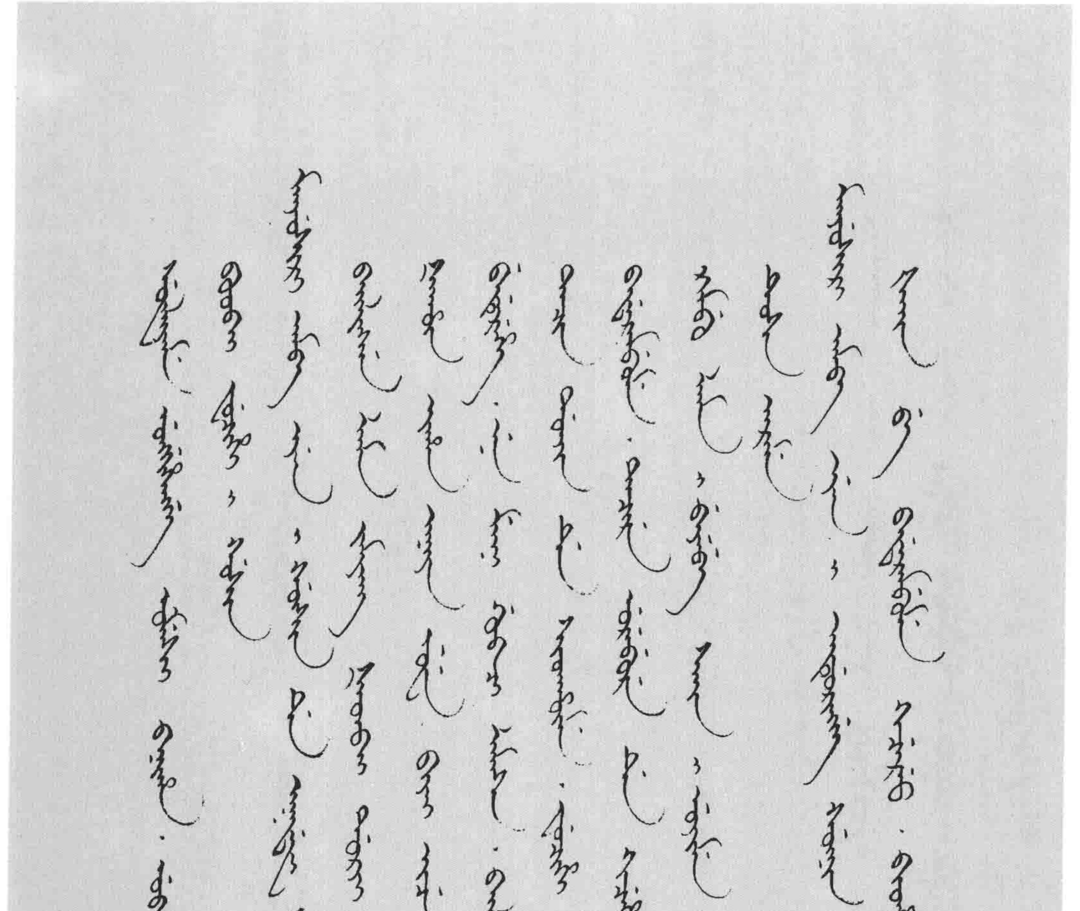
附件七　达锡齐勒庙讲经锡勒图喇嘛致噶尔丹策零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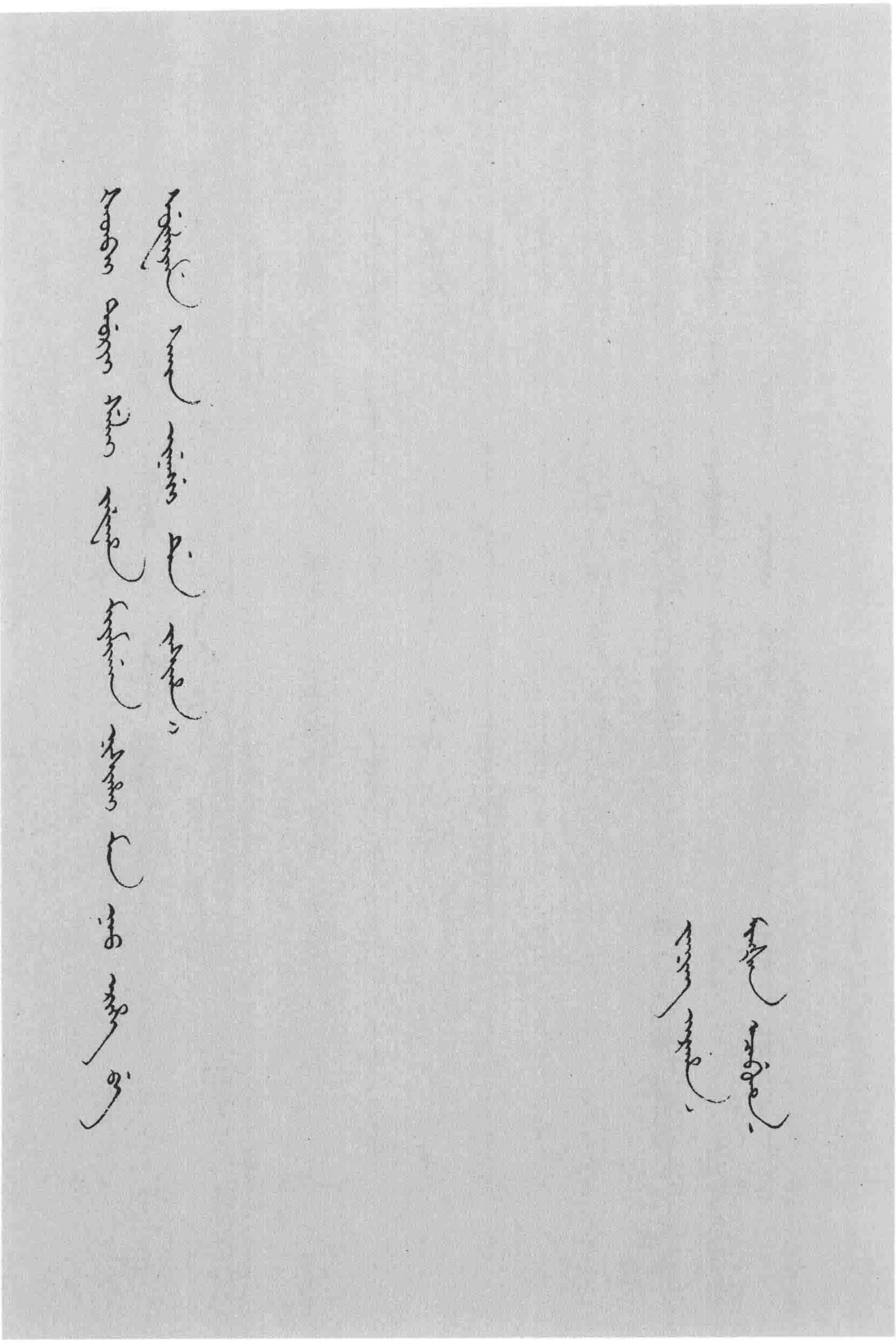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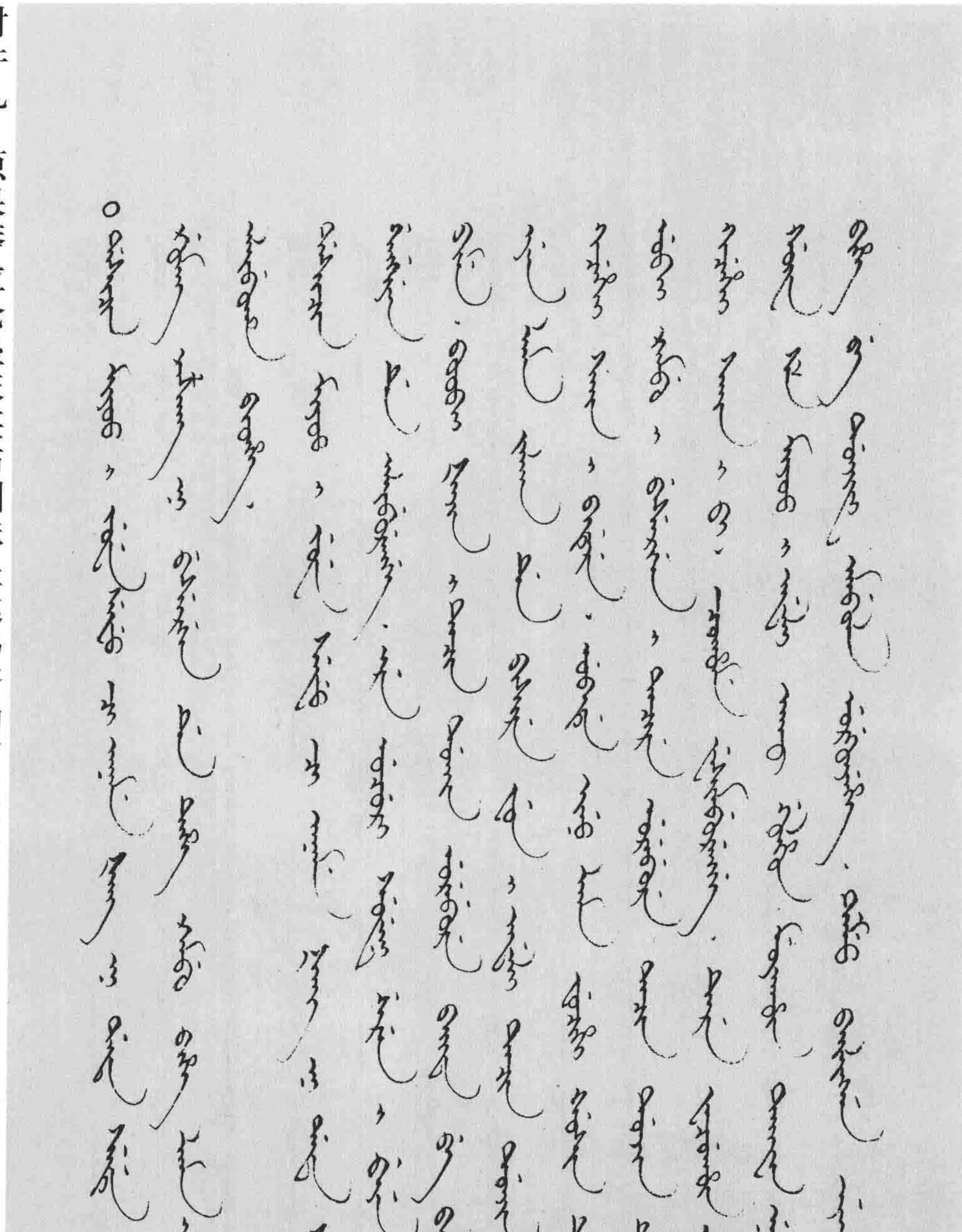
附件八 达锡齐勒庙众喇嘛致堪布喇嘛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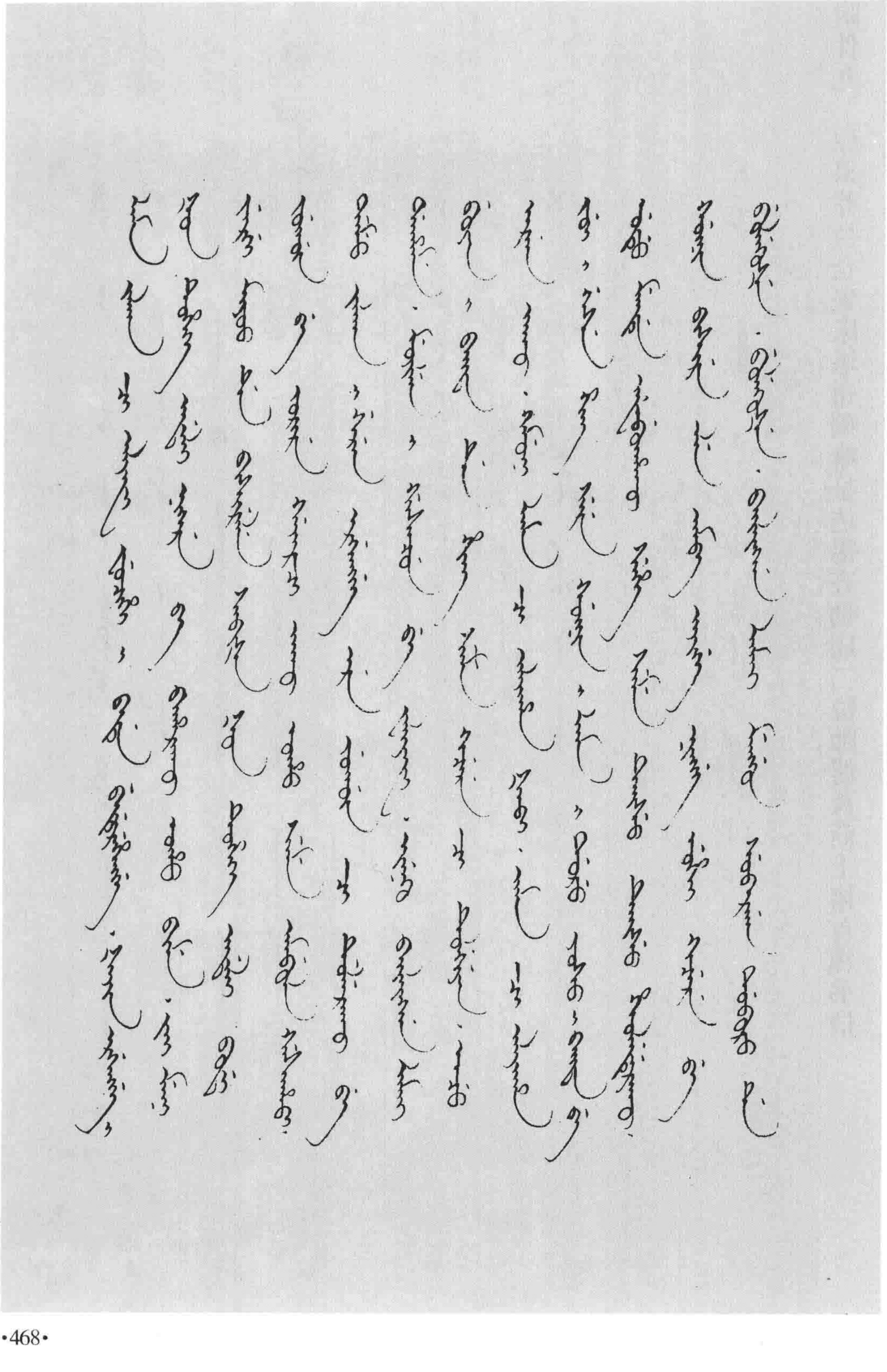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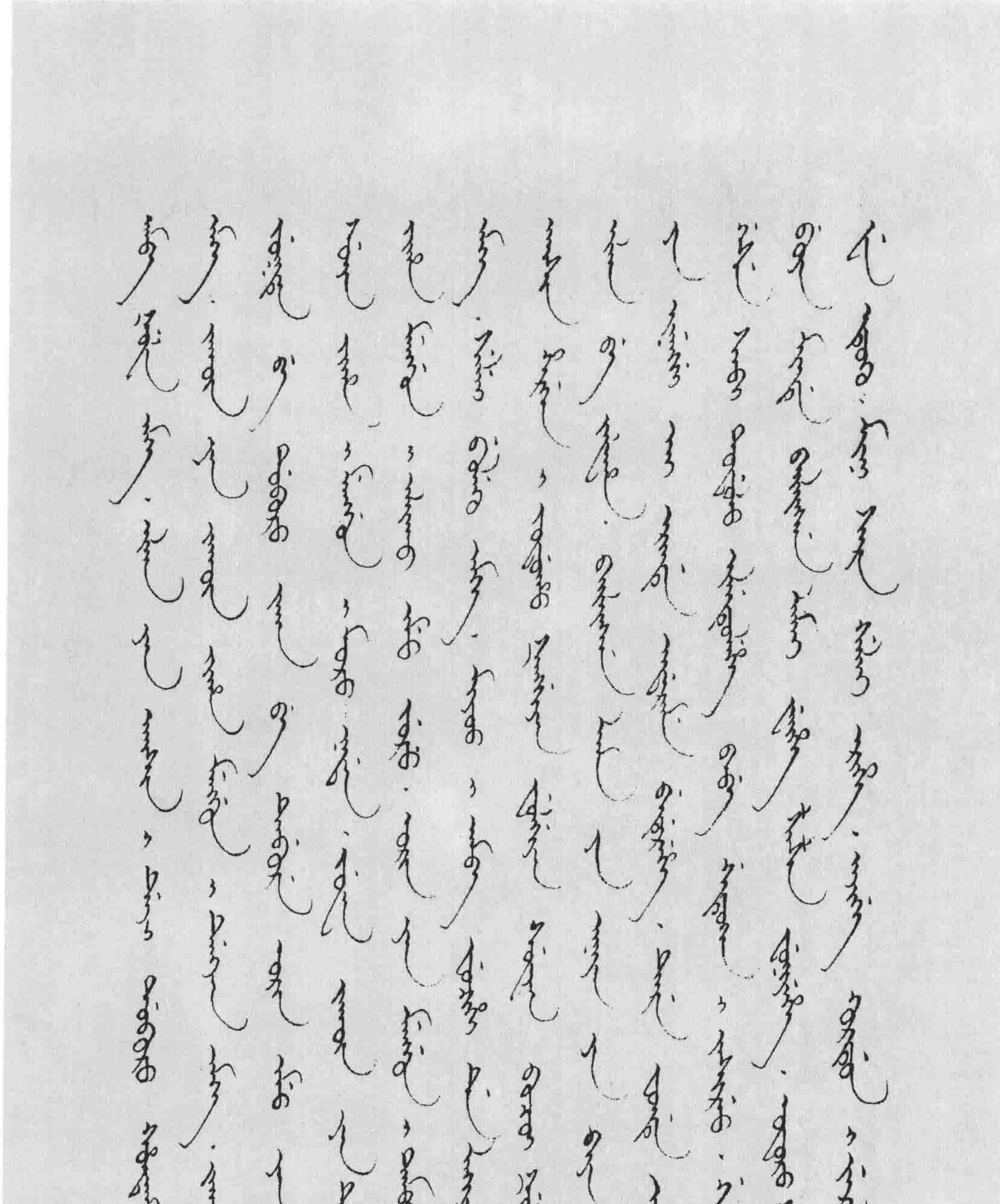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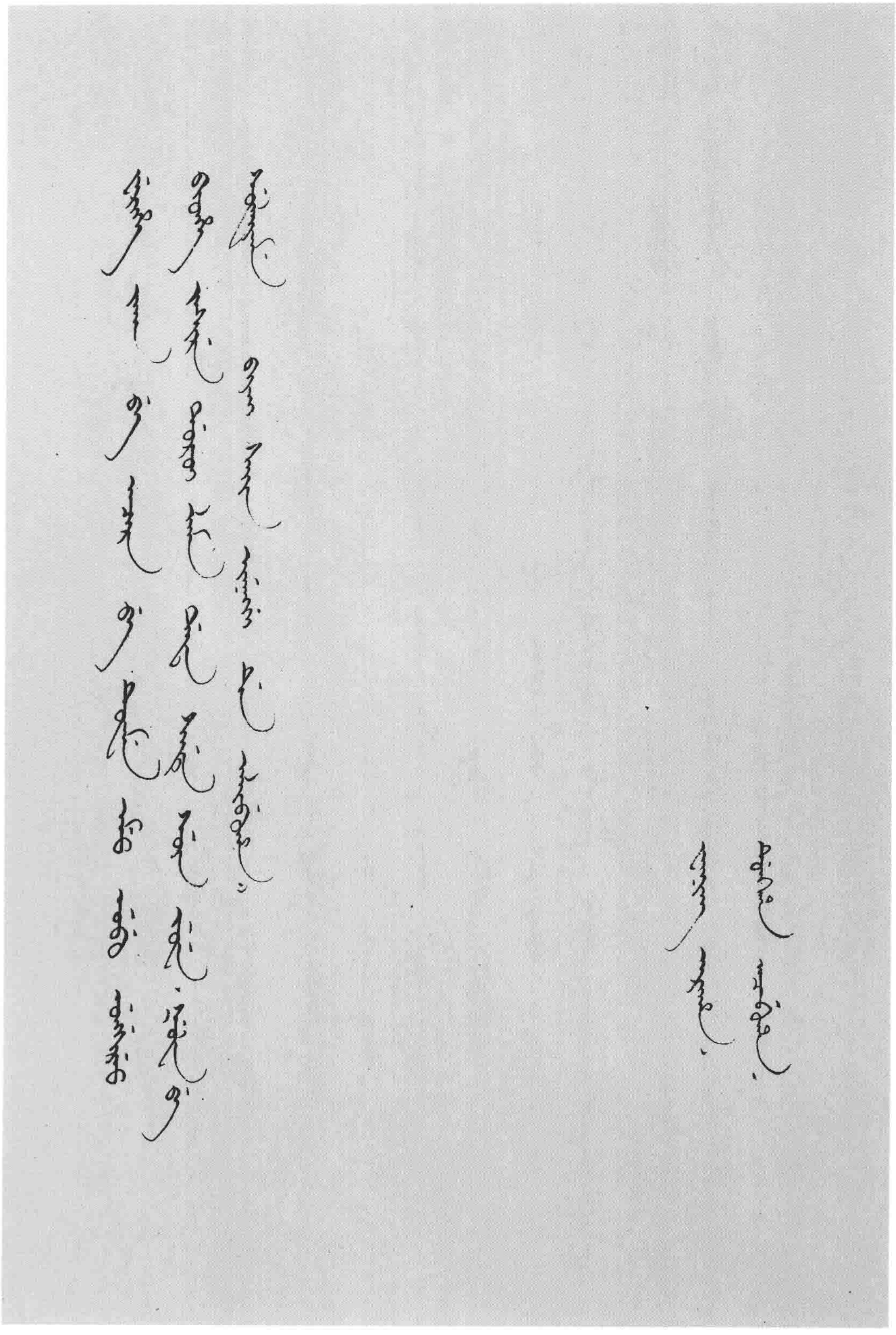


附件九　原果莽拉仓坐床堪布喇嘛呈达锡齐勒庙二位师傅及商上诸首领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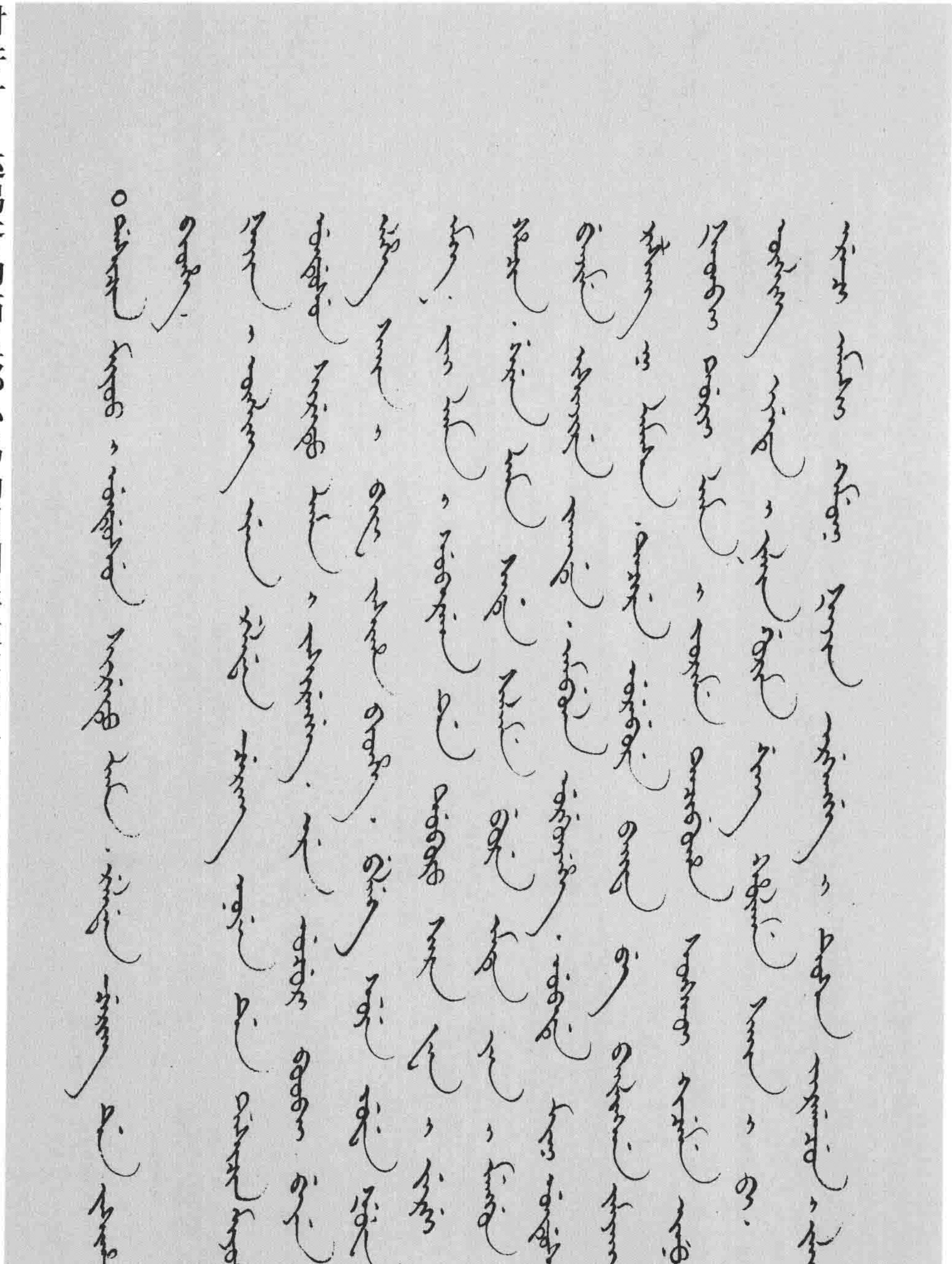








附件十 达锡齐勒庙温都孙锡勒图喇嘛致噶尔丹策零书信



档号03-1742-1-17

17.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人等前往塔尔寺等寺庙熬茶情形折

乾隆八年八月十二日

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将军臣乌赫图谨奏，为奏闻准噶尔人等前往大藏寺、衮布木庙、塔尔寺熬茶情形事。

臣前曾奏称，据侍郎玉保来文内称，准噶尔人等将前往衮布木庙、塔尔寺、大藏寺熬茶，并将其贸易务于一个月内完竣，令其来至卡伦地方，一同赴藏。倘一个月内贸易未竣，将皮张等物作为礼品布施一同带往西藏。等语。相应俟彼等前往衮布木庙等寺庙熬茶及贸易事竣，自东科尔起程赴藏之时，由臣处另行具奏。等因具奏。七月初二日，头等侍卫达赖、员外郎劳格带至噶尔丹策零亲信默克济等告称，我等之喇嘛、斋桑派我等来告知大臣，我等拟于本月初三日前往大藏寺熬茶，我等前往喇嘛十三人、蒙古五十五人。是故，臣酌带官兵，其余官兵留营驻守，初三日自东科尔起程，照料准噶尔人等行抵大藏寺。是日，头等侍卫达赖、员外郎劳格、协领明德、陈世泰等照料熬茶念经，给寺庙喇嘛人各布彦银一两，共供献布彦银一百四十七两、哈达六十八方，是日即行返抵东科尔。七月初十日，头等侍卫达赖、员外郎劳格带至默克济等告称，我等之喇嘛、斋桑派我等来告知大臣，我等拟于本月十三日前往衮布木庙熬茶，据闻衮布木庙路远，相应我等仅遣往七人。臣查得，衮布木庙位于黄河以南，沿途驻有蒙古游牧，是以，臣计其回避及时，咨文总理青海番子事务副都统莽鹄赉称，准噶尔人等前往黄河以南衮布木庙熬茶，沿途驻牧蒙古，均须回避。等因加以回避外，派员外郎劳格、委前锋参领多伦岱，率带前锋十名，照料准噶尔等，于七月十三日自东科尔起程，前往衮布木庙熬茶。又于七月十八日，头等侍卫达赖带至默克济等告称，我等之喇嘛、斋桑派我等来告知大臣，我等拟于本月二十一日前往塔尔寺熬茶，我等前往喇嘛十四人、蒙古九十一人、回子七

人，共一百一十二人。是故，臣酌带官兵，其余官兵留营驻守，于七月二十一日照料彼等起程前往塔尔寺熬茶，是日行抵塔尔寺。二十二日，头等侍卫达赖、协领明德、陈世泰等照料准噶尔等熬茶，念经一日，献哈达一千零六十八方，为供佛燃灯，献布彦银一两七钱、沙狐皮七张、狼皮一张，给寺庙为首喇嘛三人布彦银十四两，念经喇嘛等人各布彦银一两，共供献布彦银一千零五十两，给年迈因病未至喇嘛等布彦银三十两。所用柴薪、牛奶、雪水等物，共给布彦银十三两九钱。又因屡请瞻拜寺中所存达赖喇嘛衣物及阿区珀，塔尔寺住持喇嘛阿嘉出示给彼等，喇嘛第巴纳尔巴、斋桑巴雅斯瑚朗等均皆叩拜，给布彦银八十两。事毕，于是月二十三日行抵东科尔。七月二十七日，照料准噶尔人等前往衮布木庙熬茶员外郎劳格、委前锋参领多伦岱等返回告称，我等照料准噶尔人等，于七月十九日抵达衮布木庙。二十日，照料准噶尔等熬茶、念经一日，噶尔丹策零处给众喇嘛布彦银一千一百零一两、哈达二百四十方，献供奉之银塔缎伞一把、大幡一对、涂金玛尼字黄红白大哈达各一方、白哈达一方。为修善事，献布彦银五十两。彼处堪布喇嘛托带布彦银一百一十两一钱、哈达十六方，献银塔以供奉水之金盅二只、银盅七只、银奔巴一只、银灯一盏，银盘二个、铁镜一个外，噶尔丹策零寄给衮布木庙众喇嘛缎九匹、唐古忒字信二封、蒙古托忒竹笔字信三封，彼处堪布喇嘛寄给衮布木庙众喇嘛缎二匹、唐古忒字信一封，由前来熬茶之准噶尔沃木布等携至庙中，叩拜果莽喇嘛呼毕勒罕并呈进所献伯勒克信件，当面告称，我等前来时，因不知呼毕勒罕已转世，故未带给呼毕勒罕伯勒克，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堪布喇嘛仅托我等捎给庙中二位锡勒图、众喇嘛伯勒克哈达及信。再，我等之堪布喇嘛称，前世果莽喇嘛在世时，我等堪布喇嘛曾经叩拜，据传果莽喇嘛留有讲撒尼特经之史经，该史经系阐扬佛教、利裨众喇嘛之经史，锡勒图喇嘛倘有此经，请捎给我等之堪布喇嘛，以利阐扬佛教及我等地方习撒尼特经之众喇嘛。等因告请。衮布木庙德博锡勒图称，我等之果莽喇嘛圆寂已有二十三四年，昔日德行高超之喇嘛均已移住西藏，剩下我等几名德行浅薄、年迈喇嘛守庙拈香燃灯。我等并无讲撒尼特经之

史经。等语。准噶尔人等不再言语，饮茶食肉毕散去。二十一日，衮布木庙众喇嘛将回赠噶尔丹策零氆氇二匹、白哈达一方、唐古忒字信三封，回赠堪布喇嘛之唐古忒字信一封、前世果莽喇嘛念玛尼用玉珠一串、白哈达一方，均交付准噶尔之鄂木布等捎往。是故，照原奏准之例，将噶尔丹策零等所寄信六封及衮布木庙喇嘛等回信四封，不为准噶尔人等知觉，照原样抄录携至。等语。是故，臣将劳格等抄录而来噶尔丹策零寄给衮布木庙喇嘛等蒙古字信、唐古忒字信及庙中喇嘛等回复彼等之唐古忒字信，一并恭呈御览外，将准噶尔人等在衮布木等寺庙熬茶事竣情形，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八月十二月奉朱批：所办善哉。知道了。钦此。

附件一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商上首领等书信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温都孙噶布楚兰占巴商上首领等蒙古字书信

噶尔丹策零谨呈拉仓：谨奏于达锡齐勒庙温都孙噶布楚兰占巴商上之首领陛下，近来尔等众喇嘛陛下身体可好？想必仍前勤勉不倦研习佛教矣。此处亦仗西天三宝佛佑护安好，仍前尊奉博克达宗喀巴教，尽我之力奋勉。特此具奏者，乃佛教之永昌，但赖尔等之温都孙噶布楚兰占巴撒尼特喇嘛遵奉上师之至意勉于讲习。故愿尔众明鉴，不懈于温都孙噶布楚兰占巴商上之首领乍木样沙特拜多尔济喇嘛陛下所定规矩，勤奋学习，从而教法牢固，以求普通达赖喇嘛佛、普通博克达班禅陛下岁寿永长，善业振兴，持教喇嘛学业精进，教被之地及我等厄鲁特四部教法牢固，所有灾瘟消退，利乐能成。教之施主我及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二人，愿宗喀巴佛教利裨厄鲁特道法，灾疾净尽，福禄岁寿、子孙繁昌，心之所想，依经而成，禅之不弃。鉴之，请于得到大菩提之道前多加佑护，请鉴之再鉴。谨以奏书礼，寄往哈达一方、缎一匹、布一匹。

附件二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撒尼特拉仓众喇嘛书信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撒尼特拉仓众喇嘛书信

谨奏于达锡齐勒庙撒尼特拉仓众喇嘛陛下：近来尔等众喇嘛陛下身体可好？想必仍前勤勉不倦研习佛教矣。此处亦仗西天三宝佛佑护安好，仍前尊奉博克达宗喀巴教，尽我之力奋勉。特此具奏者，乃佛教之永昌，惟赖尔等撒尼特拉仓喇嘛等遵奉上师之至意勉于讲习。故愿尔众借鉴，勉于乍木样沙特拜多尔济喇嘛陛下为撒尼特拉仓所定规矩，勤于学问，仍前勤勉不倦研习宗喀巴喇嘛教义，以求黄教之主普通达赖喇嘛佛、普通博克达班禅陛下岁寿永长，善业振兴，持教喇嘛学业精进，教被之地及我等厄鲁特四部教法牢固，所有灾瘟消退，利乐能成。教之施主我及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二人，愿释迦牟尼、宗喀巴佛教利禅厄鲁特道法，灾疾净尽，福禄岁寿、子孙繁昌，心之所想，依经而成，禅之不弃。鉴之，请于得到大菩提之道前多加佑护，请鉴之再鉴。谨以奏书礼，寄往哈达一方、缎一匹、布一匹。

附件三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温都孙拉仓众喇嘛书信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温都孙拉仓众喇嘛书信

谨奏于达锡齐勒庙温都孙拉仓众喇嘛陛下：近来尔等众喇嘛陛下身体可好？想必仍前勤勉不倦研习佛教矣。此处亦仗西天三宝佛佑护安好，仍前尊奉博克达宗喀巴教，尽我之力奋勉。兹特具奏者，乃佛教之永昌，惟赖尔等温都孙拉仓喇嘛等遵奉上师之至意勉于讲习。故愿尔众借鉴，勉于乍木样沙特拜多尔济喇嘛陛下为彼处温都孙拉仓所定规矩，勤于学问，仍前勤勉不倦研习宗喀巴喇嘛咒经，以求黄教之主普通达赖喇嘛佛、普通博克达班禅陛下岁寿永长，善业振兴，持教喇嘛学业精进，教被之地及我等厄鲁特四部教法牢固，所有灾瘟消退，利乐能成。教之施主我及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二人，愿释迦牟尼、宗喀巴佛教利禅厄鲁特道法，灾疾净尽，福禄岁寿、子孙繁昌，心之所想，依经而成，禅之不弃。鉴之，请于得到大菩提之道前多加佑护，请鉴之再鉴。谨以奏书礼，寄往哈达一方、缎一匹、布一匹。

附件四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讲经噶布楚兰占巴商上首领等书信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讲经噶布楚兰占巴商上首领等书信

噶尔丹策零禀呈拉仓：谨奏于达锡齐勒庙讲经噶布楚兰占巴商上之首领等陛下，近来尔等众喇嘛陛下身体可好？想必仍前勤勉不倦研习佛教矣。此处亦仗西天三宝佛佑护安好，仍前尊奉博克达宗喀巴教，尽我之力奋勉。特此具奏者，乃佛教之永昌，惟赖尔等讲经噶布楚兰占巴商上之首领等喇嘛等遵奉上师之至意勉于讲习。故愿尔众借鉴，勉于乍木样沙特拜多尔济喇嘛陛下为讲经噶布楚兰占巴商上之首领等所定规矩，勤于学问，仍前勤勉不倦研习宗喀巴喇嘛咒经。以求黄教之主普通达赖喇嘛佛、普通博克达班禅陛下岁寿永长，善业振兴，持教喇嘛学业精进，教被之地及我等厄鲁特四部教法牢固，所有灾瘟消退，利乐能成。教之施主我及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二人，愿释迦牟尼、宗喀巴佛教利裨厄鲁特道法，灾疾净尽，福禄岁寿、子孙繁昌，心之所想，依经而成，禅之不弃。鉴之，请于得到大菩提之道前多加佑护，请鉴之再鉴。谨以奏书礼，寄往哈达一方、缎一匹、布一匹。

附件五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讲经噶布楚兰占巴二商上首领及喇嘛等书信

噶尔丹策零致达锡齐勒庙讲经噶布楚兰占巴二商上首领及喇嘛等书信

噶尔丹策零禀呈拉仓：谨奏于达锡齐勒庙讲经噶布楚兰占巴二商上首领及喇嘛等陛下，近来尔等身体可好？想必仍前勤勉不倦研习佛教矣。此处亦仗西天三宝佛佑护安好，仍前尊奉博克达宗喀巴教，遵行尔等二商上众喇嘛所勉之道。彼等之勤勉学问与否，各随其喇嘛首领，兹愿尔等二商上喇嘛首领共同带领徒众勤于学问，以成善果。并请赐给乍木样沙特拜多尔济喇嘛陛下编写苏木布木经。谨以奏书礼，寄往哈达二方、布二匹、缎三匹。

附件六　达锡齐勒庙众喇嘛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达锡齐勒庙众喇嘛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达锡齐勒庙众喇嘛致信大诺彦陛下：现送至供奉此处庙塔之伞、幡一份、供奉所用银五十两、给千余名喇嘛等之曼扎，及给喇嘛等每人银各一两，共用缎五匹、哈达二方。谨照彼处所指，为阐扬黄教及教之施主，勤捧固里木经。谨以致书礼，合并哈达于吉日寄往。

附件七　达锡齐勒庙讲经锡勒图喇嘛致噶尔丹策零书信

达锡齐勒庙讲经锡勒图喇嘛致施主诺彦书信

锡勒图喇嘛致信教之施主大诺彦陛下：近来诺彦使属下人等日臻安逸，尊奉佛教，逸乐安好，送至书信、伯勒克缎二匹，甚是欣悦。在此我等众喇嘛仰仗三宝佛、文殊菩萨大皇帝庇护，遵照经师之指导，为阐扬佛教、宗喀巴佛之黄教及众施主等念经，勤勉学问，吉祥安好。嗣后仍将推行宗喀巴佛黄教、众施主安逸之事，仰副文殊菩萨大皇帝之意，勤谨奋勉。谨以致书礼，合并哈达一方、黄氆氇一匹，于吉日寄往。

附件八　达锡齐勒庙众喇嘛致堪布喇嘛书信

达锡齐勒庙众喇嘛致堪布喇嘛书信

庙中众喇嘛致信堪布喇嘛陛下：近来喇嘛贵体为教众之利乐勤勉，逸乐安好，故而一并送至书信、伯勒克缎二匹、给众喇嘛之曼扎、千余名喇嘛等每人银各一钱、供奉喇嘛塔之大哈达一方、点三金灯盅一个、重八两八钱银灯一盏、重二十两银壶一个、盛装供奉八供物品重二十一两五钱银碗七只、重十八两四钱银盘一对、铁镜一面、织有金字白红黄哈达三方，甚是感谢。在此我等众喇嘛仰仗三宝佛、文殊菩萨大皇帝庇护，诸凡安好。惟我等之恩师乍木样沙特拜多尔济喇嘛，今世事毕，于辛丑年二月初五日回归佛国，兹我等众喇嘛钻研恩师指教之学问，阐扬佛教、黄教，勤于习练。嗣后，仍愿堪布喇嘛珍重身体，

利禅教众，以仰副文殊菩萨大皇帝之圣意，振兴黄教。谨以致书礼，合并喇嘛沙特拜多尔济手持带有饰物玛瑙素珠，于吉日寄往。

附件九　原果莽拉仓坐床堪布喇嘛呈达锡齐勒庙二位师傅及商上诸首领书信

原果莽拉仓坐床堪布喇嘛呈达锡齐勒庙二位师傅及商上诸首领书信

谨呈于达锡齐勒庙二位师傅及商上诸首领陛下：近期尔等身体可好？想必研习贵教学问事务，仍如恩师在世时勤勉矣。在此亦仗喇嘛佛慈佑，勤于此处堪布所习学问，安好无恙。兹特具奏者，乃彼动乱之时，不像其他寺庙，得以保全，闻之甚喜。惟恩师圆寂，回归佛国，教众犹如日落，无以依靠。再，我等寺庙所有沙弥等，亦为如同日落，无人指引善道而大为悲伤。惟世上芸芸众生难逾此道，相应摒弃心之悲恸，为恩师之超度，虔心勤勉外，再无他策。其别师之徒，犹如离父之子，虽未诚心将喇嘛规矩事务交付于我等，仍各不懈，所有大小有心者共勉之。请鉴之再鉴。兹献供奉恩师银塔大哈达一方、重三两金初供盅一只、重八两八钱银灯一盏、盛装供奉八供物品之重二十一两五钱银碗七只、重十八两四钱银盘一对、重二十两银壶一个、铁镜一个、挂庙中大佛织有金字白红黄哈达三方。请将恩师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如何圆寂、彼时又有何等沙弥显有瑞兆之处，明白回信。并将恩师之牙擦擦毛发、鼻血旧衣、本人所知之手珠、小轮等遗物，酌情寄给鄙人一份。谨以致书礼，呈喇嘛首领等缎二匹，合并哈达于当月吉日寄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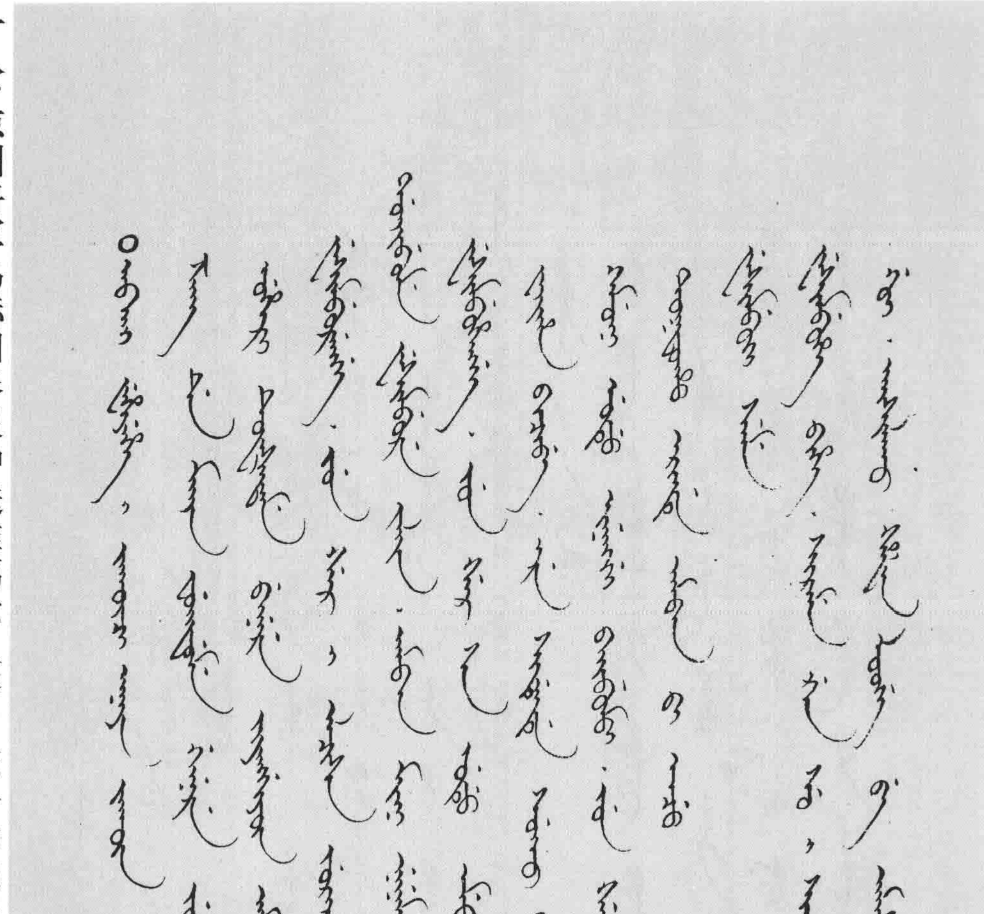
附件十　达锡齐勒庙温都孙锡勒图喇嘛致噶尔丹策零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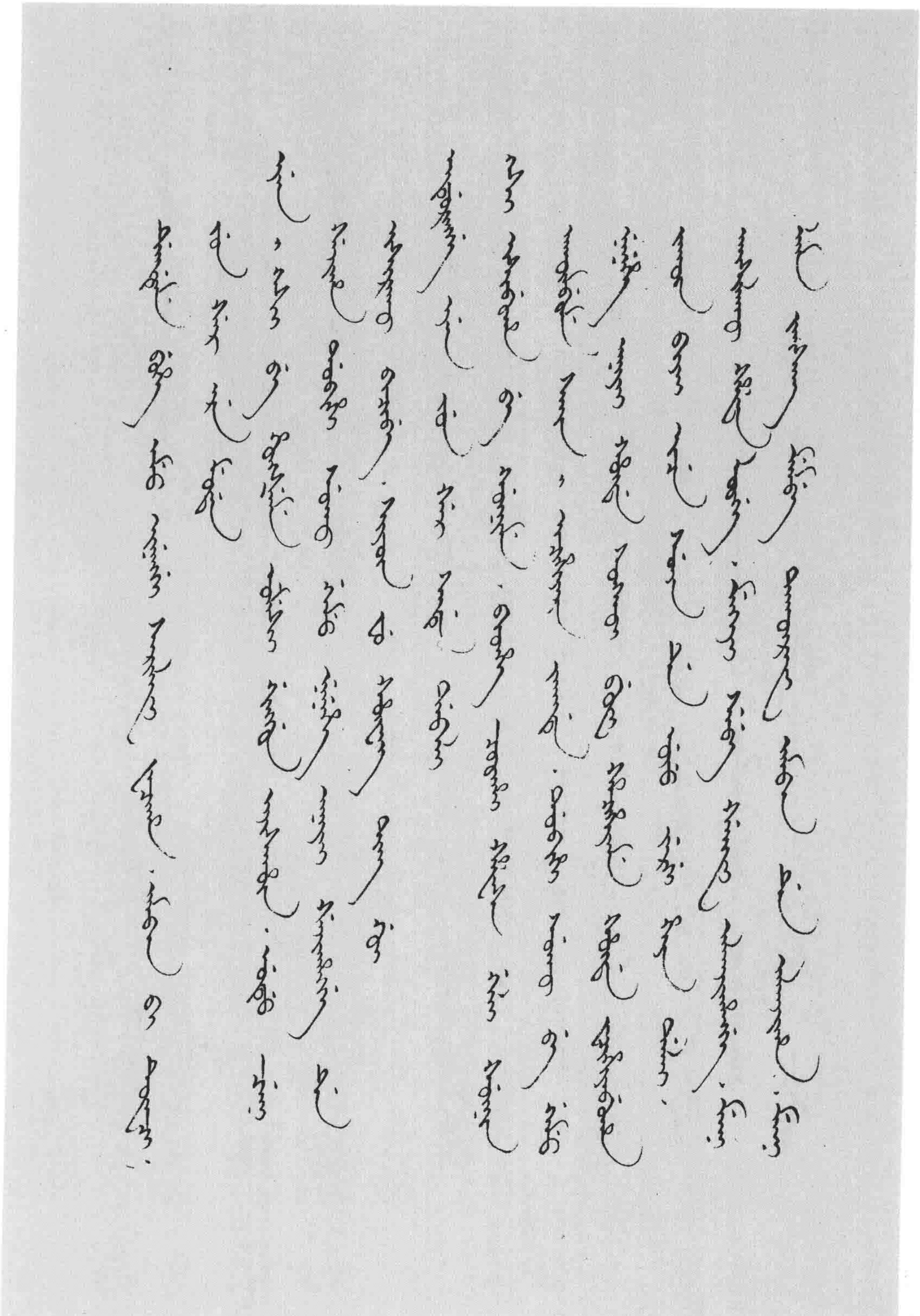
达锡齐勒庙温都孙锡勒图喇嘛致噶尔丹策零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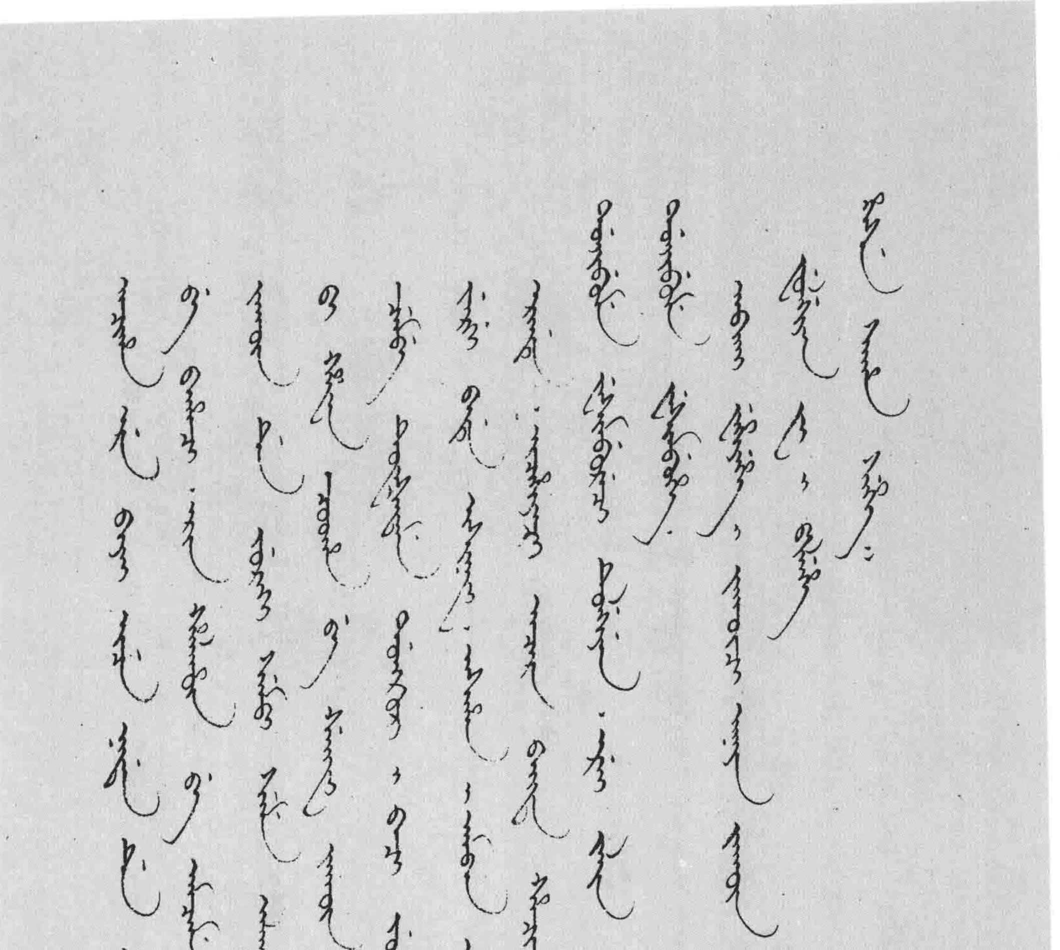
达锡齐勒庙温都孙锡勒图喇嘛致信教之施主噶尔丹策零诺彦陛下：近来贵体安好，寄送信件、伯勒克缎二匹、哈达一方，及供奉喇嘛塔之伞幡等物，散给众喇嘛各银一两前来，甚是欣悦。在此本温都孙拉仓众喇嘛将练习事宜，照

恩师乍木样沙特拜多尔济喇嘛之指教勤勉，亦为众施主唪念固里玛经，逸乐安好。嗣后仍为教众之利乐，勤谨奋勉。谨以致书礼，一并寄往花氆氇一匹。

一八、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护送准噶尔人等自东科尔起程赴藏日期折







档号03-1742-1-18

18.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护送准噶尔人等自东科尔起程赴藏日期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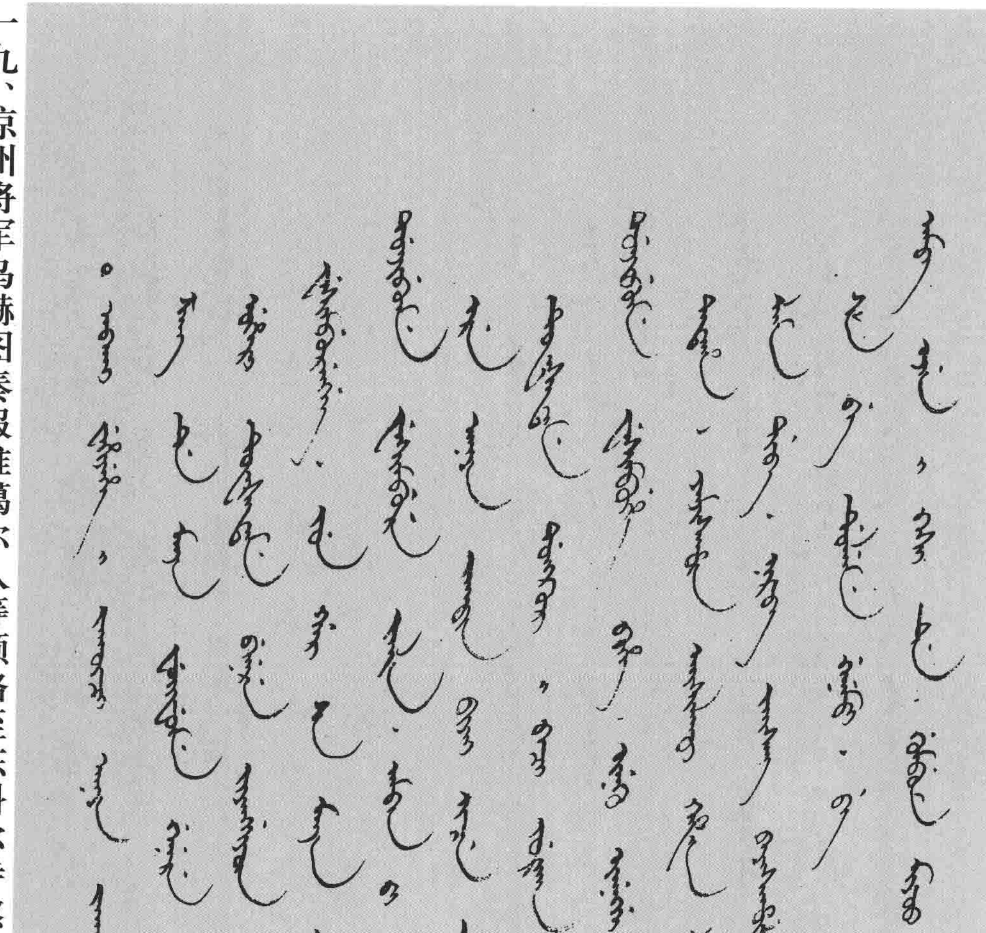
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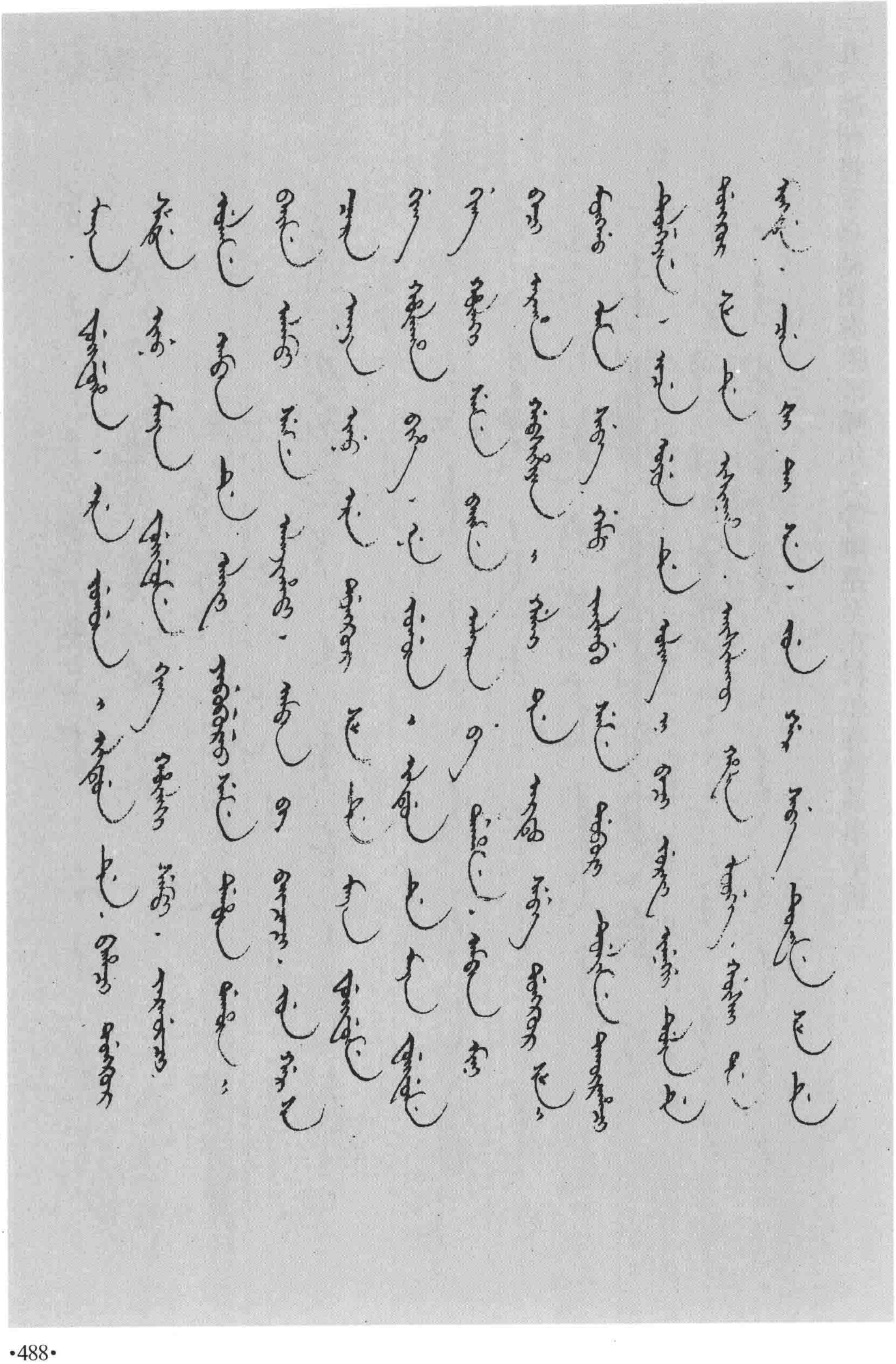
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将军臣乌赫图谨奏，为奏闻准噶尔人等起程日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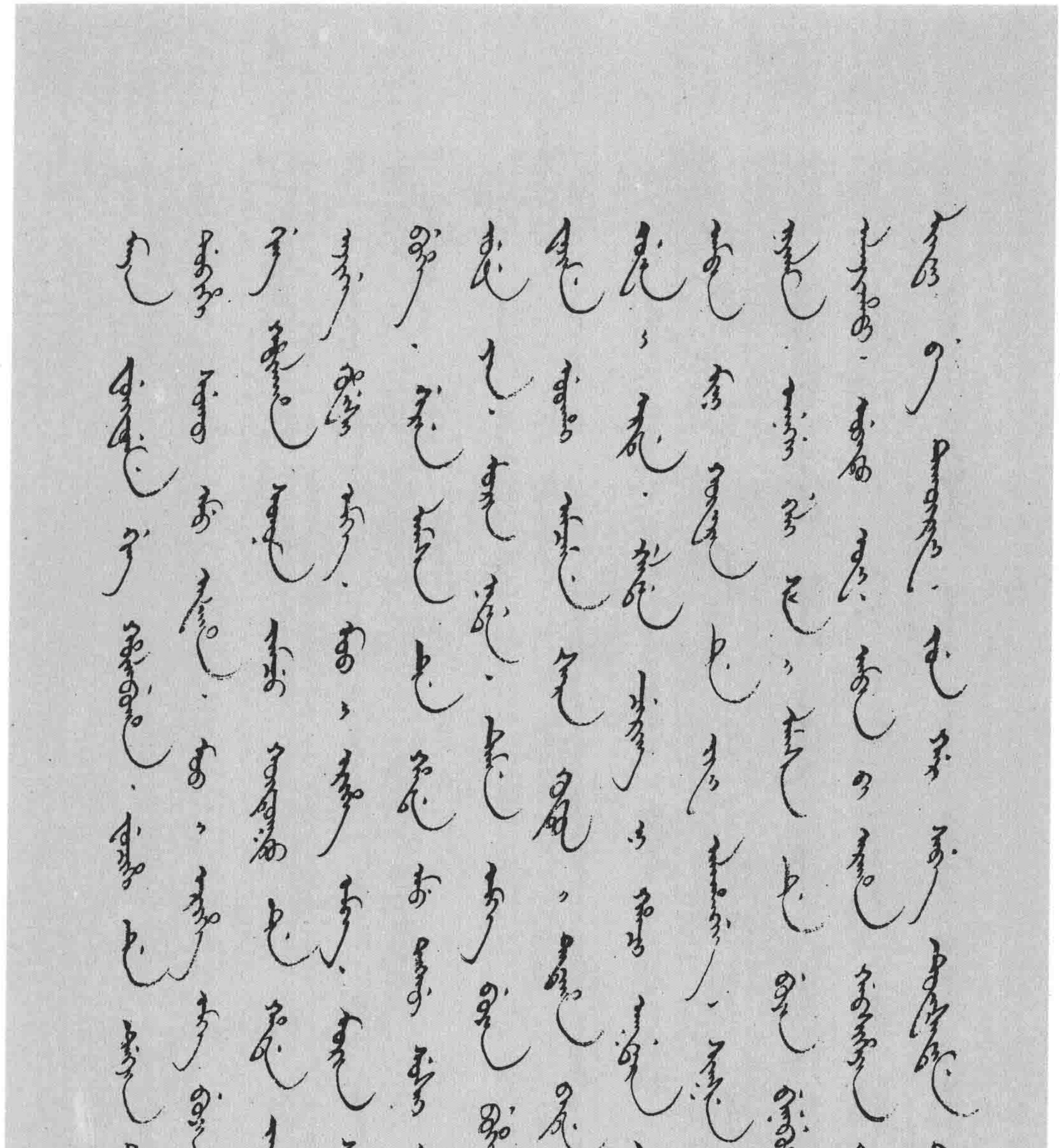
臣前曾奏称，准噶尔等虽于一个月内贸易完毕，然此间清点皮张、整理驮包，尚需数日，俟准噶尔等之起程日期确定，臣再另行具奏。等因具奏。继而甘肃巡抚黄廷桂与臣商定，俟员外郎劳格返回，将赏给准噶尔等物品，所备筵宴，在军营赏给彼等，并加筵宴。故于八月初一日，招至喇嘛第巴纳尔巴、斋桑巴雅斯瑚朗等及众蒙古，由甘肃巡抚黄廷桂晓以皇上所施种种恩泽，又赏给进藏口粮，斋桑巴雅斯瑚朗等极为感激，听员外郎劳格导引，行三跪九叩礼，祗领赏赐物品，不胜欣忭。巡抚黄廷桂又将蟒缎等物按其品级分赏，筵宴一日散去。臣看得，准噶尔人等此次感激皇恩，极为恭顺，其携来狐狸皮虽次于往年，然巡抚黄廷桂虑及圣上格外施恩准噶尔等，且有文武官员等尽心妥办，将其狐狸皮均照往年给价，尽速贸易完毕。八月初五日，头等侍卫达赖、员外郎劳格率带默克济等前来告称，我等之喇嘛、斋桑派我等前来告知大臣，我等之驮包已于本月初七日整治完毕，我等欲趁天热于本月初八日起程。是故，臣率官兵于八月初八日照料彼等自东科尔地方起程，俟行抵哈坦和硕等地，面见侍郎玉保时，将应办事项，臣等另行奏闻外，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一九、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人等顺路至东科尔寺熬茶事毕折







[illegible]

档号03-1742-1-19

19.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人等顺路至东科尔寺熬茶事毕折

乾隆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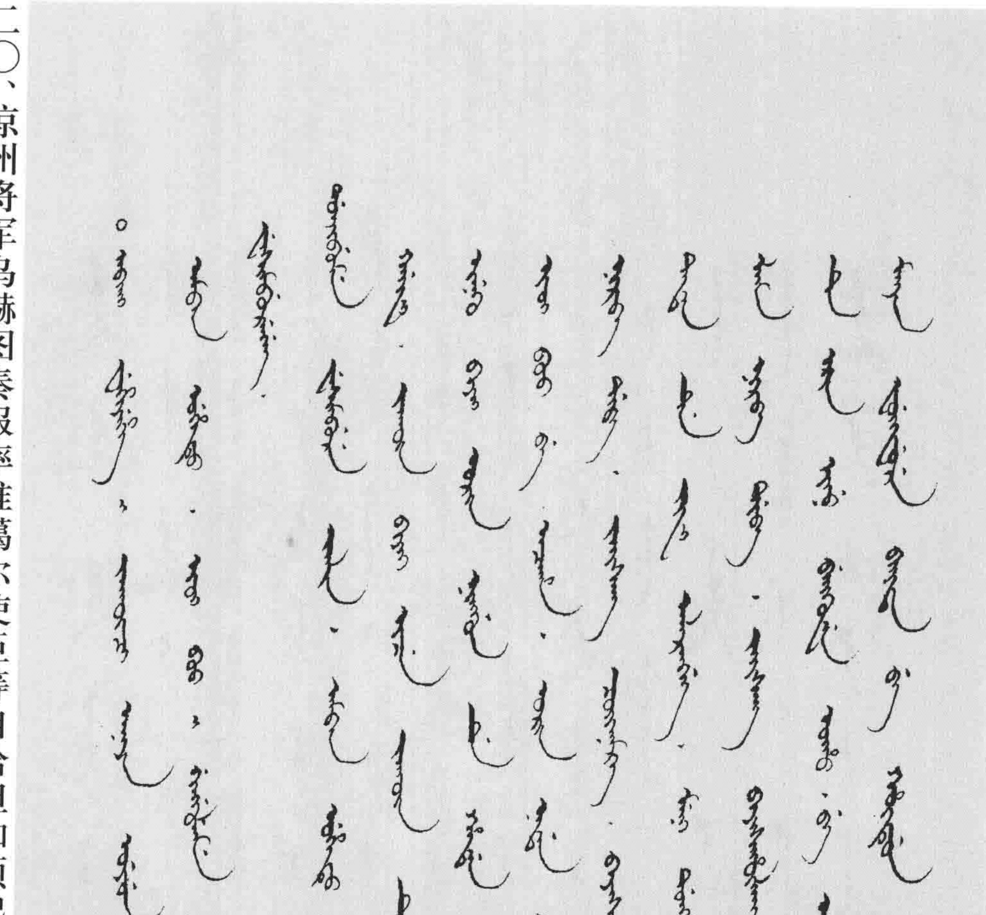
总统护送赴藏熬茶准噶尔使臣将军臣乌赫图谨奏，为奏闻准噶尔人等熬茶情形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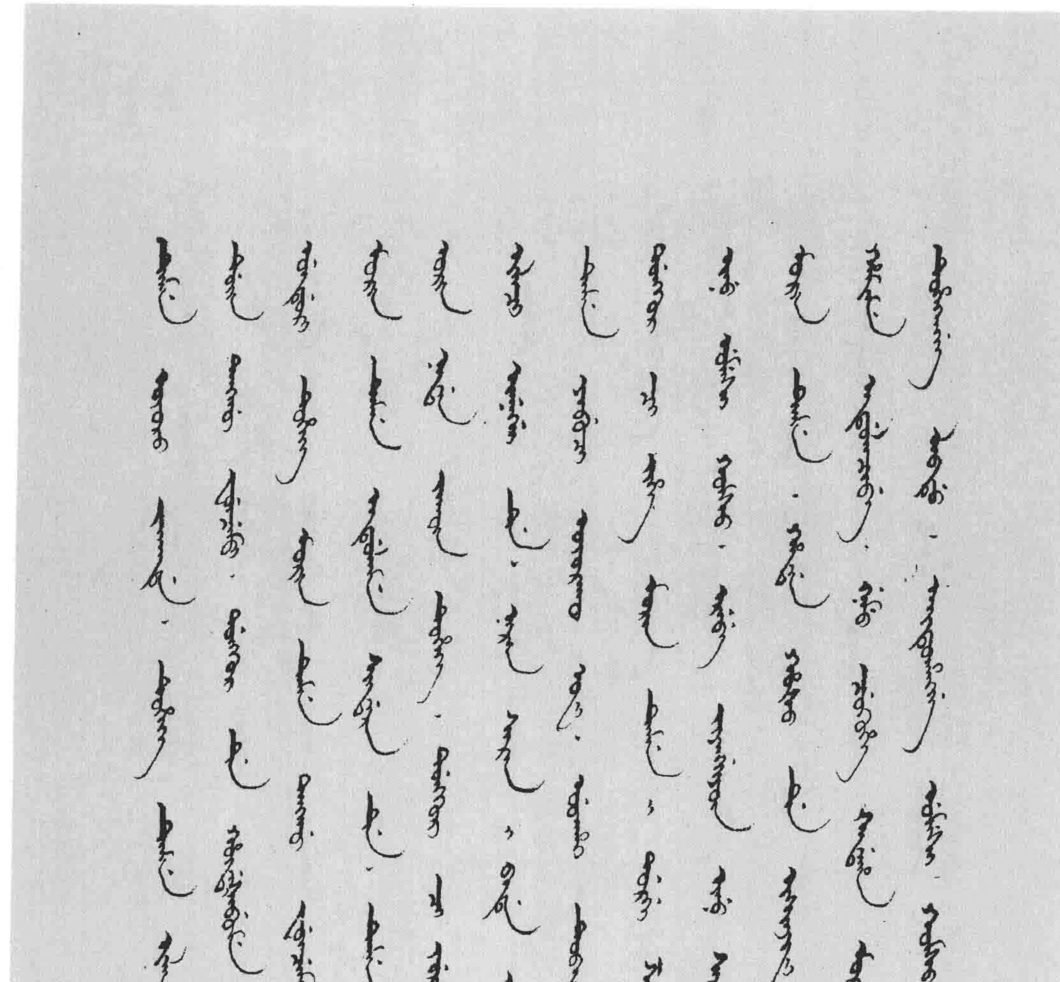
臣率官兵于本年八月初八日照料准噶尔人等自东科尔起程之处，业经奏闻。是日，行抵鄂棱地方下榻。傍晚，员外郎劳格前来告称，据准噶尔喇嘛第巴纳尔巴、斋桑巴雅斯瑚朗等告称，明日路经东科尔寺，我等仰赖大皇帝之恩，已于衮布木庙等三寺熬茶，顺此路便，亦欲于东科尔寺熬茶念经，请向导转告大臣准行。等因屡屡告请。等因前来。臣查得，准噶尔等前年亦于此东科尔寺熬茶念经，兹请顺路熬茶念经，相应由臣处连夜遣派委前锋翼长阿尔图等疏散东科尔寺蒙古喇嘛等回避外，于初九日自鄂棱起程，正午抵达东科尔寺。员外郎劳格、协领明德、陈世泰等照料准噶尔人等在寺中熬茶念经，为佛燃灯，献狐狸皮一张、木珠一串为布彦；献念经索诺木札木楚呼图克图哈达八十六方、小刀一把、木珠一串、马五匹为布彦；送众喇嘛哈达一百五十九方、银二两、马七匹、驼一峰为布彦。事毕即赶至沙喇库图尔之住处。初十日晨，噶尔丹策零亲信默克济至臣营告称，昨日我等未去之人，今日拟去寺中给众喇嘛送布彦。是故，臣派委前锋参领林泰，照料准噶尔等至东科尔寺送布彦，当日即一同赶至察干托罗海下榻之处。据林泰告称，准噶尔等至寺中，送给众喇嘛马十二匹、驼四峰作为布彦，献索诺木札木楚呼图克图狼皮二张、哈达三十方作为布彦。等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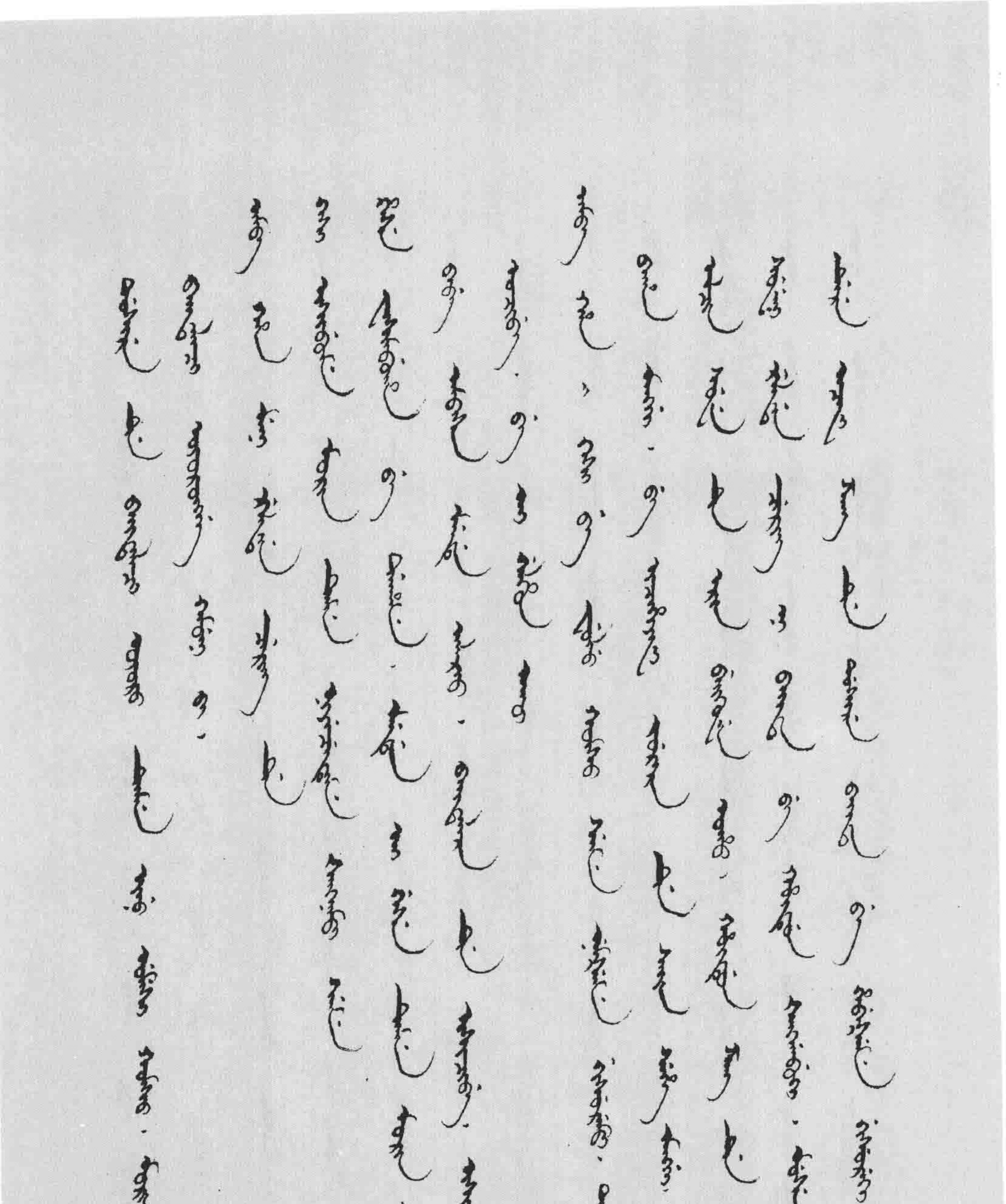
是故，臣谨将准噶尔等在东科尔寺熬茶之处，谨具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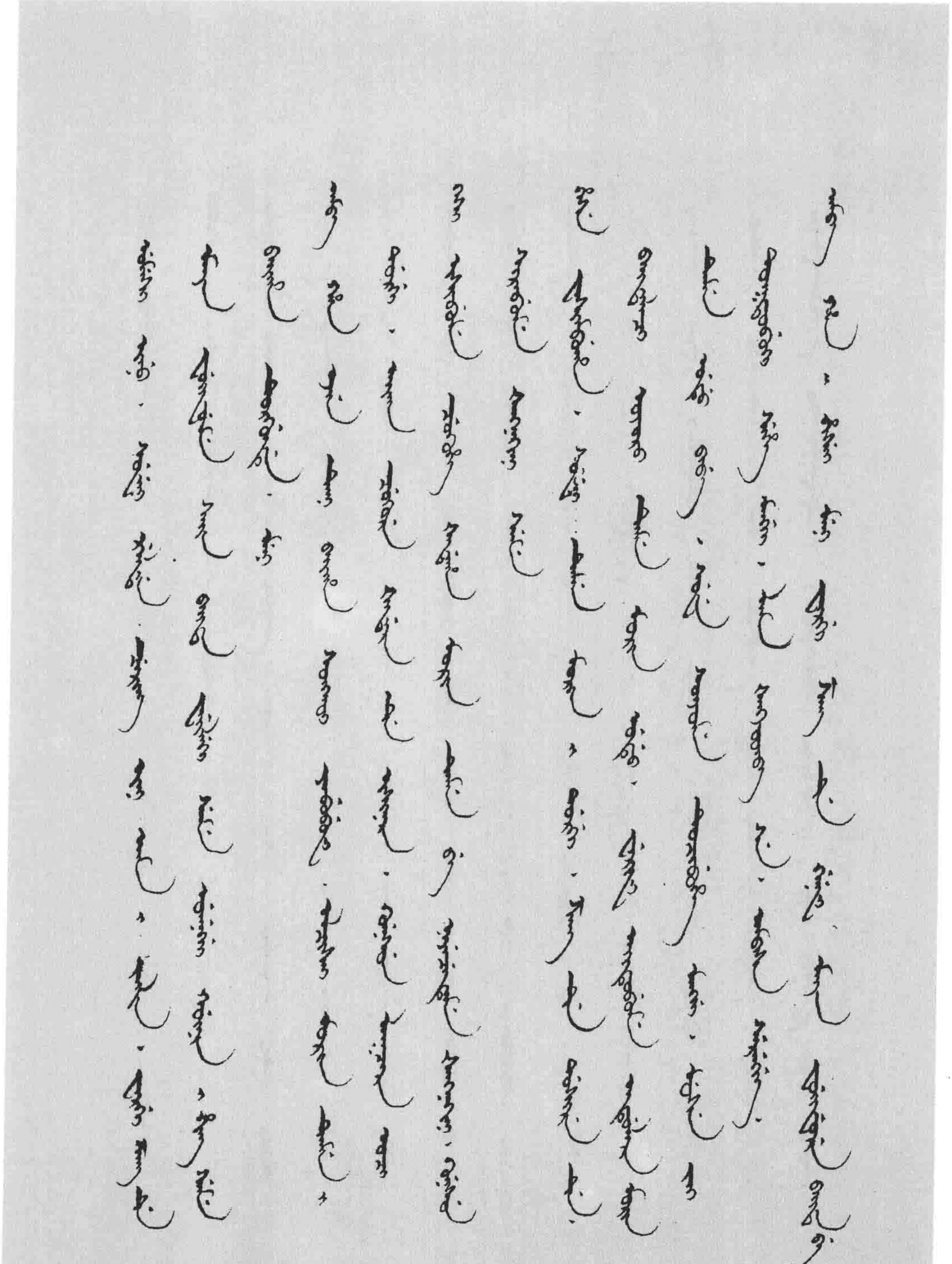
乾隆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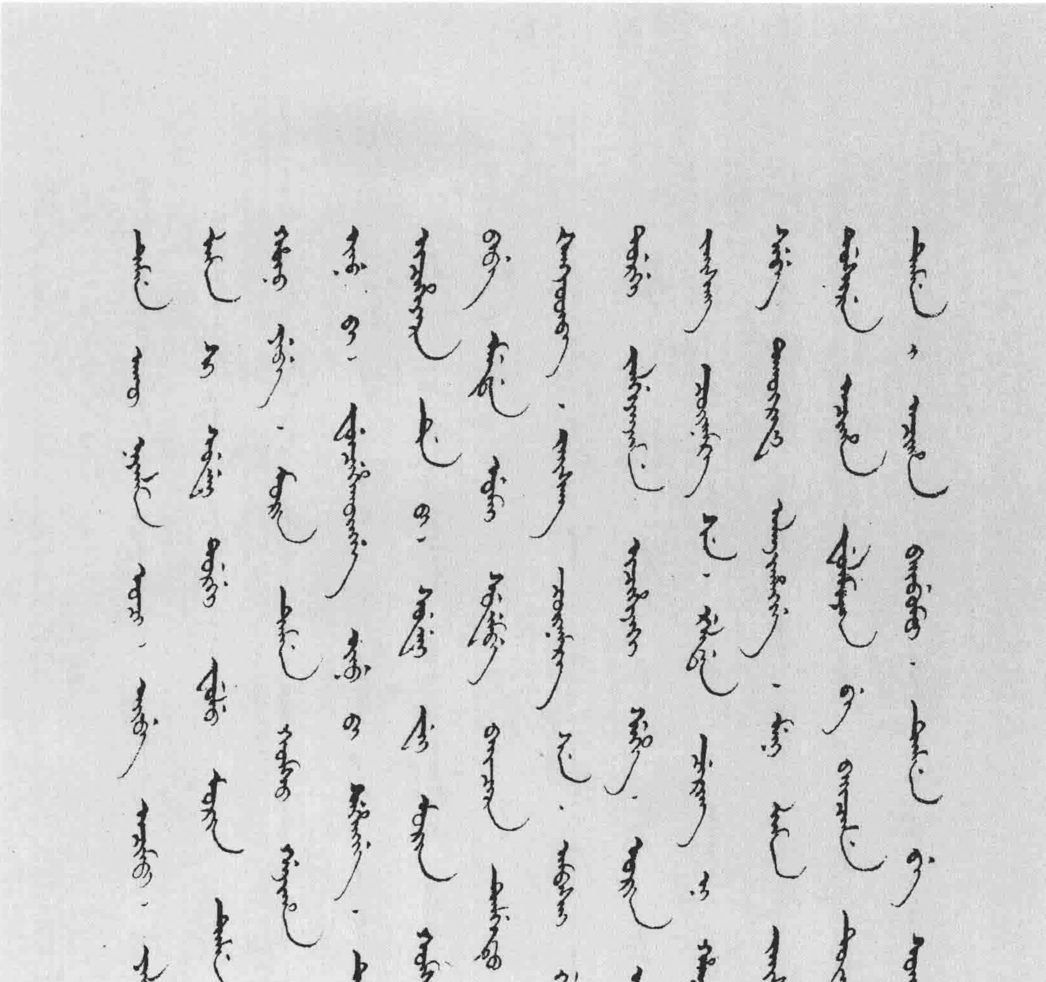
二〇、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率准噶尔使臣等自哈坦和硕起程赴藏日期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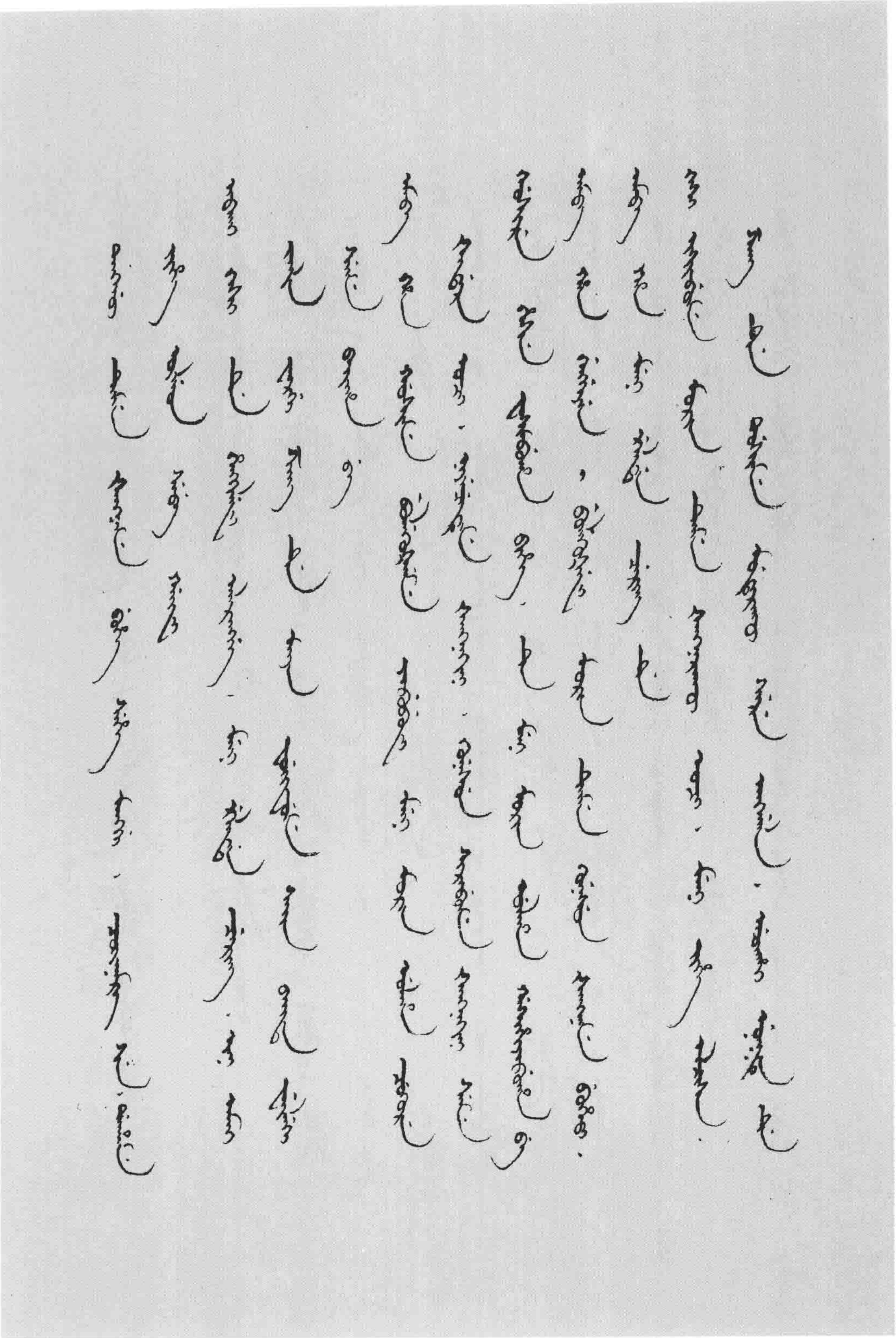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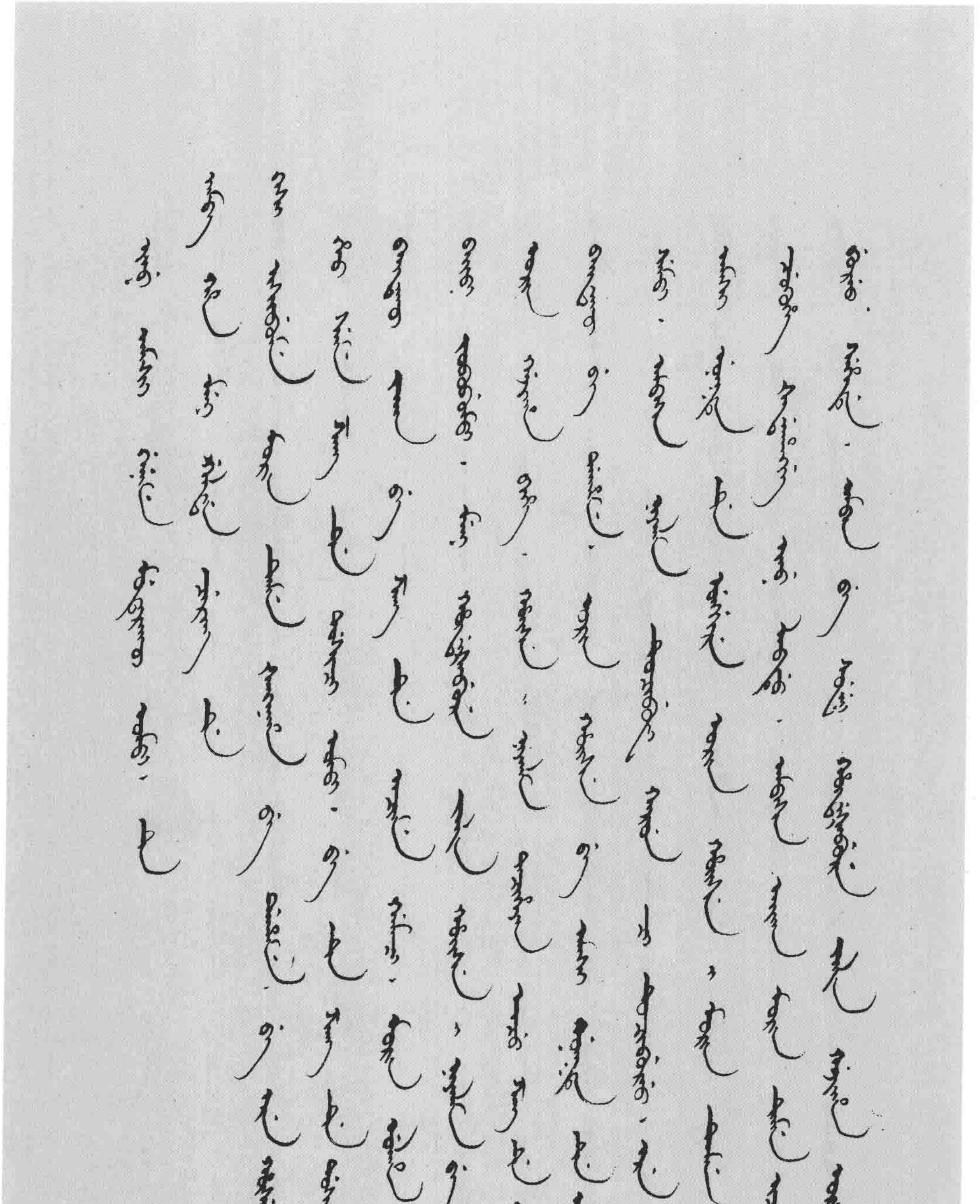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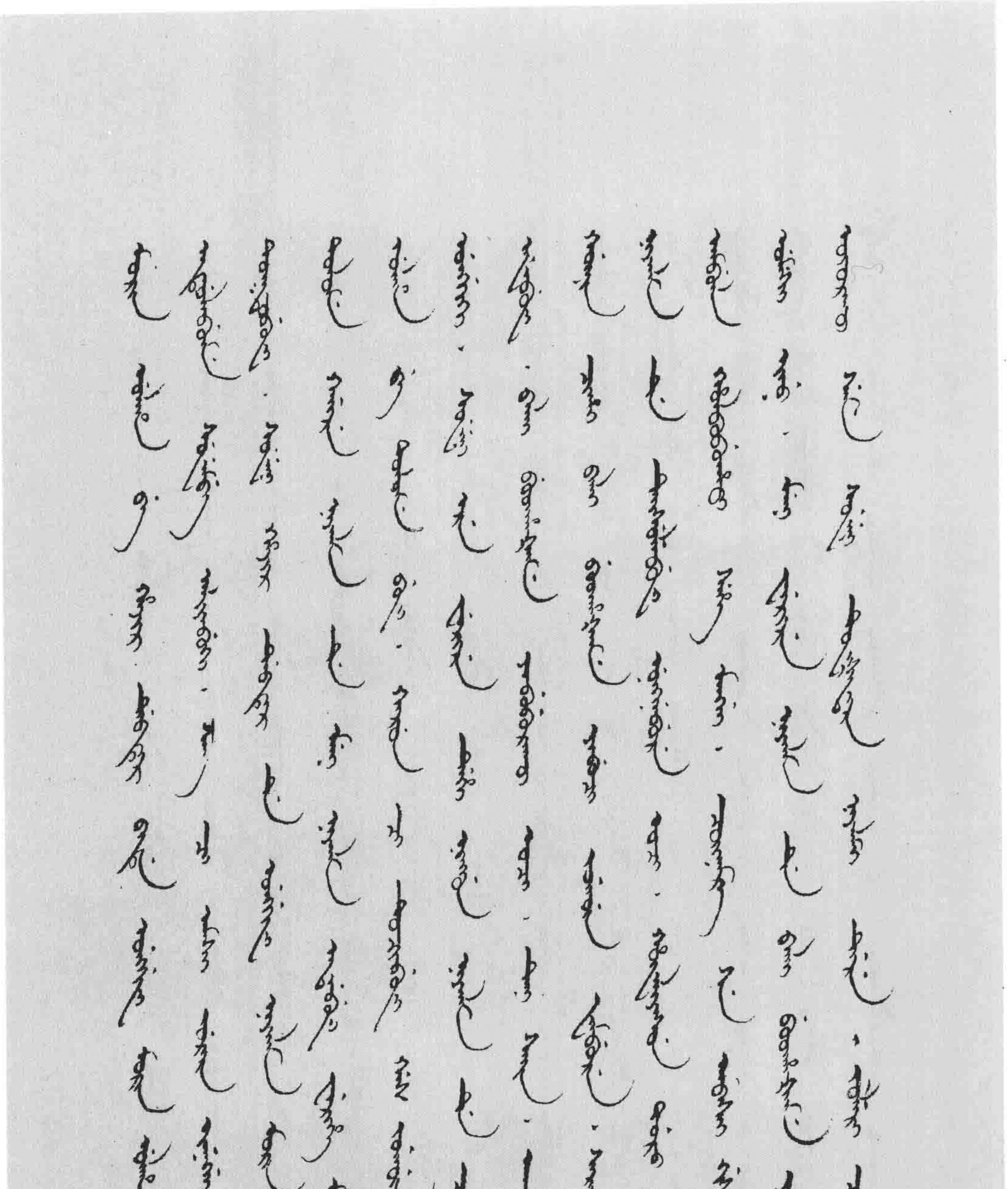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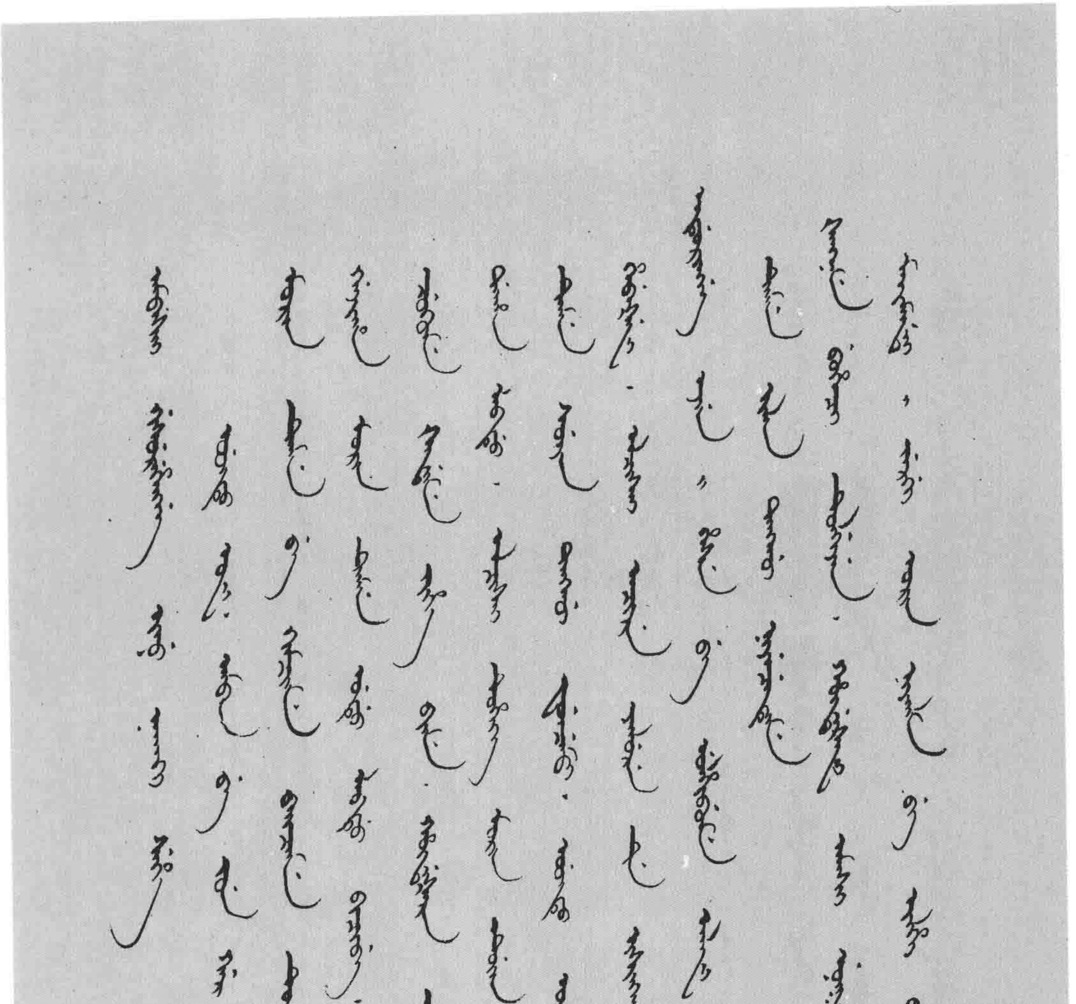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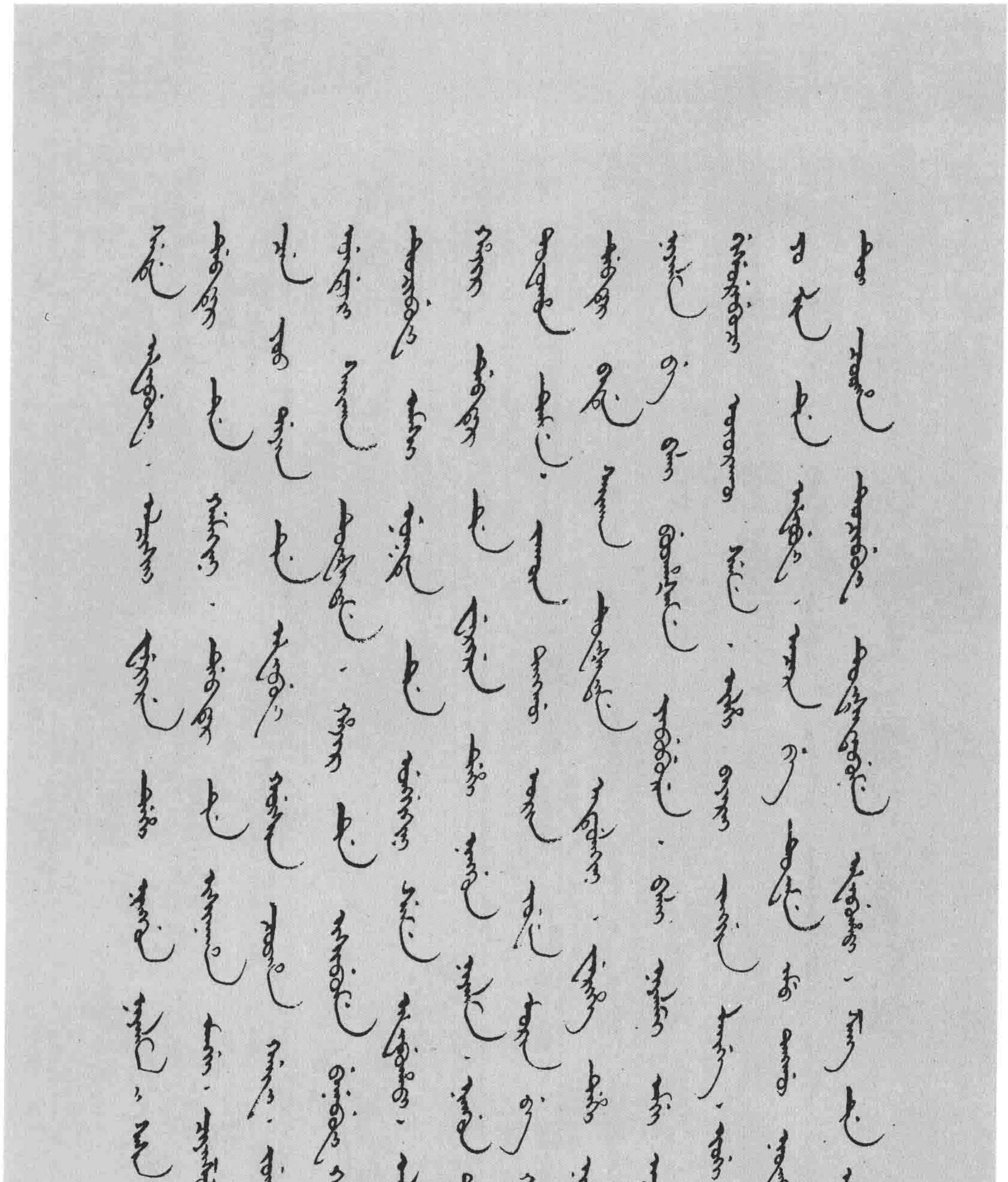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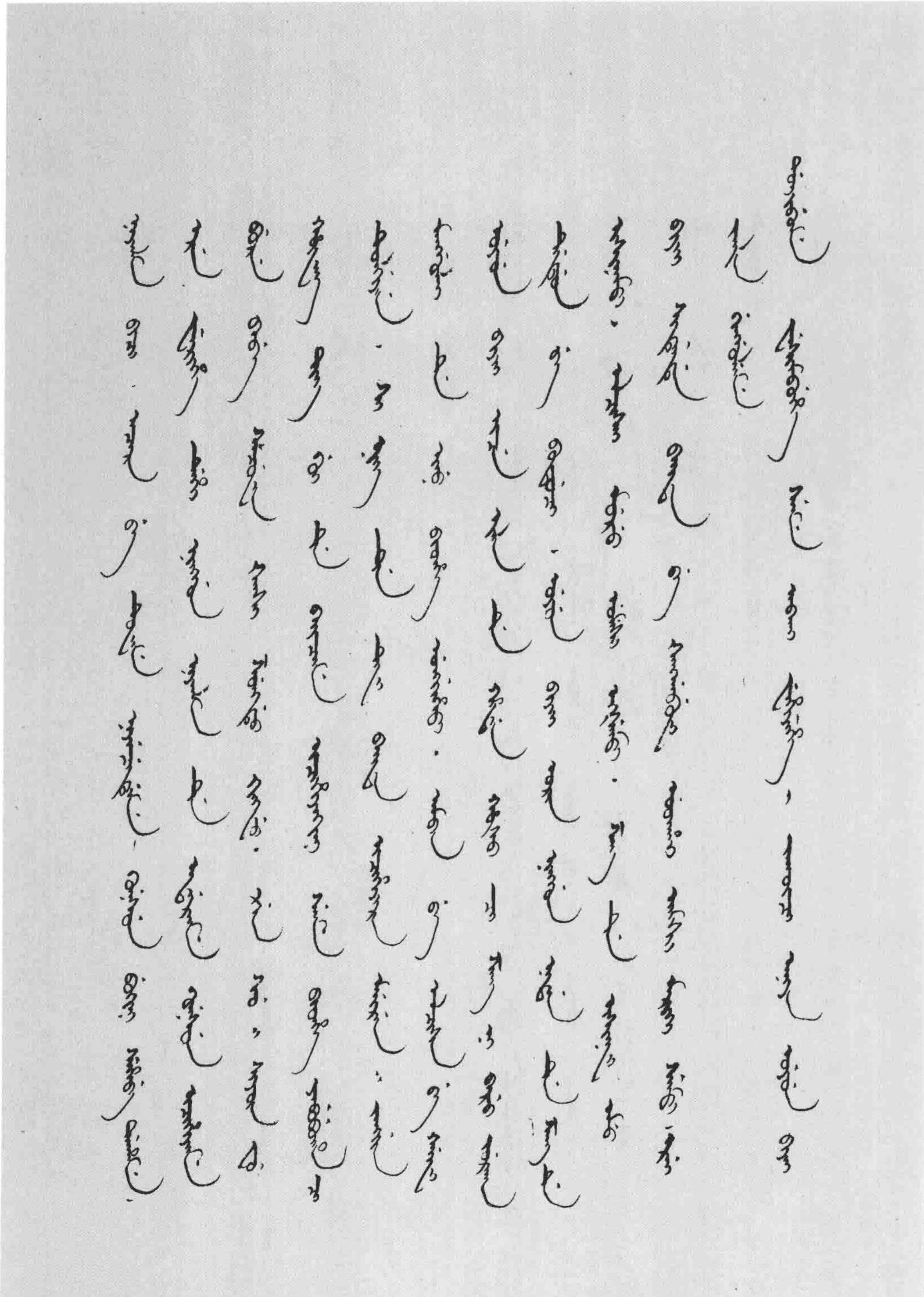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20

20.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率准噶尔使臣等自哈坦和硕起程赴藏日期折

乾隆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臣乌赫图、玉保谨奏，为奏闻事。

臣乌赫图率准噶尔使臣等于八月初八日自东科尔地方起程，于是月二十六日行抵哈坦和硕地方，会见臣玉保。二十七日，使臣喇嘛商卓特巴、第巴纳尔巴、斋桑吹纳木喀、巴雅斯瑚朗、多尔济，来至臣等住处告称，我等前往东科尔贸易喇嘛第巴纳尔巴、斋桑巴雅斯瑚朗等昨日全数抵达，而今天已转冷，我等意欲尽速进藏办竣熬茶事宜。是以，前来请将我等进藏事宜，共同会面商议。先前，我等之噶尔丹策零遣派斋桑吹纳木喀，为赴藏熬茶事奏请大皇帝，奉旨，噶尔丹策零虔诚祈请为其父派人赴藏熬茶修善事，相应朕施恩赏以马驼口粮。钦此。我等现拟于九月初三日起程进藏。我等来时，路途迴远，驼马疲乏，且又择其优遣往东科尔贸易，此处所剩马驼，皆为其疲乏者，倒毙驼三百余峰、马四百余匹。遣往东科尔贸易时，在途倒毙马驼百余匹，行抵东科尔牧放时，倒毙驼四十余峰、马二十七八匹，自东科尔起程前来时，起程第三天，行抵纳兰萨兰地方，因七十余峰驼不能行走，遂弃之而来。现自东科尔而来马驼内，堪以进藏者极少，此乃将军之所知者也。我等留于此处之马驼，虽抵哈坦和硕牧放近两月，然因均系疲乏马驼，倒毙者众，留存者极少，堪用进藏者寥寥无几，马匹内尚有堪用者。既然大皇帝恩施我等之噶尔丹策零，颁旨补赏马驼，赏我等以何等马驼之处，烦请大臣等告知我等。足敷使用与否，我等岂敢纠缠皇恩之多寡。俟有数目，便于我等办理起程。臣等称，尔等兹以天冷，意欲从速进藏尽早办妥尔等之噶尔丹策零之事，我等会同商议进藏事宜者甚是。尔等之噶尔丹策零，虔诚祈请为其父派人赴藏熬茶修善事，始蒙我等之大皇帝照准施行，谕令使臣等之马驼倘致疲乏，口粮若断，施恩赏补马驼并接济口粮。尔

等之马驼内，堪以进藏者为几、留养马驼为几之处，俟尔等挑选已毕，我等再行确定。等语。喇嘛商卓特巴称，大臣等乃大皇帝钦差办理我等赴藏熬茶事宜者，想必大臣等将利裨我等之事办理。兹大臣等既言我等之马驼内，堪以进藏者驼为几、马为几，留于此处牧养马驼为几之处，俟至挑选已毕，再行确定，相应我等返回住处，交付我等人众，加以筛选，再告知大臣等裁定。惟其中有一缘故，即我等前来五群人众内，有带一二百马驼而来者、亦有带一二十马驼而来者，多带马驼者尚可，少带者之马驼，有尽数倒毙者，剩一二者亦有之。其无马驼者，又将用何骑驮？臣等称，尔喇嘛称尔众内多带马驼者尚可，少带者之马驼，有剩一二者，亦有未剩者。彼惟在尔等相互调剂办理，尔等谁之马少、谁之马多之处，我等无据可查。言毕，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称，大臣等所言甚是，即在我等内部调剂办理。

二十九日，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派噶尔丹策零亲信多尔济等告称，经我等之喇嘛、斋桑查看我等之进藏驮包，共需六百驼包，挑选骆驼，堪以驮载骆驼仅有二百六十峰、尚缺骆驼三百四十峰。我等入藏之时，每人若无二三匹马，实难成行。经挑选我等之马匹，不够每人二三匹，尚缺三百三十一匹马。等因前来。据此，臣等查其进藏所用马驼，皆为疲乏马驼，堪以入藏马驼极少，故臣等告知多尔济等称，今日已晚，明日再议。而后散去。

九月初一日，经臣等会议，将斋桑吹纳木喀等传至臣等住处，令其跪地降旨，据侍郎玉保所奏，准噶尔之噶尔丹策零处此次派使赴藏熬茶，其情极为恭顺。允准准噶尔使臣赴藏，乃噶尔丹策零奏请为其父修善事，朕专特恩准照请施行者。此次凡事从宽施恩，妥善办理，尽速告竣。朕之专特施恩，便利彼等进藏事宜办理情由，著晓谕使臣等。钦此。兹观尔等之马驼，因路途遥远，疲乏而来，倒毙者众，故而我等之圣上专特恩准资助，赏给马三百匹、驼三百峰用于更换。等语。言毕，吹纳木喀等率随行厄鲁特等叩谢天恩，据告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奏请为其父进藏熬茶修善事，为大皇帝洞鉴准行，颁降慈旨，倘我等之马畜疲乏，予以赏补并接济口粮。兹我等马畜损失，为大皇帝洞鉴，赏

给马驼口粮。大皇帝若不恩施我等之噶尔丹策零赏赐马驼，我等来使不仅不能进藏，而且亦不能返回游牧。兹蒙大皇帝恩施我等之噶尔丹策零赏赐马驼，相应我等借助于此，尽可入藏。我等现若携往进藏时不用之物品，徒劳牲畜驮载。为令贸易，我等曾携来回子二十名，回子教异，不必带至西藏，相应拟将二十名回子遣返游牧，请大臣等派人送出卡伦。此二十名遣返游牧回子之马驼，亦多为疲乏者，大臣等能否拨给马驼。臣等称，尔等既言因贸易携来二十名回子系属异教，不必带至西藏，我等即行派人照料送出卡伦。此等回子，皆因贸易而来，并非噶尔丹策零处派来熬茶者，不便拨给尔等马驼。等语。吹纳木喀等称，如此则罢。吹纳木喀等又称，再，我等前来厄鲁特人众内，拟留五十人并杂物二百驼包，至我等之疲乏驼六百一十五峰、马八百二十二匹，请准在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牧放。待至我等抵藏事毕，沿玛勒延库察路返回，入阿哈雅克纳玛干口，由噶斯路返回游牧。俟定由藏返回日期，尔等派人率我等之数人，先行前往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点交我等所留人及马驼，由卡伦遣往噶斯。我等入阿哈雅克纳玛干口，在噶斯会合，一同返回游牧。等语。臣等告知吹纳木喀等称，尔等既言将五十人、二百驼包杂物、马八百二十二匹、驼六百一十五峰，请准留在哈济尔、得卜特尔，俟定由藏返回日期，将尔等之数人，先行遣往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点收所留人畜，由此前往噶斯会合，相应将尔等所留四十六人及马畜遣往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牧放马畜，等候尔等。俟定由藏返回日期，由我等派人陪同尔等遣往哈济尔、得卜特尔点收人畜之人，点交所留人畜，送出卡伦，由噶斯路遣往。尔等此留四十六人，须严加管教，不得妄自狩猎为好。否则，肆意狩猎，或致迷路，或遇不知者被劫，则有碍和睦之道。吹纳木喀等称，大臣等所言极是，我等所留之人，务当尔等所派照料人等之面严行交付，不准妄自狩猎。臣等称，甚善。吹纳木喀称，先前我等作为使臣前来，我等之倒毙马驼，均予垫补，请大臣等仍照旧例予以垫补。臣等称，若系因公所派使臣，其倒毙马畜，予以垫补，疲乏马畜，予以调换。兹尔等之噶尔丹策零为其父派尔等赴藏熬茶，非为公事，是以我等之大皇帝施恩尔等之

噶尔丹策零，赏补马驼口粮，尔等之倒毙马畜，并不在垫补之例。吹纳木喀等称，大臣等所言极是，也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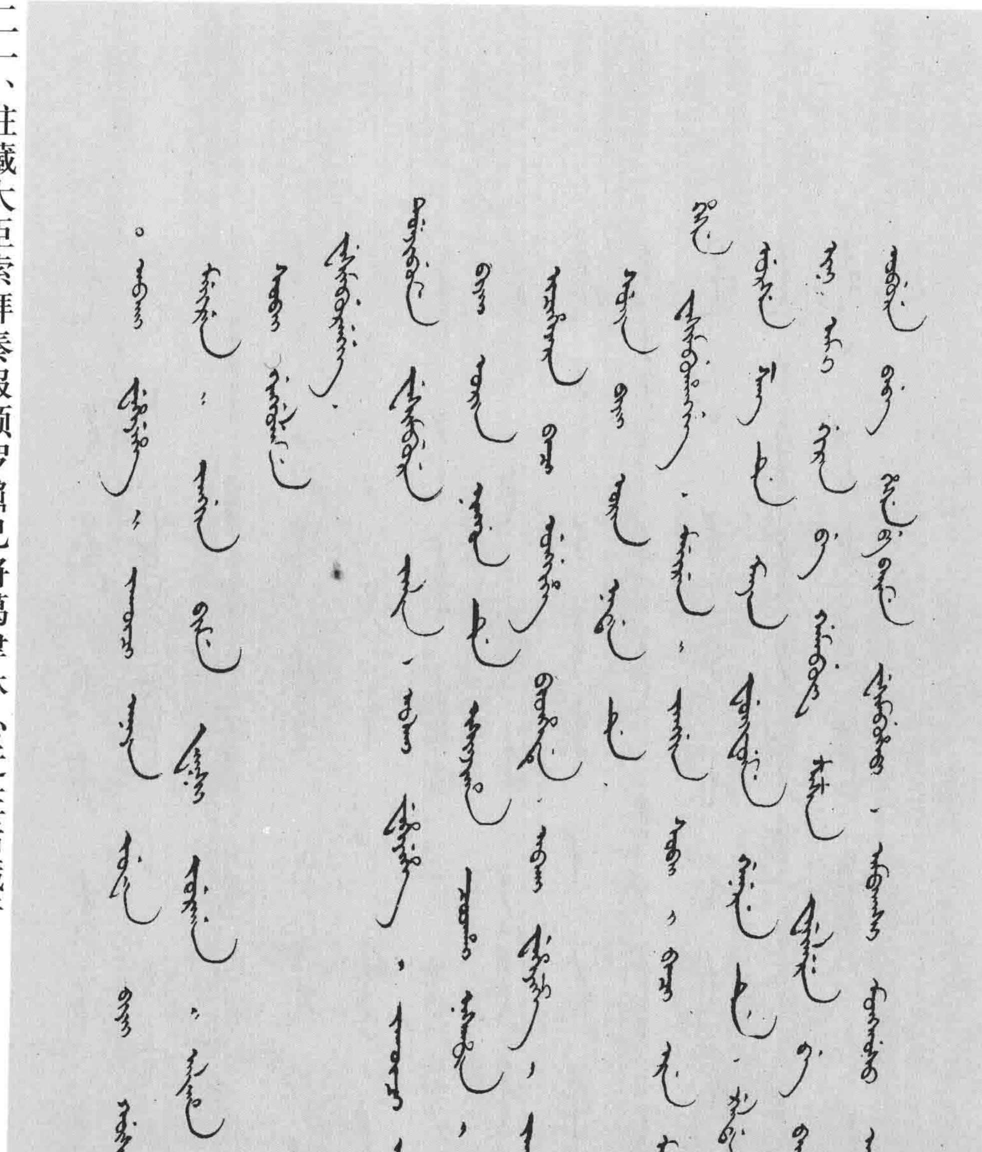
是故，臣等详查准噶尔等之马驼，彼等骑来马驼虽多，然因道路遥远，疲乏而来，且为贸易携来骒马马驹较多，使臣等之倒毙马四百六十余匹、驼五百余峰。是故，经臣等商议，计足敷使臣等骑驮，晓以圣上谕旨，赏补马三百匹、驼三百峰外，将贸易已毕遣回游牧之回子买曼岱等二十人交付副护军参领赖格等，与使臣等所留四十六人一同护送至得卜特尔。俟至得卜特尔，交付千总陈尧典，率兵三十名，路途好生照料，送至哈济尔，送出卡伦遣回游牧。其使臣等留于哈济尔、得卜特尔之四十六人、驼六百一十五峰、马八百二十二匹，好生照料牧放于哈济尔、得卜特尔，所留四十六人，不得妄自狩猎、随意见人交谈。等因交付副护军参领赖格、游击马跃林，酌情遣派绿营兵一百名照料。俟至藏确定返回日期，派出往取彼等先前留于哈济尔、得卜特尔马驼之人后，臣等酌情派员引至哈济尔、得卜特尔，点交所留人畜，交付赖格等护送出卡。使臣吹纳木喀等既称由藏返回时，就近沿玛勒延库察路而行，入阿哈雅克纳玛干口，由噶斯路返回游牧，相应臣等俟使臣等返回游牧之时，率带官兵护送至阿哈雅克纳玛干口，照料出边。据军机处原议，倘有留于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之人，酌情补给口粮。相应将如何拨补此等留候四十六人之处，咨文川陕总督庆复、甘肃巡抚黄廷桂查照办理外，亦咨文驻西宁办事副都统莽鹄赉去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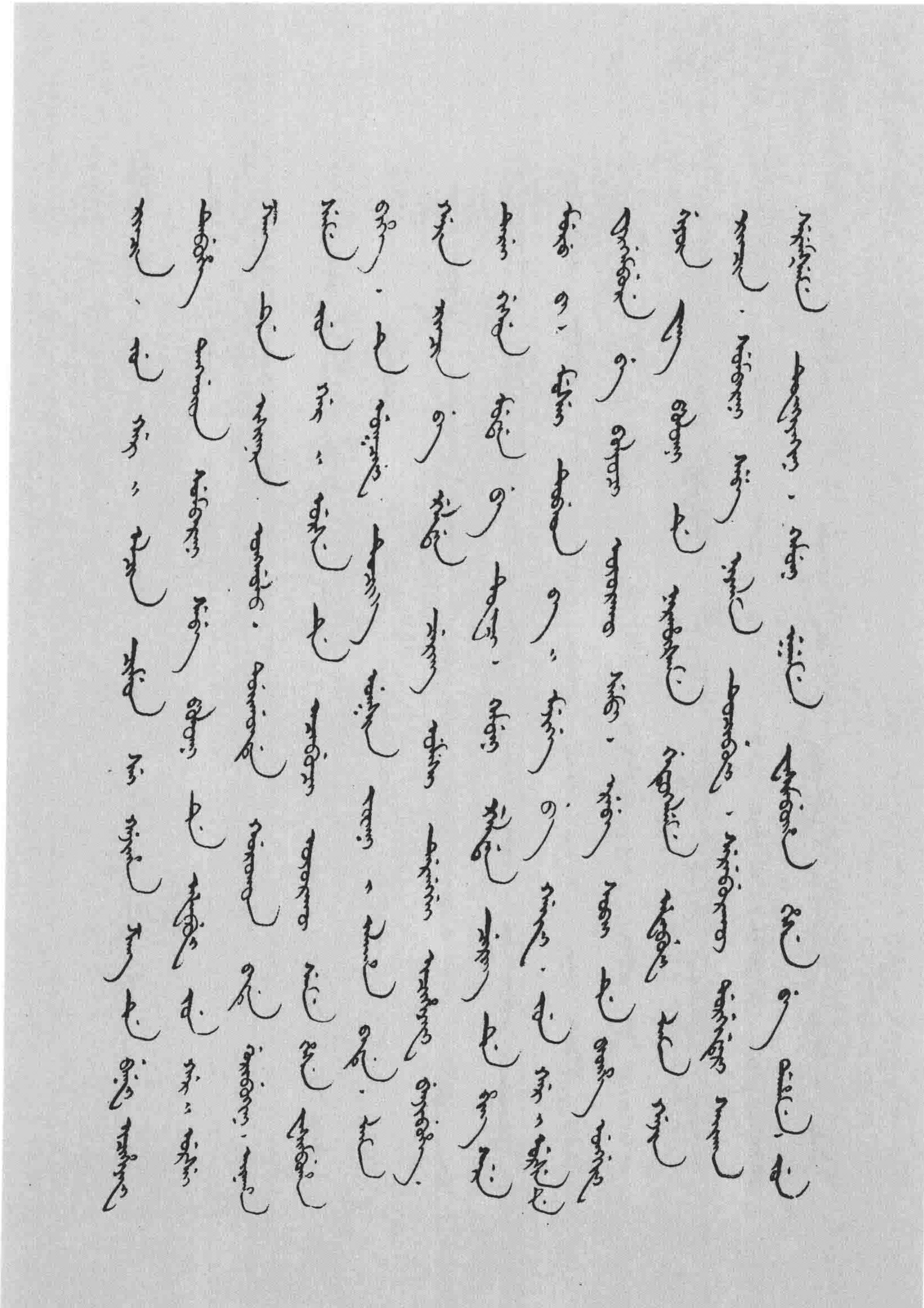
臣等率使臣等于九月初三日自哈坦和硕起程赴藏，计其路程，将于九月二十六七日抵藏。观使臣等之情形，甚是急迫，称抵藏一个月内事竣即行返回。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奏入，奉朱批：欣览之，所办善哉。在藏竣事愈速愈善，好生防范走漏消息，不必回避朕至盛京，彼知则知矣。钦此。

二一、驻藏大臣索拜奏报颇罗鼐已将噶津林沁迁往后藏折





[illegible]

档号03-1742-1-21

21.驻藏大臣索拜奏报
颇罗鼐已将噶津林沁迁往后藏折

乾隆八年十月三十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索拜谨奏，为奏闻事。

乾隆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接准军机处咨文内称，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谕，副都统索拜将此次准噶尔人等赴藏熬茶，噶尔丹策零倘若请求带往其父尸骨做擦擦，如何处置之处，具奏请旨。蒙古显贵故后，将尸骨送往藏地做擦擦者，乃其惯例。噶尔丹策零倘若请求将其父尸骨带往藏地做擦擦，著索拜、颇罗鼐告知于彼，前为此事，我等曾奏请我大圣皇帝之旨，奉旨，噶尔丹策零笃请为其父修善事，派人赴藏熬茶，朕已恩准施行。料想噶尔丹策零将按蒙古礼将其父尸骨带往做擦擦，彼时尔等再具奏请旨，必将耽误其事，著即施恩照其所请施行。等因降旨之处，明白晓谕使臣等。再，将先前由准噶尔地方送至拉达克地方住扎什伦布寺喇嘛噶津林沁、准噶尔使臣齐穆特等带至送往藏地安置唐古忒苏木巴喇尼等，交付颇罗鼐，于准噶尔人等抵藏之前，预先移往远处，断不可与准噶尔人等晤面。等因降有谕旨。现据脱出披甲兆鼐告称，喇嘛噶津林沁被噶尔丹策零极为体面办理送至，观其言词，尚对噶尔丹策零虔诚，探我土伯特地方消息，透漏给准噶尔人等，亦难逆料。等语。著将此咨文索拜，密行交付郡王颇罗鼐，派人不为知觉隐秘好生看管喇嘛噶津林沁、苏木巴喇尼等，并遵前降谕旨，于准噶尔人等抵藏之前，预先移往远处居住，断不可与准噶尔人等晤面。钦此。钦遵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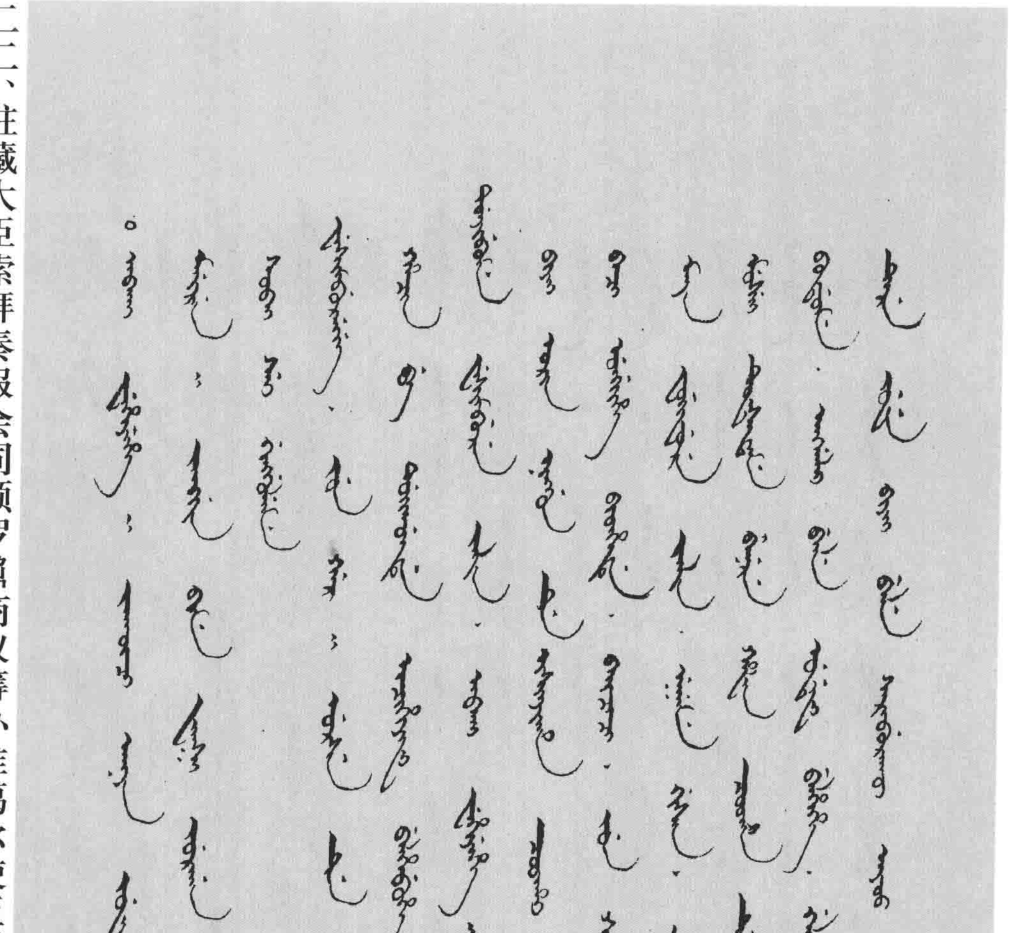
查得，适才臣处因唐古忒苏木巴喇尼于本年六月初八日病故，将其随从杂雅济尔噶勒，在准噶尔使臣等抵藏之前迁移回避，好生防范，等因交付颇罗鼐之处，业经奏闻，相应不议外，准噶尔使臣等倘若携至策妄阿喇布坦尸体告请做擦擦，臣索拜会同颇罗鼐将圣上颁降谕旨明白晓谕准噶尔使臣等。至将噶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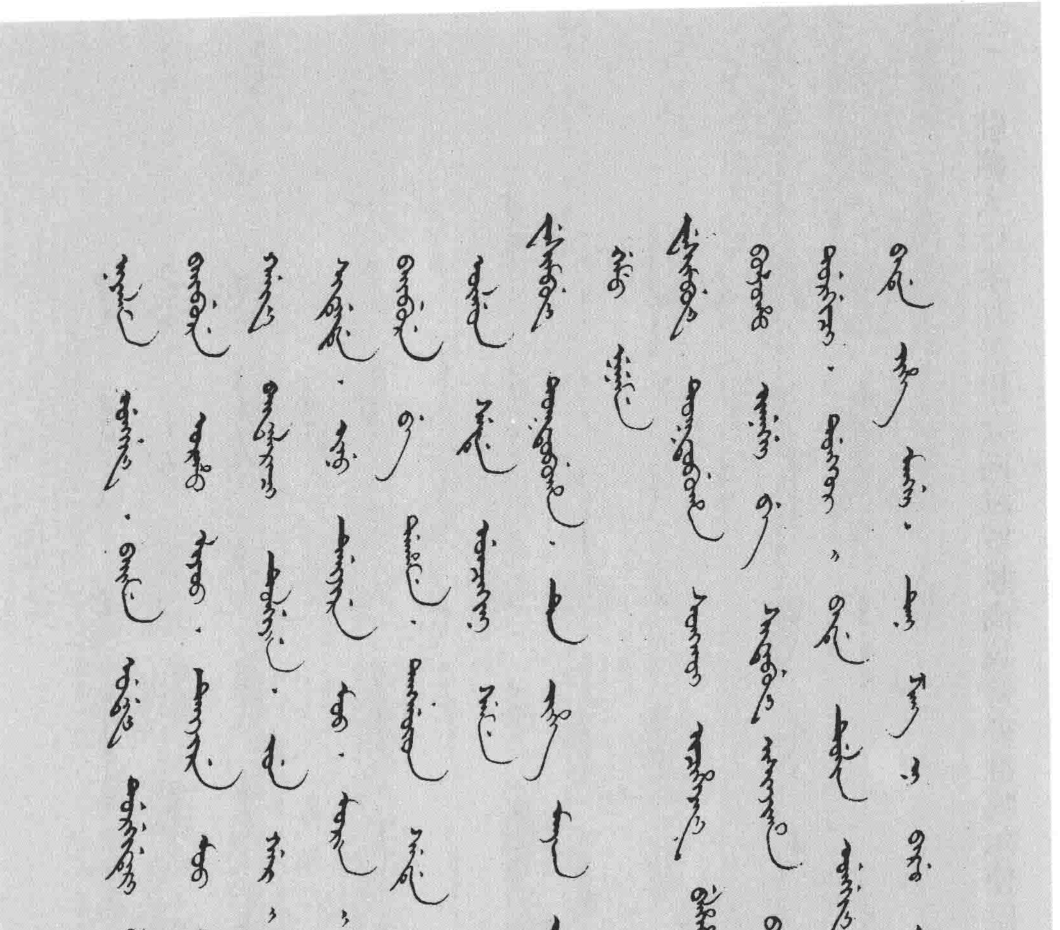
林沁等避往何地之处，经与颇罗鼐商议，据告称，噶津林沁乃拉达克地方之人，久居准噶尔地方，噶尔丹策零遣之来时，曾嘱咐探取藏地消息。以此观之，实属可疑。兹准噶尔使臣等来藏熬茶，相应将噶津林沁等移往远处，不可令与准噶尔人等相会，暗中加以防范。等因颁谕晓告者极是。卑职现派可靠第巴巴克章，即速前往扎什伦布，暗加防范，俟准噶尔使臣等即将抵藏，颇罗鼐将噶津林沁巧为移往扎什伦布西行十日名噶木巴之城居住。并严饬第巴巴克章暗加防范，断不可令其探取我土伯特地方消息，透露给准噶尔人等。等语。

是故，臣密饬颇罗鼐照此暗加防范，迁移时毋令知觉外，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十月三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一一、驻藏大臣索拜奏报会同颇罗鼐商议筹办准噶尔使臣所需口粮并防范事宜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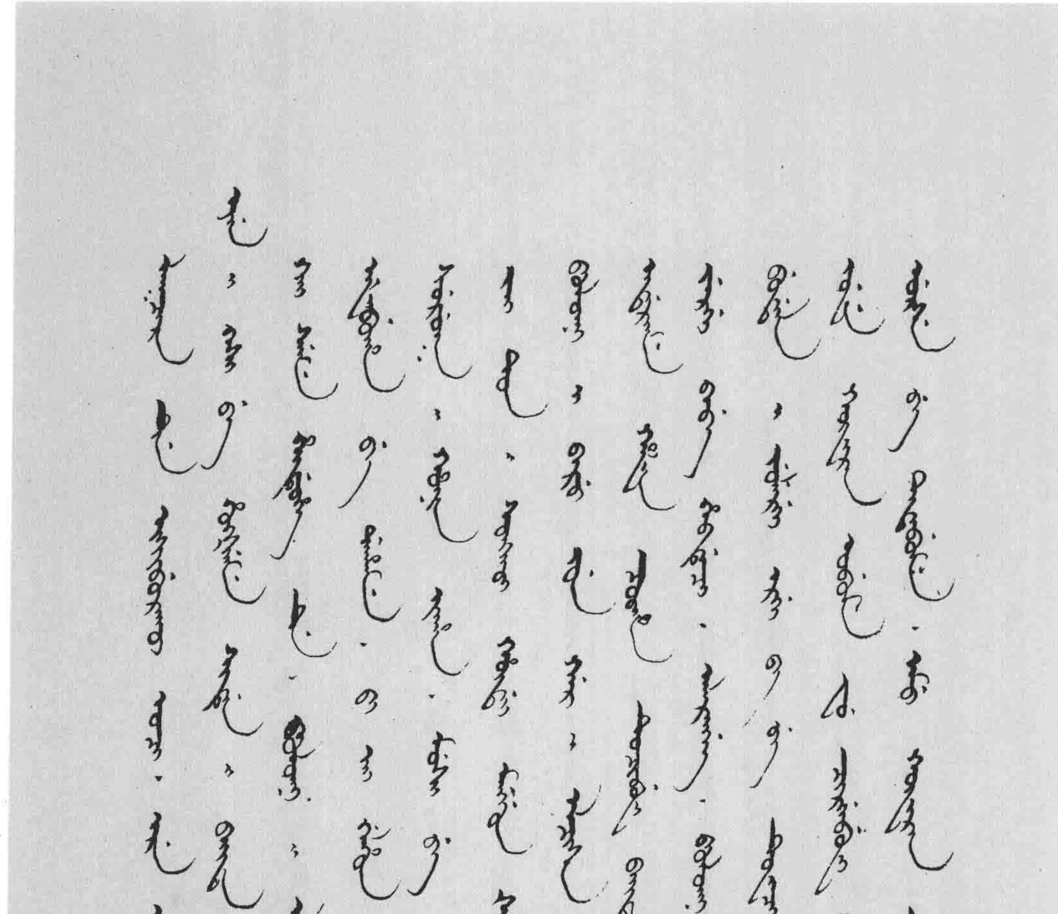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22

22.驻藏大臣索拜奏报会同颇罗鼐商议筹办准噶尔使臣所需口粮并防范事宜折

乾隆八年十月三十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索拜谨奏，为奏闻预先筹备赏给准噶尔人等之口粮等项情形事。

乾隆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接准军机处咨文内称，查得，为准噶尔人等赴藏熬茶，前经纪山与王颇罗鼐会商，核计我护送官兵所需时日，预为采办口米，又恐倘若日久，其两月口米不敷，颇罗鼐派人至帕克里地方采买，暗中备办。官兵马匹所需草料柴薪，取用颇罗鼐所备者外，准噶尔使臣在藏期间，亦需柴薪马匹草料、使用物件，相应交付唐古忒人等按时价卖给厄鲁特等。等因奏准。现来熬茶使臣事务，皆照先前奏准之例备办已毕，惟准噶尔使臣等逾期而至，又从来者中派一半人遣往东科尔地方贸易，俟至哈坦和硕地方后，再起程赴藏，相应约于九、十月方可抵达。抵藏后，俟至在前藏、后藏熬茶念经事毕，正逢大寒，使臣等倘请返回其游牧则已，如若告请彼等时逢寒冬不便返回，暂住西藏，俟至来年水草返青，再行起程，无奈亦得照准其请暂令居住。其暂住期间，颇罗鼐处所备我等护送官兵之口米足敷与否，或由何处再行采买备办，密为咨文副都统索拜，会同颇罗鼐商办。再，准噶尔人等所用草料、所需物品，既已奏准交付唐古忒人等按时价售卖，准噶尔使臣等抵藏居住期间，索拜与颇罗鼐会商，按其所需草料物件售卖，毋令短缺。惟准噶尔人等行抵边界地方，即告请其口粮已断，业经恩赏口粮牛羊。观此情形，彼等至藏，熬茶事毕，倘遇严寒不能返回，过冬期间，定需继赏口粮，理应沛恩接济，相应命玉保、索拜晓谕皇上隆恩，酌情继赏口粮。此等继赏口粮，如何备办，安置使臣于何可靠之处过冬，如何遣派官兵防范肇事之处，密为咨文索拜，会同王颇罗鼐详尽商议，并一面具奏，一面备办。所需钱粮由乌赫图等备往银两内支付，倘若不敷，由

四川办理粮饷官员支取应用，照额补给。等因具奏。奉旨：吹纳木喀等倘请在藏过冬，玉保不得应允，彼若不依，屡屡请求，再晓谕朕旨，令其居住。余即依议施行。钦此。钦遵。寄信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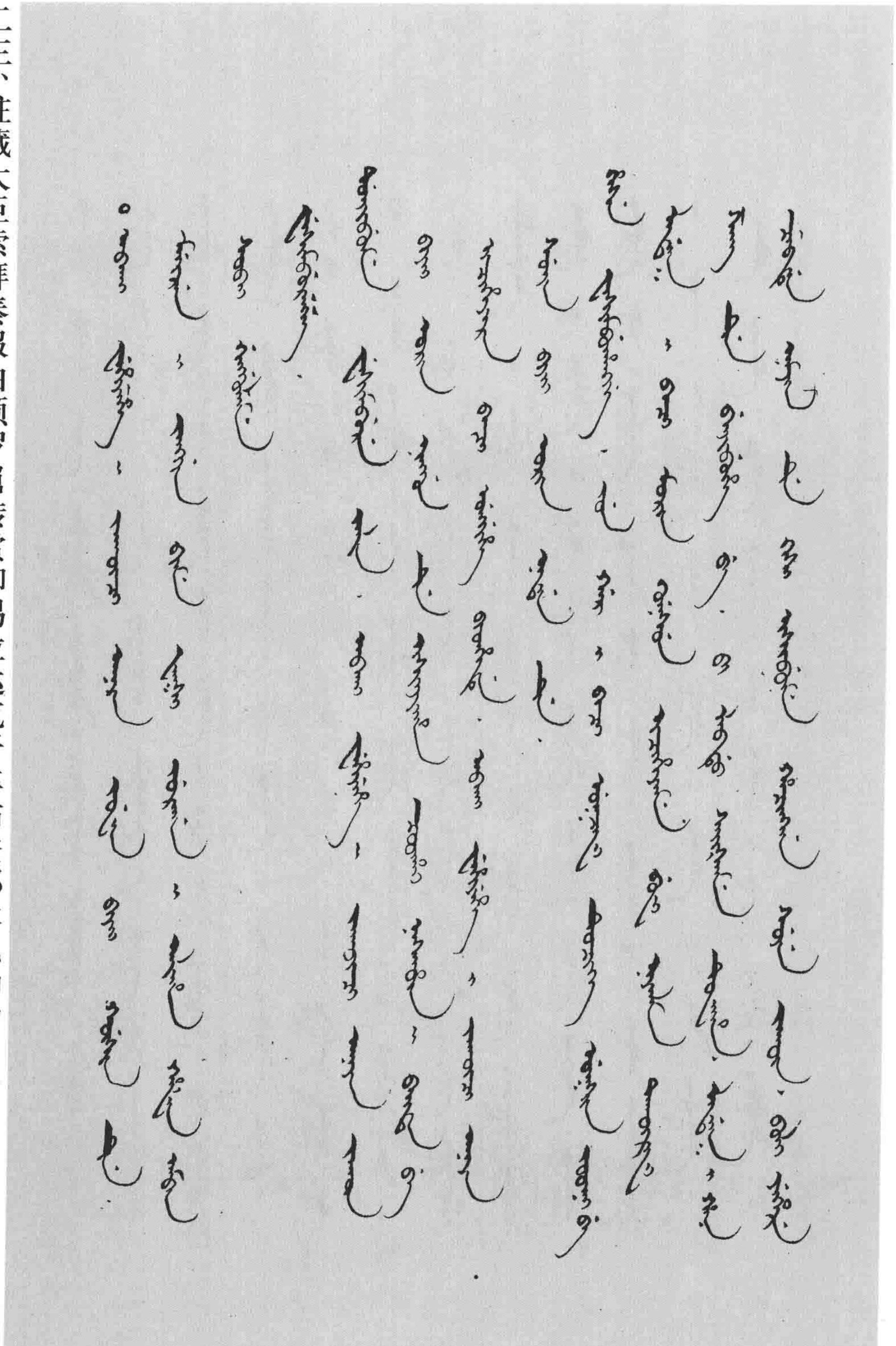
臣查前经纪山会同王颇罗鼐商议买办米石数目，现在藏地所存米石为两千三百四十一石余。计护送准噶尔使臣等之满洲官兵五百员名及官弁等之跟役在内，大约不出八百人，即便为一千人，每人每日计给米八撮三抄计，足敷十个月口米，万一使臣等在藏日久，米石不足，亦有颇罗鼐由帕克里地方觅买储备米石，再行动用，视其所用数目，照先前进价给价，则现存米石尽可足敷，相应不必筹议另行备办粮米外，其继赏准噶尔使臣等之口粮，彼等所用草料、柴薪等物，如何令其预备之处，经与颇罗鼐商议，据告称，我等土伯特地方，此数年来仰赖文殊菩萨大皇帝之恩，平安无事，连续十余年获粮丰裕，黎民安居乐业，故而马匹草料等物亦极丰富，业已交付属下人等备办周全，断不致短缺。倘若赏给准噶尔使臣等口粮，赏牛、羊、炒面、茶叶、酥油，则对彼等极为有利。牛、羊、炒面此三项，在我土伯特地方颇丰，故而不必预先出银采买，将由商上牧场多备羊二千只、牛五百头及炒面，俟至调用，即令送至大臣处。此皆为本地现成之物，情愿贡献不收价银。惟我商上所有茶叶、酥油较少，厄鲁特蒙古等素不食粮，仍嗜好饮茶吃酥油，此二项，现出银采买备办为好，倘至用时再行采买，一时难以齐全，亦难逆料。是故，现令采办茶叶三百包、酥油三千斤，按时价以每包茶叶给银一两二钱五分、每斤酥油给银一钱计，共需银六百七十五两。此项用银，请大臣交付于我，预先采买茶叶、酥油，似于事有利。等语。臣对颇罗鼐称，尔即言先行领取银两采买茶叶、酥油，相应即照尔之所言备办。尔感戴皇恩，告称动用商上牧场牛羊、炒面备赏，情愿献出不收价银，虽属尔之诚意，然因商上用费不足，仰蒙圣上施恩，每年赏银五千两，焉有反取商上之物赏给准噶尔使臣之理。而况备办赏补准噶尔人等口粮时，已奏请动用正项钱粮，如若不收价银，断然不可。凡事尔但备办妥当，毋令短缺，即为尔之感戴皇恩，勉力公务回报者也。颇罗鼐告称，大臣如此训示，卑职岂

敢违抗，请仍准以商上牧场牛羊、炒面备办，俟其用过，再如数赏给价银可也。臣复与颇罗鼐商议准噶尔使臣等在藏过冬，如何遣派官兵不致肇事，照料防范之处，据告称，卑职观达赖喇嘛所住布达拉南面地方，林中砌墙隔成两院，一院令准噶尔人等下榻，一院驻满洲官兵五百名，以便防范准噶尔人等。此处过冬不仅牢固，且于使臣等前往瞻拜大寺庙、由商上供给彼等柴薪草料，亦较近便。为防范准噶尔人等，遣派内地官兵者理所当然，倘若掺杂我唐古忒兵防守，准噶尔使臣等必以仰仗大皇帝之恩，来藏修善事熬茶，而颇罗鼐防若盗贼为由，加以埋怨，亦难逆料。以我之愚见，防守之时，将我唐古忒兵，不令使臣等睹见，暗中防范，不为所知，且与和睦之道，亦相合宜。无论如何，谨候大臣指示遵行。臣与颇罗鼐商议称，前经奏准，准噶尔使臣等抵藏后，其原护送官弁及后续护送内地官兵，扎营防守；驻藏绿营官兵，亦令酌情防守。等因。并未称掺派尔等唐古忒兵，相应即照尔之所告，将唐古忒兵不令使臣等睹见，暗中防守，过冬时，即照来时防守之例防守。准噶尔使臣等采买所需柴薪、马匹草料及使用物件，亦不得与唐古忒人众相见，照时价官为办理售给。颇罗鼐称，此甚善，凡事均按大臣之吩咐，勉之再勉，牢之再牢，奋力勤勉。等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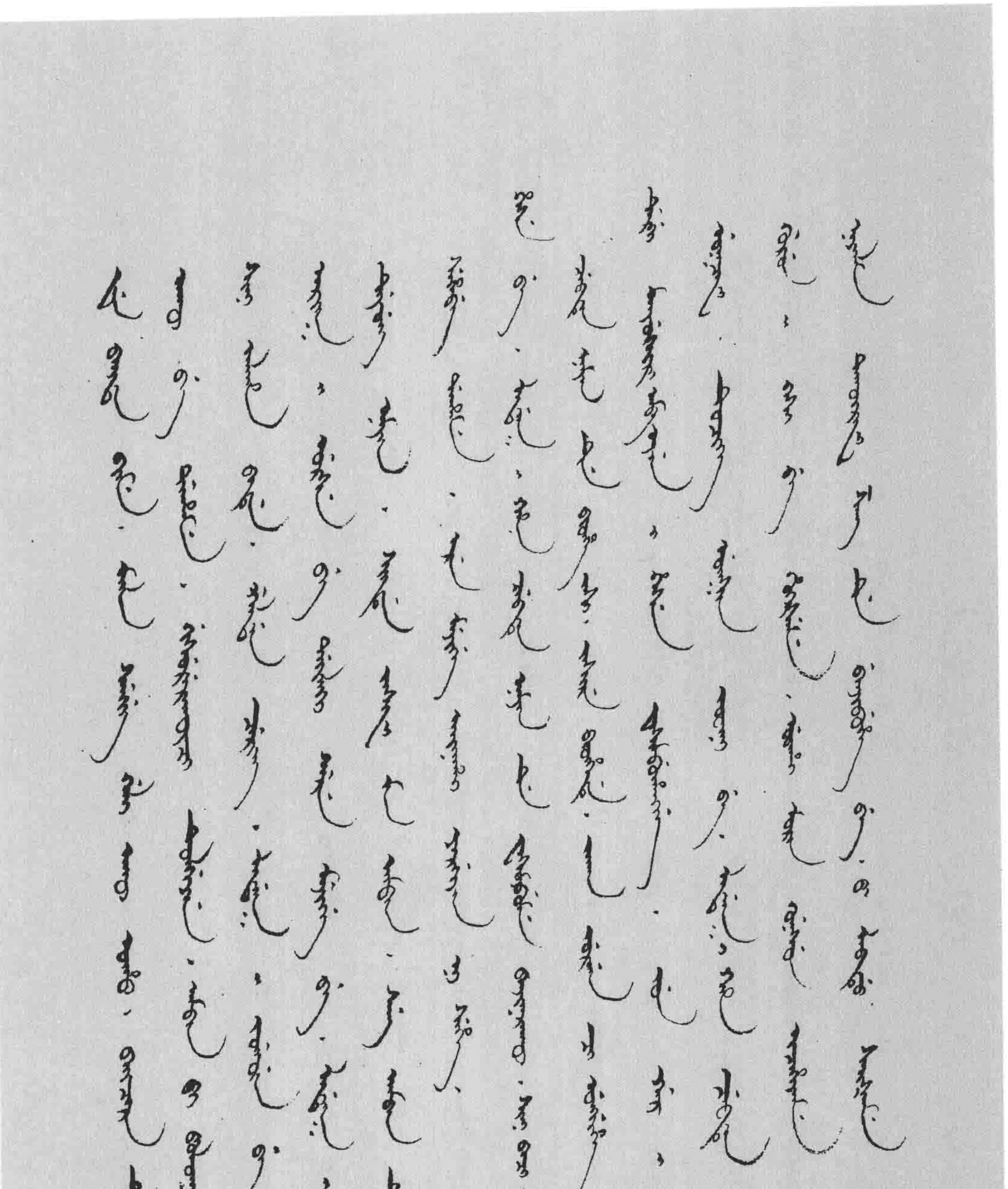
臣与颇罗鼐商办之处，谨具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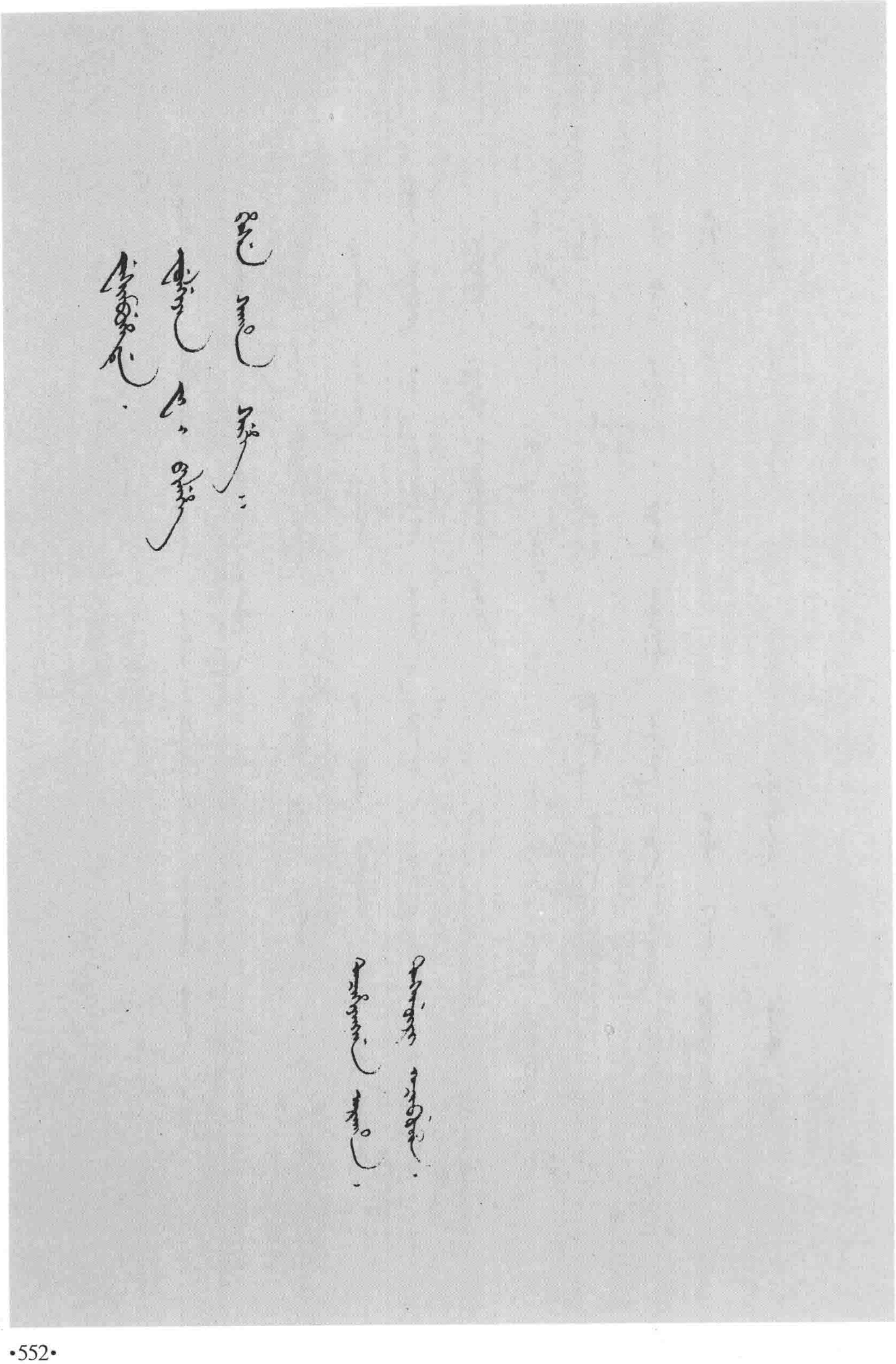
乾隆八年十月三十日奉朱批，甚善。著降旨颇罗鼐，彼之诸凡办理者，诚属可嘉，俟事善终，朕仍将施恩与彼。钦此。

一一三、驻藏大臣索拜奏报由颇罗鼐转赏御赐拉达克汗车布登那木扎勒物品折



[illegible]





档号03-1742-1-23

23.驻藏大臣索拜奏报由颇罗鼐转赏御赐拉达克汗车布登那木扎勒物品折

乾隆八年十月三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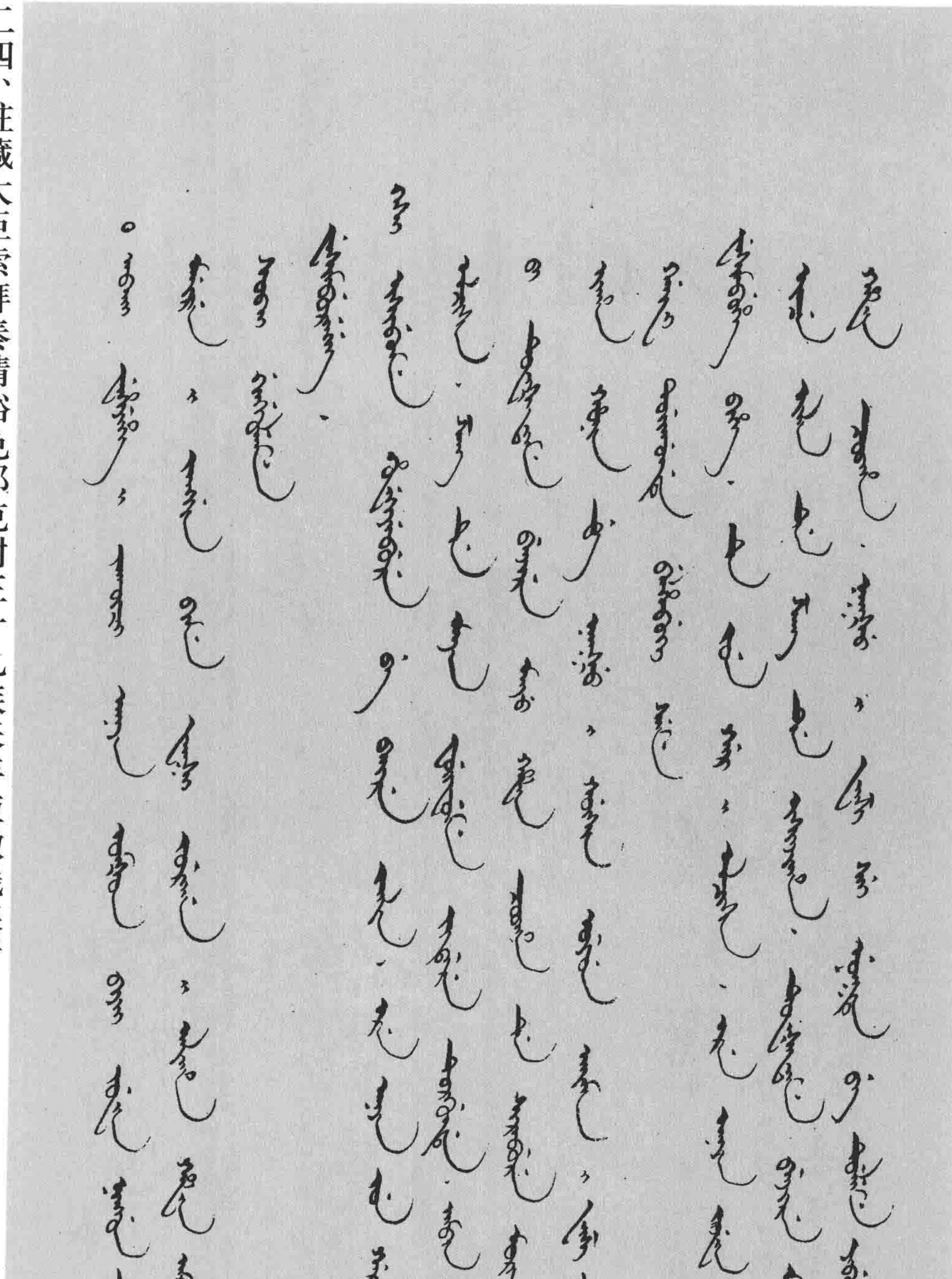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索拜谨奏，为奏闻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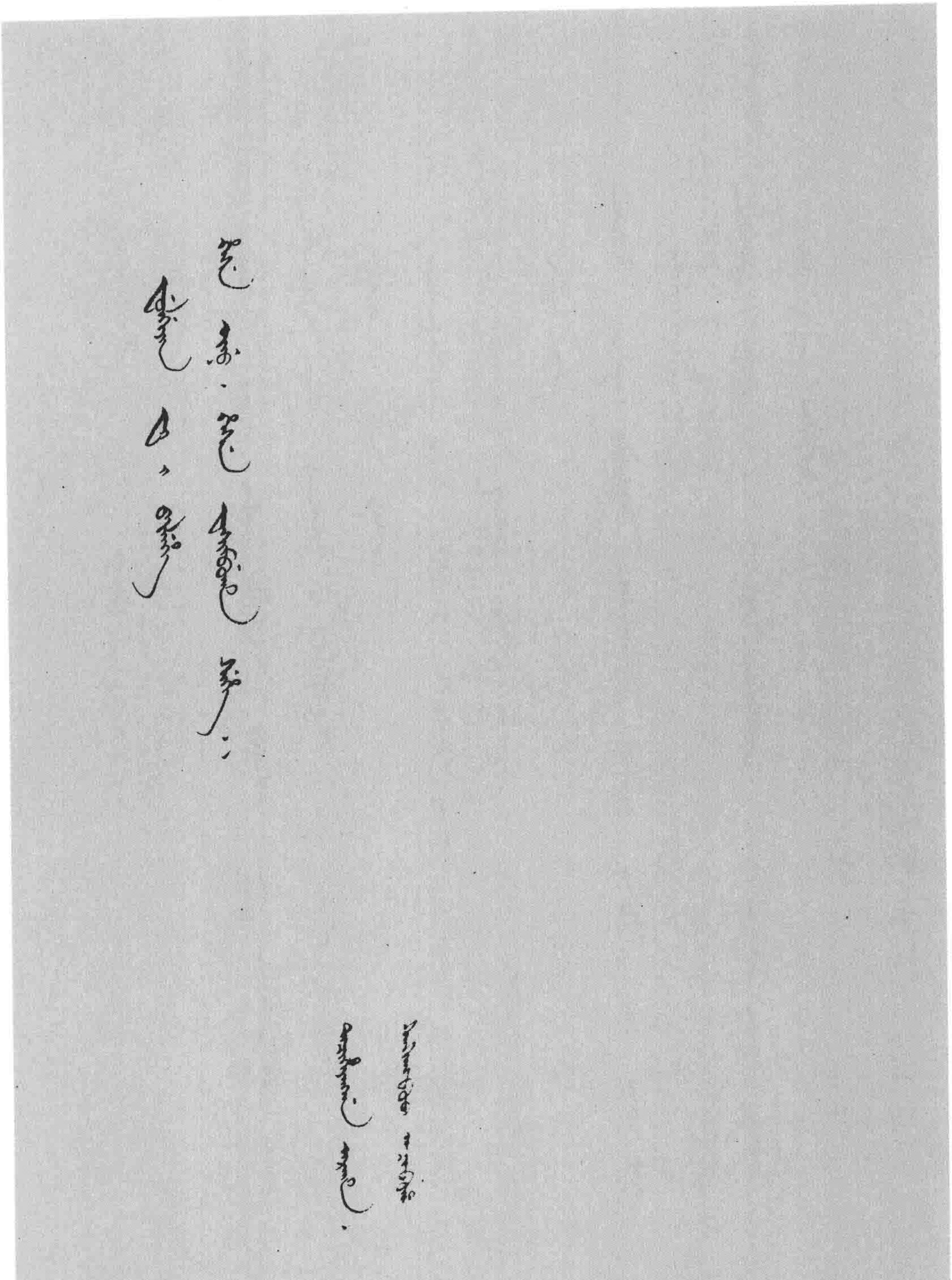
乾隆八年八月二十六日接准军机处咨文内称，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谕：准噶尔地方脱出披甲兆鼐，由拉达克地方拨给马匹口粮，派人送至西藏，朕甚为嘉赏，恩赏拉达克汗车布登那木扎勒各样缎八匹、玻璃瓷器八样。再，据兆鼐称，彼闻噶尔丹策零曾派使向拉达克借道，拟派兵赴藏征伐唐古忒人，拉达克人众言称，我等地方食用羊盐，穿戴褐布等物，均来自于藏，而况现有内地兵在藏驻守，阿里克地方防守亦极牢固，似此断然不可。等语。驳回准噶尔使臣。此系兆鼐属下人等之言，岂能为凭。拉达克汗车布登那木扎勒自其祖辈始，即感戴国恩，留意准噶尔各种消息，一旦觅得，即送达颇罗鼐，转行奏闻，虔诚奋勉。果有噶尔丹策零处派使借道拉达克征战唐古忒人之消息，车布登那木扎勒等岂能不告知颇罗鼐，想必荒唐。然而既有此言，亦不可不加预防。著将此咨文副都统索拜，明白交付颇罗鼐，寄信密谕拉达克汗车布登那木扎勒，嗣后仍前好生寻访准噶尔之所有消息，据实禀报颇罗鼐转奏。钦此。钦遵。将赏赐各样缎八匹、玻璃瓷器八样加以封装，由驿遣往。等因前来。臣索拜传来郡王颇罗鼐，晓谕圣旨后，据颇罗鼐告称，噶尔丹策零欲借道拉达克图报旧仇，派兵征战阿里克人众之消息，乃陈年旧事，还约略记得，雍正九、十年间，原拉达克汗德中那木扎勒将此信寄知与我，我曾告知于当时驻藏办事之马大臣、僧大臣，不知大臣等具奏与否。兹以此信确切与否，降旨拉达克汗车布登那木扎勒，彼必奏称其父德中那木扎勒在世时曾将此信告知颇罗鼐，现应如何办理之处，请大臣定夺。等语。臣遍查雍正九、十年间旧档，并未记有此事。伏思，彼时马喇、僧格率兵两千驻藏防守，颇罗鼐恐倘将此信告知，驻藏大臣等或派

兵前往堵截准噶尔等之来路、或拓展卡伦，劳累其唐古忒人众，遂将此信匿而不报，亦难逆料；抑或马喇、僧格以此信为谬加以轻忽，未曾具奏，亦未可料。此已为往事，马喇、僧格亦已故，无凭可查，相应毋庸置疑外，臣告知颇罗鼐称，据尔告称，噶尔丹策零拟借道拉达克征战阿里克人众之消息，原拉达克汗德中那木扎勒曾寄知与尔，尔告知于马大臣、僧大臣，兹将垂询此信确切与否之旨，不便颁降于拉达克汗车布登那木扎勒，尔可咨文拉达克汗车布登那木扎勒，文内写，适接部文内称，文殊菩萨大皇帝降旨曰：准噶尔地方脱出披甲兆鼐，由拉达克汗车布登那木扎勒感戴国恩，即行拨给马匹口粮，派人送至西藏，朕甚为嘉赏，著赏拉达克汗车布登那木扎勒各样缎八匹、玻璃瓷器八样，并将此交付颇罗鼐，由彼处寄给拉达克汗车布登那木扎勒，嗣后好生寻访准噶尔之消息，据实禀报颇罗鼐转奏。钦此。钦遵前来。是故，将大皇帝恩赏各样缎八匹、玻璃瓷器八样，由我处派斋桑莽鼐等送往。等因寄往。加以饬交外，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十月三十日奏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四、驻藏大臣索拜奏请豁免那克树三十九族来年应缴钱粮折





档号03-1742-1-24

24.驻藏大臣索拜奏请豁免那克树三十九族来年应缴钱粮折

乾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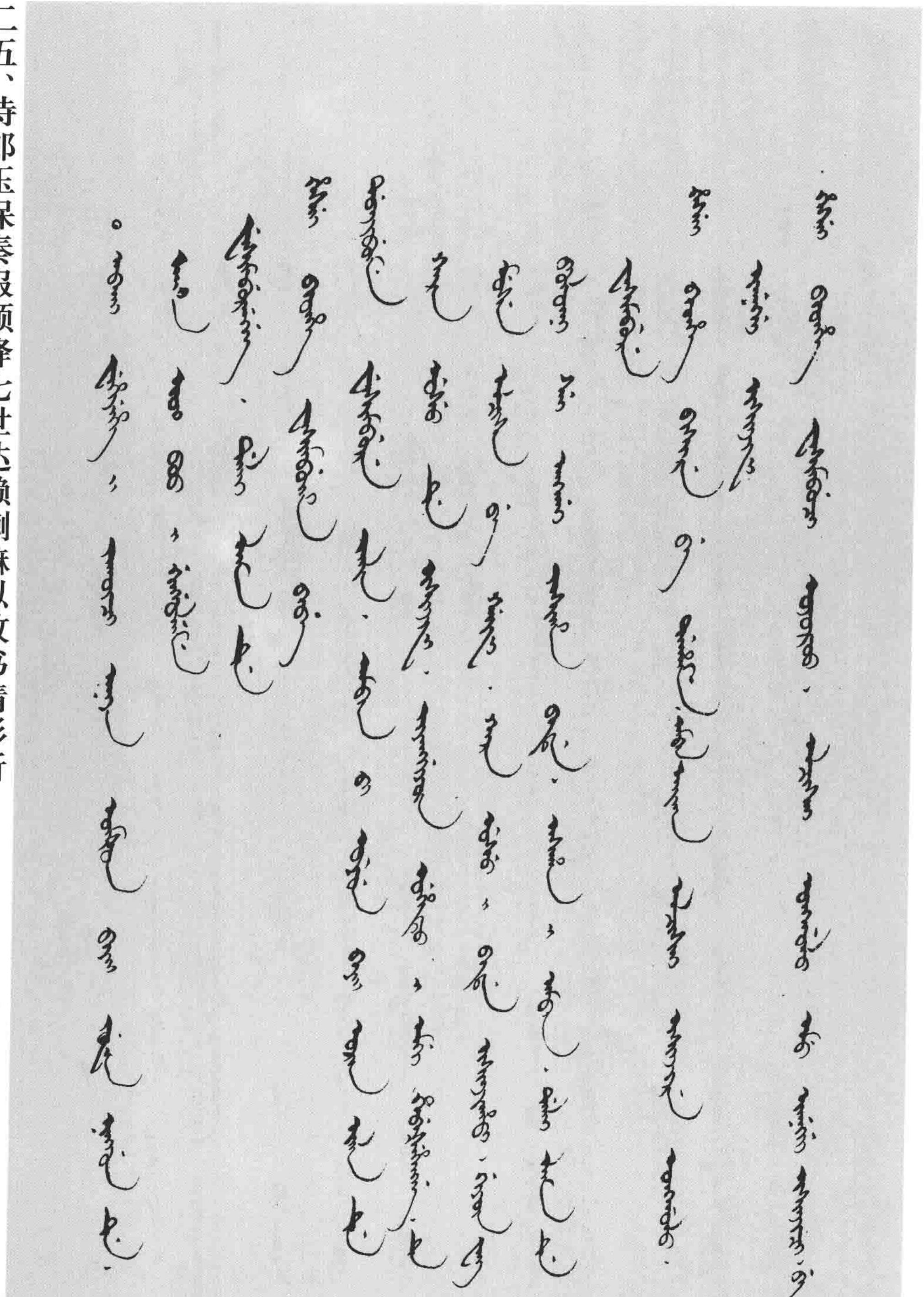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索拜谨奏，为奏请施恩嘉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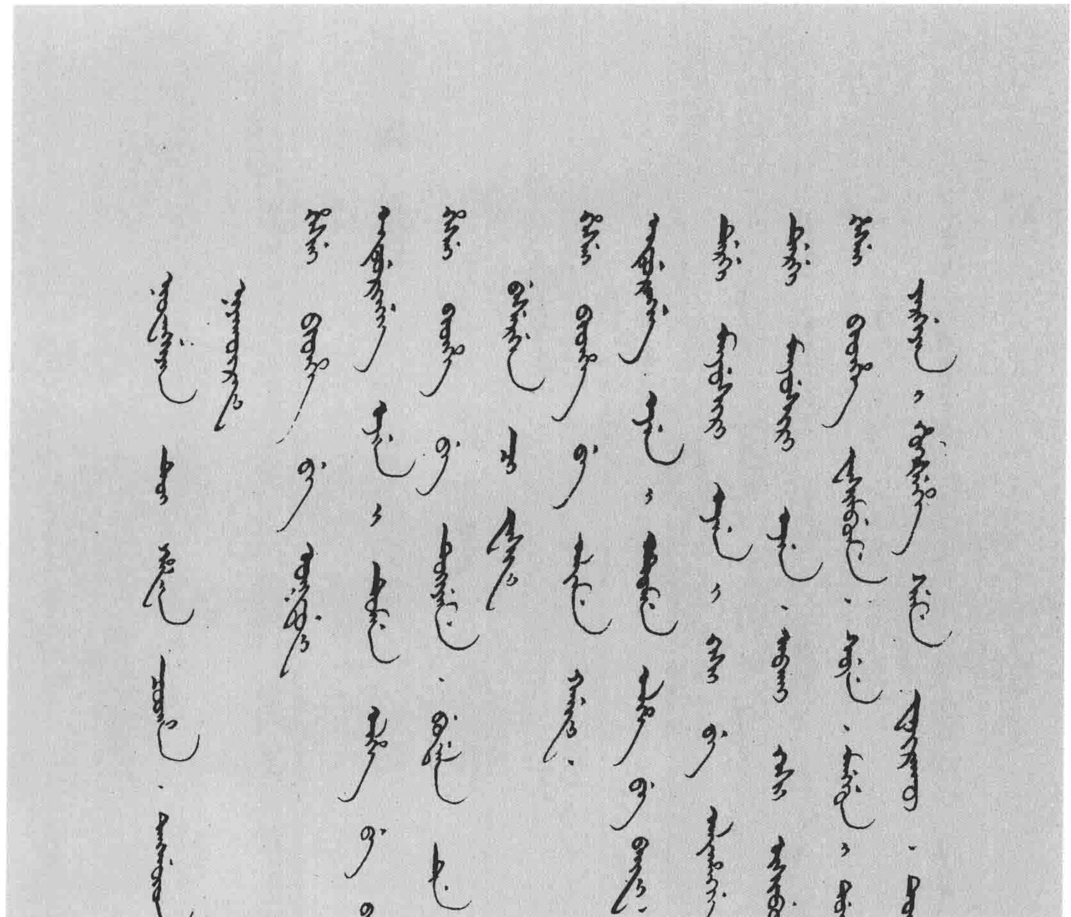
本年因准噶尔使臣等来藏熬茶，臣索拜曾奏称将接济护送满洲官兵之马牛羊，预先向那克树三十九族番众收取备办。兹准噶尔使臣等于本年十月初三日抵藏，护送满洲官兵，途经那克树番众游牧时，因畜力尚支，未用番众所备马牛羊，虽未使用，然于此次备办马牛羊，所有番众感戴圣恩，纷纷出马牛羊，备办数月，极为恭顺，毫无差池，且因本年雪大，所备马畜，略有折损。卑贱番众，既为公务奋勉效力，以致马畜稍有折损。以臣之愚见，彼等一年应交钱粮银仅为三百九十一两余，倘蒙圣上施恩，特颁谕旨宽免彼等明年应交钱粮，此等卑贱番众不仅感激皇恩，嗣后遇有公务，必将益加奋勉。可否之处，谨请圣上洞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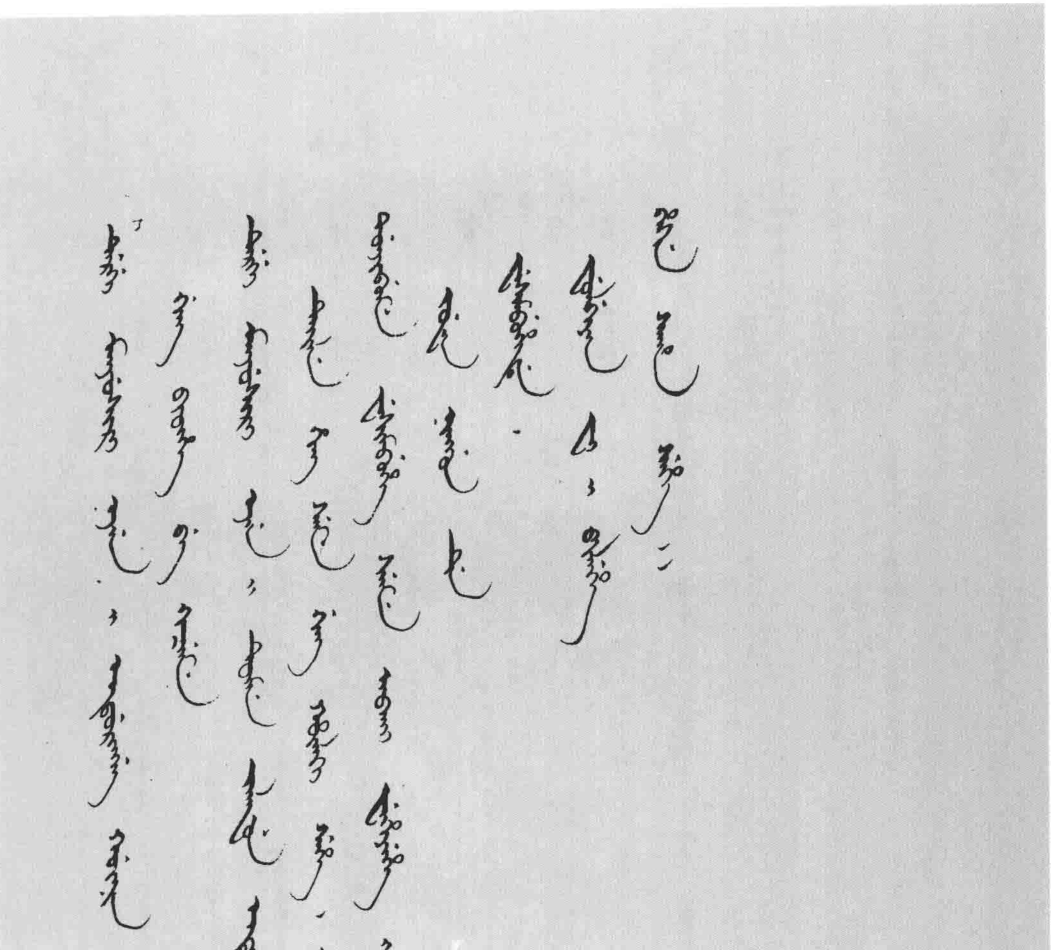
为此谨奏。

乾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奏入，奉朱批：是。已有旨。钦此。

二一五、侍郎玉保奏报颁降七世达赖喇嘛以敕书情形折







档号03-1742-1-25

25.侍郎玉保奏报颁降七世达赖喇嘛以敕书情形折

乾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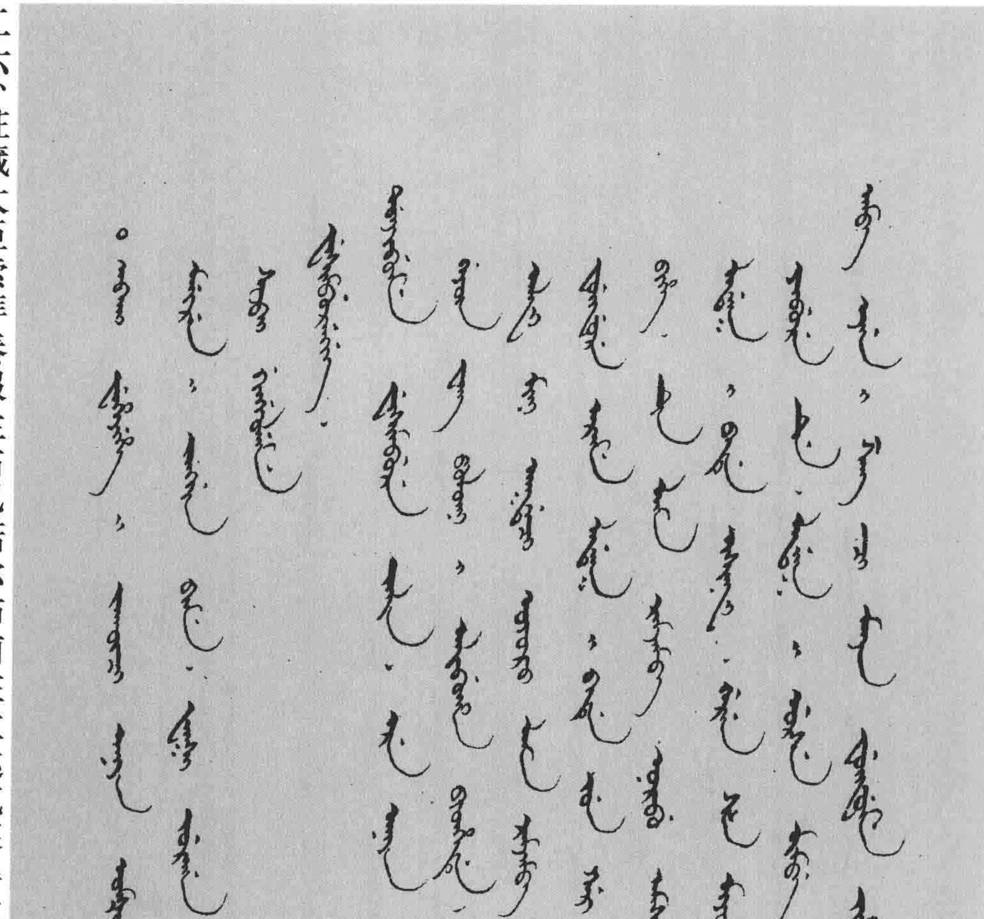
奴才玉保谨奏，为奏闻颁降达赖喇嘛以敕书情形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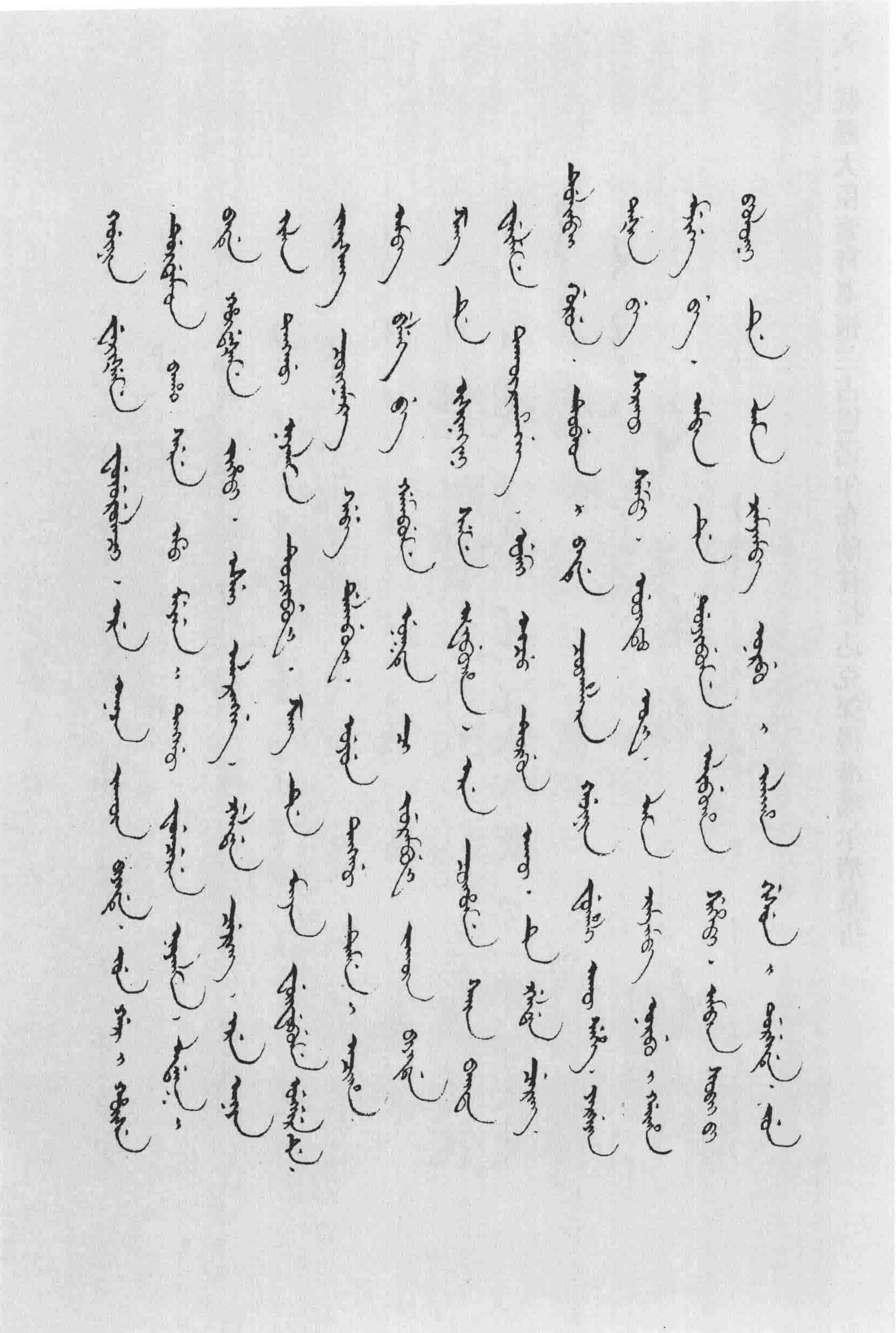
臣于九月二十三日行抵喀喇乌苏，会同将军乌赫图商议得，现我等率带使臣等抵达喀喇乌苏地方，据郡王颇罗鼐等捎来口信称，侍郎既有转降达赖喇嘛之敕书，大臣能否在使臣等抵达前日到达颁降谕旨。若能在使臣等抵达前一日到达，便于我等迎接敕书并备办。等语。相应自喀喇乌苏再南行两三日，臣即先行赴藏，早一日抵达，交付颁降达赖喇嘛之敕书。等因商定。臣于二十六日会见使臣吹纳木喀等，将臣先行赴藏颁降达赖喇嘛以敕书之处，晓告使臣等已毕，遂前行而来。臣抵达之日即是月二十九日，达赖喇嘛派三百余名喇嘛等至五里外，排列仪仗，持举彩亭，迎接敕书。驻藏办事副都统索拜、郡王颇罗鼐率绿营官兵、唐古忒格隆第巴等跪于五里外，迎接敕书，恭请圣上万安。恭赍敕书至布达拉后，达赖喇嘛下床祗领敕书，恭请圣上万安。告称，小僧荷蒙文殊菩萨皇帝之恩，至深至重，兹蒙文殊菩萨皇帝施以天恩，颁降敕书，赏赐缎匹、银茶桶、壶等物，委实感激不尽。小僧惟有仰副文殊菩萨皇帝之意，勤习黄教经咒，为文殊菩萨皇帝之万寿永固，竭诚尽力唪经。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奏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一六、驻藏大臣索拜奏报兰占巴诺尔布前往拉达克探得准噶尔消息折





[illegible]

档号03-1742-1-26

26.驻藏大臣索拜奏报兰占巴诺尔布前往拉达克探得准噶尔消息折

乾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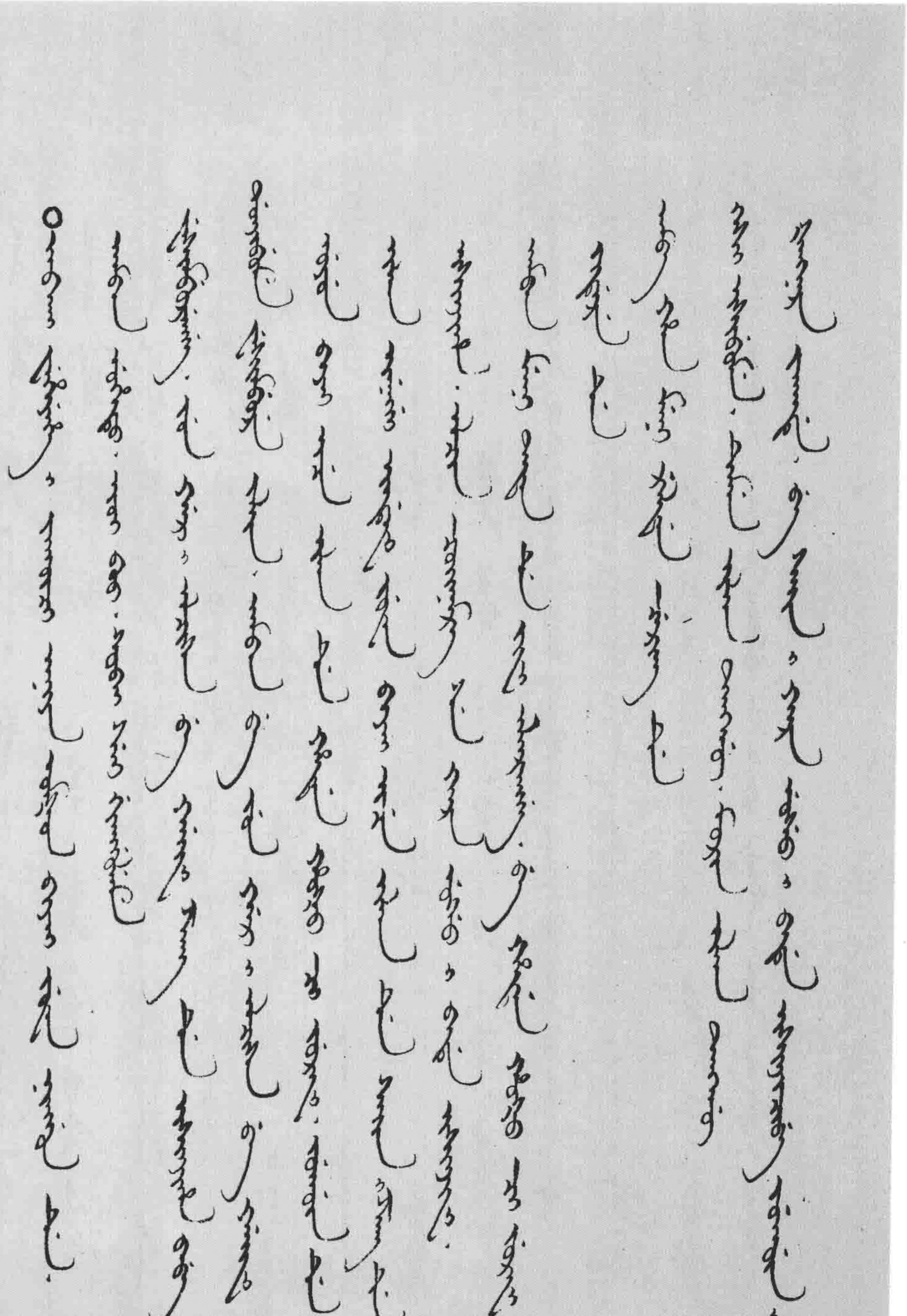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索拜谨奏，为奏闻事。

本年九月二十八日，郡王颇罗鼐呈文内称，先前卑职曾禀告大臣派我可靠喇嘛兰占巴诺尔布作熬茶状，前往拉达克地方探取准噶尔消息。兹喇嘛兰占巴诺尔布返回告称，我行抵拉达克地方，前往各寺庙熬茶，拉达克人等以我系大皇帝由藏派往熬茶之喇嘛，倍加款待。经留心探访，本年八月，准噶尔所属回子都尔达马特巴海等一伙百余人，来拉达克贸易，据彼等告称，噶尔丹策零本年将派三百人赴藏熬茶，以斋桑吹纳木喀等为首，带往九百驼包厚礼，令其自游牧起程，八月抵藏。此乃派往修善事者，并无他故。兹噶尔丹策零全无用兵中国土伯特地方之心。等语。不知其真伪。等因。是故，将喇嘛兰占巴诺尔布探来消息，禀告于大臣。等因。臣索拜交付颇罗鼐称，喇嘛兰占巴诺尔布所告之言内，虽称准噶尔人等此次专特来藏修善事，并无他故，亦不可深信，我等惟但示以和睦之道，暗中防范，断不可轻忽。等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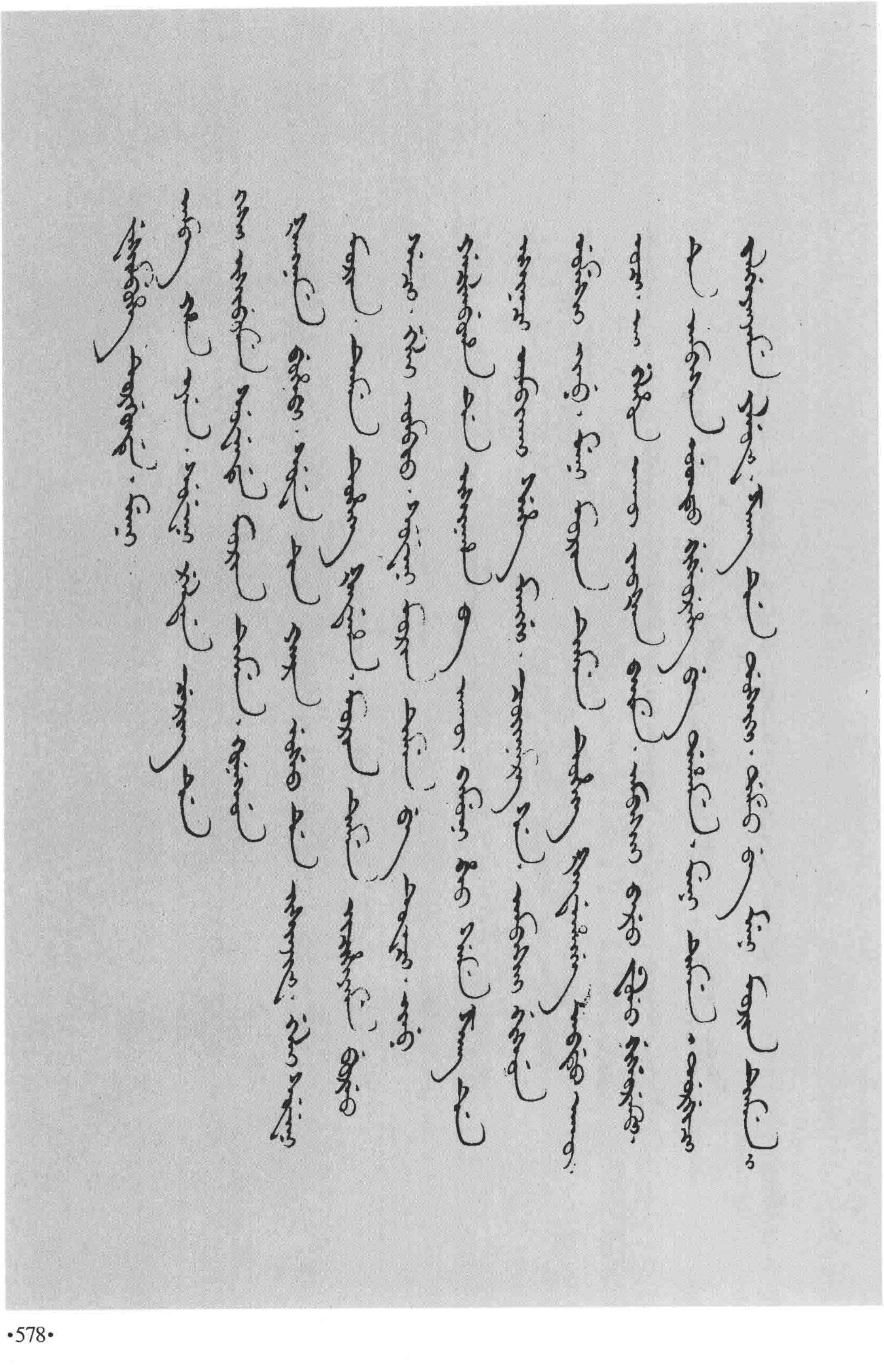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二一七、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使臣等抵藏并筹办返程所需马驼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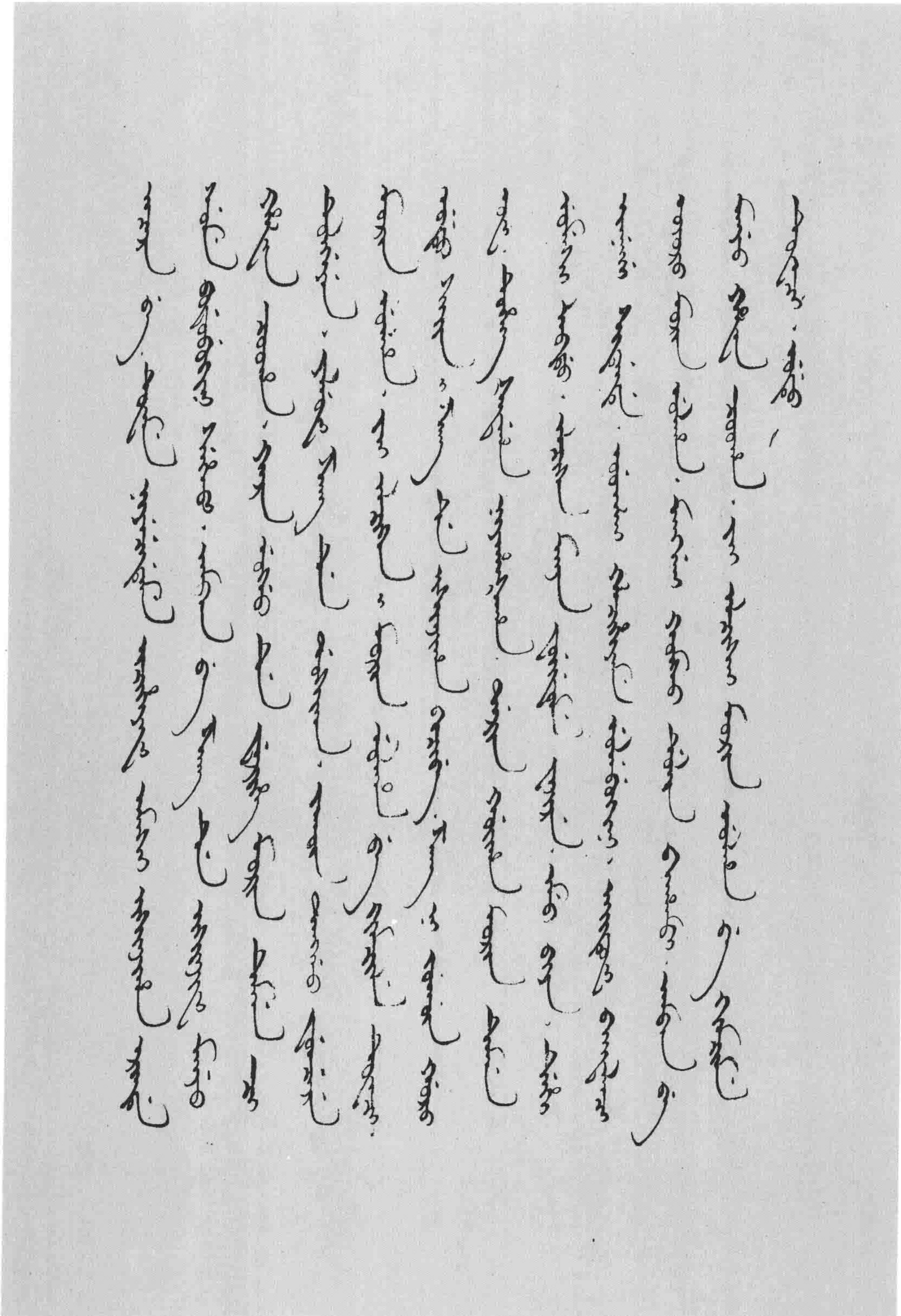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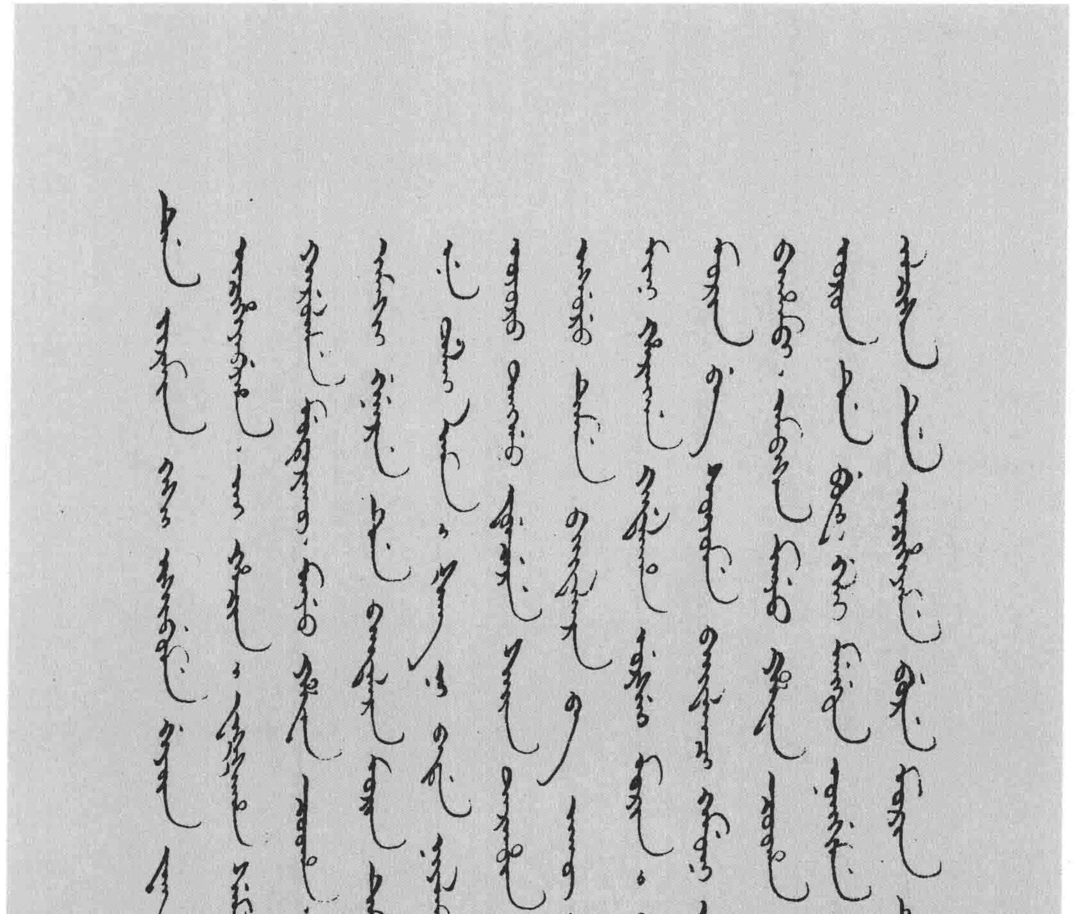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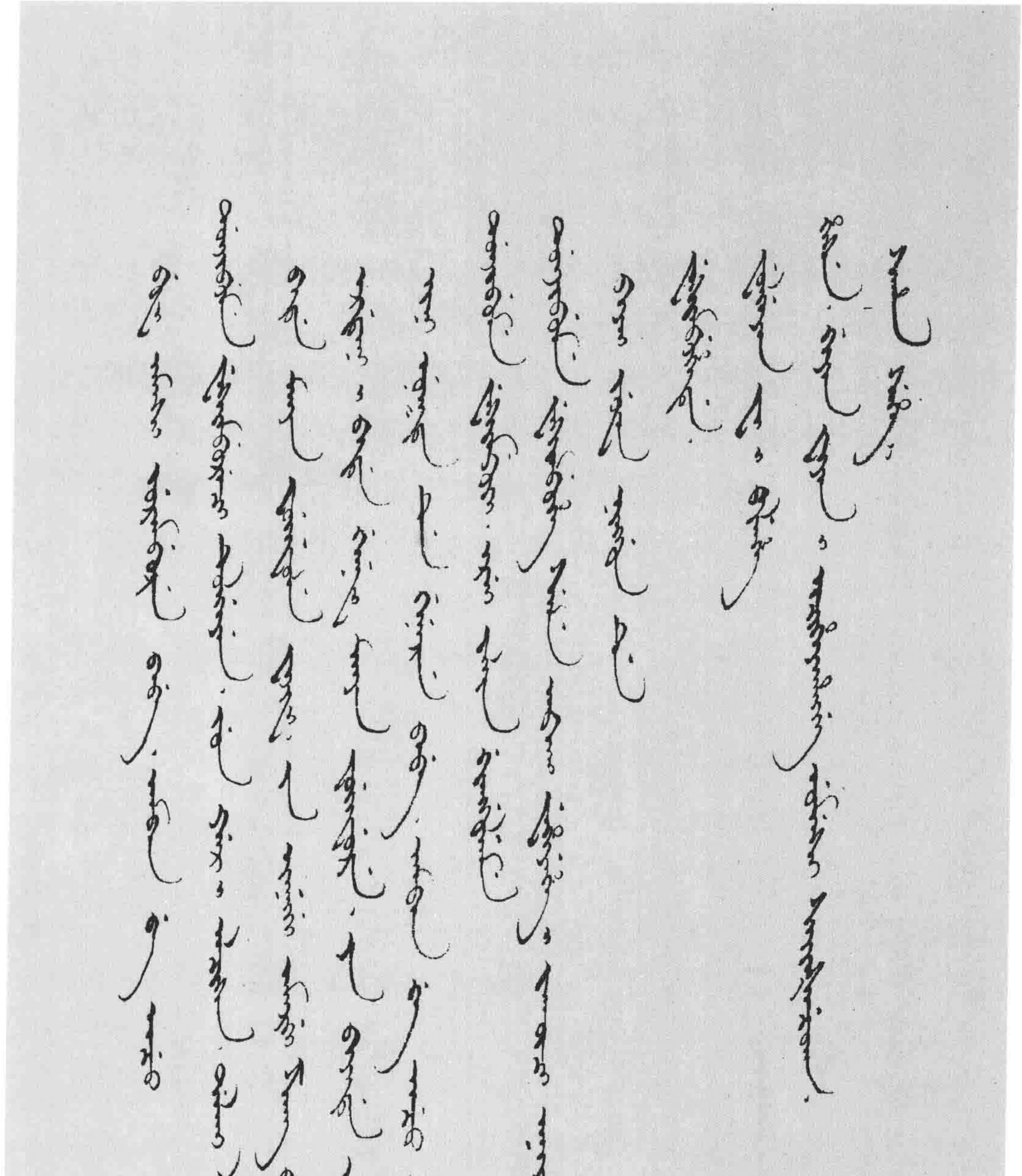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27

27.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使臣等抵藏并筹办返程所需马驼折

乾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臣乌赫图、玉保、索拜等谨奏，为奏闻率准噶尔使臣等抵藏之处事。

臣等率准噶尔使臣等于九月初三日自哈坦和硕起程，在途住三宿，十月初三日安然抵藏。行抵喀喇乌苏，吹纳木喀等来至臣等住处告称，我等自哈丹和硕起程前来时，蒙大皇帝施恩我等之噶尔丹策零，赏给驼三百峰、马三百匹，我等得以顺利抵达喀喇乌苏地方，然在途倒毙驼六十余峰、马一百三十余匹，现疲惫难行驼十三峰、疲惫马三百零五匹。此等疲惫马驼，拟留于喀喇乌苏地方，由我等人众内，留四五十人放牧，请大臣等交付地方人等，照料我等之人畜。言毕，臣等对使臣等称，尔等之马驼虽有倒毙疲惫者，我等护送前来官兵之马驼，亦有倒毙疲惫者，如此长途跋涉，能无倒毙疲惫者乎？兹将尔等倒毙疲惫马驼，拟留此喀喇乌苏等地则留之，我等交付此处之人等，好生牧放尔等之马驼。尔等如若拟留尔等之人牧放马群则不可。唐古忒人等不比内地蒙古、汉人，此喀喇乌苏系藏属地方，藏地归郡王颇罗鼐等管理，尔等准噶尔人等原与西藏人等结有仇怨，倘留尔等之人在此放牧，我等难保唐古忒人之心。言毕，吹纳木喀等称，大臣等所言甚是，依我等之见，留下我等之人放牧，尽心竭力照管，则我等之马畜得以膘壮，有利于我等返回游牧，故而对大臣等言称留下我等之人放牧。兹大臣等既言将我等所留马畜交付尔等之唐古忒人众好生牧放，倘留我等之人，难保唐古忒人心，相应免留我等之人，将所留马三百零五匹、驼十三峰，交付大臣等留于此处。臣等称，如此则甚善。吹纳木喀等告请，我等由游牧前来时，携来马驼虽多，然我等之马驼水土不服，倒毙疲惫者甚多，倘未仰蒙大皇帝施以天恩赏给马驼口粮，我等前来人众，不仅不能来藏，即便游牧亦难返回之处，大臣等皆知之。我等留此之疲惫马匹甚多，骑用马畜委实

不敷，请大臣等能拨给我等马畜，以便乘骑进藏。大臣等称，尔等骑来马畜，虽然倒毙疲惫者众，尚可由尔等骆驼内调剂骑用。现自喀喇乌苏至藏，相距近五百余里，并不遥远。先前尔等之噶尔丹策零以派往藏地使臣等难免在途遇有困顿、炊断粮绝，奏请我大皇帝之恩，蒙我大皇帝施恩尔等之噶尔丹策零，赏给尔等马驼、口粮。尔等兹抵喀喇乌苏，又以尔等马驼倒毙疲惫，请求拨给马驼，尚属可行乎？观尔等之马驼，又未折损，尽可抵藏。吹纳木喀等称，大臣等所言甚是，我等之马驼倒毙疲惫者倘若无多，岂敢图谋侥幸，向大臣等多言。兹大臣等之言既然如此，相应由我等之骆驼内调剂骑用进藏。惟我等观马驼之情形，虽能至藏，由藏返回游牧时，实有难处。臣等称，尔等现并未抵藏，尔等抵藏返回时，诚若不能，尔等再陈请彼处郡王颇罗鼐等，亦为时不晚。吹纳木喀遂称，大臣等所言是。九月十八日，行抵诺莫罕乌巴西岭，准噶尔小头目伊尔盖因气馁嗓哑亡故。臣等问吹纳木喀等，亡故伊尔盖年岁几何，有无旧疾，患病有几日。据吹纳木喀告称，伊尔盖系鄂托克之一名小头目，本年六十二岁，并无顽痼旧疾，昨晚曾言头疼气短，至夜气短病故。等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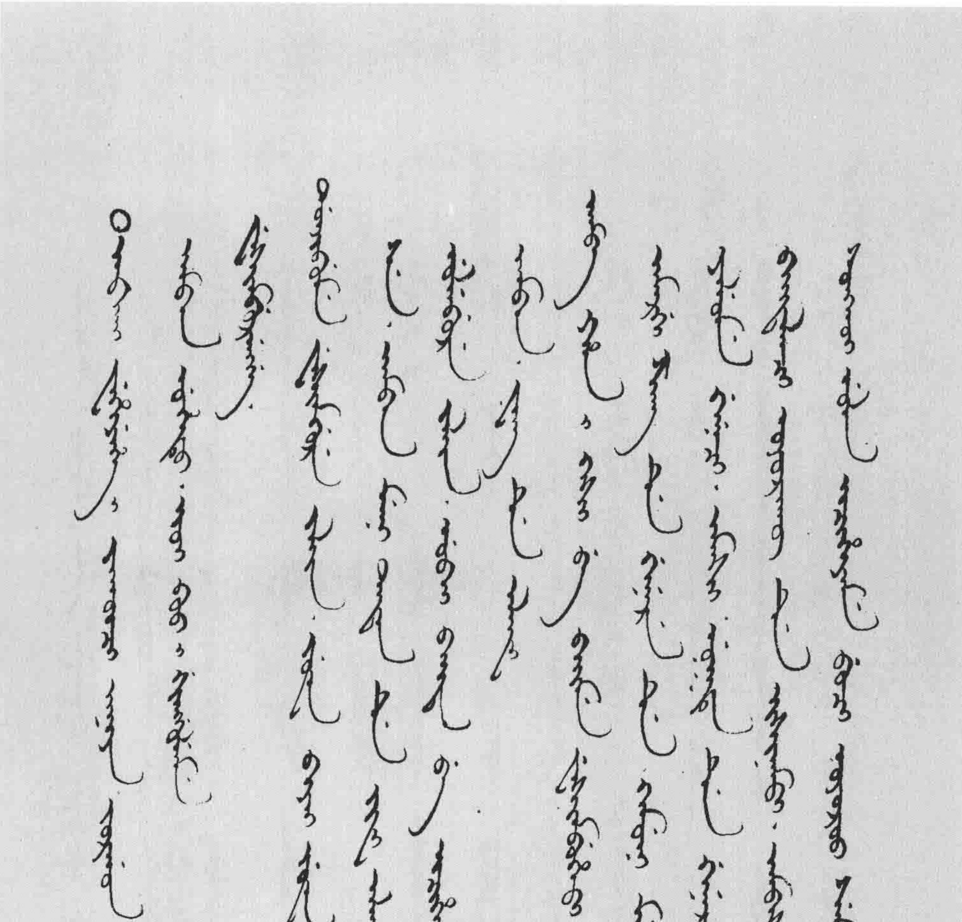
臣等于九月二十一日行抵莫恩赞西利，接准驻藏办事副都统索拜等捎信称，据颇罗鼐告称，据旧例载，大臣官兵若来西藏，皆迎于喀喇乌苏地方，接济牛羊口粮。再，喀尔喀蒙古、青海辉特、准噶尔人等若来，亦迎于喀喇乌苏等地，接济牛羊口粮。接济大臣官兵之口粮，毋庸另议外，其接济准噶尔人等口粮，业经备往，可否给付之处，请大臣等定夺。等因前来。臣等商议得，圣上施恩赏给准噶尔人等马畜口粮接济，准噶尔人等之口粮未曾短缺，臣等及官兵亦仰仗圣恩，领有八个月盐菜银及四个月口米，我等倘若接受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等所给口粮，必定亦给准噶尔人等口粮，故臣等未收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等所给口粮外，亦未令给准噶尔人等以口粮。二十五日，行抵喀喇乌苏迤南玉木地方，达赖喇嘛派其多尼尔告称，先前大臣等未曾接受送给官兵及准噶尔使臣等之牛羊口粮，兹达赖喇嘛派我送给大臣等面、茶、饼，请大臣等接受。再，亦有达赖喇嘛赏给准噶尔使臣等之茶、面、饼，请大臣等派人带领我等送至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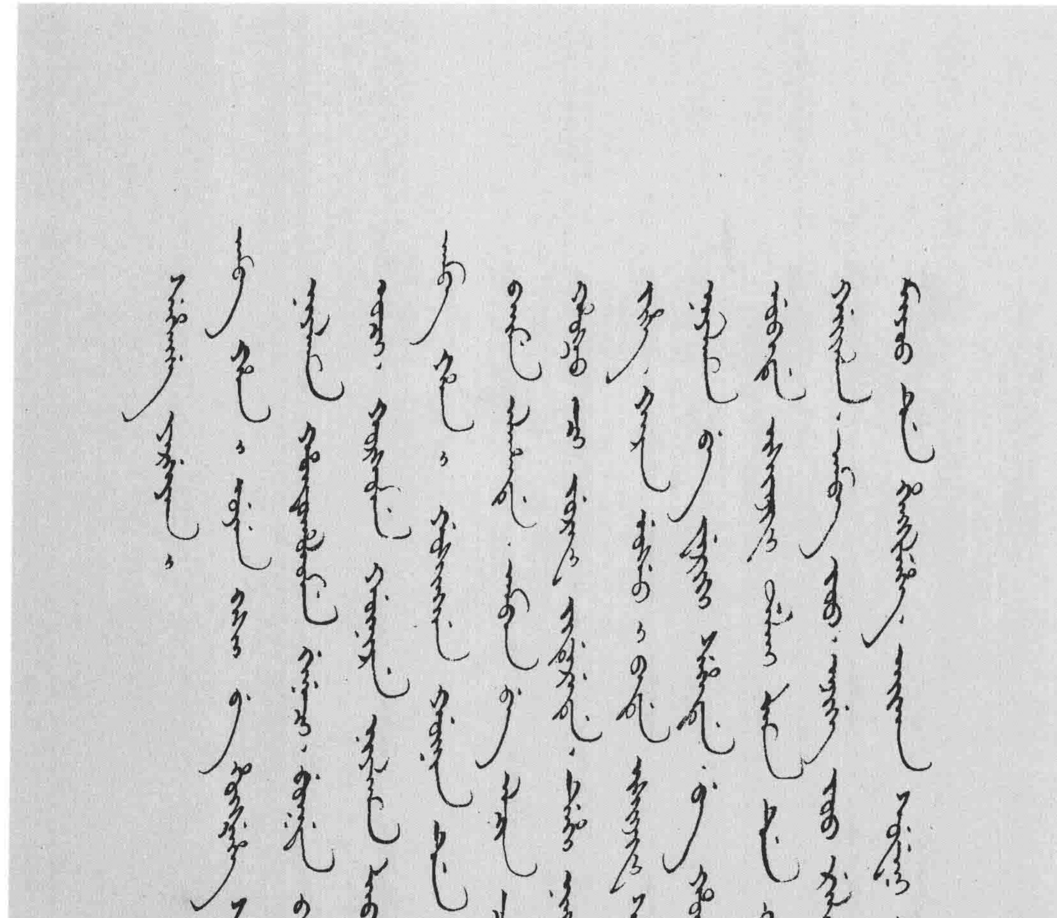
臣等住处。闻此，经臣等商议，由达赖喇嘛派送茶、饼、面内，酌取些许，派人护送达赖喇嘛之多尼尔至使臣等之住处，将达赖喇嘛赏给使臣等之茶、饼、面等物，由其多尼尔颁赐毕，使臣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合掌叩首接受。臣等观此次所来使臣等，感激圣上隆恩，极为恭顺，所有大小事宜，均与臣等商议而行，因感激圣上隆恩，毫无忤悖之处。使臣等抵达喀喇乌苏后，虽告请拨给马畜替补其倒毙疲惫马驼，然臣等核查其马畜，虽然倒毙疲惫，尚能维持至抵藏，并不致窘迫，故而未在喀喇乌苏地方拨给满洲官兵、准噶尔人等以马畜。自喀喇乌苏至藏，使臣等之疲惫骆驼十二峰、马三十一匹，据军机处先前议奏，藏地道路遥远，我等之官兵马畜难以直达，前经奏准，将为沿途接济马匹口粮备往银三万两，由该总督处照原议办理携往，交付于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倘若我等之官兵马畜在途疲乏、口粮不继，及使臣等遇有困顿，酌情补办，俟返回时销算。等因。臣等抵藏，除满洲官兵留于喀喇乌苏之马驼外，核查骑用至藏之八百余匹马畜，及使臣等之马畜，虽属安然抵藏，然因入藏道路迴远，倒毙疲惫、跛瘸生疮马驼极众，使臣等熬茶三四十日间，即便尽速喂养，得以恢复之马畜不及半数。臣等核查满洲官兵及使臣等之马畜，虽皆仰赖圣上天恩安然抵藏，俟使臣等事竣返回，倘不拨给满洲官兵及使臣等以马畜，委实难以返回。是故，臣等经与驻藏办事副都统索拜商议，称从其所辖绿营兵马匹内选用，可得马二百余匹。经与郡王颇罗鼐商议，称颇罗鼐系卑微之人，仰蒙圣上屡施天地般高厚之恩，封为郡王办理藏事，竭尽奋勉，亦难还报于万一。满洲官兵及准噶尔使臣等返回时，所用马驼极为重要，现有达赖喇嘛商上地方人等所献堪用百余峰膘壮骆驼，我等此处全然不用骆驼，故而闲置；卑职所辖人等马匹内，选其膘壮者使用，尚可得一千余匹。大臣等予以更换满洲官兵疲乏马匹，又增发银两，且将拨给准噶尔使臣等之马驼给付时价，相应办理极为容易。俟大臣等需用时，即赶来交付。是故，臣等与副都统索拜、郡王颇罗鼐商议得，而今既有驼一百余峰、马一千二百余匹，尽可足用。率准噶尔使臣等返回时，俟得满洲官兵、使臣等所用马驼数目，再行给价。等因议定。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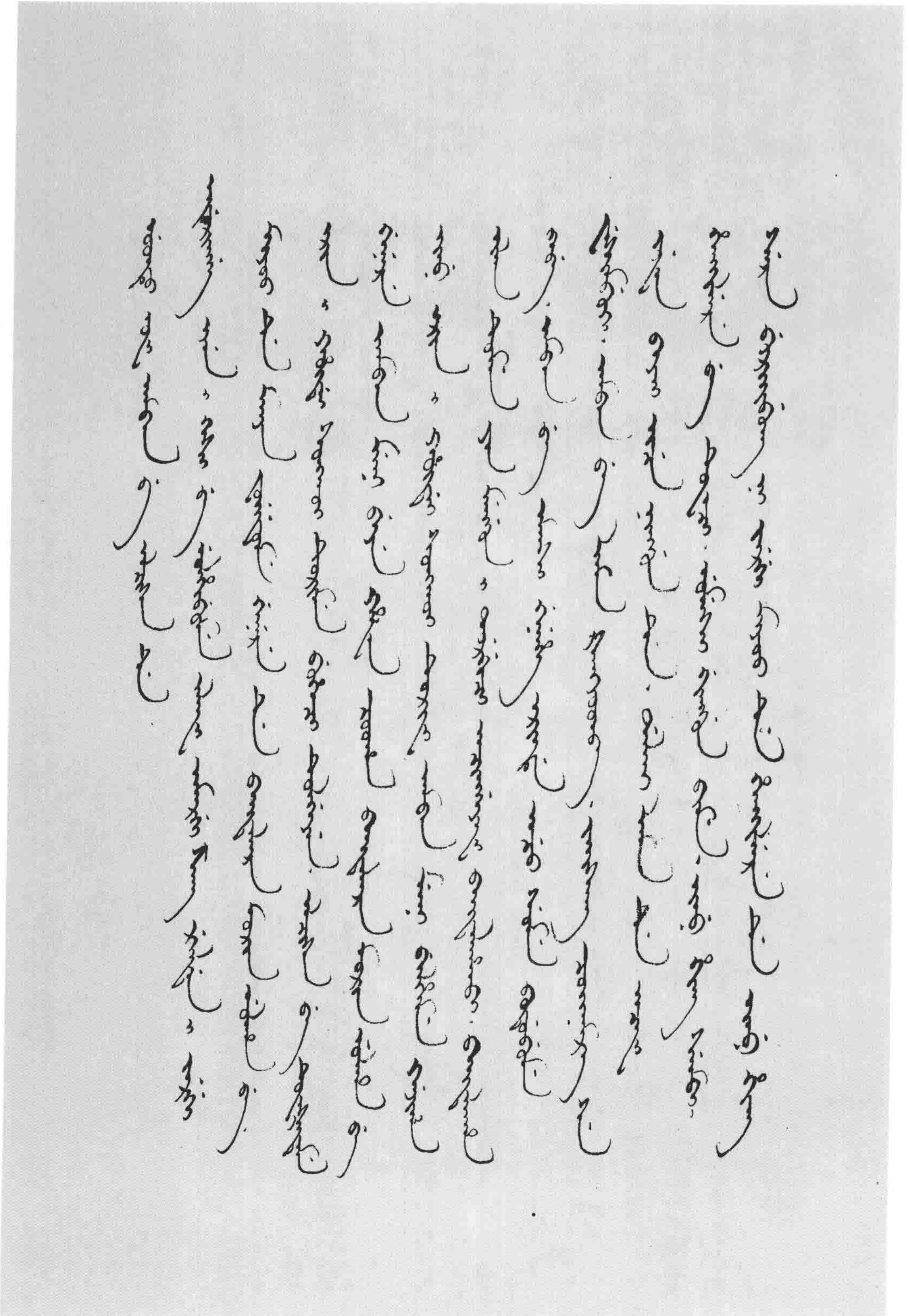
臣等返回时，臣等如何拨给满洲官兵以马畜，晓谕准噶尔使臣等皇上隆恩，拨给马驼起程返回之处，臣等将另行奏闻外，准噶尔使臣等在达赖喇嘛处熬茶毕，何日前往后藏班禅额尔德尼处熬茶、何月返回其游牧之处，容臣等另行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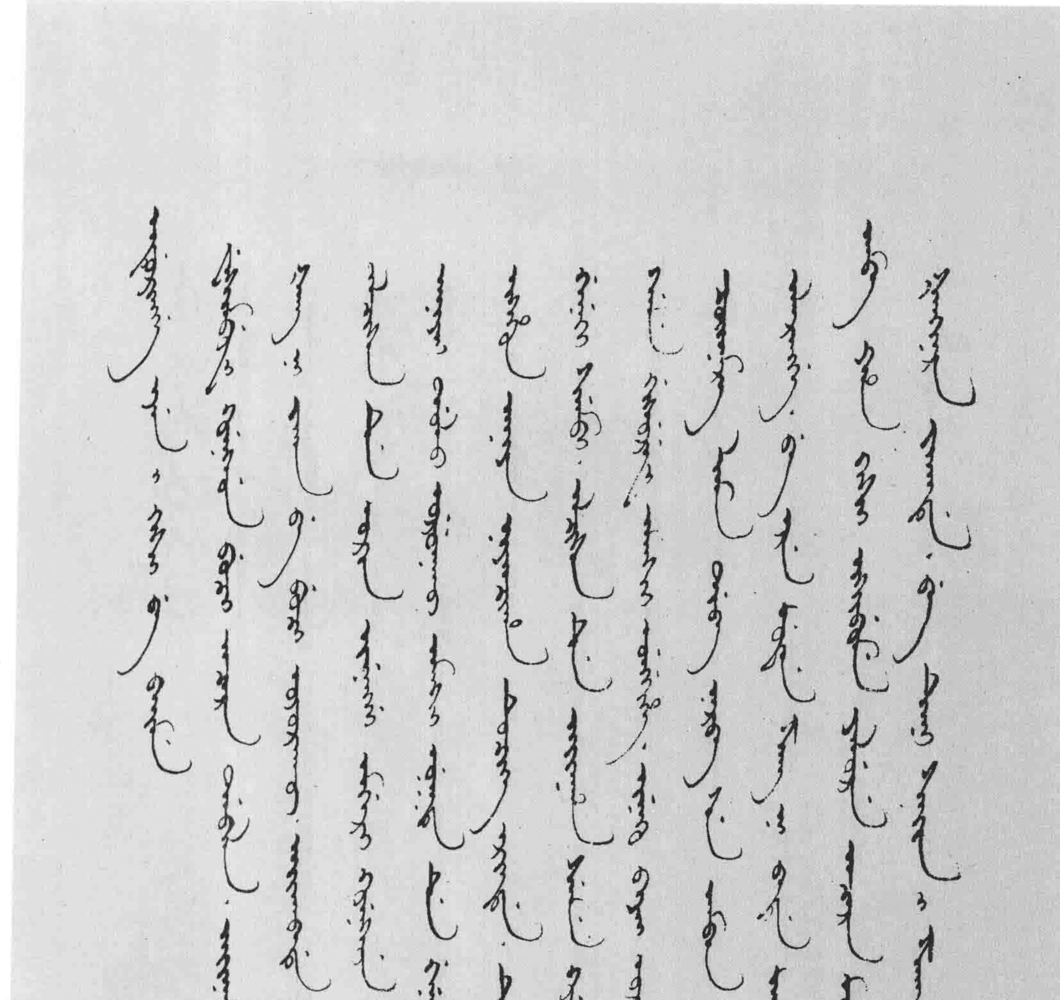
乾隆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奏入，奉朱批：所办妥当，甚属可嘉。知道了。钦此。

二一八、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使臣等在藏熬茶并请拨给口粮未准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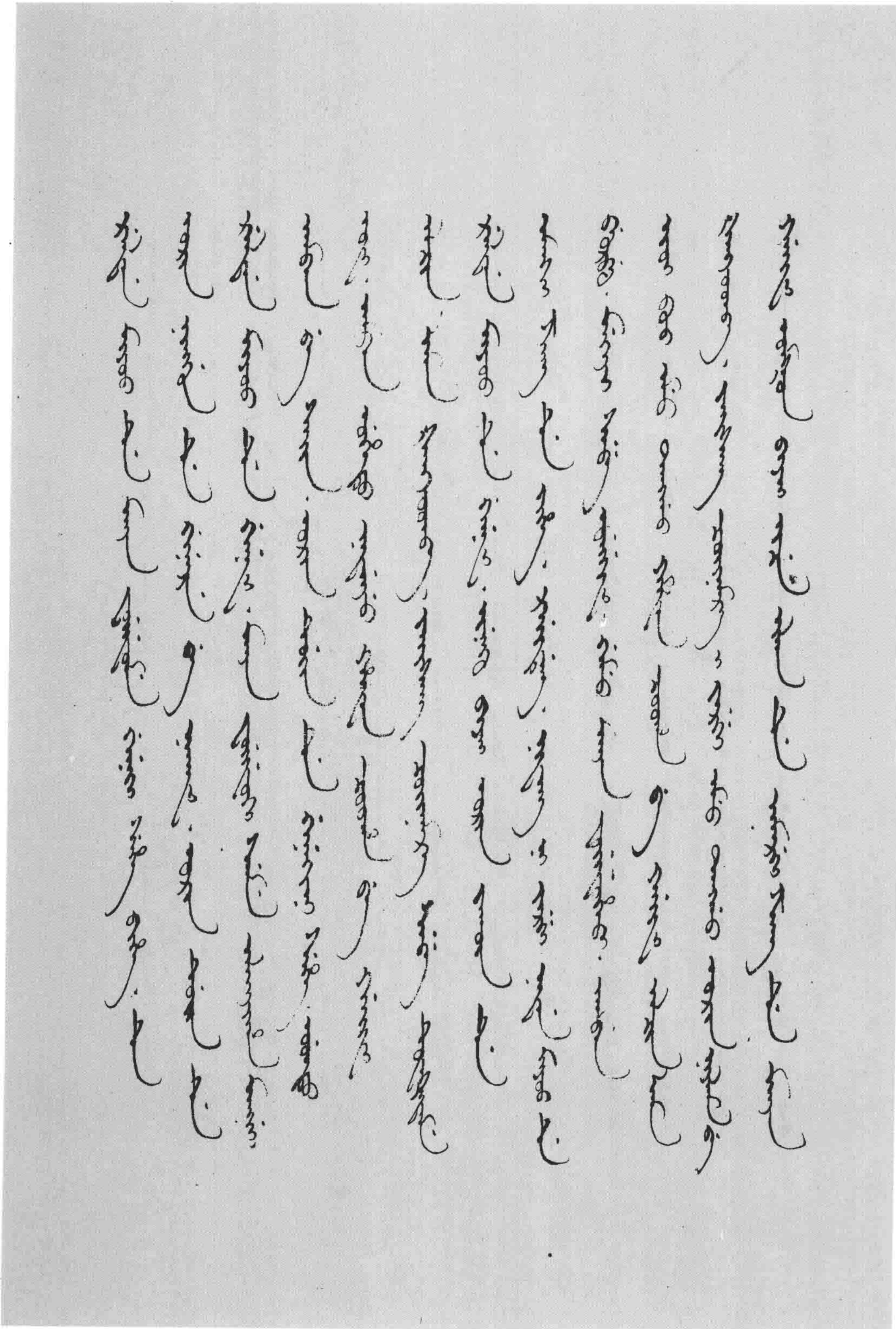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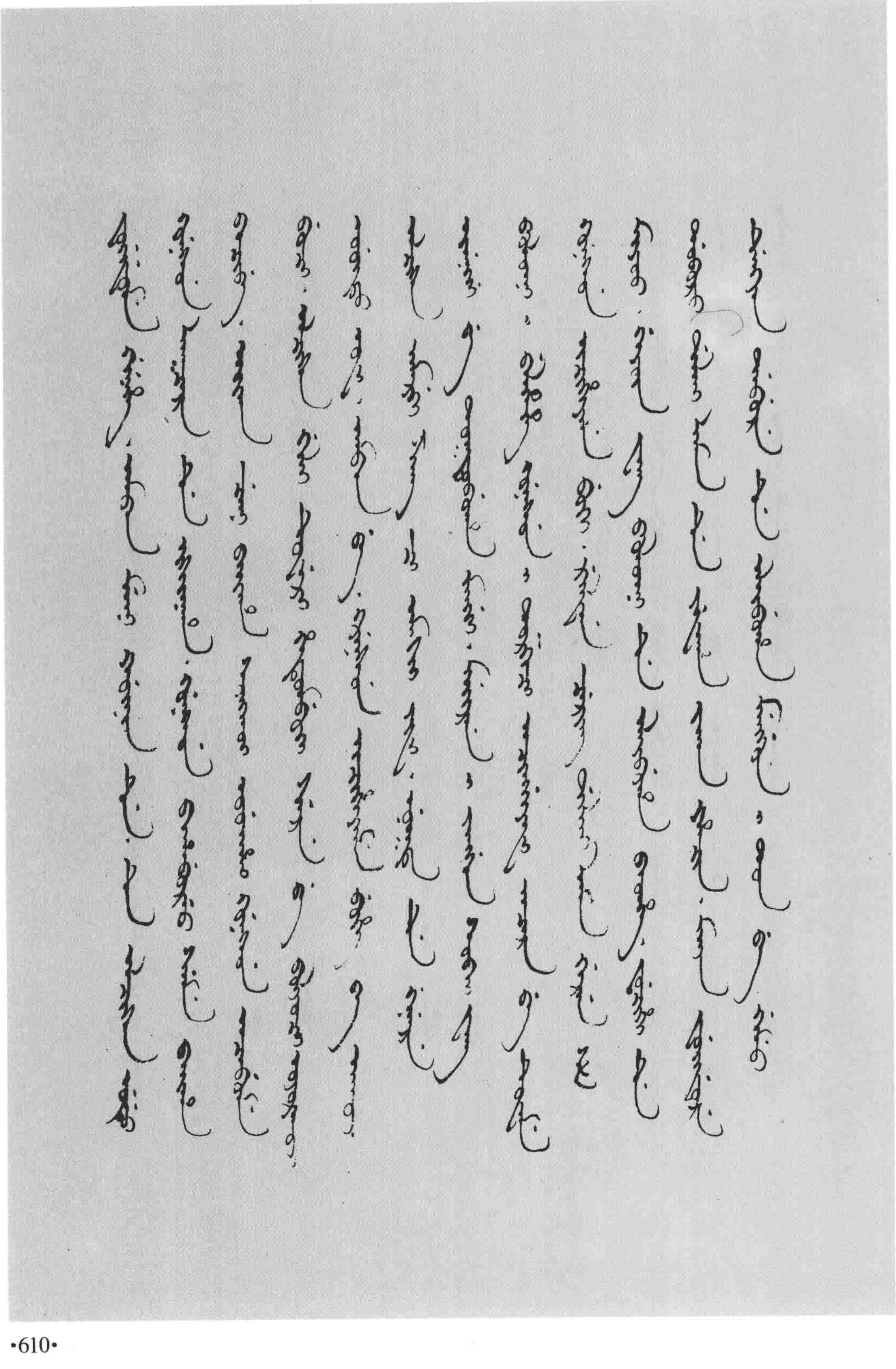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28

28.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使臣等在藏熬茶并请拨给口粮未准折

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臣乌赫图、玉保谨奏，为奏闻事。

十月初十日，斋桑吹纳木喀等来至臣等住处告称，为饲养我等之马畜，曾告知办理此处事务副都统大臣及王，奏请大皇帝之恩。现我等前往甘丹寺及后藏，倘仍骑往我等之马畜，返回游牧时，必将无法骑用，请大臣等照旧例拨给我等乌拉可也。臣等称，尔等来藏熬茶者，乃为尔等之前台吉，可以尔等原先所行之处为例乎？即便尔等之马畜不能用，尔等亦应出银雇觅牲畜前往。尔等若雇觅牲畜，我等交付王颇罗鼐等，租给尔等马畜。言毕，吹纳木喀等称，我等抵藏后，料想所用柴薪、喂养马畜草料，及前往后藏时所需马畜，或可照旧章办理，故而未曾备带雇觅马畜之银两。无论如何，在于大臣等之仁恤办理。臣等询之于郡王颇罗鼐，据告称，往昔准噶尔人等至藏前往后藏，曾经给予骑用马畜，兹我等之内扎萨克蒙古、喀尔喀、辉特、青海等地人等前来熬茶，所需柴薪、前往后藏之马畜，均由达赖喇嘛商上拨给。等语。是故，臣等告知使臣吹纳木喀等称，噶尔丹策零请求为尔等之前台吉修善事熬茶念经，仰蒙我等之大皇帝专特施恩准行。来藏熬茶人等虽有拨给乌拉之例，然因噶尔丹策零为其父熬茶，使用达赖喇嘛商上物件，扰累藏民，则不符我等之大皇帝抚远慈爱之至意。既言骑用尔等之马畜至后藏，则将难以返回游牧，相应我等动拨钱粮，给雇乌拉。惟尔等所来二百三十余人，若悉数前往后藏，所需马畜，一时难以雇齐，尔等理应分半前往。使臣吹纳木喀等称，大臣等所言甚是，兹大臣等应允动拨钱粮雇给我等前往后藏人等马畜者，委实感激大皇帝隆恩不尽。惟我等之人倘若分半前往，因不能叩拜博克达班禅，伤心者众，请大臣等仰副大皇帝慈意办理。等因告请。臣等告知使臣吹纳木喀等称，尔等自哈坦和硕起程前来

时，曾留四十六人，行抵喀喇乌苏，尔等又拟留四五十人，因我等不允，彼等得以至此，瞻拜达赖喇嘛受戒、叩拜大昭、小昭、甘丹、哲蚌、色拉等寺，倘若按照尔等所请，将四五十人留于喀喇乌苏，尔等又将怨谁？我等并非阻拦尔等，兹尔等系祈请我等之大皇帝之恩，雇用乌拉前往，诚若骑用尔等马畜前往，我等亦不提尔等分半前往。言毕，使臣吹纳木喀等称，雇给我等前往后藏人等乌拉，乃大皇帝之隆恩，倘若不给动支钱粮雇用乌拉，我等之人不仅不能分半前往，即便去往数人亦难。大臣等所言甚是，我等之人分半去往可也。等语。是以，臣等晓谕使臣等圣上之恩毕，照时价雇给前往后藏甘丹等寺熬茶所需马畜外，将照料使臣等前往大臣官兵所需马畜，亦照时价雇觅，自臣等备带银三万两内动支使用。所用之项，俟臣等返回，另行奏销。

臣等观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于十月初六日叩见达赖喇嘛情形，极为恭顺，亦属虔诚。瞻拜色拉、哲蚌等寺，仍属虔诚。且在寺庙但凡遇见喇嘛，即告称荷蒙大皇帝施恩，赏给我等口粮马驼，始得至此叩拜达赖喇嘛及各寺庙祈福受戒，此皆仰赖大皇帝之恩，故而感激圣主隆恩祈祷。

十月十一日，达赖喇嘛、王颇罗鼐派其多尼尔罗布藏衮楚克、达希端多布前来告称，按本地惯例，无论何地之人前来熬茶，均以抵达礼，给予口食羊、米面、茶叶、酥油。兹准噶尔使臣等来，亦拟照例支给十日口粮。可否之处，请大臣等指示。等语。臣等告知达赖喇嘛、王颇罗鼐所派多尼尔等称，观准噶尔使臣等所食口粮，并不致短缺，兹达赖喇嘛、王颇罗鼐既拟照例支给使臣等十日口粮，相应支给可也。

是月十六日，王颇罗鼐派其多尼尔达希端多布前来告称，按惯例，若准噶尔使臣来，二十日给一次口粮，兹观准噶尔使臣等所食口粮，虽不致短缺，亦不丰裕。依我等之王之意，拟照惯例自达赖喇嘛商上二十日支给准噶尔使臣等口粮一次。可否之处，请大臣等指示。等语。臣等告知王颇罗鼐之多尼尔达希端多布称，尔且返回告知王，准噶尔使臣等至藏熬茶者，乃噶尔丹策零为其父修善事，虔心笃诚奏请我等之圣主之恩，仰蒙圣主专特施恩准行，准噶尔使臣

等甫经来藏熬茶，焉能拘泥于尔等之惯例耶？准噶尔使臣等之口粮，不仅不致短缺，即便口粮短缺，亦应奏请圣主之恩，拨给口粮则已，断不可拨给达赖喇嘛商上物件。若照王之所言，二十日支给使臣等口粮一次，使臣等定称本年内不返回游牧，俟至过年开春返青时节，再返回游牧，断不可拨给使臣等口粮。等因遣回。

是月二十二日，斋桑吹纳木喀、喇嘛第巴纳尔巴等来至臣等住处告称，我等此次前来藏地熬茶，仰蒙大皇帝施恩，赏给骑用马畜口粮，我等始得安然抵藏，若非大皇帝之恩，我等委实难以抵达此处。而今我等之口粮已尽，我等之厄鲁特有句谚语，子贫则乞母，大臣等系遵奉大皇帝谕旨照料我等而来者，我等之情由，不告知大臣等，将告知何人？请大臣等拨给我等口粮可也。臣等对使臣吹纳木喀等称，尔等之噶尔丹策零以西藏地方遥远，恐其前往熬茶使臣等之牲畜疲乏、口粮断绝，等因奏请。仰蒙我等之大皇帝施恩，降旨赏补马畜，接济口粮。尔等抵达噶斯，即告称口粮断绝，我等遵循大皇帝之旨，赏给尔等口粮一次。尔等赴东科尔贸易事竣进藏之时，又赏给口粮一次。尔等返回游牧之时，在卡伦地方仍赏口粮一次。卡伦地方所赏口粮，现已运抵卡伦，而今尔等可言粮断乎？尔等之噶尔丹策零倘为其父熬茶，扰累唐古忒人众，索取口粮则不可。尔等若言粮断炊绝，务必拨给口粮，则将卡伦地方赏给口粮，免赏尔等，动支本地钱粮拨给口粮，免于卡伦地方支给口粮。尔等或于本地支取、或于卡伦地方支取之处，尔等自行定夺，此外不便拨给尔等口粮。等语。使臣吹纳木喀等称，仰蒙大皇帝施恩，我等返回时，在卡伦地方备办口粮赏赐者，实被恩泽。言毕散去。

二十三日，斋桑吹纳木喀等派噶尔丹策零亲信多尔济等告称，我等之斋桑、喇嘛先前拟于二十六日前往甘丹寺熬茶，兹免于二十六日前往，于二十四日前往甘丹寺熬茶。臣等称，好，可于二十四日前往。是故，臣乌赫图率带官兵七十名，照料使臣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前往甘丹寺，是月二十八日返藏。热依登、尼塘等七庙，派博尔博、默克济等均皆熬茶。臣玉保率带官兵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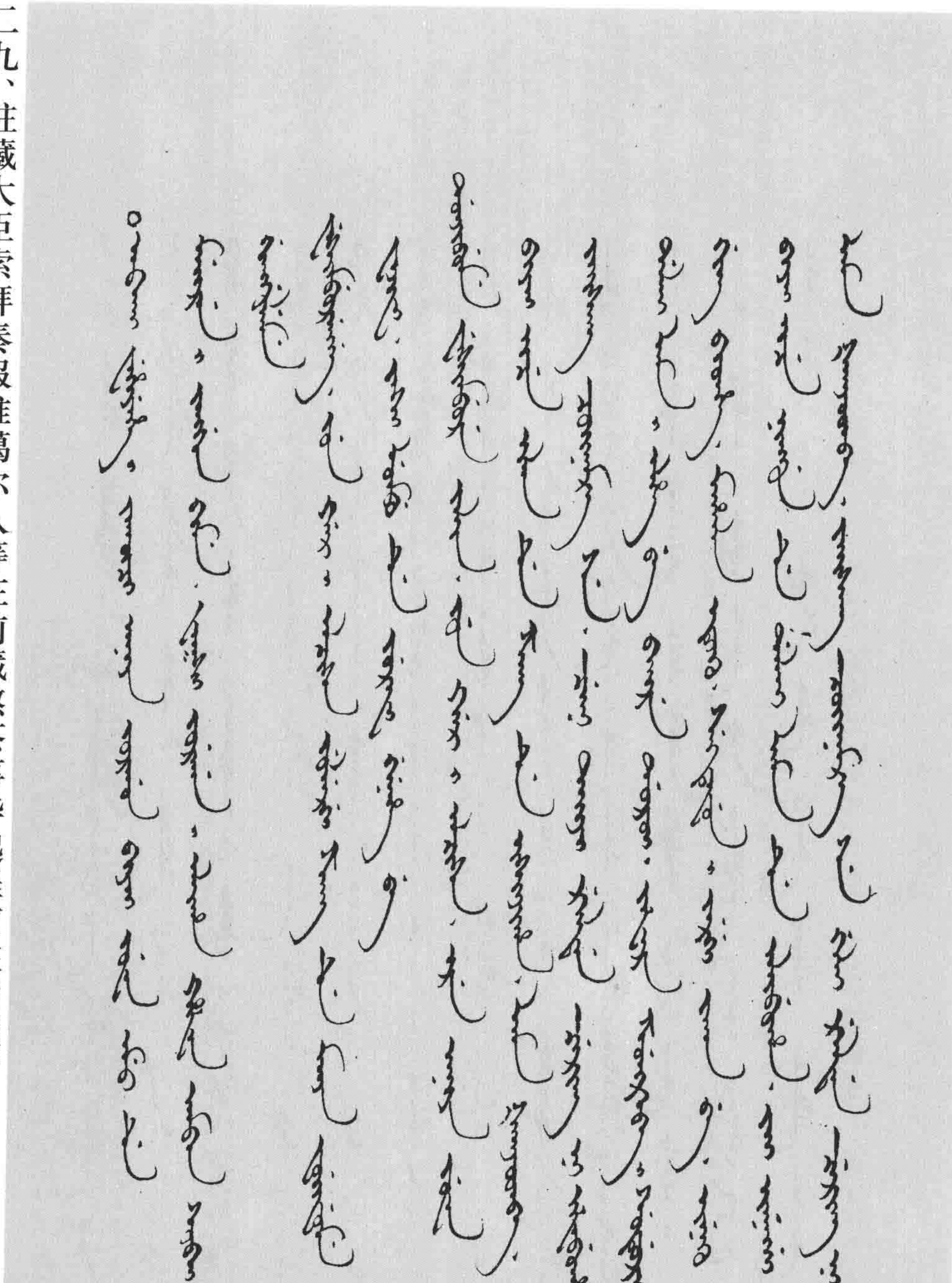
名，带领使臣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一百二十人，于十一月初三日前往后藏熬茶。

依臣等之见，现今使臣等虽然告请粮绝，祈请拨给口粮，然若依照彼等所请，即行拨给口粮，使臣等复请过冬，亦难逆料。是以，臣等未经拨给口粮，俟使臣等由后藏返回，确定回返游牧日期后，由副都统索拜、王颇罗鼐所备口粮内动支，酌情拨给口粮。噶尔丹策零呈递达赖喇嘛及各寺庙、郡王颇罗鼐之书信，供佛及进献达赖喇嘛之物件，熬茶燃灯所献银两数目，尚未悉数获知，况且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等回复噶尔丹策零之书信亦未给付。俟尽数收到噶尔丹策零给达赖喇嘛、郡王颇罗鼐等之书信，臣等另行恭呈御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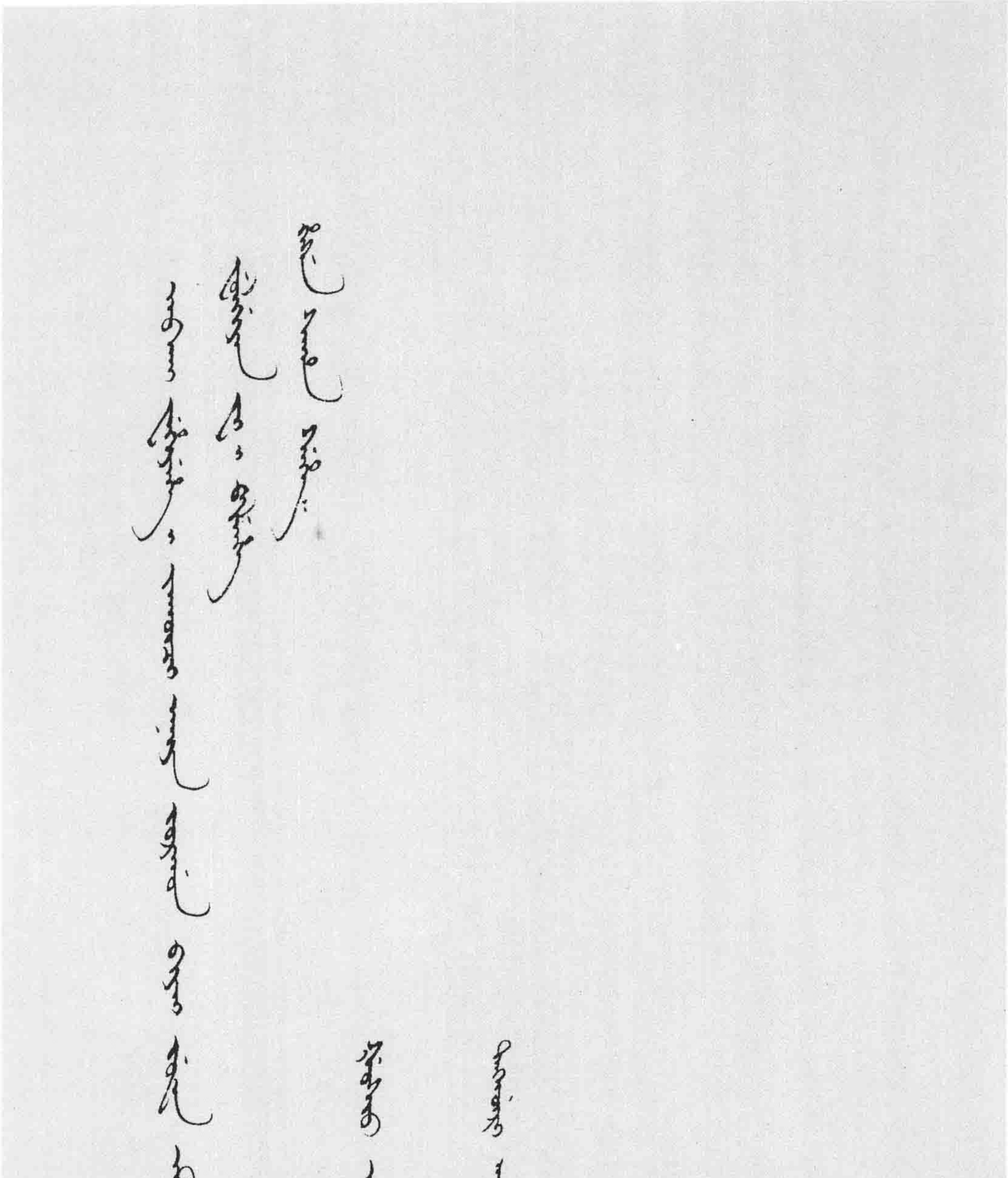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所办甚好。知道了。钦此。

二一九、驻藏大臣索拜奏报准噶尔人等在前藏熬茶事毕起程前往后藏折



[illegible]



档号03-1742-1-29

29.驻藏大臣索拜奏报准噶尔人等在前藏熬茶事毕起程前往后藏折

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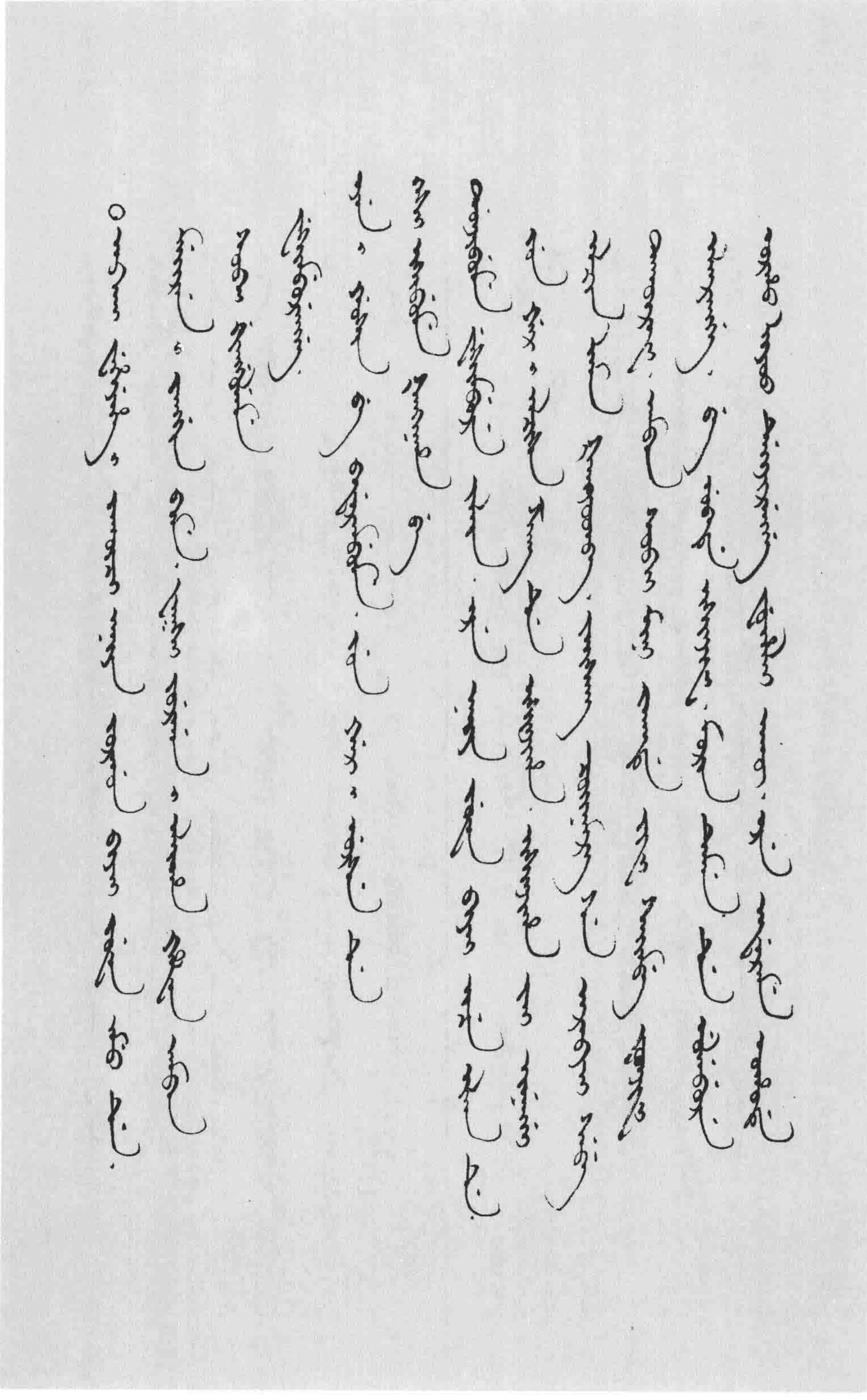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索拜谨奏，为奏闻准噶尔使臣等在前藏熬茶已毕，起程前往扎什伦布事。

准噶尔使臣等于本年十月初三日抵藏，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将其台吉噶尔丹策零交付为请达赖喇嘛安进献宗喀巴史迹经书、衣冠、坐褥等物，于是月初六日进献达赖喇嘛。次日，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又将噶尔丹策零为其父母祈福供献金银缎匹等物进献后，达赖喇嘛照其所请，唪念依鲁勒经，准噶尔使臣等合掌跪聆叩首。其噶尔丹策零于大小昭、色拉、哲蚌、甘丹二温都孙等寺庙熬茶燃灯之银两、供佛伞幡幛等物件，由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亲自赍往，敬献佛前看视熬茶，散给众喇嘛以布施银。使臣等在哲蚌等大寺熬茶间，分派属下人等前往里定、齐齐克塔拉、色当、格木贝、桑布、甘丹崇库尔等小寺看视熬茶，亦令散给布施银。随从使臣等而来人众，各为自己前往达赖喇嘛处，进献伯勒克，顶礼膜拜者极众。彼等至藏，虽于瞻拜达赖喇嘛、赴各寺庙熬茶极为恭顺，尚属妥贴，然亦不可深信。是故，臣索拜由驻藏绿营官兵内酌选六十名，交付于随臣办事理藩院笔帖式七十五，饬令暗中好生防范，于十一月初三日照料准噶尔人等前往扎什伦布熬茶外，臣又饬令郡王颇罗鼐曰，严饬尔处所派扎萨克头等台吉格隆策凌旺扎勒等，勿令准噶尔人等探得任何消息，勤勉防范，断不可轻忽。等语。噶尔丹策零供献各寺庙供佛之物件、进献达赖喇嘛之伯勒克、为熬茶燃灯奉献布施银两数目，尚未尽数得悉，故未具奏，容俟获知再行恭呈御览。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〇、驻藏大臣索拜奏报交付颇罗鼐查收准噶尔人等马驼牧养折



[illegible]

档号03-1742-1-30

30.驻藏大臣索拜奏报交付颇罗鼐查收准噶尔人等马驼牧养折

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索拜谨奏，为奏闻阐扬皇恩、恩赏准噶尔人等情形事。

本年十月初三日，准噶尔使臣等抵藏，抵达之次日，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派阿喇布斋等至臣索拜处，问安告称，我等至此，秣马草料及柴薪全无，不知如何是好，请大臣拨给我等。臣索拜答复，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为其父修善事，经祈请我等之大皇帝恩准，遣派尔等赴藏熬茶，尔等使用所有物件，理应给价向唐古忒人等购买，本大臣岂可拨给尔等。阿喇布斋等称，大臣所言是，我等返回告知我等之喇嘛、斋桑等。言毕归去。次日，吹纳木喀等去往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等之住处，告称，藏地周围既无水草，又无处拾柴，故而喂养马驼之草料、柴薪，全然无从获取，请大臣等便利我等予以办理。乌赫图、玉保等回复曰，尔等乃为尔等之前台吉前来熬茶，喂养马畜之草料、柴薪，尔等理应采买使用，我等不便为便利尔等代为办理。使臣吹纳木喀等称，大臣等所言是，我等理应购买使用。然我等前来时，仰蒙大皇帝恩降谕旨拟赏马畜口粮，故而我等未曾备带采买此等柴薪、喂养马畜草料之银两，虽有为进布彦携至之银两，均系噶尔丹策零按数交付于我等，我等焉敢动用此项银两。无论如何，惟在大臣等之体恤办理。乌赫图、玉保等称，此处事务，由郡王颇罗鼐、副都统索拜等办理，尔等可将此情陈告彼等。继而斋桑吹纳木喀、巴雅斯瑚朗、多尔济等来至臣索拜处，告请曰，我等此次来藏时，仰蒙大皇帝仁爱施恩，赏我等以马驼、口粮，故而在途不曾受累，安然抵藏。我等自游牧前来时，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仅将进献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之伯勒克，供佛物件，于色拉、哲蚌、甘丹、扎什伦布等寺熬茶银两，如数交付我等携来。抵藏之后，喂养马畜草料、柴薪，自备斧资购买使用之处，全然不曾虑及。今若动支修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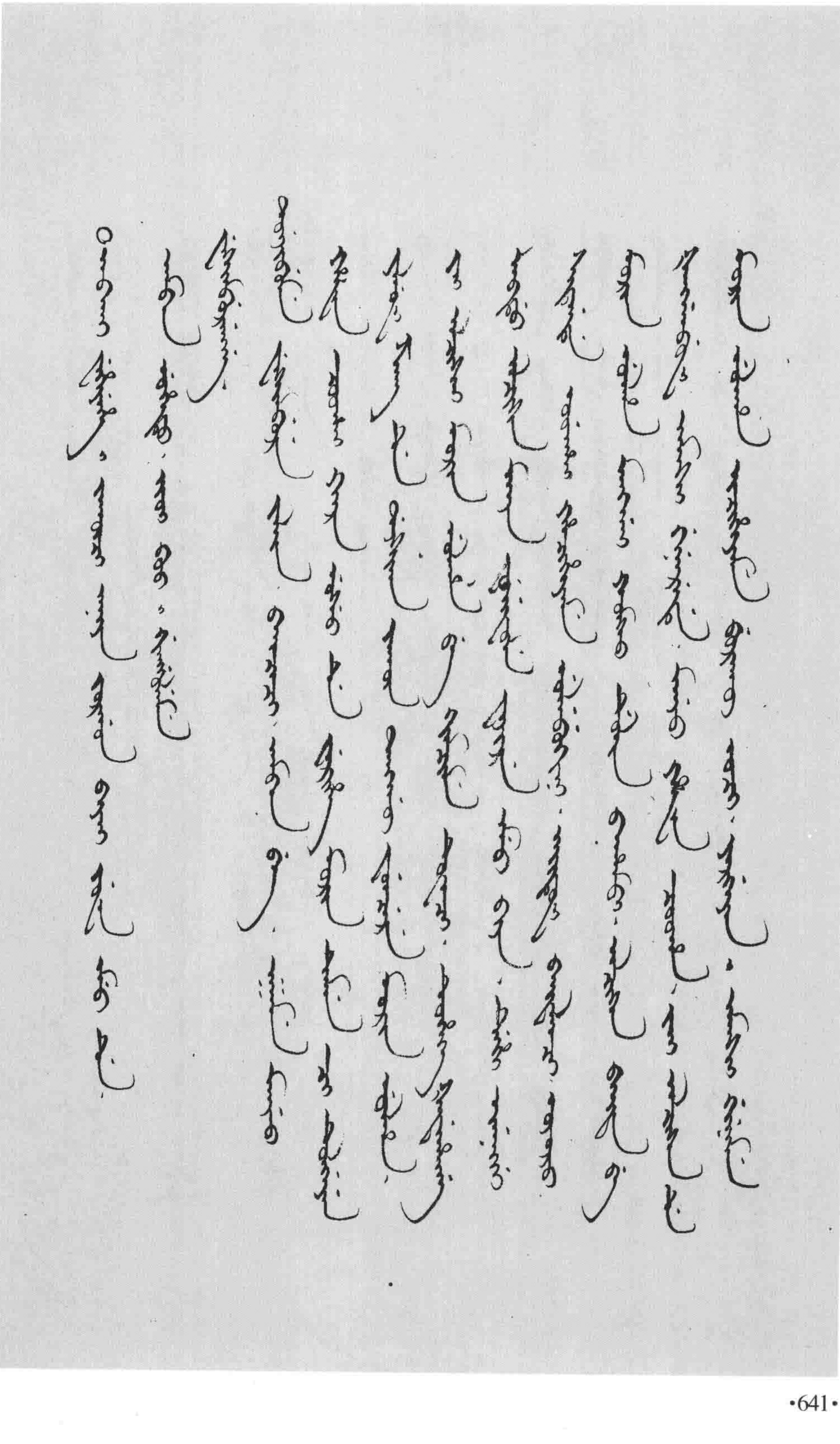
事之银两用于购买草料柴薪，不但功德短缺，而且我等返回之后，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因未遵行其吩咐，将我等治罪，亦未可知，但请赏给我等草料柴薪。等语。臣索拜告知斋桑吹纳木喀等称，尔等乃为尔等之前台吉来做布彦，倘若稍稍扰累此处唐古忒人众，取用达赖喇嘛商上物件，均不合修善事之道。我等之内扎萨克、喀尔喀、青海蒙古等来藏熬茶，但凡应用物件，均向唐古忒人等给价购买之处，必为尔等所知。而况尔等来前，并未奏请抵藏后赏给喂养马畜之草料、柴薪，我等之大皇帝亦未将此等之处降旨于我等，我焉能拨给尔等。吹纳木喀等告称，大臣之言甚是，我等此次来藏时，仰蒙大皇帝恩施我等，至深至重，由此料想我等抵藏后凡事均皆被恩，故而未曾备带购买此等物件之银两，请大臣便利我等办理。等因屡屡相告。

查得，军机处前曾议奏，准噶尔使臣等在藏期间，亦需马料、柴薪、应用物件，相应交付唐古忒人等，按时价售卖。等因奏准在案。将此虽应按照原奏之例办理，然准噶尔人等原本贪婪，斋桑吹纳木喀等不仅言称来时并未备带此项银两，观其情形，亦断不出银觅买。臣索拜倘若拘泥原奏，驳回准噶尔使臣等所请，致使其马畜羸瘦，不能返回，则必将告请赏给驼马。彼时再行办理，花费更多，且事又难以速竣。是故，臣索拜经与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郡王颇罗鼐相商，据颇罗鼐告称，准噶尔人等仰仗我等之大皇帝之恩，面见达赖喇嘛祈福，极为恭顺。观彼等骑来马驼，有羸瘦生疮者，倘若不令休养，不加从速喂养，委实难以返回。以我之愚见，将其马驼由我接管，派我可信干练之人，驱至水草之地白日放牧，入夜喂料，尽速喂养，则俟至彼等起程之时，盖可使用。等因商议毕，臣告知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称，尔等系为尔等之前台吉至藏修善事，其请求赏给马匹之草料、柴薪之处，理合不予准行，惟尔等之马畜羸瘦生疮者实，且尔等又未多带银两，屡屡告请赏赐，相应照尔等所请，一面奏请皇恩，一面交付郡王颇罗鼐，利禅尔等办理。吹纳木喀等告称，大臣若能如此体恤，于我等马畜极为有利，且返回时亦不致劳累。俟我等返抵游牧，将大皇帝屡施隆恩，告知我等之噶尔丹策零。等语。甚是欣喜，率众望阙跪地叩

首讫。臣交付郡王颇罗鼐曰，由尔处遣派干练可靠之人，查收准噶尔人等骑来马一百九十四匹、驼四百零二峰，赶至水草之地，白天放牧，黑夜喂料，好生从速喂养。等语。所用草料柴薪数目，俟至事竣，再行核算，动支库储钱粮，照例给付颇罗鼐以价银之处，另行奏闻外，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所办善哉。知道了。钦此。

三一、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拟给去往后藏满洲官兵及准噶尔使臣等调换马畜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31

31.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拟给去往后藏满洲官兵及准噶尔使臣等调换马畜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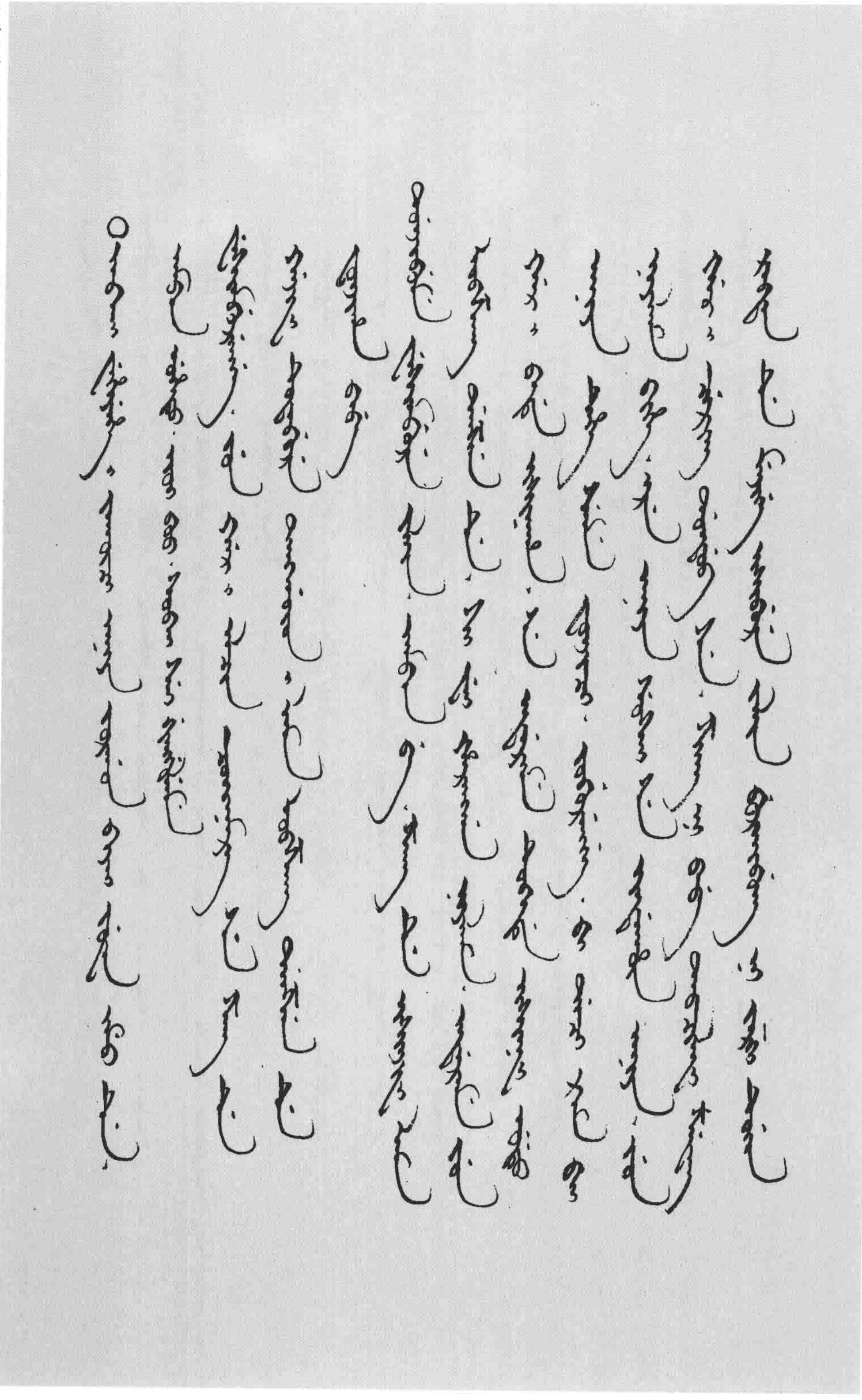
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臣乌赫图、玉保谨奏，为奏闻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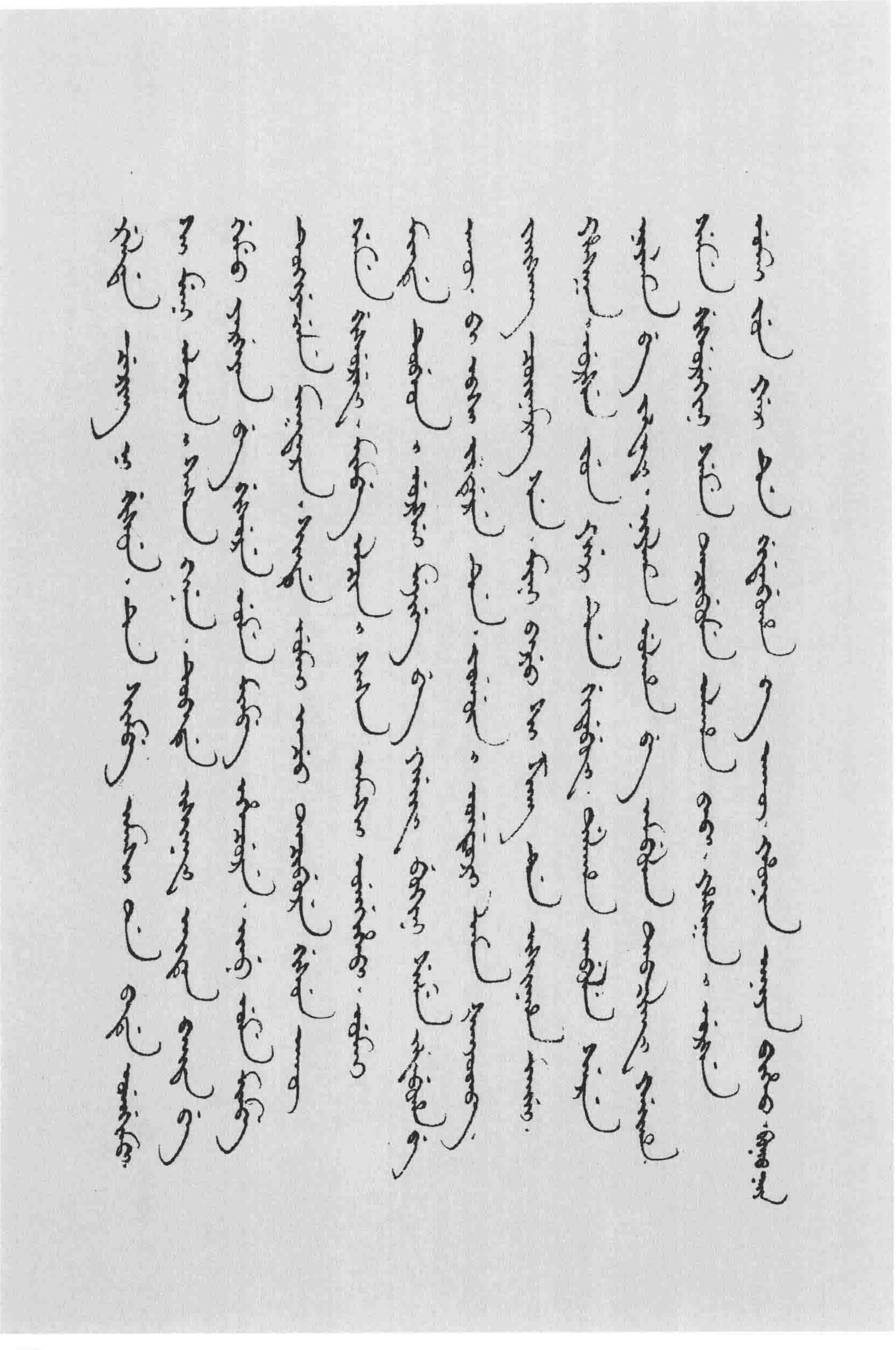
查得，臣等奏称，除先前满洲官兵留于喀喇乌苏之马驼外，详核骑至藏地之马畜八百余匹及使臣等之马畜，倒毙疲惫者众，使臣等熬茶之三四十日间，即便从速喂养，堪以使用者亦不过半，使臣等事竣回返之时，倘不拨给满洲官兵及使臣等马畜，委实不能返回，相应臣等使用副都统索拜、郡王颇罗鼐所备马一千二百匹、驼一百峰，抵以满洲官兵疲惫马匹并加付银两，所付银两，由臣等备带银两内动支使用。至拨给使臣等之马驼，则给予时价。等因具奏。臣等观满洲官兵、使臣等骑至藏地之马驼，骆驼尚可使用，马匹均皆疲惫，故而虽经喂养，并无效用，堪用者甚少。倘若核计足敷使臣等使用，再行赏给马驼，不惟所需马驼众多，且使臣等请求将堪以带回疲惫马畜以高价售出，亦难逆料。是以，臣等遵照原奏，其满洲官兵疲惫马畜予以更换，并加付银两办理外，免赏准噶尔使臣等马驼，亦照满洲官兵之例予以调换疲惫马畜。使臣等前去后藏，约于十一月二十二、三日返回前藏。俟使臣等起程时，共给满洲官兵、使臣等调换多少马畜之处，臣等另行奏闻外，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奏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二一、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询问唐古忒喇嘛罗布藏丹津回藏缘由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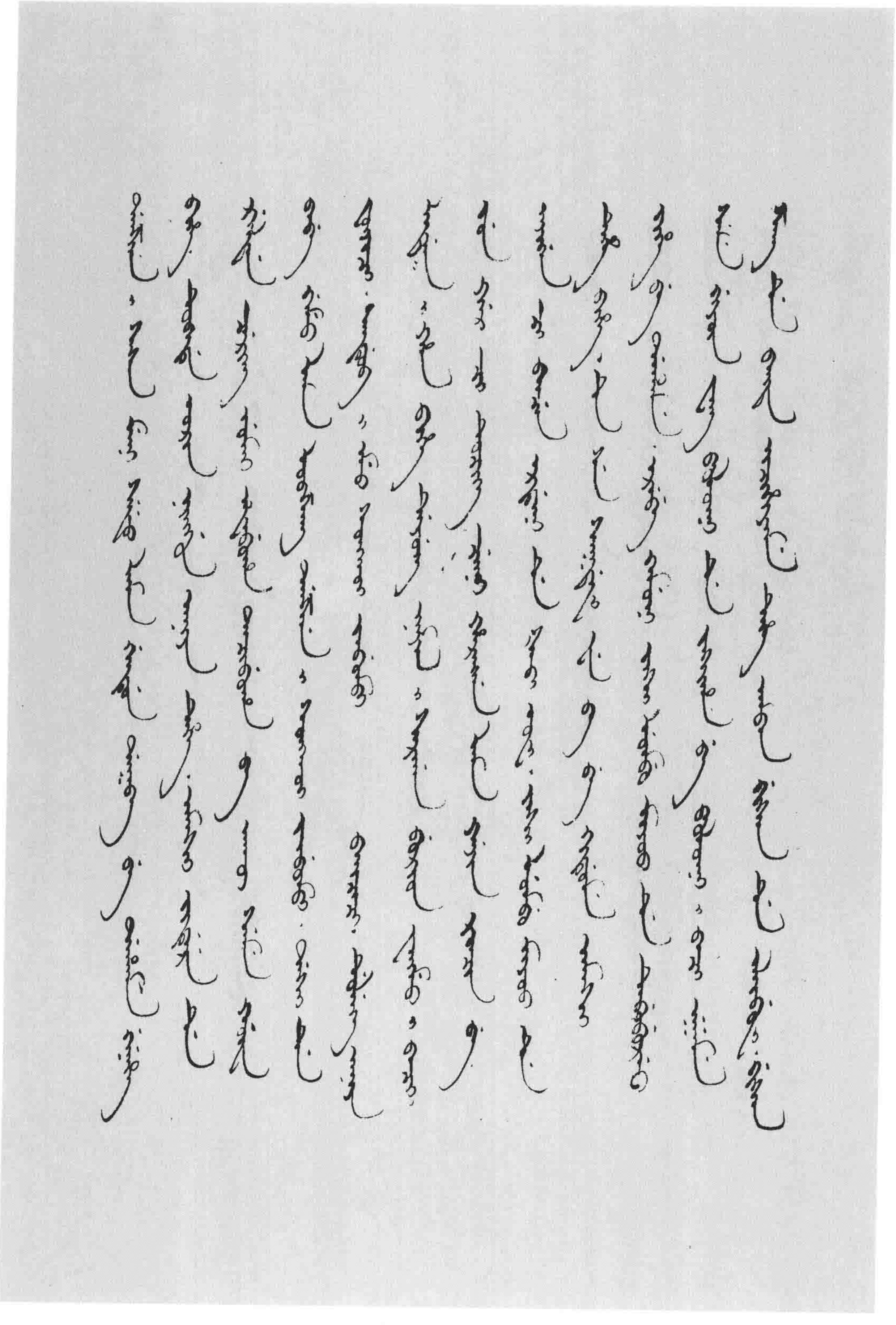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32

32.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询问唐古忒喇嘛罗布藏丹津回藏缘由折

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臣乌赫图、玉保、索拜等谨奏，为奏闻问询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携至藏地拟留唐古忒喇嘛罗布藏丹津情形事。

臣等抵藏，问喇嘛罗布藏丹津，尔系何人之属，因何去往准噶尔地方，年岁为几，在彼处共住几年。据供称，我原为喀木地方人，本年五十岁，戌年准噶尔策零敦多布掳掠藏地，为给策妄阿喇布坦送信，由哲蚌等四大寺每寺抽调喇嘛各一名，作为使臣遣派，我随我之师傅喇嘛根敦达克巴前往。抵达彼处后，策妄阿喇布坦留下我等不令返回，共住二十六年。本年乘准噶尔地方派使至藏熬茶之便，经告请我之经师，转告噶尔丹策零，将我遣返藏地。等语。又问，尔抵彼住有二十余年，尔之师傅喇嘛代尔恳求噶尔丹策零遣返，以此观之，噶尔丹策零定有吩咐尔之言，尔现抵此，已为我等之人，其如何训示于尔、吩咐探取何等消息之处，均皆如实相告。答称，酉年命台吉车布登率兵三千，往略阿布达喇克尔德木回子部落，因阿布达喇克尔德木地方炎热，准噶尔出征人等均皆染患痘症，败给阿布达喇克尔德木部落人等，折损兵丁一千五百余名，其余兵丁身患痘症返回游牧，传给游牧人等，痘疫流行，殪没者极众。故此，噶尔丹策零惧而领其妻孥及喇嘛等，移住博罗塔拉地方回避，不见任何人。我来时，未见噶尔丹策零，据吹纳木喀转告我称，噶尔丹策零之言，兹将尔遣返原籍，尔可随同我等之使臣前往，行抵彼处之后，凡事皆以实相告，不得贬低我等，亦勿颂赞我等，此外并无训导尔之言。而后将我与使臣一同遣回，并未令我探取土伯特人等消息。在来途，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曾训导我曰，俟抵西藏，即言准噶尔大败哈萨克人等，擒获其头目阿布勒，掠得大量人畜，其实哈萨克人等并无败于准噶尔之处。未年抑或申年，噶尔丹策零派兵近三万

名，交付小策零敦多布、车布登、噶尔丹策零之子喇嘛达尔扎等，往征哈萨克。行抵哈萨克边界，驻兵近三年，无功而返。沿途虽遇见哈萨克小头目阿不拉之近百人掳掠而来，然准噶尔人等大为困顿，大半徒步返回。诚有噶尔丹策零吩咐之言，焉敢匿而不报。酉年噶尔丹策零派兵三千，以斋桑霍托拉、拉苏荣等为首，往征巴达克山部落，霍托拉等为巴达克山部落所败，折损兵丁二千五百余名，斋桑拉苏荣被伤返回。前年齐默特等返回游牧，告噶尔丹策零称，此次我等至东科尔贸易，彼处大臣等并不妥加照料我等贸易之事，将我等关在空城之中，降低我等携往货物价钱，拖延日久，耽误熬茶之事，将我等遣回游牧。观彼处照料大臣等之情形，竟将我等当贼囚禁防范，在外看守，并无与我等交和之意。观彼处青海蒙古、内地民人等之生计，极为穷困，且较懒散，理应趁机由巴里坤、噶斯、阿里克、叶尔羌、喀什噶尔路出兵，图谋西藏等地。等因肆意编造谎言。噶尔丹策零信其所言，正商议每路调派兵丁一千五百名间，与齐默特同行之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巴雅斯瑚朗、多尔济等告噶尔丹策零称，齐默特之言均假，彼处大臣等并未为难我等，赴藏熬茶事宜所以耽搁，是乃齐默特执意不去西藏，无奈返回游牧。等因悲凄陈告。齐默特等来时携至苏木巴喇尼之信交付于噶尔丹策零，内称，自珲台吉始，即起战乱，生灵涂炭，兹臻和睦，黄教振兴，众生安乐。有人从中挑拨，战乱再起，亦难逆料。无论如何，望噶尔丹策零三思而后行。等因。噶尔丹策零阅毕，暂罢发兵，复派斋桑吹纳木喀往请大皇帝之恩。问，苏木巴喇尼因何得知构启战乱，如此致信噶尔丹策零。观苏木巴喇尼致信噶尔丹策零，可谓噶尔丹策零不曾吩咐尔乎？凡事据实以答。答称，苏木巴喇尼以齐默特返回后挑拨噶尔丹策零启衅，亦难逆料，故致信噶尔丹策零提醒，并非探取此地消息致信噶尔丹策零者。诚有吩咐之处，我现不陈告，嗣后事发，实难担当，岂敢匿而不报。等语。问，而今准噶尔人等生计如何，噶尔丹策零信赖者皆为何人，噶尔丹策零有几子，在我边界地方驻兵与否？据供称，因连年战乱，准噶尔人等生计大不如前。先前噶尔丹策零凡事皆交小策零敦多布办理，因有人讦告小策零敦多布抱有叛逆之心，噶尔丹

策零疑而拆散其父子，不再任用。斋桑达赖台什、托多、海尔拉图那沁、巴罕曼济皆已亡故，现任用台吉车布登、斋桑查衮、巴图鲁默德齐等人。噶尔丹策零有二子，长子喇嘛达尔扎，年十五，次子策妄多尔济，年十一。巴里坤、阿尔泰路卡伦，均各驻有卡伦兵百名。此外，并无其他见闻。等语。

单独究询同行之俗人散杜布曰，尔系何处之人，因何去往准噶尔地方，至彼已有几年，尔来时，噶尔丹策零有何吩咐尔之言，据实招来。散杜布供称，我十六岁与喇嘛罗布藏丹津一起随同我等之师傅喇嘛根敦达克巴前往，在彼同住二十六年，返回时，噶尔丹策零并无吩咐之处。余供同喇嘛罗布藏丹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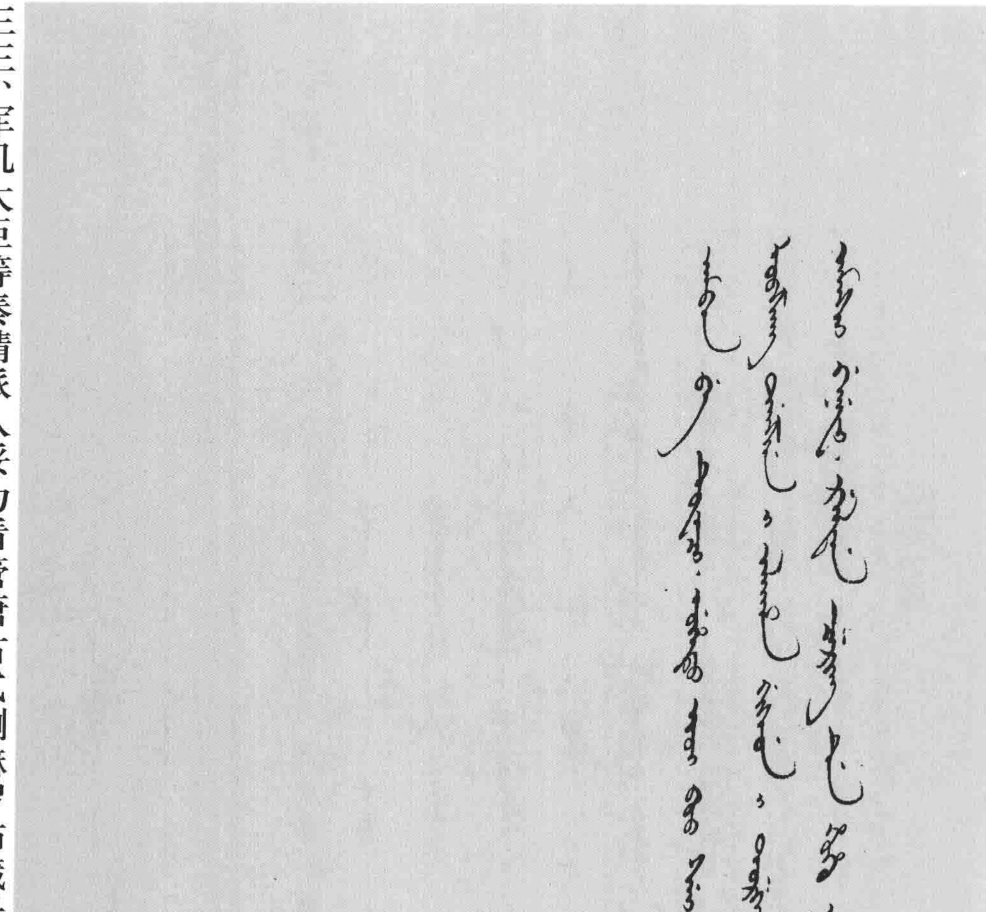
问达希，供同散杜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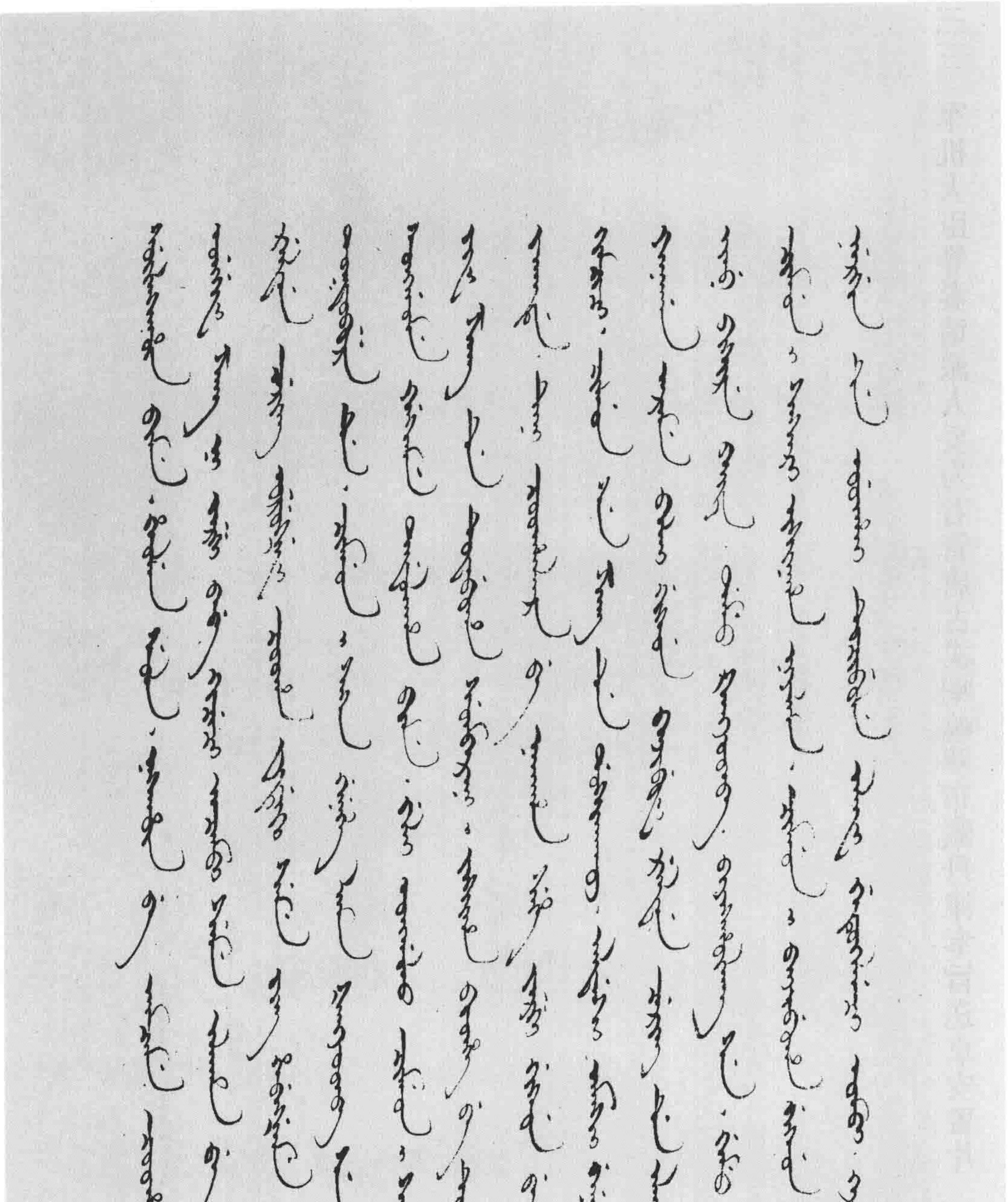
查得，去年原拉达克汗德中那木扎勒之妻布里特旺姆，以由准噶尔脱出彼等所属喇嘛噶津林沁，自幼师从班禅额尔德尼住扎什伦布寺，今因年迈怀念故土既已返回，相应请将其安置于扎什伦布寺。等因致信郡王颇罗鼐。颇罗鼐先行呈文驻藏办事大臣纪山，纪山将喇嘛噶津林沁解来藏地细究，将其同来巴珠等三人一并交付郡王颇罗鼐，嘱令从中暗加防范，不得走漏任何消息。等因奏准安置在案。臣等细究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携来留藏唐古忒喇嘛罗布藏丹津等，虽别无他故，惟喇嘛罗布藏丹津等系久居准噶尔地方之人，不可深信，故臣等将喇嘛罗布藏丹津等交付于郡王颇罗鼐，嘱令照安置噶津林沁等人之例安置外，尚派可靠干练之人暗中稽查，妥为防范妄自离间传言，探取本地消息送达准噶尔人等。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三三、军机大臣等奏请派人妥为看管唐古忒喇嘛罗布藏丹津奉旨送京安置片





档号03-1742-1-33

33.军机大臣等奏请派人妥为看管唐古忒喇嘛罗布藏丹津奉旨送京安置片

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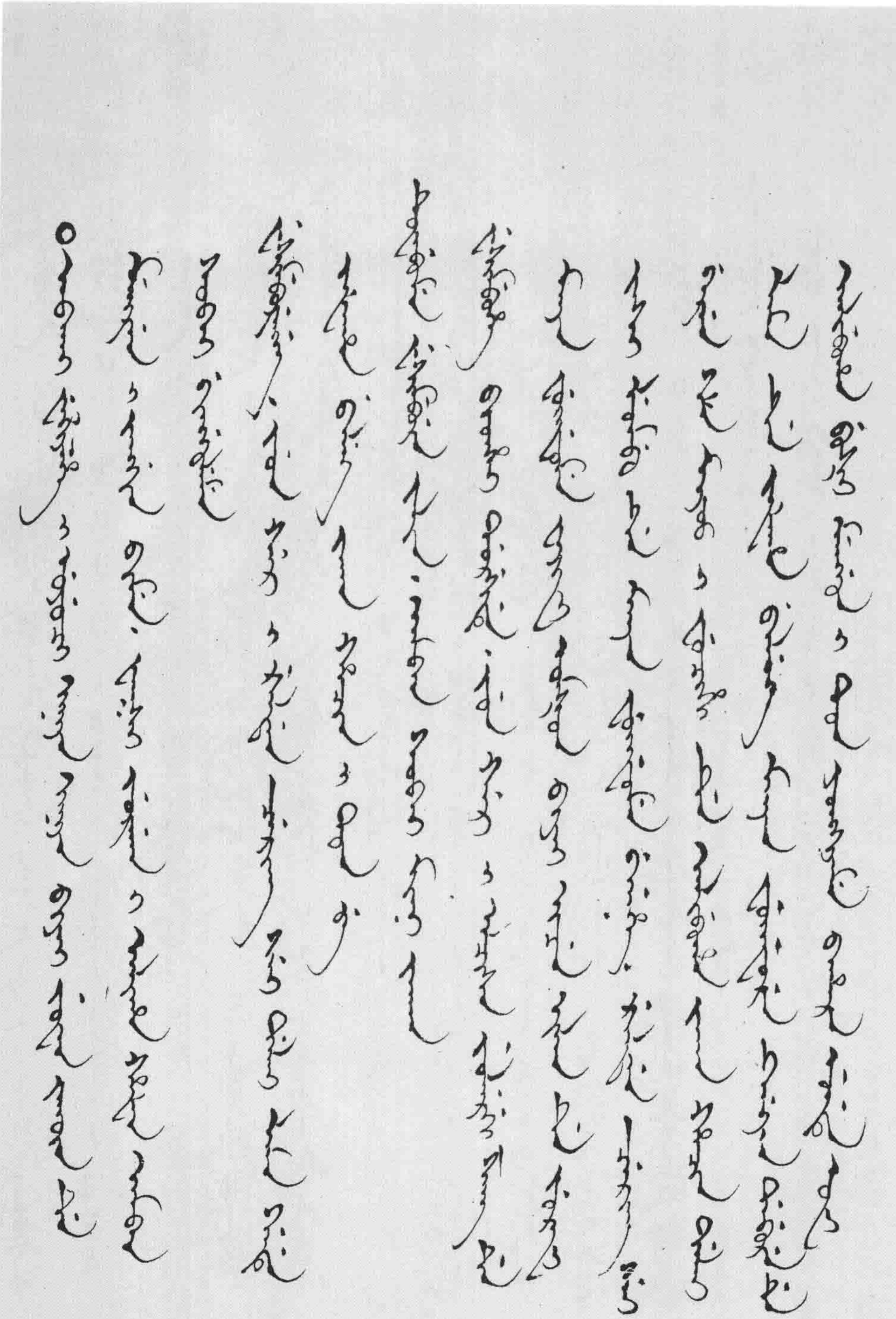
臣等看得，观乌赫图、玉保等所奏唐古忒喇嘛罗布藏丹津答称，先前齐默特等返回，告知噶尔丹策零，青海蒙民人等生计穷困，且较懒散，理应趁机出兵，图谋西藏等地。噶尔丹策零信其所言，正商定间，与齐默特同行之喇嘛商卓特巴等凄泣相劝，又出示先前与齐默特等同来留藏之苏木巴喇尼之信，方罢出兵。等语。齐默特等因不曾进藏，中途返回，故而托词造谣告知于噶尔丹策零者，亦有其事，惟商卓特巴、巴雅斯瑚朗等均系与齐默特同至之人，齐默特所编之言，理应当即陈告澄清，许久之后俟至商议调兵之时始方陈告齐默特谎骗之处，又经出示苏木巴喇尼之书信方免出兵，所言似较含混。而况苏木巴喇尼本系由藏掠往之人，不过是为遵照噶尔丹策零吩咐探信送达而已，无权致信制止出兵。此等言语，系属罗布藏丹津夸大其词，亦难逆料。兹虽罢兵，准噶尔人等原本狡诈，为圣上所早已洞鉴，凡内地应备防范之项，已令备办坚固，而藏地亦皆妥备，并未计准噶尔和好之真伪。兹蒙皇上恩准准噶尔使臣之贸易，又准彼等之人赴藏熬茶，观事罢之情形，噶尔丹策零亦未敢肆意妄为，即便罗布藏丹津所告之处为实，我等之防备极为牢固，相应亦无可虞之处。惟罗布藏丹津系久居准噶尔地方二十六年余之人，噶尔丹策零释彼返回者，或为探取我方之信息，或嘱令挑拨离间，行其奸计，皆未可料。故拟将此咨文晓谕索拜，务将罗布藏丹津等安置于牢固之处，遣派可靠干练之人时加看管，毋令见准噶尔人等，妥为防范妄自滋事。等因。

乾隆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奉旨：罗布藏丹津系在准噶尔久居之人，不可深信。其现在所告之言内，虽无关碍之项，惟此等之人若令在藏久居，偷取消息，挑拨离间，皆难逆料。著将此密寄索拜，俟准噶尔人等熬茶事毕返回后，将罗布

藏丹津及从前回藏之喇嘛噶津林沁等一并送至京师寺庙安置。钦此。

（将此于十六日缮文钤印，交付兵部员外郎托木齐图，与索拜之夹板一同限日驰六百里咨行索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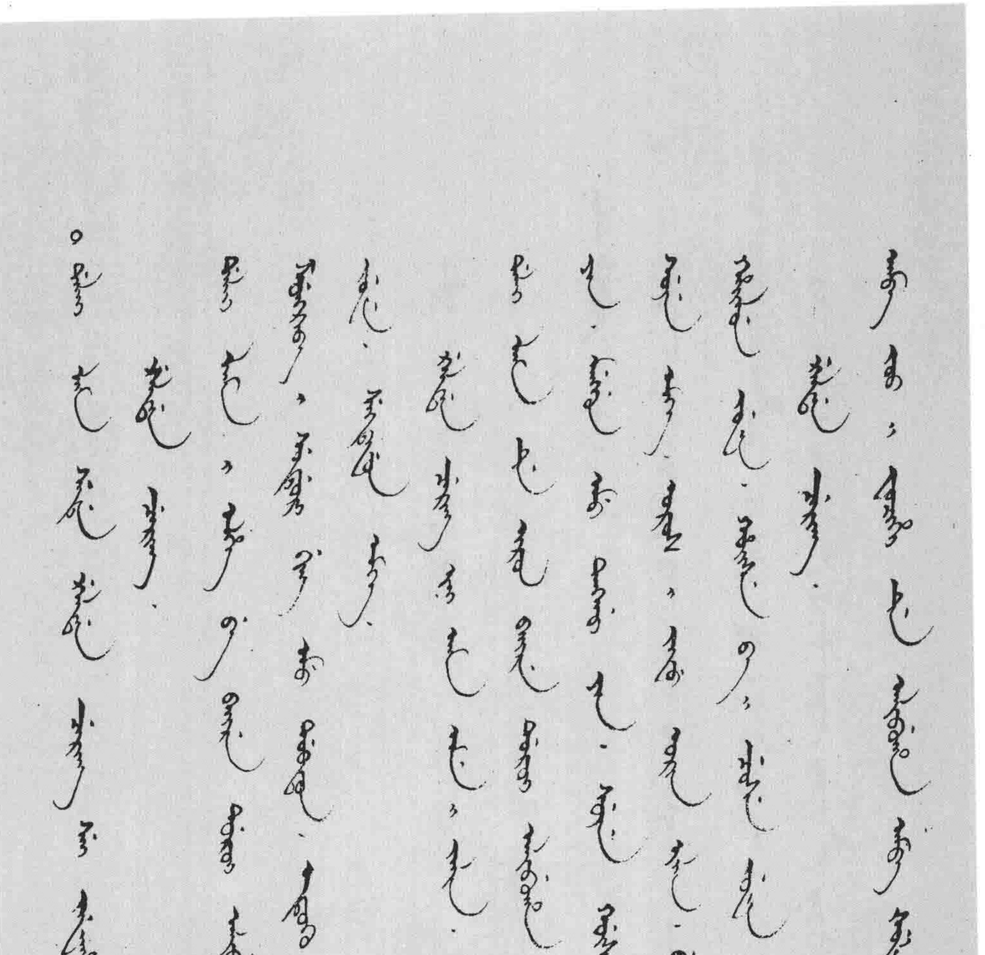
三四、驻藏大臣索拜奏报准噶尔使臣等进献达赖喇嘛等物件数目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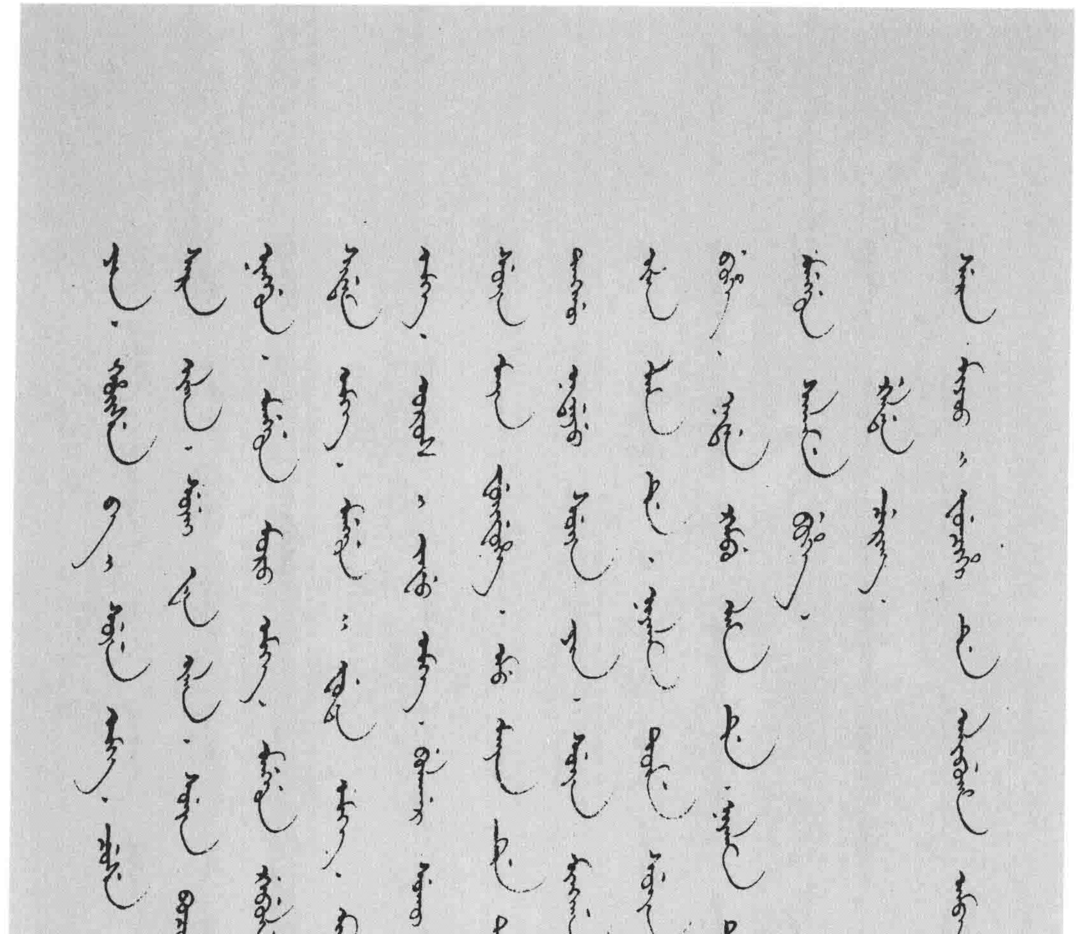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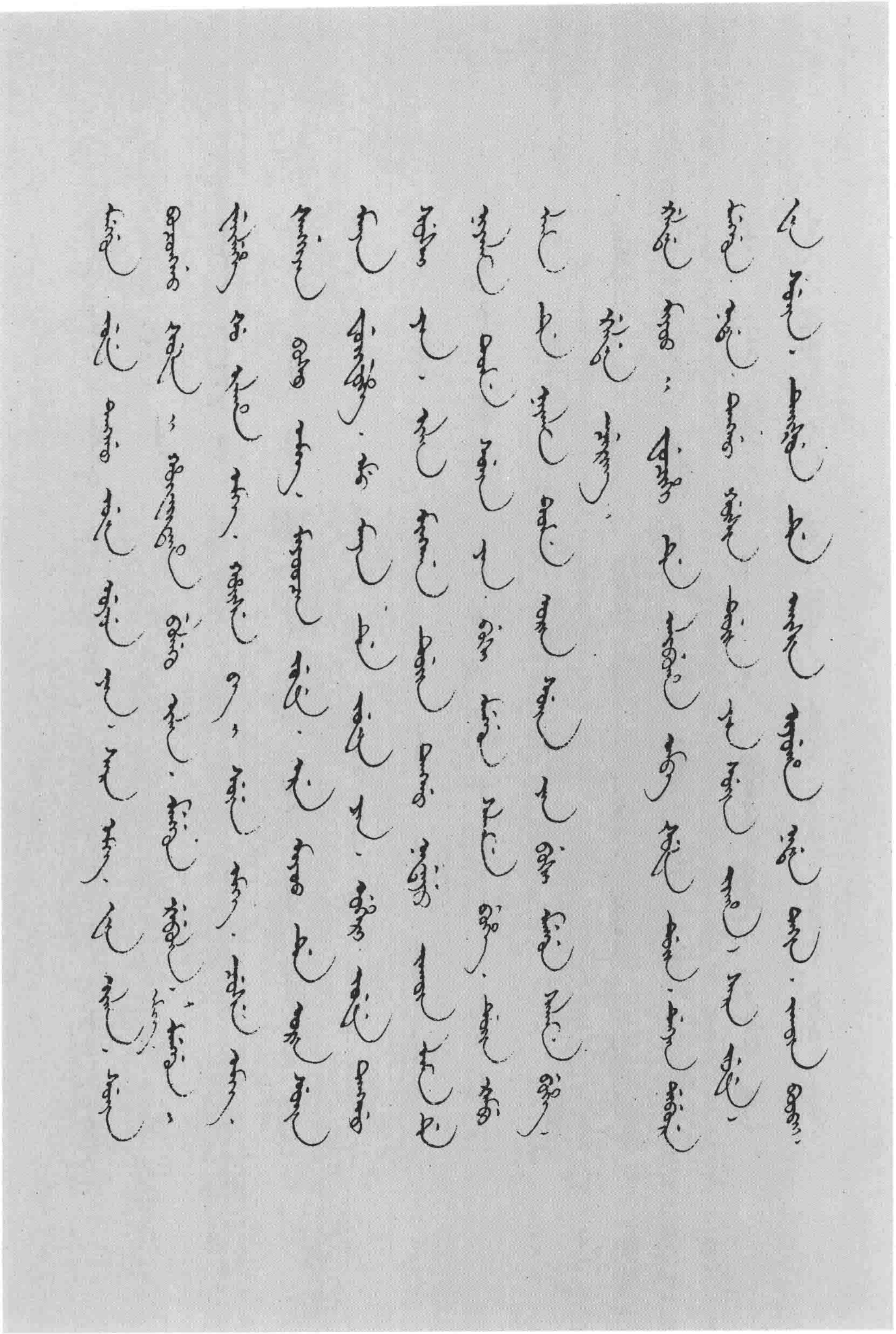
[illegible]

附件　噶尔丹策零等进献达赖喇嘛等物件数目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34

34.驻藏大臣索拜奏报准噶尔使臣等进献达赖喇嘛等物件数目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索拜谨奏，为奏闻准噶尔噶尔丹策零等进献达赖喇嘛等伯勒克物件数目事。

臣索拜适才奏称，准噶尔使臣等在前藏熬茶已毕，于十一月初三日起程前往扎什伦布熬茶。其噶尔丹策零等进献各寺庙供佛之物件、进献达赖喇嘛之伯勒克、熬茶燃灯所献布施银数目，因未得确数，未经具奏，容俟得有确数，另行呈览。等因具奏。兹准噶尔使臣等熬茶事毕，郡王颇罗鼐处将其所献各项物件、布施银数目，均经核查分晰开列，呈送臣前来，相应照其所呈，敬谨另行缮折，恭呈御览外，准噶尔使臣等事毕于十二月初五日由藏起程返回时，臣索拜仍照原奏，遣派唐古忒第巴斋桑兵丁，交付扎萨克头等台吉乌米那木扎尔，暗中妥加防范，尽力不走漏任何消息，护送至藏界喀喇乌苏。等因严饬遣往。

为此谨具奏闻。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附件　噶尔丹策零等进献达赖喇嘛等物件数目折

噶尔丹策零等进献达赖喇嘛等物件数目折

噶尔丹策零以请达赖喇嘛安之礼，进献伯勒克哈达一方、宗喀巴史经一套、衣冠一袭、缎二匹、铺垫一个。

噶尔丹策零为其父母，以向达赖喇嘛祈福礼，进献哈达一方、金十两、银一百两、缎三十匹、金丝缎一匹、俄罗斯毡二十三块、熏牛皮十三张、水獭皮十张、回子地方绸十匹、白布七匹。

噶尔丹策零进献大昭供佛大哈达二十三方、五色哈达三方、银曼达三个、塔齐勒七个、奔巴一个、法轮一个、燃灯银六百七十一两、燃灯银盅五只、大

珍珠念珠一串、澈柏念珠一串、玻璃念珠二串、银钵一个、青金石钵二个、铁禅杖一根、佛缎衣七袭、冠一顶、伞三把、缎幡七个、金钱九枚、镜子二面、珍珠五个、耳饰一个、银质如意一个、银夹一个、鸟枪四支、矛一支、撒袋一个、虎皮二张、银嘎布拉一个。

噶尔丹策零进献小昭供佛大哈达四方、五色哈达一方、燃灯银三百六十九两、白珊瑚念珠一串、小珍珠念珠一串、佛衣二袭、铁禅杖一根、钵一个、铜镀金七珍八宝、伞一把、缎幡七个、镜子四十六面、银嘎布拉一个、铁剃刀一把、鸟枪四支。

噶尔丹策零进献布达拉罗济索喇佛大哈达五方、小哈达七方、银法轮一个、珍珠念珠一串、佛衣二袭、燃灯银一百零九两、伞一把、缎幡二个、小珍珠念珠十串。

噶尔丹策零进献哲蚌寺供佛大哈达十九方、小哈达十八方、燃灯银五百六十六两、回子地方缎一匹、绸一匹、白布一匹、伞三把、缎幡三个、系有五色哈达镜子六面、银碗一个、银嘎布拉一个、银杖一根、银绳一根、鸟枪六支、铁剃刀一把、俄罗斯毡一块、熏牛皮一张。在此寺熬茶二十五次，每熬茶一次用银十五两，共用银三百七十五两。喇嘛五千八百七十三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五两，堪布喇嘛七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二十五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色拉寺供佛大哈达三方、燃灯银二百一十九两、伞一把、幡三个、系有五色哈达镜子三面、银嘎布拉一个、银制莲花一个、回子地方缎一匹、绸一匹、白布一匹、鸟枪二支。在此寺熬茶二十五次，每熬茶一次用银十两、共用银二百五十两。喇嘛三千四百七十八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五两，堪布喇嘛四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二十五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甘丹寺供佛大哈达四方、燃灯银七百三十四两五钱、伞二把、幡五个、铜镀金七珍八宝、金法轮二个、挂佛前廊子之缎饰四条、系有五色哈达镜子九面、银嘎布拉四个、剃刀二把、杖一根、银绳一根、回子地方缎一匹、绸一匹、白布一匹、鸟枪九支、腰刀二把。在此寺熬茶二十五次，每熬

茶一次用银十两、共用银二百五十两。喇嘛二千八百五十二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五两，堪布喇嘛六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二十五两。进献甘丹池巴诺们罕银一百五十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热登寺供佛大小哈达七方、燃灯银二百五十一两四钱、伞三把、幡三个。在此寺熬茶三次，每熬茶一次用银三两，共用银九两。喇嘛三百五十七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一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齐齐克塔拉寺迈达里佛大哈达二方、伞一把、燃灯银五十两、幡三个。此寺喇嘛八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五钱。

噶尔丹策零进献净寂寺供佛燃灯银一百五十两、佛衣一袭。在此寺熬茶三次，每熬茶一次用银二两五钱，共用银七两五钱。

噶尔丹策零进献珠木札勒寺供佛燃灯银五十两，喇嘛六十六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一两。

噶尔丹策零在吉当甘丹吹库尔寺熬茶二次，每熬茶一次用银三两，共用银六两，喇嘛二百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一钱。

噶尔丹策零进献上温都孙寺供佛回子地方缎一匹、绸一匹、白布一匹，该庙喇嘛五百五十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五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下温都孙寺供佛回子地方缎一匹、绸一匹、白布一匹，该庙喇嘛五百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五两。

噶尔丹策零以请班禅额尔德尼安之礼，进献伯勒克哈达一方、宗喀巴史经一套、衣冠一袭、铺垫二个、钵一个、禅杖一根、铃一只、银丝缎一匹、俄罗斯地方缎一匹。

噶尔丹策零为其父母，以向班禅额尔德尼祈福礼，进献哈达一方、金十两、银一百两、金丝缎一匹、银丝缎一匹、俄罗斯地方缎二匹、蟒缎四匹、锦缎二匹、妆缎二匹、缎十五匹、俄罗斯毡二十四块、熏牛皮十二张、水獭皮十张、回子地方缎二匹、绸二匹、白布八匹。

噶尔丹策零进献扎什伦布寺供佛大哈达一方、金一百两、伞八把、幡四个、

系有哈达银镜五面、金丝缎一匹、银叉一个、银嘎布拉四个、鸟枪四支、杖一根、剃刀一把、熏牛皮二张、白布一匹。在此寺熬茶二十五次，每熬茶一次用银十五两、共用银三百七十五两。喇嘛三千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五两，堪布喇嘛四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二十五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班禅额尔德尼塔宝石二块、金二百两、银二千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色赖卓特巴寺供佛哈达一方、伞一把、幡二个、系有哈达镜子三面、鸟枪二支、杖一根、银绳一根、燃灯银一百八十三两五钱、熏牛皮三张、水獭皮一张、白布二匹。在此寺熬茶一次，熬茶一次用银二两。喇嘛一百三十一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五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鲁木布泽寺供佛系有哈达镜子三面、伞一把、银嘎布拉三个、杖一根、腰刀一把、鸟枪二支。在此寺熬茶喇嘛一百四十五人，共给布施银二百九十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纳木灵寺供佛哈达一方、伞一把、燃灯银七十五两八钱。

噶尔丹策零进献鞥衮寺供佛哈达四方、燃灯银一百七十四两、伞二把、系有哈达镜子四面、银嘎布拉一个、剃刀一把、鸟枪三支、水獭皮一张、熏牛皮二张、缎二匹、白布三匹。在此寺熬茶二十五次，每熬茶一次用银一两五钱，共用银三十七两五钱。喇嘛一百二十一人，人各散给布施银五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荣扎木沁寺供佛伞一把、燃灯银五十八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阿迪沙佛塔哈达四方、伞一把、幡八个、燃灯银一百一十两。

噶尔丹策零进献拉穆吹忠哈达四方、金一两、鸟枪一支、回子地方缎二匹。

噶尔丹策零进献哲蚌吹忠哈达四方、金一两、鸟枪一支、回子地方缎二匹。

噶尔丹策零以问郡王颇罗鼐安之礼，寄来伯勒克哈达一方、回子地方缎二匹、绸三匹、俄罗斯毡二块、鸟枪一支、腰刀一把、白布五匹、哈萨克地方马五匹。

噶尔丹策零寄给班禅额尔德尼之商卓特巴伯勒克哈达一方、俄罗斯地方缎

一匹、毡一块、回子地方绸二匹、白布四匹。

噶尔丹策零之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拉穆吹忠伯勒克哈达一方、嵌金披甲一副、撒袋一个、鸟枪一支、腰刀一把、矛一支、金一两。

噶尔丹策零之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以请班禅额尔德尼安之礼，进献伯勒克哈达一方、经一套、衣帽一袭、铺垫一个、金轮一个、曼达一个、钵一个、铃一只。

噶尔丹策零之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其母，以向班禅额尔德尼祈福礼，进献哈达一方、金二两、银三十两、蟒缎一匹、缎二匹、俄罗斯地方缎一匹、毡四块、水獭皮三张、熏牛皮一张、回子地方缎一匹、绸二匹、白布二匹。

噶尔丹策零之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为自己进献班禅额尔德尼哈达一方、金十两、银丝缎一匹。

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克巴进献迈达里佛哈达二方、佛衣一袭、幡二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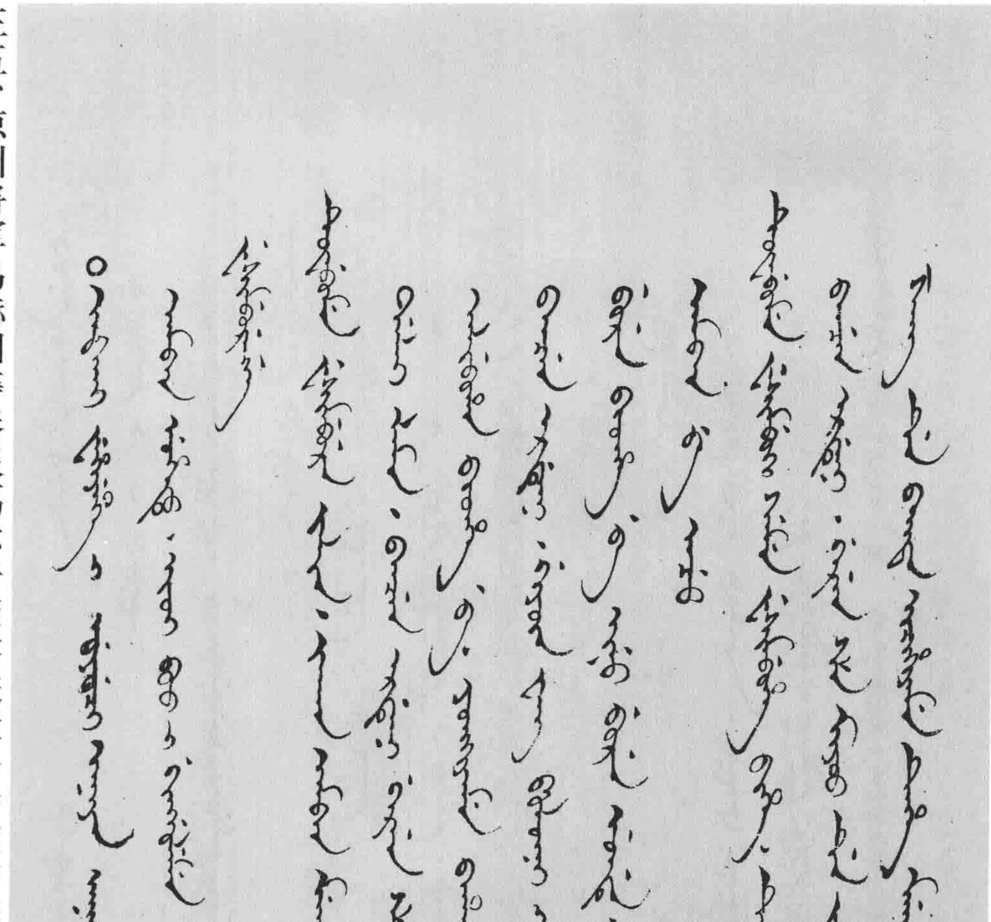
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克巴进献哲蚌吹忠哈达一方、撒袋一个、鸟枪一支、腰刀一把、矛一支、金一两、银二十七两、缎二匹、俄罗斯毡一块、熏牛皮三十六张、貂皮九张。

噶尔丹策零后为熬茶，进献哲蚌寺银一万七千四百四十六两六钱，进献色拉寺银一万二千六百零九两一钱，进献甘丹寺银一万二千一百二十两一钱，进献扎什伦布寺金一百两、银一万五千九百六十五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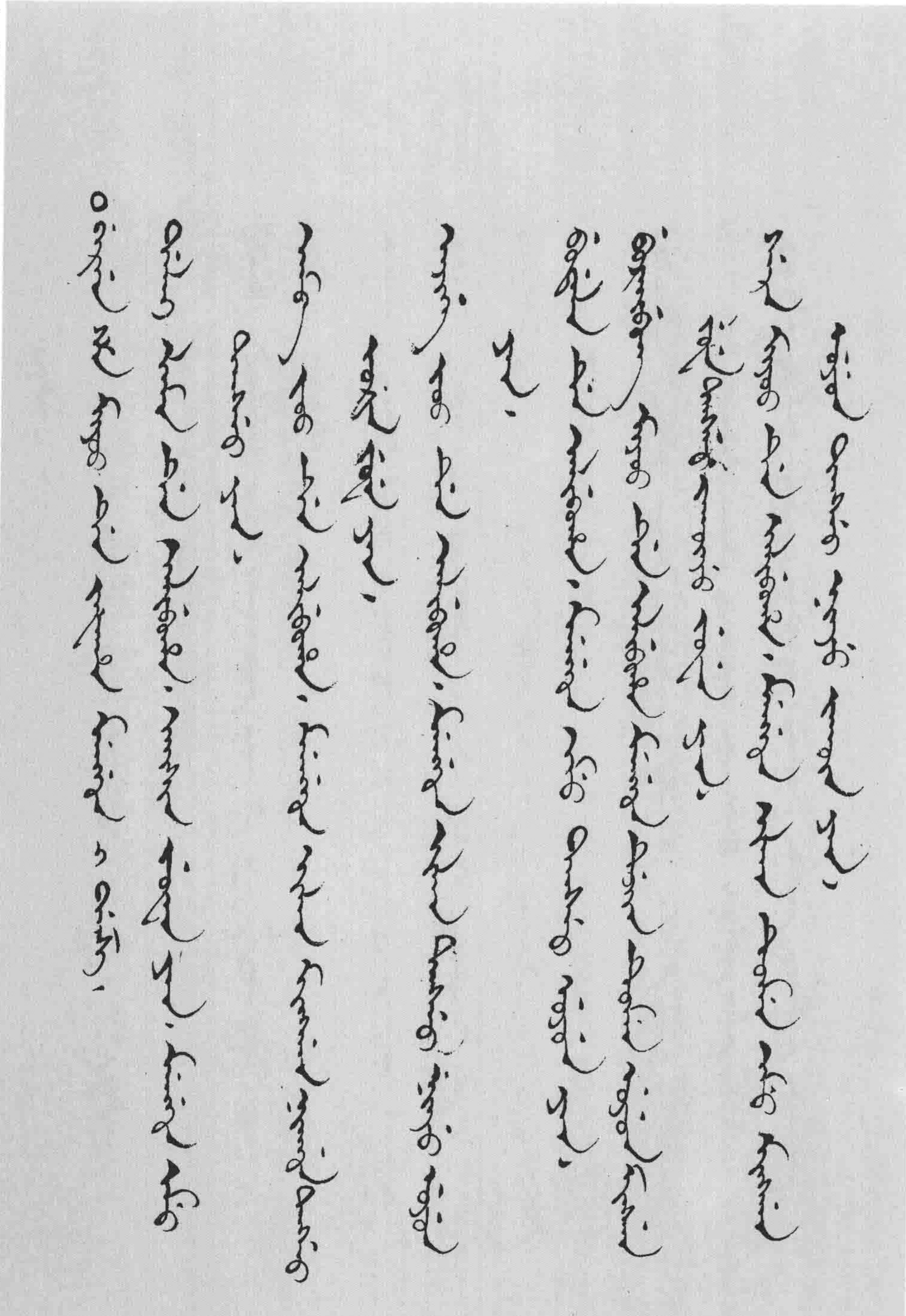
噶尔丹策零为给谙悉经典之喇嘛，由哲蚌、色拉、甘丹、扎什伦布、二温都孙此六寺喇嘛内，挑选谙悉经典者四百五十人，人各给银十五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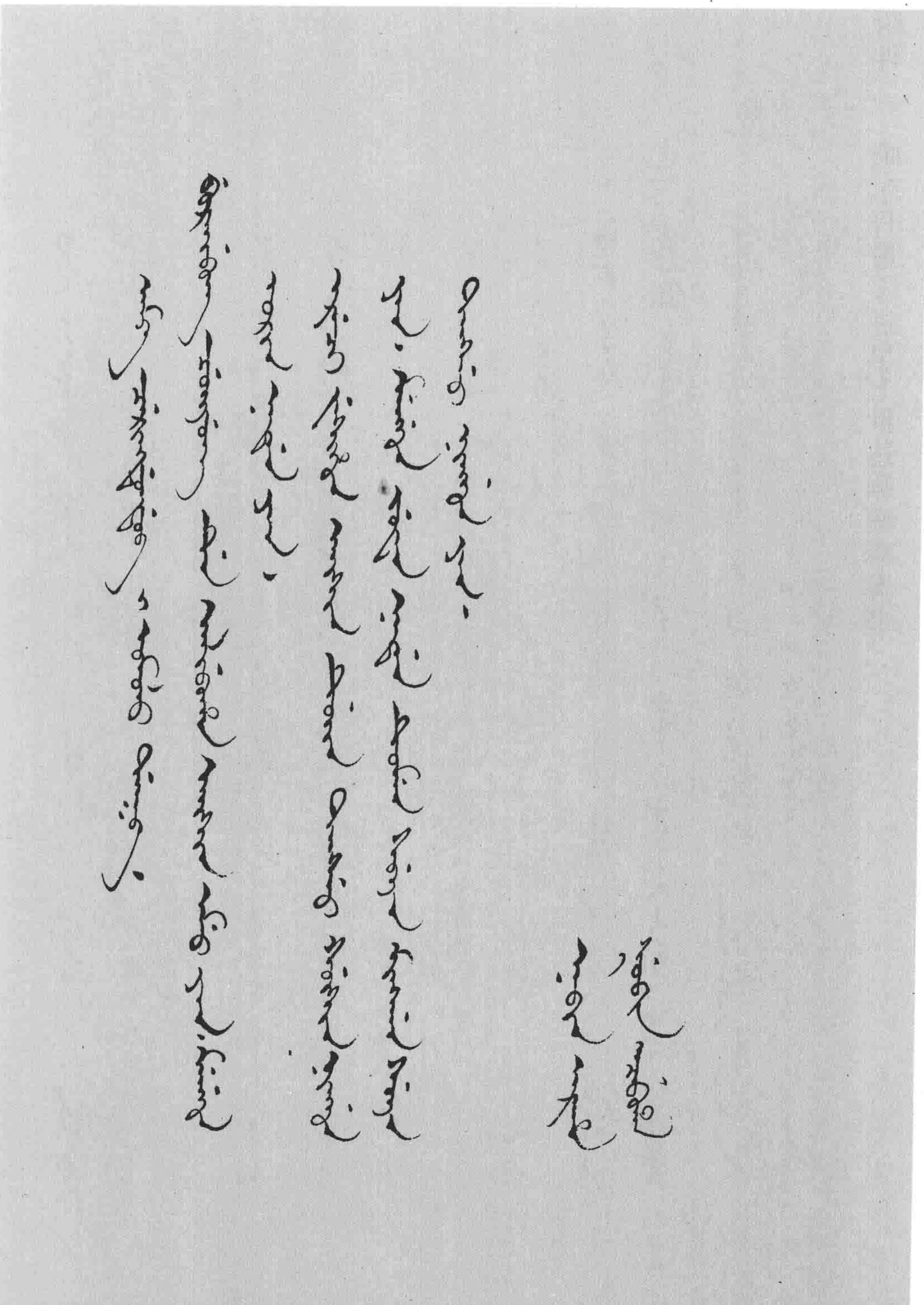
（以上除噶尔丹策零等进献物件外，金共四百三十六两、银共十五万六千一百六十七两九钱）

三五、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噶尔丹策零进献各寺庙布施银数目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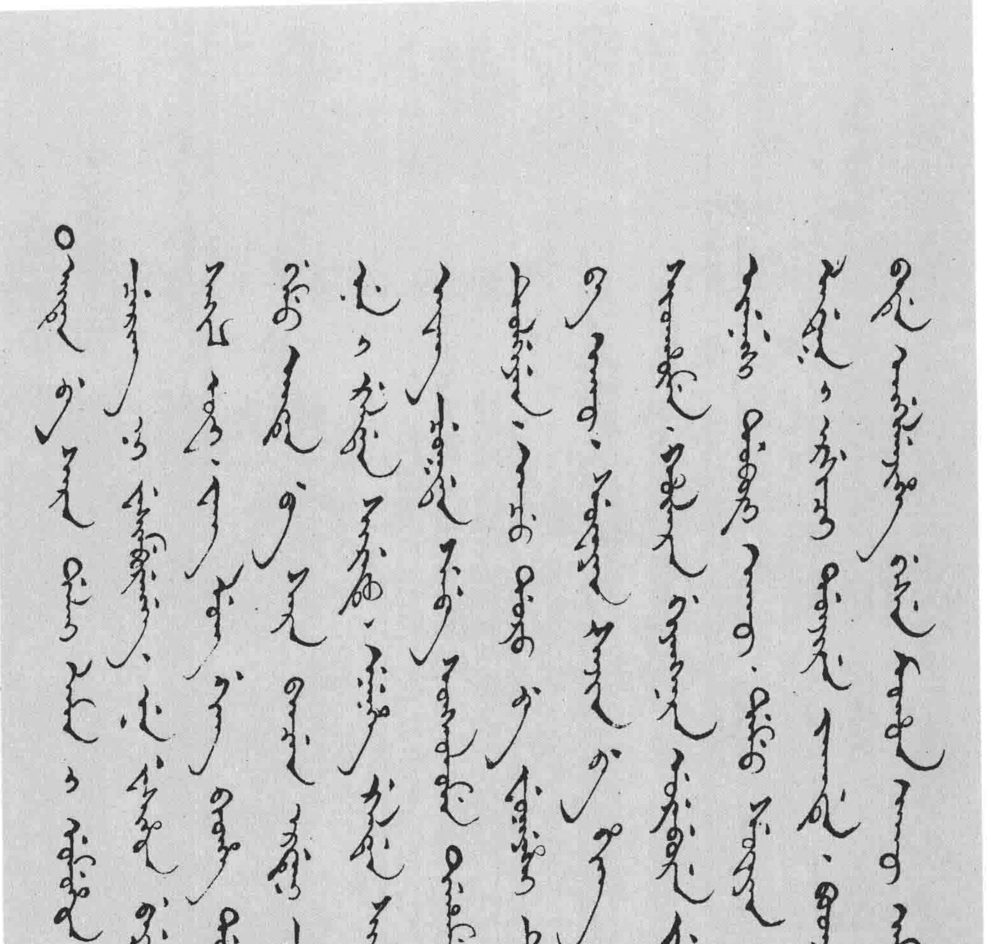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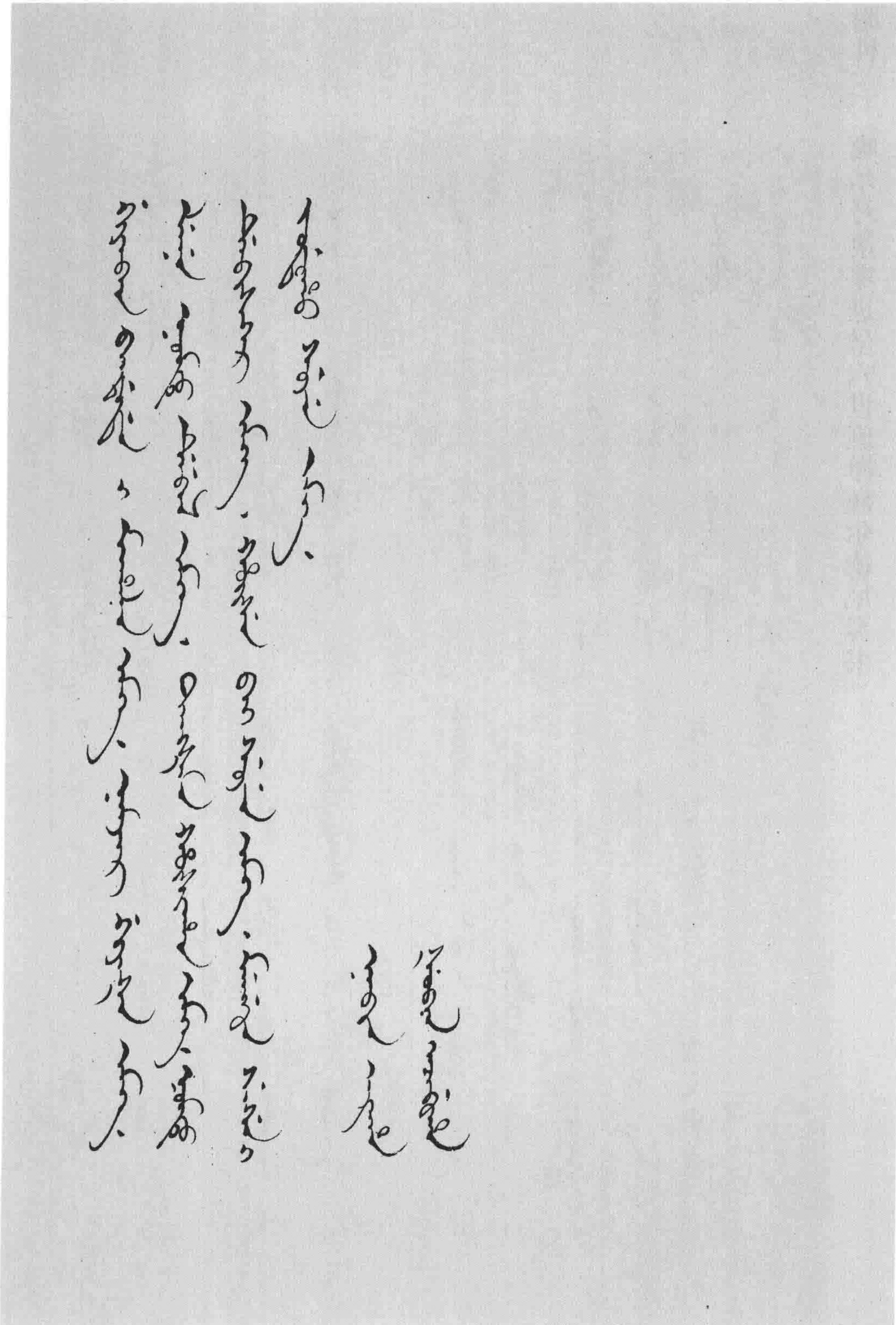
附件一　噶尔丹策零进献各寺庙之银两数目清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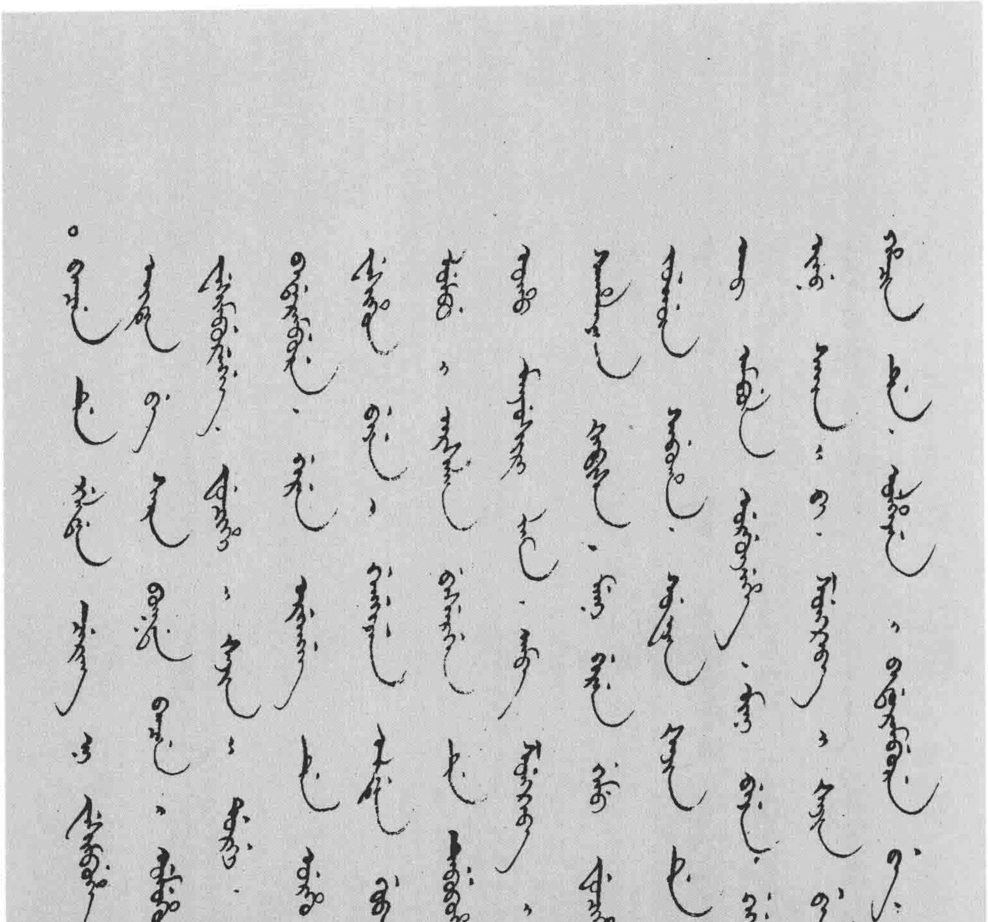


附件二 噶尔丹策零进呈七世达赖喇嘛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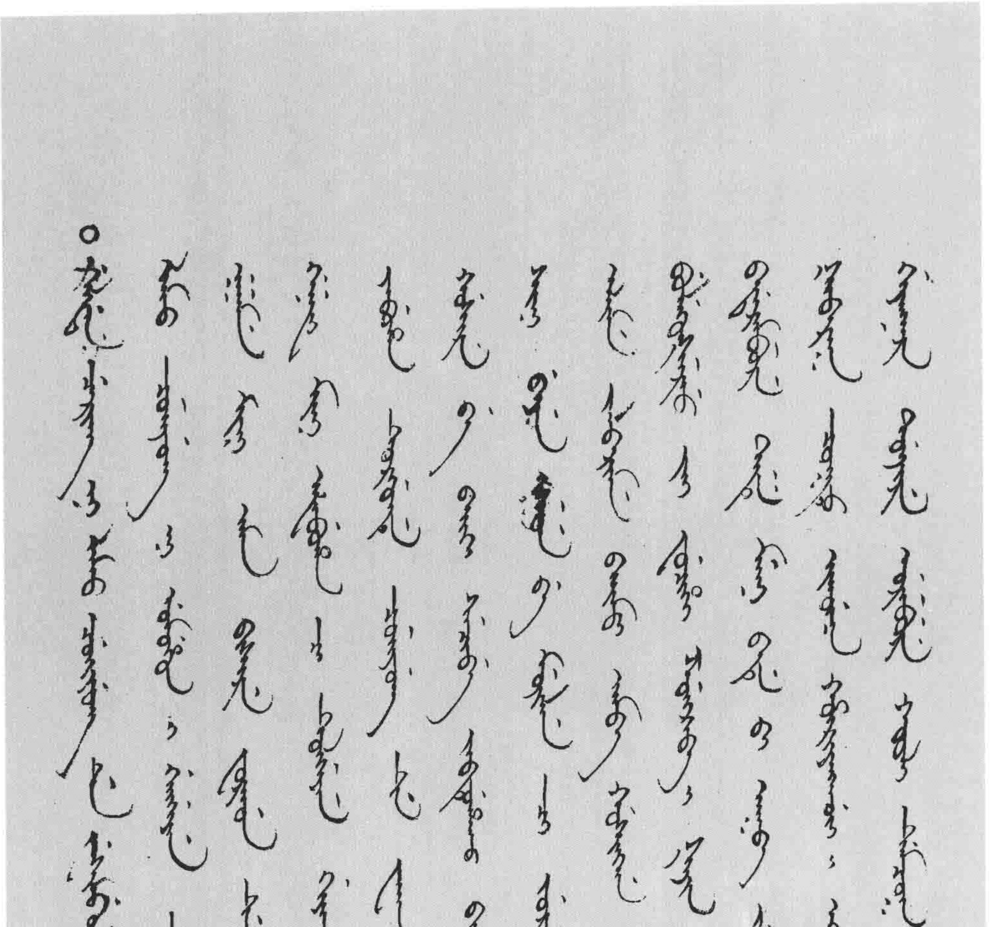
附件三 噶尔丹策零进呈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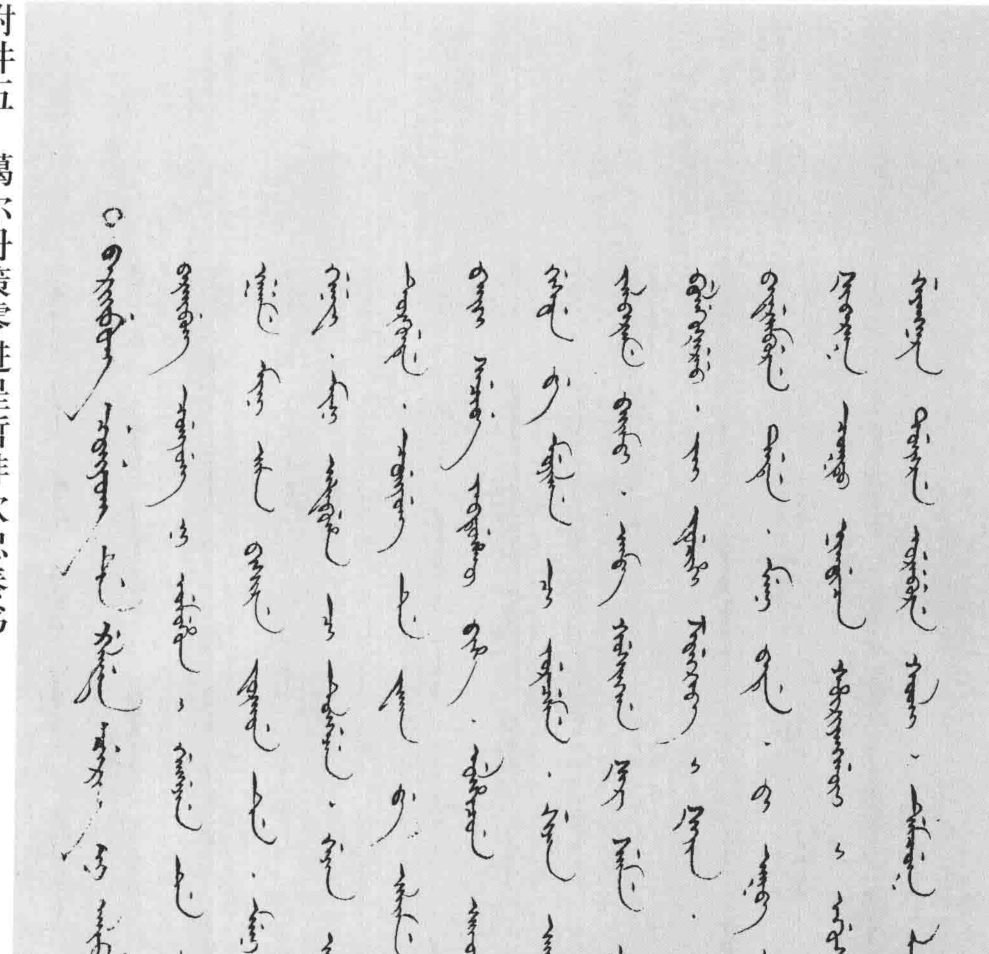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附件四　噶尔丹策零进呈拉穆吹忠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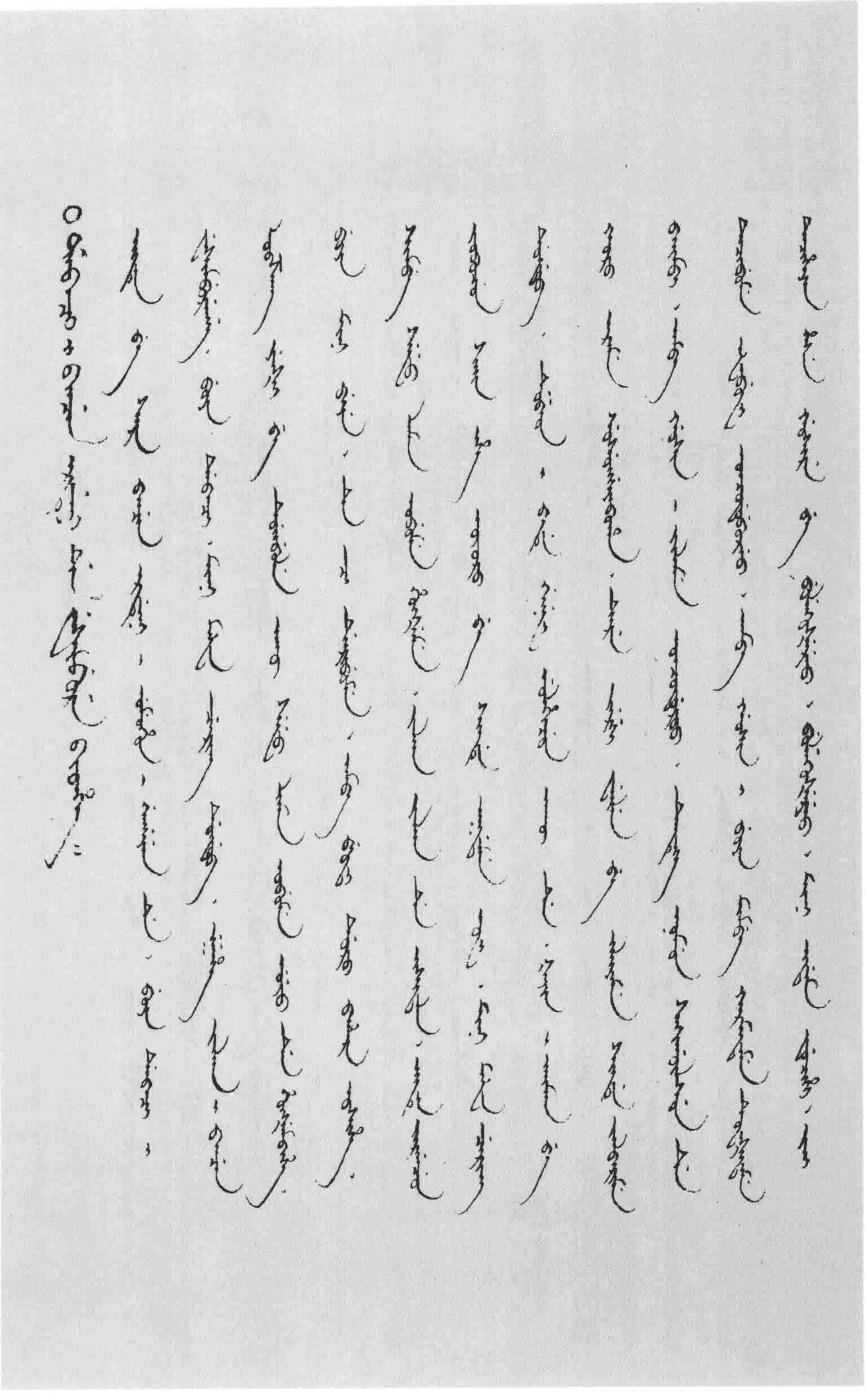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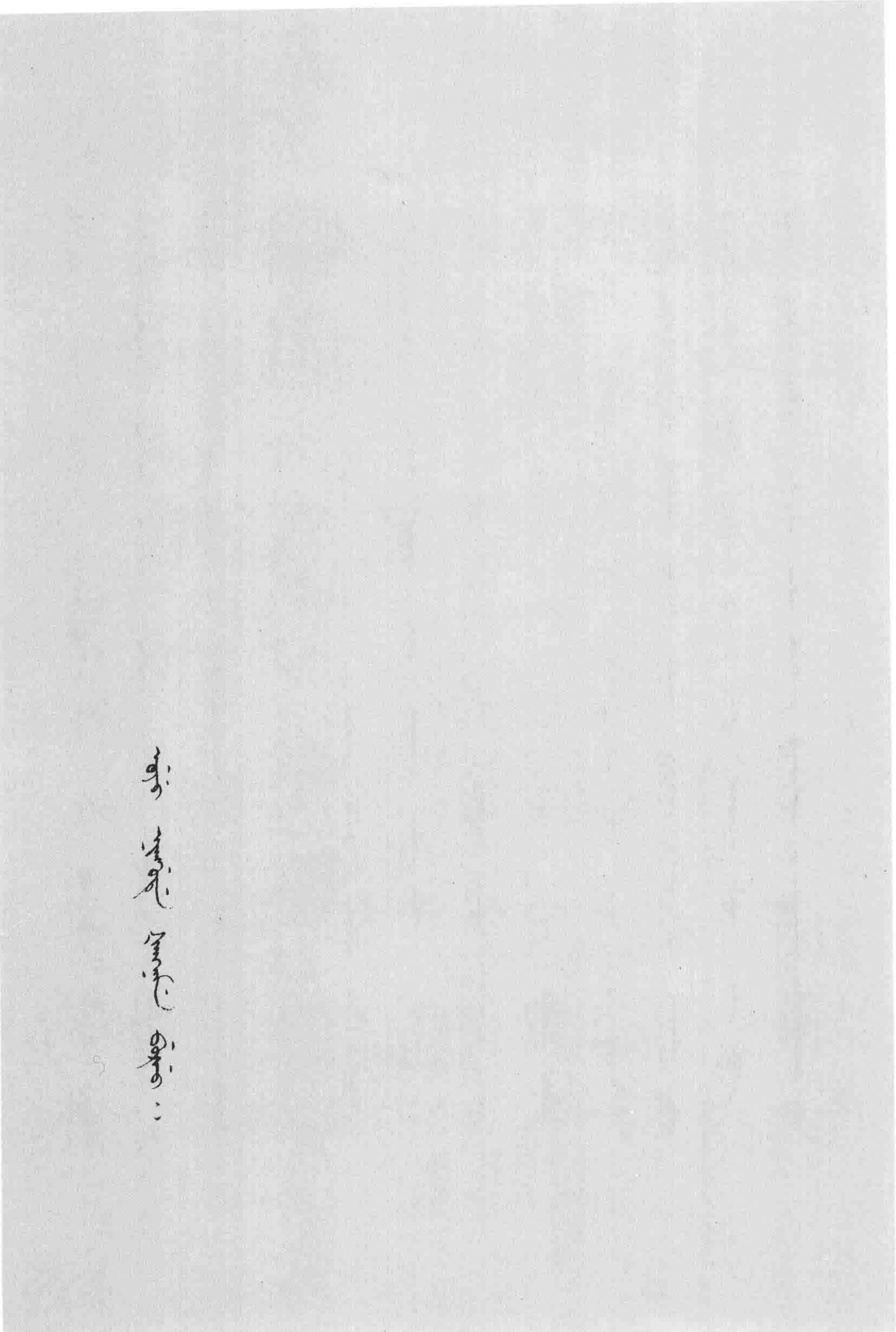
附件五　噶尔丹策零进呈哲蚌吹忠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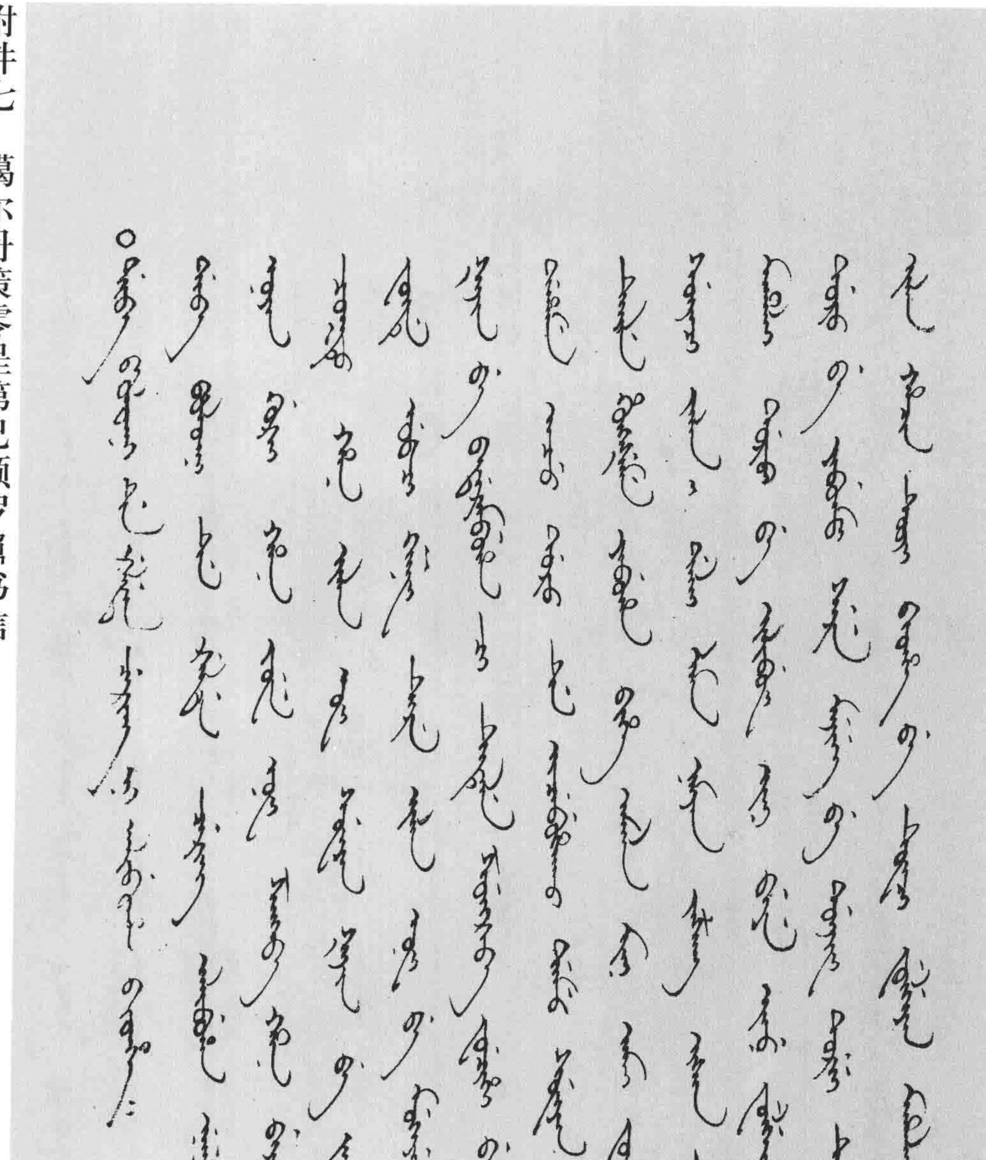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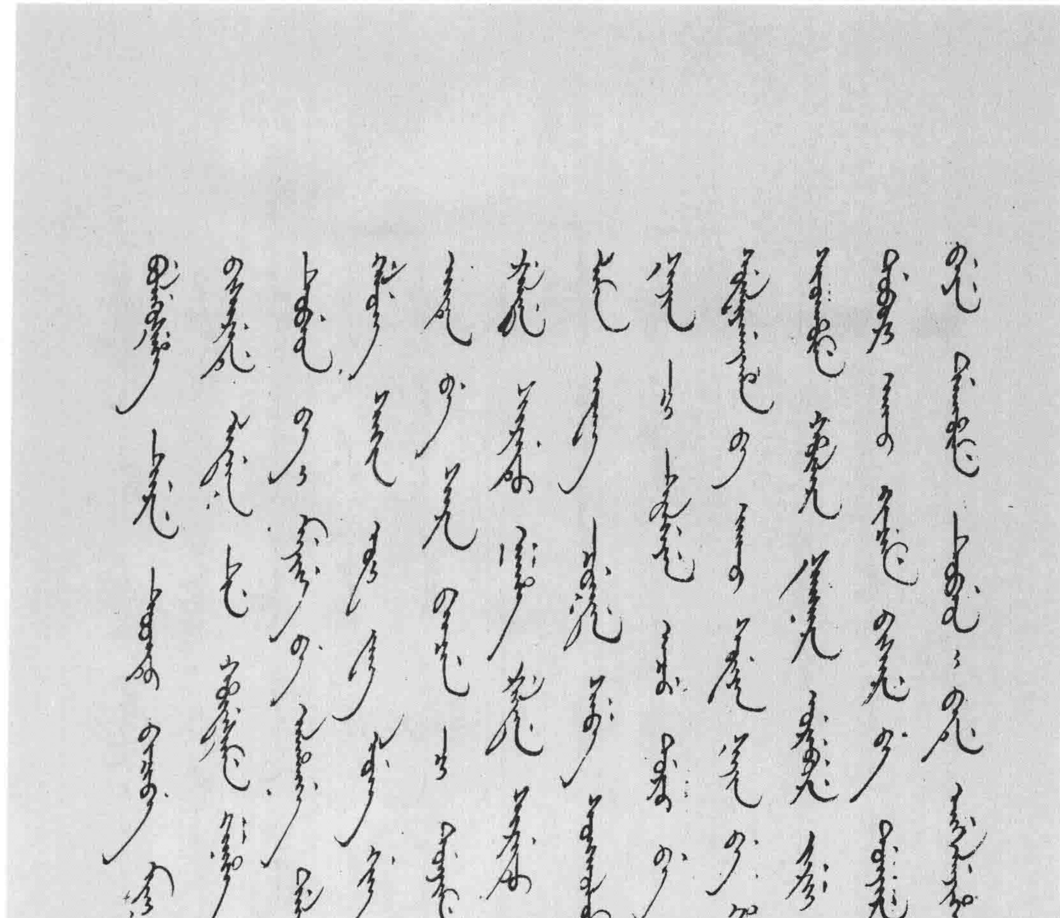
附件六　达瓦齐进呈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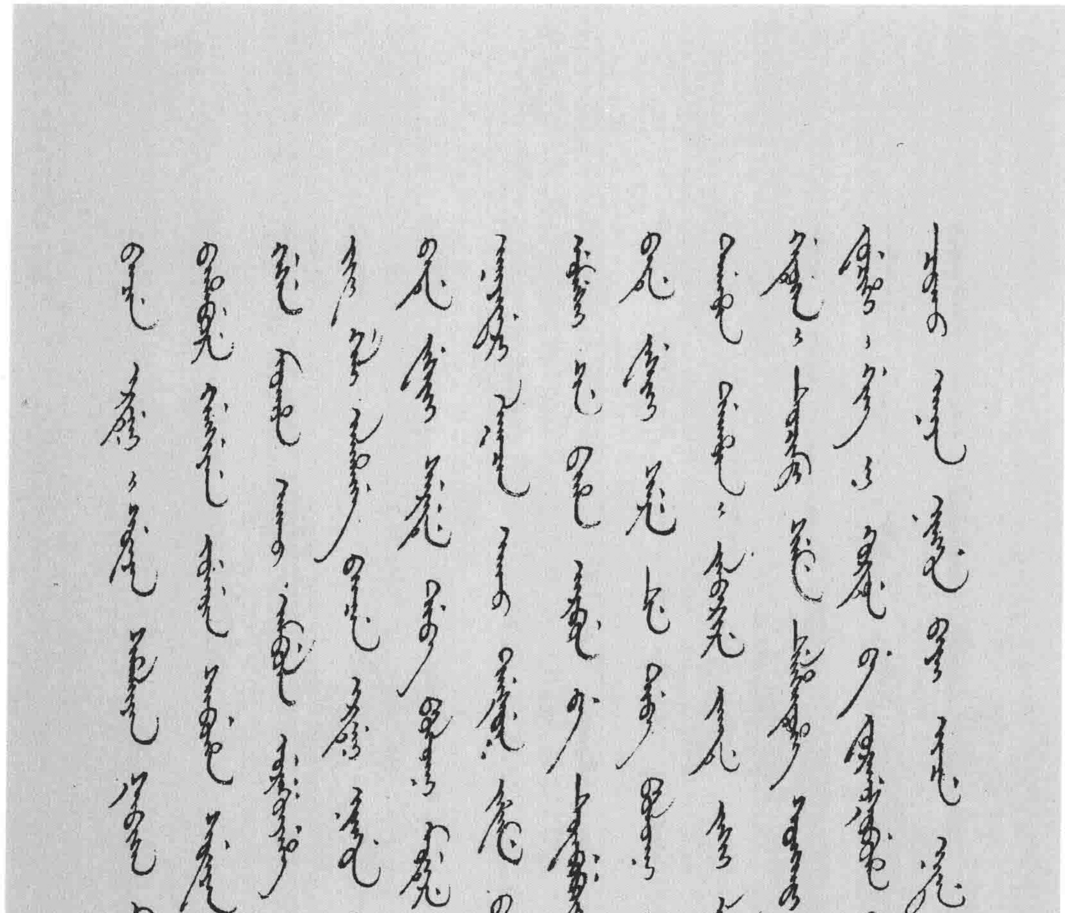




附件七　噶尔丹策零呈第巴颇罗鼐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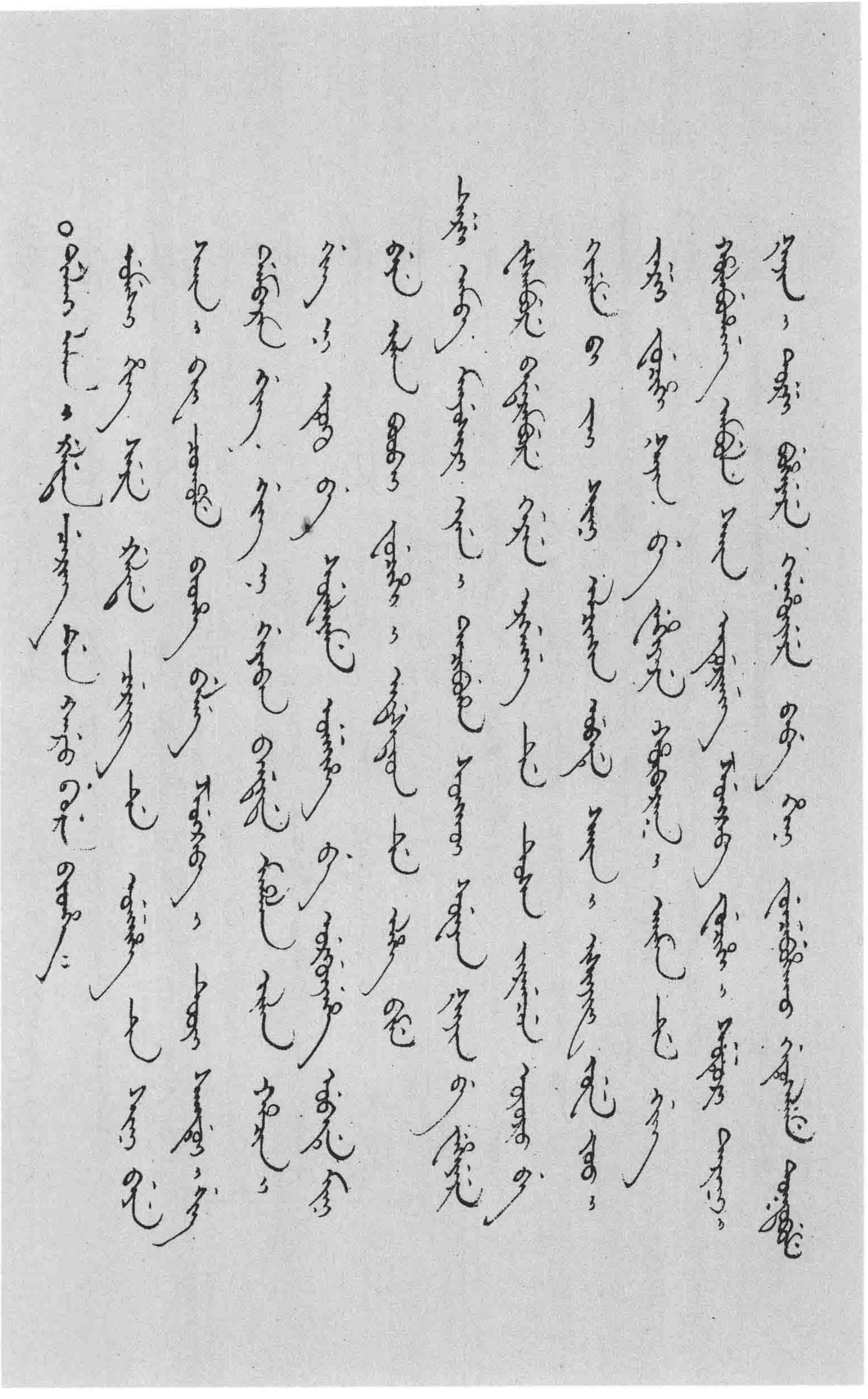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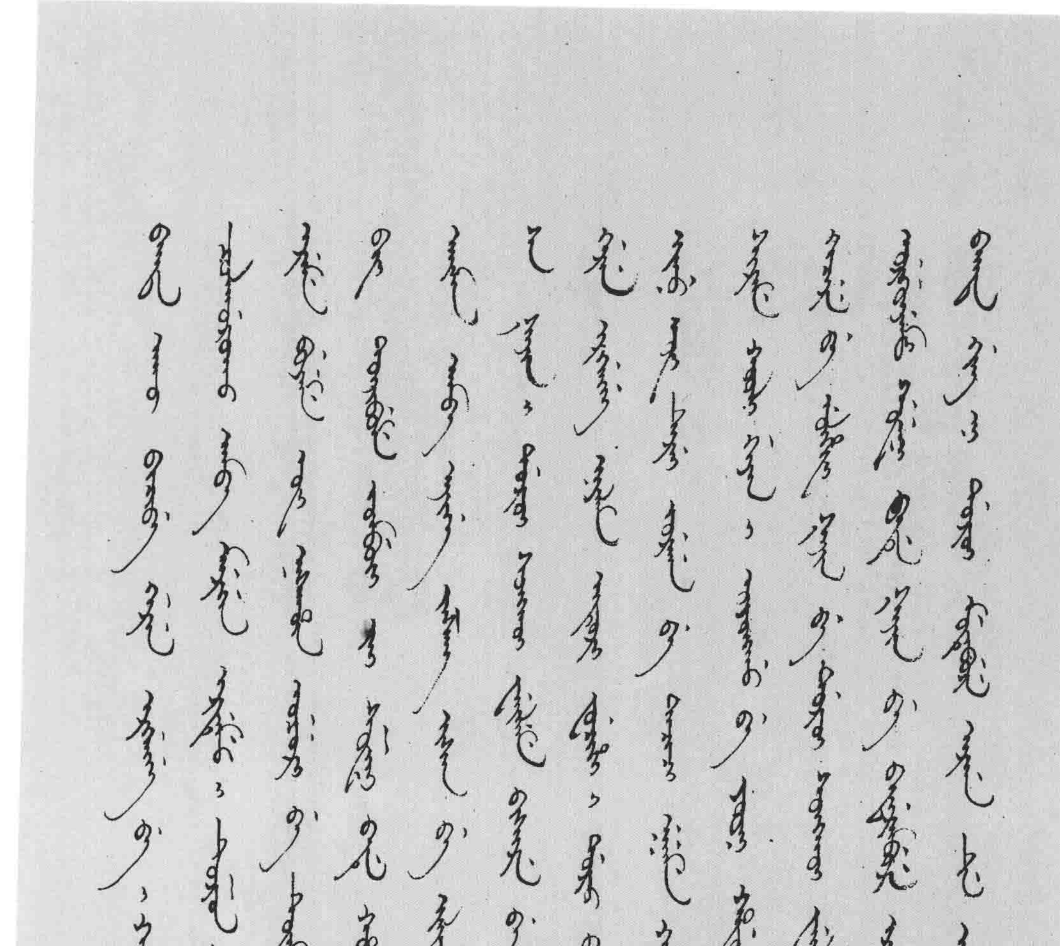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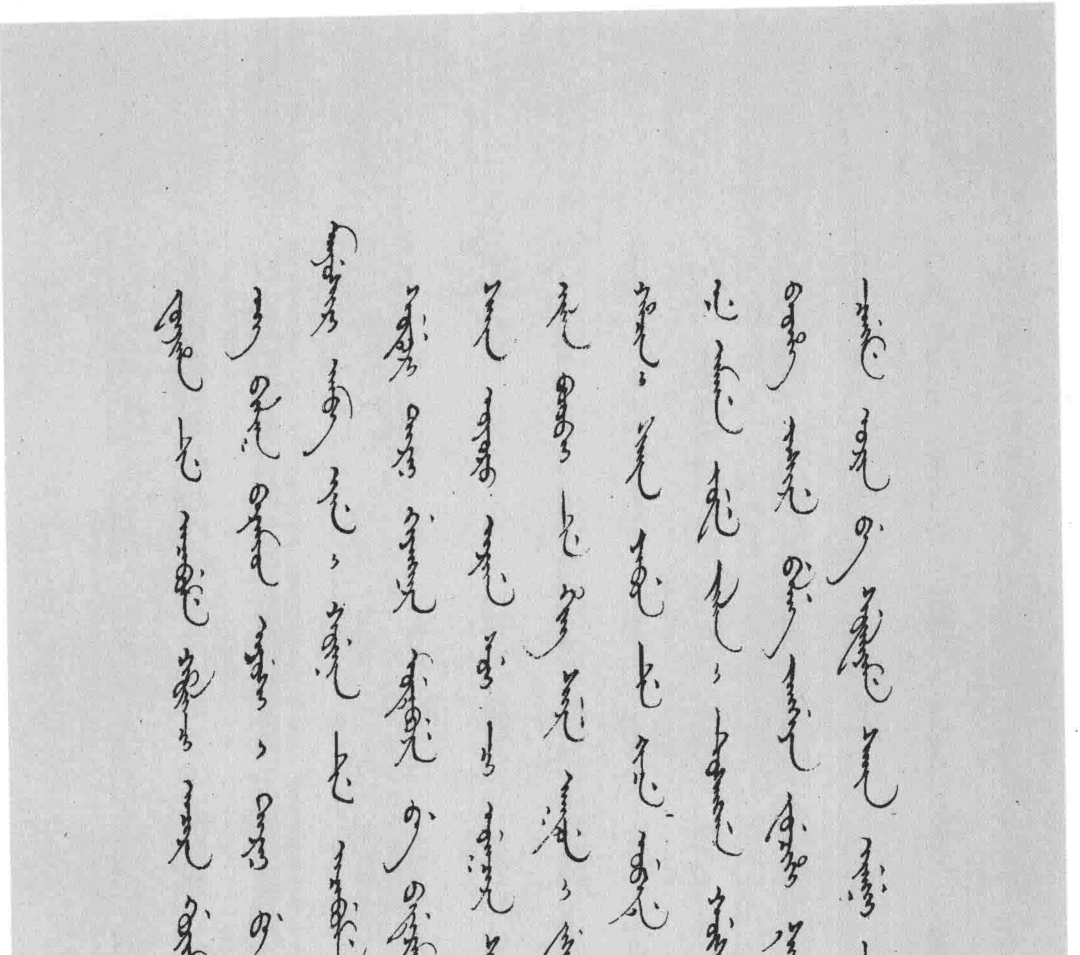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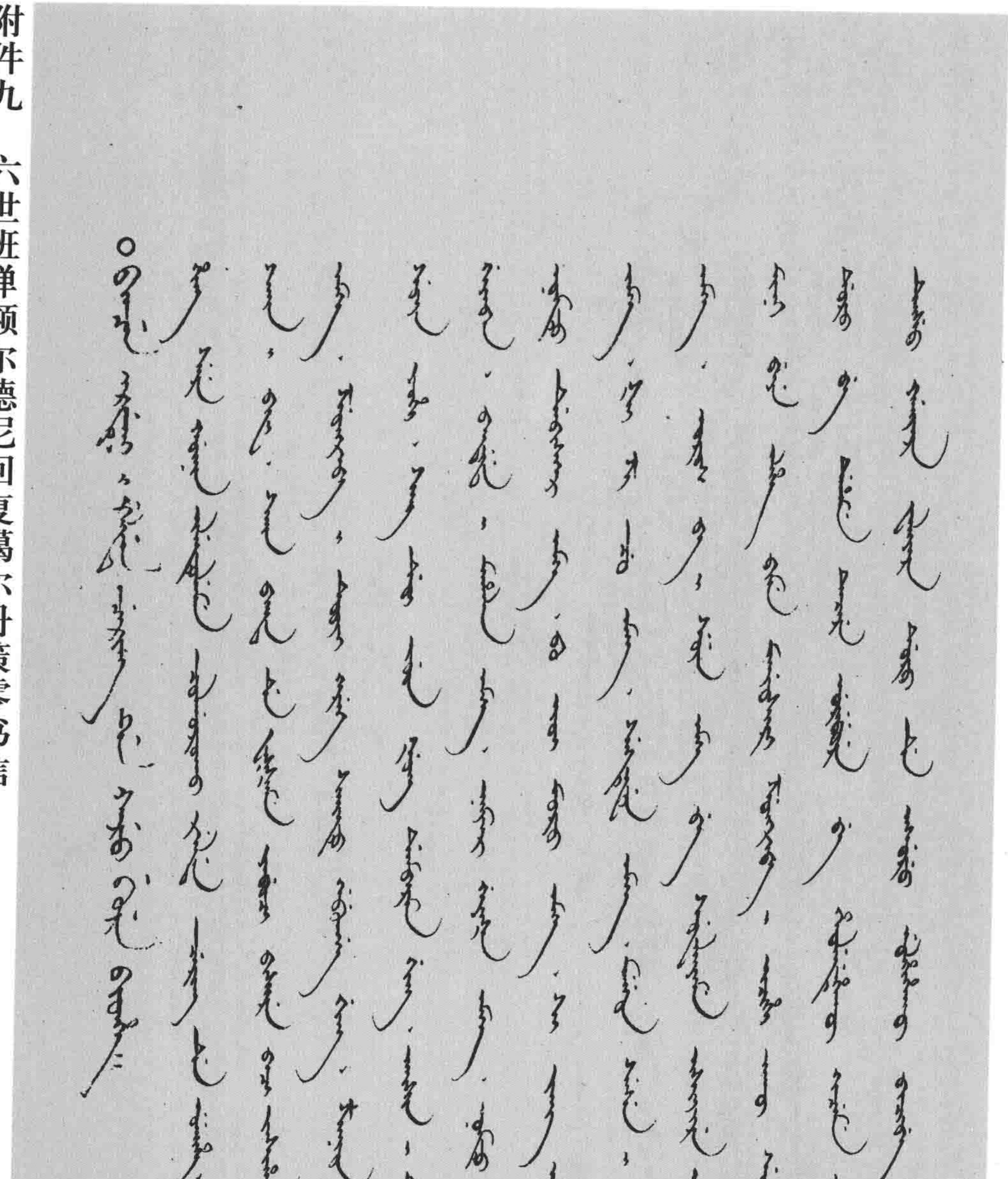
附件八　七世达赖喇嘛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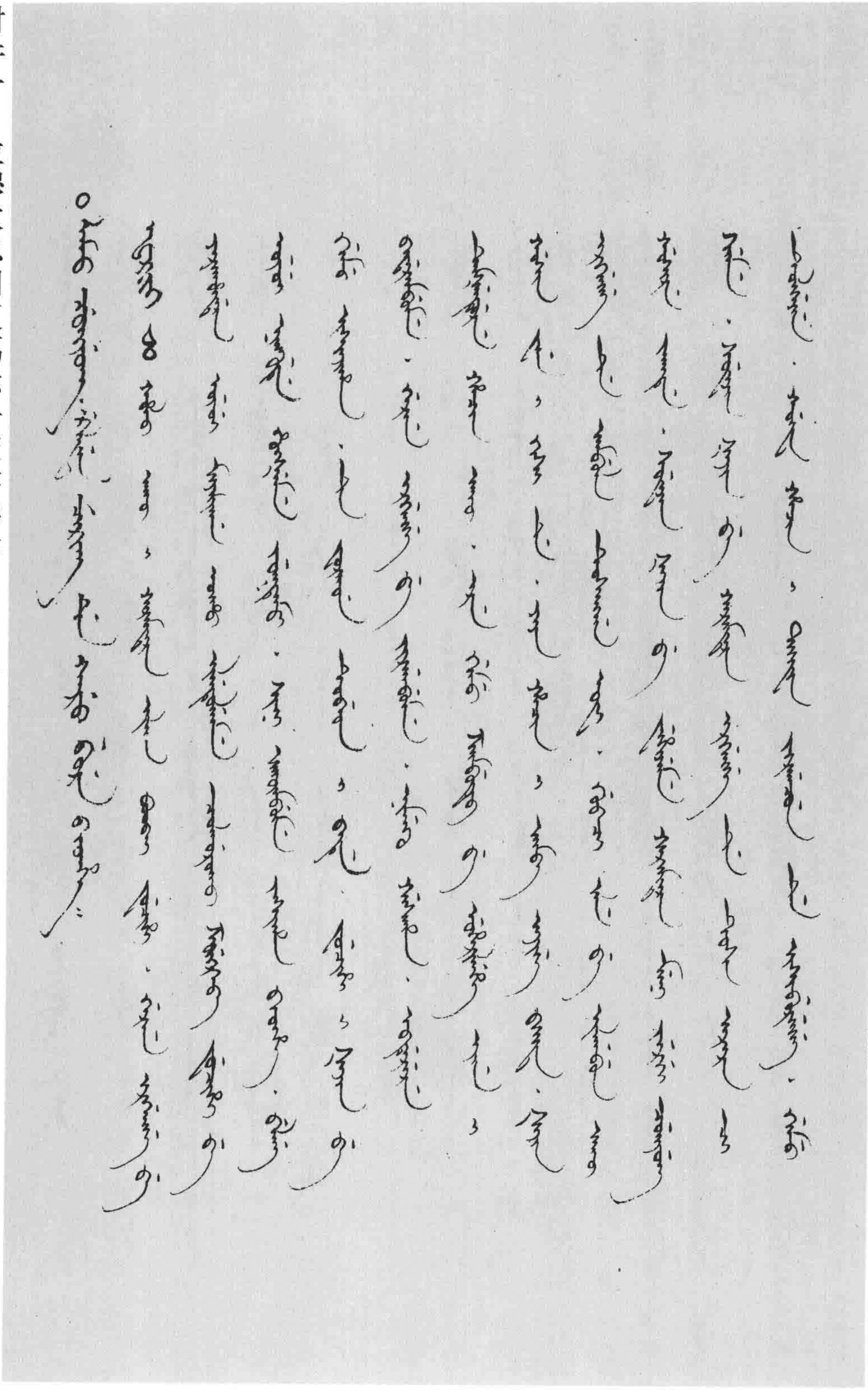




附件九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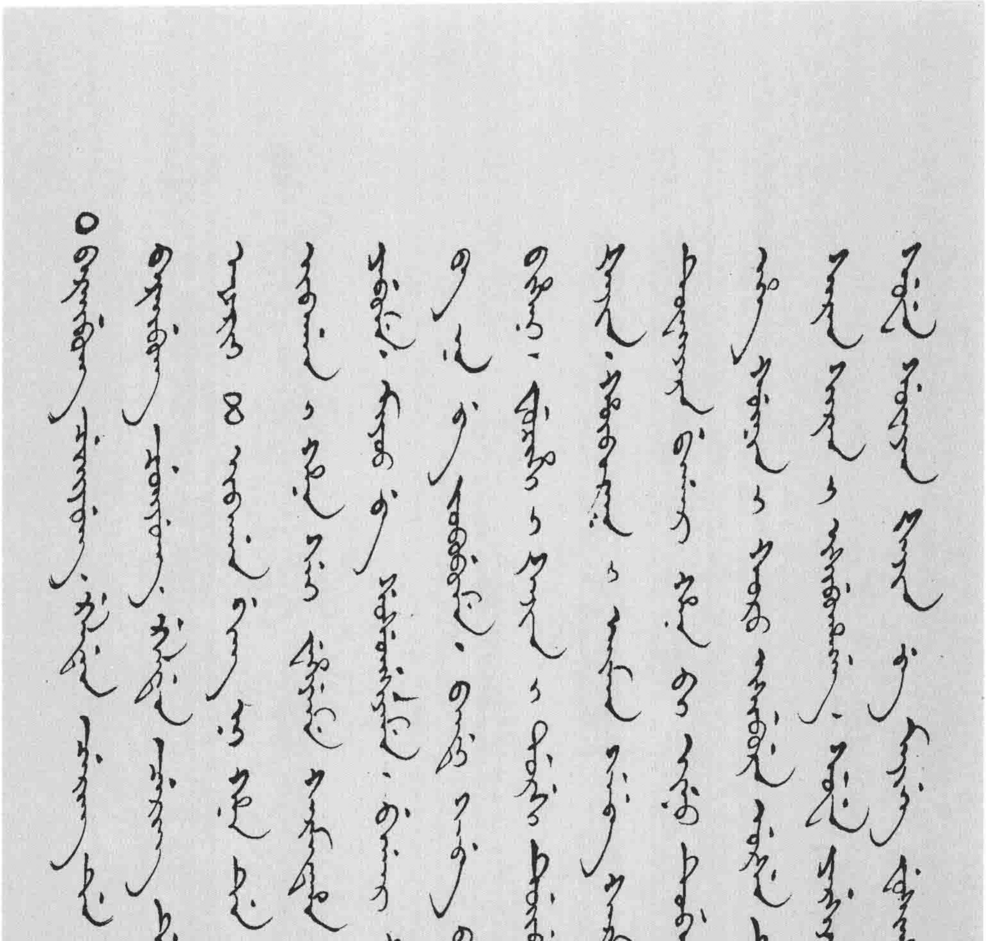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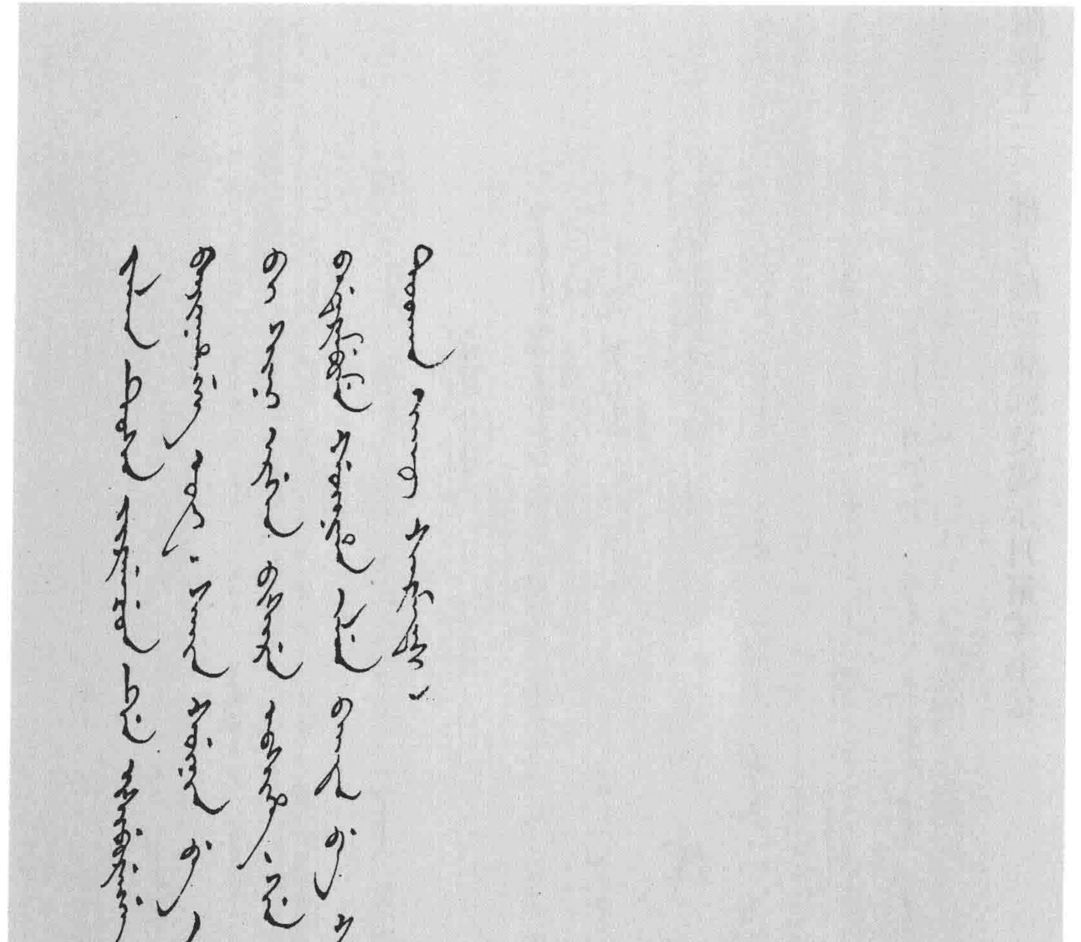
附件十　拉穆吹忠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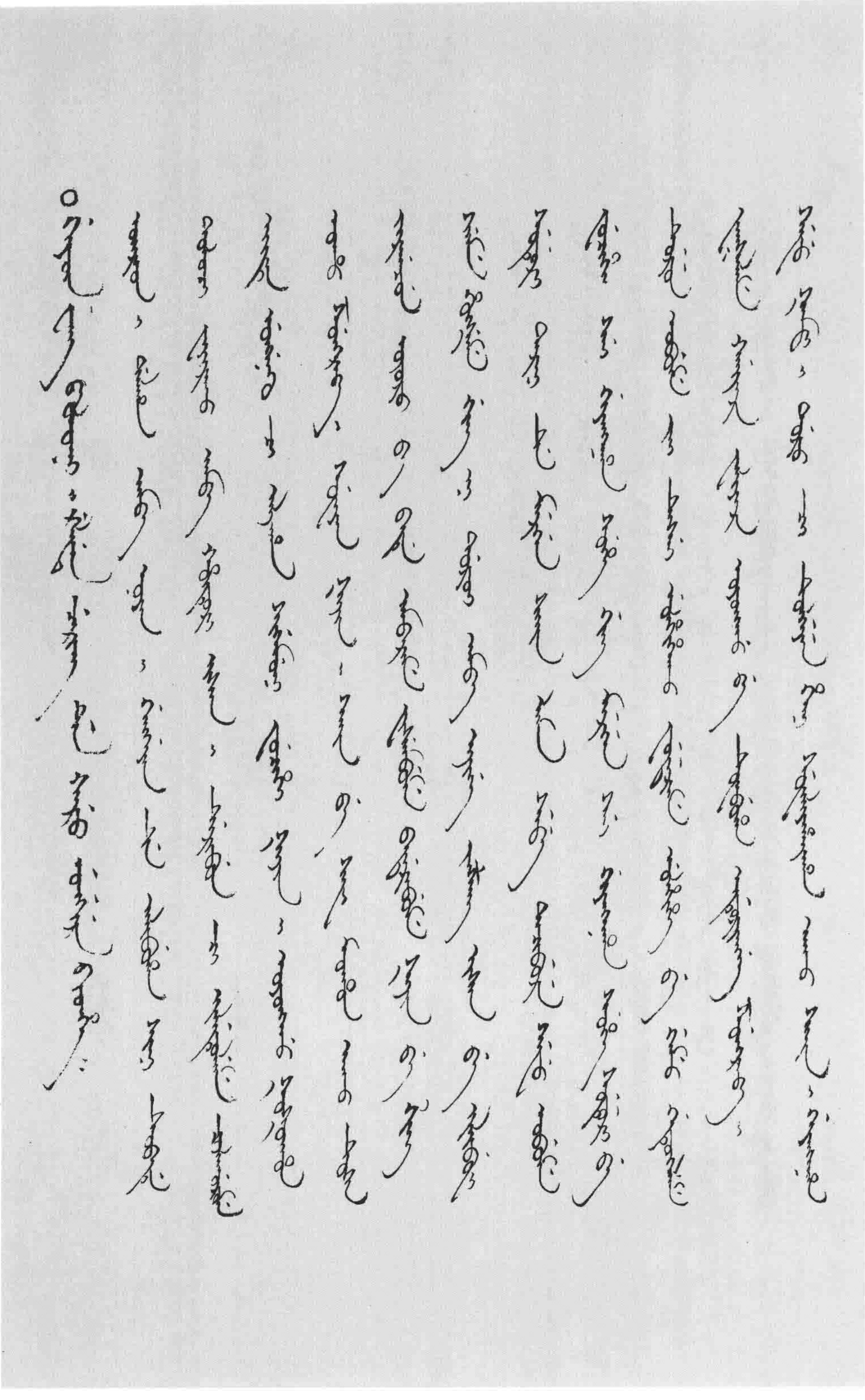
[illegible]

附件十一 哲蚌吹忠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附件十二　郡王颇罗鼐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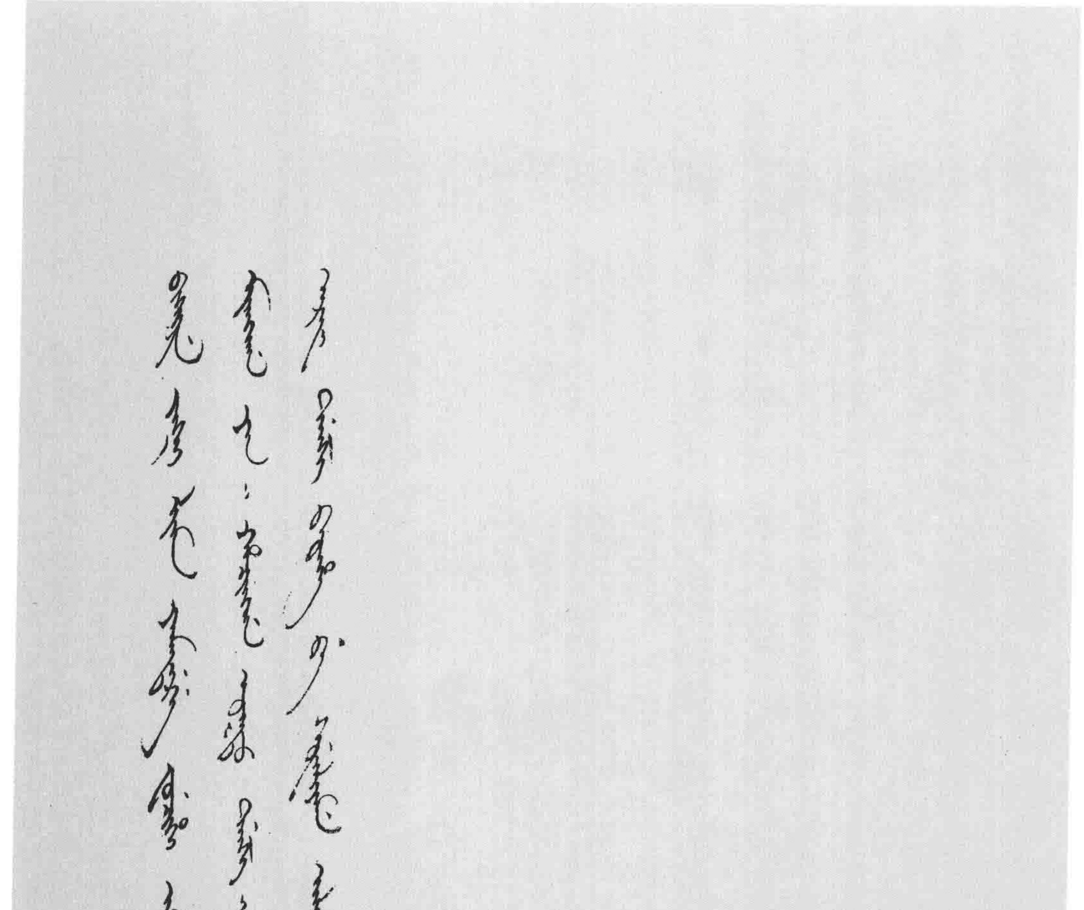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35

35.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噶尔丹策零进献各寺庙布施银数目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臣乌赫图、玉保谨奏，为奏闻事。

适才臣等奏称，噶尔丹策零呈递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寺庙、郡王颇罗鼐之书信，尚未悉数获知，且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郡王颇罗鼐回复噶尔丹策零之书信亦未给付，俟尽数收到之时，臣等另行恭呈御览。等因。兹将噶尔丹策零进献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寺庙之物件数目，业经驻藏办事副都统索拜奏闻，相应臣等抄录噶尔丹策零呈递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寺庙、郡王颇罗鼐原文，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郡王颇罗鼐回复噶尔丹策零之文，恭呈御览外，谨将噶尔丹策零进献各寺庙之布施银数目另行缮折开列，一并恭呈御览。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附件一　噶尔丹策零进献各寺庙之银两数目清单

进献各寺庙之银两清单：

进献达赖喇嘛金十两、银一百两，进献大昭银三千七百二十二两，进献小昭银三百六十九两，进献布达拉银一百零九两，进献哲蚌寺银四万九千二百八十二两，进献色拉寺银三万一千九百六十八两，进献甘丹寺银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九两，进献热登寺银六百零八两，进献齐齐克塔拉寺银五十四两，进献净寂寺银五百两，进献珠木扎勒寺银一百八十二两，进献尼塘寺银二百二十八两二钱，进献德都温都孙寺银九千零五十两，进献多都温都孙寺银八千八百一十两，进献班禅额尔德尼金二两、银一百两，进献扎什伦布寺金二百两、银三万八千七十六两，进献前世班禅额尔德尼塔金二百两、银二千两，进献色赖卓

特巴寺银二百二十五两，进献鲁木布泽寺银二百九十两，进献纳木灵寺银七十八两八钱，进献鞥衮寺银九百二十四两，进献荣扎木沁寺银五十八两，进献色当寺银二十六两，进献拉穆吹忠金一两，进献哲蚌吹忠金一两。噶尔丹策零之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进献班禅额尔德尼金十三两、银三十两，进献拉穆吹忠金一两。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克巴进献哲蚌吹忠金一两、银二十七两。

以上为金四百三十六两、银十七万五千五百零六两。

附件二　噶尔丹策零进呈七世达赖喇嘛奏书

噶尔丹策零谨奏于普通达赖喇嘛陛下：而今贵体可安，身为格隆福音，听闻旺隆经文，大半均求教于普通班禅额尔德尼，继之仿效现世甘丹池巴、前世甘丹池巴、多都温都孙喇嘛阿旺楚克丹等，除黄教外，毫不掺杂他教，虔心笃诚研习黄教，于诵、讲、习等三项，不分昼夜，惟勉于黄教者，自拉达克方面闻知此信，犹如博克达宗喀巴再莅土伯特地方，欣喜无任。托此福分我亦安好，竭力勤勉信奉振兴宗喀巴教法等务。特此具奏者，阐扬黄教，遵循宗喀巴在土伯特地方修定之章程，除普通博克达班禅、达赖喇嘛之外，再无他者。兹因博克达班禅呼毕勒罕年幼，除尔之外，又闻达于谁。故而奏请竭尽推广宗喀巴所定章程及教法。博克达班禅额尔德尼为修习学问，均照前世博克达班禅之透吉经所讲，前往经院，遂有人以讲经怠忽等由加以阻拦，故而闻达此等之言。史咒德行，均鉴于智臻维护教众，永久阐扬佛宗喀巴之教法，且于我等地方阿克巴扎仓会上，按讲习热尔巴什巴喇克绰克图尼古查呼里央贵之额古斯克勒特古斯克勒等经之例，研习德木楚克鲁依地方之绰噶、谔伯尔鄂罗呼等经。于多都温都孙新扎仓例会，听讲热尔巴什巴喇克兼仓堆雅满达噶之额古斯克勒特古斯克勒等项例行，均按多都温都孙之礼，在讲经三大扎仓会上，喇嘛、诺彦、斋桑等，各自于四十余扎仓会上，制定五大部听讲研习撒尼特经章程、三项布图格勒。其中化导心性之博第穆尔、绰克图尼古查呼里央贵之额古斯克勒特古斯克勒、雅满达噶之经咒、史等项，逐加练习。为黄教依托之文殊菩萨呼毕勒罕

宗喀巴教法，能照我之倾慕，在此永久推广，黄教徒众及我等卫拉特四部道法牢固、扬善惩恶等，究用何谋，请明白指教。并为消我病灾劫惑，延我岁寿福运，运筹帷幄，业兴丁旺，事遂所愿，究作何法，谨请赐教。为我后嗣以至于世世代代，源源投生于功德圆满迈达里佛根基，在觅得大菩提道之前，不吝慈爱。谨请鉴之。随奏呈伯勒克哈达一方、宗喀巴之透吉克热克萨音图经、桑堆珠特颂、丹巴尔玛经、饰金经匣、班智达帽一顶、那木扎尔袈裟一袭、勒讷诺木图德伯勒一个、唐纱木裙一条、诺木图德毕斯科尔一个、回子地方缎一匹、银丝缎一匹。

附件三　噶尔丹策零进呈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奏书

噶尔丹策零进呈班禅奏书

噶尔丹策零谨奏于普通博克达班禅陛下：谨请垂鉴佛教内益加推兴宗喀巴教法，利裨众生无偏。贵体明光普照，自闻坐扎什伦布狮床之信，我等依托文殊菩萨喇嘛、承大宗喀巴教法之黄黑徒众，我等均皆得见获得佛法之明道，如黄教日升，欣喜无任。托此福分我亦安好，竭力奋勉信奉振兴宗喀巴教法等务。特此具奏者，阐扬黄教，遵循宗喀巴在土伯特地方修定之章程，除黄教、达赖喇嘛、陛下尔等三位外，别无祈求。虔心具奏者，普通之人，不在于学习与否，倘蒙鉴爱，照前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参陛下于透吉经史中所讲，前往经院时，不致有人以讲经怠忽等由加以阻拦，故而闻达此等之言。惟五部撒尼特经、撒尼特等项、热尔巴希巴喇克等咒、德，久经鉴识，率为智圣。再于讲、修、做三项，靖除众愚，彰显释迦牟尼、宗喀巴黄教，奏请如日垂爱，兴广宗喀巴佛法，基业永固。且于我等地方阿克巴扎仓会上，按讲习热尔巴什巴喇克绰克图尼古查呼里央贵之额古斯克勒特古斯克勒等经之例，研习德木楚克鲁依地方之绰噶、谔伯尔鄂罗呼等经。于多都温都孙新扎仓例会，听讲热尔巴什巴喇克兼仓堆雅满达噶之额古斯克勒特古斯克勒等项例行，均按多都温都孙之礼，在讲经三大扎仓会上，喇嘛、诺彦、斋桑等，纷纷于四十余扎仓会上，制定五大部

听讲研习撒尼特经章程、三项布图格勒。其中化导心性之博第穆尔、绰克图尼古查呼里央贵之额古斯克勒特古斯克勒、雅满达噶之经咒、史等项，逐加练习，黄教依托之宗喀巴教法，照我所慕，在此永久推广，为黄教徒众及我等厄鲁特四部道法牢固、扬善惩恶等，究用何谋，请明白指教。并为消我病灾劫惑，延我岁寿福分，业兴丁旺，事遂所愿，究作何法，谨请赐教。为我世代投生于功业无尽迈达里佛根基，在觅得大菩提道之前，不吝慈爱。谨请鉴之。奏呈伯勒克哈达一方、宗喀巴之透吉克热克萨音图经、撒尼特温都孙五部、桑堆珠特颂、丹巴尔玛经、饰金经匣、班智达帽一顶、那木扎尔袈裟一袭、诺木图德伯勒一个、诺木图德毕斯科尔一个、钵盂一个、锡杖一个、铃一个、狮子杵一个、银丝缎一匹、俄罗斯地方缎一匹。

附件四　噶尔丹策零进呈拉穆吹忠奏书

噶尔丹策零进呈拉穆吹忠奏书

噶尔丹策零谨奏于拉穆吹忠陛下：昔日先父在世时，我等之兵前往土伯特地方，除我所饬，妄行无理，故欲向吹忠认错求得鉴爱，未能得及。由于无知，有违尔言，行以无理，谨认错祈求，请宽免仁宥。再，为宗喀巴佛法永久传扬，于我等地方阿克巴扎仓会上，按讲习热尔巴什巴喇克绰克图尼古查呼里央贵之额古斯克勒特古斯克勒等经之例，研习德木楚克鲁依地方之绰噶、谔伯尔鄂罗呼等经。于多都温都孙新扎仓例会，听讲热尔巴什巴喇克兼仓堆雅满达噶之额古斯克勒特古斯克勒等项例行，均按多都温都孙之礼，在讲经三大扎仓会上，喇嘛、诺彦、斋桑等，纷纷于四十余扎仓会上，制定五大部听讲研习撒尼特经章程、三项布图格勒。其中化导心性之博第穆尔、绰克图尼古查呼里央贵之额古斯克勒特古斯克勒、雅满达噶之经咒、史等项，逐加练习。黄教依托之宗喀巴教法，照我所慕，在此永久推广，为黄教徒众及我等厄鲁特四部道法牢固、扬善惩恶等，究用何谋，请明白指教。并为消我病灾劫惑，延我岁寿福分，业兴丁旺，事遂所愿，究作何法，谨请赐教。为永久不分内外佑护，谨请鉴之。一并呈进

伯勒克哈达一方、金一两、鸟枪一支、缎一匹、回子地方缎一匹。

附件五　噶尔丹策零进呈哲蚌吹忠奏书

噶尔丹策零进呈哲蚌吹忠奏书

噶尔丹策零谨奏于哲蚌吹忠陛下：昔日先父在世时，我等之兵前往土伯特地方，除我所饬，妄行无理，故欲向吹忠认错求得鉴爱，未能得及。由于无知，有违尔言，行以无理，谨认错祈求，请宽免仁宥。再，为宗喀巴佛法永久传扬，于我等地方阿克巴扎仓会上，按讲习热尔巴什巴喇克绰克图尼古查呼里央贵之额古斯克勒特古斯克勒等经之例，研习德木楚克鲁依地方之绰噶、谔伯尔鄂罗呼等经。于多都温都孙新扎仓例会，听讲热尔巴什巴喇克兼仓堆雅满达噶之额古斯克勒特古斯克勒等项例行，均按多都温都孙之礼，在讲经三大扎仓会上，喇嘛、诺彦、斋桑等，纷纷于四十余扎仓会上，制定五大套听讲研习撒尼特经章程、三项布图格勒。其中化导心性之博第穆尔、绰克图尼古查呼里央贵之额古斯克勒特古斯克勒、雅满达噶之经咒、史等项，逐加练习，黄教依托之文殊菩萨呼毕勒罕宗喀巴教法，照我所慕，在此永久推广，为黄教徒众及我等厄鲁特四部道法牢固、扬善惩恶等，究用何谋，请明白指教。并为消我病灾劫惑，延我岁寿福分，业兴丁旺，事遂所愿，究作何法，谨请赐教。为永久不分内外佑护，谨请鉴之。一并呈进伯勒克哈达一方、金一两、鸟枪一支、缎一匹、回子地方缎一匹。

附件六　达瓦齐进呈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奏书

达瓦齐进呈班禅额尔德尼奏书

达瓦齐谨奏于普通班禅额尔德尼陛下：小的先祖策零敦多布，拜前世班禅罗桑意希为无量经师，顶礼膜拜，小的自此开始，在觅得大菩提道之前，拜尔为经师，世代更迭，逸乐愁苦，惟但靠尔。我祖策零敦多布前往土伯特地方，由于无知，祸害教父，谨此祈准担当此等罪咎，予以宽仁原宥，饬以经法宽免，

求得大慈之身佑护，仁降敕谕，谨请鉴之。我之伊达木佛及守护神，均供奉何佛，常喀何经，此世之病灾劫惑，皆消之策，究念何经。再，我之祖父母、父母、叔父均皆相继故去，已作魂散，谨请明示嗣后尽除彼等之策，为延我岁寿福分，业兴丁旺，事遂所愿，究作何法，并推行黄教于厄鲁特四部，成全不悖教法气度之策，及后世不转生于他处，投生于可靠迈达里处，遵循迈达里佛、宗喀巴师徒之道之策，谨请均照我之所请，分晰明白赐教。将我及我弟达克巴，叔父雅满呼勒属众一并纳入金刚守护法轮，以佛法宗喀巴教利裨厄鲁特四部，消除劫运，为岁寿福分、根业心愿，均皆顺遂，谨请大慈不弃垂鉴。此身死后，不转生于他处，冥冥之中能投生于迈达里处，在觅得大菩提道之前，不弃仁爱。谨请鉴之。谨以奏书礼，一并进呈伯勒克哈达一方、金一两、银五十两、上等缎三匹、回子地方缎六匹、熏牛皮二十张、貂皮十张。

另行具奏者，先前我祖策零敦多布前往土伯特地方时，蒙前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意希为保八力部不被侵扰，赏以钤印敕书，兹亦请照前赏我以钤印敕书。再，念我不分昼夜虔诚感戴呼毕勒罕陛下，请赐我福缘佛尊、佛像各一，旧衣、班智达帽、素珠，前世班禅之布尔匝、牙、鼻血，前世、今世班禅之头发、喇羡礼鲁、多伦图鲁伦礼鲁等福缘，消灾避邪符、祛病免疫符，可延年益寿、增福添吉、子孙繁衍增寿、力护兵械符等。

附件七　噶尔丹策零呈第巴颇罗鼐书信

噶尔丹策零呈第巴颇罗鼐书

噶尔丹策零呈第巴颇罗鼐：先前我等之大诺彦、顾实汗二人，因藏巴汗、博仁汗、绰克图汗三人扰乱黄教，由此前往靖除彼三人，推兴黄教以来，始终敬奉宗喀巴佛，不为他教所染，惟但奉行黄教。俟至我父时期，听闻五世达赖喇嘛于那木扎尔扎仓会上树立红帽之道，彼亦奉行红帽之道之消息，拜读内外三项秘笈，亦有红帽之道盛行时期，故念圣者慧鉴一切，亦未可料，倘若凡事照彼而行，黄红之道必将混杂，故将彼区分，惟但效行宗喀巴佛，护卫黄教如

同眼珠。之后听闻达赖喇嘛格桑嘉错抵达土伯特地方之时，格隆等告请仍留先前之那木扎尔扎仓会。达赖喇嘛言称，我等倘若抛弃黄教之道而留此，我难为之，格隆等遂将旧那木扎尔扎仓会移往泽当地方，将新扎仓会照多都温都孙之例，设于布达拉之消息，料想已鉴黄教之道。然而，我仍在担忧间，我等前往拉达克贸易之人返回，告知土伯特地方消息称，达赖喇嘛格桑嘉错身为僧人，大部分旺隆经均听讲于普通班禅，继彼现有甘丹池巴效行前世甘丹池巴及多都温都孙之喇嘛阿旺楚克丹等，惟黄教之外，丝毫不曾掺杂其他教派，虔诚笃奉黄教，研习唪经讲演等三项，昼夜勤勉。闻此犹如宗喀巴佛身再临土伯特地方，欣喜无任。

再，我处前往内地使臣及由内地前来我处使臣等闻知博克达班禅于丁巳年八月十一日圆寂之消息，我等阐扬释迦牟尼佛教之班禅额尔德尼之黄黑徒众，均皆犹如失去依托，心甚忧虑，但为班禅额尔德尼超度，祈祷土伯特地方教众顶礼呼毕勒罕无所拦阻从速出世，黄黑徒众及我等之众惟但焚修，竭尽奋勉间，由拉达克地方获知可解除众疑之莲成呼毕勒罕额尔德尼确切莅临之消息，班禅额尔德尼之黄黑徒众及我等均皆得见佛道明路，犹如日升佛教，不胜欣喜。

再，又有我等之商贾前来告称，班禅额尔德尼六七年前即欲圆寂，第巴颇罗鼐尽力虔诚祈祷，每年不断呈递丹舒克请求，班禅额尔德尼显以年迈之象，欲于巳年圆寂，第巴颇罗鼐又竭诚尽力屡屡祈祷，故而如同遗嘱所言呼毕勒罕确切于扎什伦布附近地方转世，犹如回转释迦牟尼佛经轮之盛世，于酉年六月初七日请坐扎什伦布狮床。闻此，如同渴者逢水，愿望得以实现。复有我等之商贾前来告称，将那木扎尔扎仓会、格隆等移至泽当，后为第巴颇罗鼐解散，代之以多都温都孙之例噶勒巴什巴喇克之道、多都温都孙之例讲听，丝毫无违。色拉、哲蚌、甘丹、扎什伦布、德都、多都温都孙等黄教道法之听思练讲修等项，不仅益加出类拔萃，且夜供之项亦较前大增。照宗喀巴佛所立昭之大依鲁勒及透吉书中所讲，给色拉、哲蚌、甘丹三寺，德都、多都温都孙寺庙三万喇嘛之众布施熬茶，供献无尽，闻之甚悦。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所习各项，如

前世班禅额尔德尼透吉书所讲，前往经院时，不致有人以讲经怠忽等由加以阻拦，故闻达此等之言。再，愿勉于经史德行，均臻智圣，教众皈依，以期黄教四大庙、二温都孙等寺庙在上推广黄教，在下无违教行，则喜莫大焉。谨为请晓此二项，授以琼浆玉液之制法，口闻之。呈伯勒克哈达一方、回子地方鸟枪一支、腰刀一把、白布五匹、绸三匹、缎二匹、俄罗斯毡二块。

附件八　七世达赖喇嘛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达赖喇嘛回复噶尔丹策零文

咨行虔诚之噶尔丹策零：兹尔安好，特此寄来书信、伯勒克、宗喀巴之透吉桑堆经、丹巴尔玛经、经匣、班智达帽、三种法衣，甚是欣喜。本僧在此仰赖三宝佛之福，平安无事，且照文殊菩萨大皇帝所谕，勤勉阐扬黄教，利裨众生。再，尔之使臣等平安到此，令于扶佑二昭佛教之呼巴喇克部落念经者，诚将大善神圣宗喀巴佛史咒教内揣疑之处，无所保留明白确定，极尽道法，如日照耀，使向善之人懂得从善修道，并念本僧世代之福缘，向众佛之本源普通博克达班禅讨教神圣文殊菩萨宗喀巴道法，真诚依靠通明喇嘛等，为阐扬黄教史咒显密之道、己彼之本源，竭诚尽力于闻思练及讲论修。本僧嗣后凡事但求推广佛法，如尔等所言，普通班禅额尔德尼呼毕勒罕真佛虽不必重修德行，然亦愿为符合众生之意，示其出类拔萃，故而时加规谏。再为尔等地方祈福，设立呼巴喇克部落大小斋桑之会，其聚集呼巴喇克等循照教法修炼等情，详尽寄至。众生求得神佛道法之策，亦载史册，习其义，练习先前之例法，嗣后通晓例法之重要，知晓勉于成佛，如法修炼，则本僧悦之。因问在尔等地方推广教法，逸乐众生，事遂所愿，究念何经为好，故念固里木经甘珠尔锡迪达喇额克毕礼克巴尔密特阿育锡咒外，仰副文殊菩萨大皇帝之意，为在尔等地方推广讲演黄教经咒，虔诚敬奉利裨现在及未来、脱离苦海、还报善果所依之三宝，勉于十种善行。在此亦祈祷三宝，囊入现世及未来之利仁护佑。以致书礼，将吉祥佛教额尔德尼里鲁福全氆氇二十块，一并于吉日遣往。

附件九　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班禅额尔德尼回复噶尔丹策零书

致诚心昭显出众噶尔丹策零：兹尔安好，勉于善事，由所在寄来伯勒克哈达一方、宗喀巴之透吉克热克萨音图经、撒尼特温都孙五部、桑堆珠特颂、丹巴尔玛经、饰金经匣、班智达帽一顶、那木扎尔袈裟一袭、诺木图德伯勒一个、诺木图德毕斯科尔一个、钵盂一个、锡杖一个、铃一个、狮子杵一个、坐褥一个、银丝缎一匹、俄罗斯地方缎一匹，甚悦。本僧安好，且不懈于修习文殊菩萨宗喀巴无暇黄教道法。兹以本僧年龄，虽不通晓焚修之道，然愿仁佑尔之今后二世，嗣后务使尊奉佛教众生安逸。兹将念过咒语吉祥扎西俐玛普贤佛一尊、喇羡里鲁、多伦图如勒里鲁、念过咒语福全氆氇十块，一并于吉日遣往。

附件十　拉穆吹忠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拉穆吹忠回复噶尔丹策零书

拉穆吹忠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佑之哉。顶礼供奉无伪护佑三宝佛、引导众生膜拜昭显出众宗喀巴佛。尔所寄书信伯勒克均已送达。而今土伯特地方佛教盛行，众生安逸，无病无灾，无征无战，此皆仰赖统驭瞻部洲皇帝仁化之恩，凡大小事，惟利教众，无分内外仁爱，即便我等尊奉黄教之吹忠，除护佑黄教、利裨众生外，凡臻他项安逸，皆由此生。尔及官员头目等，因有推广佛教，诚心利裨众生，在土伯特地方虔诚祈祷之心，喇嘛内宗喀巴、伊达木佛内雅满达噶、萨齐古勒孙佛内持威猛萨齐古勒孙六项众生之道内，以人君为证，我方如此复文训示。尔若遵循我之训示，不背信守，则寄来盟誓钤印文书，倘若不听训示，背信而行，护佑黄教之我等吹忠，虽不为当即知觉，嗣后必不令安生，不断降以厄运重灾。此外，并无他言。是否将此采纳，尔知之。兹将土伯特地方老神拉拜莽赖图训示之言、伯勒克串块打结白哈达、衣服、腰刀一并寄往。

附件十一　哲蚌吹忠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哲蚌吹忠回复噶尔丹策零书

哲蚌吹忠回复噶尔丹策零文：佑之哉。虽未失礼于魔经汗，然践踏魔汗等扶佑之黄教，毁坏庙宇，轻蔑博噶尔汗我，扰害地方，驱逐班第等，不知为何故。佛教内无与伦比宗喀巴教，护佑呼巴喇克部落等，专特守教博噶尔汗我亦对恶意伤害土伯特地方教众之人，屡屡施以各种报应，尔等可知之乎？彼时，尔等虽有悖于黄教，然因土伯特地方为首人等所聚福缘已成，阐扬宗喀巴教于呼巴喇克部落，由讲习教法、史咒推广宗喀巴所定昭之大依鲁勒，及整修大庙德都多都温都孙斋桑会之寺庙，并未依靠他人。振兴无暇教法，边陲地方众生利乐之本源，乃土伯特地方。尔等之众，若能依照祈请之例痛改前非，则不加害；倘仍执迷不悟，伤害土伯特地方教众，则博噶尔汗我应于空寂之处重创今后二代，将伤及性命之严刑雷矢降于头顶，不会贻误。兹尔等之众在野外行走，迷失方向，人畜有何忧患，尔等可知之乎，是乃人为，还是空寂之处所施者，尔等思之。然因噶尔丹策零仰慕利乐教众之善事，致力推兴黄教，故博噶尔我护佑尔众，无所阻拦到此者是也。无论何时，推兴教法，护佑众生，使今后二世臻以利乐者，皆出自于立志，故能永持善意，则博噶尔我保尔今生岁寿福禄，事遂所愿。

附件十二　郡王颇罗鼐回复噶尔丹策零书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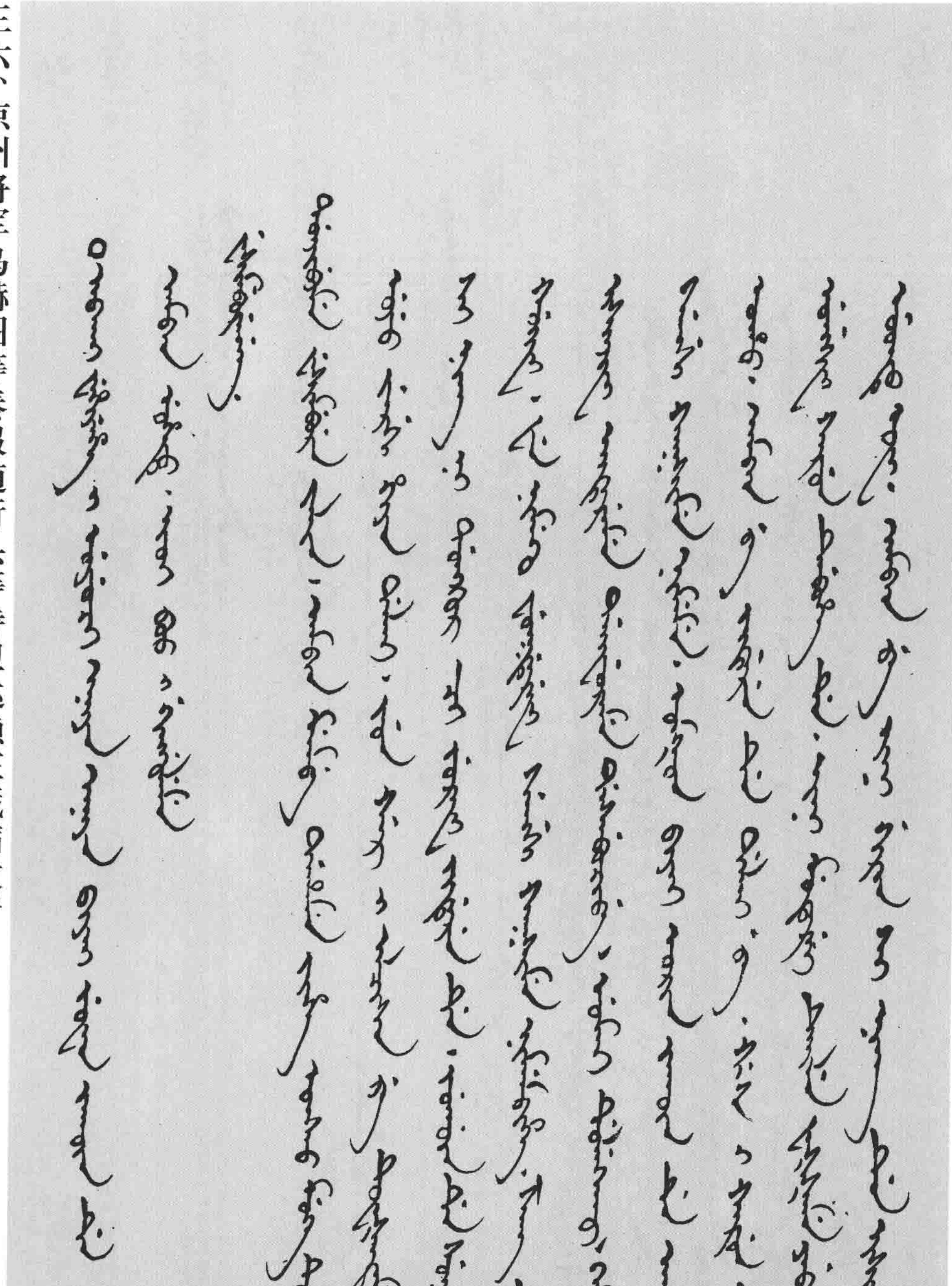
郡王颇罗鼐回复噶尔丹策零书

呈卫拉特为首大诺彦陛下：尔处知道不胜尽数大福会开创出类拔萃超凡脱俗释迦牟尼佛教要汇宗喀巴黄教之善，利乐无尽，处处推兴，虔诚膜拜教法，依照经法设立大小斋桑会，拜谙悉史咒之喇嘛等为师，以佛等所释讲之经、智者所释讲之史为典范，并将彼等未解及误会之处，均加明晰，除示以取舍之要之神圣宗喀巴教法外，毫不掺杂，乃遵循释讲之教法、尊奉修习三项信守之道。感戴达赖喇嘛之班禅额尔德尼虽经圆寂，然复有呼毕勒罕转世坐床。闻吾益加

笃奉释迦牟尼佛宗喀巴黄教，昭之大法较前兴盛，四大庙、德都、多都温都孙等庙增加供奉而致函外，兹经祈请大皇帝，仰蒙大皇帝洞鉴，护送尔等使臣至此，瞻拜二昭及各寺庙供佛祈祷，悔有当初，尚备上等礼品稍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吾，甚是喜悦。在此仰仗无与伦比之三宝怜爱，荷蒙文殊菩萨大皇帝豢养吾等父子之恩，我等地方之人众得以安逸，奴仆繁衍，且于佛教之内，益加笃信宗喀巴黄教，凡于扶佑黄教之首要、各寺庙之夜祭、各大寺庙徒众之修炼，吾皆尽力推广，乃尔等之喇嘛、斋桑等所亲眼目睹者也。特此致信者，乃尔来信称，黄教各大寺庙之供奉修炼如若广衍，虽属欣莫大焉，然世间之贬低佛教、施众生以无尽之忧苦者，皆源于不睦，教之大施主不和，则犹如搅水至浑，鱼将不安。统驭天下文殊菩萨大皇帝及尔等之卫拉特汗倘能一心，则汉、蒙古、卫拉特、土伯特皆可安逸，从而佛宗喀巴黄教犹如伏海振兴，无所阻碍。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各大寺庙众喇嘛及我父子等，皆作此想。先前尔父与大皇帝不睦，肇启战乱，内外久不得安宁。譬如佛教在汉地传播千有余年后传入土伯特地方，亦源自起初之传教者锡都果巴图吐勒根诺们罕之福晋唐太宗之女文成公主将释迦牟尼佛请至土伯特地方。嗣后汉人之文宗皇帝之女宁成公主生育锡杜尔果锡勒图诺们罕，佛教得以如日光耀。自此推兴教法者蒙古汗等，萨迦班智达喇嘛延邀众生皈依吹占帕克巴喇嘛噶尔玛巴克什等为施主，据传汉人地方虽经屡请我等之黄教宗喀巴，然未前往，延至庙之扎木禅绰尔济为施主，修成正果。即便尔等之卫拉特四部，经博勒汗、绰克图汗、藏巴汗等由上中下三方大肆破坏黄教，驱逐色拉、哲蚌二寺喇嘛，致使露宿达克隆野外。再，前世班禅隐护五世达赖喇嘛之时，固始汗会同尔父灭绰克图、博勒、藏巴等，推广黄教。先前尔祖及固始汗均有大恩于土伯特地方。嗣后五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二人蒙大圣皇帝赐封名号册印，而今吾等仰赖大皇帝圣恩为生者实。颇罗鼐本系一微小台吉，先前卫藏遭受动乱，而后平定至今，惟但立志振兴安乐众生之黄教之心，故蒙大皇帝以尔致力推广黄教，诸凡办理大小事，均皆仰副大皇帝之意，由卑微台吉封至贝子、贝勒、郡王，迄今十七年，仰赖大皇帝

之恩，于土伯特地方极为荣耀，繁育属众，推广黄教者此也。否则，如若我等土伯特地方教法不同，众心不一，属众彼此侵扰，自相残害者众，而我独安亦难，此乃尔之明知者。无论如何，大圣皇帝惟念安抚众生、兴广黄教，尔意亦在于此。然虽有兴教安民之心，行则肆意妄为，致使生灵涂炭，无益于推兴黄教者，亦为尔所稔知者也。此志因有违于大圣皇帝之意，致使所属人众悲苦，黄教不得阐扬。即便尔身，明知回报无误，奉经末端，世事如梦，声誉难久，惟于教众之现在未来均有裨益之策，方为奉经抚民之道。如此方符大圣皇帝之意，不违圣旨，凡事敬谨襄助，边地官员头目等不听无知之辈骄矜离间之言，诚心遣使不断，不违和睦之道，恭谨无怠，则将无误于推兴黄教、安逸众生。而况卫藏地方大福之事，尔能如愿以行，若非大皇帝颁旨准行，此等善事焉得而行？尔当将此铭记在心。吾乃年迈之人，阅历丰富，随心所至，加以提醒，毫不为己，谨请海涵。谨以致书礼，将哈达一方、大福扎西俐玛雅满达噶佛一尊、花氆氇二十匹，急缮千两杂药书单，一并寄往。

三六、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随行头等侍卫达赖在藏病故折



档号03-1742-1-36

36.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随行头等侍卫达赖在藏病故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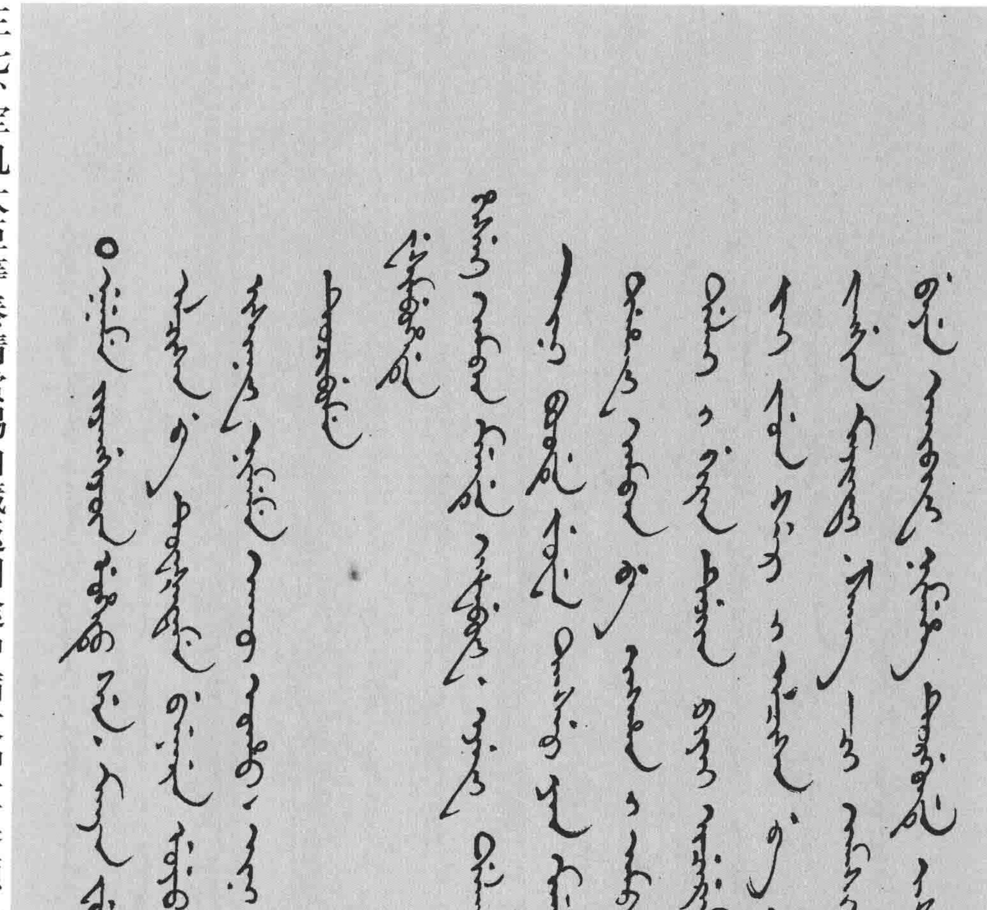
臣乌赫图、玉保谨奏，为奏闻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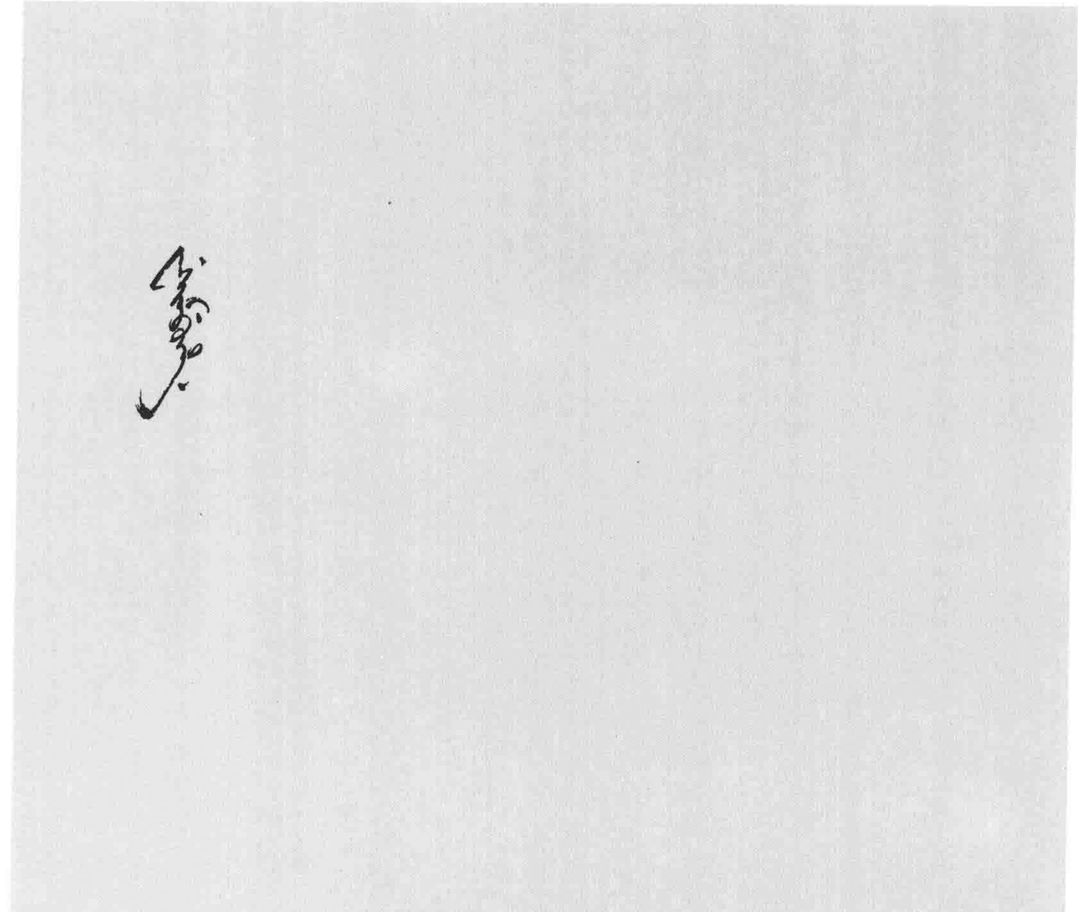
跟随臣等前来勘查水草之头等侍卫达赖，照料准噶尔使臣等由西宁东科尔起程前来时，在途中气，致使旧疾复发，咳血疼痛，至藏多方诊治，不见痊愈，仍咳血不止，于十一月二十八日病故。臣等前来时，曾将达赖遣往噶斯驻卡，彼竭力奋勉，故臣等将俟其尸骨运至西宁后，照料办理遣往之处，咨文川陕总督公庆复、甘肃巡抚黄廷桂外，将达赖之尸骨交付其子萨哈廉照料，于十二月初五日由藏起程。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三七、军机大臣等奏请赏赐由藏返回途中病故护军参领马进泰片





档号03-1742-1-37

37.军机大臣奏请赏赐由藏返回途中病故护军参领马进泰片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先是将军乌赫图等以护送前往熬茶准噶尔使臣之头等侍卫达赖抵藏病故，一并出具其劳绩奏入，奉旨敕令臣等加以记录，俟达赖尸骨运至，赏其家中银二百两。钦此。钦遵。经臣等询问侍郎玉保，称达赖之尸骨可于四月初抵达。再，护送准噶尔使臣等之护军参领马进泰，由藏返回时中气浮肿，经侍郎玉保等具奏，随同由原路遣返满洲官兵遣往西宁，兹据率凉州兵丁返回协领纳尔图报称，护军参领马进泰于二月初二日行抵巴彦喀喇地方病故。查得，病故头等侍卫达赖荷蒙圣上颁旨施恩赏银二百两，该护军参领马进泰亦如达赖护送准噶尔人等抵藏，返回途中病故，相应亦应照达赖之例恩赏马进泰。

为此谨奏。

三八、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率准噶尔使臣等由藏起程情形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38

38.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率准噶尔使臣等由藏起程情形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臣乌赫图、玉保谨奏，为奏闻率准噶尔使臣等由藏起程情形事。

查得，先前臣等奏称，观满洲官兵、使臣等骑用至藏之马驼，骆驼尚可骑用，马匹皆已疲惫，虽经喂养，并无效用，堪用者甚少。倘若仍照原奏赏给使臣等马驼，需用马畜过多，且使臣等以无法带回，请将疲惫马畜高价出售，亦难逆料。臣等以副都统索拜、郡王颇罗鼐所备马一千二百匹、驼一百峰，替换满洲官兵疲惫马驼，补给银两办理外，免给准噶尔使臣等马驼，亦照满洲官兵之例换取疲惫马畜。等因具奏。臣玉保于十一月初三日率使臣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一百二十人前往后藏熬茶，于是月二十四日返抵前藏。二十五日，斋桑吹纳木喀等来至臣等住处告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奏请大皇帝准为其父赴藏熬茶唪经，蒙大皇帝恩准施行，赏补马驼，又接济盘费，且于我等前往后藏、甘丹等寺熬茶唪经之际，均官为拨给钱粮，雇给马畜，故而我等熬茶之事得以完善，不仅我等不胜感激，即便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亦欣感不已。我等之事既已善终，相应拟于十二月初五日起程返回游牧，惟我等携来骆驼一半尚可使用，马匹皆不能再用，若蒙大臣等垂爱，可否拨给我等马匹。等语。臣等回复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称，尔等之噶尔丹策零虔诚奏请我等之大皇帝准为尔等之前台吉赴藏熬茶，蒙我大皇帝恩准其请，又为便利尔等之噶尔丹策零之父事，格外施恩，使尔等之事得以善终，而尔等又以马畜羸瘦不能行，请求拨给马匹者为何言，此断不可行。等语。斋桑吹纳木喀等称，大臣等之言甚是，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为其父熬茶之事，蒙大皇帝施恩提供便利，故而我等之事得以善终，我等即便徒步返回游牧，亦属在理，惟我等之马畜委实难以返回游牧，故而报请大皇帝之恩，诚能返回，岂敢如此告请。等语。臣等告斋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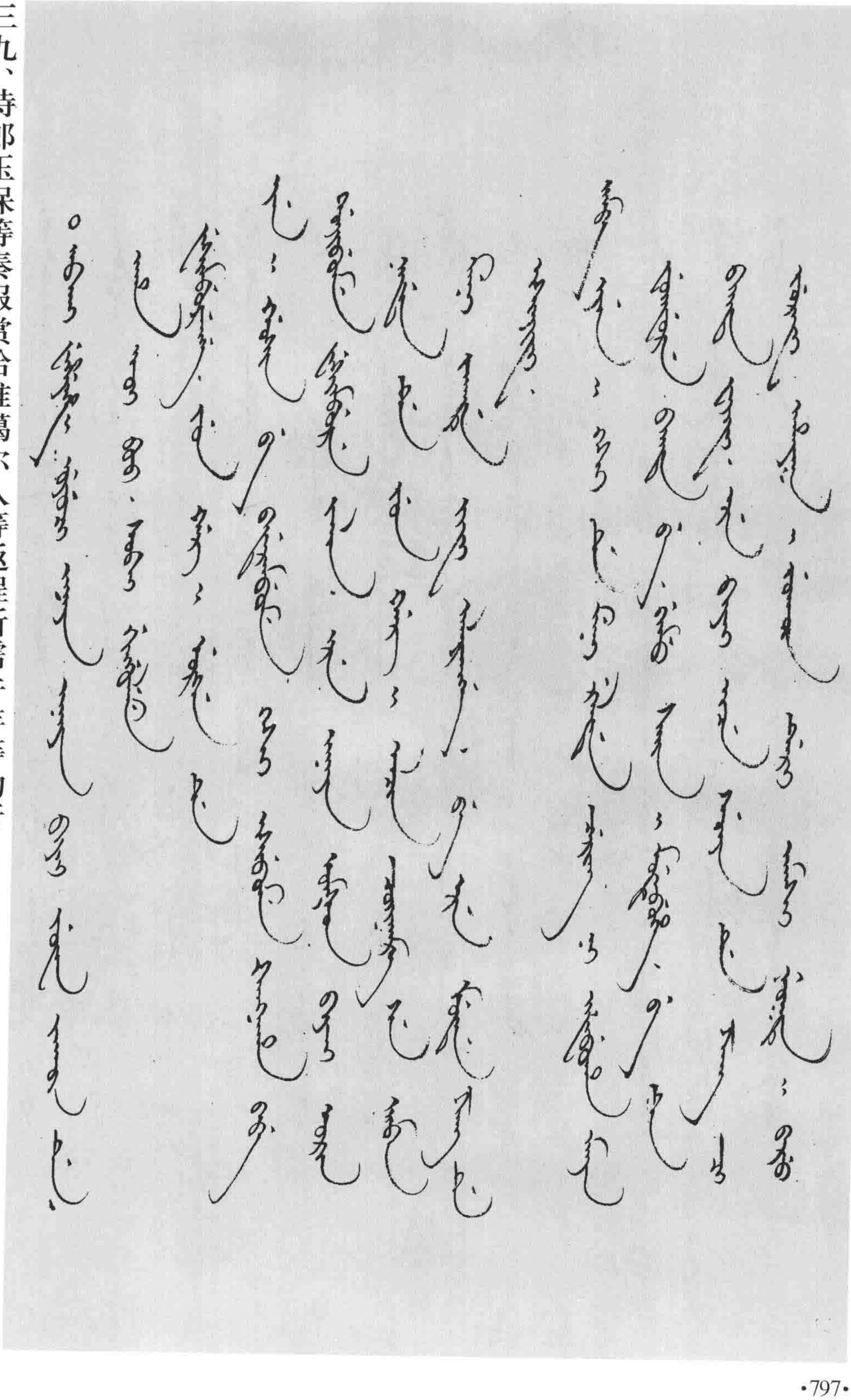
吹纳木喀等称，而今为尔等之马匹之事，尔等屡屡告请我大皇帝之恩，相应由藏起程时，尔等仍用尔等之马匹，俟至喀喇乌苏，实难前行之时，再行商议。等语。使臣吹纳木喀等称，大臣等既言如此，我等即用我等之马畜至喀喇乌苏。等语。

斋桑吹纳木喀等又称，我等由哈坦和硕起程前来时，经告知大臣等，将我等之四十六人及马驼留于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料想该马驼内有恢复者，亦有未恢复者。我等现既由阿哈雅克纳马噶路返回，相应派人前往哈济尔、得卜特尔，由我等所留马驼内挑取膘壮堪用者，由彼前往噶斯会见我等。其余尚未恢复马驼，即令我等遣往之人卖给尔等之卡伦之人。等语。臣等告吹纳木喀等称，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系卡伦地方，尔等来藏时，以此等马驼皆已疲惫，全然不能前行，与其白白毙命，不如在此牧养等情，再三祈请，故而我等遣派我等之侍卫官兵会同尔等所留之人照料，尽数撤回我卡伦人等。而今卡伦地方又有谁人购买尔等之羸瘦马匹。倘令尔等留于哈济尔、得卜特尔之人将马驼携至噶斯，可咨文尔等所留之人，我等可代为派人送达。我等再交付我等之侍卫等，将尔等所留人马送出卡伦，遣往尔等所经之路。等语。吹纳木喀等称，大臣等既言卡伦地方无人购买马驼，我等则不再派人，缮文送交大臣等转达，将我等所留人马由彼携至噶斯。等语。臣等观准噶尔使臣等之马驼，虽喂养近两月，然因均属疲惫牲畜，骆驼三分之二尚可勉强使用，马匹仅有三分之一尚可使用，若不拨给马畜，实难返回游牧，倘若由藏即行拨给马畜，俟抵喀喇乌苏，又请拨给马畜，亦难逆料。是故，经臣等商议，由藏起程时，仍用彼等之马畜，俟至喀喇乌苏，再行斟酌。及至十二月初五日，臣等率使臣等由藏起程，抵达喀喇乌苏后，计使臣等勉强能够抵达噶斯，再以所留马畜接济，晓以圣恩，予以调拨马畜。为将使臣等留于哈济尔、得卜特尔之人马遣往噶斯，业经咨文守护侍卫官兵等之处，均已咨行川陕总督公庆复、甘肃巡抚黄廷桂、驻西宁办事副都统莽鹄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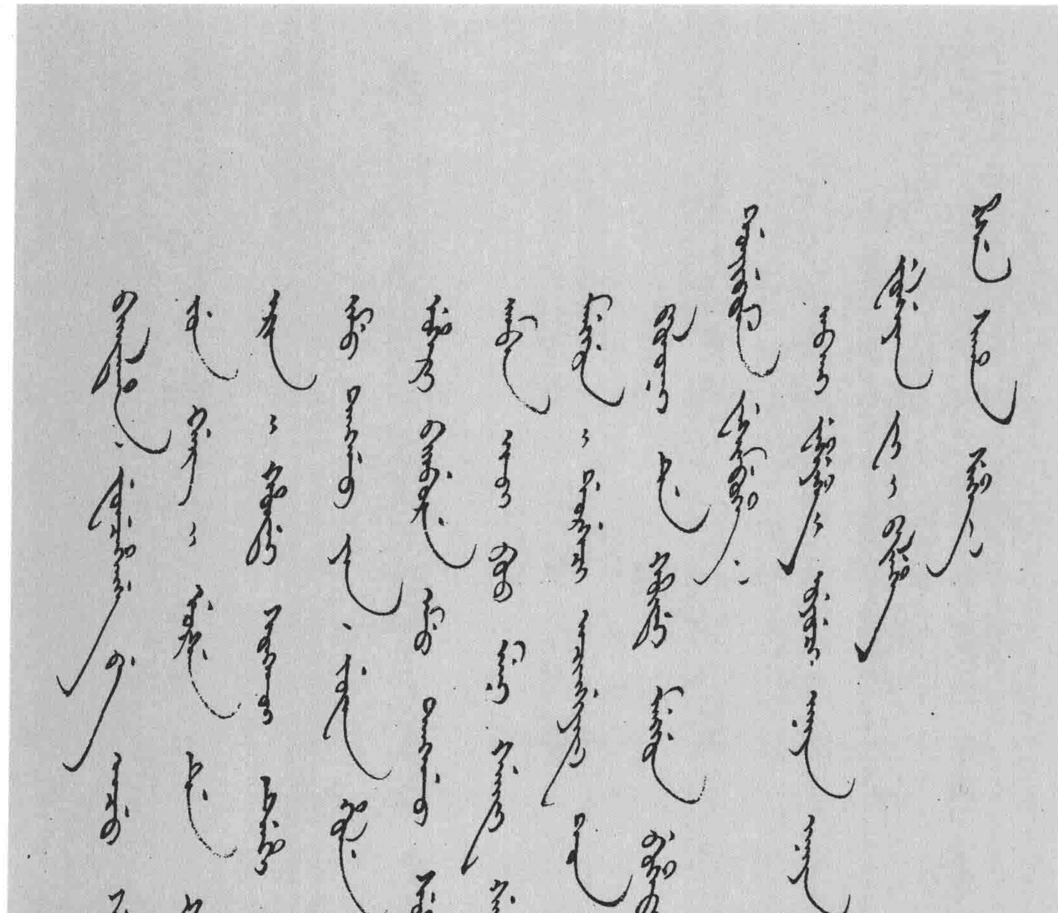
为此谨具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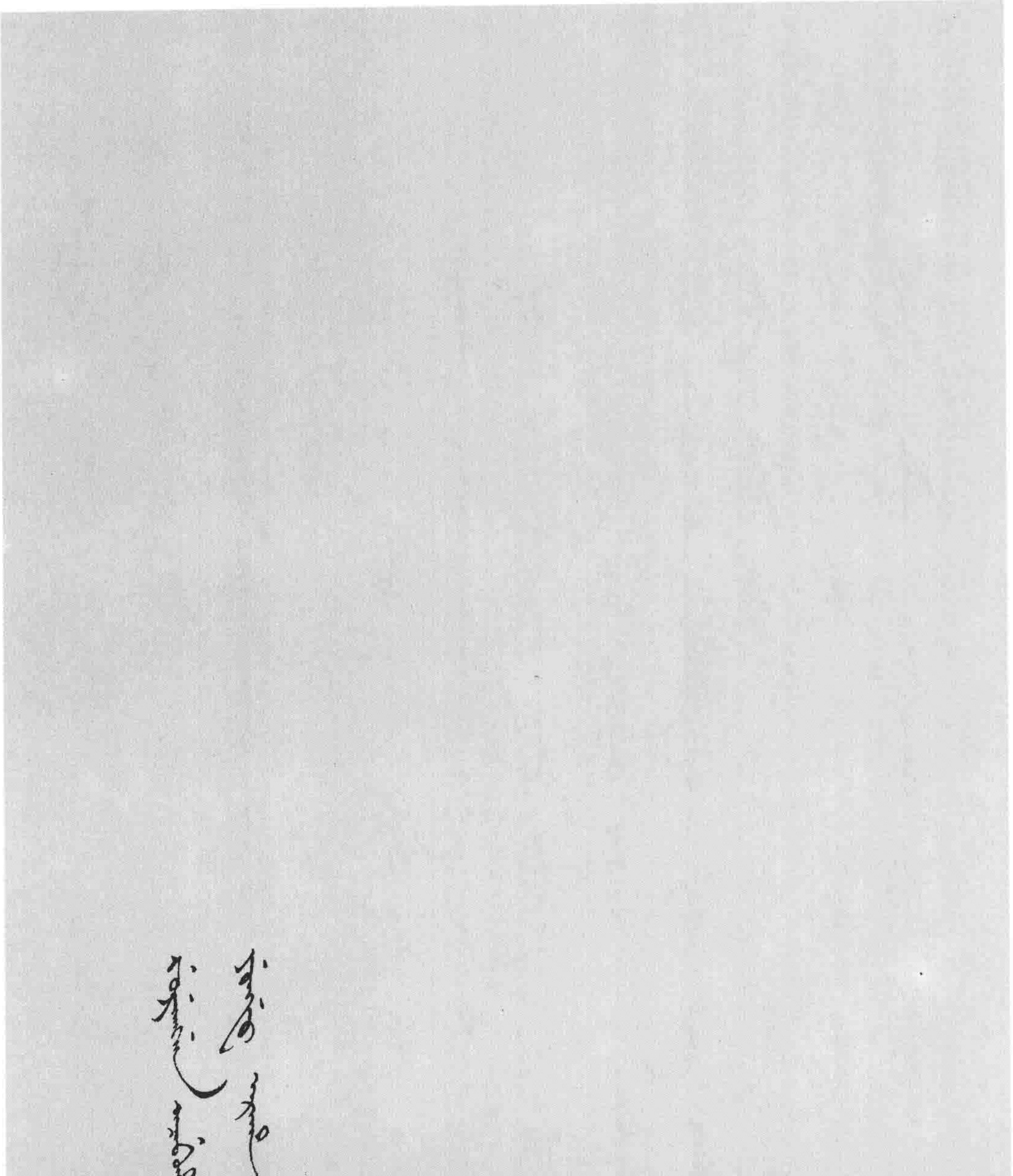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所办者可嘉。知道了。钦此。

三九、侍郎玉保等奏报赏给准噶尔人等返程所需牛羊等物折



[illegible]





档号03-1742-1-39

39.侍郎玉保等奏报赏给准噶尔人等返程所需牛羊等物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奴才玉保、索拜谨奏，为奏闻广衍圣慈施恩赏赐准噶尔人等情形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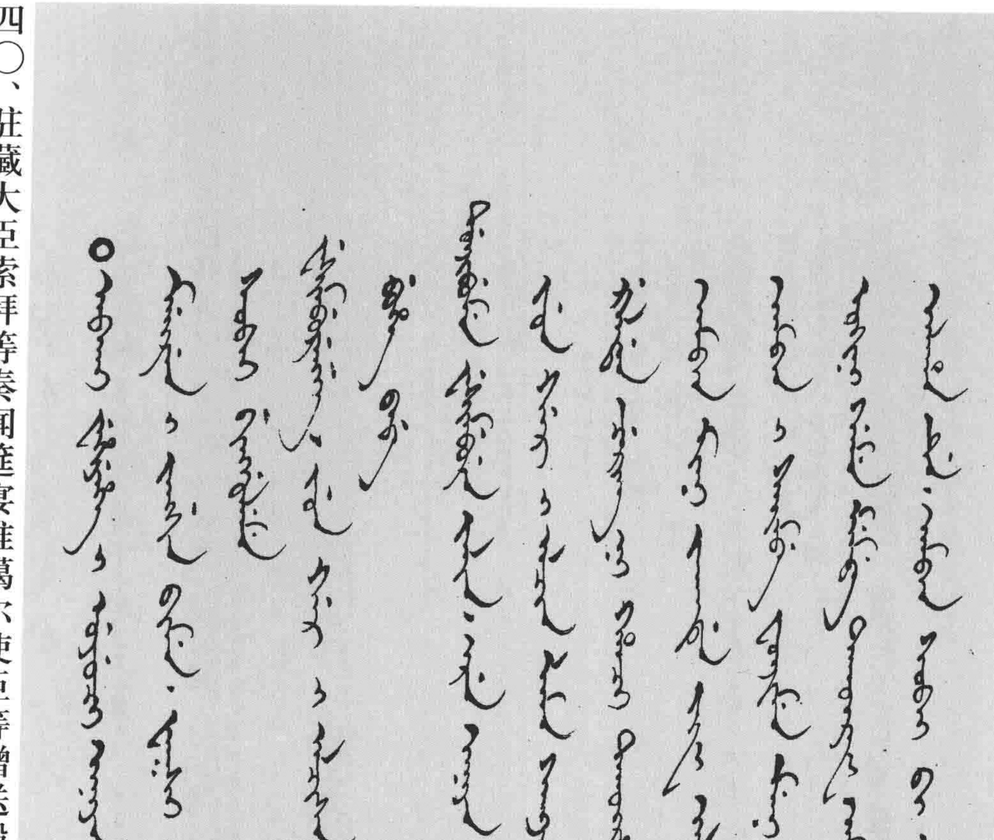
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来至臣等住处，据告称，我等此次抵藏，仰赖大皇帝之恩，将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吩咐熬茶之事完满告终。我等如今事毕，于本月初五日由藏起程，由阿哈雅克路返回游牧。由藏抵达阿哈雅克卡伦，约行一个月，相应请大臣等便利我等，赏给盘费如何。等语。查得，适才奴才等奏称，准噶尔使臣等之盘费虽致告罄，然照彼等所请拨给盘费，使臣等复请过冬，亦难逆料，故而臣等未曾拨给盘费。俟使臣等由后藏返回，确定返回游牧日期后，再由王颇罗鼐所备盘费内动支，酌情拨给盘费。等因具奏在案。兹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请求赏给路费，理加赏赐，以广圣恩。故经臣等共同商议，计其足敷食用，由颇罗鼐所备赏赐盘费内，取牛二十头、羊二百只、茶叶五十包、酥油一百斤、炒面十石，赏给准噶尔使臣斋桑吹纳木喀等，晓以圣恩。据斋桑吹纳木喀等告称，我等前来之时，已蒙大皇帝施恩赏赐，兹起程返回，又赏我等以廪给牛羊等物者，实属仁爱我等至极。言毕，率所属人等叩恩。

查得，先前军机处为预先备办赏赐准噶尔人等之盘费咨文前来时，臣索拜即行动支藏库钱粮，采买茶叶、酥油预备之处，业经具奏。现已取用赏赐准噶尔之茶叶五十包、酥油一百斤，其余另行奏销外，其赏给准噶尔人等之牛二十头，照时价折银四十两，羊二百只，折银一百两，炒面十石，折银十两，共需银一百五十两，由臣玉保等携至三万两银内动支，作价银如数付给颇罗鼐。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〇、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闻筵宴准噶尔使臣等赠送缎匹等物情形折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40

40.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闻筵宴准噶尔使臣等赠送缎匹等物情形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奏闻筵宴准噶尔使臣等赠送缎匹等物情形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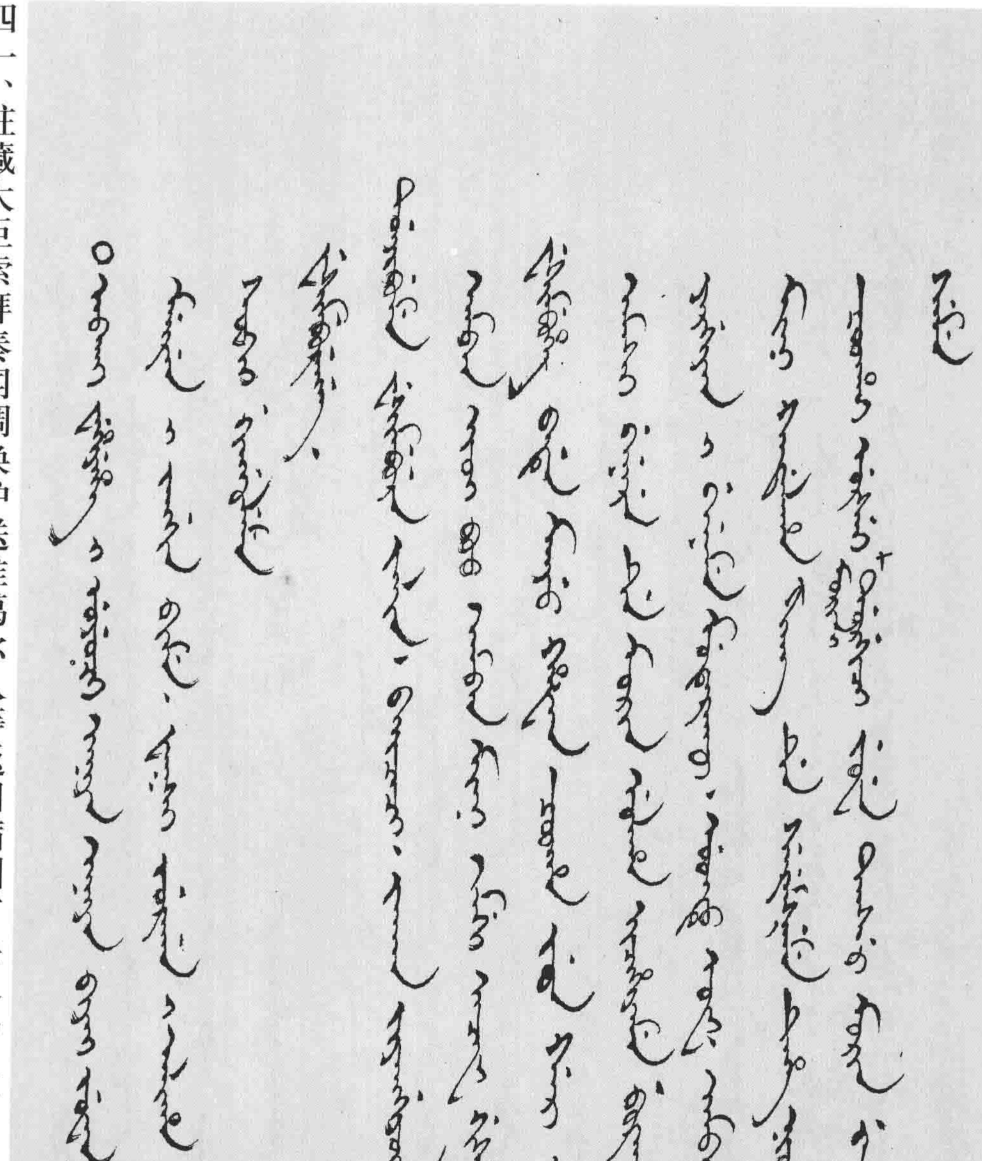
本年正月初八日，准噶尔使臣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派噶尔丹策零之近侍阿喇布斋等来至臣处告称，我等之喇嘛、斋桑等问大臣好，派我等前来将我等地方所产马五匹，作为礼物赠送大臣。等语。臣索拜告阿喇布斋等称，尔等之喇嘛、斋桑等念吾为驻藏办事大臣，送来马匹，甚是感谢，此即如同纳之，尔等可带回问喇嘛、斋桑好，转达谢意。言毕，阿喇布斋等复告称，按我等蒙古之礼，呈献礼物者，乃表敬意。倘若收下，我等之喇嘛、斋桑等极为欣喜。等因屡屡祈请，臣遂随其心愿收纳。

查得，先前据纪山奏称，准噶尔使臣等抵藏，倘献礼物给臣等，酌情回赠缎匹等物加以筵宴。等因具奏。兹准噶尔使臣等抵藏以来，极为恭顺，且又献礼物给臣，故此理合遵照原奏之例，回赠礼物，加以宴赉。相应臣索拜将准噶尔使臣喇嘛商卓特巴、喇嘛第巴、斋桑吹纳木喀、巴雅斯瑚朗、多尔济等召至臣之住处，示以和睦之道，顺其习性，宰杀牛羊，备办蒙古筵席，饮以奶酒、酸奶等物。宴毕，送为首使臣商卓特巴、吹纳木喀等五人大缎、锦缎、小刀、火镰、小荷包、鼻烟壶、茶、烟等物各一份。使臣等极为欣喜，告称，我等前来时，蒙大皇帝施恩赏给我等马驼盘费，抵藏复蒙大臣垂爱，为利裨我等，奏请大皇帝之恩，赏给喂养我等马畜之草料、柴薪，兹又召至我等大加筵宴，赠送多种珍品，实属极为仁爱我等。我等此次承办之事，毫不劳累，得以完善，均皆仰仗大皇帝之恩。我等返回，定将屡施之隆恩告知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等语。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一、驻藏大臣索拜奏闻调换护送准噶尔人等返回满洲官兵之马匹折



档号03-1742-1-41

41.驻藏大臣索拜奏闻调换护送准噶尔人等返回满洲官兵之马匹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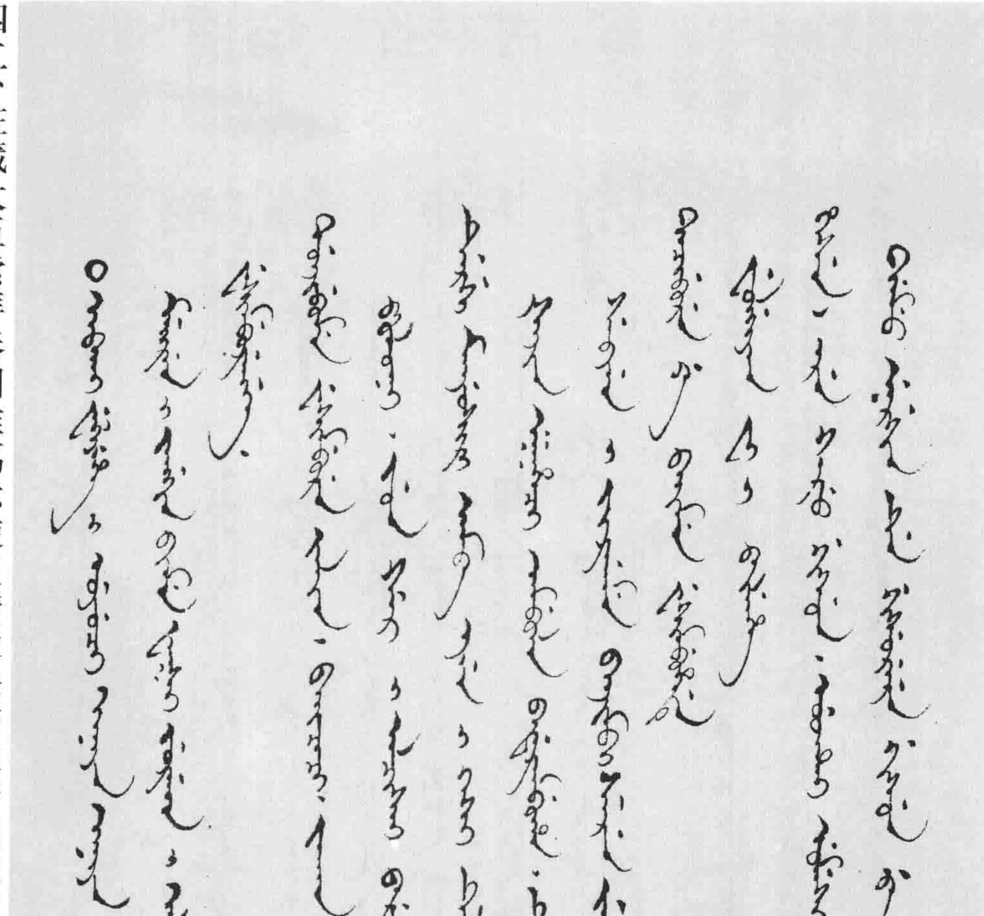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奏闻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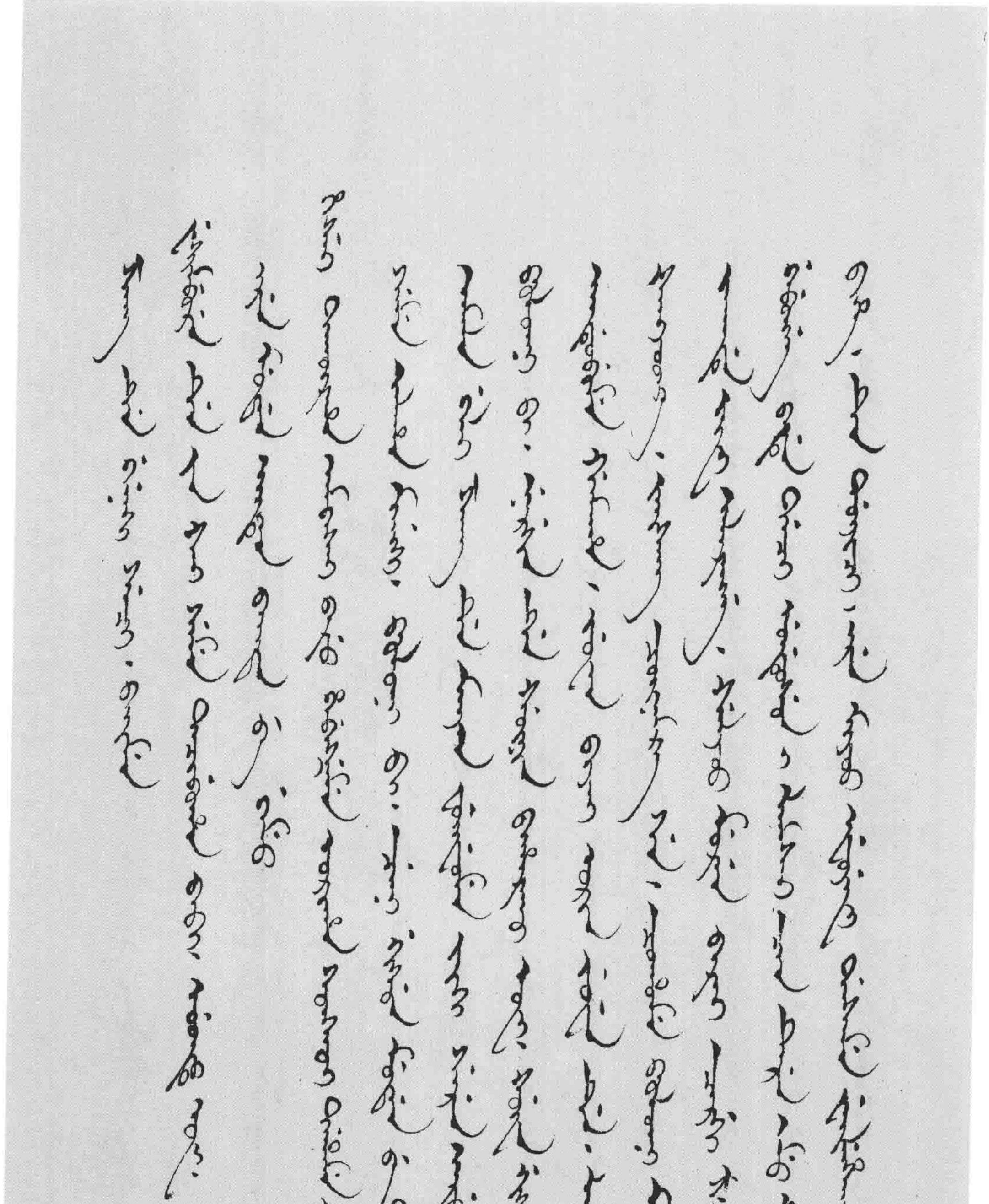
查得，适才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与臣会同议奏称，满洲官兵及准噶尔使臣等返回之时，倘不拨给马畜，委实不能成行。是故，由臣索拜所辖驻藏防守绿营兵丁之马匹内，抽选马二百匹预备。等因具奏在案。兹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与臣索拜会议得，此次准噶尔使臣等赴藏熬茶，极为恭顺，而今事毕回返，由我满洲官兵护送，断不可令准噶尔人等感觉邋遢。满洲官兵现留于喀喇乌苏之马畜，此间丝毫不见恢复，故将此处所备绿营兵丁之膘壮马匹二百匹，我等酌情拨给满洲官兵，用以调换彼等留于喀喇乌苏之羸瘦马匹二百匹。此等马匹，每匹马加银五两，如此则对满洲官兵极为有利。等因。查得，驻藏防守绿营兵丁之马匹，并非官马，系彼等自资置办，兹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既以满洲官兵牧放喀喇乌苏之马畜丝毫不见恢复，拟换取绿营兵丁之膘壮马匹二百匹，每匹马加银五两，相应臣索拜核计事之重要，拨给马二百匹。惟藏地马匹价昂，现拨给满洲官兵之二百匹马，每匹均值银十七八两，彼等牧放喀喇乌苏之马匹膘分几何，又不曾目睹，俟将军乌赫图、侍郎玉保等行抵喀喇乌苏，挑取羸瘦马匹二百匹偿还绿营兵丁后，臣索拜再行核查，倘若相等不议外，所还二百匹马内倘有老弱多疾不能复原者，彼时臣索拜再酌情办理，以免彼等忧怨。其如何办理之处，容另行具奏。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二、驻藏大臣索拜奏闻准噶尔使臣请求修庙延请喇嘛颇罗鼐未允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42

42.驻藏大臣索拜奏闻准噶尔使臣请求修庙延请喇嘛颇罗鼐未允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奏闻事。

查得，适才臣及郡王颇罗鼐拟向准噶尔使臣等称，仰仗文殊菩萨大皇帝之恩，宗喀巴佛教较前益加兴广，土伯特人等均皆安居乐业等语，缮折具奏请旨，奉朱批：如此回复，甚善，在理。惟交谈之语，岂能现即确定。即便此等意思，据使臣等之言语，想颇罗鼐亦能回复。著将此旨晓谕颇罗鼐。钦此。钦遵前来。臣索拜召至颇罗鼐，颁降圣上训谕毕，又复饬谕颇罗鼐称，准噶尔人等极为狡诈，彼等抵藏后，言谈话语间，挑拨蛊惑，询问此处消息，在所难免，尔须在意于此，彼等所问，尔之所答言语内，除闲话外，凡有关系之言，皆好生记住，告知于我。等语。兹郡王颇罗鼐至臣处告称，十月初四日，准噶尔使臣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至大小庙拜佛，顺便进我家闲聊，据商卓特巴等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由拉达克地方闻知土伯特之黄教大为兴盛，特为熬茶虔诚奏请大皇帝获准，遣派我等前来。我等至此看得，黄教委实较前兴盛，毫不虚传。颇罗鼐回复曰，我等土伯特地方不仅黄教较前兴盛，而且民各安居乐业，此皆源于文殊菩萨大皇帝广兴黄教、逸乐众生之慈意。商卓特巴等称是。十月初八日，颇罗鼐我以准噶尔使臣等远道而来，为尽地主之谊，设宴款待。喇嘛商卓特巴等告知颇罗鼐曰，我等此次前来时，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吩咐，俟尔等抵藏熬茶事毕返回，我即遣派使臣等前往叩谢圣恩，进献伯勒克。尔等此去，凡事均应循理而行，恭顺敬谨，如此则日后我等复拟赴藏，易于奏请。是故，我等此次凡事均与钦差大臣等商议，遵照指示而行。等语。颇罗鼐听彼等语气，意欲日后再行来藏熬茶，颇罗鼐一时不得主见，遂以他言抚慰。

十月二十二日，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特来颇罗鼐处告称，噶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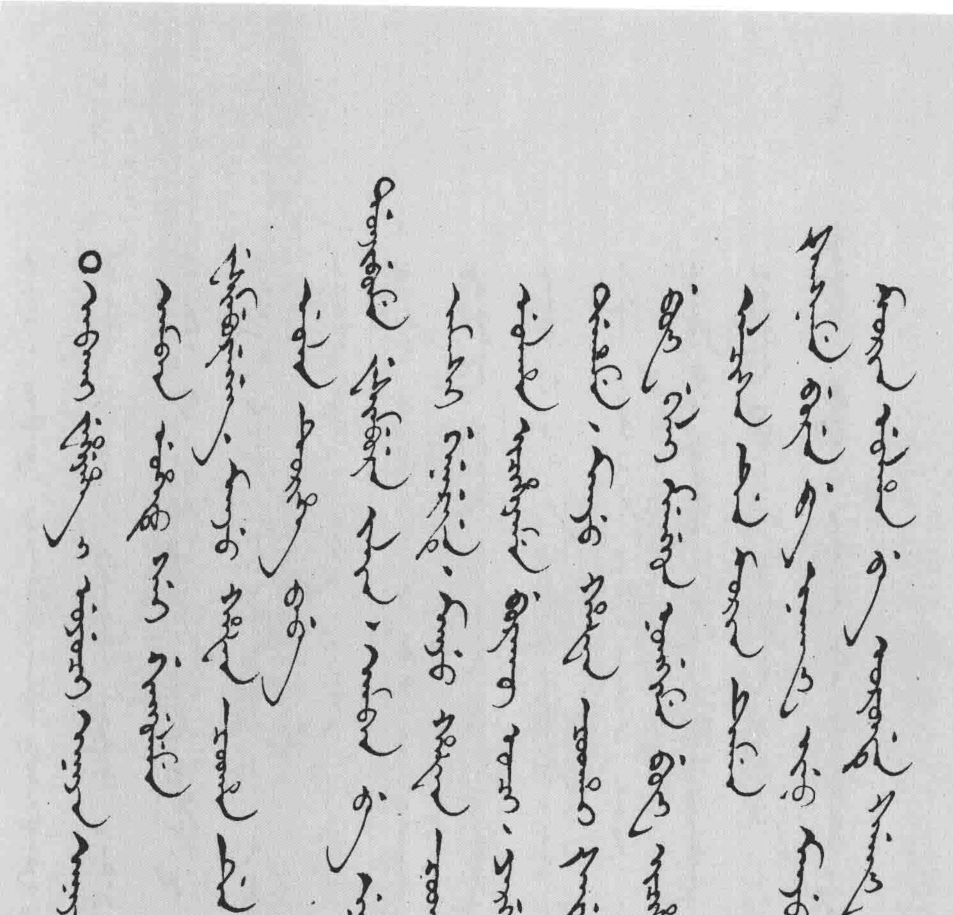
招穆伦河边之策地方，原有一座温都孙喇嘛等坐禅之庙。兹闻此庙毁坏不曾修复，我等前来时，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意欲裨益温都孙之喇嘛等，拟于此地复建庙宇仍行坐禅，令我等携带银两而来。我等熬茶事毕即行返回，不便在此督建庙宇，可否将银两交付贵王，代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修庙？等因告请。颇罗鼐回复曰，策地方原有一座温都孙喇嘛等坐禅之庙，毁坏已有六十余年，我本人尚未赶上，诚于此处复建庙宇，有利于温都孙喇嘛等，我仰赖大皇帝洪恩，岂不能修建一座寺庙？惟喇嘛等坐禅，常在山上盖房者众，故而未在策地方复建庙宇。而况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专为熬茶屡屡奏请我大皇帝遣派尔等而已，并未奏请在策地方修庙，未奉我大皇帝谕旨，我岂敢擅断？此断不可行。喇嘛商卓特巴等遂称如此则罢。十一月二十六日，第巴喇嘛、斋桑巴雅斯瑚朗、多尔济等来至颇罗鼐处问安闲聊，据第巴喇嘛、斋桑巴雅斯瑚朗等告颇罗鼐称，我等至此，到大小昭、各寺庙熬茶，留心细看，宗喀巴佛之黄教实属较前兴盛，众喇嘛亦觉齐整，成就甘珠尔经、丹珠尔经甚是灵验。此皆我等所亲眼目睹，乞贵王将汝诚心扶助黄教所行一切事体，写明交付我等携回，交与噶尔丹策零观看。颇罗鼐我答称，我本土伯特地方一微小台吉，蒙文殊菩萨大皇帝隆恩，连连提拔，封为郡王。其振兴黄教，成就甘珠尔、丹珠尔，安乐土伯特人众者，均皆仰赖大皇帝之恩，非我力所能成功。若将振兴黄教之功，我归为已有，寄与尔等之噶尔丹策零，犹如骄矜自夸，无地自容。第巴喇嘛、斋桑巴雅斯瑚朗等言称，尽管如此，贵王亦扶助黄教矣。第巴喇嘛、斋桑巴雅斯瑚朗等又称，我等前来时，我等之噶尔丹策零曾吩咐我等，我等地方并无好额木齐，尔等抵藏熬茶事毕返回时，延请好额木齐及通经大喇嘛各一位偕回。兹熬茶事毕，回返在即，乞王顺遂我等之噶尔丹策零所请，择好额木齐及通经喇嘛各一位随同我等遣往。颇罗鼐答称，问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奏请熬茶之时，可将由藏延请好额木齐及通经喇嘛各一位之处奏请大皇帝，答称无，尔等并未奏请，既未奉我大皇帝之旨，我岂可择额木齐喇嘛及通经喇嘛遣往尔等地方，非我所能专主。第巴喇嘛等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料想或可能行，故而吩咐我等，诚然不

可行，又能如何？不请则已。自准噶尔使臣等至藏以来，与颇罗鼐交谈话语内，稍有关系者，即为此等几项，其余均系闲聊。等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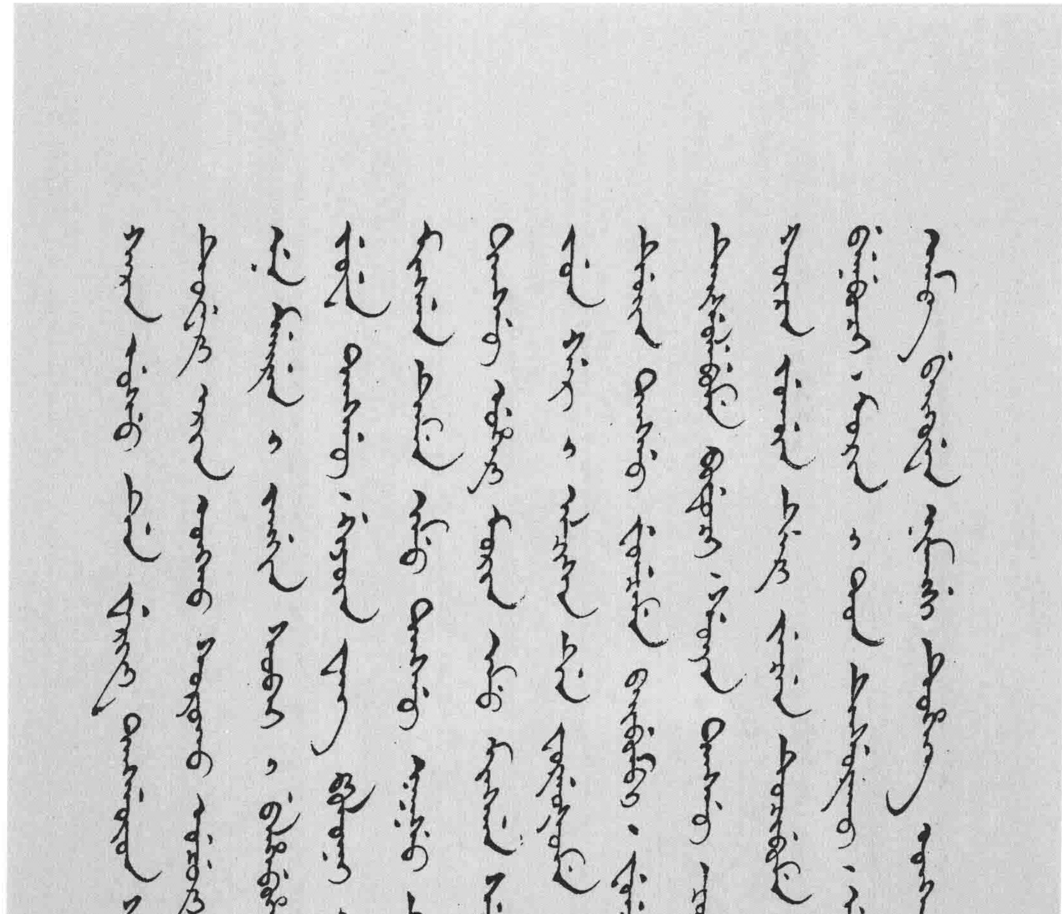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颇罗鼐所办一切事务均属得体，甚属可嘉，著传旨晓谕。钦此。

四三、凉州将军乌赫图奏闻拨给满洲官兵返程所需马畜情形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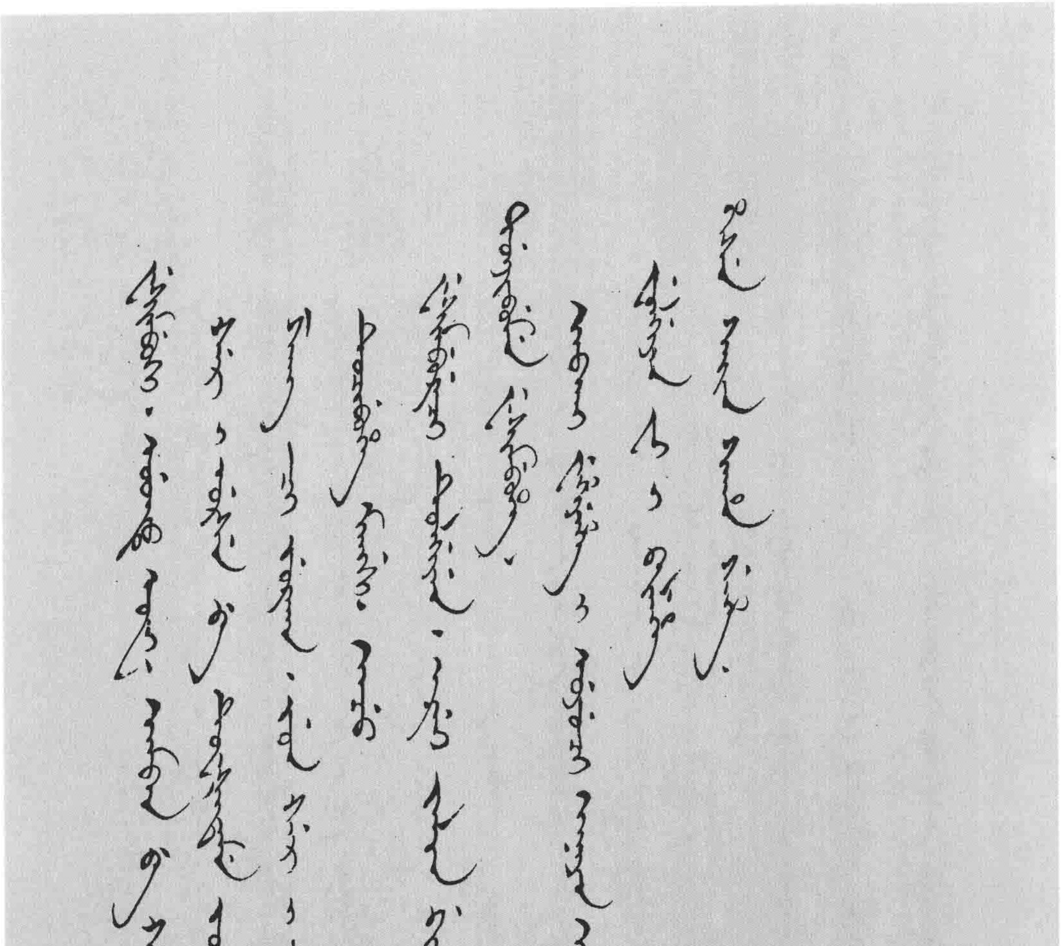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43

43.凉州将军乌赫图奏闻拨给满洲官兵返程所需马畜情形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臣乌赫图等谨奏，为奏闻给满洲官兵调换马畜并雇给乌拉情形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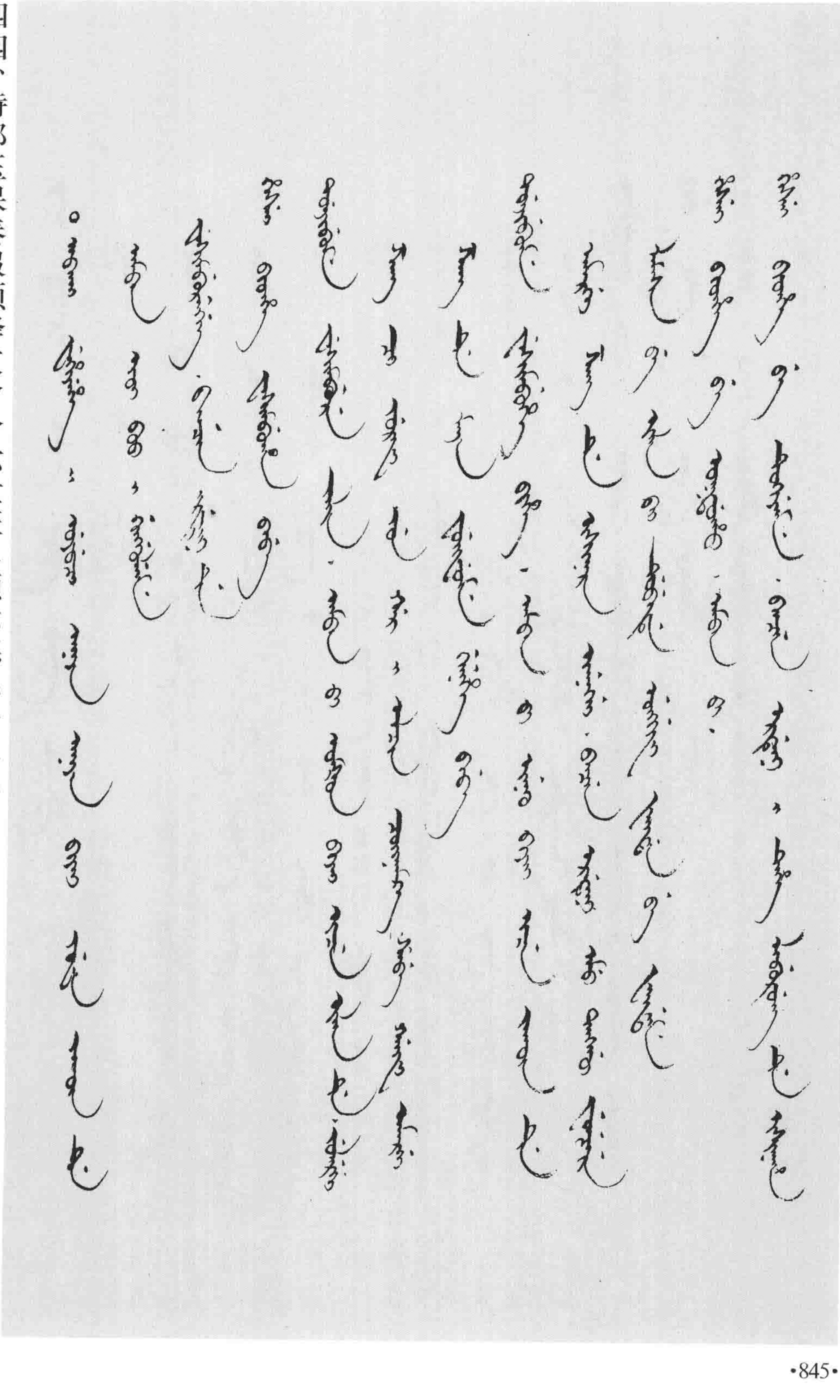
先是臣等奏称，俟使臣等事竣返回之时，倘不拨给满洲官兵及使臣等马畜，实难返回，相应以满洲官兵羸瘦马畜抵补，再补给银两办理外，免赏准噶尔使臣等马驼，亦照满洲官兵之例，收取疲惫马畜抵补调换。等因具奏。臣等查得，凉州、庄浪五百名兵丁起程前来时，每人拨给膘壮马四匹，两人合给驼一峰至东科尔。由东科尔起程前行时，正值秋季，水草丰美，行至哈坦和硕，又将掉膘马驼酌予调换。由哈坦和硕起程来藏时，在途损失马四百余匹、驼一百余峰，其余马驼，至藏时已羸瘦至极。而今在藏拨给草料饲养马匹虽有八百，极为远行疲惫马匹，并未恢复，可用之马甚少。其留于喀喇乌苏、唐古忒等牧放马驼，缘系冬季水草干枯，亦未恢复。从副都统索拜所备绿营之马二百匹，郡王颇罗鼐所备马一千匹、驼一百峰，于那克树所备马三百匹，合共马一千五百匹中，给准噶尔使臣等调换马约需四百余匹，按其余马匹数目计，若令五百名官兵均从麻勒占库查路出界护送准噶尔人等，则马匹数不敷。现正值冬季严寒降雪、水草枯萎时节，路途又无预备接济之项，万一表露局促，有碍大国军容。故而臣计马匹数目，将五百名兵丁分为两队，其中一半由臣率带，照料准噶尔人等由玛勒延库察路护送出界，其余一半兵丁交付协领纳尔图，由原路觅水草遣往东科尔。护送准噶尔人等之一半兵丁，均令轻装，每人给马三匹、两人合给驼一峰前往外，一半官兵，其余马驼不敷骑驮，相应臣向郡王颇罗鼐雇来乌拉牛四百头，驮载官兵之驮包杂物，送往西宁东科尔。此等乌拉牛之雇价银，亦由臣备带银三万两内动支使用。给满洲官兵调换之马驼，均在喀喇乌苏，相应俟至喀喇乌苏，再将给官兵调换之马驼为几、添加银两之乌拉牛马所用雇价银为

几之处，容俟臣等返回之时另行奏销。是故，臣等率官兵照料准噶尔人等，十二月初五日由藏起程。俟护送准噶尔人等出界后，另行具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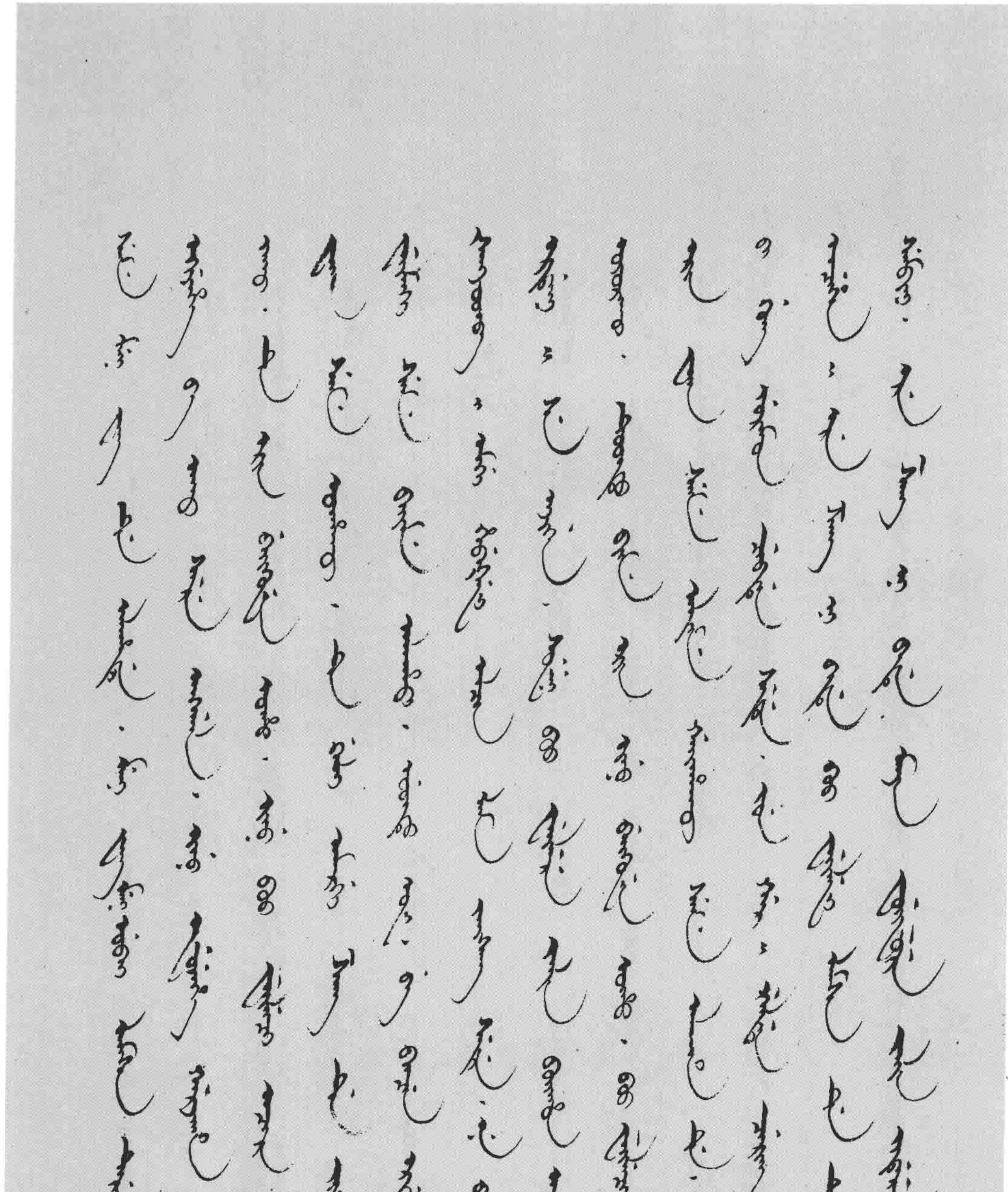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好。知道了。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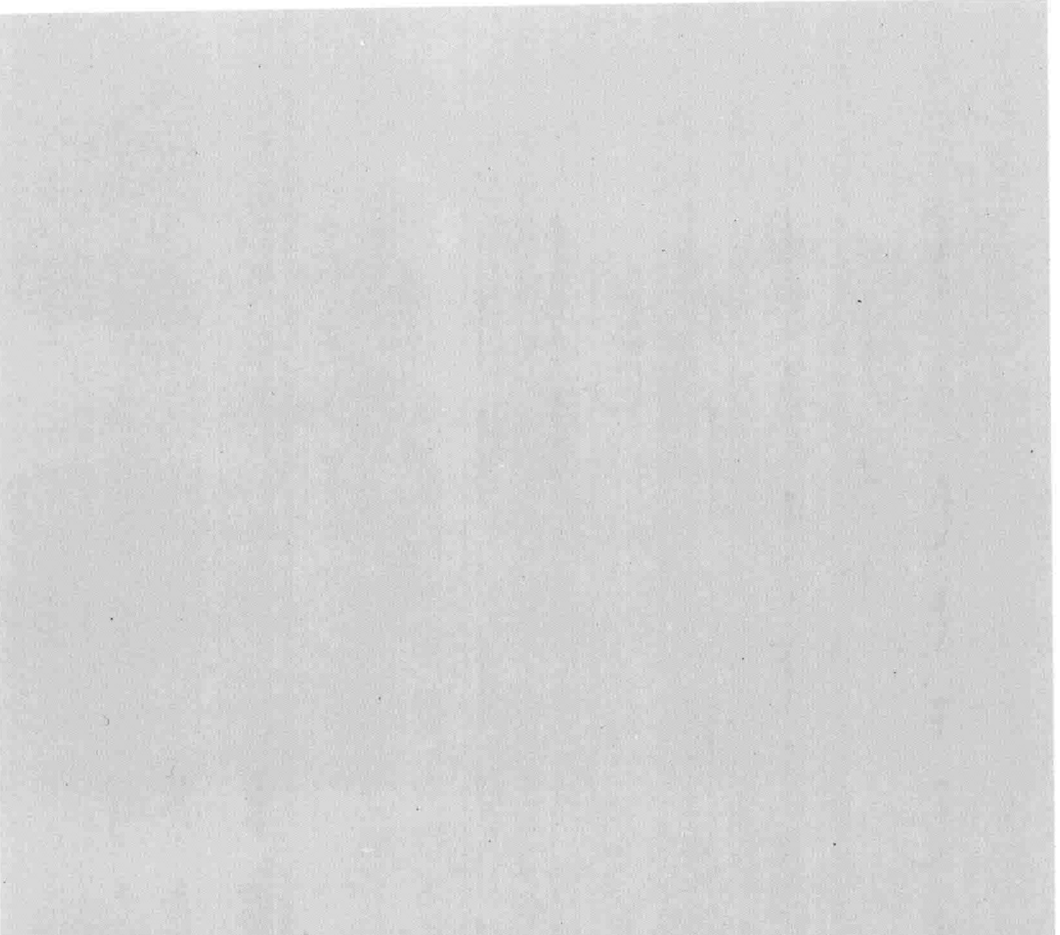
四四、侍郎玉保奏报颁降敕谕给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并返抵前藏折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44

44. 侍郎玉保奏报颁降敕谕给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并返抵前藏折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

奴才玉保谨奏，为奏闻颁降敕谕给班禅额尔德尼情形事。

臣于十一月初三日由前藏起程，率准噶尔使臣吹纳木喀等前往后藏熬茶之处，业经奏闻。臣于是月初八抵达后藏之日，班禅额尔德尼遣百余名喇嘛迎于三里外，排列仪仗，恭迎敕谕。臣赍敕谕至班禅额尔德尼所住拉布楞后，班禅额尔德尼下榻接奉敕谕，恭请圣上万安。臣抵达之前日，班禅额尔德尼之商卓特巴罗布藏策妄派多尼尔博章告称，班禅额尔德尼年方六岁，依我等之例，避讳远道而来之人，概不准会见。倘令准噶尔使臣等及随行一百二十余人，均皆拜谒班禅额尔德尼，班禅额尔德尼年幼，不便久坐，且我等亦极惶恐。兹因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诚心笃请文殊菩萨皇帝，始蒙文殊菩萨皇帝恩准其请，前来叩谒班禅额尔德尼。倘若见而不拜，亦难。倘蒙大臣等告知准噶尔使臣等，准令二十余人进谒，其余人等嗣后再令陆续叩谒可也。等语。臣告知班禅额尔德尼之多尼尔博章曰，尔等之此情，尔等亦告知准噶尔使臣喇嘛、斋桑等，我亦告之。是月初九日，使臣斋桑吹纳木喀等来至臣之住处告称，昨日我等抵此，与本地喇嘛商卓特巴提及叩谒班禅额尔德尼之处，据商卓特巴称，不便令我等之人尽数拜谒班禅额尔德尼。我等之噶尔丹策零经奏请大皇帝之恩，前来拜谒班禅额尔德尼，而本地喇嘛商卓特巴只准我等之近二十人拜谒，其余不准拜谒，则我等均皆哀怨。倘蒙大臣代为说服，可否准我等来人尽数拜谒。臣告知使臣吹纳木喀等称，本地喇嘛商卓特巴，并非不准尔等叩拜，因班禅额尔德尼年幼，按彼等本地之例，避讳远道而来之人，不准叩拜。是故，本地喇嘛商卓特巴始称令尔等之近二十人拜谒班禅额尔德尼，其余人等，嗣后相继拜谒可也，尔等缘何哀怨不准拜谒班禅额尔德尼？本大臣只是护送尔等而已，彼等本地惯例如

此，则我等亦不便勉强。言毕，使臣吹纳木喀等称，大臣之言甚是，我等猜想或许只准我等之近二十人叩拜，其余人等或许不准叩拜，故而如此言之，大臣现既言准令其余人等嗣后相继进谒，我等不胜欣感。言毕散去。初十日，使臣喇嘛、斋桑等近二十人进谒班禅额尔德尼献礼。十三日，又有喇嘛、斋桑等近二十人进谒班禅额尔德尼，献礼祈福。其余人等，分为三起，陆续进谒班禅额尔德尼。十六日，郡王颇罗鼐之子公珠尔默特车布登、扎萨克头等台吉车凌那木扎勒来至臣之住处告称，据准噶尔使臣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至我等住处告称，我等至此，业已拜谒班禅额尔德尼，并进献礼品，我等所来之事，均皆得以善终。我等前来时，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交给我等银两携至，用于在后藏建房二三十间，令喇嘛等居住，倘有毁坏庙宇，亦稍事修葺。我等可建房屋乎？彼等至前藏，亦告知我等之王，拟建房屋令喇嘛等居住，倘有毁坏庙宇，亦加修葺。我等之王以本地喇嘛等不仅不缺住房，亦无毁坏庙宇，现天已寒冷，亦非建房时节等因，不曾应允。兹又至后藏告请修建房屋，故而我等经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商卓特巴会商，以现如今班禅额尔德尼年幼，不可为尔等之建房动土，何况天已寒冷，不宜建房为由，告知于使臣喇嘛、斋桑等，未曾接受。等语。臣告知公珠尔默特车布登等称，准噶尔之噶尔丹策零以何能在此藏地修建房屋令喇嘛等居住耶？为来藏熬茶，彼等使臣不能抵达，祈请我等之圣上之恩，资助马畜盘费，蒙圣上恩赏马驼盘费，彼等使臣始得抵藏熬茶。噶尔丹策零果真欲于西藏地方修建房屋令喇嘛等居住、修葺毁坏庙宇，彼焉能不奏请我圣上之旨。即便不曾奏请，亦不告知我等乎？观其并未奏请，亦不告知者，并非诚心盖房，而是使臣等明知尔等不允，图谋博得众喇嘛之心，如此言语而已，尔等不予接受者甚是。公珠尔默特车布登等称，大臣之言甚是，我等亦以为如此。

是故，臣于十月十九日率使臣等由后藏起程前来前藏时，喇嘛商卓特巴、斋桑吹纳木喀等在途中告知臣曰，我等前来时，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吩咐我等由藏延请通经好喇嘛一名、懂医好额木齐喇嘛一名带回。我等抵达后藏看得，班禅额尔德尼年幼，班禅额尔德尼之各项事务，均由喇嘛商卓特巴办理，料想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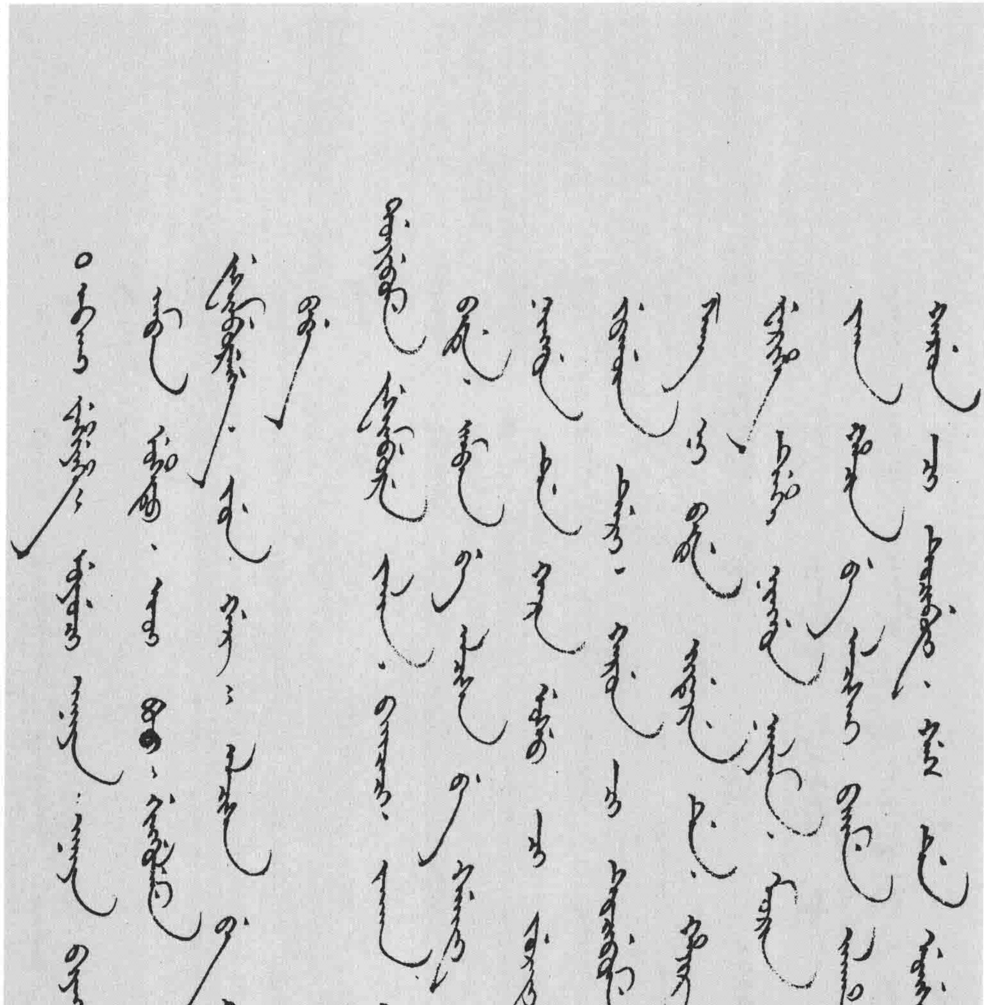
便我等请求，亦不应允，故而不曾提请。我等意欲俟抵前藏，请求达赖喇嘛、王颇罗鼐。大臣与我等原本相识，是以表露心迹，将其可否之处，与大臣商议。等语。臣称，是，我等原本相识。兹斋桑、喇嘛等既然推心置腹与我商议，我亦坦诚告知尔等。尔等之珲台吉策妄阿喇布坦之时，曾经遣派策零敦多布破坏寺庙，扰累土伯特人众。尔等准噶尔之人，拟来西藏地方熬茶，土伯特人众甚是厌恶。因尔等之噶尔丹策零虔心奏请我等之大皇帝准为其父修善事熬茶，始蒙我等之大皇帝恩准遣往西藏。尔等此来熬茶，是否诚系出自善意之处，土伯特人等尚不明晰，岂能依照尔等之请当即给予通经好喇嘛及懂医好额木齐。依我之见，尔等尚且不如不告请。言毕，斋桑吹纳木喀称，我等前来时，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如此吩咐，无论给否，我等不能不告请。我等厄鲁特有一比喻，汗者之使，不可半途而废；吩咐之言，不可不详尽转达。言毕，臣曰，果真如此，则尔等之齐默特等前年来时，缘何半道而回。使臣喇嘛纳尔巴等佯笑曰，彼并非他故，贵大臣及我等之斋桑吹纳木喀前来，成事乃理所当然，其无可奈何之事，随其自然。无论如何，容许我等告请王颇罗鼐一试。言毕散去。是故，臣率使臣趋行，于是月二十四日抵达前藏。是月三十日，据王颇罗鼐前来告称，准噶尔之使臣吹纳木喀等告请延请本地通经及懂医好喇嘛，我答曰，尔等欲请通经及懂医好喇嘛，噶尔丹策零理应奏请我等之文殊菩萨大皇帝恩准，尔等之噶尔丹策零既未奏请我等之文殊菩萨大皇帝之旨，我何敢擅自应允。等因。未曾答应。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正月十八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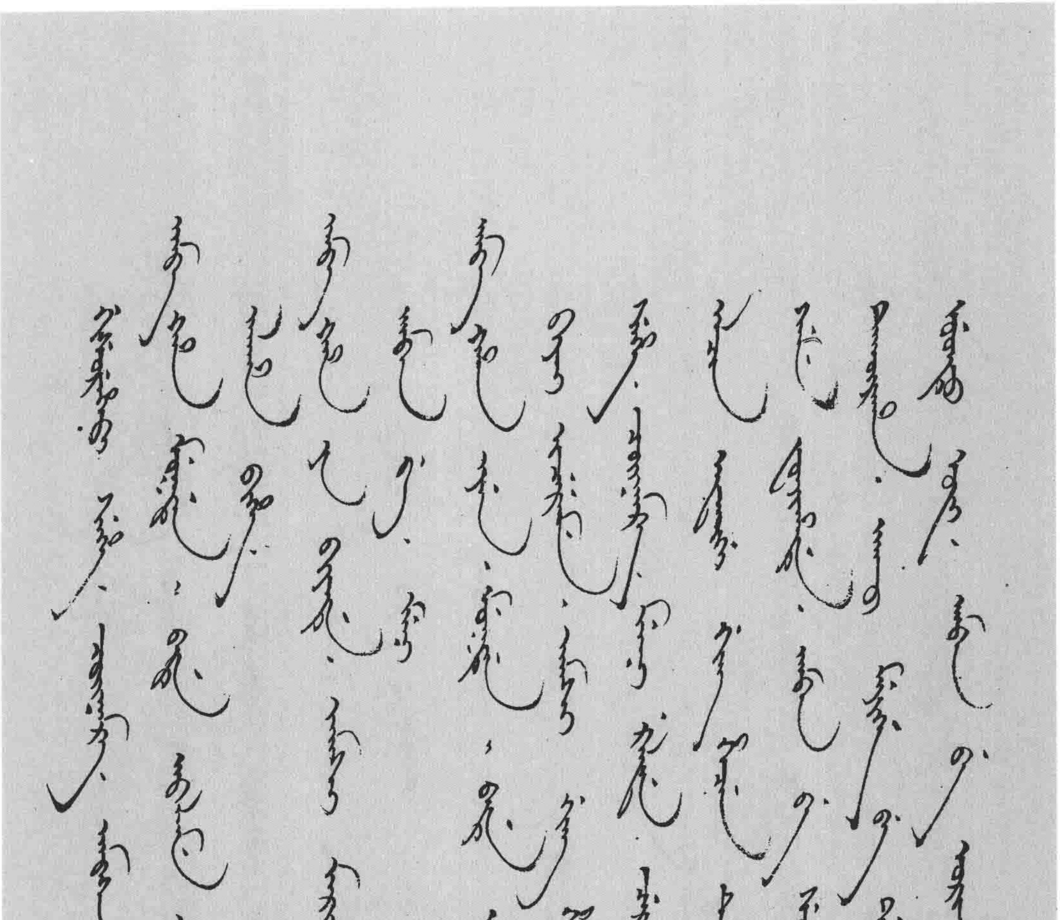
（理藩院左侍郎兼佐领臣玉保、员外郎臣劳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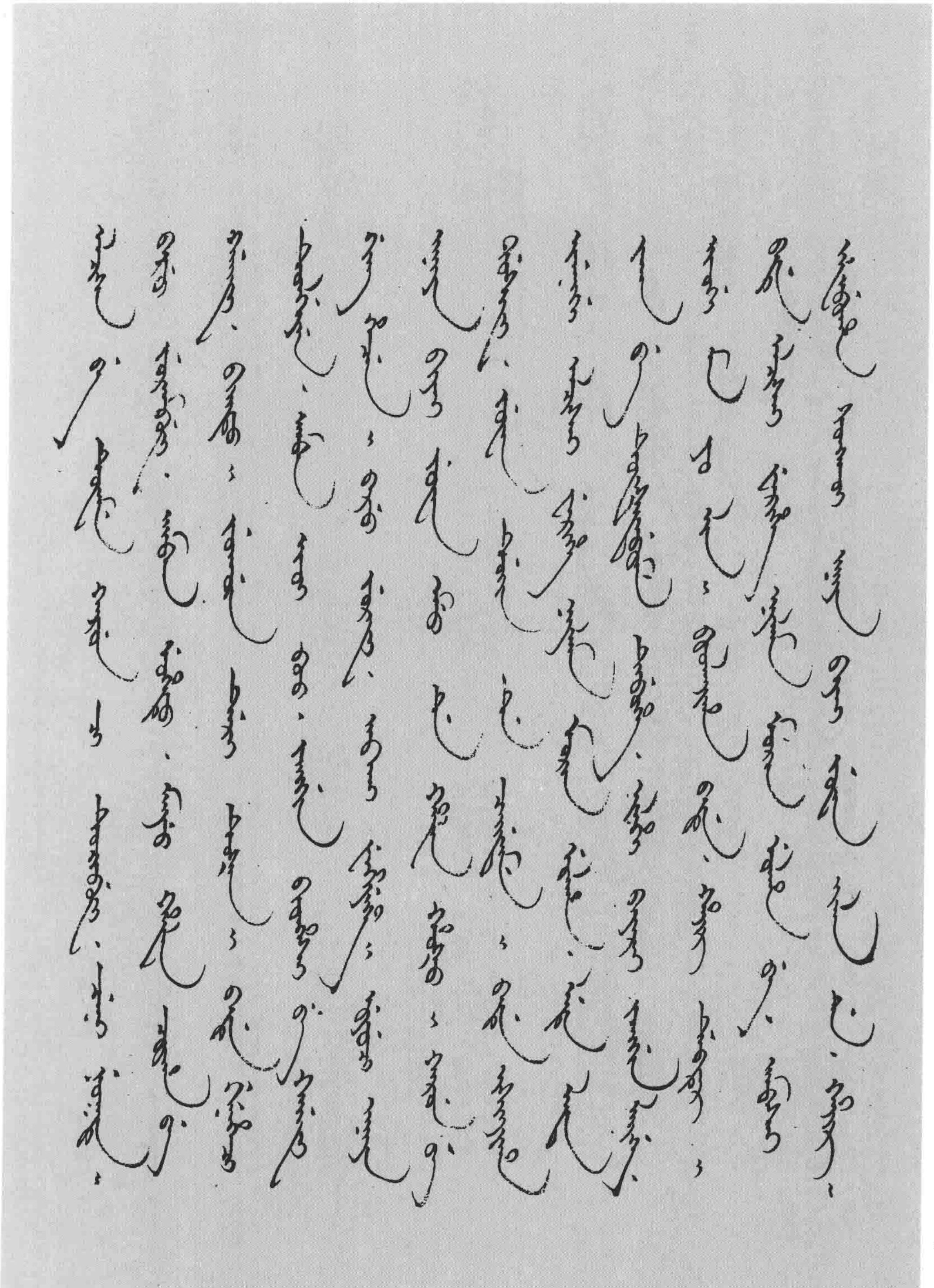
四五、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已将准噶尔使臣等送出卡伦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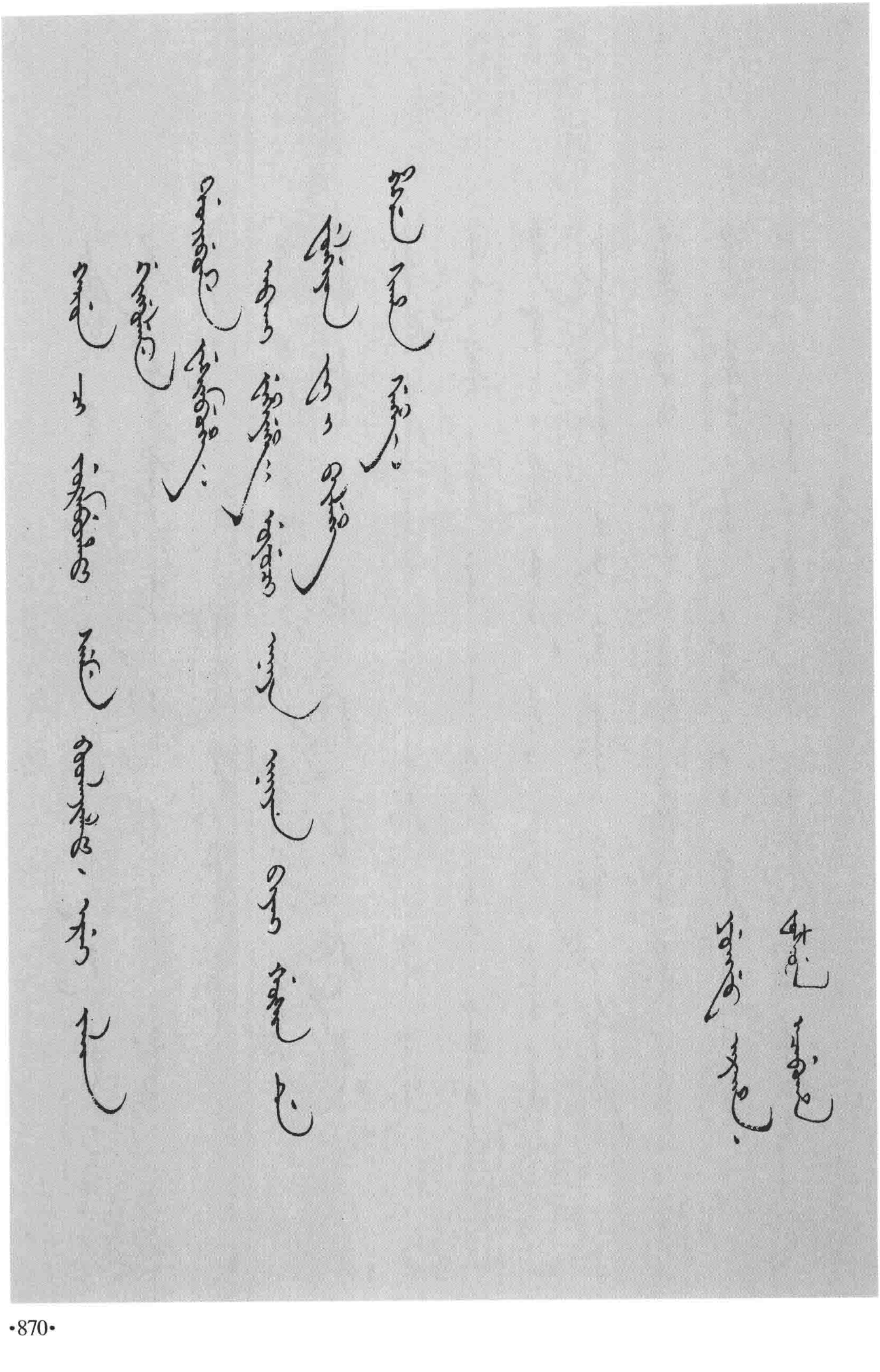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45

45.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已将准噶尔使臣等送出卡伦折

乾隆九年正月三十日

臣乌赫图、玉保谨奏，为奏闻率准噶尔使臣等出卡情形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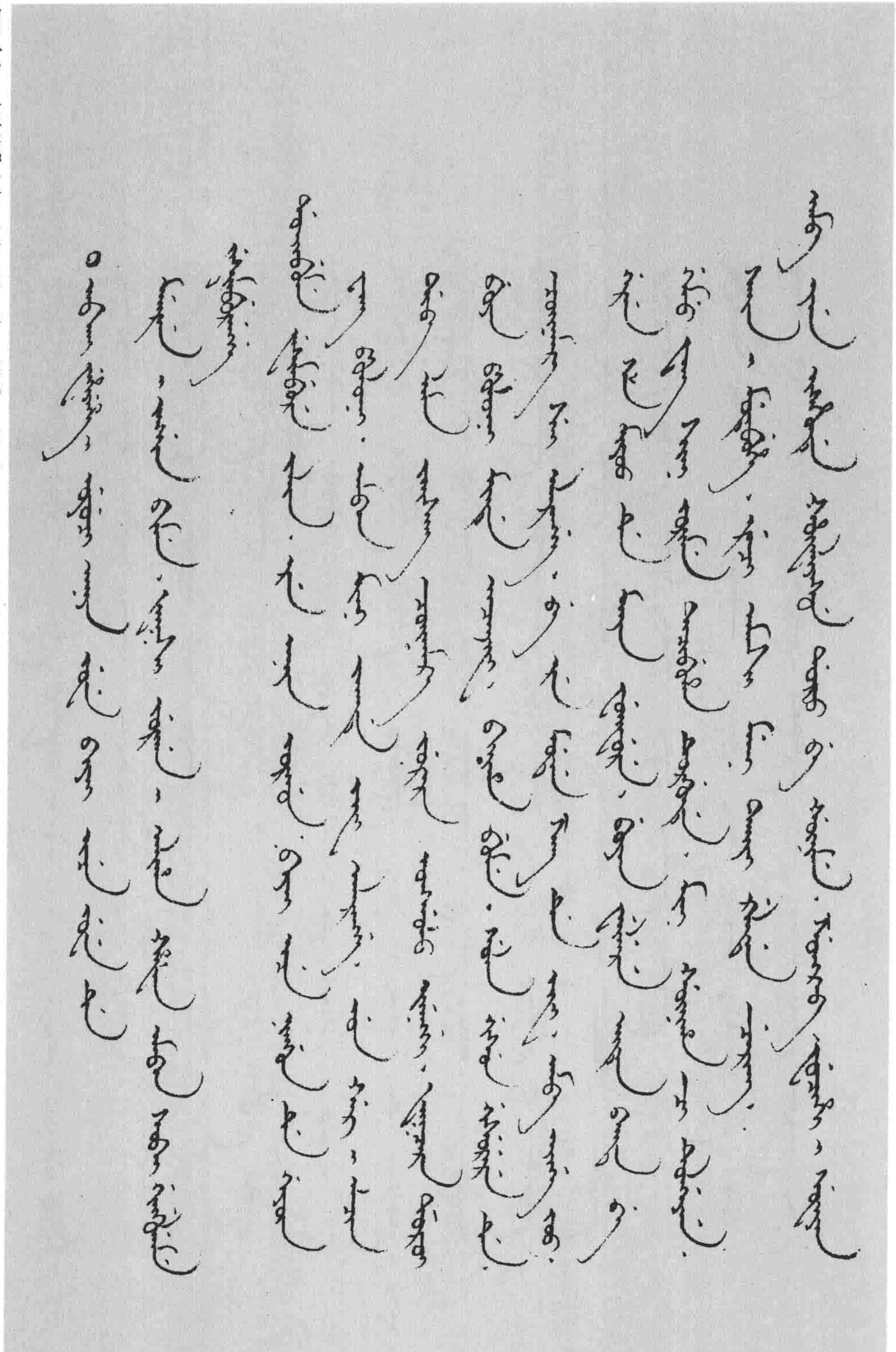
查得，适才臣等奏称，臣等率使臣等，于十二月十六日自喀喇乌苏起程，由麻勒占库查路出卡。其使臣等来藏时，留于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之四十六人、马畜、零碎杂件，已饬令驻彼照料副护军统领赖格、游击马跃林，照使臣等所请由彼送出卡伦，遣往噶斯之处，业经臣等奏闻。是故，臣等率使臣等，于是月二十二日通过玛勒延库察、木鲁乌苏源头，二十六日抵达阿哈雅克南口、绷阿、里麻尔之卡伦，住宿一日，臣等以告别礼，宴请准噶尔使臣等，告知已出卡伦。斋桑吹纳木喀等告称，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为其父熬茶之事，仰蒙大皇帝施恩资助，赏赉颇丰。我等原欲在藏过冬，俟正月众喇嘛会聚，聆听诵经，饲养马畜，来年返青之时，再行起程返回游牧。大臣等以藏地开春之后，痘疫频发，即便目今亦有染患痘症者，故而我等匆忙起程前来。等语。臣等曰，尔等若欲在藏过冬，有何不可？惟尔等所来二百余人内，未曾出痘者极众，倘若传给尔等之人出痘，与尔等之人颇为不利，故将藏地人众出痘之事告知尔等。尔等果真拟于藏地过冬，亦无不可。使臣吹纳木喀等称，大臣等之言是，是。据喇嘛商卓特巴告称，大臣等于喀喇乌苏地方给我等调换马匹之二分之一，我等岂敢认为大皇帝恩薄？惟由此至噶斯，需时十七八日，此数日天降大雪，观我等之马畜情形，焉能行抵噶斯？而况我等对此阿哈雅克纳马噶路全然不知，大臣等能否拨给我等向导，送抵噶斯。等语。臣等称，由此至噶斯，不需十七八日，我等给调马匹虽为二分之一，而以尔等之羸瘦马驼换取之马畜亦有之，尔等尽可抵达噶斯，以尔等所留马畜接济。若言尔等不识阿哈雅克纳马噶路，尔等之噶尔丹策零缘何奏请由阿哈雅克纳马噶路行走，不便拨给尔等向导。吹

纳木喀等称，是，我等不过随便提及。吹纳木喀称，大臣先前曾告知我等大皇帝巡幸盛京地方行围，大皇帝将于何月返回。臣等称，我等之大皇帝巡幸盛京地方行围，将于十一月初返回京城。吹纳木喀问曰，可有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处所派使臣何时抵达京城之消息乎？臣等称，尔等地方遣派使臣与否之处，不曾听闻。是故，臣等于二十八日护送准噶尔使臣等出卡伦，遣往其游牧。臣乌赫图率带满洲官兵，由拜图路回任外，臣玉保率带章京、笔帖式等前往京城。乾隆九年正月十一日入哈番和硕卡伦，十四日行抵柴达木地方。是日，据留守使臣等所留人畜、零碎杂物之副护军参领赖格、游击马跃林前来报称，使臣等留于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之人畜，谨照大臣等之吩咐，已于正月十三日由哈济尔卡伦遣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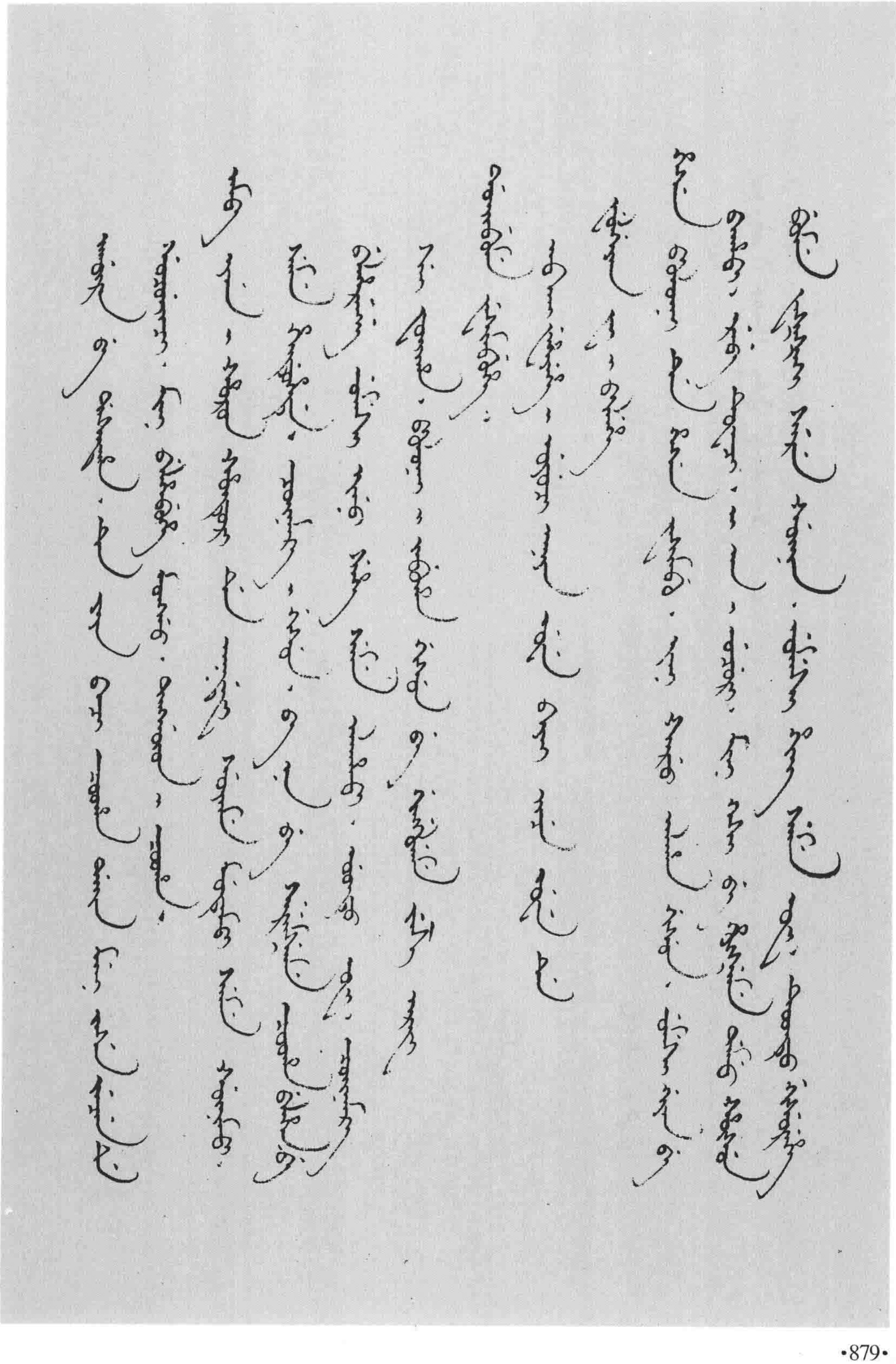
为此谨具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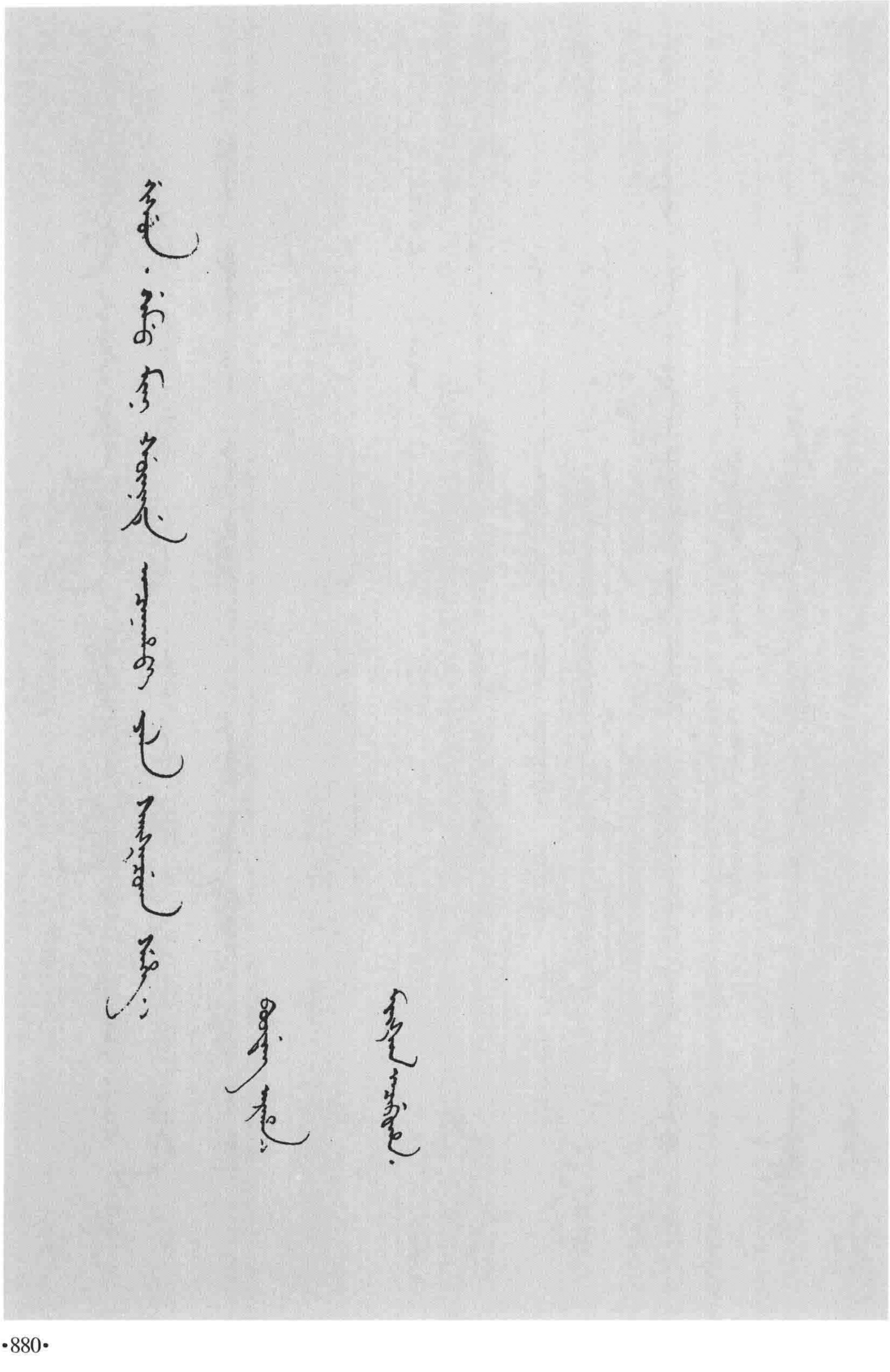
乾隆九年正月三十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六、驻藏大臣索拜奏报郡王颇罗鼐答复准噶尔使臣话语折



[illegible]





档号03-1742-1-46

46.驻藏大臣索拜奏报郡王颇罗鼐答复准噶尔使臣话语折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奏闻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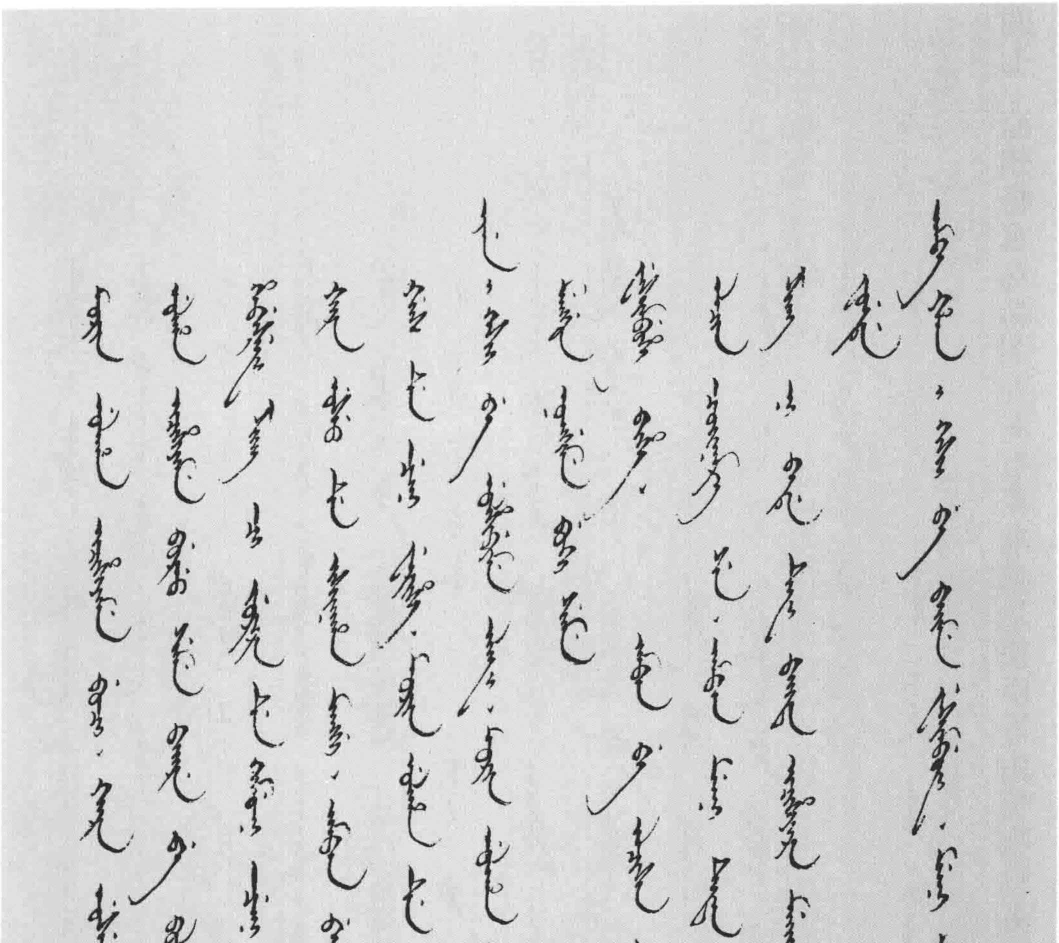
本年十二月初六日，郡王颇罗鼐来至臣处告称，准噶尔使臣第巴喇嘛、斋桑吹纳木喀于起程前日，以告别礼来见颇罗鼐我，致谢闲聊间，据吹纳木喀等告称，我等此次至藏，所有前往大小昭及各寺庙熬茶、修布彦诸务，因有尔王指教，均得圆满，实出意外。料想嗣后我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及大皇帝彼此顾念和睦之道，阐扬宗喀巴佛之黄教，不仅兵戎尽消，众生亦可安生。而今虽已和好，但求尔王将如何可得大皇帝深信，益加和好，永久不渝之处，推心置腹告知我等，俟我等返回告知我等之噶尔丹策零。尔乃尊奉黄教、兴广经法之人，尔之劝告之言，料想噶尔丹策零惟有以之为是，断不致以之为非。等语。卑微颇罗鼐答曰，文殊菩萨大皇帝者统驭天下，天地般仁爱，日月般圣明，不分内外，各部人众，一视同仁。譬如，尔等此次来藏熬茶，蒙大皇帝格外施恩，赏给马驼、盘费，俾极充裕。尔等将还，又加恩赐。尔等熬茶之事得以完善者，悉缘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于文殊菩萨大皇帝前恭顺有加，诚心恳请所致也，不然焉能抵藏。此即眼前极为利裨尔等之事，尔等可信之乎？既然要我提醒嗣后如何方能益加和好，相应尽我所知告知尔等，是非之处，尔等尽可掂量。据我所闻，尔等之台吉噶尔丹策零素奉黄教，自今以后，惟有恭敬顶戴宗喀巴佛，虔心供奉，事大皇帝恭谨弥笃，一切悉遵谕旨训诲而行，必得厚福。现将一获益之处为例告知尔等，我土伯特卫藏虽为黄教地方，此前并未如此繁盛，唐古忒人亦从无如此安乐，后因中国大皇帝兴广黄教，休养众生，是以自五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拉藏汗至我颇罗鼐，悉行予印授封，无论内地还是土伯特地方，叠荷隆恩，有加无已，而今较前大获裨益。此蒙古、唐古忒人等所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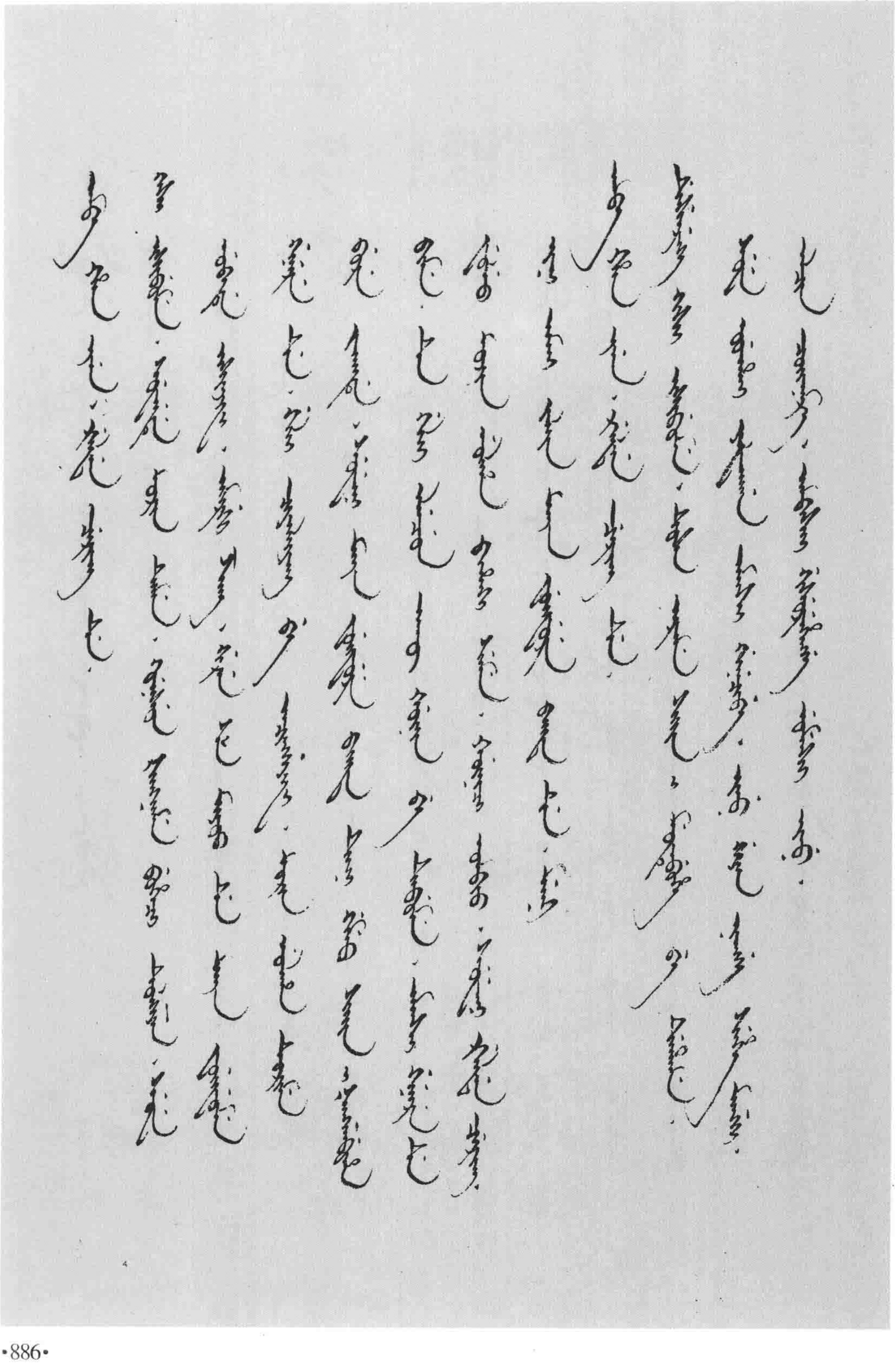
知者也。此皆我之肺腑之言，告知尔等，尔等返回，将我此等粗俗之言转告噶尔丹策零，是非任其自择。第巴喇嘛、斋桑吹纳木喀皆以为然。吹纳木喀又告颇罗鼐曰，前闻入藏人言，尔等本地唐古忒人等不能骑马，兵械亦不完备。我等此次至喀喇乌苏时，尔子扎萨克台吉珠密那木扎勒率兵迎接将军、侍郎，观本地兵丁之骑姿兵械，均皆齐整。颇罗鼐我回答，此乃兴广黄教之地，素不以武备为事，因尔等之前台吉发兵袭藏，我唐古忒人等始重武备，悉加意练习。且文殊菩萨大皇帝加恩，令我颇罗鼐统辖卫藏事务，我悉力检阅甲兵，修整兵械，如今即便他部以兵犯我边圉，料想我所预备之蒙古、唐古忒兵，借大皇帝福威，足资抵御。等语，吹纳木喀称，防守地方，整治武备者极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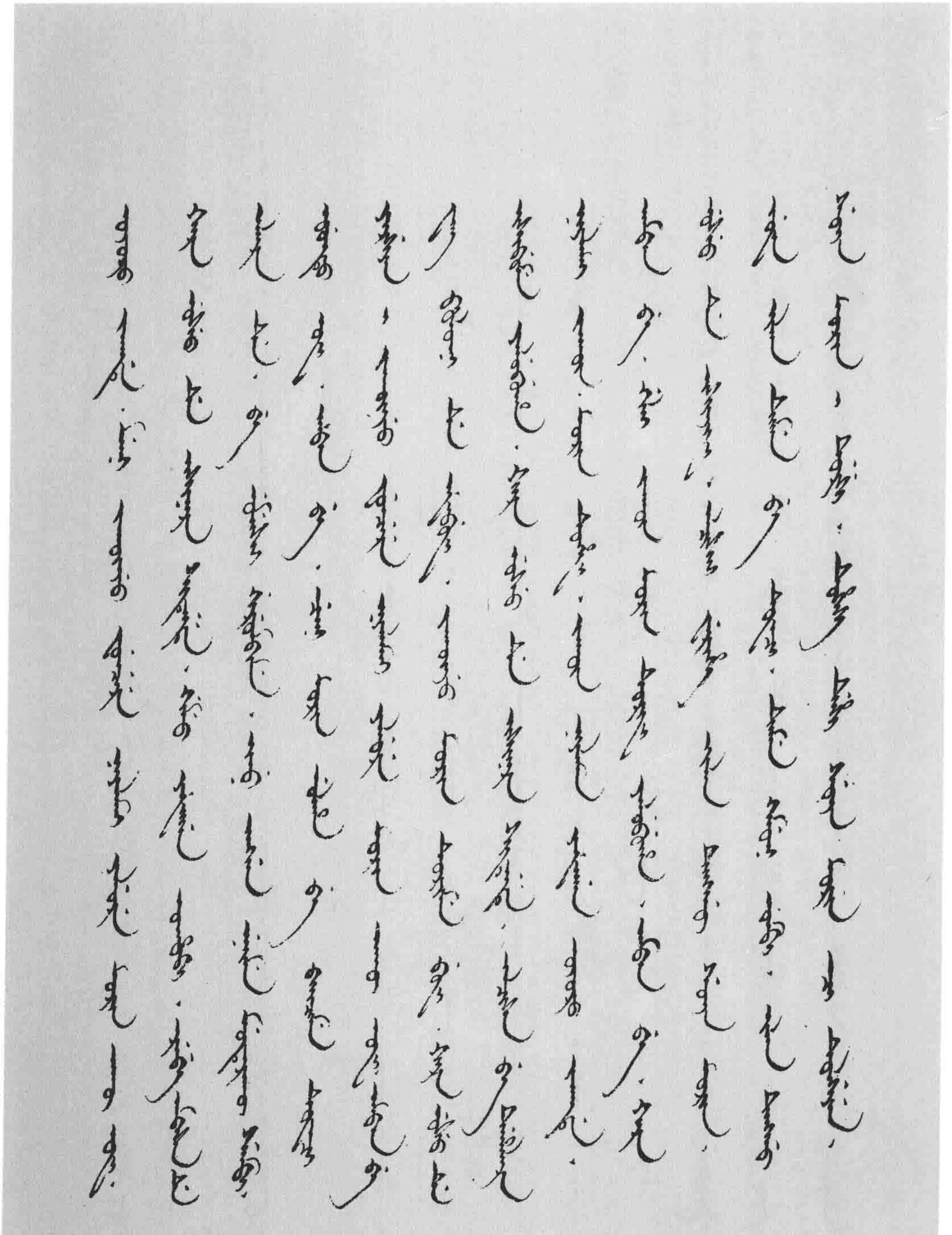
是故，谨将吹纳木喀等所问、颇罗鼐所答话语缮折奏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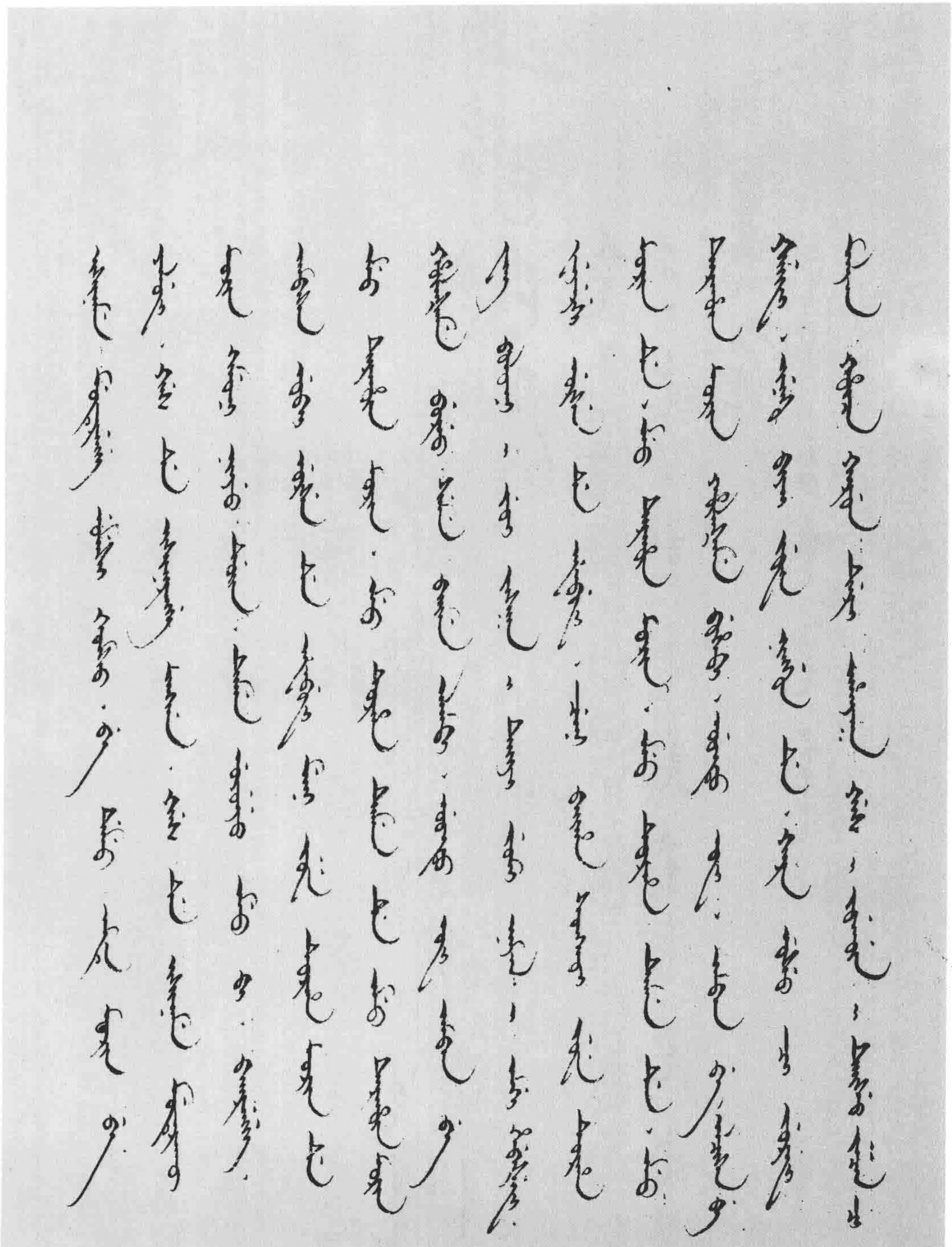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奉朱批：著降旨颇罗鼐，其应答言语，极为得体。据此观之，彼平日感朕之恩，实心报效，极为虔诚，是以所言皆合朕意，实属可嘉。钦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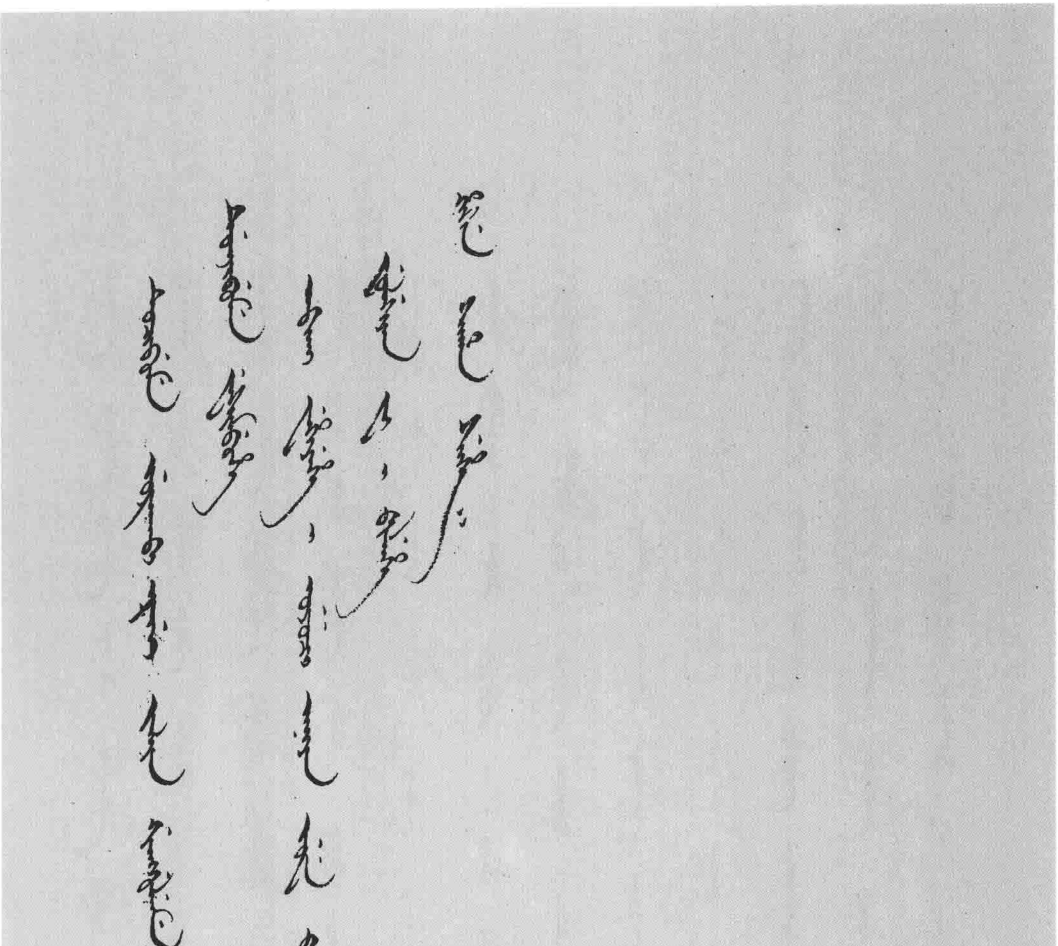
四七、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率准噶尔使臣等由喀喇乌苏起程护送出界折











档号03-1742-1-47

47.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率准噶尔使臣等由喀喇乌苏起程护送出界折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

臣乌赫图、玉保谨奏，为奏闻率准噶尔使臣等由喀喇乌苏起程护送出界情形事。

臣等于十二月初五日率使臣等由藏起程，是月十三日抵达喀喇乌苏。臣等适才查看准噶尔使臣等之马驼，虽喂养约近两月，缘悉属疲惫牲畜，其骆驼三分之二尚可勉强使用，马匹仅有三分之一堪以使用。倘不拨给马畜，委实难以返回游牧。若由藏地即行拨给马畜，俟至喀喇乌苏，又复请求拨给马畜，亦难逆料。故经臣等商议，由藏起程时，仍令用其马畜，俟抵喀喇乌苏，计使臣等勉强能够抵达噶斯，以其所留马畜接济，晓以圣恩，增拨调换马畜之银两。等因具奏。臣等率使臣等起程之日，使臣吹纳木喀等至臣等下榻处告称，经该驻藏办事副都统大臣代为奏请大皇帝之恩，喂养我等之马驼，已于昨晚移交我等，驼倒毙二十六峰、马倒毙二十七匹，其余马驼，既未上膘，亦未见恢复。其中有不能行抵喀喇乌苏之马七十三匹、驼四十三峰，请准将此等马驼交付此处，给予调换。等因告请。臣等称，尔等之马驼，不便留于此处，尔等今日即行起程，又由何处觅得膘壮马畜换给尔等。先前，尔等之噶尔丹策零以藏地迥远，恐前往熬茶使臣等不能抵达，奏请我等之大皇帝沛恩，蒙大皇帝恩施噶尔丹策零，赏给尔等马驼、盘费外，尔等抵此，前往后藏及各寺庙熬茶，又动拨钱粮雇给马畜，尔等熬茶之事始得完满，而今焉能又不知足，企图返程多得马畜耶？尔等之噶尔丹策零为其父熬茶之事，仰蒙我等之大皇帝施加隆恩，故而得以完满，相应尔等即便徒步返回，亦理所当然。使臣吹纳木喀称，大臣等所言极是，倘不荷蒙大皇帝加恩我等之噶尔丹策零之父之事，不予方便，实难如此得以完满。大皇帝之隆恩厚泽，我等之噶尔丹策零感激不尽。我等请留此处马七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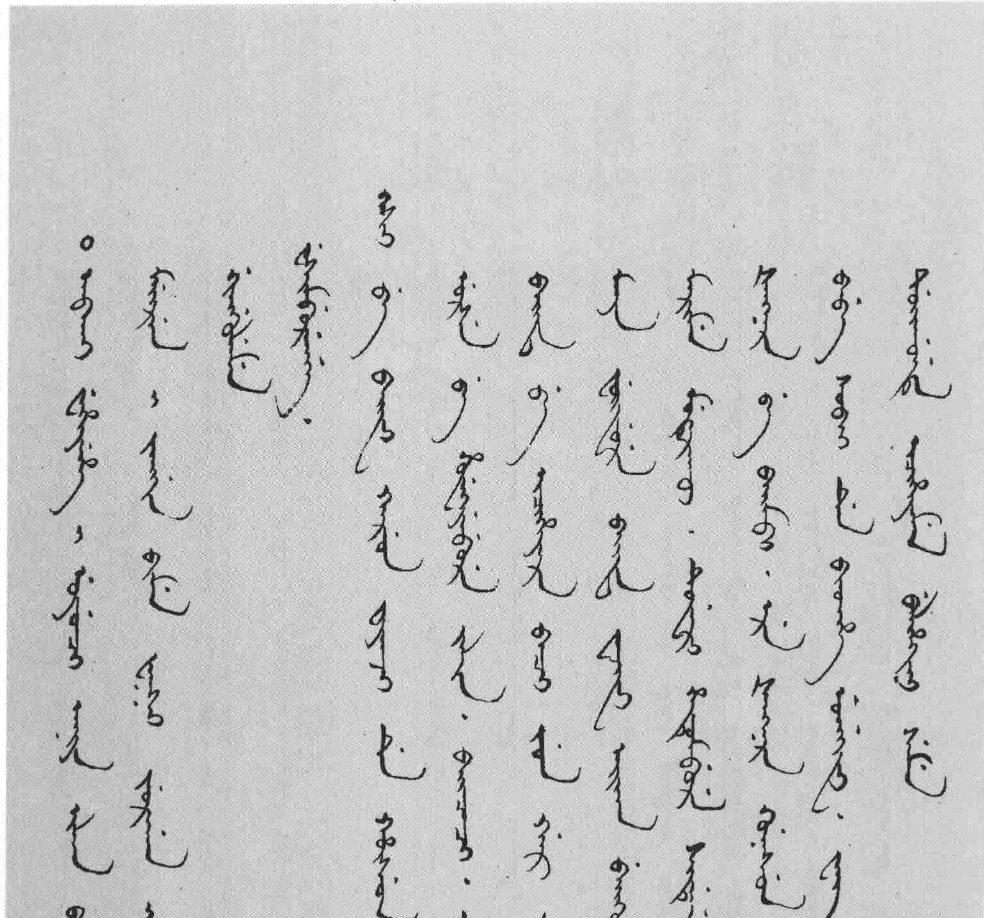
匹、驼四十三峰，倘无给换马畜，大臣等可否交付此处人等，付给时价收购。臣等称，尔等之此等羸瘦马驼，均属不能越冬马驼，无人明知不能越冬尚去购买。吹纳木喀称，倘无购买之人，可否以我等之羸瘦马二匹换取膘壮马一匹、羸瘦驼一峰换取膘壮马一匹？臣等称，此处并无官马畜，我等且去打听，若有人愿意，照尔所请，以羸瘦马二匹给换膘壮马一匹。言毕，臣等与王颇罗鼐商议，王颇罗鼐愿以羸瘦马二匹给换膘壮马一匹、驼一峰给换膘壮马一匹。是故，以羸瘦马二匹给换膘壮马一匹、驼一峰给换膘壮马一匹。

又据使臣吹纳木喀告称，我等前来时，行抵喀喇乌苏，将疲惫马畜留于喀喇乌苏，轻车简从，兹因倒毙及不能行抵喀喇乌苏之马驼甚众，我等有八十余人无马可骑，抵达喀喇乌苏前，均需徒步而行。我等耻于将此告知大臣等，亦难开口。等因。据此，经臣等查看其马畜，实有八十余人无马可骑。臣等遂交付王颇罗鼐，雇给马八十匹，令骑至喀喇乌苏。抵达喀喇乌苏前，使臣等之随从所骑马有八匹倒毙，以致八人步行，臣等又复雇给马八匹。臣等行抵喀喇乌苏，查看使臣等所留三百零五匹马、十三峰驼，驼尚可，三百零五匹马内，除倒毙四十五匹马外，其余马匹内，尚可勉强使用者有近百匹。是故，臣等商议，计使臣等勉强能够抵达噶斯，以其所留马畜接济，每匹羸瘦马各给银三两，其斋桑、喇嘛、噶尔丹策零之近侍多尔济等九人，各给调换马二匹外，其余二百二十五人，各给调换马一匹。十五日，斋桑吹纳木喀、巴雅斯瑚朗等至臣等下榻处告称，仰蒙大皇帝施恩，准给我等每人调换马各一匹，此实乃大皇帝之隆恩。我等骑来马驼内，能抵噶斯者极少，我等仅骑一匹马实难抵达噶斯。不能抵达噶斯马匹仍有六十四匹、骆驼亦有九十一峰，请大臣等交付此处人等，以我等之羸瘦马二匹给换膘壮马一匹、羸瘦驼一峰给换膘壮马一匹。等因告请。是故，臣等与王颇罗鼐之子扎萨克台吉珠密那木扎勒会商，交付属下人等，照准其请，以其羸瘦马二匹给换膘壮马一匹、羸瘦驼一峰给换膘壮马一匹。是以，臣等率使臣等于是月十六日自喀喇乌苏起程，拟由玛勒延库察卡伦出阿哈雅克噶斯路之边界。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二月初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四八、驻藏大臣索拜奏请奖励台站出力人等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48

48.驻藏大臣索拜
奏请奖励台站出力人等折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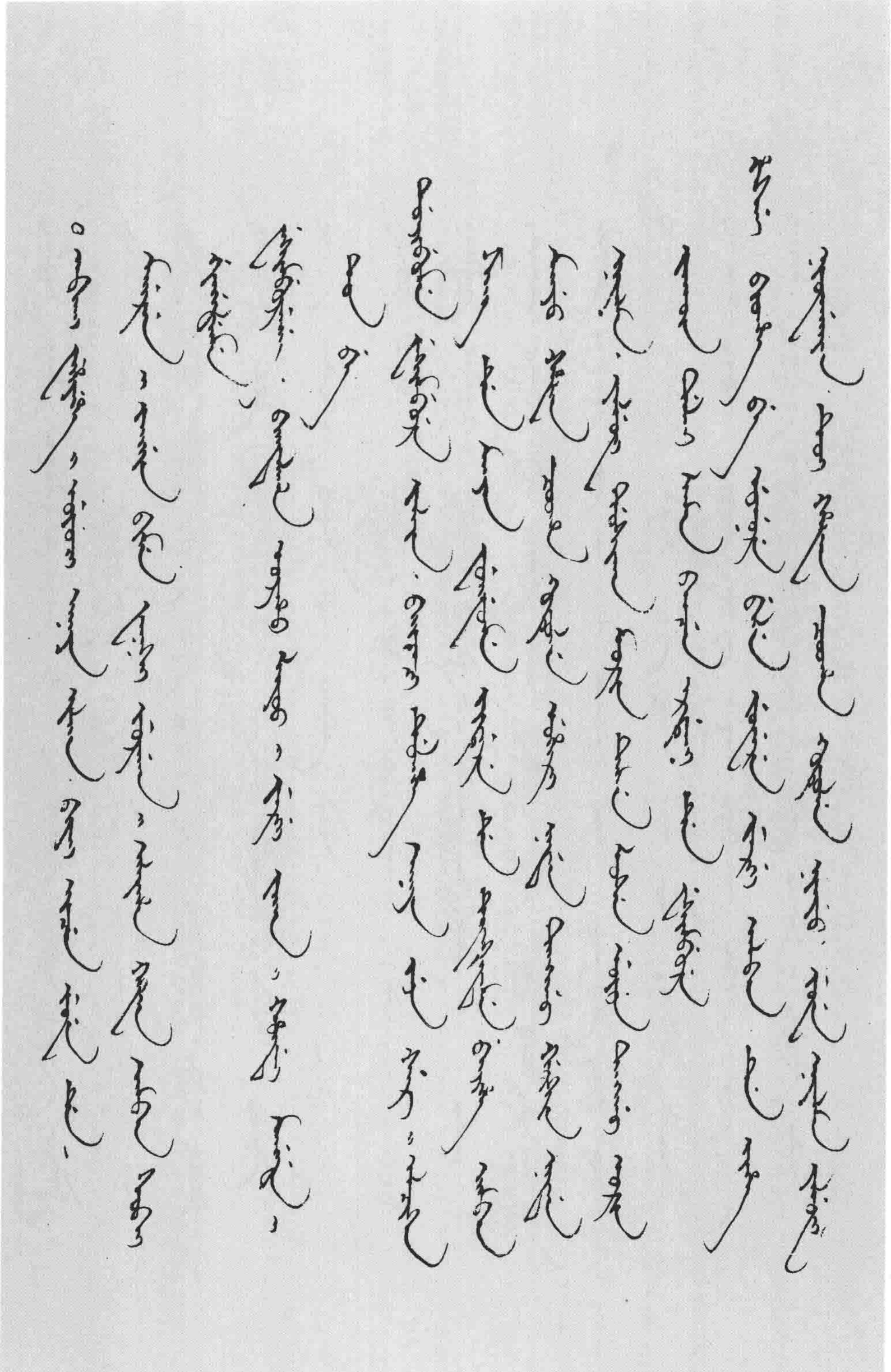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请旨奖励台站出力人等事。

查得，去年军机处奏称，俟准噶尔使臣等赴藏熬茶事毕，倘若时值严寒，不能返回，过冬期间，定需赏给盘费，此等赏赐盘费，如何备办之处，请准咨文索拜，与王颇罗鼐商议，预先备办。等因奏准咨文前来。臣索拜当即与郡王颇罗鼐会议，商定采办茶叶三百包、酥油三千斤为好，按时价每包茶叶给银一两二钱五分、每斤酥油给银一钱计，共需银六百七十五两，动支藏库钱粮采办之处，业经奏闻。继而准噶尔使臣等抵藏熬茶事毕即行返回，并未过冬。彼等由藏返回时，斋桑吹纳木喀等请求赏给路途所食口粮，故而臣等为阐扬皇仁，由我等所备茶叶、酥油内，酌取茶叶五十包、酥油一百斤赏赐，现剩茶叶二百五十包、酥油二千九百斤，折合原价计算，值银六百零二两五钱。窃思，为准噶尔使臣等来藏熬茶，自乾隆四年始，郡王颇罗鼐即选派其平素可信赖台吉、斋桑、第巴及唐古忒兵丁等，于要隘阿哈雅克、拜图、纳克桑等地设卡，昼夜探信觅踪，严守卡隘。唐古忒人众以皇土为要，设卡蹑踪防守者，虽属彼等分内之事，然彼等为公事连续奋勉出力四五年，难免辛劳，而况去年准噶尔使臣等来藏，系经哈济尔、得卜特尔而行，此二处系来藏要路，不可不防。本年仍于阿哈雅克、拜图、纳克桑等地设卡防守外，在哈济尔、得卜特尔地方增设卡伦时，又需有人，相应以臣之愚见，将现剩二百五十包茶叶、二千九百斤酥油，交付郡王颇罗鼐，计此数年于卡隘出力奋勉人等及本年派驻卡伦人等之应差次数，编排等次奖赏，则奋勉人等得以仰沐圣恩，阖藏人等受此鼓舞，益加勤勉。臣索拜受恩深重，不计是非，谨将愚虑所及之处具奏，可否之处，恭请圣鉴。俟有旨下，谨遵施行。

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奉朱批：好。照奏赏赐。钦此。

四九、驻藏大臣索拜奏闻用过草料等物价银数目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档号03-1742-1-49

49.驻藏大臣索拜奏闻用过草料等物价银数目折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

副都统兼武备院卿臣索拜谨奏，为奏闻用过草料等物价银数目事。

查得，去年准噶尔使臣等来藏熬茶，其护送大臣、满洲官兵及跟役共七百三十七人，骑至马驼骡九百二十八头匹；因赍送颁降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敕书及运米等差而来绿营官兵跟役六十二人，骑至马驼七十五头匹；准噶尔人等二百三十五人，骑至马驼骡五百九十六头匹。彼等在藏期间，每日喂养马畜所需草料柴薪，臣索拜曾交付郡王颇罗鼐，计其足敷给付，所用物件数目，加以记录，俟至事毕具呈，照例给付价银。等因。兹据郡王颇罗鼐呈文内称，准噶尔使臣等于乾隆八年十月初三日至藏，于是年十二月初五日事毕返回游牧。计此次护送使臣等前来大臣、官兵、跟役及准噶尔人等在内，共为一千零三十四人，骑来马驼骡一千五百九十九头匹。将此照采买驻藏防守官兵所需草料、柴薪之例，每人每日支给柴薪十斤，无论马驼骡，每畜每日支给草料十斤、料豆二升计，自抵藏之日起至起程之日止，共六十二日，核计给过柴薪六十四万一千零八十斤，以每斤按定价给银五毫计，共需银三百二十两五钱四分；草料九十九万一千三百八十斤，以每斤给价银五毫计，共需银四百九十五两六钱九分；料豆一千九百八十二石七斗六升，以每石给价银七钱五分计，共需银一千四百八十七两七分。再，准噶尔之驼一百九十四峰，理应喂盐，六十二日共喂盐三千二百零一斤，以每斤给价银一分计，共需银三十二两一分。以上草豆、柴薪及盐之价银共二千三百三十五两三钱一分，请予支放。等因。查得，先曾奏称，护送准噶尔使臣前来官兵乘骑入藏马匹及准噶尔人等骑至马驼所需草料、柴薪，均取郡王颇罗鼐采办者使用，视所用数目动支藏库钱粮给付价银。等因具奏。兹核计郡王颇罗鼐所呈草豆、柴薪及盐之数目，折合价银，均皆相符。

是故，谨照原奏，动支藏库钱粮二千三百三十五两三钱一分，付给郡王颇罗鼐外，为奏销此项银两，业经咨文四川巡抚纪山。

为此谨具奏闻。

乾隆九年三月初二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　上
作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页数=912
SS号=13883163
DX号=
出版日期=2010.10
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上册
总序&戴逸
前言&郭美兰
凡例
熬茶档　一
1. 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筹议准噶尔人等入藏熬茶防范事宜折
2. 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商议备办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所需米石折
3. 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照请办理护送准噶尔人等入藏官兵口米片
4. 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预先派员探查准噶尔人等行走路线折
5. 驻藏大臣纪山奏报那克树番众情愿为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备办牲畜折
6. 驻藏大臣纪山奏报准噶尔派人至拉达克地方贸易折
7. 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接济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之马畜给付价银折
8. 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准噶尔人等倘若请求延请喇嘛等不宜应允折
9.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行抵东科尔日期折
10.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行抵东科尔日期折
11.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噶尔丹策零赠送参将王达璋貂皮等物折
12. 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退回噶尔丹策零赠送参将王达璋貂皮等物片
13.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请求派人前往塔尔寺等处熬茶折
14.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为具报参将王达璋已退回貂皮等物事呈军机大臣文
15.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前往塔尔寺熬茶已毕返回东科尔折
16.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告请起程赴藏折
17.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意欲起程返回其游牧折
18. 军机大臣等奏请晓谕乌赫图准噶尔人等执意返回则听其自便片
19. 军机大臣鄂尔泰奏闻理应不能顺遂准噶尔人等谋利之心折
20. 驻藏大臣纪山奏请遣回驻藏期满换防官兵折
21.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议撤回驻藏期满换防官兵片
22. 驻藏大臣纪山奏请是否多备米粮折
23. 军机大臣讷亲等奏议准噶尔人等不宜在藏久留片
24.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准噶尔人等送至番子苏木巴喇尼等人折
25.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率带官兵自东科尔起程日期折
26.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准噶尔人等赠送马匹等物折

27.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准噶尔人等决意返回折

28. 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俟准噶尔人等行抵哈密由提督李绳武再次转传谕旨片

29.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将准噶尔人等交付提督李绳武起程返回日期折

30. 军机大臣鄂尔泰奏闻问询郎中阿喇布坦办理准噶尔人等熬茶事宜情形片

31. 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准噶尔奏请派使赴藏似宜允准折

32. 军机大臣鄂尔泰奏请拣派侍卫达赖等护送准噶尔人等赴藏片

熬茶档　二

1. 侍郎玉保等奏闻调派绿营兵安设卡伦迁移蒙古游牧等事宜折

2. 驻藏大臣索拜奏闻设卡防范并饬令郡王颇罗鼐备办防范事宜折

3. 凉州将军乌赫图奏闻率带官兵行抵东科尔日期折

4. 侍郎玉保奏闻行抵得卜特尔遣派官兵牧放马驼并驻守卡伦情形折

5. 侍郎玉保奏闻行抵哈坦和硕卡伦地方等候准噶尔使臣消息折

6. 谕驻藏大臣索拜著准噶尔丹策零之请将其父尸骨带往西藏做擦擦

7. 侍郎玉保奏报安排准噶尔人等赴东科尔贸易事宜折

8. 侍郎玉保奏闻准噶尔使臣行抵噶斯地方请求前往东科尔贸易折

9. 侍郎玉保奏请遣派要员至西宁办理准噶尔使臣事宜折

10. 谕著甘肃巡抚黄廷桂速赴西宁照管准噶尔使臣贸易事宜

11. 大学士鄂尔泰奏请防范准噶尔使臣带往西藏唐古忒人探信离间片

12. 大学士鄂尔泰奏请备办准噶尔使臣在藏过冬事宜折

13. 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使臣抵达东科尔日期折

14. 侍郎玉保奏报准噶尔使臣行抵乌尔图木伦讨要骒马情形折

15. 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使臣送给马匹折

16. 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人等前赴东科尔贸易完竣折

17. 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人等前往塔尔寺等寺庙熬茶情形折

18. 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护送准噶尔人等自东科尔起程赴藏日期折

19. 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准噶尔人等顺路至东科尔寺熬茶事毕折

20. 凉州将军乌赫图奏报率准噶尔使臣等自哈坦和硕起程赴藏日期折

21. 驻藏大臣索拜奏报颇罗鼐已将噶津林沁迁往后藏折

22. 驻藏大臣索拜奏报会同颇罗鼐商议筹办准噶尔使臣所需口粮并防范事宜折

23. 驻藏大臣索拜奏报由颇罗鼐转赏御赐拉达克汗车布登那木扎勒物品折

24. 驻藏大臣索拜奏请豁免那克树三十九族来年应缴钱粮折

25. 侍郎玉保奏报颁降七世达赖喇嘛以敕书情形折

26. 驻藏大臣索拜奏报兰占巴诺尔布前往拉达克探得准噶尔消息折

27.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使臣等抵藏并筹办返程所需马驼折

28.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使臣等在藏熬茶并请拨给口粮未准折

29. 驻藏大臣索拜奏报准噶尔人等在前藏熬茶事毕起程前往后藏折
30. 驻藏大臣索拜奏报交付颇罗鼐查收准噶尔人等马驼牧养折
31.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拟给去往后藏满洲官兵及准噶尔使臣等调换马畜折
32.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询问唐古忒喇嘛罗布藏丹津回藏缘由折
33. 军机大臣等奏请派人妥为看管唐古忒喇嘛罗布藏丹津奉旨送京安置片
34. 驻藏大臣索拜奏报准噶尔使臣等进献达赖喇嘛等物件数目折
35.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噶尔丹策零进献各寺庙布施银数目折
36.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随行头等侍卫达赖在藏病故折
37. 军机大臣奏请赏赐由藏返回途中病故护军参领马进泰片
38.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率准噶尔使臣等由藏起程情形折
39. 侍郎玉保等奏报赏给准噶尔人等返程所需牛羊等物折
40. 驻藏大臣索拜等奏闻筵宴准噶尔使臣等赠送缎匹等物情形折
41. 驻藏大臣索拜奏闻调换护送准噶尔人等返回满洲官兵之马匹折
42. 驻藏大臣索拜奏闻准噶尔使臣请求修庙延请喇嘛颇罗鼐未允折
43. 凉州将军乌赫图奏闻拨给满洲官兵返程所需马畜情形折
44. 侍郎玉保奏报颁降敕谕给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并返抵前藏折
45.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已将准噶尔使臣等送出卡伦折
46. 驻藏大臣索拜奏报郡王颇罗鼐答复准噶尔使臣话语折
47.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率准噶尔使臣等由喀喇乌苏起程护送出界折
48. 驻藏大臣索拜奏请奖励台站出力人等折
49. 驻藏大臣索拜奏闻用过草料等物价银数目折
封底